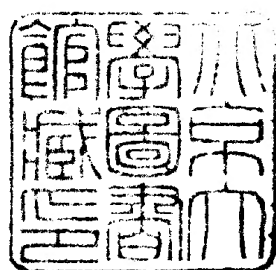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一六〇冊目次

長水先生文鈔二十四卷(二)

〔明〕沈懋孝撰  
明萬曆刻本

..... 一

陸學士先生遺稿十六卷

〔明〕陸可教撰  
明萬曆刻本

..... 二七七

浮來先生詩集十四卷

〔明〕公鼎撰  
明天啓五年刻本

..... 五〇三

鍾惺文鈔不分卷

〔明〕鍾惺撰  
清鈔本

..... 六六一

長水先生文鈔二十四卷(二)

〔明〕沈懋孝撰

明萬曆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南京

圖書館藏



貴園中叙

蓋余少時好沈默性不喜游家  
大父故有逸民山莊嘗歲多時  
諸卉具繁携之念書簾前  
終日不印若看紅紫旁人謂之  
不慧自臨水竹間習蛇其清冷  
耳——壯游未集時多時歸  
搖不知人間娛樂等事其長里  
中郊野地賈高已能規尺壤  
以故生平各別墅每乘小船訪  
三吳諸故知甯朝瓠夕或托僧  
園林為一昔之遊而復不省佳妙

作何狀范希文云江東貴人多名  
園雖則陣多游者晚歲俞貧  
落不語之花石相知間因謂之  
缺典蓋稀幸之園貴者之園  
總之空名耳——因署小集強為  
空言曰貴園中竊比之者  
帛者云夫貴園之鄰白貴  
地近過此以上浮華利祿盡  
一真復多物依然在命安天行  
界中混沌濛濛未之或知也此是  
當要所欲論著者已酉年春  
仲靜清居士日題時年七十

賁園艸目錄

序五首

書八首

記三首

論三首

說一首

題辭一首

祭章二首

傳一首

長水先生文鈔八目錄

行述一首

紀事二首

雜著三首

長水先生賁園艸

長水郡當湖沈樵孝純真甫著

門人新都洪文衡正平甫校

題槐花峪詩圖冊子敘

少司馬海豐二山楊公以母太夫人壽九旬又七齡疏請終養主上方孝事西宮特俞所請賜金幣寶銀乘傳以歸既抵家時奉太夫人肩輿行游故里其山莊曰槐花峪者頗有竹樹魚鳥之觀司馬則皂帽布袍騎青牛以從好事者因繪其事為圖傳天下昔為桃源之洞府今開西母之瑤池河陽一縣花潘與三春柳間居賦中所云羅長筵列孫子柳成陰花結子者倘百代如覩焉孔子曰大哉虞氏之孝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得壽得名自天申之天人之際豈不符洽者歟其同鄉給諫賈君汝修為司馬傳札屬沈某序其冊夫孝德携珎壽母康樂清朝恩寵近古所希故士大夫閭侈哥之余為敘厥美今日之流其芳聲焉且司馬素博洽好文其



古作者常袁裁于冲澹簡遠余文乃何係  
公是抑所云質直少文或可無媿焉槐花  
山谷別名古稱北至于無棣者斯其地也

袁氏世範序

今天下文藻新異書流傳日熾方沐浴清平似  
兩晉間風尚即有才俊掃管便攻華言并與其  
氣習亦多恢然浮蕩倘不幸登第為吏遂多情  
於當世之故其人終身不靈余所親記甚有之  
蓋小學家範薄之為學究書不接耳目之日久  
其大人長者閱歷醇深動成父象即堪岩下或  
自有其人而窮鄉下里士又不及瞻見形儀想  
聞篤論是以每歎蒙貞失養塾師輩俚言小書  
汨亂童心惜其無以療之也往在長安師次同  
館河南張廷芳惠余宋人三衢袁氏世範其中  
具睦親持已治家三事各數十條其言不比文  
苑之言大都深識人情飽嘗世故實歷真言刺  
心苦語非老吏歸田即薄游行路或如耆臣告  
主亦似莊家訓兒玩之味泳行之義精而煥數  
甘有補生人日用若以參於顏柳司馬家訓之  
間自是一套近裏佳言士大夫家若以此訓子  
弟日放几格前真可破其虛憍迂誕不諳世務

之習比于猗苓葛陽調元邵疾功則偉焉頃見  
江右藩伯吳霞城刻此殊愜鄙志因為再序以  
廣其傳若以此書具訓蒙士先讀孝經小學類  
柳諸訓并與是讀之令其心目清正天聰內含  
即繇此進習論孟六經之大指倘亦聖功養正  
之梯級乎此義何可少也

為俞元禮壽其舅氏董先生配李淑人序  
余讀十五國風見古之仕者行役四方則其室  
家往往多勞苦念思之辭竊計古之婦人女子  
不下房閨未必如今日者從其夫子馳騫萬里  
外陟嶽登危與同孤矢四方之志也當斯之時  
忠無顯禍國無嚴譴即有出疆他適之臣或未  
必羈窮顛頓有與同憂患之婦國風所不載後  
世靡得詳焉蓋至後世而多屏逐移徙之臣亦  
有羈窮顛頓與同憂患之婦不窺之黃雲白草  
長水先生文錄  
五  
龍沙虎窟之卿即投之乎瘴雨蠻煙炎海絕徼  
外而先王時所為歛其室家勞苦以慰藉其平  
生者寥寥不可復見矣藉令先王時婦人女子  
或有相夫子羈窮顛頓萬里投荒之役者此其  
人豈出放妻棄婦下而十五國風者又安得獨  
遺之吾是以歎臣狗君婦狗夫各徇所天忠規  
貞志無以兩也世或不能並載其事編之國風  
之末將非史氏之闕文歟往在嘉靖季年權相  
擅朝濁穢王度于時危言極慮犯九死而排之



者若焦山楊先生梅岡沈先生幼海董先生三  
數人止耳並得奇辜或死或囚或戍萬里外余  
童子時聞其事讀其疏氣填膺而義壯之比年  
董先生之甥俞君元禮為余子師得習聆先生  
為人又為余言夫人賢也元禮之言曰董先生  
早貴性剛方不染立之滋垢夫人亦不喜靡褸  
曰夫子性不低垂下人者貴富豈我長物哉此  
先生言事下獄及在戍所歷八年了無一日溫  
色晚再登朝夫人三受封所得章帔不輕御又  
未嘗一日色喜當其言事時不謀夫人也而夫  
人夢有簡書之畏既事且不測又夢自戍所且  
生還人之得喪苦樂果有定命耶忠孝在而獨  
往耳天生夫人宜為先生助所周旋窮阨豈一  
日哉頃余執筆館下得為焦山先生立傳及其  
夫人上疏請以身代事則端拜而歎忠臣賢婦  
之烈也又得讀梅岡先生疏與其夫人上疏代  
夫就獄以全姑之養而圖胤子則又端拜而歎  
忠臣賢婦之烈也迺今得從俞君所數數聞董

夫人賢貞又如此嗟乎此三夫人者豈非天壤  
間淑氣乎克相三丈夫名光圖牒不虛也獨年  
壽云乎哉他日元禮偕其某來請曰維是月某  
日夫人壽六十願徵子之言余曰董先生忠節  
天下莫不聞夫人與共艱危有補國之風教言  
聞不亡者壽殆謂是與為書之外史續十五國  
風之義且告于立曰士大夫宜自立天壤母以  
婦子之故不能自克庶乎足以風也

贈秀水陳令君入覲序

蓋吏道斌斌載在前史宜莫若漢始元元鳳間其時詔指數下郡國必曰政平訟理使丞庶安其田里無愁歎之聲曰治道不在多言悃悃無華為上考曰凡吾所謂良二千石誠心自然平易近民虛聲過情實此吾所不取彼時意指所鄉往在綜名核實周知民間隱情一切浚膏剝膚之條不得施設敦大長厚之意見于詔令者每如此冀黃輩出賦薄徭輕時和歲豐小民大水先生文鈔八

安樂鳳皇皇來下人歌太平亦彼時之成康也使義想無從焉主上御寓三十二年春大計天下羣吏吏以肆覲至者雲集京師上春秋鼎盛在勵精庶績之時必將羞薄漢武之均輸遠邁漢宣之綜核臨御三紀德澤宜久洽方隅大計之典于今且十舉銓司考成于朝部使綜稽于外天下士大夫蒸蒸乎述職敷言萬一可副朝廷之德意循良長者必且相望起于時選汴虞廷岳牧濟濟師師試功庸服可謂一時千

載願為諸君子竦意過期焉即始元元鳳間事何為不逮也天下郡國浙為首藩浙東西樵李為名郡繡川在樵李為巖邑中港陳侯名實交暢夫既揚之荐剡上之司功旦夕者必且拭覽澄敘休聲令譽詠菁莪頌甘棠溢于我旁邑想聞慕羨者再三未已也非實有之何能至此夫起名譽者大都尚才入人心者終期一實時之人才問燁然非不傾聽炫觀也者設使有道之士從旁微察焉寔心盡漓緣飾易改辟則市道長水先生文鈔本卷四錦屋供過客之一聆耳其中無有也古之循吏不然其心為國家培植根本哺之燠之緼祿休息之必竭乃心以需厥成赤衷白意仰可對皇穹俯無欺蒼赤拜起不媿簪紳寤思不慙形景本意如是止耳名之揚不揚官之顯不顯交游譽不譽一切無所介其中此古人所以深得人心百世不能忘之道也余友比部倪君為余言陳侯之心古人之心不甚艷時目而溫溫深深常入人心其均役平賦清訟省刑振興校學之



續槩難枚舉獨此一腔純樸若春行草木而人  
不能具言豈非昔人所云悃悃無華平易近人  
者乎天下驚虛聲侯獨本情實天下急功利侯  
獨貴清真以是當聖世旌褒之典即漢史中所  
稱治行表于天下者奚多讓焉侯昔為義興  
博士與其季公函三游奇侯之行文於稠伍  
中向余亟稱其有前輩風倪君前令江浦真率  
自然與侯相似同心之言其味如蘭余聞之洽  
矣侯今入覲倪君先以入賀行屬余言贈處以  
長水先生文鈔入

送湖邑黎二尹之任武昌  
昔太史公傳貨殖津津乎若有味於青蚨輩者  
灑削烏裸女懷清辱人薄伎章章艷道之不置  
說者以為錢賄無以自贖發憤為此嗟乎幾沒  
史氏之深指矣當此時也咸陽東郭以賈監館  
天下利權言刀錐事如析牛豪而卜式者又以  
賈人之黠願盡輸家貲助縣官之急及問之不  
肯道官爵卒以風示天下列為九卿嗟嗟朝廷  
建利局以爭賈監之纖微而賈監乃偽建義幟  
以探朝廷之名器兩相給兩相邀而賈監反得  
操膝場弄玩世主收贏數乎其間故子長發憤  
于欲言不敢言之日作平準以風其上傳貨殖  
以規其下其譽之羨之也彌至則其恨之薄之  
者彌深舍風騷之情兼法家之筆信史氏之鐵  
所謂唾罵嬉笑盡是文章斯其本志也諸傳之  
首列伯夷中及許由其文曰舉世混濁清士乃  
見夫夷由隔代人何關漢史彼其視當世若一  
大溷中何得不慨思古之韋人則舉一世亡廉

白自可見于言外已頃吾湖少尹勵齋黎先生  
先賢樂溪公孫也清白操勵承藉子襄以賓薦  
起家始丞洛川再補句曲並有賢宰之譽兩以  
難歸起補吾邑甫一歲遷楚武昌功曹去德宇  
溫溫清風穆如日高戶讀古人書賦菽菽之章  
以見志其於民事才諳剴材綽有餘裕即例所  
宜有者嚴卻不入一絲脯菜之屬一不擾市道  
人以此德之其將去人以此惜之嗟乎子長若  
在今日亦何必慨思夷由拳拳古之人摩目余  
長水先生遺事人  
宵小中涓半天下楚被其弊尤甚吾悲吾鄉恫  
楚之人尤甚今黎先生之楚楚或者其瘳摩先  
生行至不能脂車秣馬湖士民乃軸余空文相  
之行此何能鄭重其行李哉雖然余志潔其稱  
物芳比于貨殖平準書自與過之矣口碑巷頌  
人人能傳其廉白即余盡市上灑削烏裸里父  
市魁諸名姓一一著之文字間寧馨自然撲人  
鼻不似貨殖傳中語也

劉雲嶠大司成書

伏聞高誼之日久矣僕即在嵯巖之下屈指時  
艱每自神往昨綰院符叅法席聞之諸生間咸  
謂近所未曾有頃者正位南雍人士忻忭披德  
象者沐座上之和風佩法言者立簾前之白雪  
士稱師嚴道尊敷教在寬此二義並行則大方  
大員將自賢聖出矣敬服僕伏處二十年不及  
綰帶從館下游而辱先生收以同署之誼小孫  
翰者穉幼無知具荷陶冶前者遵例未敢通書  
長水先生文鈔人  
今瀚再來復班肄業敬托貴同年桂渚兄奉茲  
啟候頓首謝烏屋之及馬外小集粗成敬奉教  
覽倘遂念及署中末誼者乎賜之斧裁再賜之  
瑤玉僕之願也非敢必也

與徐九瀛職方

聞之縉紳間推轂門下有經緯當世之望今所  
在勢勢正如長河渾渾風濤百變銷萌應卒在  
杰士胸中宜日夜深念而具有之者擔重有宏  
旦夕將止於躬展布當奈何陪京東南諸路根  
太禁旅樞庭又陪京居重之根本夙夜綢繆苞  
桑戶牖豈俟風雨飄飄而始見乎僕老矣小虫  
填海徒有此心兒鉉來既辱會教今其行也再  
申謝悰文字之箴游揚之美門下過厚感戰而  
長木先生文鈔入  
已不瞻對者十二年歲星一改雙鬢皤然言念  
舊游願先生勦勦旂竹青史亡窮

與朱轉運

使君之轍往在雲間郵筒相問聞耳直道事人  
席未煖拂衣去為之歎惋昔別記得在太倉官  
舫途過之頃握手分携人事勿勿如流水于今  
已是十二年思之可念也侄孫厚淳來謁屏几  
教布尺一用徵舊誼并詢春來起居何所似昔  
人之什曰五湖煙水茫茫遠明月楊州滿樹花  
又云二十四橋零落盡綠楊堤上鳥空啼想門  
下對酒高歌念余擊節令人飄飄有跨雀之思  
焉  
長木先生文鈔入

與沈少林太史

古之君子交之以神求之以氣夢厥象卜非熊  
風神眉宇可於空無中望想而得之吾孔子頎  
然見文王愾然見姬公非其神氣感合不期自  
至之手夫豈有所思也僕與門下生並世未有  
握手解帶之游讀其文聞其風興會所到輒有  
縈思時前者四明兄出山曾與屈指到兄為言  
衙門中將來任世界者必此丈夫此時門下方  
在石渠之署田間老農無緣致書中心缺如乃  
長水元三又鈔八  
者聞御事暫旋錦里亦會貴同年之便敢布尺  
一寓其宿昔瞻望之思焉蓋直道不容于叔世  
豪然必憎于流俗自古有之達者不論吾輩控  
形景乎百齡接精機于往聖生一日欲一日輪  
補于造物動一念欲一念開覺夫生人日斯邁  
月斯征曾不容間息孔子孟軻所為汲汲皇皇  
常以一日當千載至夫仕止淹速可乎不可聽  
之天命浮浮然若行雲耳先生方負天下望將  
何以秉此七十二峰之雲三江五湖之月分沙

藉草願與門下共之

長水元三又鈔八

十六



與蔡肖蕪觀察書

門下蒞四明時曾奉手翰感沐高誼不佞弟今者久卧山樊與世濶遠即知愛如門下數歲不傳片札憤焉自比乎天之放民此其行徑大略可推也都不聞問時入寤思亦欲放艇湖濱仰挹光潤顧以老母居恒多疾難以遠離弟且習頗成癖冠紳久廢蓋十年足不至會城矣其為瞻戀若渴嘗所願言與遭窮負屈遯世不悔之意貯之滿腔見兄時何可勝道其所自足乎海長水先生文集卷八

復邑令王君書

承示海運之議憂國閭民借援數千里外真無可柰何之算讀之惻惻藹食者鄙見不能遠姑與門下私論焉前日者原奉有明旨蠲太倉之粟十萬以濟京師今三輔之災不謀朝夕何能待哺江南跋涉鯨濤而遠致之乎以愚而論唯是今歲漕舟此時相次達天津上下倘即具疏請二十萬為賑此如釜上熱炊張口便可得太上神明慈愛其必不靳今江南新漕糧此月

長水先生文集卷八

十九

內可處處為倉不洵俟北舟回轉即將挨肩漕舟從後及前時修運使之出運仍如王敬所公舊法也

使之開闢通行自可以濟緩急惟陽上下從而  
接接之比之海運亦大不同然細察廟廊之  
見似以浙直粟饒海道不沅望之縣縣恐此說  
者不可不應又不可緩應然而未易應也往僕  
七年前曾見東征士從劉家港出洋一月抵朝  
鮮若至天津道里期日更近亮必有妙算堪以  
處此者今浙中第具書直隸撫院與之約議一  
體施行或協助以輕齎或遣人就彼鄰近羅買  
應則俱應急則俱急亦不勞之算也老人無識  
比之補天填海必為大方所笑

莊赤維博士書

頻年兩奉華牘格峻采奇陳誼甚高此自不佞  
心所服非言可及成均清重留局宴閒乃潛龍  
抱珠玄豹澤文之時過此以上仕路茫茫不可  
再得如此時日境界涵為道德舒為事業勦典  
剞經為奕千古為文章三者一道耳此真吾輩  
一生了畢事其遇用久速巨細天為之人為之  
直付之分外而已以門下高品進此狂言幸勿  
迂而置之貴座師雲嶠劉先生素欽高誼昨歲  
長水先生文鈔  
遵例不通書小孫瀚者蒙受湛恩皆先生用意  
之厚幸為陳謝時維炎候玆玉是祝

復成年家

門下清流逸品也乃拙於資生珠玉盈把繡繡  
盈抱在莫之知亦莫能重昂鑑之中饒來一字  
不堪資者耶笑笑蘇臺武松之行自卜起老雅  
誼僕不能阻然前與起老札中言大老若霖久  
卷家事付之震器不若二十年前當軸柄事時  
貽笑間可以風雷雨露人鄙意正慮及此愛之  
助之策將安出檐簷以往垂索以歸為之太息  
追唯四十年前一時英游如尊公博雅慷慨為  
長水先生文獻  
羣賢所宗我一郡弟兄同榜十九人磊落名天  
下乃今秋林落葉在者無幾上闕琪樹蕭疏欲  
盡固知交游滿世歸之一空丹雞鳴鶴歸之一  
散執事者勉之矣

嶧山記

予奉使衡藩道經滕陽過鄒縣未至廿餘里有  
高山可仰玲瓏嵌空紫翠鬱然問之屠人曰嶧  
山也余聞嶧陽在魯之南羣泰碑尚在真一登  
覽因問隸人云此去可五里而近從之遂至山  
之麓拾與馬解衣登陟僧一人持盂隸二人具  
頤墨遇奇處可書者皆為之命筆然竟其顛覓  
泰碑乎亡有也豈所謂嶧山之碑刻之東木堊  
火所焚者耶嘆息徘徊者久之維茲山之石不  
長水先生文獻  
相連屬方員平欹各成異象高大者數十丈小  
者數丈如覆屋如饅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  
累基如馬首龍領如砌如累如戲擲者百千其  
狀乃絕頂一丸者高數十丈歟置領頭斗絕處  
下臨不測有可轉隊而不轉之勢故相傳曰此  
神巖石也其草木悉與它山同此獨宜桐桐皆  
白生不雜培植儼直蒼翠洵是叢材書云嶧陽  
孤桐疏者謂可中琴瑟豈茲山玲瓏嵌空之氣  
獨鍾此物者歟下山北行十餘里風雨驟至雲

如潑墨回視山翠在彷彿有無間惜不能少留  
雲氣中與之翔舞下上耳

游石湖記

天壤之下高山可以驅吾神深林可以藏吾思  
神清竟合兩者難并乃者游虎丘明日求石湖  
焉石湖在姑蘇郭外二十里時少雨春盡漲未  
起舟梗不前遵岸百武得茶磨之觀音岩間行  
憇岩中又百武得治平寺之竹林蓋西起茶磨  
東繞郊臺其山墻立多檉木美箭望之蔚如從  
郊臺東走突聳者為楞伽山其顛為楞伽寺浮  
圖插雲如際天漢自竹林至楞伽不及五里峻

長水先三又八

甚多石升浮圖之前平展百武有亭其上曰望  
湖斯亭也石湖經其陽梅渚出其背左引靈岩  
右帶吳淞林巒疏秀風水澄潔出雲之山吐泉  
之谷躍湍之鱗凌風之翼色色咸會亭下始定  
飲於亭而臨觀之夫以治平深林楞伽高潔入  
其深搜玄鈎辟萬殊都瞑登其高心空目行萬  
象畢曜一日之遊可謂兩極其致是月也竹脫  
節松生華草木灌茂玉膏出林與泉俱香會心  
處良亦不淺矣范成大所構立諸景俱寂寞半

燕落墨妙詩情亦彼時勝事也此湖與於越之  
溪相接於越故城當在其房范少伯從此路駕  
一葉汎烟濤以去功成身抽跡遠名揚令人義  
想其人宛如昨日

愛日堂記

愛日堂者同年教君讀書所也君父栗齋翁母  
黃夫人年偕五旬始舉子心頗異之君蚤負奇  
穎翁特勤義方築堂祖寢後俾君以時游息君  
常喟然曰嗟乎桑榆近矣以愛日名堂庶其自  
警乎隆慶戊辰君荐高第捧檄錦旋翁年八旬  
有八矣艾齡健履庶幾欣然及見之夫以九十  
翁得見五旬子成立此真世所希觀豈非享福  
于完兼其甚難者耶然黃夫人先數歲已辭世  
長水先生文舉  
于是君喜懼彌切感極以悲回首愛日堂前即  
椿陰一刻何啻千金重也屬余記其意余曰夫  
天之道猶酌也夫人相協彛訓亦已勤矣不食  
厚報天或者挹彼有餘注此不足肆翁無量之  
福耶君不見長日短日迥然殊也楊子雲有言  
不可得而常者事親之謂故孝子愛日夫孝子  
深情至性惻惻慙慙惟懼來日不可常然後知  
此日真可惜履霜與危何如溫清可及也隙罅  
思者何如甘旨可補也以其無及于母夫人者

及此日之清夷朝焉夕焉孜孜奉翁懼日不足  
敢愛其力乎夫天壽不可邊君恩不可必所自  
盡者孝子寸心耳今翁享上壽親殊恩不可必  
者既在矣倘其可必于子者設有一絲不盡何  
能無懼語有之冬之日夏之夜秋之燠春之寒  
言不須更耳君所為喜懼交并者豈有涯也雖  
然菽水承歡庶人之孝耳立身揚名士大夫之  
孝也人之精神一日定千古惟爾身自豎立者  
真能不朽然後其親乃萬世詩曰我日斯邁而  
太先生文鈔月斯征所求無忝之道當如之何予與君各康  
然懼也作愛日堂記

魏相條漢便宜論

古之相天下者必先識一代之治體然後舉一  
代典章而酌行之斯足以善其治于天下毋徒  
遠慕為也夫治天下有道有法道所以立本固  
無弗同法所以趨時則各有體識其體而酌行  
之法足以宜民則人之從之易昧其體而以希  
高慕大之心行之法不足以遠治則人之從之  
難從之難天下受其弊從之易天下受其利斟酌  
遠厥中此相道所以難也三代下相業宜莫  
太先生文鈔盛于漢蕭曹擅開國之勲立治體者也丙魏垂  
中興之譽保治體者也蕭規曹隨丙吉深厚不  
伐魏相雅有經時之望史稱相條具漢興來詔  
旨故事二十三條與夫忠言嘉謀之臣如賈誼  
董仲舒鼂錯所陳長便時宜之策次第一一奏  
行今相之蹟具在嗚呼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殆  
謂此歟昔孔子志三代之英而憲章文武夏殷  
之禮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孟氏言治天下不  
可無法度猶規矩準繩五音六律之必不可越



也由此言之天下事亡本不立亡法不行自古  
記之寧獨漢事哉漢自高祖開基寬大立國大  
半仍秦之舊賈董諸君子咨嗟嘆息于孝文孝  
武之朝慨然欲興禮樂脩教化改制度變風俗  
制匈奴寬悍銷諸侯王之威強諸所便宜亦既  
偉矣而終灌公孫諸大臣忌而抑之雖以孝文  
之好賢納諫吾猶惜鼂賈之言行之弗竟也孰  
謂建武後乃能稽舊章持衆美力挽元氣如相  
之賢乎今夫器之始制各有體裁焉久而敝也  
因以補之葺之其體卒不可易其體而更治  
之器遂大壞不可收拾夫治天下亦若此矣故  
相之意以為董賈諸君子幸而生今之立吾將  
用其人共成天下之治不幸遺言徒在如布帛  
粟穀必資于立用則何必議之自己出乎均一  
策也昔上而未行行而中闇均一議也昔陳而  
未允允而未施從今日行之又盡其用而用之  
往事之著蔡孰非今日之藥石也苟有裨益于  
時無問借言異代不必慕名理也從其長便不

必泥古法也合于時宜故自綜核吏治加意守  
牧之官而所謂守令民之師帥者條上行之矣  
水旱盜賊之變取四方奏報以聞而所謂天人  
相與之可畏者條上行之矣任充國以邊事屯  
田一議不阻不撓坐困西羌收萬全之利凡昔  
所稱積儲屯田防邊禦虜之策又條上行之矣  
其它細瑣者無論今詳相所擘畫者大都務養  
民重積穀唯民之殷富然後教化可行此其便  
宜疏中之大指到今可覆視也宣帝常言漢家  
自有制度史臣核相生平亟稱其好觀漢故事  
君臣間不言而信必有合符司契者矣然高帝  
造漢其治尚寬賈董諸君子亦若拳拳焉以秦  
嚴刻為戒而相所以佐帝者似獨尚嚴明而貴  
振作綜名實信賞罰詰吏治攬君權赫然中興  
之治竟以嚴効則相之才通時達體治國能不  
失其柄自有大過人者豈揣揣焉因循前人故  
事者乎惟其以過人之才酌法于舊章効功于  
衆美歸約于民宜調停尺幅善截諸用如良醫

深識病執劑量于古人成法之中不拘不變曲  
有微機此所以不可及也若夫庸人之論則不  
然曰必復井田封建必事事法周官而後謂之  
不局拘攣之見事之必不可行者行之制之必  
不可改者改之嚚然拂天下之心而不顧論議  
常高於伊周收功見効反不逮管晏如宋安石  
惠卿之所為此書所云作聰明亂舊章乃相之  
所必不為也或者又謂賈誼作保傳傳言教儲  
之道甚悉帝之教太子以刑名仲舒言正心正  
朝廷強勉行道帝之好尚者以法律賈誼言近  
正人聞正道仲舒言求賢興教帝之所狎比者  
以刑餘豈相所條陳者姑就其所及而帝未之  
盡用乎抑所謂便宜者不自根本之地求之也  
昔禹臯周召之事君必先正心窒慾立天下之  
治原而後酌古準今定天下之治體循是求之  
雖漢其治者可以唐虞唐其俗者可以三代此  
又吾儒尚論之名言或非相之所及故條漢便  
宜者相所以為良相止于條漢便宜者相所以

未得稱王佐也於戲論人三代  
仲淹之所視摹施設與相比長繫大亦可以識  
相體已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京營考論

古之有天下者興衰治亂未始不以德自泰漢  
來鮮不以兵嗟夫兵之重寧獨秦漢在周盛時  
伍兩卒旅統于大司馬天子至躬萬乘之尊脩  
黼黻琫琕從事行間武備日張疆場不聳迨後  
畿輔削弱至不能具一旅以至于亡蓋兵之重  
如此歷漢唐及宋代有建置終歸于不振豈其  
初制然哉積漸使然耳國家置兵監酌往代二  
百年來京師舊居重之威強藩無專制之患為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三

謀已臧矣自來兵政之設大都易壞難整其盛  
也南剿北伐威加宇外其弊也尺籍空虛四顧  
張皇而計無所之豈非因循耗蠹積日使然哉  
蓋明興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為三大營三大  
營又變而為團營團營變而為戎政府之名始立  
沿革之繇盛衰之故略可言焉五軍營者高  
皇帝所定也籍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  
之有中軍有左哨右哨有左腋右腋總之四五  
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

師命帥分統以出事已則休此其初制也 文

皇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  
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  
火箭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  
如 高皇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  
軍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亦如三營益詳備矣  
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將媮士窳至正統嬉恬益  
甚京營兵幾不能受甲已已之變陷沒塞外者  
過半焉于肅愍公謙乃權時之宜於三大營中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三

拔其驍銳分為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  
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  
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為六十  
四陣纖微咸有條理即未能盡如 祖宗之舊  
要以當喪敗之餘救敝舉廢良有意焉法久則  
蠹人又則玩以 二祖之盡制曲防執禁形格  
勢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勤日夜  
焦勞屢屢得十萬師為國家用耳天順初革團  
營八年復成化初再革二年復又增為十二營

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  
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蓋以  
外兵八萬分兩班隸之期一年報代初十二營  
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名曰  
老家老家固已孱弱矣而所謂選鋒者歲久浸  
弱供役私門上下相蒙愈益脆懦此與老家何  
異也庚戌之役虜叩郊關亡能以一矢相加遣  
都門晝閉燈燧燭天 肅皇震怒令廷臣博謀  
所以強兵禦虜之畧諸臣迺請復三大營改三  
千為神樞統以勲臣督以樞臣廵以臺臣省臣  
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大備上是其議著  
為令今又五十年蠹弊之端又甚于曩日當  
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挽強超距士不下三十餘  
萬一損而為十萬嘉靖中雖復祖制而兵籍存  
者不能加添其團營之數缺額者十之三挂名  
投閣賈差替役者十之三當時亦已無兵矣况  
在今日欲求抗旌搗竿射石飲羽之夫為國家  
用安從出乎此其故余難言之矣夫將之于兵

若家人父子之相屬必休戚相通然後能臂指  
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附循士卒  
者多賈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為之請托考  
耳彼既輸財于此不得不取償于彼故有索月  
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若以為當然者國家歲漕  
東南之粟百萬石以贍兵兵歲出月糧之半以  
贍將將愈飽兵愈飢甚有枵腹待命者矣當何  
以振士氣乎此弊在將不任也夫器不用則散  
士不訓則衰今京營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  
不過數日其下操也目不識進退手不習擊刺  
相與趨走若角觝拔河之戲耳甚者挾無弦之  
弓插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  
出以為故事又甚者于下操之日責追贖錢漫  
無統紀豪門佔役市井竄名冒支經費接贖而  
求其人皆不可得如此行伍安得不消營陣安  
得不廢此病在操練不實也 文皇鎮班操之  
兵蓋強本深根之大慮非以飾觀為也嘉隆間  
率供土木之役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獎且寸

挺不持空身備伍迄于今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彼其數千里累糧赴命廼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安能昂首信眉一奮士氣乎此病在班操失制也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咨嗟求為經遠之計人情久弛振刷為難脫一旦有意外事發于倉卒國胡以支之誠欲改弦調瑟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猷望者剔歷深者克其選而紬繆子勿使參錯其事又莫如議責實器

長水先生文錄

三

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必法又莫如議存恤凡士耆休老者毋苦以他役使得壹志畢解各習其務曉然知國所以勤勞訓誨之意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可舉時稽其克耗月程其功效將祈父之謠不興六師之勇自信即二祖之威靈不可復振乎以上諸議則士大夫之條畫甚具可施行也史臣曰京營訓練之法余當嘉隆間見北門歲多烽燧嘗承下風而詢之政府文貞徐公大司馬襄毅楊公矣文

貞之言曰營兵自國初至今耗敝久矣所尚存十數萬二百年餘猶存者以世世有月糧暇時各營其生事又不調從征載上恩厚故常盈不耗耳平時郊祭上陵拱護車駕軍容甚盛當開操時如法訓練之亦足矣設萬一有倣如庚戌事登埤自不乏人正不必責之臨陣也前石州之倣上命戚將軍練浙兵備薊門勝略固自有在此如大家世室多義孫一旦呼之可以壯容色此屬豈堪披銳格鬪者天下事有第宜整刷不必大更張振作此之謂也南都振武營事近在耳目誰能任此者乎襄毅之言曰五府分五營此古一軍居中前後左右四陣分列之法若使五軍各自為訓練彼此相比較勇怯自有等量今或時參邊將之老成者協理其事別募壯勇出人者歲歲補入而輔翼之亦一良規但患添餉之難耳合二公所論京營規略大都可參處其半焉若乃備在北門重在根本兩得而無偏畸是在謀國者自有紆籌非知計之士所及

也

長不先生文集

四

五德說

公天下以為心不私一身一家凡所接遇殷殷  
過厚使人沒世思之不能忘雖蕭然布袍無一  
念不在生靈道脉仁

事有先後次第濃薄繁簡之節加以文章燦然  
井然擘畫有序可以經國可以潤身禮

天下有利必爭必至沒義故義者利之裁權衡  
割斷先衡之以大節復精入于毛釐侃侃烈烈  
可以服人心斷大事不私我亦不徇人義

長不先生文集

四

出乎世變人情反覆中而豁然無礙其唯真  
知乎即始見終親幾識變圓神不居是天德之  
根也故曰知譬則巧然者

春日之溫秋霜之烈不失其度人之四德貴實  
體之耳以赤心血誠行實事效實功可以告朋  
友盟幽獨可以動天地質鬼神縱橫妙用唯此  
一寶顛撲不破信

書稱仁禮義智信者各自為條易文言始稱乾  
之四德曰元亨利貞而歸之主忠信則五德之

說備已孔子教人專提仁之一字其道甚大不輕許人其言禮言義智信各各發揮未嘗與仁並論至孟氏始提義之一字與仁並論當戰伐功利之場非義何以救利之弊及宋大儒往往諱復於學禮之說蓋約禮復禮即孔門求仁宗旨而老莊佛氏常小禮也二氏之乎規繩外則禮之維教誠有補於世道矣元始重致知而陽明接以致良知之說道脉今已屬言知久矣夫靈明竅則真純漓忠信之說又今日之藥石耶聖賢立教各隨其時達者領此千古上下可貫也若夫虞廷五教微分五典孟氏亦有仁父子義君臣之說道本完足所從言異路耳其實一仁分四德如一元分五行無弗通也無弗具也是以綜而論之

### 題宣和譜之前

昔宋王安石執政時其深心以為宋之受侮于遼者至亡狀矣不可不一決而思購金人以開之然非積金錢千萬則不可動宋既疲於歲幣財殫竭甚故建青苗間架征權賣度諸新法計以尺寸籠天下浮財而又慮其名之不義故駕大言於澶堯舜用周禮籠蓋一垂于耳目之外其術已巧矣安石以公議羣譁脫擔去授手於呂蔡諸人其後竟得購金以滅遼宋之君臣自謂大懟既去天下安若置孟又何虞之典有于是倡為豐亨豫大之說徽宗因放懷娛意于民嶽前羅四海奇木珍華靈禽巧石為燕清之奉細旃莞席上日夕吮墨含丹廣收繪畫澠書萃之庫內府其宰臣諛而成之今所傳宣和書畫譜者其遺也一夕金人九道南下以二十萬衆門南薰二十里而軍以八道兵厭塞援兵諸路縮絕其口于是邀宰相出見結約旦旦求索席卷囊收不旬月而汴京縣罄舉族北轅正如持



勢者擬足飲臍舉之輕若毛羽焉蓋自古上  
必有潰決之形式微之漸未有喪牛于易若宋  
之堪笑堪恨也者豈不哀哉嗟嗟書畫清品也  
山水華石雅具也而禍發於童貫一言之悞謀  
決於罕粘一酋之詐夜半軍書忽入舉國倉猝  
召問宰相扣頭亡策及徽欽父子出城馬上縱  
橫涕泗曰宰臣悞我亦晚矣千載下覽宣和之  
譜憤崇寧之奸乃知鄉來滿朝賢士大夫竄斥  
旁皇死於海外絕徼者真可頓足而傷歎也沒  
民脂膏橫挑邊隙入無法家正人凋喪風雨飄  
搖大夏傾隊不亦宜乎

祭宗伯平泉陸先生文

余觀世之君子注心紫極周旋禁闥常終其身  
不出國門豈不願當一日之用哉既用矣亦有  
懷才自許雅擔天下之重倘一日而際風雲舉  
天下事必如吾所欲為一意為公家都不暇顧  
恤自謂能得志于此場矣究也威稜術彈積怨  
召禍時移事改其人名實與身家共歸黃土此  
豪士所為至今賦慨者乎自是以來太阿亢于  
上覆車陳于下浮沉陰陽無能大有匡持此亦  
事意相激使然蓋自嘉隆間六七十年秉軸之  
士幾人保永譽于天下甚哉乎用世之難焉若  
先生者道高而不耀德冲而不盈神定不搖氣  
清不染立其身於太華北斗上閒其心於風塵  
吟域外享鴻名膺高秩為三朝元老係士大夫  
之望者垂及百年閱歷既久局算特完蓋當今  
天下一人耳先生在史局不滿三載晚以宗伯  
名既至都中終不起視事浩焉以歸身不離岩  
藪措施表見于天下而人情翕集赴之其用也

乃以不用其不用乃以用藏身不第在身以蒼  
生之望藏天下藏天下不於天下以清玄高簡  
之道藏之可用可不用間雖則心懋明時終不  
肯下漁磯而濯足人主慕其人不可臣其人也  
三事九列刻其名不可援之與共立也三代下  
飄飄隱見鳳戢鴻冥幾何人執足鏡圖史已蓋  
先生以作霖為楫者寄之乎茹芝采薇之遠故  
用者能不用令天下慕往如不及而名愈高以  
挈衆把釣者寄之乎滿輪腰帛之重故不用者  
無不可用先生如將不屑就者而名愈以完錄  
其品倘在嚴光謝安伯仲乎再庶幾焉商彭果  
許其遐舉也嗟乎當斯之際為士寔難小慎事  
則權不附人小任事則權能賊人不收權不任  
事禍即不及矣衆口啄之亦無令名若夫宛轉  
關通攀天範地染指鼎鬪則失素揮手入關則  
傷智繞柔壤絮則無耻即終身不出國門於民  
社何裨及矣乃信不可則止不能則止張茂先  
所謂先聖有遺訓其言明以清世人自不省耳

先生遠超千仞儵然帝庭倦游厭世特凌上清  
出世世間夫何憾矣曠其鳥號我輩之情生芻  
如玉想見若人道高品貴庶幾哉得聖之清

連弟告墓文

萬曆元年春正月念二日丙午男懋孝詣弘  
政門叩領 勅寶捧至邸舍南望再頓首嗚咽  
流涕思吾親母夫人不及見此寵數也痛哉男  
它日倘有樹立夫人可及見乎即使冥漠間果  
無二視夫人或共此閨懽亦不可知男又可得  
見夫人之色喜乎 天子賜我制詞曰孺人稟  
德靜專提躬孝教亦既有子迺不永年嗚呼至  
矣盡矣即使男真有可發夫人之潛輝者亦空  
言耳虛文耳何益一日之養乎夫人生男甫十  
日男抱終天恨男生三十六年夫人始沾一命  
封男之亡所樹立亦明矣沉恨未申報國無地  
祇深悲感不覺恩榮所可言者如此而已千里  
瞻雲風木何所痛哉

補松鄰韓公徵德傳

余曾大父東洲先生與松鄰韓公為莫逆交公  
長者先生個儻立然諾其游若昆季然或入卧  
內共食飲相得懽甚昔在正德之季閣瑾擅朝  
曾大父以事忤瑾廷杖下詔獄意將必死矣旅  
邸止携兩僕囊資蕭索所恃獨公耳公為之走  
泣於項襄毅屠康僖諸公得于解其事瑾恨猶  
未平既釋將復杖之公流涕謂人曰沈公繫獄  
數月再赦不起吾不忍良友徬徨死也請以  
身代會瑾竟釋不杖人以此義公所為嗚呼人  
惟生歟乃見交情此與易播事何異哉余生也  
晚公之高誼不及備聞它日讀書先人故廬老  
僕言此事甚悉以此知公有施我先人甚厚益  
以信公皇皇好義如火熱冰寒自其天性也顯  
道昭彰祥發賢胤飾以詩書培以德誼褒前之  
光傳於同極公之遺潤如海外奇香更數十年  
流芳人間耿耿又如如是知微之顯弗信矣序立  
人臨利害如絲髮袖手旁觀者何限曷不以松

鄰公事觀之公樹德於身食報子孫亦既不與  
其徵余獨以先人事徵公捐金之行炯然可據  
補記之以永世好云

先慈張太安人懿行述

哀哉不孝孤之始生何不逢辰之甚也先妣俞  
安人蓋姬三月而寢疾七月產不孝孤未及大  
期兒顛骨不完也生甫十日先妣不幸捐背享  
年纔十九甚哉乎不孝孤生乃不祥不如無生  
先大父母痛我母賢而無祿所生兒又孱甚大  
母張太夫人愛憐而自哺之再閱歲大母又寢  
疾于是先大父兩山先生旁求淑德繼美前人  
可撫成兒者會有傳得今慈張安人庚申大父  
素精祿命書喜曰癸未甲寅癸未甲寅德福之  
會在我之子乎是堪起吾家嘉靖己亥春張安人  
歸我先內翰大人肖山先生安人纔十七不孝  
孤三齡矣是夕花燭之前大母抱持之付屬今  
妣法然嗚咽曰俞姊賢明無年僅有此兒汝一  
體字之無忘老身矣伐木留果可再得耶張妣  
應聲曰謹受教記得彼時小子無知意中尋想  
何以久不見母是者倘從外家來嬉笑倍親之  
張妣即探袖中果啖兒抱持不釋手遂寢懷中

蓋不孝孤自三齡至九齡無日不病無歲不半  
成半生顧我復我恩勤萬端每一思及未嘗不  
流涕霑裳也不孝孤生五齡垂以魂搖之中若  
見官舫間有一美夫人者年不多也懷以入舫  
月明紫桂夾路飄飄扶搖直上撫摩兒頂好語  
之曰我俞姓也若真我子吾真若母戀汝真不  
割釋特來携汝也頃間有一長髯紫衣翁追及  
取去夫人涕下悲不勝既馳向大母道若事且  
言此夫人者贅其穠垂垂覆其耳所觀衣飾舉  
止言之歷歷歷時物一家人為歎歎數行下以  
為孤兒見母來也家大人泣遽止之曰孺子勿  
妄言且囑保姆勿告之故翌日張妣徐徐為兒  
述俞妣生平事略蓋素日得之張大夫人者為  
詳不孝孤呱呱啼也此日乃知有前妣矣然張  
妣他日遇事與先大人或微有異同處默然不  
擇輒謂不孝孤曰汝父與汝母俞孀處厯兩暮  
耳父乃更思吾終日覲面殊不論人意者何也  
蓋母盛德如此猶然深孫弗及矣歲甲辰乙巳

間大稷接以旱蝗時先大人游業北雍先大父  
兩山先生抱末疾家間空窮寥落無支戶下事  
者吾母愀然曰游子在外家有病親斗米千錢  
今我婦氏若之持籌何算之能為于是視廩僅  
存粟米餘斛揀剔別貯曰此可止供二尊餐  
食耳告婦以以下自今母得食粟者所賣簪珥  
以佐酒脯浣濯之屬以供家衆蓋先大父  
別有教麥之屬以供家衆蓋先大父  
未歸二尊餐病榻甘蔬一食  
母瑛瑛居長更備門戶每至麥斜月落剪尺機聲  
則團聚更長更備門戶每至麥斜月落剪尺機聲  
琅琅與鳴雞達旦矣旦則吾母携不孝孤率姑  
孀起居二尊前謹上食退乃共食于中寢麥羹  
粃粉糲米蕪荇以佐盤餐我母笑謂諸姑孀曰  
古聖茹草漱水采薇青黃雅自滿案人須咬得  
菜根此味何如由今追憶是風者何必非葛藟  
菜首也歲癸丑甲寅以後七八年間倭大入先

大父喪在殯家泖湖上一日傳倭徒吳淞來事在時刻矣古父先期以邑中解運至省會不及待命吾母即時決策命家僮舁柩移厝祖塋側舍卒無磚石則命拆垣墻得磚石捧土襍糞而封視之自脯至旦纔畢事倭大至前所經掠處無不一炬灰燼者矣自此奉大母入保湖城城新成倭無日不來訛驚九變張太夫人多疾當食泣不食吾母力勸加餐從容慰之曰此圍城中多賢人長者神明之力常護持之豈我一家事朱先生文鈔八看來氣色無妨也每事鎮定如此時大人念寇橫軼城不辱完與二三豪杰奮不顧身出為邑大夫晝使事蚤夜常乘墀守不歸視其家不孝孤亦不勝蓬之心雅從諸生挾弓矢或至晝夜無歸母則召讓之曰汝朝出暮不歸吾倚門間望汝且小子者何知何力得無假是逐少年場嬉游乎父在外間足耳應門之僮又去乘城堞竟捨我去何為且歲當大比士獨奈何忘書生正業耶自是奉教不敢出兵事倥偬友朋星

散文罔稠濁束閣不覽母勸處齋中篝燈火持線機課之誦習不深更不得寢以是之間稍得寧神下帷微有舉于膠庠一字一畫孰者非慈母之拳拳也是歲母夢先妣俞謂之曰兒名已上天榜吾喜來相報謝姊氏殷懃訓此兒也乙卯不孝孤果得解額于鄉歲丁巳始受室余室人錢亦蚤喪外母既歸孝謹母甚宜之婦吾女姑吾母無兩心矣自丁巳至壬戌六七年間諸弟諸妹少小事兄嫂說吾畫則率諸弟讀書荆朱先生文鈔八樹軒中家大人為之師吾司其日課或代加荆楚室人憐諸姑剪綴粉粉幼飾衽織吾母統一內政朱先生文鈔八治外內凝如家大人喜揭縣內署曰中閭常誦廟天新保太和自與庶幾風雅云當此時也父子姑媳兄弟姊妹間可謂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矣歲壬戌舉南宮以大人疾作得家問不奉公車對亟馳還自壬戌侍養至戊辰此七年間大人病痾瘵久不離牀帷不孝孤與諸弟日奉醫禱百方治療遠有厄會病久持不

得選我等食不下咽寢不解衣者數年于是家事出入母持其鑰令諸子分理之仲弟及叔季兩弟以次受室庖饋內間事諸弟婦與長婦分理之不孝孤湯藥餘晷則出課諸弟諸弟績學餘晷則入視病親凡父藥餌飲膳母必親視之間以屬諸婦使分視焉當此時也尊卑長幼唯孝謹為兢兢大人嚴訓倍前時其所戒勅必云子若之何孝子婦若之何孝婦亡敢參差其間者吾母穆然中處佐以寬大第無涕病者意耳

甘水先生文鈔下

五

家人婢子多得寬假父或怒呵不肯孤及諸子諸婦母常從旁解之曰長孫無孝子安得每事盡稱然於不孝孤常多掩護所不及其待諸弟諸婦意即不深求乎持誼常歸儼恪曰吾子安得比長兒諸婦安得比長婦家規斷斷無不教共母教者鳴鴈在桑了無崇薄已至所出入廩度母必呼兒共計乃行母既無一私錢亦無一人敢蓄私囊者唐皇之內肅無間言焉歲戊辰大人疾起不孝孤始奉命入對叨在中秘歷一

昔念父母子寧以歸歸三歲家政大體如前時仲弟學日有名常冠多英叔季兩弟相次承芹學亦大進妹始嫁諸婦皆勤慈能持家各房下多耳孫城中居狹小吾母乃謂父曰樹茂分柯物理之常子婦同舍二十年矣吾今仍與長婦共處便耳于是仲叔為弟各奉命出居泖上事既定歲餘曰少者似可教矣長兒可久家食乎其遣之大人乃命不孝孤出補館職得携婦以行蓋吾母不言不動雍雍條畫每事中節如此

甘水先生文鈔下

五

既入館會史事戒嚴屢請不得歸留滯四閱歲大人疾忽作抱終天長孫言之心裂孤既旬旬馳歸母則諭之曰汝官宦後廬不堪了此大事其以父遺田所入仍如父在時與三弟共出入俟喪畢分之喪既畢不孝孤頓首母前曰藉母之恩蒙母之訓遺田誼不敢受母素知無虛飾也曰父遺田數千畝者三子可從兄命分之就中立小宗子田貽三房之孫使與大宗子田相當相輔永杜爭端一以成爾父之志一以成爾

兄之讓於是宗老服母能斷使吾兄弟  
安云自己亥至己卯五六年間不孝孤仍訓諸  
弟諸弟還訓吾子一家一體不殊父在時會歲  
己卯仲弟得解額于鄉不孝孤偕之入都次年  
卒已奉冊使歸以壬午仲春拜母六十壽辰鄧  
太史之文具言其事會再蒙封典鼓鐘于堂冠  
帔義義諸子諸孫諸婿諸甥拜于前者百餘人  
母心甚宜之也是年復命有事南中之行日即  
與一二同志言母夫人春秋高此行遂有終焉  
之意先是三八都以母念長婦婦戀母皆單車

長水先生文錄

三八

行壬午春先遣人疏告不許次及於事會有煩  
言事既白不復辯第疏言母老矣遂納徽不赴  
於今且十九年世波世榮則吾素心都不知其  
於烏哺私情進退自由兩無牽掛遵處海隅欣  
然終身何啻行役者之得甘寢也母嘗教之曰  
一家骨肉終日團圓此是性天至樂人生何必  
風塵馬足哉自丙戌掛冠後家居窮巷苔蘚封  
庭頽垣漱宇嗟誦千古白日春深渾濛如也日

長水先生文錄

三八

視母夫人餐退而喜夜視母夫人寢退而安子  
有一菜筐而手奉母母有一果或袖以賜兒貧  
乃彌懼老乃彌清子母嬉愉兒孫負牀含飴弄  
玩樂且未央每誦北山陟岵自許過焉閒居之  
賦陳情之章意常小之云耳諸弟婦各各分居  
獨長孫婦常在太母旁諸婦頭顧先斑矣母猶  
默然膝下之孫又生孫所生之孫昂然矣母強  
食不減十年前不孝私心喜謂太夫人神方王  
壽無量乃歲庚子夏竟以瘧疾月餘不治非不  
孝孤千愆萬惡仰負神明胡為奪我母之速如  
此痛哉不孝孤自三齡依母于今六十五年母  
年十七撫不孝孤于今七十八年子母形景相  
依前後六十餘年所不與母同者丙辰計偕入  
都半歲己未入都半歲壬戌入都半歲戊辰入  
館一歲甲申入館四歲庚辰入館一歲壬午入  
館半歲丙戌再入館三閱月如是止耳少日依  
母者垂三十年莫晚依母者垂二十年終窆且  
貧尊羹蔬食既無高爵厚祿可答鴻恩白首青



長為老農終無成功大名以揚至訓不孝孫  
所甚慙負仁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此也嗚  
呼一日之養無從報劉之日太短白雲悠悠無  
終極風木蕭蕭恨不追痛可言乎太安人淳龐  
所韞寬宏能斷嚴慈各遠秉性大直而纖微之  
間無滲隙明知洞達含蓄渾然不可窺細務疎  
節即不稱心都亡計較大義當前侃然二三語  
聞者心服聖善無訖既耄且康愈莊愈厚無斯  
須疾言遽色內外姻鄰人人稱頌遲親舊識終  
長水先生文鈔八

六

無忽遺小甥末孫慈念畢及一筆一植各稱必  
周方病之侵也精神清朗區畫秩如蓋生平蕭  
然無簾金笥帛可貽子姓德誼恩厚入人之深  
令里姬鄰膝沒有餘泣風詩彤管何以加茲可  
謂至德已嗚呼痛哉不孝孫懋孝杖淚百拜謹  
述

家園紀畧

三泖碧湖之隈石莊古里家園在焉從廳事後  
兩桂樹旁西有衙門曰日涉園者家大父兩山  
先生所自署也入門逶迤小廊下滿壁繪蘭亭  
勝景上刻王謝諸人之什再轉乃至逸民堂家  
大父少壯時有誼槩晚乃留神玄理推剛為柔  
時時不忘英游本色自比天之放民不降不辱  
老而愈厲云堂之前卷蓬延檻三面施青簾籠  
左右樹綠蕉歲久其大五圍樹樹結甘露子晨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三

起承曉露下軟而飲焉能清神骨當盛春時山  
前牡丹芍藥海棠玉簪者紅紫芳研常映簾而  
坐收之其詩曰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此余  
少日坐大父膝頭學哥二南處也堂之後有池  
池前是山山中引池為曲澗在在見水臨池有  
軒檻綺疏玲瓏俯檻觀魚有金玉玳瑁諸色大  
者盈三五尺歲歲市武林異種添入樹之大父  
翁與客彈碁軒上遇日高微醺撫檻喚魚魚聞  
聲羣來奮鬣清澗中賜之食魚得意散客亦從

此散去大父前道過自哥曰我醉欲眠君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來由後山過小石梁轉入歸雲  
洞洞中多巧石四壁森映題之以卧龍出洞踏  
迴轉登山頂有美人抱獅峰甚雄奇竚此可以  
望三御見海上三山竟界廓然飛雲浮浮平蕪  
百里黍稷盈疇矣從西北三轉繞出山之背多  
青松碧梧暑候生涼風因於松間多置石坐以  
待客之倦于登者于斯啜茗焉過此又一衡門  
曰琅玕塢有竹三萬竿雷行雨過斑龍爭奮頭  
長父先生文鈔

卷二

角每當新梢出雲選其尤者賦詩勸節間如云  
泉聲帶月鳴秋夜竹影拖烟弄晚風又云竹林  
數子真吾黨頭白無能了此生蓋大父翁雅好  
此君時時自鑰衡門禁人薪伐積二十年滿林  
青玉蔚然如送我乎淇之上矣竹旁有雙渠相  
灌列百畦甘瓜香芹之屬時摘鮮甲以供雅客  
即市遠無蕪味客愈宜之曰勝食肉糜三月也  
由此出東園門垣前紫桂百枝纍纍有垂實者  
桂前有池種碧蓮花玉神千疊故詩有素蕖含

露出清瀾之句池上有碧雲館館前有來青亭  
其前又有梅花塢有菊塢故其詩曰青草小舫  
隨靖節黃昏淡月訪逋僊當梅花弄玉時宜疏  
雪宜微風宜曉月無日不在焉菊英忽作黃金  
觀設小榻寢處其間不妨白衣人送酒百壺不  
辭卻也自此入東廊仍由雙桂前入小可軒此  
大父翁團蒲所亦時携穉孫哦誦其所如震風  
凌雨嚴沍晦霧之晨堅卧斗室中終日齋如也  
小可之義他日已別記之故不著自歲壬子大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三

父翁携余應省試歸而見渚上有巨魚大比百  
斛舟洄在沙中不能去莫省所從來亡何有白  
額虎忽入里中不噬人以喙布地作雷鳴簷瓦  
皆震飄庭間一夕又長白茅丈許蕭蕭如翎羽  
然大父咨嗟良久曰世界不常天之父矣寢疾  
三日而逝其季年癸丑遂有倭夷之事東自浦  
淑南自金山西自鹽官三道並入前後蹂躪者  
七八年吾林泉竹樹荒蕪盡矣花塢犁為田園  
林化為阡陌山之石纍纍存者十之三因憶往

事法然漢涕姑記其略云

七次元三八八

六四

六

朝鮮紀事

朝鮮者箕子所封國也以海上朝進一鮮錯故名戰代來箕胤無可攷漢初為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之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四郡漢末公孫氏胥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自更國號曰高麗取海東出日之義云居平壤即樂浪地為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乃東徙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及元至正中西京南屬置東寧路蓋慈嶺為界國初洪武二年其王顓者表賀高帝遣符璽郎僕斯齋金印詔文封顓為高麗國王使者入謝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為也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壯乎使者頓首上言東海波臣朝夕恭敬禮佛而已于是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以王君臨一方出令無所其何震之有且北接虜南隣倭虜創于此必將暫逸于彼倭狡而貪出沒無時窺王虛實朕為王慮之設險蒐乘以固爾國王其念之賜以經史并書度中書

省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為市非法請征其入不  
聰五年顯請徙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蘭秀  
山逋寇報詔曰耽羅爾附庸也蒙古亦人耳又  
何棄焉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宜勿用兵七年  
諭中書省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  
聘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  
史非他邦比其令三年一聘勿竭其情八年顯  
死子禍嗣貢不如期却之仍勅遼東守臣勿通  
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八年許之  
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 請易冠服不許二十  
一年國相李仁人廢禡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  
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昌國院君瑤瑤嘗遣  
子璵來朝璵未歸而成桂廢瑤乃自立王氏自  
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禡昌  
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舍成桂莫遠  
與者惟朝廷所命 上曰彼夷耳吾又何誅成  
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  
云永樂元年子芳遠嗣賜見服經籍六年立子

璵來貢八年獻馬燕匹助征虜十三年表更立  
子禔為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禔嗣宣德元年  
遣使賜禔五經諸書四年禔進海東青制詔珍  
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所進方物第効誠而  
已禔請遣子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于國中  
正統四年建川夷酋凡察童倉逋居朝鮮界上  
別酋李滿住以為言詔問禔亡何凡察歸建州  
禔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凡察復言禔  
羈留其私屬請檄還詔兩解之且慰藉禔曰國  
家以王為東藩如凡察直夷畜之耳彼懷鳥獸  
心去留無恒王善自備景泰元年賜禔世子珣  
冕服珣卒珣嗣三年卒子弘暉嗣稱而孱遜其  
叔璵天順三年邊臣疏璵私與建州夷酋董山  
通累詔戒諭之成化三年時朝廷方征建州璵  
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住  
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璵書報嘉之明年璵卒  
子暉嗣六年暉卒從子璵嗣復出兵助擊建州  
以捷聞遣中使資三金幣及其將士弘治八年

妾卒子隆嗣隆病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子崐嗣未踰年卒子峘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奸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峘輒捕以獻上亦厚賜以會其意隆慶元年峘卒從子松嗣李氏自成桂來事朝廷恭謹歲時朝貢外慶慰報謝無常期行李踵接于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事則頒詔其國恩數非他夷之比焉始成桂立高帝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也傳者復以成桂為仁人子故祖訓謂父子先

李先先生文集卷八

後弒王氏四王其後嗣當永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弒由嬖臣倫仁人誅倫立禍禍既立遣兵侵遼東先臣滅桂懼于上國逐其國於禍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禍昌皆非王氏不當立乃黜昌立瑤瑤復不道國人請命高帝命立先臣贍令瑤別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為弒而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願以為仁人子皆寃甚乞下史館昭雪今上

李先先生文集卷八

行請改正垂之典同矣其地東西二千里

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略倣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惡殺茅居芋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榮焉可觀其山川如九都神嵩北岳鴨綠為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蠶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納海豹皮八梢魚昆布榛松人參茯苓之屬其貢道由鴨綠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以達京師成化中苦女直邊切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論曰唐太宗以英武定天下高麗之役至勤萬乘抗前旌此亦東夷之雄也

李先先生文集卷八

明興大驅胡氛威震東陲沐皇風被俎豆比于冠帶之國昔威之不來今柔之愈服雖招撫有經倘亦先聖之遺化乎成桂逆取順守共戴天極引于今茲藩封勿替足為効順者之勸而蒙休日久積弱形成高帝璽書嘗飭以備倭戢或洞見萬里神聖所豫謨奕奕在下猶自炳如有國家者可忽乎哉乃者東征始末館閣諸彥業有詳述赫怒行誅過密林阮主上之恩被於

東藩天下莫不瞻仰若乃行間粗上前後得失  
之林他日執管者能核之非草澤所敢具論云

覽程伯淳定性書示同學一首

昔張子厚先生自言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  
物如何程伯淳先生答曰所謂定性者非去外  
物而顯主一定之謂動亦定靜亦定澄然外內  
之兩忘焉吾性中一體萬物惡乎有內外哉若  
是內非外惡動取靜是返鑑而索照於冥冥也  
愈不定矣近世倫彥式問于王伯安先生曰學  
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之何伯安先生  
答曰唯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懼其易動此所  
以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靜者以言其體耳  
別求靜根是撓其體也動者以言其用耳懼其  
易動是廢其用也夫循理之謂靜即酬酢萬變  
主者未嘗動從欲之謂動即槁心枯坐方寸多  
不得寧焉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  
也斯與伯淳先生定性之指又得一大揚吐矣  
易之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孔子贊之曰艮其背止其所也北辰居所在太  
乙之次萬象得其紐焉見性者見此則止矣止

則內無泡幻之身外無紛襍之人並是太定中  
客景耳所以能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樞在樞  
萬象共隨翳翳朗朗謂之宇定天光乃止之道  
所以光明乎伯淳伯安二先生之論皆祖述孔  
子贊艮之義可謂盡之矣以余論之人生而靜  
自有主宰唯思識紛起一暫不寧其實道心天  
體何曾少動萬形自來往鏡光不曾移故云聖  
人主靜立人極不隨其波獨迓其原無思無為  
一中之紐亡少遷易故謂之允執厥中若此云

長木先生文登八

七

定者是指真生常體言之非動靜兩境之分也  
人日用自難鳴後接于日晝所交之人所感之  
事皆錯未變景日日新異人止方寸俯仰酬之  
不得停行利害安分處便成濤海非養之有  
定力持之有定衡何以能百感百定故學必從  
澹泊寧靜中練出一片空明妙體乃可應天下  
而不失其柄若此云定者是指我輩素日治心  
養氣蒲團上一段大功力言之非極靜不可也  
宇宙大矣世變日以移人生其間如舟帆出洋

沉沉乎行之甚危住之無所牧之浩無涯非出  
頭向大苦海中練其行徑何能當事不動故象  
山先生又有在人情事變上練心之說比於日  
月運行不差秒刻風雲飄鼓不礙太空然後動  
靜一如心事一貫乃謂之真靜耳若此云定者  
是又慮學人耽靜忽動反為世波所蕩故從其  
動處指其定體言之也人若能返照思初洞明  
此心安頓住札之所渾然與無極之先為一家  
將天下萬事萬物道眼曠觀色色員妙誰得動

長木先生文登八

七

吾之中者先掃其私利嗜慾之根從不欲不為  
不顧不取上牢立脚跟錚錚似石又掃其好名  
干世浮動之根從不言不動不喜不愠不忻不  
厭上勘破滄如嚼蠟一舫然後工夫日日入微  
退藏于心髓悉嚴之國精神凝固義味清恬天  
宇廓徹獨行洒洒而天下歸誠焉此乃定性之  
歸宿處也心之精微口不能說或者操其一二  
焉記得嘉靖中胡柏泉先生為太宰默示同學  
疏定性解會講分作四會看一者天地之常心

事物而無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聖人之常情  
順事而無情此是聖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學廓  
然太公物來順應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  
於怒時遽忘其怒觀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  
人希君子君子希聖聖人達天其實廓然二字  
足以盡兩忘之學脉矣是日也天下計吏在京  
師者十五路文學諸賢與計吏偕來者及京朝  
官與四方岩藪有志之士咸會于象所約五千  
餘人分五日圍聽莫不飽沃斯義近溪羅先生  
長水先生文鈔八  
天臺耿先生都峰周先生龍灣徐先生並參講  
席品會中大衆其根器有弘細學力有深淺見  
解有偏圓何必盡同此四說者足以盡收之教  
門之大又如此

格物窮理辨

孔子曰舜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孟氏曰舜  
舍己從人見善行聞善言若決江河無非取諸  
人者蓋唐虞以前去繩契未遠聖人問察好善  
如此其勤即是日用行事之實亦其終身得力  
處非另有一段學文事所謂臯稷輩何書可讀  
者也至吾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孜孜敏  
求發憤忘食識大識小何所弗學蓋自傳說師  
古敏求之言一出此乃指墳典丘索及其當代  
典制之書言之耳吾孔子因之所為論垂六經  
者大半在載籍半在諮詢遂以此立教引人此  
又孔門諸子博文之學脉也然孔子固曰博文  
而約之以禮乃可弗畔多聞多見為知之次孟  
氏亦曰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學問無他求放  
心而已此以反歸自心自性為貫一之宗而假  
途於見聞即子思子所云尊德性而道問學者  
也原其主意超然在博文之外開其脉絡不離  
見聞之間然則格物窮理又豈在誠意正心之



前一步哉合言之者甚是以先後分言者此  
自魯子之學境即孟氏已覺其歧而正之矣孔  
子他日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有知乎哉無  
知也孟氏直指孩提之知愛親敬長乃是性中  
良知即此之知可以達之天下可以使天下均  
平堯舜之道如此而已此則直提真知一脉以  
接堯舜明德之傳乃人生一大頭顱了此更無  
餘事而格物窮理之條緒總之包括其間此即  
孔子所云子欲無言書不盡意人以予多學識  
女木先生文集卷八  
之者乎而實非也合是三義者自向凝密中獨  
証獨悟則象山陽明雅意為南宋末學之抹者  
非欲捐去格物也以直明德性不假外來淩泊  
云耳將非今日人心之白日乎如入門最初一  
路必盡格天下之物然後可天下物理終身寧  
有盡時即如治水一節虞廷當格之物宜無大  
此者矣堯以髦老諳習而任鯀九載此於水之  
道或不盡知如知之豈無石畫即禹嗣鯀之緒  
歷八年始定八年之前亦有未盡知者如知之

何以不用幾諫而用蓋愆乎以此論之天下大  
政大疑聖賢所不知者何恨宇內物態土風殊  
奇變幻豈有現成冊子一一可憑也者故云堯  
舜之知不徧物此格物之一証也管蠡如斯以  
質明者郢斤成風願承斷削焉自漢宋九經止  
列論孟則學脉自清八條目分先分後是戴記  
中曾紫文字殆非孔子之經朱元晦信之太過  
耳其七條皆有傳獨缺格物竟接誠意正是其  
妙解晚年自悔曰可惜半生心力費在故紙堆  
女木先生文集卷八  
中又云月滿虛堂下指遲冷然清夜撫絃時其  
在然乎非與之介耶後學虛懷自宜領此

賦役前規述

自嘉靖中郡侯趙公瀛均則之議起而細民得  
豁存糧之苦自隆慶中按君龐公尚鵬條鞭之  
疏行而細民又得免襍派之苦自頃歲丈田清  
額以來耗田飛詭之弊亦幾乎略汰其半矣如  
吾邑徵派之法前則有邑令李君實之刊行三  
冊今則有邑令黃君煥之刊頒七限單民頗稱  
便謂宜著為令式以告來者可無更革焉何謂  
三冊一兌折二均平三均徭夫徭平二項總入  
條鞭歲歲會計盈縮不同而徭平之入派者或  
因而潛有加增至不可詰其間奉部院勘合司  
道明文或暫行而遽罷或別備而暫加如此等  
項即賢令長或不盡知握算事則不能親綜其  
細于是吏胥緣以為奸小民之家何自得窮此  
變態乎故將三項分為三冊歲歲逐項明列總  
散之數而明派之頒於里甲使家家得執冊而  
握算將來弊實自亡可密之處以李君之濫所  
以人人宜之也其徵派之額歲歲會計不同每

茲大約九分以上黃君設為七限長單自十一  
月為始每月每畝止徵一分月初出示月中開  
糧月終查單至五月則七分徵足便不更妨農  
月人知其簡便自一二限之後無不如式上納  
者自十一月至五月冬禾夏麥收穫有餘及時  
漸徵民不妄費自五月至八月各放歸農不必  
到縣九月十月乘其收穫又徵此二分謂之找  
零是一歲之輸若經首尾兩歲民間寬然有餘  
且其派單各由本里遞年照田填寫不經戶房  
吏胥之手足以盡革鄉里比限兩上買贖買減  
之弊此黃君之濫所以人人宜之也凡天下良  
法極簡極明極便百姓將權鼓而從之不費三  
申五令民自爭趨糧自上納乃知鞭笞慘刻一  
切催科之政皆繇躬行獨知之地不盡洞然又  
或厭煩托委不親其事又或未悉端委為吏胥  
所持弊孔百出首尾不清怨毒盈于闕閭剝浚  
及其脂膏吏胥滿其豁墊及督責不前動輒而  
委其責於民之頑愚難諭或亦波其咎于士夫

夫則已過矣後之君子若能無行此二法中布  
三冊寬持七限洞徹積弊加添之密善養民間  
有餘不竭之財即鳴琴雅詠撫字已在催科之  
中矣二法者非直吾邑當世守之推之它郡亡  
不可也

長水沈先生資園艸敘

夫苞符啟而圖書出渾噩尚已上鏡壁  
緯下鏡維軸中鏡網紘玄素之脉墳  
以還盡於觚翰而學者或以繁悅爲嫌  
異哉夫不朽者三言居其一如以言

古人之神與精  
地神鬼神帝者乎匪言其誰鏡乃近

文章家憤俗儒之障於理也昌言曰  
章固以明理亦不障理寧失于理毋  
于辭吾請衷其說于聖人曰辭達而  
矣然則辭與理豈相扼哉天下之爲文  
日甚而文之統乃幾絕二典襍馳九

道百家合喙竊聖人之利器以供謠

詠極其真不過文章之優孟而失則盡  
虎已夫文者性靈之發舒也能典能墳  
能圖能史而以索之典墳圖史之中沒  
並不可得故曰文章有神則獨解願于  
吾

長水先生文集卷八

師沈先生先生于著作之林不啻探驪  
得珠矣三朝簪筆彤管煌煌黃口猶能  
誦之而不肖曙竊意先生未嘗歆爲文  
也蓋先生蟬蛻簪紱結廬烟霞之境澄  
心玄對二十餘年目擊心存傳以副墨  
故能揣合事情究極名理蕩之以泮溟

食之以沆瀣如松濤答和于空谷獨鶴  
迴舞于層霄寥寥千古幾希此真文乎  
曙竊聞先生緒言聖神遺牒仲尼爲經  
孟軻氏去仲尼未遠其爲文馳騁變合  
韓愈歐陽脩蘇軾之徒宗之以爲文程  
顥程頤陸九淵之徒宗之以爲道此兩  
大派者學士奉爲正摹其源皆出軻氏  
吾其宗軻氏乎蓋不肖所指謂不朽之  
言自聖賢而下莫能當聖賢之爲文也  
以不言言而後立以言求其文又以言  
求其道讀先生文者知其宗軻氏雖已  
而不知先生之宗軻非直文而已也

先生而僅摹爲文即擬議極古今之變  
訐謏洩性命之精縱橫玄灝纒纒洋洋  
於先生何加即先生又何藉軻之文爲  
夫大朴不斷大音希聲以先生拂衣盛  
立淳泓高朗一毫世心曾莫得攫其胸  
次寧樊弊焉矜兔園之伎倆以爲名高  
淵乎先生之所以爲文也曙辱先生門  
牆其于先生文日誦習焉不能贊一詞  
而特悉其閱茲大節若諸薦紳先生所  
耳而目者以爲文章左券始先生自壬  
戌名傾天下其一時同受事史局者率  
名卿鉅儒次先生才品如掌數十年來

盟主中原悉索敵賦而來會者所在鴈  
行知先生之父在寓內何藉于丘里之  
言姑從不肖曙所知者述其概如左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提督貴州學校  
按察司副使門人韓光曙譔

長水先生文集序

五

長水先生賁園州叙

曩允元以年家子從先生學先生  
振我以氣骨蕩我以千古洗之得  
未嘗有遂乃逢年仕宦十餘載  
歸得讀先生賁園州益先生千  
古之業也先生標霰余靈飛穎獨  
秀弱冠登著休之庭所為潤色  
章謬編彙國典乃在金匱石室  
人間不得覩至於偶者論著及他酬  
應之作片楮風飛聲管雷集傳  
寫競梓幾遍宇內先生矢口成落  
轍復棄之以故先生之文遍宇內而

未有成集貴園州者大都先生門  
人誦讀之餘各假副墨傳一紙者也  
不佞嘗竊論文章有仙品人亦有仙  
品文之仙品南華青蓮是也人之仙  
品貞白鄴侯是也彼無意為文  
而文成驚人無意為經濟而經濟

大水先生文鈔一叙

二

十七

絕世以出世心曾就經世業自與  
馬頭座者迥異先生抱公輔器才  
名在宇宙而笑傲煙霞湛酣筆研  
高譚性命旁及書史裨官靡不  
溯源纔一揮毫五采映帶孤標鮮  
妍亭

華絕絃青蓮避

所矣不其論天下事經時偉略譚  
兵說遠可以著廟廟參帷幄千古  
之獨亮者何遜焉且暮

天子思耆舊紫衣加身能復坐第  
一層樓聽松風州真謫手金石發  
為鍾岳停徽不佞敢以三不朽乞先

大水先生文鈔一叙

三

人壹允元類首拜書

長水先生賁園草紙

夫塗葉醉墨之場或以貴仕減  
譽或以拙宦標才唯澤弔湘其  
人皆侘際自寫鬱為國工況夫  
落、穉、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  
芥也大何所不託而藏何所不長

長水先生文鈔八卷

一

下

外父沈翁秉爽氣含曠心于青  
霄而橫素波枕長流而漱華  
石謝太傅李鄴侯以上其於不用  
之用生民屬心焉而縹組夙謝長  
策莫展何與蓬蔭咸施差肩而  
立馬角兩粟紫轡在心此二世所

以齟齬翁而奪之位也而顧若弗

之省長林豐草朗月清風好爵  
誰縈素心自我往、以其荷鋤垂  
綸之間為古文詞岳厲海飈馳  
騁坐衡官一代之彥偏裨六合之  
英蓋文生於情而短於情翁神

長水先生文鈔八卷

二

下

明祛練儲之大通所謂冲夷靖  
亢類其為人彼宦輒窮途靡  
毫芒得挂其凶而弊名號間  
陰陽簸弄以關一日之捷是鷄雖  
而醢雞也謬已謬已雖然蜀銅  
秦犬石火朝霞聚則假合散則



烏有甚者大塊必有竟之物文  
 章非不盡之觀而翁筆墨蹊  
 徑之外有以自得也者其文不可  
 及其所以文尤不可及彼臺傾而  
 池平孰與翁之風衣天地而雕  
 金石弘祖屬承大治側聞平生  
 長水先生文鈔入  
 而知真宰靳之三公浮爵償之  
 百世盛事翁且有百世其於三  
 公奚讓

子壻孫弘祖纂

貴園州目錄

說義二首

序八首

書十首

記二首

論二首

解三首

祭章二首

碣一首

長水先生文鈔八目錄

文喻一首

棋著六首

長水先生文集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姑蘇金士衡允執甫校

練兵議 隆慶三年上

今天下忠謀智計士慷慨譚議曰國之大事在  
備虜備虜之策必一大創之乃無後患而備莫  
急於練兵人人能言之矣自嘉靖虜戍虜犯畿  
甸二十年間上所以變政易令下所以陳力紓  
猷既殫九州之賦入以供邊矣而兵終不可精

長水先生文集

一

七

其故安在患在論議紛綸人自為見即有必然  
之畫無從而信也請試言其畧今夫平沙曠野  
颶發湍逝介數萬衆馳突無前此非虜中長技  
士大夫所習見乎乘塞守障數丈一兵數里一  
堠虜攻丈隙即數千里之守盡屬無用此非擺  
盪習態又士大夫所熟諳者乎當此時也非痛  
革積弊之習作新戰士之氣則兵不可練雖練  
不成即今秋防甫畢冬防之兵無須更之  
隙以治部伍孳刺之具沙場不傳不求兵于

長水先生文集

十

尺籍之外而司計者聞之必將曰每歲國課不  
滿四百萬餉邊者三百餘萬即開納餒贖補湊  
且不給奈何復以養兵為則持國論者其執又  
不得不求兵于尺籍之內今日邊境之患非獨  
無將亦無兵非獨無兵亦無財非獨不練兵即  
練不能効何者練兵之效難以逆知養兵之費  
已無策可處固不若因仍舊套抽數技之現卒  
耀訓武之先聲財不加益兵無後患外以告人  
曰此足揚天威而戒不虞也嘗觀宋事大類今  
日開寶間邊費止三十七萬自慶曆西師後漸  
增至二百餘萬仁宗全盛時養兵耗費濫觴如  
此其後龐籍一汰其半尺伍漸耗執不得不變  
為保甲諸邊之兵遂削弱不可舉今天下控扼  
關險威令振剔雖非宋比而養兵無益之費已  
大類仁宗全盛之時又數十年將無為筭矣惜  
慶曆之良時彌靖康之隱患不曠然振發與諸  
邊更始安能定必然之畫哉今日練兵之策有  
三一曰定廟謨以通內外之情二曰明儉德以

儲緩急之費三曰破格律以新智勇之氣主  
上神武志在安攘召一二文武大吏練兵蒞鎮  
任其從長計處可謂通內外之情矣而內外猶  
若未同臣敢妄論曰練兵之規模未定也如前  
所謂備虜上策必一大創之乃無後患必平時  
訓練乃可決戰必於春秋擺邊外自為一軍三  
年而問其成功少者又不足用必具數萬之師  
然後可不然不効竊意主上必當召股肱大  
臣指掌深謀如前之策似不可已即一歲百萬  
費在轉移節惜天下之大亦何難處不然者一  
旦緩急不知各鎮之標兵京師之營兵可得恃  
乎否也故具本末洞利弊知緩急識轉移君臣  
一軸將相一符兵糧一律模議一機了然無疑  
斷而行之此所謂廟謨之當早定者也規模定  
矣然後議節財議任人古之賢主如漢文帝唐  
太宗躬自節損屏除奢玩履儉德先天下豈好  
匹夫之節哉凡以養兵振旅彌卒然不測之患  
也即位以來內府之金亦已充溢大異先朝自

今宜為之籍使計臣知之曰吾以此供邊必期  
十年之積建萬世之安邊境之事唯上所欲為  
將無不可何者唯財可以奔走而生死之也不  
然有節財之名無供邊之實尺寸惜之尋丈耗  
之緩急將安恃乎至於邊餉三百餘萬尤宜嚴  
覈而深稽之苟其老弱不堪也制府大臣當一  
切汰之無疑彼既老且弱又安能奮然生變也  
若夫將領漁尅之奸執要役占之弊各將官標  
兵私兵之費送迎遺賂之習積漸糜費成一常  
套清之節之歲歲積之涓涓可以成江河矣其  
衛所輪番怯弱不堪之兵宜遣回原衛收其班  
直以待強壯之用如是則三百萬之費必有數  
十萬可省其他如搜天下無礙庫金清理驛遞  
稽查餽贖即今現行事例並宜一一貯之以待  
邊事所謂明儉德以儲緩急之費者此也昔者  
漢武帝當冒頓強大漢事積衰之候毅然作而  
新之注目指顧無非將材奴隸可將因降可將  
矧今天下無人哉宜破格不次懇明詔以待天

下之智勇示以上意所在九九以上皆得自效  
合天下之勇力以選其鋒合天下之智計以佐  
其籌采實不采名在精不在多行伍之間儻得  
殊勇絕技者數千人馬惴惴之前儻得深謀練  
達者數百人馬九軍之衆自可鼓舞而前矣至  
於將官臨敵例不敢以尺伍戰必以募兵丁壯  
衛而先之曰令甲所不許今勅以旗牌曰不用  
命者罪曰必以軍法從事至於兩軍交戰乃獨  
不許其損一卒哉宜明析律意以示諸將使厲  
入吾地必以兵戰逗遛遮飾習故態者必無赦  
則行伍之士亦知執之必至於戰而將之威今  
可行矣所謂破格律以新智勇之氣者此也蓋  
自景順以來邊徼之事大都以調停補綴無開  
邊隙而止耳百五十年間未嘗有成師一戰者  
虜之玩我狃我知其無大舉久矣有如漢武時  
九軍分道堂堂義旗一旦出虜之不意如雷電  
之威從天而下必捷何疑焉至於日月招揀教  
練習慣則一將之議耳國議廟議先其大者故

歌言略如此云

言水先生文鈔

六

河事議

自漢以來河渠溝洫言之已詳昔之治河憂其害而已今之河憂其害又藉其利利之中有害焉孰不得冒害而牟利害之中有利焉孰不得趨利而就害利害兩衡而兩不得其適措手之難結局之難昔之治河者功十而今之治河者功百也 國家河道二百年来繇李吉口歷宿遷磨况莊入淮繇淮東入海所從來矣頃自黃壩決而東流之水分而南自蒙牆再決而東流之水盡溢而南水南溢則河趨泗河趨泗祖陵始虞其淹隘矣 祖陵也者數百年王氣所鍾而運道也者又京師數百萬所仰給此可一日少違者乎行河諸臣蒿目憂之非一日矣昔之議河者元光主塞鴻嘉主䟽功雖並臻說亦互競其在今日亦總之不出塞與䟽兩端而濬之說居其中間蓋河因塞而始潰潰則宜塞塞于此必決於彼塞者又宜䟽䟽之而沙土不能無停淤又兩厓不能無潰也則䟽塞之間不可

以無濬塞之不得其道反以塞而致潰䟽之不得其方反以䟽而致塞總之乎首尾一說耳余聞之當事之謂曰蒙牆口決孰雖南徙然十二里之下若王家口至李吉等口百餘里消消之河流自在也屹然之長堤自在也孰因流藉堤具畚鍤且䟽且濬深廣各若于而又于決口上擇其地勢可固者開支河以分其流其王家口東則待䟽濬既成放全河以奪其流流既有所分又有所奪然後決口緩決口緩然後捲掃可得而施方今淤河平陸五百里而遙一旦議復計時不知幾歲月計費不知幾鉅萬奈何以有限財投無窮之壑不知今日之河而若非護陵寢通運道則可緩耳誠護 陵寢通運道急如棼頭然此鉅鋼之費不捐令河一日倏然再潰不知所委于波臣者奈何無寧捐此費及此時而尚可為也方今所䟽濬者深可一二丈許廣可一二十丈許一旦決水而行衡之刷之狹者可廣淺者可深事半功倍吾又非不知事半

功倍之為逸也然治河皆在六春及秋時彼其時水執差緩就其淺矣恐不能啣之使深及夫夏滂漲天執若犇馬吾又高其堤以束之束則俞激激則俞怒彼不以其力刷廣反以其力漲堤決堰吾思蒙牆之轍又不遠也大都水必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全塞故愚之意以為必令王家口至邳宿一帶舊河挑不厭廣鑿不厭深毋使來有餘納不足毋使入口濶下路隘毋使吞入多出洩少然後可以受其流又必從淮安以長水先生文鈔

下海口以上浮沙雍淤處時刷時撈使得所容內然後可以盡受其流夫有以盡受其流然後上流可殺上流殺然後塞決之功可成塞決之功成水有所歸不至橫潰蕩溢陵寢可固運道可通不必沈壁與馬而河流安矣夫禹之治水水之性也今水性趨南吾已拂其性矣障而束之又不能廣為之受欲其帖然就故道收其利而免其害豈可得哉方今議論滋多意見殊別為河南計者欲開故河引水而東為山東計

者謂河身低王家口高即引之徒費耳河未必肯東流不若自決口南順其勢築堤以護陵自徐州上下引漕渠建閘以通運二說不同然而大臣為國計事當權利害又當權利害之大小當惜費又當以所計之費與所蒙之利害互權其大小融偏去滯以大公之心與利害大小互相權而後可以圖通利之策如河誠南不經泗乎不逼陵寢乎王家口誠高越數里不歸故道乎對河有迎溜之勢不可藉其衝刷乎如此則建閘引漕不謂非策然使漕渠當今日則可事固有不可知安能保於異日故河南行有三害東行從故道有利無害語曰無與禍隣無徵天幸如此可以談河之得失矣若夫決隄既成虞其土新則堅以築之有隄絲在舊河既濬慮其或淺欲其愈趨愈低以水平準之則有河臣在至于尋九河故智以疏其勢今全河之水不盡匯于一淮開淤河石礮以通漕往來運艘不至苦澁此皆經久之策未得堅決者若夫

加河既已粗成膠河未有定議海運昔時略有  
端緒皆深慮所以備豫未敢盡言者也大都河  
事之要括之兩言自來無二十年可常守之策  
亦無數月內可竟之功旁觀之口常截截當事  
之慮常遲遲任事者常銳練事者常重議事者  
不妨博計定事者必決於一言嗟乎河之涸竭  
尚可為而金錢涸竭智者莫能籌其便河之橫  
溢尚可圖而衆口橫溢健者莫能堅其策是在  
廟即虛攬其衡而已要之乎運道關國之根本  
長本先生文錄入

十一

南北數千里一線以通其竅則歲歲宜及時通  
利乃可而黃水之涸漲上係天時下係地宜中  
係人間財力與其智慮之得失別無久安之長  
笑此河事所以難具言也

鄉試錄序

皇上御宇之十年壬午秋八月應天府復當鄉  
試士于是提學御史臣李某臣姚某暨諸司六  
館所簡士四千九百有奇濟濟咸集夫府尹臣  
劉某府丞臣曹某先期以請 上命贊善臣某  
修撰臣某典試事得乘傳往是時 上方深  
詔執事之臣取士純用經術崇雅道毋得以沃  
虎奇誕之士進視昔加飭厲焉而臣遣自講幄  
奉 明詔詔士于數千里外有如士風文體不  
長本先生文錄入

十二

廓然一變人心學術不從化以迂將何藉而還  
報且此都人士國家豐鎬所樂育四方士所視  
前茅而改行易趨者也臣蚤夜瞿瞿與臣某相  
悲勉計何以默田雅道鎔范人文且令四方有  
則焉比至內外執事咸在同考則推官臣某教  
授臣某而御史臣某暨臣于某郭某嚴稽闈內  
外府尹臣某府丞臣某職提調惟謹肅臣等入  
鎖院三試士拾其可者遵 制取百三十五人  
將竣事臣題以士文視諸臣而告之曰士猶有

恢虛奇誕詭于經術者乎澄汰不盡者乎僉曰無之文體近雅正乎曰可矣乃次士名氏錄其文之可者以獻謹拜手言曰今日之士他日之公卿百執事也公卿百執事天下之治所繇出也其心實其學正文必象其人溫醇博大發之事業悠遠而光明文之恢虛心不誠也文之奇誕學不正也不端不慤何以事君臣猶及見長老稱說弘治以前士大夫純尚經義訓發諱解白首不倦即納事還里中猶日課習五經

長不先生文錄

性理諸書訓其後生蓋孜孜畜德無他娛焉士之老于儒者即不仕不棄故業其人皆重彛倫守規度後生望而嚴事之進而有名位于朝者莫不崇禮義懷忠信不苟得于富貴士稍踰閑越檢懼掛清議不齒其鄉黨赧然甚乎刑戮矣至于諸子百家二氏淆雜之書父兄訓子弟輒以為記家不儲市不鬻也爾諸士聽鹿鳴來也卿之長老有誦說如所聞者乎蓋自近世二

三才俊斲彫剖璞雅道淪廢有新奇之道德竊

佛老而然于儒者有新奇之事功給管轄而緣之以儒者有新奇之文章標綴秦漢句字而厭薄儒言以為不足述者其才力文辭皆足鼓動當世標飭士庶然豔之上之所禁俗之所尚責其實而愈虛求其純而彌詭此其故歟夫士方未遇時稍請非聖書已足毀成法抗公論規度之內迂而不信他日為公卿大夫將何如此風起于數十年間而開禁世道人心其害必且見於數十年之後有識屢歎之臣所以欲令四方士視此舉有則焉者蓋不敢不以斯文為已任也頃者德音一下都人士斐然嚮風在牧者似一日改觀焉豈臣等心思才力所及哉臣以此仰歎祖宗德化積累深涵上之風教捷于桴鼓埏埴而士亦不知也若以化耳目為精神轉移心術還之大雅事在有漸而已爾諸士自今以往益務正心實行以經術為師母惑于諸子百家二氏之說夫文之更也不旬月行之成也必以終身其易視焉雖然臣言多矣

長不先生文錄



力行不在多言願與諸公共勗之

文不先生文集八

下

令侯若惺王父母循績序

為邑中博士弟子作

在昔唐虞之隆神聖在御岳牧在列奮起于天  
工秉德同心以襄泰道于是乎有三載考績車  
服試庸之典勒鴻名附景曜二典之事百代傳  
述焉其在方今 太上臨天下三十餘年久道  
化成庶績咸熙綜稽名實循良輩出亦千載之  
一時矣維我湖邑僻在東海遭際 聖時邑有  
善政視之公廷刑清紀肅秩秩如也觀之四境  
農人樂業熙熙如也覘之庠校文物風起斌斌  
如也故老臣在壠道之旁仰 堯舜之澤嘗大  
言曰天下無一日不唐虞願人作用處心何如  
耳前日者我令侯王父母入 覲敷言所行職  
事宣述其詳 太上必已首列而簡注之矣今  
甲辰六月當報政期于是郡國牒之監司挾之  
上之 闕下司功受之冢宰論之必將以令侯  
治行冠冕百城必將特在注存入佐九列之選  
必將疏湛渥錫豐書恩華遠所生勞來褒勉則  
東閣鉅公演綸敷訓代 天之言于是太史討

論之小史潤色之紫微舍人書之尚書郎記之  
太上臨視而寵錫之此其奎章煒燁賢問四  
駝比于唐虞庸服之典煌煌乎加文哉于是為  
人臣得此稽拜仰祝感沐 上恩嘉祐罔極為  
人子得此喜躍登領舉室生祥又感沐 上恩  
報酬罔極故其邑中簪紳縫掖及其村童野老  
一日懽呼交慶為 令侯色喜忭舞者誠以為  
帝德光遠被格四表普天之下至我海隅如  
此之宏也老臣於此時即再稱唐虞頌盛德推  
長先生文錄入

大我令侯於岳牧之間又何忝焉于是邑博士  
與其高第弟子來屬文于余余亦何言唯有揚  
吐讚述而已雖然籍書功令可得而歲計者事  
也禮樂化導教思無窮歲計之而足者乎孔子  
述其世思曰如有用我及暮可也三年有成至  
於善人勝殘必也百年王仁徧洽必也一世即  
弟子言治賦足民皆曰比及三年可使立  
其  
効而公西禮樂之事則美矣計之矣自古大道  
難明教化難洽士習難易士德難成今者鄉書

會錄得士甚盛 侯之教典丕績著在牒中矣  
然細察其雅意猶謂後來諸彦必更盛於前而  
深虞士習之未盡化故衡文校藝日益勤悉有  
加于昨日而率化提躬思以正學雅誼振興士  
之德行者深衷密意如嚴父訓子尚在文藝功  
名之外此真 令侯所精一夙夜思為 朝家  
樹人比于高岡梧鳳之思者故特為諸君詳之  
若夫頌績揚功感恩述志在諸君方握靈龜以  
從事錢金軸玉慮無不左馬班揚也者不佞竊  
長先生文錄入  
遲淺薄敬執管附諸君之後矣

庸言小叙

楚人傅子置之莊獄歷日彌長不待捷而無弗齊也夫齊語豈楚人之子之性哉習移之而專入之耳穉孫年十歲誦孔孟書及其空明無障時日以格言至論駟而擾之將心清明而言易入吾老矣天下書不能盡課也宇宙事不可勝原也姑述少日所聞大父父翁師友者累累書之得百餘條皆立身切至語付兒子提耳訓之代余筆舌焉夫家庭習見莊獄不外求善自解會乃契吾心謝太傅云我之行事是兒輩旗鼓雖不教兒此吾常自教兒因感斯語題其編曰庸言庸者用也常道也

海外朝貢典錄序

海外朝貢典錄以叙海徼諸國事辨方域列山川紀道里隲土風綜書彙述朝貢錄使事備國典之寶書寄通覽之遐志者云昔先王之世特重輿乘夏貢周方涉筆名製史漢志地繁若指掌大都成于單代掇當時聞見附以前典異同至于蒙古自夷據夏即稱廣拓而西滇南漲擬而不賓我高皇威德邁古率土來王九夷通道始有剖符之命包茅之徵飛雲舶於天池耀星華於鰲極然後筆亥舊步載纏膝鞞張騫異種倍收筐篋前後輜軒互形方策才杰之士生于華文之區遙覽恢詭之觀游乎熙安之代慕馳奔奏之辰握槩隨襟有此偉作其為書也法班馬叙國竟法周官叙田畜法山海叙山水草木鳥獸法禹貢叙貢物末復著論諒所未盡之言辟則繁星之麗紫霄璿珠之綴藻冕洵可比卿雲之逸駕矣將大明發有懷思輔明王以弘際天盤地之治者厚恩放能使才以達尊華馭

夷之略者虜窟耳目以掃龍山絡海之氣者  
摩街天網蹈地維行志吐氣球球珞珞聚糧蹕  
屨孤蹤千里訪覲人於海濱詎黎老於蒨廬斯  
足揚靈而見奇矣中秘所藏雅無海方風土之  
書即春官所掌不過朝曙表章方物常語耳是  
書倣儗瑣碎總萃諸家進繹宣尼之麟管退颺  
子長之轡綴修盛典則方之王會陳遠略則規  
夏西契儻亦博覽之一助庠天壤之下何堪闕

史記要略序

自絕契來簡牘所傳蓋都郡斌斌于姬氏矣遭  
秦燼烈墳典並盡漢史氏遷徙採房羅追紹往  
事接漢之初夫史古未有也遷創為之與六籍  
者並峙詎非千載偉功庠其才本天授豪軼浩  
蕩若翔龍馮九天借滴水雨萬區忽焉泥蟠淵  
伏莫知所如往仲尼稱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  
為庠斯才斯文之謂也遷書未成遭陵禍頗自  
泄其憤憤訖切當垂更數世而楊褚輩始發其  
書其間多所竄續缺文謬誤時或難通諸註釋  
家往往拱手不敢決至乎今莫之定也乃若摘  
情述事曲折瞭然縣契論人隔代如見傳真楮  
上妙比丹青鼓舞毫端氣凌河岳或似斷而實  
連又若拙而彌巧細瑣如璣珠繫繫手數貫而  
可知縱橫如遊騎堂堂乎不鼓不成列斯又玄  
解自然得諸象外故非詮言所能具也余居家  
塾新學子苦其難習因擇尤粹者倣班書例稍  
為刪潤第可時師肄誦耳斷巨太雕大圭是余

之舉也夫昔昭明氏築臺而輯秦漢之誤所取  
于選者會任安書止耳余即僭且陋為之要刪  
作後喻焉夫唯智者可一過捐去何必經宿也

三先生制義叙

往甲辰歲余年九齡讀書先內翰之側以姑孰  
瞿先生制義指訓蒙筆十齡就外傳彼時人士  
之宗姑孰何啻繁星共紫杓也其後在膠庠年  
十六乃得從毘陵唐先生問道當湖上唐先生  
山斗一世有姑孰為之徒如方圓之出班倭誰  
敢置口頰者然唐先生語及文字必曰吾輩何  
能當震澤公余家庭師友間嚴事此三先生獨  
恨余年少倖舉未得盡制義之闕大也三先生  
長六先生文錄八  
後起而名家者五六十一年間有薛氏邵氏茅氏  
歸氏其後又有錫山顧氏安東魏氏老眼眇焉  
視之似不及前輩矣兒子請言三先生之文余  
不能刻畫其言大都來源大筆芒濶不好奇不  
析平自道胷中之所有渾渾出天然方之古誼  
杜陵昌黎之似耶兒子請曰舉子義必若此可  
乎夫舉子義與時推移安能盡及此焚香默坐  
領其意指比于小家里語真隔霄漢已世好言  
規矩夫大匠者手中能出規矩其妙不盡在規

矩不比衆工學作顚顚規矩而已矣

金庭朱學士書

方今神器之重鎮於磐石元老持衡其間只於  
樞符之府凝定斟酌使緩急不失其柄將天下  
萬端久之戢然自定謝太傅之棋枰履屐諸葛  
忠武之毛扇葛巾正從總總焚焚處清原疏脉  
瀟灑條暢神間而有餘此在吾丈素日定養天  
下以此方仰時霖亦乃弟所願効芹藿于下執  
事者也太山鎮區中不動不疎江海為百谷王  
唯是寬收之耳至祝若夫茹芝餐霞抱一養和  
養水先生文鈔六

丈素精此道分惠一二語何如女婿陸生來謁  
選承德義之訓貴門生何司理士抑者陸生之  
姻也回時曾道丈念弟謹附謝

蕭漢冲宮允書

往在庚辰壬午綰帶並游挹清芬乎石渠天祿  
上至渥洽已僕既以寒拙挹病不諧時局拂衣  
便往遷居海壖無復再接玄論每一念至能不  
慨如乃宏抱如門下猶然不免當世者其故何  
也高尚真飛似久歷歲華矣而傳岩之霖蚤卷  
商陽之競尚卧蒼生願如枚卜虛左又何說焉  
天生賢杰將使深蓄宏施此豈時流所能障蔽  
者玄纁特起必在旦晚間矣僕耕寬釣寂赤牘  
久疏寤想故知中心如怒因敝邑諸從事來便  
附之短疏念不奉晤對者已是二十年光陰波  
馳瞻然老矣可勝瞻邇

內翰張君一報書

門下守禮之辰亦不佞杜門之日三載念懷靡  
時不切雖書問往返終闕一瞻晤豈非海上老  
農偃蹇迂疏之常態庠門下於不佞謙且厚矣  
何以堪之並路多難所仗大賢拯溺亨屯天下  
人士歸高挹明矜此經綸以弘遠略羅一峯先  
生亦此官耳東海太翁有詩云百年事業丹心  
苦千古綱常赤手扶又云問渠榮辱并沈事天  
際浮雲一點無兩君子品局朗朗並垂天壤言  
必瀟行必傳此真前輩事敬為高賢誦稱察法  
勉之哉衙門故稱書林一時多淵洽之彥涵粹  
詣精謂之富有經時庇物乃謂日新文章所以  
文此耳典謨訓誡其尤也門下行矣自愛所示  
刺中稱謂以少小時曾侍諸長者今即衰遲不  
敢少易如見大母焉不佞處其厚門下處其謙  
道並行而不悖它日面定之

與歸安令汪君

承教久宜報聞貴治方編審鄉邦口齒易搖動所以一字不傳以此之故非真簡於情也昨遙傳烏程倡均田之議衆心未定敝邑父母自湖歸向僕言邑民洶洶狀乃知門下亦在此場沸攘中卒能帖然大定非高明素望乎洽何以有此大都倉審之濫難馮已見在順下里肥瘠之隱情而默全賢縉紳之大體事在順處難以力爭亦論田亦不盡論田亦貴均亦隨土隨人或又以不均為均虛心緩處久之自平大都處末世如坐小舟汎波濤中茫茫靡知所屆第操柁聯維以俟之語云大風大兩埃其自歇大江大河聽其自清此定神之道

與光祿徐檢吾書

門下雅望隆奕海內搖精屬之其屈抑也久則發揮必鉅山中之客遙望中垣豈忘祝願天下事總襟如斯磐孟之器殊可深惜三握九起以赴時難正乃君子盡力時也勉旃故知撐扶霄漢不佞十畝之間絃琴樹竹誦書泳詩不改生平窮乃益剛老乃彌清終吾身而已世波之流也大河烟海從古渾濛俟河之清人壽能幾二十年間婁聞之友朋知愛稱述高誼為不佞握肝腐心悲窮道屈者當日共事棘中此何俟僕開其喙感知慕誼徒然有心願門下侃言濫論留在天壤元氣中令明神聰之耳不佞淺薄無為復望之矣



與查虞皋世丈

奉違之日乃在門下大對之春一彈指間年光疾于建水聚散際隔烏能以無思世丈既上南宮引歸侍養厚蓄弘詣涵暢為道德歸奕為文章今在讀禮時世丈禮官也酌古儀今其何以為學昔吾孔子學夏殷能言損益學周禮用其所採刪潤六籍以表百王炳明于姬公之六典不過數年訖事光芒乃在萬世之下世丈前賜我新布大明會典是禮官之守也亦嘗究觀所損益知其所以採乎穠風薦爽湖山流翠或能一棹東下重謂別來之益故人拳拳望足下日新其德

與高生

昔之志士勞人殫鉅慷慨每浩歌行路之難焉夫世路者水寒焰熱雲陰九變之場耳故云買絲繡作平原君天下何處得有此人哉蓋退之子美冠世之杰當世終莫知之三扣閭而不見歎一飽之無時靜看世情之冷暖徘徊人面之高低窮亦至矣兩公猶如是何況不逮若人者甚哉乎遇合之難履歷跋涉乃始知之耳門下念僕僕念令先翁敢不唯所使之第掛冠二十年同游朱紫十九無在六十老人無能行談話於公卿間矣願足下自重兩接華牘筆下自有青雲何必如此行矣勉之

為朱秀才仁甫上黃順菴太府書

庠生某者鄉賢尚寶樸菴朱先生四代孫也尚  
寶父子仕天順成化間懷文摘藻出入禁近生  
有令譽歿有榮褒兩朝恩綸揭之乎隧石亦  
休顯矣近裔式微樵蘇不禁祭田墓地攘於他  
主其墓有力者輒乃昇其穹碑大剌利毀論  
告樹之他山雖塚上麒麟苑邊羊豕欲高卧冥  
游而不可得人代推移滄桑頃改亦良可憫某  
髫年入泮衣冠展墓泫然流涕訪諸故老知竊  
售事可根究蘊藉義憤鳴之臺下非孝子不能  
興哀繼世之後非仁人不能澤及百年之前僕  
願瞻先哲俯恫斯文誰能不揮毫感慨致意于  
千古興亡之際也某以文藝在門因誦其誼如  
左

馮太僕年兄事狀論畧

君受材特異不局一長大者揮霍細者綜策急  
者當機寬者耐劇心胆顯白與人無崖壑故用  
人人咸盡力精神滿腹日可不再食數十夕不  
寐達旦不疲君所精力於其職事者他人亦不  
能為也某少日與君同為弟子員同舉於鄉薦  
於禮部素以節行猶業相期許在里閭間切劘  
過從前後幾四十年君所處心從躬自其素曉  
念君每遇事才辨達發任人所不敢余嘗規其  
長水先生文鈔八  
太銳而膠沕兩河之議持之甚力凝然獨以不  
為為之此尤君之所難至乎忤當世以歸每與  
語及河上事不數數置口其間君沒而當時諸  
所條議乎稿問其家無一有也惜哉君才長幹  
濟尤習于河平生表見之鉅者特在持兩河議  
而余無從詳之也姑据其子伯禮所述為之狀  
余聞漸菴李公撫山東時嘗是君膠河議致書  
江陵為君解曰國家任事之臣二知其可為而  
勇為之者固任事也知其不可為而持之以必

不為者亦任事也縉紳往往能重李公言斯足發明君之本志矣

祭萬谷張處士文

嗟嗟我翁遽至此乎吾聞仁者有後仁者必壽翁既得子之遲又何得壽之淺也翁精力如壯丰神峻凝紹東海翁之令緒守後樂翁之法程清修侃直上壽之徵嗟嗟曷為止此也天之降福不無少偏或豐于後乃嗇于前惟翁幼孤無倚歷涉多艱鴻鴈空羣飛鳴在原曾一生之辛苦竟旅襯之蕭然嗟嗟天之困翁甚矣可斬之年乎予來自杭甫聞翁疾匍匐視之彌留疾革翁真待予瞑目乎何長別之太亟也翁有至德藏之予心翁今逝矣予忍弗言王母在堂惟翁是依病親在城郭王母戀舊廬予不得日侍左右而數年甘旨奉養無違者誰之力也王母傾逝惟翁是持嚴侍在床尋高堂有綈幃予往來奔走而棺衾殯歛不愆于禮又誰之力也昨歲九月十三哭吾王母今歲九月三日又哭吾翁寒暑幾時變更若斯嗟嗟天乎既剪其根復刈其枝耶今而後忠孝之耿論與誰磨礱詩禮之

字范有誰聞傳予有過也孰與苦口予有疑  
與論心予雖狂言疏志抑鬱向誰語者予將  
千里宦游當提挈屬之誰乎圭璋之度鼎石之  
言何能一日不往來吾衷無勞吾魂夢也人生  
一世夢耶真耶自古以然吾復何嗟昔也無子  
今也有嗣惟予平日之心不敢異幽明於二視  
所可慰翁如此而已傷哉

祭陸太夫人文

浩海泱泱水所歸岱岳幾幾木所依湛露瀼瀼  
無二施慶雲霽霽無異慈王睢淑明人則宜鴈  
鳩在桑子七兮秉心均一靡所岐昆親宗鄰同  
此辭碩人君子福履綏顯名懿矩有榮施壽祺  
芾祿天所貽勒之彤史稱女師編風振雅歿世  
思今聞令望孰與齊於戲夫人靜以方至哉坤  
范何皇皇顙自右族占黃裳幼稟圖箴禮自坊  
趨以采夏步珩璜陸離襟珮瑤明璫孝德顯  
日以光苾苾箕箒甘潔烝嘗調羹選糗奉高堂克  
勤且儉曷不臧拮据晨夕乃其常布素澣濯勤  
自將米鹽纖細手為網誰言紫帔珠煩黃劬劬  
終始靡太康內外肅穆咸溫良嘉夜窈婉蒨芷  
芳猷桂芥韭列成章慨思江左風靡茫櫛沐縫  
紉都未嘗取成婢子羅作行暴珍棄擲真可傷  
朝締暮績晚益莊於戲夫人不可忘維此元老  
持適軸甄叙九品道百祿哲哉裴相祗內服閑  
闕之間罔不肅衣不御乎綺與穀食不餘乎梁

若肉設乃非義而濫攫孰若扁扉以守獨雖歷  
臚仕于樞域夫人終不改其樸遠公解組以來  
居偕年聯德超希夷優悠衍食春祁祁含飴弄  
孫樂愉愉明星有祭青陽晞寢興三載疾半之  
瑱犀酌斗壽亡期華芝一夕凌霜萎南天婺星  
光黯莫白雲悠悠駕玄鶴神車超忽歷四漠孤  
幃月色翔寥廓前追王母西池約右挾玄君赴  
南岳靈鳳啣華藥若木璣瑤羽葆何歷落登假  
蓬山叅翠幄於戲夫人不可作華魄寒芒日以

沈靈心淑問達紫宸帝曰惻爾毗元臣內冠九

三九

九

御象服尊之子何以慰宵奔文絲寶纒間南金  
錫以諭告寵厥魂天藻煒燁燭海垠殷殷鐘石  
羽箏烏河龍供鯉淳犧牲百末大旨布蘭生泰  
特柘醬黃華醒粲馨百憂神具聽九歌式奏斐  
然醒鳴天子管樂兩楹焚膏削梅實方鉶肥牲  
碩大天爵盈涓選練日來休誠將將庶尹須搖  
臨玄雲揚暉西南行長離前導曜兩明秀華疏  
麻列慶旌高張四縣充廣廷紛哉郁郁雲冥冥

歌長歌見余志

七

七始清倡肅和聲展詩應呂錡玉鳴函宮動角  
徵羽輕餘音弼弼清人心河山六珈王與金磴  
磴我我熙事成靈之格兮感精英周遊相羊思  
所并函禎隤祉千祺名馮鵠切和疏寫平葦葭  
未誼托高門女執箕帚奉明恩誦詩陳誠內教  
存令人三歎何可誼於戲夫人懷爾季季也引  
裾欲從去勺水不進行卧地哀哀日下血中淚  
夫人聞辱何忽逝夫人能知季子意母慈子順  
兩亡媿適庶之間警人垂令德洋洋堪載記用

祭馬宗伯母太夫人文

嗚呼彤編梱範繁彼聲詩惟歐惟孟倬有母儀  
子以大賢而為帝師終南之靈豐水之英溫惠  
洵美徽柔利貞克儉以勤終和且平紹前之休  
葆茲茂榮倚維封翁大度廓落其首瑣細母司  
其鑰采荇米蓰于燕于淪且事且撫垂三十年  
秉心均一以翼嗣賢贊鳴夢映鳳舉鵬騫蘭芽  
茁茁蓮羽翩翩亢宗拓胤厥功有焉顯允秩宗  
名卿巨儒青城舊學紫闥明謨汝霖汝楫曰俞

東水先生文鈔

四十一

曰都金甌玉版板廟以湏爰立左虛人情夢卜  
母也稀齡為蒼生福庶幾夙夜誕膺百禄天不  
慙遺奪母胡速秩宗啻哀葉塊待門皇情用惻  
載錫溫綸南金寶鏤綺幣玄纁賜之乘傳曰慰  
宵禔爰勅有司眎其封土諭告煌煌特恩斯溥  
以及迺母以光迺父式來式邁爾其余輔嗚呼  
太母德粹名完生有休問歿有榮觀子姓昌熾  
寵數駢蕃人誰不朽完福寔難某等僚案情均  
金蘭托契夙仰風徽共欽賢懿聞訃恒驚臨風

賈涕東易清醕鑒茲雅誼

東水先生文鈔

八

兩介士傳

平湖蓋有兩介士云潘君鵬者字惟遠少日家無擔石友朋憐而授之食借以裘葛與共讀書則甚侃侃持論不肯低回附人每試輒高等人且附之終不可其意亦不輕受人所贈脩脯諸物名爲挾間游乎草舍中窮空無所有掃地晏坐而已既登科不第授肇慶府判非其好也不滿考脩然掛冠歸歸而窮空復如故其友朋復招延而授之食談經爲後生師表緼襦捉衿正

李君萼者字剛甫少無朋徒自以意績學毘陵

席抗顏高談不讓諸生執經前辭色無所假色

之長者甚重之里人爲之語曰書中車馬多如簇潘明府無一舟一僕年八十餘終其身談道傳經無一日戚戚之容焉

李君萼者字剛甫少無朋徒自以意績學毘陵薛學使方山先生見其文重之以爲有道氣剛甫遂自命必爲聖人作克念圖曰人心本一柵而具三才唯有二之者故不純乎天天之爲物不貳故堯舜惟精惟一則天二則人能克其

第二念斯謂之克念作聖矣自是遂棄舉子業從龍溪王先生游終日正容默坐時出城市默自數步而行或時迴步從前路起再整步期不失尺利人以是迂之環堵蕭然一意好道年五十餘卒

沈子曰吾鄙砥節礪行豈乏人哉如此兩人質行姱節表裏皦然雖原憲黔婁何以遠過潘君薦好易書諸註疏可纒纒成誦既白首矣猶然日夕咿唔以快其志余髫年曾執經其門學者

李君萼者字剛甫少無朋徒自以意績學毘陵

席抗顏高談不讓諸生執經前辭色無所假色

稱東淵先生李君謂衆濁不宜犯清故稱也醒居士好王伯安之學不喜章句當其悟思時晨炊無烟不問也在余塾中者十年子弟皆師憚之然李無子潘無孫兩氏之世遂絕天之報施人常恢恢漠漠不可致詰又無子孫揚其緒世遂無知者爲當而仁義附垂名譜燦燦施後來彼翫習灼灼人者何限鄉汝愚有言人到白頭終是盡事無青史誰真嗟乎此兩人者采薇飄飲流乎何可使沒沒天壤不令頑懦者慨焉

一風之也

長水先生文鈔

四十五

祖烈策

問自昔哲王守成保業率皆祗遵先猷動遵成憲所為弘繼序而紹前休也商周令主克終允德學有緝熙考之訓誥蓋得之視乃烈祖覲揚光烈者為尤多夫商周以上古之聖帝神人豈無可法而顧法厥祖義乃何居乎迨于唐宋間有進讀十卷政要者有編進三朝寶訓者有願以故事為模者有見實錄不能釋卷者有讀正法謹罰篇而悅服愛覽者唐宋之先君又非商周比也豈所稱法後王者便歟抑惟我二祖開基列聖續緒奎章睿謨載在寶訓神功駿烈紀於寶錄金匱之藏炳若日星輝映天地真足登函三五超邁近代胎聖子神孫萬年之法守者矣猗歟盛哉恭惟皇上問學日新明習政體自講讀經史裁決章奏外復俞輔臣所請命儒臣編輯累朝訓錄進講文華後殿垂神竦慕攷

長水先生文鈔

四十六



攷如不及即商周令主何加焉多士欣逢  
盛事對揚國美亦嘗獲聞類編所列四十  
事者能言其概乎夫賢者識其大試言訓  
錄中大者安在用禪法祖之治于萬一執  
事者將採擇以獻

大哉帝王之道觀於創守述作之際則其粲然  
矣先天而創大業者有萬世之訐謨焉後天而  
守丕圖者有一代之法守焉作之于前屬統垂  
業非聖人弗能也述之于後紹光襲明又非聖

人弗能也

四

夫惟茂明極哲乃知舊章之無愆稟  
之若規繩奉之若律度道若列楹牖而見若在  
羹牆神凝精注既臨格之在前心一道同將感  
乎之無間思其志也所以愛其言見其心也所  
以循其事古昔哲王能繩祖武者豈徒跡其已  
事乎其中誠有契合而然也故創守非殊途述  
作非異軌得創者之道以守守斯善焉會作者  
之意以述述斯善焉以此深思成德萬世之訐  
謨紹矣以此仰參鉅典一代之法守陳矣然則

漢名顯煥燦乎與日月俱懸不其宜乎執事發  
策以我 二祖 列聖寶訓寶錄編緝進御者  
下詢承學令其陳獻大義為 皇上思難保大  
之一助生也固陋何能及此竊聞自唐虞夏三  
聖相禪面受微言始開精一執中之傳夏后氏  
六合為家世握大寶乃有典則貽謀之事成湯  
之興典刑肅如也而太甲在冲齡維時伊尹明  
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太甲以此率祖攸行為  
商賢宗有商一代之家法在此矣文武之興謨  
烈炳如也而成王在襁褓維時周公推言文武  
之德以訓于王成王以此覲揚文武為周令主  
有周一代之家法又在此矣湯以前堯舜不可  
師乎而在商之孫子孰若湯之家法為可遵周  
以前禹湯豈無足法乎而在周之後王不若文  
武之家法為易守則嘗論思其大義焉人主至  
尊必畏天嚴祖臨以尊極聳以神靈雖在宴嬉  
有不覺然易容者乎故稱祖可以作敬焉世綿  
邈則倣仰無繇道伊邇而音容如接其慕之者

彌切其摹之也彌真故稱祖可以明親焉治九  
有若治大器亦各一家之法耳易器治之扞格  
難操保成循習事半功百故稱祖以示守焉國  
體民宜更歷乃備創圖托始意念精矣非鏡前  
規何以待後事乎故稱祖以定志焉并斯四美  
所以貴明聖故云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漢唐及  
宋代有厥詒維時繼體之主追復振興則小康  
沆濟變易廢隆即喪亂存臻雖道之粹精者不  
無遠謝三五而法之畫一者亦自為憲當年貞  
觀懿政昨列御屏令孤絢一為進讀宣宗以之  
正容三朝寶書並參記注呂夷簡一為進御仁  
宗勤于觀覽它若陸贄奏故事德宗比之楷模  
史館進實錄憲宗不能釋卷真宗誦正法謹罰  
篇歎深文之非政體孝宗覽正心剛斷篇知君  
道之在有為自古有天下者曷嘗不續圖弘業  
皇皇繼序之思哉仰惟我二祖握乾符造禹  
夏張三綱紘五典萬世丕天之大律啓焉我  
列聖昭休明篤龐固統萬方總羣略一代彌綸

之大象構焉神功駿烈被格天壤勒諸瑤幽小  
大畢載是為累朝之寶錄蕩蕩巍巍欽為帝極  
絨在麟臺之上天下曾莫得名焉明謨睿藻焜  
耀星日傳諸金簡精微特陳是為累朝之寶訓  
燦燦爛爛奉為寶言扁乎冊府之墟天下曾莫  
得窺焉茲惟皇二明德日新聖學日就講讀  
無間于聖訓誦讀日陳于宵旰久矣猶且夙夜  
孜孜慮明習之不易思保大之為難謂古先哲  
王既遠稽而則倣之矣曷若近述我祖宗成  
憲尤咸正而易循炳朗而易知者乎願以訓錄  
浩繁時幾不暇乃俞輔臣所請特屬儒臣檢詳  
故事分類編摩總其大凡為四十事首以創業  
艱難繼以勵精圖治修之躬也有勤學敬天法  
祖之屬焉施之家也有崇孝謹祭睦親宮闈儲  
貳之屬焉次之以親賢遠奸納諫務實之凡而  
行乎朝廷者靡弗具矣次之以保民審官重農  
理財之凡而推諸幽夏者靡弗周矣事歸其目  
一編一簡創守咸陳代列其事明例成規訓錄

具在雖提要纂玄未足盡乾坤之浩大然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儻賜乙夜之觀則亦幾乎備矣蓋我二祖列聖之有天下也既櫛風沐雨躬擐介冑而有之又竭心殫慮求寧者定而守之既經天條地苞桑緝戶以圖之又著憲申令丁寧儆戒以詒之宅八荒以為大故其規摹弘更數世而潤色故其意義精參古今而垂範故其樞機慎備經制以宜民故其品式詳于是焉悉奉其精竝書其粹宏綱鉅目次第就編若以銘軒几鏤禹王遂成一代寶書此真萬年之明鑑也昔我高皇帝嘗自述創業之艱製祖訓一書凡十三章丁寧諄復以為百世下雖有聖人一字不可易至宣宗皇帝仰思盛美製祖德之詩凡九章追我世宗皇帝丕闡光華製續祖德之詩凡十四章今我皇上不類編訓錄四十事進講便殿祖宗之德益以顯祖宗之訓益以光將與大明長發諸詩共炳天壤耀無窮以此修德致治豈徒為企慕陳

說之文云爾哉儻於進講之際超然自得興一念也惕乎思難大之在躬垂一問也廩乎知作法之不易顯謨承烈見聞洽矣而必以注厝為精神謨明弼諧勸講勤矣而尤以規模為運量撫萬全之典圖如見削平統一之難焉陳大定之紀綱如見恭稽建始之難焉察久固之人心如見安集長養之難焉每一進御掩卷自思人才士習視昔孰淳孰盛教化風俗視昔孰美孰隆德澤恩施孰闊孰廣民生國用孰厚孰充疆長平先生文錄八

圍甲馬孰強孰練議論法紀孰明孰行事以明試一加聖心將得其精一萬善可無也覽其全書萬微可貫也寧獨四十事者足備旃夏之陳而已乎生也仰瞻鉅典莊捧無階何辭置對儻所謂擇言于四十事之中掇其大者必也創業艱難乎必也勵精圖治乎今天履高危則不見下久娛樂則不聞憂自非蚤夜皇皇專精治理夫孰知創業者之果艱難也如欲知創業之

果難豈必在觀圖鑒史臨淵知懼履冰知危羣情庶事大有類此其必自親事而後知也多能小技聖人弗留聰明庶慎繁儀哲后弗兼問察自非深識艱難安危注念夫孰知勵精神于所當用也如欲勵精神于所當用豈必在夕稽晝考挈晉振綱挈衣持領馭衆裁幾大有類此其必真知為君之難而後可也芹獻杞憂儻可佐萬分之一虞歲夏鐸將不廢之矣昔孔子告君以文武之政舉三德以修身所以行之者一宋臣司馬光惓惓於保業惜時首以仁明武終之以務實猶之乎孔子之志焉 皇上法祖思艱持大體謹任人本之以至誠發之以聰明神武將克舜之治可幾而親也何幸躬親見之

用人理財策

問書曰任官惟賢才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才與財經國者所急也或謂天下無乏才時又謂天生財不數者或謂地利無窮人有遺力又謂財貨止有此數者其言有餘不足孰為近歟之漢唐宋創業時官職歲入甚簡也而用未嘗乏迨其季年不啻數倍於初且有乏人之財之憂何相反歟我國家設官經費載在職掌賦有常額官有常員至足也二百年來品流日衆財計日廣廼一遇緩急並稱缺乏其故安在豈真不足而然歟

明主在上留神於人才國計須訓諭廷臣之初裁內廷光祿之供頃又甄叙肆覲之吏嚴稽存積之逋德意甚盛持銓主計之臣思所仰承萬一長策頃宜何如夫士競於進財糜於侈殆非獨病不足也茲欲求人理財之要諸士必有概於中具以

時宜對

明王所以均一海內垂衣而萬事理無他故焉  
以天下才治天下事使之得其職以天下財制  
天下用使之得其宜如是焉爾矣天下之大非  
乏才名實眩而虛浮之習常有餘此以愈不足  
也從其有餘者而慎用之才何不足焉天下之  
大又非乏財經費濫而虛浮之用常有餘此以  
愈不足也從其有餘者而慎節之財又何不足  
焉斯兩者明主察之機樞挾實端若持衡燕  
無曠六府咸脩不越階序可運天下一切空  
無當事實者可無陳也今天下教化翔洽絃誦  
萬里孰非待使令者守銓之士鱗集輦下何多  
才也帶孟方夏筐篚萬國孰非輸守藏者歲供  
之吏接軫道傍何多財也然緩急推擇有斟酌  
之思非時供億有涸澤之慮此曷以故焉嘗伏  
而思之曰天下事若一家然家人治生其始其  
業艱難也即數人足任驅使數金足致富饒迨  
其後也家累千指曾不足當一夫之用箇稍日

入曾不足充一朝之需治天下何以異此請借  
近事為喻漢初併官省職損十置一歲漕粟數  
十萬石耳其後增置官七千員矣利析秋毫矣  
唐初省官七百餘員歲入二十萬耳其後萬八  
千員矣進奉常鉅萬矣宋初設官近萬員內府  
出貸有司者且三百萬焉其後增三萬餘員矣  
歲供至六千萬矣始乎簡嘗卒乎冗大都兩言  
可盡耳一人濫官千人成習一事虛糜万目傳  
倣人浮於虛名財浮於虛費取之俞多用之俞  
甚本先生文集卷八  
置有餘不足所以相反此其竅妙者歟我祖  
宗朝墾田征稅歲供有常額京朝外服位置有  
常員載在職掌為萬世規維時樞機綜於上法  
守信於下懸不次以待雋英朝詣公車莫登鼎  
鉉士無所芬華而上重之誰敢倖進其間者浣  
濯在御素絲在列軍國之需寬然有餘屬有舉  
事程盈縮而燭照之又誰敢漁穴其間者天下  
士靡有伏遺而官常不必備天下事一切經營  
創始而有無多寡常不必言人人貢實不蒙虛

名人少而足辦公家之急事事責實不敢虛耗  
用省而無告匱之虞當此之時何憂不足哉歷  
禩二百時異事殊解額倍盈冗列海置輸鬻途  
岐遷叙太驟士競於趨進而當事始嘆才難矣  
鹽筴改折餉邊浩大內帑難程更需外府權宜  
補濟靡弗竟盡而特籌始拙策矣積漸之弊已  
至若斯苟非作新振起亦何異前代之季世乎  
仰惟 皇上睿明天錫恭儉風成即位之初沛  
然發 勅勵之詔與廷臣更始頃又大計肆覲  
之吏 召問其廉能異等治其尤不才者內外  
諸臣有不洗心易慮供職業者乎 內庭之供  
難裁也竊聞 留神裁省矣邊費工料存留通  
積當覈也竊見 詔旨每下罔弗嚴稽矣海內  
有不嚮風敦素登殷阜者乎執事謂持銓主計  
之臣何以仰承萬一愚竊計之天下有不足之  
弊有有餘之弊今之用人豈獨患乏人亦患賢  
不肖雜進飾其有餘者罔上之求上不盡察所  
以投之緩急而愈不足也今欲治之其唯重士

所乎理員者豈獨患乏人亦患屑越於晏閒無  
益之用恃其有餘莫肯顧惜所以需之倉卒而  
愈不足也今欲治之其唯重士計乎誠使持銓  
者於用人之中寓重士之意使士皆有以自重  
不炫飾於功名然後真才可得而用其說有三  
夫士惟質直不阿而後能勿欺以事君若人者  
其執義常固其持法常嚴則有所不諧於俗而  
士之巧宦者或乃脂韋宛轉以求便於時於是  
擔荷之力弱執諍之義微矣法紀之壞未必不  
由此愚以為用人莫若重質直也名節士之藩  
牆未有寡廉鮮耻其中能植者林樾有弓旌之  
賁踈遜有夢卜之求凡以抑浮鎮競從雅化耳  
或乃謂廉節為拘曲即清談玄論士且如夜蛾  
之赴燭而人滋不敢信愚以為用人莫若厲廉  
耻也人之才故不甚相遠其能肩鉅致遠者類  
沉涵而不摧乃或或者流經綸在唇吻耳世或  
觀其唇吻而任之功不可成者倖其成法不當  
變者經於變非是則彼三所售其技而天下滋

紛紛矣愚以為用人又莫若毋急功名也夫養德望礪廉隅遵成法此非上之德意乎誠奉宣斯意以作新今日之才辟若操斧柯適鄧林之野即勁幹弗勝材也如此則官安得冗天下之大豈真少於才哉主計者於惜財之日常存惜民之心使所節者必有寬于國課上不藉是以為用然後財可得而足其說亦有三前代會計有藉必準于初制以知登耗之由謂宜清今之出入一稽舊貫從其所以約酌其所以浮裁其所必不可滋之實而約之乎不得已而漸加之端品式成書官府一體玩好管作可防未萌而冗濫亦不勝節矣故制財之出莫若定經費也凡財之美苟無漁蠹積月累日有時而盈今主德躬素疆圉晏如內之供應外之調發必有積餘視嘉隆間寧啻數倍而或乾沒于私橐蠶食于豪猾有羨餘之名無積貯之實諸如此類宜如嘉靖初政令科道之臣與計臣條上其弊而一清之庶幾歲課可補物力可寬故稽財

之積莫若清弊源也自古財源出于農畝管晏猶能言之方今江淮南北在所蕭條宜擇良牧及時與之休息一議條覆必勿復民以為名一詔頒傳必諄懇丁寧于民事樵採厲禁勾萌畢達汲綆弗入井渫自清故養財之源又莫若母輕民力也夫躬菲薄重民生清逋積此非上之德意乎誠奉宣斯意以節養天下之財辟若東百川而注溟渤之區即涓流皆潤澤也如此則費安得冗天下之大豈真少於財哉雖然今之用人法未壞也乃指掌議理財則難之難焉宗藩歲祿可九百萬盡天下不足以供況日益乎供邊歲可三百五十餘萬即歲入少什之四况又日重乎議者謂事窮宜變請開四業之途而常患親親之情尚未通又謂安邊足食宜復屯鹽之舊入粟塞下而常患任事之臣無其實今者上下交泰奚情弗通節約裕人何事難處誠及此時思亢極之勢圖長承之策毅然集議斷以必行斯兩者一通其變豈特省天下財

力之大半乎夫會經書出納有司之守也酌  
經緯圖久大經國之慮也天子方虛心慎好  
臨天下或乃因循巨暮無以定萬世長策雖杞  
霍之徒安敢謂非公卿大臣之責也

宋先生文集

卷八

漢高帝

帝握昆吾韜龍光奮起芒碭山中入關而舉孤  
秦也洪陶一毛耳秦法固若算弋機吾民靡托  
足馬三章約民大喜一切解結剖網廓廓然放  
之乎湖海而流水從之矣矍屈漢中遂定三秦  
與籍閭智力于京索間者三年不得決令淮陰  
包舉四陲而身絆籍又令黥彭反其肘腋曲逆  
離其肺腸鴻溝之講方寬垓下之圍遽合所謂  
奕家之法守界河而略方隅者也非知人善屬  
長水先生文集

卷八

七



屬耳余誦帝即位詔而欽焉詔徹侯曰夫帝者  
賢者有也虛言無實非所取也侯王推高寡人  
將何以處之哉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史  
稱帝大度豁如也果然

留侯

良家世相韓破萬金產為任俠借操錐力犯祖  
龍震世之威而謀竟不泄一何偉也誦三略師  
圯上英爽内含潛幾燭變出奇無端又何神也  
當高帝厄鴻門良甚有力送至褒斜說以燒棧  
道示馬首不東特以韓成乃項籍所立成與籍  
西而良不得不西耳時時繫心真主目中久無  
籍彼時亦貴介客卿之視沛公耳韓成殞乃始  
專意屬沛公崎嶇兵間持籌借箸常為帷帳臣  
夫亦素以貴介客卿游明其非將也師也然自  
是定君臣矣帝之謀籍也籍強甚非良誰制之  
矯矯三雄割萬里為封域垓下之亡形兆矣烏  
江糜碎勝不在尊俎耶夫秦破韓者也項殺成  
者也良左右帝推茲二敵故知良心在韓也終  
始事漢猶之乎終始事韓必曰良為韓非為漢  
是策士傾危故智耳良不其然良辭大國請留  
辟穀謝病以終老可謂鴻飛入冥矣及夫都關  
中定儲貳吐奇馬邑下身繫漢鼎之重垂老不

棄獨奈何二心闕良也要以良有道術帝尊之以師良寔為漢臣良雖赤志扶漢漢之所為以爵祿封茅啖天下士者良又絕不掛其餌故亦不波其腥吾謂良道似巢許略似呂尚後千年李泌庶幾似之將軍蠡或不及也良傳稱蚤受學倉海君晚從赤松游葆祠穀城山石良之蘊藉可量乎陸士衡曰文成作師通幽洞靈鬼無隱謀物無遁情真知良者而必以儒稱良猶之乎儒之說也

淮陰

余觀淮陰登壇受鉞抗手言天下事寔然異焉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兩言者喑鳴之虎狼情態畢見矣從秦人之望以天下城邑茅胙羣雄此高帝所為收羅智英而鼓之舞之者也胷中武庫國士少雙哉及引兵西下走章邯梟翳欣涉西河虜魏王喋血閼與不脯蓐破趙四十萬威震天下尺楮之使徇齊魯燕固不震竦因之東襲齊下七十城南摧強楚二十萬斬龍且西覲命可謂絕世之能也已木鬻囊沙赤幟背水隨地制勝擘空應奇兵白之流有是乎既誅成安乃師左車卑卑北面問計與古豪桀何異集思廣益以寧宇縣謂信不能乎當劉項之未決也蒯通武涉之說未去鼎立之形可俟不以此時倍漢及廢處長安中手握亡一卒乃謂陳稀曰子精兵處吾為公從中起此小監子不為蓋舍人告變語帝所借以罪信而史氏不之察也信之言曰食人食者憂人憂桑人卑者載人難文

丞相起兵猶誦而稱之設信而逆也文而忠也  
奚以稱焉陸生稱灼灼淮陰英武冠世念功惟  
德辭通絕楚千載有公評焉其走塞外將入匈  
奴者韓王信非淮陰也史遷稱謀逆誅夷冤哉  
乎非信罪也兩奪印符偽遊縛繫漢真少恩哉

四皓

世稱漢高之欲建庶奪嫡也說有兩端語云母  
愛者子抱戚夫人日夜從帝旁涕洟求立其子  
帝蓋無柰帝幃之戀何方周昌期期言不可呂  
后側耳東廂出而謝昌曰以子母累君戚夫人  
不大寵橫子蘇子瞻謂帝以溺愛故欲奪嫡惜  
時無以趙王利害語帝者此一說也或又謂呂  
后佐帝慘戮韓彭帝患難制惠又仁弱帝以為  
不類我如意乃類我故臨命時欲以無罪斬樊  
噲軍中庶幾呂氏之毒不甚橫蘇明允所謂帝  
言周勃必安劉者蓋逆知有呂氏之禍此又一  
說也夫既患呂氏憂惠之弱則立趙王之意堅  
既溺戚夫人不能割則廢儲之意不可挽二說  
亦一說耳叔孫通之流以正諫不悟甚者謀之  
趙堯立貴強相以植尊王竟用期期不奉詔者  
嗟嗟帝至此可謂湛溺而計左夫人情有溺而  
錮也猶疾之中結不開也開之必有所借緣其  
勢之可通則醫家因治之法是已四皓者非帝

所想聞不得見者耶一旦從太子偉冠裳見上  
將非借其明以通之乎帝指四人者示戚夫人  
曰羽翼成矣繒繳焉施或者無奈夫人何借以  
拒弄之或者真謂四人輔太子又可無憂呂氏  
或又心知孱子者不足抗太后既已自悟其失  
矣而托為之說以安太子者耶要之留侯之策  
秘此時必自有見史氏不能明遂謂招此四人  
之力殆非其深指也唐人詩云北軍不袒左偏  
袖四皓安劉是臧劉梁肅作四皓贊亟稱誣信

長水先生文集

卷九

合道可方碯谿吾以為惠既沒呂后始有邪謀  
當高帝時招四皓定太子以福國家夫安知左  
右袒者之事而歸之獄也亦刻論矣四人者如  
芝商山而歌曰高車駟馬其憂甚大豈不偷然  
世外者一旦以禮幣故願為太子歟恐伊呂之  
儔必不其然宋儒稱四人殆權謀士夫乃董公  
之流歟俗謂帝高四人名建茂輩因以羊質虎  
皮者當之英達如帝耳目可欺耶此又不然大  
都君子論事於千載前無深求多鑒要得其本

情乃可如良之建策深微至今不能明其本末  
一似醫師提囊中一匕小丹捷効如神醫終不  
肯言言之則賈減吾以此窺良矣

長水先生文集

卷九

覽勝蓮社經卷二 二首 漢述

隆曆之初余嘗應從祀之祭見置犧牛俎上燔合栴薌諸品升其氣三熏玄之表意內默然動焉他日又陪文廟之祀見太常薦牲圉人者牽之將上宰牲之坎牛乃伏地悲鳴不肯起淚垂垂布地也則嘆曰養食之數歲被以文繡當此之時欲為孤豚得乎然皆大典禮也蒙不敢論追憶吾師雪上一菴唐先生之教有曰太古時茹毛飲血非謂食禽獸也毛者如宅不毛食

長木先生文鈔

壬子

土之毛之解謂茹草云耳血則乳液之可啖者如虎乳嬰兒之謂中古聖人既教民樹稼五穀矣其味冲悒養人堪以一日三飯充果然之腹豈不至足哉又何必籠取禽獸宰割以佐之食焉燧人火化女媧煉石問其土人其石至今可作薪其木至今可出火又非直謂炮俎諸腥而設也且豺祭獸獺祭魚有何妙理後世因之制郊社之禮使腥穢升中以為報本上帝何必居戎而遂開天下恣食暴殄之端此其名大義

微安可盡解庠嘗服此高論蓄之胃懷

語者然觀先生奉母太夫人自五十上止用雞子牛乳兩品以佐葷羹太夫人壽滿九旬有八先生自四十上即斷庖宰壽亦九旬有七由此言之人之養生在元氣清和正不在多啖嗜且鳥獸介鱗之肉烏能補人五內哉積腥成變亦此類耳蘇眉山之言曰醫割羊豕之屬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若使見其呼號挺刃之下宛轉刀几之前必將投筯不下咽矣頃蓮池

長木先生文鈔

壬子

大師拈聞聲食肉一語作座上蓮花諸公屬而成之者十二首與眉山之論合蓋開人好生一竅義盡此矣因誦余所聞如是其義足相發作一小疏云

淨清居士當湖沈懋孝幼真甫  
于滴露軒中

當湖西林寺募建禪堂引

漢塘之水自茗川下者匯于鵝李諸湖其來自遠分派東行長渠直下將五十里也乃始結局於當湖之西許再起貫城以出匯于湖以北遙接東海浦淑之水潮汐逆行總合衆流與東海之波臣偕至湖之東許故城之東郭有金山廟宇鎖之則秀結在東方矣西郭一帶萬程橋鎖之西林寺立于橋之偏既有廟宇再構禪林歸然特聳而秀結又將在西方矣嗚呼西方萬物長承先生文鈔入

所歸神靈諸聖所棲托也建監之役可少辱萬程之上天迥雲垂野廓烟銷攬夕照眺崇深其樂亡涯緩步入西林片月微掛名香沉沉繩牀洒洒梵聲飄飄從雲外來冷然彌襟淪茗而聽之令人恍惚幻眇觀玄珠於眉睫小八陸於一芥又一奇也握管一揮莊嚴梅林如已浮浮然建監畢了矣始成城之役余撫版畚共事其間後數十年建萬程橋余助為之今西林禪堂余捐貲小助以文為倡余於湖之西方若數數有

緣者四方諸彥儻緣合者多聊以寄余之心焉

易學義例計七條

易自有象以後聖人言之蓋詳其未有象先非  
言詮可及如云神妙萬物形上為道此是天地  
未分胞胎未剖之前別有一段渾芒神妙者只  
今在人靈性間不落形色對待之中若於此自  
得自轉乾坤可握神鬼可行須着如此徹了方  
能得易之體盡易之用所云易有太極易中何  
嘗有太極哉細思若無此物卦爻詞占皆迹象  
耳何靈之有故云半屬空虛半屬身如魚在水

長水先生文錄

七

中

中水又在魚中龍在雲中雲又在龍中夫豈兩  
物乎觀之不見執之不得故難言也

易道主變稱時物焉孔子聖之時上律天時一  
日一變一歲百千變人亦如是一日百變一人  
千變若干萬人千萬世物情事變即隸首研桑  
莫之計也變極無端其正常者一定不可易盤  
星斗柄其可移乎天極易知地極簡能聖人之  
道易簡理得正如學書摘文其至神妙處乃在  
至直至顯之中若從千變萬化上起見將紛紛

綸綸天下之理何從得乎自古大經綸人只是  
明截簡要走一直路與千岐百轍毫不相涉

陰陽雖是兩物原分開不得故云陰根陽陽根  
陰又云陽生陰陰生陽四時之有寒暑也人事  
之有理亂也接首接尾只此秒忽然那間所以  
聖人教人趨吉避凶憂悔吝只在一念一刻一  
絲之中便轉出大乾坤來輕輕運默默移此是  
聖人惟微手段且如一梅實甚圓耳内核却作  
兩片核殼內藏仁又只一片其仁包果仁從一  
處作兩瓣分開及其發荏生根之處只從中間  
判了兩甲一直透出來以此靜思陰陽太極之  
義一物兩在兩不離一殊有意味故兩端之執  
自有渾一者在焉

天地間元氣一物耳五行生剋凌犯如同胞弟  
兄反若敵國然人心亦一元氣耳五性感動生  
殺慊舒判若冰炭皆是天理中間自有之物不  
為奇變所以聖人作易必盡天下之變然是者  
不能越陰陽而陰陽之氣中不中過不過起於

毫芒所以著龜之靈皆在一絲微兆中便分天壤人能知世間萬變皆太空中自有物必不可離必不可厭又知雖有萬變畢竟皆定於一此一是者隨時以改又未始有一之可執知其不可執混同太空終不得以一人之見執而視之順其自為只一絲間入竅便轉故云神無方易體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此乃聖人之妙解乎在事曰萬事萬變在心之應曰萬事萬化外來者多半逆鋒內應者常主銷化此義殊不淺

張本先生文集

卷之八

易從觀象立卦故謂之立象盡意又曰象者像也後人分象與占以義理說易易始不玄漢晉來皆專主象聖人觀象于半有半無間自有微情如詩之比興騷之博喻即象而意彌遠若今之圖繪是也舊有唐人李鼎祚易象旨決不作文字義推度更自深長孔子之文稱大象小象唯能得象始覺言語之淺天苞地符象教之源古人藏之冊府代稱上珍云

庖犧止是八卦之象不立文字未有卦名六十

四卦之名自文王始演而名之又是一易周公始分六爻之象言之又是一易孔子始因文周之辭而注發之又是一易四聖人各一冒襟各一見解皆發天地之藏開千古之竅勿泥其同宜得其所以異而同則易道粲然大明後儒註疏人人欲歸一家勉強說合之如吹竽一調無復宮商將聖人之心愈以不明若庖犧氏不言之教含在象中世不得而傳或以俟上智士神而明之耳

張本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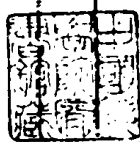
卷之八

古之善易者如京房焦贛管輅及宋儒邵雍輩皆妙解象數今之術家或有傳之然儒者不道故其精亦不傳如楊雄之玄即易而通渾天之運玄家之崇同即易而握玄牝之宗陰符握奇諸書即易而生兵形長短陰陽之變雖云旁門別局於今尚有精微似不若帖括數行之陋毫無用於天下

宇宙從渾濛中來局局開分總是一定之物人從父母胎體中來一生行藏皆屬一定之命然



而人生宇內宜為羣生作主聖人生大衆中宜  
為天地作主豈得順其自為而已故孔子之道  
主於經世以我主持天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  
時故曰範圍天地者如囊籠中提挈之物一絛  
曰財成天地者如縫人巧手將一疋全帛剪去  
縫成化裁在手曰經綸天地者如杼柚弄梭一  
直一橫絲絲入筦曰輔相天地者如詔聾道瞽  
由我扶掖把持方就繩尺其所云天地者豈在  
茫茫元氣間即太上樞符之府是也此等大道  
孔子特於大象中發之最詳故屯否蠱剝夷困  
渙諸卦大象皆與文周不同別是一般作用議  
論其撐扶元局處尤卓出羣聖之右云



沈太史先生賁園草集序

自仲尼述典謨綜雅頌文思  
文德顯用藏神比於兩曜五  
緯是其粲然者矣而四序  
運焉玄樞握焉室有兩也  
故稱天所以為天文所以為  
文慨然自任古聖人之後曰  
天其使予得与斯文也文不  
在吾手蓋仲尼之門主文  
道者定於一是所從來矣  
教喪道隔諸子而民人於一  
喙不必契符大道莊老虛

管韓駢在騷雅馬自文雄  
耳韓歐以來頗涉津時

執今之時執家為自標許  
之弗之重也宋經儒先生  
振起鄒魯遐緒其詳在語  
錄諸帙今文事家或睨弗  
陳雖則弗以文為文亦鄰乎  
學究矣聖人所稱修詞立  
誠或不盡然且六籍煌之照  
映來學化筆所致增懿偉  
燁撐豁天壤豈不龍席其  
章炳之麟之者又何從釋之

稱云吾師晴峯沈先生之  
集得受而覽之慨乎六經  
仲尼之指掌嘗聞先生自  
道曰吾於文不敢滴乎道  
然於道未敢致焉道致  
則文致矣蓋先生自少游  
長水先生未嘗不教

潤色國美代之進御諸作  
秘弗傳今在集中者多所  
獨得前人所未宜今人不及  
之垂之後來天下不可少此  
言法之剖璞示珠決籥入與  
靈襟卓然与俗殊趣乃其  
文筆則於茫之元氣中自鑄  
一局骨峻而心平語精而義  
實文渾而神清一切擬古  
積習先生所弗屑即自任  
剴氏之後亦竊比之盛心矣  
當代人文斐焉迷作眉宇之

間以擬前募神情弗傳何  
以慙千古百孤腰千金裘  
不傷太彘虜方今申飭功  
令崇雅還淳令之迴瀾尚多  
躍治世固不少奇杰未易降  
伏其心此其間必有故焉必先  
生斯集者融貫百氏歸原  
孔孟特標廟宗士習文體  
或者將廓然定於一是也  
夫故立之明道非以侈浮文  
則文士之習默然實之沃者  
必茂現者可以知根則

學究之談廢今之者自孔孟  
以來未見其人特留斯義俟  
後之君子是正焉不佞辱在  
門墻敦著一室於末簡  
廼陵門下晚生王義民  
頓首拜撰

司寇心齋遊先安公

山斗在瞻生未仰心久矣而涉浪塵  
勞空能白日現未始忘叩門牆且  
邊音中尺牘潤為暴棄於教外  
可謂至心胸也學問也去這後倪  
言政在至至集悅然雲英奎耀

十六元生文鈔八書

一

大

自乙而墜也盟沐莊捧安讀之  
以開一鴻濛之竅妙指少有人而  
未及而實亦公不可易之定論宇內  
子理為世所不與之學以不精妙  
學術從虞廷魯郡中曰及華妙  
冲襟以魚之形就化蝶之致因是

想見胸中言曠才情變合理學

精文起為無比調乎沕乎以難而取

言至魯擊言釗祗望風九叔以

解明陽第立門下抱此器具嘲傲

九言之上俯視人言極之陸況必

望而忽忽者昂日安亦蒲輪及

長水先生文鈔八書

二

門於不為一體引手至是所翹以

於旦夕者於格望孫神往來格

集魯振以

長水先生文集

長水郡當湖沈慈孝幼真甫著

門人雲間鄭棟季梁甫校

仲尼祖述堯舜一章說義

子思子原天命之性指未發之中致之乎位天地育萬物此等道脈是根本虞廷執中之心印以還唐虞千古太和之宇宙已具真儒一大局矣接之以仲尼曰君子中庸乃稱述烈祖仲尼之訓云爾亦其所以名篇之指也于是開發斯長水先生文鈔

義分為三大支言知仁勇以明知行之一貫結之以仲尼之依中庸言費隱以明有無之合一結之以仲尼之論政言天道人道以明性教之同歸結之以仲尼之從周夫言道者不分知行不分有無不分天人此之謂至一于是總挈而歸仲尼之道之大直與天地上下同流如此章者六一言其義局倫也昔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二語是貫串今古之妙處立宗在不涉不深問生乎感履之代矣

長水先生文鈔

二

授受之前邇乎精一之微矣而持循於當世其常之內論禮樂即聖人有所不能知而未嘗不綜文武之方冊也論事謀即高厚無疆如天地不可測而不敢少倍當代之周禮也此之謂至神至平大中大常之道故能上律天下襲地並履並載常行常明乎今古宇宙間洵矣如天地之大也而所以大者何存試觀天地所以運化之故則堯舜執中仲尼一貫可知也且如盈天地間唯萬物並育養於元氣中何紛雜乎細細觀之一物自有一物之天倪物物各有物物之結果不假借不凌軼信他本來自成自完細細嚙喘各開門戶花蕊無情各留蹊徑何曾見他相害者天不與之一一分疏而自然各正此亦川流之萬派也又如日月升沈代為明晦春秋舒慘錯行成歲同是一氣運行各一路道此往則彼來接管交承微微亡痕迹當權退舍默默不愆期何曾見他相恃者天不一一示之命令而自然順敘以又川流之萬派也一原分為萬

派萬派總出一原看他流處燦朗何者不向原  
頭上出來試問其原即千古渾淪無首無尾誰  
則知之者所謂其物不二不剛上天無聲無臭  
乃萬化歸根深蓄厚藏之處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天所以為天即此云天地所以大者也玄書  
有之自本自根自員自靈雖行萬象間不隨萬  
象獨能作四時主不逐四時消斯言倘亦庶幾  
焉嘗因是有感於仲尼之道矣老者自安少者  
自懷朋友自信人人有天物物自性因之順之  
長木先生文鈔入  
三

所天下帖然無事矣故云王道平平甚矣天下  
之難平一持平而足矣從此反觀獨知之中真  
能葆此未發之中無聲臭之天體乎真能不見  
不聞不喜不怒不言不動與無極混元者合乎  
真能植立天下大本肫肫然痛痾相關淵淵乎  
靜虛不染浩浩乎并包一眎否乎若將許大聰  
明聖智不向川流上逐派尋枝分散天明只一  
向苞塞凝固從根原上自含自練養成一個混  
淪大寶自然與上天之德直湊冥符而川流萬  
派者悉歸於不涸之原矣由是用天下康萬物  
以堯舜心精即用今日世中之法將法守便是  
道揆以天道變化即隨八方諸路之宜將風土  
總歸大道員在方中方在員中上接千聖謂之  
執中自執繩墨謂之不踰矩以此差等百王時  
時小有裁酌在半用半不用之間終古尺度不  
能出其範圍嗚呼仲尼其至聖乎  
長木先生文鈔入  
四

五十有五而志於學

此章是孔師自述其一。在諸弟子不能深知亦恐不能描摹到此。蓋衆人有衆人之學。學在希賢。賢人有賢人之學。學在希聖。乃聖人別自有聖人之學。學何為哉。合於天命之初而已。此章書看來只重知天命一句便了也。志字學字不惑字皆言下學所以希天上達之事。既知天命矣。何思何勉乎耳。順從心是一團天機。融貫窮神盡化處。雖云聖人天縱不假學力。然心靈湛如比之吾輩倍加兢業。如有細工夫。雖云直入聖域。不須層層然。心境歷然比之吾輩大有精進。如有細程節。今人心上學力高一層其苦力精進尤加於他人。則聖人之自知必獨有至處。故自稱曰世莫我知。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乎。子思子云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知之。此其際淵微矣。昔程伯淳言十四五時便思量做聖人。乃孔師十五時便思量上學堯舜。近學文武周公。折衷百王。旁收羣籍。為萬古乾

坤定一大中繩尺。此乃是孔師之志。孔師之學而規規如所云格致誠正志乎大學云爾者。此非知聖人之言也。志學如此。將這萬古大中之衡實能出頭在千聖座上。把得牢定。此乃孔師之立。非吾人所謂立也。把得權衡定後。自能貫串萬品透徹精微。一絲不謬。此乃孔師之不惑。非吾人所謂不惑也。如此精勤四十餘年。則天命在我掌握矣。乃知從太始以前有此混濛物。方能開天闢地。放出萬古世界。與我性靈一般。

長水先生文集

太

自然流轉。何嘗有一物之不備。具在我者。又知人世上安危治亂。人物種種。安全生養。皆混濛中分出。自足自圓。與我性靈相通。徹補救裁成。一一皆性中本分之事。並無一物放開在範圍之外者。此知天達命。天人合一物我同源。古今不隔之大宗指也。孔師既到此地。愈神愈妙。縱耳之所聞。經訓羣言。皆天命之注疏。即鳥語泉音。靈根盡透。縱心之所歡。經綸剛述。皆天命之矩度。即身律聲度。左右皆宜。何聞之逆而何矩。



之喻乎故曾子得之明明德於天下收之以絜矩之道子思得之合天地所以大收之以上律天時然則孔子時中不出一律字平均天下不出一矩字故吾師之學雖超玄入粹無聲無臭而無一不歸之大中至正之矩雖進退千古自立銅范而無一不約之三綱五常之律洋洋乎至今高出二氏百家上為生民日用之所必資者其矩矱端而律度定也辟之天焉日月四時不差一杪草木果實不差一候元氣混濛間至

長水先生文集

卷八

精至密唯吾師之道之學行天壤與之同符豈

虛乎哉嗟乎大聖人之學每十年一進遂以七十年立此道於天壤想其晝不食夜不寢發憤汗背大苦心矣故每十年一倍神采吾輩之學朝更夕怠日作月輟未嘗有十年不變之功力安得有十年大進之心境此余每一思之愧汗不覺露蒙者也學聖人者無他一意以天命為宗併力向前孜孜焉終其身而已矣

鄉試錄後序

萬曆十年秋應天復當大比士上命臣某臣某往典校文事竣錄成臣某申言末簡臣惟世之治也不獨關氣運亦繫一時所用之才其才碩大足繫世重輕此又不顯在才在有品廼士品高下即不盡于言而心之精微往往發于語言文字其真者自將不可掩孔子稱患不知人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以言知人聖人亦或難之焉臣愚經術淺陋懼無以副任使蓋聞古者舉士自其鄉鄉論定矣試功用之尚不盡効今徒抱士一日文欵定終身品目庶幾他日無駁行改節為主者羞故兢兢知其難也臣立館下久文章自其職業竭臣之愚量所為校士之文之品夙夜以幾屢可猶人然士亦有聲應氣求焉以推魯不肖之身為之鑑縣表植求士品乎文之中遂得士品乎文之外臣誠淺陋何以以及此不如此又何以稱得士知言知人如此之難臣所為兢兢甚懼之也雖然士之品縣其學亦

繫其時士固有遭逢焉昔周至成王周之興已  
二百餘年世載忠厚陶以禮樂賢杰並出文章  
粲然周之士也貴比于高鳳鳴鳳品如此重矣  
其稱吉人為使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又不專  
以才重當此之時成王踐祚十年游卷阿之上  
而思才賢乃作卷阿之雅其臣矢歌至欲以君  
子之車馬奉天下士蓋上之重士如此仰惟我  
高皇開乾莫鼎建學招賢皆在金陵天下定  
矣設科制章六籍明彞倫俾士道術純一不悖  
長水先生文鈔八  
所聞教化之所甄植于今垂二百年我皇上  
紹曆續服寤寐旁求屬學官正文體培養士節  
又且十年于此其在成周則成王卷阿思賢之  
時也則舊京豐邑棧樸之地也士生斯地際其  
時寧無碩人君子出其間有馮有翼比乎高鳳  
之鳴鳳哉臣頃從館閣諸臣入直文華與在矢  
歌之列觀上思賢甚厯廼今被詔得令有司  
盛車馬勸駕諸士奉任使甚厚獲游舊京髣髴  
見祖宗德教涵育竊意士可推擇以副登延

者必甚不乏人今茲之役以國運則思皇挺生  
宜為國植以時序則梧桐莘莘靈羽來鳴以廣  
屬則喜起勅天陪游阿閣唯氣之求其聲必應  
顧豈無碩人君子在此羅中裒然舉首者乎臣  
所以自幸者幸遭其時也臣謂古之君子人品  
學術往往應其文章其文之品古而重則士品  
將如之玄圖大呂昭華昆吾陳乎廊序蔚為代  
寶貴其古也青樅條幹連抱不斷升于明堂羣  
材倚之若輶馬貴其重也彼漆桷櫨椳之為材  
長水先生文鈔八  
其售區釜之為器本弱則撓質輕易折其於品  
奚當焉虞之五臣十六士周之四友九人稱才  
即其德其德弗純品弗重一匡九合猶之乎小  
有才耳聖人弗與其器也蓋上以品求士則名  
器重而朝廷尊士以品自重則德義修而器業  
遠古所謂品正已物正以身為標者耳身其根  
植也根植端固千枝萬葉莫得不隨焉舍士品  
求時用雖才抑末矣諸士益務砥行植節輔之  
以學正身一德以應明主卷阿之求此臣所

為孝奉有終身之慮焉今夫語士品誰不願為  
君子抑願其遠者大者肩鴻任重保大定傾千  
古不數人五百之間兩三人耳毋寧使人謂東  
南士浮英華嫻文學自古以固然主者徒能得  
士文不能得士品臣誠愚不肖無所逃責士亦  
大負遭逢哉

水先生文少

上

為浙貢選諸生賀督學崑岡饒先生得  
士序

伏觀我皇上躬執瑤衡三十三年於此矣春  
秋鼎盛壽考作人比於周之盛王云今歲己巳  
我浙藩宜貢士于朝于時督學先生饒公既  
已遷藩守土矣而士猶得藉山斗之巍望氷鏡  
之權衡菁莪樂育之湛恩有餘無疆之教澤于  
是月也合十一郡士選拔其器業恢弘練達世  
故文學深長者八十五人以聖主廣興鉅典  
彙茹泰茅采括桑苞作貢天府夫此八十五  
人者皆自萬曆元載以來歲歲廩餼而培植之  
者也恩被頂踵矣皆我督學公三年間所濯磨  
以德誼漸涵以禮樂躬親提拂儲之上庠為  
天子使者也教入膚髓矣南金竹箭禹貢作珍  
大璐明璫司徒升俊此其教思深意陶鑄洪慈  
夫豈諸士一手足之烈所能報塞萬一者鳳皇  
鳴矣于彼朝陽梧桐生矣于彼高岡翹望五雲  
千載一時此吾所為諸士論遺時也頃年貢籍

中如金陵華亭皆撥明廷巨奎其甲乙燕都人士則我浙之高才生索索皆是如承綱焉此舉子穀中事良無足侈論者獨念諸生此集一睹經行處萬山之高峻澄江之清駛與秋陽朗月肅霜凜風飄雲湛露者共來洒拂襟裾而鼓壺其吟美精神疎發與教澤俱新仰止昔人可以超然特起矣將無慕富春之高士乎追何王金許諸先生之遐軌乎得無進而慕象山慈湖所以授受之微乎日者駐蓋三衢吾孔師曲阜之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一

下賀

派在焉仰瞻宮牆進謁師表思吾孔師之門七十二子者表表當年或以德行或以政事或以文學言語其人皆堅立天壤有功師門此非前茅歟今茲八十五人者豈盡出古人之後自茲以往有力綱常乃以報天地砥樹身行乃以報父母力展素學乃以報師長經緯當世乃以報國恩諸生茂勉之無憂不及矣敢拜手稽首誦貢舉得人昌言于大人先生前敬揚拭為天下賀

贈虛庵錢年伯暨配趙夫人偕壽敘

往歲乙丑錢子道充舉春官對制且有日念其父虛庵翁母趙夫人垂白在堂也惻然曰古之達者一日不易三公吾旦夕且從吏萬一在遠道思吾親而養不逮吾其歸與亦令甲所許也遂謁告歸又三年戊辰當今上策士之初虛庵公曰出唯此時矣錢子奉命與子偕對于廷子壬戌所舉士以予父卧疾謁告五六年得與錢子為同年吾兩人之年交似又不偶然是歲建儲覃恩壬戌乙丑舉進士官內外者例得封其親錢子與予以告歸之故不得預吾兩人又恒焉不寧也各以告其父皆怡然不為意兩家父翁趣尚雅致都相類此又不偶然也于是兩人敘述其家事甚洽錢子敘二親之懿履從子問壽焉予唯世所稱完福者豈非子貴而親壽數錢子父六旬母六旬有三兄弟皆舉進士富貴且壽所謂完福者矣雖然富而有其富也貴而有其貴也豈惟不樂富貴將賦人修

靡驕泰蕩其中勝負燠炎奪其外不紛紛乎宮  
室輿馬赫奕之求則汲汲未遑箕筭瑣碎之務  
吾見世之子貴者其親彌不樂正為人情多求  
無厭足時其於性所從來處不達也虛庵公晚  
而好玄玄之學息機危坐為物外游遇好風日  
佳山水相羊其間彌日忘歸豈有一毛干其靈  
府者乎唯福集虛唯虛能受壽者受也持虛以  
受其受乃無涯昔者嘗愛鹿門公以精粹治身  
以緒餘付卧龍公治天下夫婦聯袂偕老而  
其名今虛庵公與趙夫人不謂無鹿門夫婦之  
高致矣道克兄弟推其遺緒將有豎立乎天下  
業遠名揚親乃萬幸由此論之錢氏之福未艾  
也夫人子之可奉於親獨道德耳一切世波盛  
麗時圓時缺於我亡損益焉日邁月征無忝所  
生余與道克共勉之矣

合刻謝康樂登覽諸詩柳柳州遊山諸記  
敘

友人李元甫雅意好游覽而自以官禁近不能  
出都門為五岳游曰吾甚媿禽子夏之徒乃合  
謝詩柳記刻而置之手中函中以當卧游云余  
觀風雅所著山川景物為比為興以自賦其情  
致耳即楚騷廣引博喻所托借以抒懷抱亦何  
顯顯覽山川而敘勝境者乎詩之多於登覽也  
宜莫工於康樂文之多於紀游也亦莫工於柳  
長水先生文錄  
州柳州刻畫精微鏤金玫瑰筆端秀特清峭雖  
甚工而無綺靡之習康樂則玲瓏空濛似明河  
珠斗橫絕乎青冥之上其文無一字摹前人入  
不覺其刻畫也昔人謂謝詩如新發芙蓉天然  
生色謂柳寄纖穠于簡淡之間似亦評之嚴於  
溜澠矣然謝所經涉天台瀑布諸奇柳則粵西  
一郡間耳二君才冠一時淪落不偶殲志損名  
亦良可憫向使其人得如古之韜軒使者馳驅  
四方覽觀八極如伯益之紀山海造父之從穆

王倘得盡其才於賦咏仙靈玄妙宜復何如此  
事此生不佞弟不敢遜元甫矣大都古來記名  
山者有此山川不必值此名杰故佳文佳什常  
不稱其山川或促促記形狀品目如彼肆中簿  
或浮言增飾令登山者翻薄其文此皆才識不  
足為山靈發哂耳孫興公賦天台李長庚吟天  
姥何嘗掛雙屐乎則游枕席揮洒烟雲而神已  
傳千古矣

四書說概序

余聞楊敬仲先生之言曰人生有三誠少之時  
恪奉父兄之訓其壯也博求師友之規即遲暮  
矣猶不敢忘父兄師友所以教示者力行不勌  
為終身之摹傳之後人紀于鄉黨如此可謂恂  
恂篤行君子矣歎服斯語比之韋絃如吾季弟  
會真者庶幾似之事父母能竭股肱力我弟兄  
間克恭克友皓首不渝溫溫朝夕了無敢言違  
色口必道忠信之辭身必準禮義之度蓋三十  
長亦先生文集八

年如一日前史所稱深衷隱厚不言躬行者斯  
其人也頃見其繹思魯論孟氏學庸之訓詮說  
大概蓋皆紹述我先大人肖山先生仁義孝  
弟大指本經學宗宋儒與夙昔所得之石師畏  
友者粹然一出于純正毫不染惑于佛老管申  
商韓之徒之說言簡意平綽有餘味質之所自  
處心砥行鄉論謂之式符其言是真可傳也憶  
昔四十年前家大人為師布席荆樹樓前仲  
叔季三弟皆令余敷訓而大人秉裁焉彼其

時家庭和藹曷嘗斯須不奉聖賢之冊為著蔡者乃仲子為時名彥三上春官惜哉無年叔子志在經時小試屬國檄贊之前尚不盡厥用而季子潛神大業有此著述淨几流黃精心吐赤不沒前摹兩姪世其忠信孝恭可謂無忝先訓已獨余衰老曠志無成所求無忝之謂何則真可媿矣覽說概數十條俛仰感慨為之序日月不居念將老矣歲乙巳秋七月既望

枕戈集敘

昔在譚司馬席上見一幕客韓生者挾泥元毯如斗大自言每於風沙冥晦之夕能帶神符騰風以去至虜中穹廬毳帳上從半空發毯而下則虜駭神威辟易相蹂踐故司馬在鎮者六年神砲特有名虜常遠遁不敢南下牧其馬蓋虜中不生硝磺硝磺出塞外禁甚肅即有叛人如中行說之屬或教為之然終不能發機豈非中國長技天所以限華夷者哉乃若日本之佛機倭人火箭與我共長技然在洋中舶次銅鐵之器發勢為難則彼此長便亦共之余見俞旰江總戎言倭舟將入口爭隘之際不如使竹毯為捷毯若小升豆以楮葉封之數重如歲時之響炮馬遇倭舟至巨艦圍其外火箭射其樁手投竹毯無數繼以小磁威最膏油亦襟投而佐之膏火相熾倭舟不須更立盡也言以此法累獲奇捷余喜而記之未明其効今觀李將軍所創竹火器數十種言其用於外洋舶次易舉易發甚易

辨所名枕戈集者傳于時蓋與俞大將軍之言  
若合符然洵哉其不我欺也昔田單以千火牛  
收復七十餘城周瑜以荻舟百餘破曹瞞八十  
萬于赤壁下今者竹將軍動于上竹龍竹虎之  
屬佐攻于下倘若諸葛木牛流木巧製同功將  
今日所以制虜破倭者必有全策焉孫子之書  
特著大攻一篇倘此書可以獻拒符之府亦京  
營神機之一善云

贈東墅黃隱君序

伏見 主上在御三十年而 升儲之詔始下  
中外臣民舉手加額和豫懽欣之氣一日盈天  
下而 詔中之恩令在所舉山林隱者有德有  
行君子聞于公卿間錫之華帶簪紳比于在位  
賢大夫之列抑何鴻恩之浩蕩也于是姚江有  
隱君子黃公也者秉德樹誼邑中諸先達葬之  
儀部連雲江君先為姚令時識拔其嗣茲才紹  
元延之塾中重其節孝父歿褒揚未有會適有  
恩詔且在儀曹 升儲之恩從儀曹出乃慨  
然為宗伯葉公陳說黃隱君獨行之詳檄下司  
郡令如 詔例錫之冠帶復其更縣今邑令姬  
壁黃君躬造其門致儀部文檄玄纁加璧具牛  
酒盛鼓導以將之里中三老嘖嘖聚觀言東墅  
公宜有此榮施莫不望廬而式化焉詩有之碩  
人君子象服孔宜此之謂也于時公嗣茂才抱  
凌霄之器已自動聲播芳洽乎二京名碩間其  
尊人服此五章揚於京邑縉紳諸先生樂為序



為傳為頌為歌人人能大其事史氏沈子者江  
令君舊與亦茂之所從游也屬之言余惟漢世  
諸詔首重鄉書里誣每詔下必詢察岩間耆彥  
孝弟方聞之士一則曰懼有司奉宣亡狀使積  
行君子墜于上聞二則曰爾二千石良守令何  
以旁求隱逸佐執事者不逮三則曰有司其造  
門敦致詔指束帛投餐以稱褒德之誼四則曰  
爾更老父兄其益樹誼敦德紀于鄉黨訓勉後  
生以今日觀之 詔恩方下儀部推之宗伯會  
之前令尹揚之新令尹贊之司郡傳致之士大  
夫羣起而褒重之比于漢世恩華十倍以勵節  
閥則柏舟歌焉以旌孝德則卷阿頌焉以褒隱  
行則白駒賦焉以歸恩 太上則天保申焉不  
佞忝在史局揚 上恩提忠孝章隱佚彌風節  
是其職業雖在田間不忘袞鉞因附片言于諸  
先生後亦無忝焉 君夫茂才聰發顯揚疏榮  
綽壽祺未艾朱紱方來敬揚拭以俟之

宗法之序

先大人肖山先生著宗法編意在發明天人性  
道之際貽之來者其常言曰吾生平學古之道  
即不能施諸當世吾以教吾家故拳拳焉屬其  
責於懋孝曰兒宗子也其推吾教家之政以亢  
吾宗其書詳於譚禮覺蒙略於防微慮遠其田  
止於培植宗子未暇及於諸子宗姓蓋吾宗鄰  
莫不灼知大人未竟之緒欲以望後之子若孫  
意則遠矣歲在甲戌冬蕭侍御先生行部有諸  
長水先生文錄不  
生數十人言大人宗法編可傳嘉興亟頒焉此  
時不肖官京師明年大人寢疾條貫未竟遺命  
以宗法草創為慮屬懋孝善述未竟之事以成  
厥志嗚呼痛哉丁丑秋既禪宗老三勉謂懋  
孝曰遺命炯然在也吾子國之深惟大人所立  
宗子田者即先世長枝所傳之田廬與諸弟並  
受之者宗法中所云培植宗子而詒之者也夫  
大人培植宗子豈私吾宗子不念諸子乎又豈  
累吾宗子令放他日之紛紛乎夫亦以宗子能

得父意於法之中而善成之耳是再讓父之遺產二千餘畝分授三弟立小宗田即大小二宗田中議贍役田蓋推親親之愛則欲各止其所應子孫之惠則必預為之防苟有裕於同胞吾何愛於膚髮以是心而承大人繼述之令或者可維持宗法云耳宗老為之上其事會議以為然於是又取宜興徐氏無錫華氏宗規或損或益酌為條例示一定之守凡吾於宗姓所為周卹保愛以遂其生講明風勵以進其德防範未萌先生文辭不董正而採其獎者事皆曲為之制要在明白易簡可行可久而宗法之綱條略備矣天下無不敝之法亦無必竭之慮有賢子孫則法行無賢子孫則法廢此自然之理為吾子孫者必以忠孝清白勤儉敬共為事親之本必以培植宗子訓養諸宗為繩祖之烈母以驕以肆以利以爭隳祖考之明訓則雖亢吾宗而百世之何窮已也予觀范文正忠宣父子義田遺澤炳炳耳目能使一家之法可傳百世其他倣之者或傳或

不傳或久或近甚則啟爭而召釁此曷故哉而出於誠匹夫之獨行貫宇宙以常存苟無其實王公之氣勢欺一時且不足故君子誠之為貴先大父兩山先生嘗著家法二十條其言敦實易知并次宗法之首使來世子孫知吾大人所以啟祐後昆者其來有自

長水先生文辭不

卷八

修復淨土禪院碧鯉亭坡公井記

余水雲精舍之西南有淨土寺寺建於唐至五代時為漢南王宅掘地待石幢知為寺也因捨為安福禪院及宋祥符間仍賜名淨土寺云暇日則以小艇行游其間滿地曲澗環林頗幽閒有致村村茂竹家家沃桑望之甚近縈繞折旋始至寺門前艇行竹林中如有數里之遙寺四面古木陰森前有三石梁景色清曠市甍不到處雲月甚宜人因問寺之故僧為指點碧鯉亭

長水先生文集

卷七

記

六十畝可田可桑佛宇幾然一水中貫同于僧廬下甚宜綴景而物力不副余猶子德貞讀書其處思以漸拓宇舍還其舊觀亦視願力所至何如耳嗟嗟人世莊園第完成圯不踰百年淨土香區自唐到今已是千餘年勝地迴想半生身世皆是塵中浮物倘藉名賢遺事傳天壤俱亡窮故記其事與知道君子共焉

長水先生文集

卷七

記

重建金山之神顯忠祠碑

顯忠祠在當湖東門外相傳為鎮海神以乍浦地介金山海濤從彼上流來故亦稱金山之神其小像作負庖狀如漢武所賜大將軍博陸侯之圖則余聞之先大父言自番舶入貢顯靈海濤間而尊置之者其在三國吳主時夢感小黃門稱鹹塘廂作非人力可防余漢之博陸侯也奉帝之勅率所部作鎮監官至晉代因武原縣治一朝忽湛為當湖始立祠湖之上宋大觀中奉水先生文獻公

兩浙提舉魯詹感其靈應請于朝始封忠烈公宣和二年賜額為顯忠祠紹興中知湖州魯可封是詹之子勒石紀其事始末如此云 本朝載在邑乘旱乾水溢禱之輒應至嘉靖中海寇數萬人徐海陳東葉麻三酋者窟穴松江之柘林亡月不掠我湖邑先後七八年督撫績溪胡公宗憲臨鎮湖邑解携其鄙盡殲三酋之衆於我沈家莊是時金山神明効靈與督撫公如將見之親致祭焉始公先受降事渠首繼有逆謀

從檣永順麻沙諸部蕩平之蓋島氣濁厲終始結局於此邦明神佑助之功焉可誣也余時總非為諸生日夜編于垣堦抱鼓間一一親見其事如癸丑三月倭千餘從乍浦登岸蟻結于讀書堆上者五日彼時未有城堞市人搗竿湖畔以禦之此一帶水耳終不敢渡取道竟從金山去後有田父數人被拘逸還者言彼中見有金冠紫袍白馬翩翩巡湖之游戈戟如雪或作虎象形嗚呼無城無兵何恃能守此非神之力而何也如乙卯二月倭駕千艘萬人來攻城其首乘輿先上流矢向城中者如雨邑侯襄陽劉公存義連發三矢酋遂殪放艘由武唐以去後有從艘中脫歸者競言酋見神人伏劍擊之諸艘檣纜多折斷者以為不利吐舌連宵遁嗚呼魚吼而來奪魄以去此又非神之力而何也自倭炮來今且五十餘年海波安瀾時和歲登我父母延陵王公加意乎境內應祀之神于是父老同聲願新顯忠神之祠呈舉帖行樂趨者衆故

工力速成規摹開拓于舊余為述明神之顯赫  
濯靈於耳目間者真實如是使邑士民加敬焉  
夫湖邑厯百里而去海甚近島訊無期颶災時  
作斯地也有華夷之防焉有蕩析之慮焉天人  
幽明間所為協奠此土者功參半矣乃若子孟  
先生受遺擁立持傾保大事在前史堂堂崑崙  
神行天壤亡所不在吾聞其事今天下未見其  
人

復司寇趙心堂書

貴部倪主政致到手翰隆儀謹頓領陳謝外蓋  
林泉之客不交于霄漢久矣而辱高誼念我舊  
游存之格外僕何敢承至如小集謬當大雅哀  
黻之章賁于丘園增價十倍敬用玆襲以示孫  
子中心藏之弗敢諼也方今大厦撐柱全倚門  
下為凌霄之幹即震風淮雨一世庇其鎮持指  
辰晉握荃宰旋轉匡扶仰見宏局海內賢士大  
夫日夕以數之碑則有大醫王當沉痾之疾  
卒之虞非一人之力所能獨濟必其藥籠中寶  
蓄下九明神丹萬金良藥即一匕之力便可起  
生立命若夫尋常肆中草頭木末恐無當於其  
眩者已山農鄙見以代面語伏祈留神採擇不  
奉眉宇二十年臨楨不任神邇

穀山于學士復書

思修上人東土來得聞丈起處之計。中出所  
惠函念弟動重記得在松林菴前握手于今二  
十五年皤然老矣無能為也已昨歲庚子本寧  
兄北行弟再拜面屬致書因感慨涕流曰我弟  
兄各天俱老真無拜見之期乎本寧尚強健卓  
犖可屬任胸中具人倫朗鑒亦在江湖久交游  
滿天下倘遇緩急渠籠中靈藥或可奉咨采奔  
走全在兄念之而已弟過此五越月明年便可  
長水先生文錄入  
向村翁席上據上座稱七十翁耳目手足不衰  
或藉庇尚有幾齡可度念惟退耕以來二十年  
對明窓素卷搖筆拊手嘲風弄月此於弟受用  
已過叨清半之福矣憂天填海不忘寤寐則付  
丈一肩擔之弟受教指有淇林吟卷十冊前陸  
壻械中已再頓首祈丈一言黃石先生無恙居  
士一耶二耶此兩名公必借一銜為弟集重也  
聞欲得竺典新刻書本若寄一品目容時時奉  
致之念兄少弟十年及此時一切捐除并輕文

字之念則壽祺無量先天精氣一滴耳貴細之  
物必須着意葆存之相望雲山豈勝瞻邇

朱平涵司成書

蓋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未見君子廼心嚮  
往之僕在田間久不及與門下為綰帶將居常  
掩關兀守即托在梓里一衣帶水耳不皇造請  
期晤于山水間此亦畸人固迂衰老之徵狀矣  
廼者山斗在南雍木鐸響而金玉振天下士赴  
之如不及故遣孫瀚來觀禮聽教然以遵例  
不敢通書記室乃蒙先生辱收以同署之誼齒  
及驚銳問其放處鳥屋之仁遠此稱童不勝感  
激謹頓首上謝昨午覽閣中錄領沃高雅懸想  
大集必久傳布敬候德音

印川潘司空再起書

伏唯河渠之功烝民乃乂抑而未賞公論寃之  
社稷有靈聖明洞燭司空再起以河之故馮  
夷玄冥何殊姬郊之風雷也明公之於河若庖  
之牛樂之馬僚九而兩御也鄉者所治唯漕今  
所治乃在全河平成天地益顯胸中自有赤符  
篆字百僚讓德亦若此河耳加之不矜不伐翼  
翼冲冲令天下知堯舜在御神禹之勲終炳雲  
臺將宵人奪魄志士增膽工堯窮奇敢揚聲芒  
乎即有遜章宜在途中式遄其軫其必不越辛  
壬癸甲矣

與雲中博士莊赤雉書

僕家柘湖上與雲中帶水為鄰亦三江九峰間一老農耳雲中諸髦時時文墨過從口吻間具述先生之振鐸此邦也如羣飛一皇焉就之問道論文者酌於不竭之源亦各稱載而充量矣僕方讀禮與兒孫檢覽諸義每至大篇誦不去手神超精沈龍蓋一時它時以告貴鄉儒後先生亟稱以標士鵠僕所嚮往私心若此若得一日奉顏面扣玄扃更何如快乎古人交以神求長水先生文鈔入

以氣何必交臂數袵况其法席非遙也心之殷矣楮不可既

復華進士

四君聯翩並奮天衢林樾間藉得士之譽蓋國手磨鑱振發璋彥在十五年後而三則十子猶得借鑒一時標名當世剖璞而知之抱璞而知之夫乃微有間乎執事高筆宏抱兩擬魁名頃誦文卷落落大展異時出所涵茹炳朗建監非清廟之瑰琬乎喜不可寐山中人久廢書牘不能走一字長安道上華牘爛如恍從雲墜兼金絢織非所施于裘褐且方離家食何得作此過厚事念斯公舉莽莽叨受知愛之辱報謝而已僕老而衰無復見齒當世而褒望之過公評耿如君子固窮不見知不悔天下自有公心亦自信於知己耳



復松陽令周君

每覽枯蒼圖牒慨然有意乎松溪清流往往起  
卧游之想况乃高賢治所莞焉一笑為願則多  
古之良牧如仲冉者流咸以比及三年可自展  
其猶略雖仲尼亦自許三年有成執事為松陽  
此其時已因以飢饉民勇知方千室之邑戶有  
餘積不知昔之人孰與今日歲事既侵曠事未  
輟能令吏民戴若父母不知今日者又孰與古  
人即當路交牘奏績闕下旦晚晉秩執事自顧  
庸也茲揚拭以需之傑掛冠二十年與世途遠  
絕結茅衡門采芝餐苓高卧其間既身世乎浮  
雲亦俯仰其何忤青蒲晏坐超忽三生搖弄筆  
墨小酬造化始念只如此止耳所諭東事竊料  
東夷不足憂深可畏者所在有明飢荒無聊其  
心未靖盛明景運神器安於泰山皆是福氣所  
持老叟對相知幾乎漆室憂天矣何時把握慰  
茲渴飢

與邑侯吳君論繕城書

昨日耆老等傳奉來命下詢加城燒磚事宜昔  
年建城僅為諸生嘗從版築之役矣彼時食點  
燒磚大戶給與官銀分散與嘉善縣張涇等處  
密戶去本縣不過半日程其密戶皆是並業可  
托之家定下每磚一個重一十六斤每百價銀  
六錢先燒樣磚呈看定其長短厚薄之式然後  
分與各密一式燒造令下之後作胚晒結不過  
兩月而百萬之磚可以畢集先與之半價候磚  
足乃再給後一半價此昔年燒造城磚之大略  
也磚既如式其石灰各店所有不費經營唯匠  
作多是蕭山縣人一時不能畢集若選之不精  
招之不豫所用副手未必皆慣而里遞愚實之  
人又不能日日在役或托它人代事用不能之  
匠完草率之工填砌不啻中多滲漏雖用好磚  
工不堅完故造城之法必先示日期于兩月前  
定役定匠各各登名于冊一一編排出示自然  
工手如一此又昔年用匠昇工之大略也然里

遞不皆知事之人意在省錢完事而已必須用城中異路襟職監生員等老練精力之人監其工一式合作各衙分工稽查無以耆老書辦人等晝夜督理人知微懼心力工程自能各各如一天若精明不過二十餘日漢書言孝惠城長安止是三十日竣事矣此經始完工之大略也自造城來四十餘年非不年年修葺也既亡定燒大磚其密戶亦燒此大磚亡所用所買者不過行使小磚不及七八斤價止二三錢又用

長水先生文鈔入

甲

不慣之匠作又無練曉之人監其工外若刷抹可觀中實空鬆可笑不用真正細灰而用光泥白土不用填裏灌灰而用碎片塞隙故而易入泥易漲城牆易突易傾如此之工愈修愈破愈補愈虛四十年来辟如晏家之敝狐裘久不成片段矣若不從下堅築止從上面再加磚再加土壓之愈重崩傾愈速此又近年修城潦草之積弊也承詢及略陳如左然果欲興工亦無踰此數言矣但目今歲事不登錢糧尚難完辦府

長水先生文鈔入

甲

庫不實一切難以轉移近例森嚴田上不可加派只以省約筭之每城一丈約用磚一千週迴城牆一千五百丈該用磚一百七十萬該費銀九千之上其灰石匠工人工飯食尚在其外此等鉅工若無物力恐難輕動人情好義甚難起謗甚易樂成甚逸慮始實難旁觀者睨目以迂踈當局者舉足而生議事未及然泄泄不前變態猝來倉皇亡措此全在獨斷酌行宜先處定物料乃可舉事非區區之力所能主持也據鄙見朝鮮對馬之倭造房萬間為久住計欸之禍遲而深拒之禍驟而潰其效明年尚不波及我浙直亦未可知若留神料理一年之外俟覲回從容修舉彼時真可以建百世利矣其在目前但驗效將傾圮者不妨照常修葺人亦何辭其修之未久與圯壞未甚者不若因仍舊貫可以亡失至如各水旱城門皆年久之物必當量行更新以固關鑰今查更之法已為盡美時一開防以備春初土寇之發又一策也恐耆老等口

對不悉敢布書下執事備千慮之一擇

辭免邑中諸友請黃令侯德政文

僕以文字為職業自來邑中例有之事如入覲  
奏績陞轉之屬皆勉強承命質有其文唯是德  
政一編乃今世相沿俗套傳姍天下未開覽而  
穢歎吐矣可鄙孰甚焉舉四海之大循吏之多  
若人人有德政在有所刊刻名實殺眩諛笑淺  
薄即使班馬復生亦亡能損益去取成循良之  
傳矣僕昔在庠校不敢掛名頌德之列入仕後  
居鄉四十餘年並不曾注筆於德政生祠碑錄  
長水先生文鈔八  
間自金鄉揚徽齊公至今今侯凡十五人豈無  
耿耿者皆不敢阿其所好僕之不能為頌文非  
獨今日矣孔子云文勝質則史孟氏云其文則  
史史官先生之文動多剴訕少所獎借與路史  
道碑體各不同將執事者又何取焉敢辭

秋日示兒

天地之氣至大夏而盛陽發越幾乎盡泄矣休之以土清之以金火候全消真精乃見於此時也風為疏風雨為小雨露為湛露雲為涼雲當中秋白露間天之太陰則月倍朗而鮮華地之太乙則水澄清而徹底河漢珠斗色色清高鴻雁蟋蟀物物淒切一飲向日之發舒蒸潤別出一太空太無之界此亦人心極靜之倪也及此新秋一意空靜寡欲平情捐書謝客焚梅默坐而游大庭之館乎豈獨養生可以見道一物不干坐進此境何樂如之

與塾中士論四六駢體

三代上無表之名史記始有年表標其世次日月立論其端耳猶之乎文也自東漢馬伏波之式銅馬也有進表吳陸士衡之謝平原內史也有謝表晉羊叔子之讓開府也有辭表劉越石之勸進中宗以倖人望也有賀表乃若諸葛孔明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又出四體之外直抒已志精忠孝感垂之到今矣然皆散文也駢體興於宋齊梁而唐初則駢義烏以四六擅場蓋承麗賦之藻膽集古選之對屬合璧連璣其文林之瑋寶也唐文大昌於退之其諫佛骨謝潮陽則用散體其賀靈雨則用駢體蓋兩能之而退之終不以四六名夫乃義烏之獨詣耶至宋王介甫蘇子瞻始厭薄穠詞為真淡寓意之體其後汪浮溪周益公楊誠齋之徒嗣之故宋表傳至今今之士林皆式之蓋純乎議論矣余嘗衷而衡之如陳謝如辭職如諫事如進規用論議行文情志始暢若夫國之大慶大典必待鋪

張賜物之一衣一馬尤須描寫若斯之類豈可  
無揆藻摘菁之筆哉亦顧所用何如耳兩能兩  
擅權尺勾停在後采英俊所自樹矣至夫轉摺  
關生起伏動靜必有超特之才開闢紀綱乎其  
間精采始發偶驪始流如其乏此將色浮而神  
去之矣句有句格字有字目大都與詩相通故  
盛唐之冠冕初唐之秀發晚唐之雕刻宋詩之  
論合而鑄之又表家之捷戰法也情到則神  
自來筆超則采自飛意想墨流難以言喻乃在  
長水先生文鈔  
驪黃之外矣

論達才之義示諸生

自來俊士胸中自有一段英華特達純炳光明  
之氣此氣所發可以剖發吾性靈中之隱窳可  
以達吾志意之烈烈慷慨者綽然言之可以收  
羅宇宙萬象鎔鑄裁成作五采龍文出與立間  
萬目遇光華震動無已時此所謂天之降才合  
乎情與性而充塞天壤之間者也人能信得我  
才自本天生無所不能而每患充拓不盡尚有  
鬱伏無聖師賢友罄而出之遂為俗見習情纏  
縛總襍不能貫通萬品甚可惜耳孔師標文之  
指曰辭達而已今為承學設達才之教大約有  
三其初縱其中所欲言與所能言務在盡刮陳  
蕪條達已志不必瑣瑣盡與題合自有一種光  
芒足成一家之論不得以棘口不明語混而塞  
之及其進也生意勃然比前所言漸得新奧游  
揚自喜乍沉乍浮進而入文之中必足研精出  
粹如鈎重淵而弋霄漢進而出文之外必足布  
奇揚彩如日波四照蘭蕙四飄即清空散出者

皆玄機妙味而非着跡之譚會此兩者無為用  
吾才矣又其久也胸中隱思玲瓏畢浮文土風  
波搖筆輒有一種神物凝結十指間遇有所發  
皆以吾全力默而迎之有一開竅即啟一者紫  
金光燄有一盤錯便顯出擘畫千將利手其他  
處只平平穩穩不動聲氣正如孔子以萬古乾  
坤刪述大力謙謙焉從周禮問柱下其才愈大  
而神愈凝此又論於語言外矣然非獨文章士  
君子立節行堅勁歟皆在沉凝之久能自達  
必至之才一切疑似蓄縮章繆不了之物皆淺  
之乎胸次耳故曰固其聰明上達天德又云下  
學而上達又云擴而克之如泉始達此義殊有  
可思勉之哉

金山紀游

辛未冬仲余將北征晚步江皋雪後四際無雲  
四駕小艇至金山之下月出矣乘興上妙高亭  
觀月時木脫天空江流檻前所謂山高月小水  
落石出者真其致耶月朗甚雪承之助其輝月  
愈冷星斗芒寒欲動遙諦之漁燈幾點在白沙  
頭若隱若滅所謂明月照積雪此景堪描畫矣  
久之月高夜靜空中碧玲瓏世界仙侶飄飄若  
聞清嘯吾生須臾耳大江流日夜感此焉窮乃  
長水先生文鈔  
返僧寮于手中函中取辦梅炷佛燈前與僧說  
圓覺妙諦僧為煮中冷泉一杓以達茗投之為  
供客前因取囊琴作雪夜梅華弄所云風吹一  
夜滿關山者耶時夜叅半被衲危坐氣從踵下  
兀兀騰揚滿懷若初春焉少頃童子呼曰天光  
明矣登舟至瓜步擔簦跨驢取道真州北去

賈洛陽

賈生以河南守薦一歲五遷文帝甚任之每詔下諸老生不能言盡代之對豈不通達高雅有聲士林者哉其策治安慨然思以銷諸侯王尾大之憂而登漢氏于成康之右雍容禮樂一洗秦陋倘可再見五三以來治象彼豈大言亡當世用者惜也絳灌害能長沙促駕服烏湘纍同生歟輕去就足以發明生之伊鬱矣嗟乎以彼其材惜不當高帝時設施宏達美論叔孫生陸長水先生文錄八  
五十一  
大中輩乎或謂江都不過文長沙不過武各盡厥施時乎命乎從古來非一世矣

董江都

董生三代下名儒也余讀天人三策玉杯繁露清明竹林諸篇噫學胡醇也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而家至今不敢亂孔氏正誼明道不屑謀利計功蓋其下惟沈精十載不窺園所漸涵邃矣故其持正乃如此相江都膠西兩王臣之以禮教行國中居家不治產杜門著書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朝有大議廷尉使者接跡于道就問輒對皆有法式孰謂秦焰後聖脈如綫而有力擔長水先生文錄八  
五十二  
斯道如生也者正心正朝廷之論從伊說說命長水先生文錄八  
五十三  
中得來使帝退弘任生將不為古大臣以道事君者哉火災之對閉陽縱陰垂棘微瑕爾其根實精純自當肩游夏升孔堂次第不得數楊雄矣

典屬國蘇子卿

蘇子卿牧羝北海上坐卧乘持漢節旄頭落盡  
丹心不磨凜乎寒清霜貫白日也罵律唾陵若  
腐蛆爾其對律曰女為人臣畔主背親何以女  
為見責陵曰或父子亡功德常願肝腦塗地今  
得以身効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  
為父歿亡所恨咄嗟手腸鐵石而舌斧鉞纏裹  
革禽行獸面者吐舌高其義況有血氣心知者  
與陵感媿泣曰陵律之辜通于天矣它日天子  
長水先生文錄八

射上林得帛書霜毛萬里知或此心可不謂天  
哉世傳陵與或書一慟長別余以為皆晉魏人  
謠為之不足辱或且或豈陵之儔也

趙將軍克國

余讀後將軍克國屯田疏罷騎兵務農業息徭  
役制西域治郵亭以待罕开之自服未嘗不喟  
然曰嗟乎老成謀國若此其忠也當此時酒泉  
守辛或賢銳然決策欲倖功一戰克國持之甚  
堅至乎圖書詰問數四不變報曰窮天子精兵  
散車甲于原塹雖亡寸功媿得辟嫵之便此人  
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及振旅來旋浩星  
賜勸之讓功則又毅然曰兵者國之大事當為  
後法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乎觀是  
數言亦誠貞志練識宏量有太臣風節矣然其  
始議時抑何難合之甚也帝下其奏于公卿初  
是之者什三中什五帝之詰責未已也獨魏相  
臣乃不敢橫議功名之際大難已夫嗚呼事亡  
名又亡功而實利國家誰敢任者為酒泉守易  
為後將軍難在君相所擇任如何此亦方來之  
范也



汲長孺

長孺之言曰天子置公卿輔弼臣寧令阿諛順旨陷主不義乎縱愛身柰辱朝廷何誦其言至今廩廩有生氣漢廷一時幾丈夫執夫以東越交攻使命不辱河內失火矯制發倉儲青貴幸長揖不拜張湯深文面訾不讓李息黨比休以公法烈日清霜義形乎色矣自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帝亦許其可輔少主招不來麾不去世非不知之重之竟不盡其用使帝果能終任長水先生文鈔黜他時寄托事必且出博陸安陽右矣淮南謀逆憚黜威重不敢發端人拂士重朝廟乎九鼎豈不稱社稷臣哉多慙之規一語切中淮陽之命九載不遷正直難容自古歎之張子壽王元之輩聞公風烈而興者乎寥寥天壤何可多得

賜不如回解荅陸生

回賜二子高下夫子素曰洞知之矣何乃有執愈之問不曰不如却曰孰勝試其自知何如賜直曰何敢望回則明謂之弗如矣夫子喜之曰汝真弗如耶此弗如之心真心也知弗如之心即是真知真知一朗萬竅皆融無一無二亦無十合下心體直與日月並明千聖合符豈待他日方進乃始如回乎即今一瞬靈明轉變便已如回矣無知無不知之本體無曾累階級可設長水先生文鈔此一了即了之道余聞近谿羅先生之教如此道本空洞超乎對偶數目外有對偶數目則不徹象山一日問同學知二知十何以見得弗如其人對曰看來只是尚嫌少在象山為之首肯者久之陽明他日論學時時為同志者重宣此義良知之指不言了然五十六僕意亦如二先生之教但愚見以為賜不如回者一則是得虛洞然一則尚靠揣量億度所以弗如其分別正在此處長水先生文鈔

即便徹了世豈有自知其為極量對待猶不超  
脫者乎豈有自知不如回之徹底洞然而猶不  
洞然者乎所以夫子與之者不是與其他日向  
進與其當下直見性明心則億中之伎倆貨殖  
之營為合下盡消到空空去矣大凡天下事物  
千百總襟曲折與渺即聖人不能徧知必須諮  
訪必待終日終夜精思必採納衆涼之善酌之  
調之方能經時濟物獨其天性中一點真明合  
下廓然無碍無首無尾無所不貫故謂之聞一  
知十先生文錄  
知十一者數之始九者數之究至於十則子數  
盡而還其母矣聖人真知得母知子既知其子  
仍還其母本體朗如吾人落在是非利害毀譽  
成敗中間纏綿算計不出兩頭對待外亦何超  
朗之有乎故云回也屢空到十數上是盡頭岐  
路故云空也屢者如貧子再無長物也億則屢  
中者我寶流失揣摩他寶曾得為吾有乎故大  
舜用兩端之中用之則非兩也一而已孔子扣  
兩端而竭焉既竭矣何兩之可言乎故真知只

是惟一則統體具有頭尾皆完知之亦知不  
知亦知知亦不知不知却知今人真知不徹者  
以其胸中尚有二物之介也

周禮荒政十二解

三代盛時宇內殷阜即有凶荒國無捐瘠嘗讀周禮一書知先王所為禦荒者綢繆若是而後世何疎略也今即荒政十二事論之得失之故利病之原大較有可言者首曰散利後世公庾坻京不聞賑貸之詔如此者民病次曰薄征緩刑弛力後乃有半粟不登督租之吏相望于道民困徃犴土木興作雜還不得休如此者民病次舍禁去讖後乃有山林川澤禁不得採飢殍

長水先生文錄

卷九

十一

以明人事非天意矣然先王之心猶兢乎閔民重本之思焉世方順成民無札瘥不敢一日忘儲胥以戒不虞千耦千畝之勞良耜耨田之詠非不勤而遂師巡稼大夫簡器縣正趣事不為厲民燕享有需嘉樂有侑五禮咸秩匪頒無闕何甚費也而遺人掌積廩人掌穀二鬴四鬴食乃有程抑何儉也萬邦錯列九貢灌輸羽毛齒革輦入尚方用非不足也而躬獻鞠衣親服黛耜為天下倡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縣野都鄙皆有蓋藏所為勤勞以養萬民者何至乎古之盛王極慮豫防不待事至乃始圖之天不能災地不能貧以此之故維時方內遼休樂業無有失所故其詩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此三代所以久安也豈特如十二政者云爾乎後世之長世之遠慮不能修備其未然天災流行一切權宜之術尚不及溝中之瘠亦何美焉故未災而忘備不可既災而空視無救亦不可積儲先備謂之上策隨時補救得中策焉

長水先生文錄

卷九

十一

以余所聞若李愷之平糶漢文之蠲租令民輸粟入關者無用傳斯亦十二政之遺也他如汲長孺之河內發倉富鄭公之賑青州范文正之賑浙西倉迫無聊之中庶幾猶有採挽之策焉夫世之有豐穰天之行也蓄積多而備先具政之經也隨時量地為萬一補拯之方此豈有常策哉仁人君子殫厥心以謀之義士世家各協力而襄之張口叩哺其策在捷給羣聚得蘇其策在散處人衆日久其策在多方可繼捐有餘大不孝子也人

補不足其策在權宜行事不拘文法斯亦荒政之大略云語云採荒無奇策非無策也不能救急耳知其無策則無一非策矣

費隱解

道之妙貫有無分有無者諸子百氏之陋耳無能生有有中舍無即有即無即無還有一物兩名焉故稱君子大中之道非滯有淪無若諸子百氏之偏而不貫者蓋率性之用顯大流行乎天壤間無所不徧殆若甚奢甚費也者就中求其所以然之故此豈有形影可求見聞可及又甚微甚隱者焉何以明其然也今夫愚夫愚婦家室日用間介焉有知所知者即天下人心之共知坦然有行所能者即天下人心之共能斯道不以愚夫婦廢皆可使與其知能者焉若究竟到至處彼其超聲臭而獨運在聰明齊聖者有所弗能原即勢力之不庸雖多材多藝者有所弗能致極之乎天地又大矣尚以形局以氣用形有滯氣有偏猶時時小有不時若不順成之處不若道之大全純正而終古無弊焉者自人論之且不能無憾於天地而況人乎由此言之道之小也充滿纖微于夫婦之可知能處

窺其一班精入無間莫能破也道之大也包覆  
涵育于聖人天地不能盡處可規其全體廣極  
無垠誰能載也語道至是洋洋乎何費矣乎俯  
仰天地之間目睫之前而真體已躍然矣詩云  
鸞飛于天魚躍于淵蓋言物也言物以言道也  
為魚之浮沉一氣機之升降氣機之升降一天  
則之自流有此天理即有此物則有此物則即  
有顯藏飛者極九天誰則揚之躍者入九淵誰  
則鼓之一夫一婦固等知覺於為魚天地聖人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三

亦未始不呈神明于一竅吾是以嘆君子之道  
之費也指其端緒般于夫婦閨室之常極其廣  
大彰察于天高地下之際信乎其莫破莫載也  
無弗有也無弗徧也窮宇宙內物皆道中物窮  
宇宙內事皆道中事皆道中物道中事皆與吾  
性體不隔一絲故曰不可須臾離也非獨單指  
人身此乃窮六合并心靈而為言也嗚呼道之  
費也如是然則孰從而求之吾性至虛而能有  
至無而能動至顯而能微此何物哉淵然未發

之中也識吾中而洗心以存之靈明邃密包羅  
萬象自有萬古乾坤自有萬古賢聖其庸者不  
殊異于愚夫婦而高者已足陶鑄天地聖人此  
子思所謂不顯之天體費中之微也人若瞑目  
內思愚夫婦何故反聞聖人何故反冥為魚小  
至何故反全天地元形何故反缺忽然一透萬  
象皆空不假尋思頭頭入妙深山可居漁樵可  
伍鹿豕可游鳥雀可馴神聖自竅于胸中天地  
轉凡於掌上一物而已夫孰識其微乎

長水先生文鈔

卷四

題季山馮公墓道之碣

馮季公葬有日華亭董君玄宰次其事狀吾郡  
馮君開之誌而銘之及葬其孫某表石隧上請  
揭懿履示後之人夫百行有大于孝者乎兩太  
史此度於唐世馮子華者稱為孝馮季子于是  
友人其題其石曰季公名某字忠卿宗鄙稱其  
孝茲丘也是為有明馮季子之墓嗚呼語及事  
親使余泫然流涕也昔孔子游于青丘聞襄陽  
中哭聲哀顧謂弟子曰驅驅孝子將至及下車

長水先生文鈔八

李華

遭臯魚生問故焉嗚咽不勝曰吾聞風木蕭蕭  
而淚不可收也孔子喟然仰天曰樹欲靜風搖  
之子欲養親不逮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乎  
吾昔也游吾師佑山先生門聞孝道甚大退與  
季公兄弟偕在子舍追焉隨焉常媿弗及今者  
語及季公所事親嗟乎蓋棺遂定千載吾思吾  
親歎養弗逮是以泫然流涕也始與馮長公同  
舉進士吾師長吾親者二十齡甚康樂而吾親  
罹病綿延十餘年吾所朝夕勤劬承事顏色者

在牀第湯藥調甘茹茶風燭危隕之中而季公  
兄弟所怡愉滿志先意將順者在布惠行義賓  
筵蒿祝山水觴詠之間余無日不憂思雖携班  
弄鶴不如公等樂季公無日不順遠雖竭力盡  
志安知余之苦乎命之不猶其福享殊也德厚  
薄殊也貧富不同也親之慈嚴又不同也然吾  
先師嘗兩是之吾親不幸蚤世吾師享康樂又  
十餘年季公與其配沈夫人所為奉其親者求  
葛中櫛靡不躬承煥寒勞佚事事體察愛親如

長水先生文鈔八

李華

實王保親如嬰子前後色養二十年穠情密愛  
亡纖微不懇致此皆余所經見余能詳之蓋與  
其父兄周旋日久家庭和諧宛如一人親未嘗  
也子輒視而知之子欲言也親已笑而俞之兄  
之所然弟然焉弟所不然兄亦不然焉有客卒  
然見此者烏審其孰父孰子孰長孰季也天性  
之合其樂融融棣萼煒煒信有之耶吾思三十  
年前吾師在時事季子不忝孝名哉吾自以不  
及而流涕也吾言其實兩太史之言蔚矣其文

也夫昔吾師歿太原公為狀吾為傳長公年兄歿弇州公為傳吾為狀今日臨季公之隧吾宜銘韓退之所云吾年未老見其三世殞謝曾不須史人歆久不必觀居人世者宜何如為情也

祭趙母陸孺人文

始余總非為趙外孫而習趙門之終始也我太翁給諫漸齋先生念其長嗣長孫相繼謝世獨愛憐曾孫之孱而亡以依也惻惻心楚焉曰吾老矣非求淑媛練習稼穡荆布也者當何以持吾家孺人年十七為曾孫婦三日解花綰即授完鑰持家事時太翁年八十邁矣官蕪家貧薄實無可貽曾孫而顧口口念之不置曰何以培我曾孫于是諸長者心訝焉未幾太翁捐館衆喙集於曾孫又無何曾孫謝世馮凌辭訖並集於曾孫婦當此時也孺人之苦余母氏姨氏備知之內以奉高年姑嫜撫循諸孤叔提挈呱呱乳上兒外以修睦諸尊行蚤夜勤劬杼軸以供祭享會集猶多不稱衆意一切侵侮門以外事又總總不可具言蓋自余小妹未奉箕帚前已自楚楚難名狀矣孺人寅夜拮据挺身其間慧明善應將以柔恭有才丈夫之略調之劑之維之持之不知幾歲幾年總總勞勞者乃始戢

然小定比於鄭邴小邦陪宰奔奏齊楚晉  
壇坫之下亡日不要盟焉嗚呼苦矣難矣可謂  
才已故云余為趙外孫五十年間頗習趙之終  
始者此一事也自余妹于歸孺人始有所付托  
其諸郎君並孝友善承母志事產漸完合諸姻  
連皆邑中名流素祚一振家聲日起孺人方舍  
銘美孫且抱孫曾焉井井匡飭不殊始之難置  
時益以禮義訓厥子儉勤持厥家暇則供佛茹  
素以順餘齒而已蓋孺人終始之德廉廉詳備  
長水先生文獻入

姻黨誦之間里傳之豈虛乎哉夫松柏貞姿自  
其天性凜風搖之嚴霜剥之淋瀝備至乃始刻  
露貞標貽芳表潔嗚呼人亦孰知松柏之備嘗  
百苦乎唯苦之盡故其芳愈烈木不苦葉不香  
人不苦節不芳余所以感概涕流有味乎栢舟  
之什也孺人少而為婦上無承藉當其甚難孝  
睦特著壯而喪所天旁無依當其甚難割歷  
持其家晚而訓子若孫又失吾妹當其甚難義  
方貽式卓有母儀半世苦辛弔形影而子立一

生大節勵難貞以始終歿乃安恬以遊燈煙表  
瑞既已駭鸞鶴翔太清矣所一絲未瞑者或念  
及吾孤生未了也傷哉

水先生文獻入



沈母卜耳人祭文

長水諸族卜乃鉅宗是吾里人也松陵之望沈  
為名聞是吳興之派與吾同所出也長君銓部  
魁天下吾所舉士次君憲臬魁京闈吾所在門  
牆而厚期許也太公與吾游以吾同館道立兄  
之雅又吾所世講無忘也故太夫人當日女德  
女誠蚤映圖史吾知之婦順婦儀表式宗黨吾  
知之自甲戌來于今垂三十年許通家之特等  
于肺附太夫人所為九熊畫荻者雖則人人能  
言余知之似特真可不謂今儀令望流之管絃  
者哉有子而賢而並顯又嗣嗣蚤有當世名難  
也昊天之恩依依嬰慕兩君者同心尤難也舍  
冰蘖之芳馨甘蔬粟之供奉輕九列若鴻毛侍  
慈庭以永年子心淡如母情灑如兄早抽簪弟  
勇懸輪遐想一門天樂團圓即北山陟屺且當  
揖拱高風彼陳情報劉登岱瞻雲又何有焉太  
夫人享備福葆榮名榆翟煌煌珮珩踰踰色養  
祿養備物是將紫霞之觴麟脯椒漿日進前娛

心意即百歲千秋亦云夜之未央嗟乎樂且未  
極哀來無方天靳斯年返復有然留吁不盡貽  
之後賢太夫人晚親內典視此廓然又奚介焉  
之有某先慈捐頤同茲不辰聞訃音而遲遲抱  
衰殘以後至二君之母如吾母二君之哀亦吾  
哀二十年間掛冠携綵所得與二君同心者緊  
母之故然太夫人盡享其子之第祿二君能盡  
所報於劬勞而吾萬分無展私衷抱痛感極涕  
零所以言酸惻而無倫其中情苦也玄酒素羞  
以格末命如玉生芻靡敢不敬乃或乃文事立  
名揚難兄難弟在邦在野蓀蕙芬芳世發厥祥  
太君之福雲來水長嗚呼圓暉缺兮玉芝謝寶  
燭銷兮促長夜人代相送兮寥廓之月  
哀哉

文喻一首

仙宮梵宇色色摩尼繚絡靡不玄  
明堂瓊琚丹碧是處巍然冠冕西清武幕戈戟  
如雪霜大旂為雲鳥氣雄紫塞萬里橫行學士  
玉堂紫微月下翠雲簾前左琴右棋前圖後史  
片梅危坐五色起於毫素之中庾亮南樓右軍  
清集清風明月其列賓一觴一咏其勲業揮羽  
拂塵高論手義軒上抱中自以無千古信陵平  
原之門皆當代英流劇辛鄒子之臺盡一時名  
長本先生文錄  
上三  
勝義薄雲天氣寒白日寧痛飲而友夷吾不拘  
攀而為原憲凡如斯類練合精微皆徒一節上  
起以斯喻文倘采精有術可意想而推焉

資園州後跋

嘗讀易之賁曰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賁之為  
義搏挐陰陽鑪錘萬化惟龍見文  
明之大人庶幾當之若丘園胡以稱  
賁而幾之束帛乃得終吉耶蓋賁者  
時之為也大丈夫事業滿天下何必丘  
園何必不丘園唯是隨時變易天飛  
可泥蟠亦可駿豎鴻垂可淵媚山輝  
亦可可行舍藏動與吉會豈得以幾  
少之故合潛見觀龍而龍之靈始見  
合春華秋實觀賁而賁之時始見

天文固然微獨人矣。荆孫豹之對范宣子也，以立德立功立言稱三不朽。賢如子子，智足知聖，乃謂孔子賢於堯舜。夫孔子自中都以至攝相，纔三載耳。夷考其行事，自墮三都，兵革夷誅少正卯外，不少概見。奚謂遠過堯舜，豈非

立言之權實誠功德而刪詩定禮之勲  
迥高於格天協帝之烈哉吾師太史幼  
真先生弱冠登朝名蓋玉堂片言謫  
訖浩然長往清溪白石琴書自娛而  
時以其會心之趣寄情翰墨其所著  
述實兼諸子百家種之所長而其處

長更自勝之蓋嘗私評吾師文章凌駕千古而精微直接洙泗世有賞音者當必以余為知言嗟乎使師而翱翔蓬壺石渠誠不難今文賦化如所稱見竟以連時鑒而止夫貴之詎謂真謂真得真得真者哉得真者杞虞天下者無昭子問其文明宜必以見哉蓋不朽之言較功德更足千古此子子智足知聖而道亨不佞亦庶幾足知師也曩師之嘗謂我衙門中人物須如白香山蘇黃州不詣世波小

磨折乃是洗發文章刻厲風骨嗟  
天下寧有離功德之文章乎哉師之  
言在文而意益淵涵矣曩曾為師  
叙四餘而師之文甚富茲得此集如千  
首併付之剞劂氏以公同好而再為之  
跋曰賁園者夫子自道也

長水先生文集

門人汪道亨頓首拜撰

沈大史先生水雲編序



長水在郡國則東南一都會也其地  
為蒼練漚鵠相麟回雁諸溪諸水諸  
蕩之所湊達以輸三江灌震澤無決  
巖重隘之阻而款蒲奔蔣所在夷芳  
風與水連雲來天上清英沆瀣五入  
韶朗蓋鄒國一水雲鄉也而當湖達常  
其東偏上以寫妻五湖而下以吐納三  
湖七浦為雲間上游則當湖水雲  
一都會也乎既辱命于其地而手版  
經年時月流鱗波連瀾時之所論  
渙鱗芥烟霧之所絀縕有濁望不

塗而清無不漲者有不漲而兩者皆  
烟煨光華五石常具者水之重之旁  
土互際與高与下若合若離天地結  
美之氣胎結于山川而耀芒步胞  
為意必有其人焉在子鍾鼎則牙舒  
而倪得之是其人不予鍾鼎則牙舒  
果出焉重龍重為臥龍將天地  
美之氣必有其人焉而入瀟湘而出以  
筆于長水之濱當湖之濱者而吾乃  
得  
初真先生在水雲間也乎浩嘗一再  
過之門屏間也也猶之游吳潘德枕

杜美之據其帷觀其人土木形骸  
如泊水竟不可少肖嘗試與之開  
後篋倒囊而求未嘗不敬為拂拭  
漢也有為之言邑子甫正居間求  
問之事反走遁矣及澄鄉之累  
維桑酌便害稱述長銘遠近  
常自為之述曰瞻雲在川雅謂  
我而予亦曰長水之濱當湖之源  
在水乎意必有人焉當此者而今  
德澤之水靈主人主人雨云似我  
不妄耳伯陽氏曰上善若水善利

萬物而不爭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  
雲當先生弱冠興  
朝意氣日上左卑高右伊呂少伯子  
房敬與長源之流辱在廬下即賈  
餘勇修兩司馬業室有顧哉之而  
橫被忌口一意初服杜門尋業結  
今釀古以成孽彼其于雲行水滸  
澤注天下者寧有撫志步而多謂不  
然矣水之注焉昌源多景也切存乎  
涸物而當其隙歟蒸而澹穢垢則  
清冷之用有餘適雲之膚合寸并為  
膏為霖夫不以時雨見德而沍符表

瑞之朝有慶南在霄光子解澤者  
 何也吾乃于是得水雲主人所以為之  
 日重而後之所以重水雲主人者以彼  
 不以此實水雲主人龍臥時而當  
 湖今私幸子綰帶間僥得之者也于  
 是為湖令秋水雲館卒業其主人  
 所為水雲編凡若干快付之剞劂  
 傳之方來世之觀覽者當以我兩人  
 言謂不妄焉

通家晚生漢陽蕭鳴甲頓

首謹序并書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目錄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婁江門人王士騏岡伯甫校

序七首

記四首

書九首

說義三首

疏一首

論一首

八目錄

史論四首

祭章一首

雜著八首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條義

稽古堯舜之朝明良喜起一心一道天下太平如谷稷輩者見其道而親承之事炳典謨曠千載其一時已乃若伊尹生於虞夏之季慨思往昔獨以其身擔負堯舜道脈曰天之生子為何余天民先覺宜以斯道覺斯人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非余覺之又誰屬焉故云唯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先言尹次及湯寥寥天壤自無可讓者以吾能堯能舜心胷匡時致主必使上之真有可堯可舜之君德布澤安民必使下之真有堯天舜日之太和耻君不若舜耻民不被澤媿赤如捷市隱痛如納溝其慨切也如此故尹一出山天下震動諸所施設為衆所不能為任人所不敢任古今論三代上名臣有佐王大略者必以尹為稱首故云湯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此古直臣也云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古重臣也云學焉後臣之此古師臣也孟氏因萬章之問

推論平生曰伊尹耕有莘氏之野蕭然一布衣耳其心則樂堯舜之道焉樂之云者志與之合而神與之交量力分則恢廓無難涵精理則心源直接此一樂也唐虞堂陛之精神我可寤對而默交唐虞吹竽之民風我可指掌而如在此時抱負豈不自謂真堯舜者哉然樂道是大綱領精義是實工夫精義有義與非義兩端之剖判非義必不為此則一條為堯舜之直徑路也堯舜受人之天下充然無歉色以天下推而授之人怡然無吝情舍人之父用人之子兩心無芥懷舍己之子立人之子舉世無二議故云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又云一點浮雲過太虛彼勢榮財貨女謁閭倭珎瑤奇麗者遠人視之楊花飛絮耳曷足少動其中乎唯其真能如此即空天下如無人然所以對越神明超超獨樂者此也其自待也峻立局也寬持繩墨也分判不舛錯如此則身正如此則人人信之其正天下若餘緒耳大都天下最易清眩者莫如貨賄一



途太微之上有天錢天庫匹夫之量爭雄於一  
擲半銖盜俠以是肆乎閭巷銅墨以是肆於交  
關魯褒論錢神洵可三歎而示戒也唯樂道君  
子空其心於天地之外空其目於萬物之表空  
其門閭寧處於一物不居之地故其處辭受論  
取與甚嚴亦甚定非其義也即非克舜之道必  
辭之不受雖千駟萬鍾可不顧不視曾不足滿  
其一時况其小者乎非其義也即非克舜之道  
必不取亦必不與侃侃之節曾不小恕於一介  
况其大者乎人若真能如以不出十年內不媿  
形景外不媿朋友幽獨不媿妻子童僕將國人  
信之天下服之神明鑒之便是天下一人耳如  
以之道至貴至大至光明豈非天下極樂哉此  
之謂伊尹能樂克舜之道後來一生大擔當大  
事業皆從此出其進而輔湯獨有不殖貨利之  
戒末路告老亦云臣固以寵利后成功素修之  
嚴烈於清霜此可想聞而識其槩矣或者曰古  
人朝出耕莫歸讀古之書尹所樂者得無在詩

書頌讀間乎夫克舜之書二典三謨克舜之詩  
勅天喜起不多也論世知人必別有所在豈如  
後人日哦糟魄而已者乎或者曰克舜君民隱  
居求志必嘗究心乎經世之事如水土播谷工  
刑之屬想當一一稽求然觀尹所作為者鳴條  
之役可以放巢密邇之訓可以遷桐皆反揖遜  
成恭正如積陰冥晦必風雷盪滌然後白日青  
冥可以反正此豈賴一一稽求之力者哉或者  
曰克舜之道在精一執中克明峻德兢業時幾  
而孟氏皆不之及獨言其辭受取與間似乎言  
羸而遺其精昔者唐一庵先生言今之論道者  
知行忘助每析及於毫芒義利丘山乃甘心而  
冥憤確哉斯言此論道者之實際也然則通與  
義一乎二乎夫道大矣而義甚精世人辨義不  
真時以利心合入而道始混伊尹嚴正不比谷  
稷之雍容此又是一局吾乃知孟氏善言樂克  
舜者為其言義以合道也然則言義而獨及非  
義言非義而細及一介不幾狃隘拘攣隣於硯

硯之細人者耶昔歐陽永叔有非非堂記言舉世皆尚寬大忠厚漸入於鄉原模稜必有大先生能吐膽張目非天下之公非則真是者益以明白確哉斯言又論義者之樞衡也尹方在田間細小之物是其日用千駟萬鍾反是虛景色一介取與在人情所易忽在至人所獨嚴故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咲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大都天下事皆蓋不先生文錄入起於微成於慎微挈壹氏算天一滴之水不差則晨昏正而八節調方與氏履畝一尺之壤不漏則阡陌明而九州別構雲臺者一椽一椽分利合度不日而崇隆可建繡龍衮者一絲一針寬急圓潤累月而朱玄孔揚夫君子脩身察行東廉持節慎獨盟心豈有他道哉亦慎之乎一介已耳顧可忽諸或者又言一介不取是矣一介不與夫乃太吝乎夫取與一道分人我者是義有內外也世之輕與者必不嚴於取以為徃

來常調耳或以先與收後取之獲或以取此償與彼者之缺故取與之際亦是大相關設使釜鬲禁閭之上無庸鉅萬之與以為援為謝則公卿士大夫莫夜門扉亦可無用此千百之物矣人知其入以孟津不知其出以尾閭知其所取形景堪憐不知其所與機關更暗故一介不以與人一句尤論道論義者所宜精心密察焉三代下名卿多矣吾獨以為善學伊尹者諸葛孔明殆近之彼其躬耕南陽不靳閑遠一如尹也蓋不先生文錄入三顧以出乃定君臣二相其也授遺顧托忠亮正直國人信焉嗣主安焉四知尹也獨其生平配婦寡歆葛巾毛扇總政斂非汗流終日嗽食不過斤豆一餐亡蕪味故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臨歿上謝曰臣成都有田二百畝有桑三百株臣死之日不使廩有遺粟囊有餘財以負陛下嗚呼三代下曾有若人乎故論說其義與同志諸君子共勉之儻傳之易世庶頑振懦清標稜稜庶乎足以風也

記前輩徐李二先生遺教於四書象提之  
前示孫瀚洵浩等世世誦之

往在萬曆戊辰春三月三日

上在東朝見百僚于 文華之幄次是日也始  
開 筵勸講故事該首輔口講不撰講章于  
是少師華亭徐公講大學之道首節莊誦正  
文三廻講曰夫大人者繼天立極有天下國  
家之大責任者將來有此大責任今日豈可  
無此大學問此大學之道安在在明明德焉  
在親民焉在立於至善焉人所得於天者本  
自虛靈歟障之則不明正如一片明鏡塵埃  
蒙之始昏矣磨刮去之依然朗照故明之云  
者在學問以復其初也此明德乃吾民所同  
具習染之則不新正如一領新衣垢膩汚之  
始舊矣洗濯去之依然如新故新之云者在  
學問以變其習也此明德本是粹然至善唯  
執持不固則不止正如一所安宅主人移徙  
不定始失所安矣知其為美終始住定有何

改易故止之云者在學問之功持衡於己人  
間必至此而後可也修此三者乃是大人之  
道大人之學古之二帝三王務此而已伏在  
留神日新其德 賜茶而退一時聞之莫不  
竦然悅服次輔少保興化李公臨署開館率  
余輩諸館下士至

肅皇御製敬一箴碑亭之下李公再拜稽首肅  
立亭側之東偏諸士羅拜序立公莊誦

御箴過要頌之間呼曰仔細拱聽誦完一篇因

此是敬字箴又曰此是一字箴次第又一

曰此是視聽言動箴誦完又呼曰通曉否頌  
日日三復之諸士曰敬諾更不着一語而色  
象彌莊音響清肅聞者又莫不稱服今且四  
十餘年二公之教如入心腑乃知前輩不虛  
枝葉言愈少則意愈長所涵蘊風感自在聲  
色之外此聖人所以貴無言也余年踰七  
稔孫洵者在傍哦誦大兒慮其勞我每日呼  
去與說四書正文略轉一二語指義倍明因

為書二先生之遺訓於冊子前行使後生知  
元老鉅公其言論如此有臯稷孔孟之風而  
吾孫六人或十三齡或十齡小者五六齡相  
傳授之知祖之訓孫伯之訓佳拳拳如是使  
不忘云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故誦法  
大聖人之盛事以詔之名其冊曰蒙提

游龍湫記

余以九月既望抵能仁寺又明日晨起撰竹杖  
乃窮龍湫之勝龍湫去能仁可五里許一路叢  
篁中水聲鏗鏘如奏玉出谷而知其承瀑之下  
流也沓嶂百折乃出兩厓則古木壽藤蒙絡搖  
綴松風謖謖鳴濤如雨及至礪邊平石似砥丹  
赤綺錯是曰錦谿由此數折峯頂蒼松紛摶若  
蓋稍折而右排嶂巖巢者曰連雲嶺怪石或斷  
續或起伏呀然嵌然窪洞而磐磴者不勝紀也  
長水先生文鈔八

曳策陟磴斗折以上數百武峯際白雲容容出  
谷中迫而視之知飛泉為迴風所簸蕩也不一  
瞬間愧惚又失之矣入谷石厓頽頽與女蘿繆  
垂空谷廣數畝中起突如高臺有卓錫庵在焉  
飛瀑挂厓似長虹舊志稱直下五千丈噴薄砰  
砰如霰如雪懸綴如流蘇晶瑩如聯珠光列缺  
以爛爛響鞭霆而聞聞迅風噓之搏羊角而上  
者飛舞天之半久不下垂忽焉少選亂雨驟至  
簷水如注變幻萬狀如駕龍鞭霆亦忘其非天

際矣由菴後躡級以往有亭曰青不了者以足  
 倦一藉草中田父進酌忽日光下澈風瀑蕩漾  
 橫亘數道燿燿若五金之在鎔諸從游者卹然  
 恂目為之絕倒云自谷口援厓數里則龍湫之  
 巔其巔上更有龍目鴈湖諸勝斗絕未能登山  
 僧言厓下積水深潭特勝循厓以入則瀑垂垂  
 如珠簾其勝果奇又百武至潭畔水清可掬吹  
 沬濺沫射人衣裾潭右橫介一石檻廣數十丈  
 面面環壁如障岫時寒風轉侵淒神砭骨日追  
 崦嵫亦凜乎不能留矣乃徐步沿溪以下仰視  
 諸峰磴礧欲崩巖下飛湍澗響礧礧間更悲鳴  
 如笳鼓諸友相與踞石濯足歌坐取所攜竹爐  
 汲泉烹茗細啜之天日已暮又行數里抵能仁  
 寺宿焉唐人詩云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又  
 云奔飛下櫟樹瀟灑落層雲可謂工矣然更不  
 如銀湖落九天之妙也余之卧游鴈山者幾二  
 十年今始獲登陟以清秋晴旭得盡覽瀑流之  
 勝真生平一快事因為七言歌變之蒼巖上以

紀歲目云

賀象林父母蕭公膺荐敘

主上臨天下三十餘年久道化成循良輩出名  
炳剴牘者斌斌焉史不勝書方今宇內元氣藉  
我親民股肱之吏撫字煥然之不啻嬰孺之在  
保抱即如大江以東民樂其生了不知璫貴之  
權礦稅之擾所以人心拱戴方隅晏如我當湖  
在具會間壤地編薄賦役重又瀕海在往季者  
此亦多事之邦也幸蒙 國運熾昌先天大德  
被于東海出日同輝教十年海波不揚汎風  
蕭蕭時若嘉穀荐登小民豈盡帝力於我  
有哉而我令侯蕭公蒞治以來政平事理時和  
年豐已及載蕃誠心至念日夕獨以東南民力  
為拳拳徵賦以時訟牒清簡使我海邦人人  
安田里絕無咨風嘆雨之聲至乎海徼兵政海  
塘巨防以及一切宵小隄符之隙宏才偉略又  
足振飭而持定焉以是德洽令行農謳于畝商  
誦于途兵戢以奮刑懸而肅公庭若水寬政若  
霖即我輩紳佩之流耕鑿此土莫不挹仰清風

霑被恩遇此盛漢之隆所稱三老五更庶幾扶  
杖而觀德化之成者也其為慶幸何可勝道頃  
按臺新安金公行部洞曉賢侯治行與其所深  
得士民之心者還朝刺薦首列公名比才諳乎  
新硯稱練猷於精鑛泰山北斗喻奕世之文章  
卓魯襲黃擬撫民之德惠芳聞令譽宜民宜人  
夫既揚于王庭紀在衡部傳海內而洽輿情洋  
洋脩矣我輩復何以云蓋聞吏道先論守守定  
始論才才守合乃表其心術之表裏如公冰  
之操刺裁之器人人已自知之信之至乃然  
篤厚肝腑洞然世路中尤稱絕羣無愧者我輩  
日在宇下且將持此預占公他年所肩宏任鉅  
者即公輔之器何讓焉昔班馬作循吏傳稱以  
德化民東漢長者似多于前漢蓋質行不欺親  
民如子非古之人不能甘棠之風寥寥千載可  
一二異乎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愷悌  
君子韋懷多福歌式歌之以揚盛德次第其言  
為之敘

名宦楊公政錄序

余聞之先大父言陽城楊公承芳之為吾郡守也清方簡重民安而事肅士爭修名行民皆恪勤于農亡敢有行其邪心求利于官者去此已百六十年凡政之惠利者究尋源委必出于公所和遺迄今常賴之余入仕後益聞公行業于士大夫有趙閱道琴鶴之風焉今隧有碑乘有志天下莫不聞自來守嘉興者前後更絕矣夫剛大之器得之天授人誰無之能善養之滿其分量無一念一事一隙一絲之不到則塞天地旁日月出幽入冥亭亭物表至百世而風烈凜如皆自其正氣為之耳公自筮仕初即捐妻子簡嗜歡抗志厲操襟懷洞達止携一衣囊一蓮穎老侍者無片楮交游往來故直足以遂其志真足以信於人剛明足以行其仁義所以惠澤之流沾溉群生憑藉數世此豈一日之積也嚴甯拔聳壁昂霄不可狎視今天下有此等人在郡九年知已不違徵召不至臨其上者

提衡推輓之弗及枝害擠抑甚者下石考始有浙憲之擢尋進中丞又輒斥去則公之過於世何如也大都人自自立為豪杰必不肖以世態高下為重輕世之脂韋巧利自為肥潤者往往齒舌正人以便其私從古來非一世矣獨觀鉏之民真性不淆有三代之遺直到于今不改其口今者磨石以識遺烈積衣以示弗忘慨然與楊叔子四知之畏比肩而垂青史公神如在誰能磨之嗚呼聞公風烈者可以憬然思矣

學憲湛菴陸先生遺州叙

往余在館時一二知交相期可屬任天下者文選則見臺曾丈考功則漸菴李丈稽勲則心毅陳丈祠祭則湛菴陸丈職方則敬菴許丈四君者皆游登樞事然風羽不相得亦無甚大匡持而湛菴獨隕謝在三十年前尤甚嘆惜乎天生偉人不數數有其人能卓然於古之自期終始完名者不可多得如我湛菴者未刻之汪莫測涯略此尤足光矣風雲際會心精理境超達言表為人簡重有公輔器其在祠官之署夙夜寅清稽典則晚暢國體與余輩共期為用世實學語及詩文以為此儒者緒餘耳其擢憲楚中時余與諸犬目送之郊見德宇博大猷略沉宏精神強實必以為此他年之名執政及改闢中學憲會不一暮郵中寄余手墨數行大期且至矣我輩每語及湛菴交誼人人落淚為此世界惜此人生平詩文入楚後者輒不傳今文孫比部君某

所傳三十餘篇皆祠曾時所作詩中所贈處士餘輩皆一時綰帶之朋也展卷三歎宛如並馬趨朝圓爐握語之時因思隆慶盛際與萬曆新政之初彼時何時哉主上無一日不臨朝朝畢無一日不御講若中者碩天下大有名之士無不登進在九列所推擇人材決斷幾事無一日不請于宸前批紅下所司者臺諫之臣吐氣揚眉得關其公是非請託絕于道賜如貂璫欽柱九陸頻頻可不謂家唐虞而虞天保者乎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此乾坤何可再得吾於湛菴詩州見其心知其入則如在襟抱若論其當世分明似隔代上人物余所以低回悅玩不能已已即進之卿雲卷阿莫讓焉今者滄江歲晚吟對湘潭每展大小東至不能句美人無處所良時不再得甚矣余之衰也比部君博雅練達趾武象賢時望翕然推之矣



代諸生賀龔毅所公祖奏績叙

昔之傳循吏者有以富民著或以寧亂稱摘伏剔蠹驚之若神疏渠種植庇之如怙且嚴且寬其執不同而興學造士若文翁也者第鴈行其間耳吾以謂不然夫治理者職教化之謂也人主任守牧曰民之師帥民有恒性弗由弗知師帥者教而導之弗納于邪故夫阜之成之訓之齊之一切為治具者皆所以為教也教其子弟則父兄悅教其英俊則庸流奮教其馴淑則頑梗化士善而民斯善矣民善而治斯成矣古之為吏者不甚簡歟世俗課吏使親書其績上之監司授之司功冢宰用以詔王而晉爵秩其可煙條職書簡冊者顯顯焉錢穀刑獄期會簿書歲月無踰責耳所謂興學造士直且駕畫帙而陳之芻蕘矣彼錢穀刑獄上所注視者朝韓多有效風俗淳漓民之敏德與否則課吏者迂弗及焉吾當湖士素恂茂而民朴愚頃數年來頗有剗朴而之巧利者為校為訐為多頰舌民弗

盡馴也有斲惻而之浮薄者為調為竅為多變化士弗盡貞也我毅所龔公下車之始恒然憂之其高標遠詣既一瞻仰足銷人之鄙倍方軌宏量寬寬焉不怒不憤令一切入其閭中胞與涵育之而士亦不知六載間所為陶埴士者心盡醇熟教思日有加焉此豈司功所得盡書簡冊所得盡具者乎不佞且有濶論焉虞廷庸服三載獻績九官十二牧祿烝烝寅亮王事功至醇純矣而宰子維大其師曰仲尼功在堯舜上之之峻功且卓如也九官十二牧言功者周奏最日會月成六官三百屬鯁鯁各效乃勞以聽于王亦至昌熙也蘇子瞻以為周公進退百執事于明堂弗若仲尼與高第弟子樂也周公之頑膚且過之六官三百屬者散言功乎吾故曰若考功論取則教化遠也仲尼之徒及門者三千周輔行天下者七千卓然以德行政事文學名于世曾不數人獨歎高堅歸善誘者一人耳以仲尼之功在天下高于堯舜周公能

言夫子之功者一宰子能知夫子之功者一顏氏然則教化之功德人者甚遠而亦微矣某子輩信子子鍾藉不佞之輩揚公作人後功吾不知視顏子宰子之識高下何如七邑士幾三子焉此數十人者夫亦七十子之派也夫

行道行義說示孫翰

孟氏言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不失義者必不離道道義一耳不分也伊尹樂堯舜之道其志將以堯舜君民開覺一世使莫不蒙休被澤乃所厥根本在一介不為取予千駟萬鍾決不可搖動之實力故云非其義也即非其道也人有不為乃能有為正已可以正天下義精則道自合矣道義有二指乎乃季路述孔子之意曰君子之仕以行義不獨為行道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說者以為君臣有義高隱不仕則廢此倫惟雖明知道之不行栖栖皇皇不敢果哉以忘天下余竊謂為此論者似尚未盡得孔子之深意毛釐之際傳肖不真時使人人薄高尚貴顯通以身徇時既不為行道又無不可仕之國其流極必失步汗顏為世觀笑并所謂君臣大義若恐亦空言耳未必能行也倘一日登朝朱玄其級便足謂之義行如此則歷五季更數君亦謂之行義耶其可乎不可也昔者契明五典君臣

獨教之有義義何以獨屬之君臣義者雖無所  
不貫其事主於裁是非斷可否以定天下萬世  
之衡故於君臣之際防立甚嚴設施甚鉅君持  
此公義獨斷於上臣持此公義可可否否臣持  
於下生殺廢置毫不假借天下生靈倚之得以  
安全如此方謂之行義故遇合則道行義亦行  
此孔子行義達道之說也不遇合則道不得施  
行澤不及天下而我此義者吾身能獨行之自  
可以砥柱一時宋元晦先生所稱事之可否  
之去就不可得而苟者決不肯昧昧阿徇  
忘義則行義之說亦論之甚精矣承學之士不  
盡察也三代下如漢有汲黯唐有張九齡其主  
天子置公卿輔弼臣寧令阿意順指陷主不義  
乎縱愛身奈辱朝廷何九齡之言曰陛下屬任  
臣拔在股肱臣不盡其愚則臣負陛下若臣真  
言不顧上忤聖顏旁觸左右以至於死則是陛  
下負臣嗟乎千載下謂其言正義凜凜如有

氣此之謂君子之仕真能行其義乃若會衡  
之食立季孫之朝生為具臣死而覆醢即平日  
行行自持終謂之無所取裁然則孔子之訓二  
三子者面授口傳尚析之未精傳之不肖似何  
論簡冊中相沿陳語乎余所以不得不辯者為  
防人心如中庸模稜之屬是也

淮陽游

余少日計偕北上會淮海有波濤之事避烽火于淮陽之龍興寺者三閱月寺寬靜軒敞梧桐初落明月可庭陰誦之暇行哥散步與市上隔遠殊甚灑如僧之鄰房有一精寮凝香滿函丈能得清泉為煮建溪而朱生龍陽杏者館其中布裕芒鞋與余清言雅笑襟抱之期足稱知我朱生蕭鼓琴又蕭短簫永夜極靜時為余弄簫者二鼓琴者三彼此賡屬片楮行墨收滿乎小

長先生文錄

三五

三

奚囊矣後二十年為萬曆壬午之冬余北還赴總漕凌中丞之招時漏下二鼓遂宿於舊主僧之舍時方大雪數日雲開月冷庭間老梅一對清芳送入澄冽心腑昔之人予不可復作高山流水如將見之余年近五旬鬢絲星如俯仰當世亡可論心意者嗟乎人生逆旅如在有無之間耳

史記考要序

自獲麟麟筆左史厥文接於世本太史遷者繼咸陽煢燼後仰探千古收其佚文成一家之撰大河墜江剗然天壤矣班氏酌言修辭出入今古彼時異典並至考核多允遷才固學自足兩能亦各其時遷史覲光斗氣哉漢書黼黻五章也二書並敝安能誣後來者此不煩喙已何示考最六藉恭訂百家為史記考如千卷字求其辭篇會其歸如天官律曆諸書皆潤脂難析其辭雖發其源此又讀史者所宜兼顧者也天下有特創之書有博覽之書有潤色討論之書作述異途明聖殊指亦相為掇耳不同可易

復齋劉宗伯

辛卯秋兒子來南雍承尊重過視之惓惓手書  
訊山中迂叟不殊館下之游迄今盟之心附弗  
謬也令弟公祖曾再訊候行時曾附弔客末刻  
以方嚴重戒行弗及一見亦無可致片楮者鄙  
情終是欲如門下覓天下巍望旦晚霖雨普及  
海隅令垂白倚杖而矜仰之真切追惟二十年  
前同署時臨天河步畫欄長日雍容具冰清誨  
乃今雲泥殊路各天老矣此生無復望見之期  
不勝懷想含姪過任丘因附尺素以展一念云

丁敬宇中丞書

前者孫瀚來南雍蒙賜道德之訓歸家一一能  
口述之迺者台駕暫駐錦里知將入南臺而衰  
老病足不堪奉教敬遣次兒鉉頻扣門牆展賀  
平之悰云念時事多難得藉名世大賢擔負紀  
綱之重所與共事者皆天下名德正直重厚之  
朋又半是我浙中人望可謂極一時之盛大凡  
一德者可同心心同者能共濟古之人以允扇  
指麾三軍以綦枰坐卻百萬伏想風裁鎮持不  
任揚吐留都天下根本願畚新春大有建豎以  
慰士大夫之望

復上父義

上言迷復凶而累稱用兵之害何謂也此言人主迷機不復人離天怒亡國喪身天下之殺機于此焉在必至乎河決魚爛不可收拾所謂敗喪之氣十年不復復者復也天之道一陽復為生機雖在重陰凝固中而一動處已頓回萬象之春一陰始為殺機即當盛陽條暢之月而一遇之便藏剥落廢盡之氣所以觀于復姤見生殺豪芒而甚嚴懼馬夫人主之心與天地同念復四海陽春一念而害並至一念之迷終無復機則敗亡銷滅終無復陽之理故聖人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為君自有大道顛倒反側繇一念之迷又繇一念之護其迷而終不復嗚呼敗亡之禍可勝言哉明皇一念迷於色荒而不肯復漁陽鼙鼓一夕而兩京覆沒德宗一念迷於貨賄而不肯復奉天墻遷一旦而九廟為墟徽宗一念迷於花石禽魚臺榭忽遶金之機而不備九道南侵舉家覆於北轅之下嗚呼

迷復之凶此非炯鑒與故知聖人危復上父語及用師者此廼殺機之指也雖然國運世風其剝復大約以十年為期若人心剝復只在一瞬間耳一念之迷頃刻知之即可以覺一念之邪頃刻知之即可以正轉殺為生一日而天下歸仁豈待七日來復乎復之卦爻書生皆主心學用師大敗等語為假象夫亦人心唯危天君失位之指云耳然小象已明言君道世界人心原亡二道故玄家之說以五爻敦復乃為固守物陽不可輕動一動即真陽消散如汞走鉛飛之說此亦至日閉關微陽宜養之義人心元和真脉與元運相周環迷情一障天壤反復此理甚微可以深懼云

周勃

絳侯勃從高帝起豐沛多掠地功然於天下大事未見其奇也帝之末年獨密語后曰勃重厚少文異日可屬任大事安劉者必勃也帝嫚侮儒生勃亦常誚薄青衿子然則當大事者豈不在廊達知大體乎諸呂之變陸生勸丞相平交驩太尉亦與朱虛等深相結倉卒托鄴寄之舌奪產祿兵符一夕在其掌握持左右袒之說以定南北軍之志不震不聳卒誅諸呂劉氏以安此豈智名勇功可及乎惟其重也重則能鎮服中外而謀不預洩周勃霍光並以厚重能鎮大事世固有恃輕俊儇密機者孔子稱不重不威威生於重其弗信乎論人于此世才甚難厚重又難也高帝知人善任者以此

陳平

陳丞相平少治黃老言方其割肉俎上時意已遠矣援攘楚魏間卒歸高帝帝離困者數矣乎常有方馬間楚君臣解榮陽白登之圍躡足封齊王信擒之乎雲夢纂于櫛俎前而珥強敵異謀于千里外恃非子房之流歟及諸呂擅朝交驩太尉天下有事而權不分卒定劉氏安社稷以榮名終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然帝對羣臣稱三杰士不及平他日又曰平嘗有餘然難任其不及良者亦有正諫之益哉游乎機變之間不失其正此管敬仲所以難得也

周亞夫

條侯亞夫繼父勃為大尉持重有名將風當文帝勞軍細柳時長揖不拜抗太上神威軍中奉將軍令御輦不得馳驅以示將權之重帝改容禮貌之及七國事起使將兵擊吳楚吳攻梁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不屢詔進兵不受詔以為必如是乃足制吳楚之命老其師挫其銳可以全收其後夫然後知其為真將軍也七國事平梁孝王薨太后護之上王皇后集信護之旁亞夫爭於骨肉左右怨譏間數進且不给豈復得有功名甚哉乎當事之難焉嘗賜大猷不置箸亞夫固怏怏不快借箸上前他日又買尚方甲楯則素無學術以自持一二驕僭之微似亦不免矣惜乎漢恩之太薄也夫亞夫以累世功處一二貴戚間且禍及身後世昧迷之臣不幸有所獲罪欲以功名終得乎志士傷千古所以掩卷三太息云

魏相丙吉

史稱蕭曹以下丙魏擅聲余覽其行事非蕭蕭翁當孝宣始政破散邪謀剪除霍氏收大柄還之朝廷捷若剝笋然不崇朝而權悉歸矣嘗讀諫伐匈奴書彼時敵政靡所弗言日取四方水旱盜賊秦之不為少諱數條漢興來國家便宜諸事請一切施行恢恢乎才識宏深無其比已丙少卿深厚謙冲不言智思合通傍格聞而問牛喘有相體焉西人者美其相也始元元年鳳閣雅有周宣之風遂與郭平陽等爭烈矣



送二尹趙君之任滇中大理幕府叙

九江趙君之丞吾邑也江溯山川相望由九幕觀之一帶旌耳不遠也乃今擢滇南大理之幕府以行壯哉乎葉榆之遊此三代上所稱昆明外徵漢武竭天下力乃始通西南夷司馬相如所為喻巴難蜀以彰宏略者乎可謂遠也已今者主上臨御不勤徼以外事滇中為寧一之宇宦跡所至即在遐外人忘其遠也豈非中夏氣盛二百五十年教化旁洽威靈所鎮持者乎昔余在玉署常以陸沈金馬不得遠覽以辭其生平之雅抱為恨丈夫生明世乘蓬經四陰有如趙君者豈不倖倖乎輕萬里於車塵馬足下乎故曰壯哉此行也吾聞蒼山上有十九峰拱立霄漢青翠亘五百里自是世間靈境其卑河之水從蒼頂下注者歷三百里司馬相如經其處刻東崖曰此水可當百萬兵吾又聞天橋上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令洱水下趨絕梁洞壑若斷復連激水蹴珠照點如梅萼迦葉藏真於此

空中時有異香飄飄襲人裾至今歷千年不散嗟乎宇宙大矣瀨覽靡窮惜余髦老不能從君壯遊君至幕府中時時望見蒼山儻令善繪者淋漓厥勝郵寄吾輩將使吾湖中九山九水附之生顏色則所望於別後故人者云趙君通敏該練將之以寬厚有賢士大夫風其行也邑之諸友請軸令文餞之為條其口語列之後方

書韓公岫嵯詩後

科斗文中拳身鱗葉披者當作顛倒披按山陰  
經說岫嵯者衡山別名岫讀如鈎嵯讀如按余  
俗讀如痴倭又讀如拘留皆非道家語岫嵯山  
周旋三千里高四千丈想以山顛之極立名岫  
嵯者其峻極之稱耳韓退之作此詩與華山桃  
源圖三篇同調古詩未有此體子美以來一人  
而已頃因雲龍寺道人贈余岫嵯山三大字詩  
續韓公詩因記所聞以遺之

與王淡生書

適承遠顧細察眉宇心精但有愛助而拂拭之  
思以展其尺剗也者七十老人二十年無別念  
矣感此銘表又結來世良緣何如天下事大都  
是元氣扶持其次在識拔大有擔當之士才誠  
並合者為他時共濟手此則門下一肩擔之保  
大定傾拳拳有屬望焉勉之小集二十冊奉貯  
鄴架無忘前日握手之言僕少有賢聖之志師  
友授受有所自來在館二十年留心當世頗有  
經時之抱掛冠來始一意淹通今古為文章  
主家亦欲小發明其道德之微經綸之畧今來  
世有綜述之者則僕不遇亦遇雖窮不窮然非  
藉豪傑之才如門下亦何以發豐城劍氣上干  
紫杓之房乎日下召命方來當至吳門一談為  
別

與尚寶沈玄庵年家

自武林舟次獲對一夕清言于今已是十二年  
往矣光陰鼎鼎可念也山間之客以無文為至  
敬簡略之愆則誠有之兒子鍾貢選來都禮當  
謁見尊公書生之性慮其疏莽故奉啟門下為  
之接引焉此兒自少小時便辱老伯之教百凡  
訓植可不俟言也追惟三十年前同在起居之  
署禁林長日朝夕追隨心膽可共緩急與扶官  
同姓同庚甲又同彼時若一人耳今各年七十  
一為行天之雲一為行地之水道不同而意常  
相憶又結來生未了之因也趨庭時為言其略

張君一內翰

起居遠念前啓布之詳矣方此清朝元局轉移  
夫乃門下論思丞贊之力庠人情自此大定者  
願自此登庸廟社之福老農擊壤而哥之衙門  
諸先生此時何所事厚蓄遠施亮高明有以處  
此頃見琢吾馬先生經濟篇與荆川唐先生左  
編互相發然知古易通今難古今異宜必綜今  
乃可以酌古而博古正欲以宜今非兩事也古  
事尚有載籍可稽求乃今之事不盡乎書冊諸  
詢謀議必博恭當事者更嘗之論而又假以數  
年講求之力乃可綜其條貫僕昔聞諸先輩之  
教大率該留意者不過二十事耳禁林長日天  
下英游五方見聞皆萃乎此願先生及時勉之

孫馬憲察映臺年兄文

今人所為慨思古人者非謂千載上人能遠絕我也觀面而心微不同耳古人淳樸終身不失尺刊士亡識不識信仰其生平今人逐世波流一日之間九變其顏色如此而誰信之孔孟論聖人從實地起有不改樣之恒人焉可欲之善人焉有諸已之信人焉一德不懈之君子焉如此人者即慶末世自與義軒上代人物了亡殊氣舉體皆真便即真謂之古人矣吾觀入仕之生智巧忙攘乎名利組之場試情之捫心報馬自失經變者消燦改換元來之面久矣退居里黨名成利滾自謂晚暢玲瓏世間無所不如意翻笑古人之太拙竟不思恒心壞光陰電馳業障既纏真身難復幽明永判失步何追而古之人者天全神超軒然不媿於生死去來之境為神為明此理甚實當場不知歸路乃知之耳如我憲臬馬年兄今人其貌耳古人其心乎昔仲尼大晉敬仲之才而薄其品於

史魚曰古之遺直於子產曰古之遺愛古人中求古人猶然難得如是況涉末路之波可多得乎如我公者言即尋常日用之言終其身無欺人語行只本分循常之事終其身無媿心事今者百事定於蓋棺公評信於朝野考心行論初終顯秩名賢人無間語大人而心赤子獨公有馬公拖金掛紫列在方岳仕業鄉行兩完無忤天與壽棋踰七近八晚有賢胤箕裘堪托即以世間法論既完既美人生如此足矣其何憾焉

美珠樓鳩工疏

丙午暮春之月余與令侯漢陽蕭公汎湖至中  
流公喟然稱曰水哉水哉湛湛圓駛含吐間如  
有靈物焉邑中自來多名流長者事不虛耳余  
因從容為述邑乘之詳始余少小為諸生更老  
教言當湖之象偁玄珠焉九水從湖房並入深  
更明霽或見五采龍文自昔僊家有遺譏云九  
龍爭珠大物且至亦云潮到湖中出狀頭亦又  
云案山脊出奎光乃發彼時雄心杰氣不自量  
與二三同志庶幾拊手偈得之過屠門而大言  
久之竟無當也其後城成始名啓元門浚濠始  
築湖上墩以文筆在巽始建報本塔以案卷宜  
竦始立敬輿祠以學宮在東始設龍吟閣于今  
又五十年餘而波臣西來歷三四百里日夕赴  
當湖之汎蓋遲之百年今且至矣東海迴瀾為  
龍為光上千牛斗及此之時高材捷足宜先得  
焉請為諸髦士援枹鼓之於公何如公曰敬諾  
今敷上之樓麗立未有名請以美珠名可乎余

曰甚善憶昨戊子穉白龍來海上紅光半天未  
余遶從田間來辟之湖房中樓上扁舟幾欲飛  
層樓幾欲拔空中遙見龍首半垂角長丈許髯  
張似戟鱗甲晃晃若磨銀片片飛動雲從甲裏  
出兩角之間有金冠紫衣仗劍立者其神長尺  
許雲水騰沸只尺晦冥龍忽戲吐頷下珠約略  
在塔院前光芒團圓大於斗槃槃壹似中秋月  
頃之遂收令人在震竦中五內開裂生神采彼  
時有詩紀其事云白乳小飲湖之湄快哉一  
遺玄珠蓋余生平始真見龍始真見珠因為公  
奉觴而頌焉夫行天之龍龍能化水行地之水  
水能藏龍人中之龍龍能藏人能雲能霖天下  
文明余老矣無能為也已在此後生諸君勉之耳  
公曰善今工作未完可增建門名以文明周圍  
築短垣對以松槐梅竹梧桂之屬約鳩工可什  
之三五足以完滿此珠駕九龍而迎大物笑夫  
天運啓明地文効靈經緯成象此人之能建豎  
千載巨赫厥聲可不共勉與前時令侯延陵王

公加意文象經始厥事未竟以去今蕭侯以六月之望大書美珠樓題額偕邑校諸條率博士諸弟子鼓樂前導而尊賓焉因屬余疏其事此一役也關乎珠林璧府不比梵宇玄房諸凡其管之徒衆情鄙吝者議不及焉

邵雲亭掌科

逕惟奉違以來屈指流光已是二十二年僕之  
無遠無足道者念門下宏抱厚蓄向在出處顯  
晦間計所以大慰賢士大夫之仰者誠旦夕以  
幾之亦云積望之日久矣頃邊隙漸開東南所  
在多大盜大俠不軌之徒安民訓兵此今日第  
一義唯高賢留念昨兒在都蒙推與過隆其南  
歸也荷手書興貺故知之不遺我如此其厚舍  
姪領需選在通年力方剛儻倚在閣下器使未  
列賜之以扶搖尤荷

太茹蕭大行書

頃讀門下魁天下之章才具浩然已自神竦及  
得手書何孝思之真懇世及之殷厚也不敢當  
念曩日者與尊公冲老為同署交後先三載沃  
捧優渥每花月良宵散服過從談道論文常至  
夜分定謂明德妙才必當有鴻致遠而恬愉早  
逝已非物理所宜更不虞玉折蘭摧遂至乎此  
真可掩涕三歎天之生才吾不能知其故白雲  
悠悠山川間之絮酒生芻無繇遠達徒抱一腔  
恨恨何可言者承垂念世誼故令兒子鍾謁見  
締一日之交此兒蚤有微名曾奏執尊公前具  
蒙批訓手蹟猶存啻恩服誨亦當銘之世世矣  
令弟父母先生誠心愷悌政簡刑清蒞事三月  
而治行卓如敬為德門頌

與張侗初內翰

頃過雲中入尚書故里宛是童時經行處坊表  
巍然德厚芳流慶源自遠顧瞻前哲為之動高  
山景止之思焉門下所住處村落衙必不數椽  
耳哦咏其間獨有千古想足下自睹野滿志空  
天壤如無人然大道甚夷任人獨徃形景百齡  
能幾何時當何以掛聖賢藉上日月俱懸耶勉  
之望之山陰道上千岩衆流自相映發茲行良  
不寂莫石簣先生何以告足下統承清問

謝金崑源諫議

伏承垂念初辰遠詒芳問重之鼎呂之章申以瑤華之貺諸丈高誼如此顧何德以堪之樗木散人以無所可用故得放懷千古上逍遙乎高山叢林間以得有此虛度日月夫孰非清朝所錫想者乎消受不盡吾甚自媿鄙野一念比於細蠅小草願祝朝政日清端方日進如我同志諸丈共秉赤誠力襄泰道在事者以一日為千秋一身扶九鼎同寅和衷持傾保泰即不佞或能再延餘季扶杖而觀之其亦何幸若遂飄飄冲舉乘雲氣而游塵寰之表亦所欣願焉

唐文苑序

唐文苑者唐一代詩文具焉唐文沿六朝而波流也韻而文者材六朝而創為構也沿而波者至昌黎柳州始振而之大雅創為構者家珍人璧鏘然到今矣世之操觚士稱聲律者壹稟盛唐為功令無敢有所更絃推而附之三百篇後至于稱文則比來之論將并韓柳視之直宗秦漢以上故評是編者或左袒有韻之文搜瑕中晚之世疵其博以濫彫縵而弗精為論亦小創云昔夫子述書綴錄秦誓刪詩于抑增存之以示來世彼豈欲侈宏博之觀乎義固不得而闕也如繩以風雅詩亡久矣即盛唐視三百篇如綬旁支耳若論振衰之力昌黎柳州已越六朝而上之故夫後來文士之論歆越唐文直宗秦漢與夫歌躋唐詩附三百篇後者皆持論之太過也要以瑕瑜不掩得失互見脩一代文體之無窮令後來得有考鏡則已耳余之志以為文至周秦漢初卓然斐然詩則十九首下至魏



晉並是高絕此唐以前定論若杜李立詩韓柳  
振文力大格高自足冠冕其一代宋以下不及  
焉大都法古視力陳義欲高持衡尚平苞執貴  
博嗟嗟文章如明璣粹玉確有定價前有千古  
後有千古故非浮論之所能奪也

題任昉論後

昔任昉之稱王儉曰在物斯厚提身以約玩好  
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門多長者  
立言必雅未嘗顯已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  
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韻單門後進必加善誘  
曷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詮品人倫各盡  
其用居厚者不矜多處薄者不怨少往在館下  
嘗書之額頭實獲我心吟弄在口故余生平見  
於宵小庸俗者不少矣名流雅士雖有久  
金石之權即世不能容而歷問亦有琅玕  
短也適見剡州十帖中有黃魯直書特標任  
者嗟嗟古之人乎同心如蘭言不虛已

抱璞齋微言七首

天壤之下妙明空活自有一片神靈世界在乃  
人世交承諸相殊奇於何不有極混極俗極得  
極麗從古是如此故謂之塵中人若回頭悟得  
及萬象皆空萬法皆通萬寂皆轉萬應皆圓正  
如魚龍變乎海鸞鳳翔於空無有不妙故易曰  
神無方佛家謂之萬法通神人之處世有不妙  
不通者其神不圓使萬法不轉也人為萬物之  
靈元來豈其如此

右達性篇一

人在胎中一生小乾坤一家小千古已自色色  
具有之正如子女之交明日事色色已具冬春  
之交明年生意色色已在乃知混茫之先一摺  
一摺世界亦都完具在太空茫茫之中但開一  
摺人方見耳人能解此色色自圓不須勞擾但  
隨因緣時節了此人生足矣嘗見桃核一顆色  
裏中分二片內仁一顆中又分二片一每包兩  
兩每舍一及其發生時一著之氣直從兩片中

右至命篇二

謂世界盡無為耶人能弘道千古宇宙全賴三  
五聖人扶掖到今謂世界盡有為耶天地自清  
日月自明四時自行世世自更物物自成即極  
亂否塞原自着衣喫飯長子弄孫扶世教者不  
過總其大凡云耳聖人御世添不得一分桀紂  
肆毒銷不得半點非人之力可得知測也天  
人能有人人能吾所能而以不可必者付之  
自然則胸中大定一絲不掛矣辟之樹稅吾當  
恭慶乎天人之間水旱饑饉天之行也有條以  
俟之耳

右人事篇三

人在世中百歲內起伏萬端善吾生之難保未  
路之尤難事之尋常小可者要在緩平不宜急  
激在清解不宜滯滞在撇脫了當不宜扯長多  
生枝節若夫大事難事變事虛心在局外物起

開局之難及其將定也千辛萬苦或壞于一子之錯下故結局之尤難大約輕輕扶出到三分之半只敢而不失聽其自圓收得七八分已稱半勝矣嗟乎千古一大局人在中間下子誰為完局人生自忙宇宙自閒

右局筭篇四

人心與世中區區事件相承接雖云登答不了其亦有何實義試思昨日以前過去之物有在者乎屬過長空影沉江水水無應屬之心屬影之意皆是偶然相值耳心之發竅上有五官止是耳目受得物多一過便化如郵亭虛館總是天竅妙明之處其內有五臟六腑止是腸胃受得物多不過一傳送而即化矣未嘗積受亦與空空一般四肢百體者轉運則生活凝滯則偏枯舉此六尺皮囊總是一個玲瓏大寶豈不至貴身外有家有天下有千古當場首尾好醜難知傀儡下場總只剩我一身向來官長朋友主人與從之徒並是假物一場悲歡離合富

貴苦惱並是一夢何可推尋文文山一生慷慨忠義及羈燕京小樓上三年禁不許下樓嘆曰忠孝勞生功名滅性始見人間萬法空玉陽明擒寧藩定兩廣竟被朝論疾革在廣州獄中無一親人弟子在側歎曰一生都作夢中事故無極一國元始一珠靈丹一顆非形非相即此圓陀陀空灑灑者便是真實一件三生公案亦可嘆也

右太玄

六虛之中自人物夷狄之外自各有各路頭有佛境界有僊境界有神明境界有鬼物妖魘境界總在此太空大道之間目下眉前霎時可以通得今人白日入僊佛境如漁父桃源麻姑來蔡經之家達磨見梁武一箭渡江去老君西行遂作天竺古先生往往精神所透自然不隔故有孔孟之精神即面前有孔孟之宇宙有堯舜之精神即面前有堯舜之宇宙有黃老之精神即面前有黃老之宇宙有梵天之精神即面前

有梵天之宇宙此是老蚌吞光龍璧船璣六塵  
皆是一物總系塵却不多其通徹處則充滿世  
界三生之說渾如昨日今日來日之義自由自  
主自去自來達者自當領解

右歸原篇六

聖人如規矩然方圓之至也方圓者盡天下萬  
物之變三寸規矩握之掌中何所不妙有宜全  
用方者有宜全用圓者有方圓半者有方中圓  
圓中方者觀室屋舟車器用之屬可以默悟矣  
天下事有一定成規法紀毫動不得者有隨宜  
變通不拘一法者顧運用何如黃帝堯舜圓神  
妙法超然千聖之表大禹周公孔子是全用方  
者故來世式儀之而其圓者自在但執矩處多  
伊尹太公湯武全用圓者及致太平時則圓而  
入方矣時至末路正如醫師遇末疾時用峻藥  
以佐參苓王伯兩用英雄之胷中並有之管敬  
仲生於戰攻之代其方則尊周攘夷揚仁仗義  
抗高名以提一世之綱其鑄山煮海作內政造

七十人行游天下及問膠舟責包茅之屬皆以  
圓巧鈐弄於耳目之外此又得之陰符鬼谷樞  
奇三略者出入周禮之半焉與世推移非此不  
効自管子以來漢唐宋名公大約兼用方圓以  
濟世變方者顧神圓者藏用故能與世之奸雄  
庶幾相顧顧而踞出其右嗟乎大匠不能傳輪  
匠不能喻吾生平仕路所目擊者有數名派覽  
其行事大略不出此矣邵堯夫先生以皇王帝  
伯配天之春夏秋冬者言世運也

右方圓篇七

道脉論

自有宇宙以來道統真傳宗祖唐虞集成於孔子六經刪述相授到今無二道也無二學也七十子散各以其見傳授於四方毛蘧稍悞影像失真戰代始有多岐之說遭秦燔燬及漢購書山藏壁削竹簡汲文與其時高才喜異之士顯門偏指之書雜然上天官而收秘府真固有失偽亦馮焉歷漢唐皆列九經至宋諸儒始定為五經論孟而於禮記中表章學庸兩篇在今天下為士正業其敢有異論乎乃脩食在入室之列者則顏曾思孟並稱的派無異同焉發明于孔孟之後者則周程張朱並稱正傳無異同焉繼起昭代足參大儒之次者則陳王胡薛並稱得統亦無異同焉然而天下之學術猶若不盡同儒先之脉路猶若不盡一佛老諸家時或藩而出之時或進而與之時或混為一家時或截長裨短猶然與吾孔師之心印如不真的也者此其故何也顏曾思孟吾不敢論周程張朱似

微有不同陳王胡薛較然各門睨而察之引繩墨而分判之同耶不同耶將後學者宜何望之從某嘗慨然稱曰孔子道大不可一端求其名理正常者在六經已定千古大經尺與天道俱無窮其微妙精深在欲言不盡言間者微吐於魯論易贊如天之二曜五緯四序六氣大定者既定矣而變合轉移天自執其柄天下終莫能名其意指焉此其大略也孔子之門三千人魯公問孰為好學以顏回一人對又云令也則未聞好學者更無第二人可與並論自以天淵斯文發祝子之慟可得更有若人乎顏之心源吾不能窺然孔終日言之不倦而顏默然無言以其無言乃所以發其言孔轍環天下追其表老猶動乎夢周東周之想而顏一瓢深巷以其不用乃所以藏其用孔好古敏求識大識小神典故而顏心齋坐忘都無一字以其盡忘乃所以學其不忘孔稱堯無名舜無為大不可及而顏曰舜何人哉為之則是以其有為乃所以

得其為而不為夫如是即空三千之羣云無人  
焉非過也余謂孔門嫡派獨此耳後二千年伯  
淳程氏庶幾焉寥寥難及已今之學孔子者專  
宗孟氏為直截而正大如云學問之道求放心  
而已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博學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誠會此三言先立我虛靈心體於  
耳目聞之外博學詳說所以求放心而反之  
至約之歸耳舍是寧有問學乎中人以上士從  
此墜入直泝孔子更無歧路子靜雖為教仲  
氏伯安王氏此皆孟氏之派也人人可學也其  
中人以下士若了悟未及者即學曾氏亦何不  
可朱元晦氏所拳拳手表章大學者果能篤信  
而力行之歷級循階及其至之則一耳人十已  
千各視其力可憚勞乎程正叔氏司馬君實氏  
萬敬仲氏皆終其身入此門而自得之矣至如  
子思氏之中庸此宜與易係泰同張子厚氏陳  
公甫氏皆於法象外別有天倪即竺氏之高者  
時或附入焉此在自得後又當別論非始學所

宜多言也嗟乎顏氏亡曾氏晚聞一貫子思子  
繞七齡耳當仲尼沒時挈此至寶旁皇誰付屬  
耶後百年孟氏生於間井間孔子不及知曾思  
孟自相傳受共明此學而後孔子之道乃如日  
中天則皆天之為耳豈人力也哉今之入道者  
根本六經衷裁魯論問塗于四哲泰派于諸儒  
超然文字語言上自得其本心則顏氏者尤吾  
石師也蓋自改易九經而入學庸二書于是格  
物為千古不決之疑無聲無臭為內典出入  
藉孔孟之脉始不清若如漢以來六經之下止  
列論孟則了然無可疑者矣故不辭狂簡作道  
脈論與知道者相証可以一清天下之眉宇焉

題水雲編之次

長水沈太史筆生德學又專為士林所  
表其清高涵涵其國名林四好諸集  
已行天下今所刻水雲編也其是今  
林漸若所捐李給第之湯沐生樹標立

第云先生紅袍館集法進勅令及下  
經山與斗竹界邊收載三千年

精六籍九流中郭七師遺標淵洽正乎  
大光明合道古文每為軌焉又近世作述  
亦肯也忠孝廉節修如也人士既  
其學後師其以公治金梓神張久矣改  
運海生曰之治大道開老藏知探其貌

習編中所言正士學屬士節期以  
世界意宏遠已水雲是先生刻錦  
心之年不給矩則六先生所有道以  
開焉

歲丁未九月金壇門下士于五五頓首述

百寶錯陳良足娛人自此新  
 新相接不必用續集相知  
 片言終不以更定之年因附  
 及焉以告同好者新安門人  
 洪文衡書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目錄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與甫著  
 延陵門人孫繼皋君謨甫校

序二首

記三首

書十首

跋一首

史論六首

解二首

八目錄

贊十二首

攷一首

議一首

襍著五首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

七十二峰記

具區之山其源來自天目邈迤以至陽羨始入于湖融布而為七十二峰之秀遂擅東南奇勝世為逸人高士之廬焉湖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其東為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又最大如馬跡兩洞庭也者從百里外遙望之烟濤雲雨間閃爍隱隱若金庭玉柱遼絕人寰之外及近而即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僊宮梵宇星布蒸列正如秦人世界宛入苑花渡口鷄犬都在白雲之上也馬跡之北津里扶柁為大此夫差敗越處西洞庭東北渚外有龜山橫山陰山葉余長沙二山為大長沙以西衡山漫山為大東洞庭東武山以北則有餘山其西南諸山厥山澤山為大此其上山勢曾疊各有居人數百家籬落竹樹往往清發蓋馬跡兩洞庭三山者分峙于湖之中自餘諸山或遠近或沈浮出沒波面若青鳬戲水

個個可數而名也馬跡之西北有若青鳬聚者曰錢山稍東曰大岷小岷若連若斷舟行其中又有獨山橫峙其前東鳬西鳬正相向大墮小墮與夫椒山亦相峙其差小者則曰小樺此范蠡所嘗駐居也西洞庭之北有貢湖湖中有大貢小貢皆高聳其若五星聚者曰五石浮亦曰蠡浮曰思夫浮又有若兩鳥之飛者曰南鳥北鳥又其西兩山者南北對峙不相見倘或見之即不日有風雷之異故又曰大雷小雷橫山東曰千山紹山曰噓浮曰東西嶽世傳吳王於此置二棘馬其前山若琴者則曰琴山若杵者則曰杵山又有大竹小竹者與衡山近若浮不去者曰長浮與龜山對而差小者為龜山若二女娟好立者曰謝姑若立柱巖巖者曰玉柱其南又為岐山為歷耳中高旁下者為筆格巖首若逝者為蛇山若老人獨立者此石最奇與龜龜二山對其南曰鼉山其旁曰小鼉又有若螺者青浮二鼉間則俗呼為驚籃其東洞庭南首銳

東岐者曰箭浮若屋款者曰舍浮其南為白浮  
澤厥間有若笠者曰箭浮有逸於前而後追及  
之者曰鼠浮有若碑碣橫者曰碑浮總之為峰  
七十二然其最大有名者唯兩洞庭故都謂之  
洞庭天界也澤國之間多秀水名山天與之以  
佳風麗日地與之以翠微清瀾四時與之以嘉  
花琪樹麋鹿魚鳥供之以飛舞鳴聲吾輩扁舟  
策笠何處不稱主人故記之以貽好事者

### 覽古樂府

昔者黃竹卿雲衛哥與公一任天真了無文致  
大雅周頌莊和弘偉比于勅天喜起雅有廟廊  
之度焉三百篇雖經刪定而秦燬以來或多訛  
舛壁間之蠹不審所傳孔子自稱放鄭聲釐雅  
頌止亂之以闢雅後人乃云錄及濮上桑間以  
為懲創則所云惡其亂雅者當作何解逸唐棣  
而收弓藥將後代新聲艷曲并謂之懲創耶此  
必不然之論也蓋古人情真其喜好必淡淡之  
至乃更玄故玄音希眇即泊然亡味中意味能  
以悠長第里耳淺人不解此妙耳春雲淡靄晚  
月淡光峨山淡色湘水淡波太素之元至人冥  
符以此論詩審音當亦操其半焉樂府昉于漢  
武自魏晉前雅有古人任真之義儻三代上英  
韶不可復乎若以求諸胡笳羯鼓淫哇詞曲之  
場則樂府諸作蒼然各寫其情致髣髴大雅之  
遺矣豈易得也余友于穀城氏辨樂府之派以  
漢魏為正以唐樂府原只是唐人古詩耳非真

樂府也余甚賞其高識嗟乎漢人哥謠猶被管絃唐宋內曲時或採及朝士雅製至厚今而數坊所肆禁中所傳無之不謬豔矣學士先生即追古樂府其于朝廟雅音何裨焉雅詩別自文圖中語法部別作俚俗淺調兩者了不相關故論樂於今為之撫手太息牙曠久不作將此道寂寥千古共盡矣

論文指大略

方今法筵勸講元老啓沃之文並祖二典三謨以及魏徵陸贄司馬光范仲淹諸大疏以簡重純明為尚一字浮誇無所用之此廟廊之體自與各署不同其來尚已至如賈誼晁錯以及蘇軾之流通達國體陳言世務雖本六經而泰澗乎管韓之間則歷朝名臣奏議似皆宗之炳炳仁義之表達事抒猷亦兼法律典制又比翰墨之林微有不同此臺省諸曹之體也若夫題覆糾正與文移案署則自下僚主案者上達之臺閣又自一摹也筆下風霜案前金石浮文雅語非所施乎此矣乃若祖國風宗莊騷浩蕩乎山川雲物之外墨妙淋漓縱橫千古自立文摹與日月俱懸如馬班李杜曹謝諸家此豪傑別自有解難以俗儒繩尺論也自孔孟以來傳至宋經儒先生各有論道講學之言式垂來學以弘正統追六經之後此豈可以文論者乎承學趾步未清故為指其津筏如是

論好學宜求秘書示友生

余聞之殷正甫學士方今禁中書鈔本不經見者甚有之多雜儲而不精時無劉子政別其流略品其真偽惜哉乎富而無紀外間亦莫得窺焉同館張廷芳為余言士大夫一入榮途好書者絕少即或有心廣購其人或識力不足渾渾細囊誰為具目鑒寶者故名為積書之門亦往往無奇書汪伯玉司馬為余言本朝讀書博雅前推丘仲深近推楊用修其學一以考訂為宗得則博矣亦太倉之紅耳論其家寶絕少流傳人間者今後生諸彥生乎太平熙洽之代天下異書自嘉隆到今時時並出倘有沉精好古如楊子雲之得異冊于嚴君平者乎其人若肯游神在耳目冊素外津津有馨香則其骨力必奇致思必深必能到人所不到處得人所不易得之書所謂扶搖九萬上風斯在下者此其致也嗟嗟古者削竹為簡點漆為書雖以銅版編以蒲席難得如此每書一種竹簡載之盈車持携

之難又如此今錢木傳于丁日以千萬計乃人愈不好書愈不能蓄奇書信乎古人別具學問真非今人所及也兵家名將必蓄人所不見之韜符醫家名流必有世傳不售之方書吾輩乃獨少此一種探求見解祇從市肆上買活套謀祿書浮游神爽止是帖括中伎倆復何補于人之國家乃猥云士貴通時何必好古古人不可見古書泯盡不復傳其何怪焉如曰道必六經事必諸史文必左馬詩必屈宋此在人面孔唇舌上事亦復何云吾所以云云者非好索隱也名山海藏至寶在焉必遇其人精光乃發亦真有如林翁孺桓君山之流僅能問奇起我云耳

漢文帝

漢興海內新離湯火與昧未起也孝文施大德  
方內懷安史稱玄默躬修以化天下下虛耳政  
其時自勸農蠲租倍虜外他不達以一切與天  
下休養乎無為寬恕儉恭終始如一當秦項百  
戰後元氣盡矣回元奪命亦彼時之參苓哉何  
可再得又曰帝十月時即吏人人得上書無不  
止輦受其關說他日從容過白首焉即與論將  
帥拊髀曰吾獨不得頗牧為之將嗚呼自禹禪  
絕響此風微矣

蕭何

蕭相國何始從帝入關獨收秦相府圖籍以此  
知天下阨塞疆弱處可不謂遠識乎其守關中  
建規摹定約束立宗廟社稷為深根計方楚漢  
相睚于京索間者數年帝之困乏亦數矣何時  
時遣軍補其處轉漕常不乏漢所以有天下用  
兵得萬全何之擘畫半焉天下既定淮陰韓彭  
已誅夷而元勳爛焉為群臣冠慶流苗裔聲施  
後來亦甚盛哉余觀其納鮑生之策則遣子弟  
甚不先立文舉人  
諸軍用召平之言則以私財佐國何所自全于  
功名者慎密乃至此嗟嗟非夫得士之力以身  
下人能如是耶此亦後世相臣之法戒也

曹參

漢興相業蕭曹並稱善守管鑰休息乎寧一之  
天何推賢惟參代何一遵約束先後一心不  
生同異且曰帝何如高帝臣何如蕭何可謂識  
化順流深達國體者矣一時用人多黜文法戒  
深刻以重厚木訥不作聰明為賢即下吏吐汚  
車茵亦不加責懲秦之烈損周之文致用其忠  
深根厚植以培元化斯人有焉參為齊相時避  
堂舍蓋公所貴之道在清靜而民自定既去齊  
尤以無擾獄市屬後之人學道君子淵源遠矣  
嗟乎百戰雄心飲之若無既寶榮名福蔭天下  
大道何嘗無益于杰人彼散宜生閔天革古之  
人乎知道者故自不同也

張文成

留侯以家世相韓發憤沙中雖為報韓仇義動  
天下及從高帝誅秦滅項功不細矣廼稱曰吾  
故韓臣也辭萬戶侯托赤松以游終始無二心  
冥鴻萬里不可羈係豈帝所得而臣者乎當其  
幃中借箸智勇輻湊其大者若立六國後招商  
小定太子勸都關中請封雍齒王齊王信解紛  
糾之難振國家之急功豈在蕭曹後乎及韓彭  
夷姐良竟身抽名高在范蠡魯連之間豈不善  
始善終哉所得乎圯上者意亦遠矣余觀秦漢  
之際若董公四皓魯兩生滄海君圯上翁並衣  
褐懷玉超然執名之外然后知當時傑士伏處  
嵒巖下者甚衆非直良何信三人者稱人傑也  
嗚呼士之顯晦與神龍同亦係其時事何如耳

韓淮陰

淮陰登壇教語摩畫劉項之勝負于股掌上只以秦民之德怨離合判其雄雌此張子房之所不及言而獨洞見其必然之勢真可謂國士無雙也帝初未之奇諸臣亦亡奇之者知之獨蕭相國耳及其破趙以背水陣擊齊以木罌渡軍功烈卓偉若是猶能自抑下一亡國大夫卑卑問計有謙讓不伐之風焉使天下既定信能常存此意安有弗終之禍厚固陵之約不至垓下將十萬不發一鏃帝之疑端兆矣然觀其同離蒯通武涉曰樂人樂者憂人憂食人食者死人事則信猶有人臣之節何謂漢恩不薄也

司馬遷

大史遷紹父談之業曰月孔沒五百餘歲其在茲乎故作史記以接麟經大都據左氏采世本述楚漢春秋訖漢之初其言秦漢之際詳矣采經據傳分散數家雖時有缺畧而貫穿群言馳騁今古上下數千載間亦以勤矣秦灰不然非子長綜述何以令千古開眉目獨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先黃老序遊俠述貨殖剽削儒生此其所蔽然文章純洋變化應龍無倪今古人知機在几席臚列其事頗著丹青有實其本鴈行天下劉向揚雄博極群書服其善序理豈虛乎哉余觀其敘秦人傑士種種得底裏及禮樂天官書與敘孔孟伯夷寥促不能布其才人言太史公博而無本此豈才豪所流軼者耶長江千里何能無一曲毛貴而偽論者小儒之見也

大人正己物正解

易乾之二五皆謂之龍德正中天下叩之如太  
華北斗稱為大人而人人利見之如見其父兄  
師保達者則而象之奉為型摹中人凡庶想被  
其教思之澤若此者何道而致之蓋嘗繹思其  
義矣如九五大人造位紫垣之上乘龍御天雲  
行兩施孔子所云先後天而不違況于人乎此  
其正己物正易知也若乃九二大人未躍未飛  
不過曰庸言信庸行謹閑邪存誠止正一身耳  
何以能德施普化風動天下之人乎蓋秉彝其  
性凡有靈覺様子相同真性感人精神自喻大  
都人品定於平日人不信其言信其行不信表  
飾信其衷誠不信一時襲取信其終始一如故  
論人于此世者但觀妻妾服其不欺則親黨無  
二議童僕知其不苟則朋友無二辭胥吏下僚  
歡高潔則隴畝之口歸其仁商賈市道觀公平  
則四方之聲延其德蓋棺事定人人對墓木以  
興嗟則百世下必有傳其風表者矣標正景直

從古定評縣之乎日月結乎人之勾中而不可  
磨者也即多般權術通神役鬼既死之日能棄  
分豪於天下之公論乎故一鄉之人信其正人  
也一鄉不言而自化推之天下萬世分判權衡  
亦如是耳吾在朝時見廷議從祀自嘉靖至今  
凡三舉行而後定每論及薛敬軒先生滿朝同  
聲朗應其他或尚有異同夫薛先生二百年前  
人物吾輩何以一日同聲乎此其心靈自符也  
以是論之宋之司馬君實范希文唐之楊綰漢  
之楊震其信於人人亦如是耳人生世上控形  
不滿百齡一切世俗障盡成夢影唯此一掬  
真靈可通天帝可對百神可正三綱而立忠孝  
不必求人信人自信也不必求人知人亡不知  
也源潔流自清實至光自燦大人所以高出人  
羣者亦何待深求所以然之故乎但能正其身  
不媿幽默不苟毛芥終身不改樣聖賢將合符  
豈難行哉嗟乎鳳皇麒麟不言而仰其仁精金  
良玉不辯而知其寶白日穩空不說而服其高



此之謂正已物正之道

賀王元馭相公七十啓  
伏惟門下嶽誕初辰嵩高具仰完名完福朝野  
謂之達尊世孝世忠父子其將一德今者綠野  
開樽應臨風七月之雅而綵衣獻壽移蓮萊五  
色之雲 帝眷特申盛美莫罄如某者青瑣共  
聯白頭如故念曷語浮稱不敢出相知之口若  
仙靈秘牒非所陳有道之門謹借八如于衛風  
惟日新月懋遂入聖賢之域陳九如于天保願  
子繼孫承益培天命之根遐觀往牒則有東園  
先生文舉人  
姬姜近跡前脩人擬東山王謝語弗能詳不勝  
欣仰

于穀山學士書

頃有北來者知車馬將有行色矣司馬君實一出山天下採精而屬太平可勝竚仰古聖賢之論以平天下必本之正心誠意非迂也天下大器不可以智力持之全是天地神氣與羣品之心靈共為絀結則世界常平而相君者特把握其樞紐處常執厥中耳一絲偏陂用不得半點花法使不去萬目萬口從下視高如瞻斗杓微動之間頃刻回萬象之春原比六御諫不固不消大費機關口語者自非至正至誠終始如何以荅天下之望弟素知兄赤心以此為吹竽孝養之獻一時五老並是名德耆儒同心協贊名合下便能消融黨類坦懷開誠撤盡從前南北異同形格便是宇內一家廓廓無一事矣弟素知能受盡言敢又申進一言之誠幸亮

官論李湘澤書

伏承巍望注縣紫極德誼文章名重天下某伏愿山樊自比放民無緣通姓字于掌記之前時從士林傳得鴻製叩之誦之神交在世路外矣兒子進游六館列絳帳下承過誤之寵凡所為面命諸生春風起乎坐上一日而令海內士撒其郁蒙覺視於大道者歸來能一一具述之洵哉經世之宏襟而人倫之坊表也此兒叩蒙獎題翦拂父師之恩比之覆燾直宜啻結圖所願言故非尺牘可具抑先生垂念同署得沾聆聆踰其涯量佩感何如方今泰道始亨鼎鉉虛左旦晚枚卜式諧羣望瞻仰先生撐扶霄漢

刻紫陽要語跋

紫陽先生之教今世傳誦者既滿家矣再刻之者何以接孟程之正脉挾天下禪學恣睢者之弊也先生嘗於寒泉精舍集周張二程四先生粹語條次為近思錄今又次先生要語續列其後宋儒之論始全其學益大明於當世是四書之戶牖六籍之階梯也有功來學豈淺鮮哉或曰此與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指異同柰何余聞白沙先生之言曰大道同歸殊途夫豈一端而已周言誠程言敬紫陽先致知同其歸不同其入顧人所修持何如耳人患於道無真得如有所得焉八方萬里可以合軌而來所謂及其知之則一也何必盡同

田東洲司馬書

門下魏望鼎名縣之乎日月之際方今著碩並升旦晚間必蒙特召邊事漸渝南中不無深鄙計高明狙上定籌何以莫孟太山使天下靡靡常如此日乎于穀丈相君過此必當矜節與兄握手而深計之矣恭聞台履清和猷業方壯此海內一座長城似不宜久以虛閒歲月付之綠野堂前記得憲節在吳苑時過蒙知厚冉冉歲華將三十年不佞弟長耕寂莫無復盤倪清氣矣舍短倘過任其為通賤姓名不復知也

復許敬菴司馬

承示具見謀國赤誠需才雅量此數輩者第當傳尊指風示之何患智略武健之徒不輯湊和門之下者乎若以愚見衡之南都根本重地營中士素驕悍未易馴但整部伍嚴較閱自足以振國威而揚壯略矣似不必以四方之烏集者共之游廢一招選則人必多人多不能無生得失或因之反兆他虞事皆不可知凡此輩者非純綺狂逞之流則漁鹽鴛出之魁屠埋錐結此漢高帝不能如之何者也願兄慎之慎之昔景靖中倭訐淮揚沈十洲太史散家財募壯士既已立功矣而久之不可散皆去為劇盜南中言者遂併及十洲公凡慮變者不可不圖其始故與門下深言之且觀彼倭意在朝鮮耳吳越江淮宜靜重以待之何如

南華世本史記合鈔叙

六籍尚矣鄒魯之際醇如也自七十子散儒墨殺雜始有稷下碣石之談莊蒙者亦談宗耳而天挺英標超遙九萬舉六籍掃而空之未有禪宗先得禪解峨山揮天何其曠也自商周放伐分裂辟壤七雄之季諸國閭秦秦吞卷而有之百餘年間爭言武事謀畫則人竭智戰攻則人殫力旦晚翕張而皆局變唇舌鼓笑而風雷生世本者亦天下奇書哉人情世故險穢矣長氏踪其後塵思兼述作劃出史筆與經分鼎典與天官覽鏡甚博而嘆咸陽之炬令上母或獻蕩如也而喟焉意傷之收羅採輯爰自繩契迄盛漢休明體綜尚書事貫千祀其文浩蕩疏竒如黃河之源來自霄漢隱見百折直瀉龍門下似兼有世本南華之談達焉此三書者各自一家各立古始爭先二曜並雄五岳出六籍而將邁化百家以日新拓杰士之胸懷苞兩間之顛穰後有作者難與並能矣余昔在館嘗愛讀

之家塾時為新學子作要刪此余三十年前  
事乃今三書者學士大夫倚門誦之幾遍天下  
為刪為評為疏為考爛焉滿家余編良不足數  
也已始余少壯時見謂南華太誕老而知其更  
練於事也試對世本求之安有虎噬狼貪舉一  
世人大攘乎寰中而大人先生者不一援手於  
青冥上乎此以知其苦心也又見謂世本者自  
說客將談裝摹鼓舌未必盡然及久練仕途見  
陰用長短離衡者往往捷得効取大功名如  
其言經術為之緣頃云耳此以知其有精  
用今之士大夫不盡廢也若子長之史往時  
謂以文雄者耳及反覆十七史與近代所紀  
世之儒者有淹通兼總如此書者乎寥寥千古  
亦一人耳乃者年踰七十潛神易老之典於  
存左氏於詩存杜陵如前三家則余少壯注精  
之物迴環自喻意復津津良不忘此故因陸生  
開羹之合編而再論之其於功令崇雅黜奇  
各一論云

東京以災異策免三公論

東漢設三公府以天下高名著舊素有經術勸  
講在左右者充之曰此古坐而論道為帝者師  
不敢煩以事其職獨在調陰陰贊元化耳維時  
總朝權則有大司馬恭密勿則有中常侍大長  
秋諸寺人而三公府者直控美名鎮百僚而已  
一遇天災物變從中賜詔策曰君侯職在弘化  
調元五行何舛迕若是即日皇恐頓首謝曰老  
臣德薄不堪任使上印綬去蓋一事不關一  
不展中庸模稜亦枉受譏彈矣至乃元成後如  
范史宦者傳所稱舉動回山岳呼吸變霜露大  
權在手傾動天下三公去留忽若發蒙振槁益  
甚輕簡也原其初陳平不對錢穀刑獄曰宰相  
職在調陰陽丙吉出逢盜者白曰格殺人于路  
默然不問也而問牛行幾里方春未燠柰何作  
喘想見漢之三公過信坐調陰陽之指立於憲  
垣太無上自康太高其後人主之倚信日蹙內  
外隔絕進退維谷凡陰陽不調賜策罷免歸第

者尚得謂之異教以為不斥放如百僚則彼刑  
餘宵小縱橫無忌又易足慙乎余觀宣德弘治  
極盛之朝三楊劉謝累世重臣及其季年振瑾  
兩璫倚寵作威幾危社稷尚當三楊劉謝在事  
時兩璫諷之曰先生年及矣何不引進後生擔  
事者蓋目中藐諸老成已亡能消萌杜機而漸  
授之柄矣易之道純陽之月一陰始生微霜淒  
淒馴至堅冰嗚呼消長之數關乎天道所繇來  
漸矣可懼哉

書薛君采道德解之後

太上握中黃之符入軒后之契得無為自然之  
道固已再迴混茫造世界乎先天之前矣衣褐  
懷玉知希自寶別有一葛天太鴻之境在其間  
中父居周柱下為徵藏史蓋上代之書契圖牒  
靡弗總也周之典章禮制靡弗習也周公所為  
垂作夜思剴裁損益之所以然靡弗究也以其  
文之太盛頗遜于皇古之淳樸而心薄之久矣  
况周自穆王以來漸不如前夷王以下神氣  
而不張精光泄而不蓄正如舊家世姓體貌  
不魁然而精神之衰萎甚已上而主德既不能  
比隆先公天下侯服與其人心歸往日以解散  
不如前時之翕熠嗟乎文之弊也乃至此乎宗  
本論之則以所尚在文文極必弊亦其詒之未  
盡善耳史稱見周衰遂牧青牛西出函谷亦以  
位非君相無以自展其道而望見西方有聖人  
氣併木歸金以合竺氏之派露其微指於尼父  
使之從夏殷祖唐虞一提中土正印又因關尹

草樓之館自吐其志五千文貽之方未他時與  
 關尹氏走青羊肆中合為一家之學稱天竺古  
 先生遂啓迦磨二氏弘敷貝錄東來傳教于震  
 旦三教所以至今存者太上之深指也可得有  
 異同乎夫道一耳圓覺即是玄同玄同即是精  
 一不殊也若以教論吾儒經世佛氏出世而太  
 上混世又何同異之稱乎孔子發乾健之德乘  
 六龍治天下而曰見群龍無首贊之曰天德不  
 可為首也此與太上之道何殊焉凡天下至剛  
 必化為至柔柔以練剛剛之用始大正如天氣  
 含於地下龍雷伏於地中一發而生機變化乎  
 天壤由此論之孔老之教其弗合乎善學者默  
 而觀之思過半矣

與袁了凡

西泠竹菴奉玄論者竟日久沃捧良多傑於玄  
 無解也自少好與高緇道者游亦聞梗槩其超  
 達玄指則老關莊三子尚已禪宗上乘亦時有  
 兼通處自八公以下始言有術如參同悟真規  
 中玉笥諸訣以及抱樸之書亦詳哉言之矣古  
 詩有之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藥求神僊  
 徒所藥所悞若服食諸方未可輕試也大都七  
 尺之軀必有盡時合神運此吾輩養生家  
 自茲以往或神遇上真超入天界或留滯仙  
 如涓子輩放浪作散仙或緣法未盡仍向人間  
 開面目如吾輩世界中亦有此三品皆不可得  
 若夫勿忘勿助原始反終將現  
 具之矣

崔昂軒水部書

冬月承使命之辱彼時在郡中會復不周使者  
言欲杜掃請告意甚遲之後見邸報知殿工方  
與正恐部議必當藉重為時隆棟想門下亦姑  
輟此東山之高致矣僕二十年不來省下方念  
高賢亦念貴同年雲陽公思因兩君縱覽湖上  
慷慨一灑翰墨然以二司中多舊與山間客侶  
不欲衣冠犇奏以勞從人所以未決謹遣一介  
問暑中秋色何如頃貴同年王淡生過我為  
門下才略通練品格古淡常飄飄有物外之致  
可謂真相知附及

復惺菴王丈

奉違之久時屢寤思念公素襟超妙今已在世  
賂聲華之外必將短棹東來一攬越中諸勝如  
我湖濱者近分海色此時尊鱸雙美可供旬月  
清娛況乃賢嗣父母先生絃誦聽聆復足賦閒  
居之游而發篋然之笑公有屠龍大器袖手不  
用付之賢胤乃小用乎牛刀亦何必非菴巖之  
餘潤也門下止有此藤豈不戀戀關情膝前雲  
霧難逢深燦何為掩關獨勝不一慰色菴之事  
奉者予承遺翰加之明貺僕衰晚拜見無期因  
布迎請之私代邑士民中其懇款乃如此



晞我袁大叅書

門下魏望練猶卓然為時名流方岳崇階舉趾  
便叅九列僕藉榮施良厚迺蒙世誼垂念不遠  
四千里遣使相存問記憶賤齡侑之觴祝頓首  
拜受謝何容言夫衡陽永陽間控江湘滯交廣  
非執事大略宏抱其誰鎮之清朝政局維新旁  
求名碩必有特簡在旦晚間浙中喁喁矧若  
徵天幸迴長沙之駕命吳越之軺使僕一瞻睥  
宇良慰寤寐之懷則所扶杖庶幾者云憶在金  
陵握語其後復至金臺衙宇中一拜遂別韶光  
電流已足二十五年可勝相憶僕既退耕海上  
與世涂一字不相接頗自饒有千古不甚落莫  
猶幸年雖及之精神不減於別時燈前尚能披  
覽又曉成紀練骨事步履飄飄侶有雲鶴之意  
此足慰知已見懷之念已若夫謀國當樞有力  
主家舉萬鈞擔子盡付之高明與諸貴同年當  
事諸賢何啻如僕之自己出也小集五部來使  
在遠道不能持携今附至二部餘容再致之

雜紀八條

戊辰春余過齊魯間見犢生子首尾編體皆肉  
鱗頂中有小肉角或曰此麟也產於吳家宰望  
湖公之別業三日而殤  
金吾筵養來公案一二知交余與馬深更微燭  
出一金函乃寶珠一顆太如檣執其光四照勝  
室如中穠夜色此真明月夜珠耶  
空青是黃石子太如拳諦視之層裏沈沈有青  
色命匠氏以金網鑲之取出單色如聚此  
太史家寶也  
王司馬有玉帶一縷自電瀾遊帶絕畫葉及  
夜寢室中紅光耀耀帶以金品玉鑲鑲之  
乘勝常  
衡山有明月巖在山正中巖東西如小閣道入  
東洞門如月之物漸行漸遠過中巖如月既望  
漸行漸遠其洞中石崖上多山水人物之形刻  
秀如畫圖狀  
解序吾為余言其解州有鹽池者蚩尤所窟穴

慶平時淺淺清波耳每歲九月九日先後數日  
常作大風雨此為化鹽之候彼二十里之聚各  
儲草薦木屑竹枝樹梗散履壞絮之屬一切標  
投馬狂風一夕作凍明日眎之滿池皆鹽華矣  
味甘鹹甚瑩潔始祭蚩尤之旗官收其半民取  
其餘亡不滿志

張勇巖兵部為余言其邑中有鮫人之室室在  
深淵下每清明日市人攜百貨精品至水濱戶  
戶設次焚高酒哥吹甚盛張錦幄掛銀屏如樓  
上客也日正中鮫人二三輩從水中起介冑  
甚恭循次視諸市物擇其尤者書一籍上遂各  
進食飲馬日將莫瑩楹俱傾洋樂甚衆各持  
其籍上物一一投水中竟收去不復見乃謝主  
人坐水崖上大哭美珠珊瑚滴下滿地圓走衆  
隨手囊收之唯力是眎亡不給足者鮫人乃遊  
及衆各抵家檢囊中珠其銖兩一一如其物價  
正值外微有餘潤即藉取者亡盈溢焉鮫人滿  
劍水皮唯額以上如魚頭然

太華之上有玉井其蓮華如車輪異香飄飄數  
里此周茂叔所愛蓮也表履善為余言曾至小  
西天極界上去蜀中三萬里滿地皆早蓮華一  
朵大於一室曾索可以登而坐焉

與朱二守陳民牒書

日者天時亢陽祈霖未應衆心警警以爲如此十日再不雨將遂無禾相約到郡具呈恐煩尊候謹陳鄙見備千一之擇昔僕在館編司農之奏凡撫按荒疏部例總於八月初旬類奏天下水旱兵革災傷地方分數既題奏得請乃始課一歲漕糧改折京庫大畧行之總漕及東南諸路若過八月十日即有荒疏不敢上矣今已七月十日及今煩為百姓具揭到此如燬如焚之狀并到災民都里地名呈詞數目似該星夜發行候兩臺允批覆視再行申請可以候題只此七月一個月時日且不給不為計之太蚤矣况蘇松杭湖等路南都近圻及江之北比郡皆災異日必將有加額之派則事宜先發縱或不得蠲卹使加派不來受福無量今兩臺皆在候代即懇請之或未有一日作霖不審尊裁以謂何如若以本縣論如西南正南東南正東此四鄙與海鹽乍浦金山吳淞一帶接壤並是海墻齋

土與埏司之灰草蕩民間之東西地恭錯乎其間地高于縣治數倍即今內中支河已是絕流半月矣往在兩水調勻之年強半且樹木綿小豈之屬僅充常賦甚費催徵若如今歲前項襍色物半已焦枯零落止有直北二都鄰於華亭者稍有二三寸之潮及今或尚可救然邑中之田皆是細戶承種如此晝夜車戽不停已及一月之上夫一婦胼胝既竭無從度口接續只恐將來亦或棄去而不俟其成也邑中土風民情如此儻惡雲雲南需自淵泉指展化珍題為豐登此乃天人必致之符幸且得之望外僕在田間久老農言農不解世事萬一者如昨京畿之例太上一日四春併得少寬權稅亦未可知補天填海餘此寸心伏惟財擇地方幸甚

重建葉母徐節孝冰玉祠記

往在萬曆丁丑蘭江之葉氏宗老及其里耆與  
庠之髦士共言葉母徐夫人節孝請于前令某  
侯始祠于宗枋之某里于今垂三十年屋久且  
圯于是其孫平湖博士葉君滋者始捐奉給議  
新厥祠屬其子某卜壤某山之陽建立十五楹  
繚以周垣經始年月日訖工今年月日以遷龕  
安神事來告于博士仍以其邑同鄉魯源徐先  
生前所名冰玉堂之額懸之乎新祠而博士  
生齋遂再頌首請余記其事按某公年二十五  
而喪所天幾欲自裁同穴以藏其翁姑以遺孤  
無托再三泣勉遂斷髮誓守孝奉兩尊撫育遺  
胤貞心潔志五十餘年如一日蘭江人士能共  
信之而博士者永言追述揚播遺芳則常山之  
大夫人士式而歌焉吾湖之大夫人士又昌而  
泳焉徐夫人節孝凜然樹標浙河間矣夫專祠  
以表特行也新祠以揚舊烈也脩食以孝子孝

婦者明遺式也前後兩刻冰玉集傳諸其人也  
刻石新祠碑之以藏名山定千古也博士先生  
孝其父母上逮其大母斯不謂極慷慨而足風  
當世者乎夫祠之言思也碑之言立也思其人  
思其節在一念永有耳嗟夫人心之靈為子必  
孝為臣必忠為婦必烈吾心皎然自冰自玉天  
下寧有微瑕纖塵得點貞玉清水而少加其上  
者乎然而重閨之秀常持之乎艱難萬苦中而  
詩書者既或奪之乎紛靡波蕩間而不能自決  
此時一念少移天壤立判故貞婦烈女常冰  
歲寒之操而顯人大藎竟化作朝華之草即蘭  
江之事可親焉故曰斯祠斯石有繫乎風教再  
為之記余無讓焉

漢四賢贊

忠武諸葛公

抱膝長吟者草廬三顧時神虬卧則起翺運驤  
八飛三分紆定策受托撫孤遺琅琅出師表蕭  
百易足期

壽亭關公

皎皎桃源上片言成肉骨百戰歷艱危忠肝不  
可易神行天地間心赤馬亦赤夢想幾見之寶  
刀如霹靂

淮陽汲長孺

天子置稱臣詎令事唯諾縱愛身家乎內省寧  
不忤公孫開兩端汲公常嶽嶽淮南寢其謀風  
表震寥廓

典屬國蘇卿

丁年奉使去皓首乃得歸田廬零落吳妻室亦  
空帟旋頭續歎盡嚼雪可療饑棄骸北海上唯  
令天地知

唐四賢贊

梁國狄令公

前星在房州乾坤屬晦冥振衣撐柱之不溺亦  
不殫鷗武翮其翼片言迷復惺潛機授五龍夾  
日還東昇淵乎此國老穢迹見丹誠

鄭侯李長源

漁陽一夕鼓馬蒐八駿馳父子不相顧山河屬  
付誰眇然白松老赤手扶黃衣秉符召李郭靈  
武揚義旗兩都收復定衡山早未歸

宣公陸敬輿

諫草數百章煌煌懷仁義上以沃主心下以行  
吾志奉天解重圍反側銷氛氣彤管笑姐聞開  
闔盡如意三讀改元文學術弘經濟

晉公裴中立

夜半定蔡人李帥謀何迫裴令將天威電發轟  
雷動乾綱一朝振諸鎮皆神竦明明此蔡功非  
斷誰能勇河北仰宸嚴曄曄淮西頌

宋四賢贊

文正范公

江湖憂吾君廟廟憂吾民憂先天下重身名安  
可論直節震朝廷赤膽扶乾坤巖巖泰岱上清  
烈到今存

文正司馬公

舉念對穹蒼出言遵聖法言若媿此心堅持不  
敢發田間十五年召起萬民悅終身行一言至  
誠貫日月

文丞相文山公

忠臣如獄一先盡社山宋社式報吳以柱  
危瀕生當忠厚代受恩三百年聖賢陳

夫多汗顏

鄂王岳武穆公

長驅赴君父雪耻掃兇殘十季功就緒金牌  
日間慟哭班師地鳴鳥為辛酸丹心耿如在  
拱枝枝南

鑄刑書解

三代用法原人情而甚矜恤欽哉之訓誠慎之  
矣時及春秋天討不申縱肆已甚非刑何以鋤  
而治之比之治疾者參苓以正本耳硝黃姜桂  
若用得其道更足回生造命時之不同用不同  
也子產為鄭國鑄刑書晉叔向貽之書曰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終子之身鄭其敗乎人以此議  
子產余考其時豪右之族陵轢于上橫虐之民  
既揚于下不有刑也政何以肅昔周襄作呂刑  
聖人錄之經不刊削意亦謂不可廢耳他日人  
問子產孔子以惠人稱其沒也法然流涕曰右  
之遺愛乎既愛且惠豈其殘民以逞者蓋刑不  
嚴亂不止亂不止即愛惠之心且格而不行其  
言曰吾以此救世也知救世之心則可以明鑄  
刑之指其語子太叔曰大烈人畏之水弱人懼  
焉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不  
能用而桂符之盜肆鄭幾不可為政之責嚴也  
是寬弛之救藥也記檀者述孔子之言曰政寬

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慘舒相代儻亦天之道  
乎且鑄書如金石以示不刊耳上懸嚴典人知  
避而不敢犯國有定法人知守而心不分漢高  
代秦約三章耳蕭何東政不可以太晚簡申之  
以十九章諸葛治蜀承劉璋後蜀人多心又不  
可仍蕭何之舊故曰法加則知恩蜀以此大治  
嗟乎達體通時非才不効子產施之鄭孔明施  
之蜀此所謂救世之大畧也

重修平湖縣儒學記代作

我邑治在海壖蒼素出日文教敷于光天之下  
先聖宮墻聳立東湖汜上湖平若鏡渟泓涵  
內分得大海之靈故盛德常在東方其西則天  
目之水遠源迢迢將五百里也乃始匯于湖其  
東則浦漵三江諸水挾東海潮汐逆徧西上又  
將三百里也日夜匯于湖湖房九川海上九山  
拱抱映發會宮墻之秀色焉自來邑中涵氣融  
風物華滋產膏肓于膏世乃若陸賈問吾國  
典天官者言五緯貫璣聚于東璧府數年未  
漸至宮墻下圍橋壁水有欄三尺時時有甘  
泉叩吐上占星下應潮聿惟此時思聖多士宜  
有碩人鉅儒出我校園蔚為天下重舊日相  
傳錦牒有言大物可俟而至焉以天之運地之  
靈當此時也必有應會作新之者歲辛丑我邑  
侯晉陵王君始下車首先教化重士勸學肅經  
敦倫使士亡不盡之情亦亡敢有執喻之行士  
以此蒸蒸風起又得博士溫陵林君者執度

業正色精論士有嚴心愈矜奮於名節甫及而  
暮風移習正捷於將答所為相成共事式儀振  
興之者厥功鉅矣以其間葺舊撤新宮牆為之  
改觀人瞻其表坊如是况所化導之者當何如  
也于是博士弟子攝衽詣余請記不佞拱而稱  
曰昔者端木氏云夫子之牆數仞宗廟百官之  
富美在焉夫子亦曰由升堂矣未入吾室此皆  
以道德門風指示學者乃諸髦士遂見以為牆  
乎門乎堂與室乎非然也夫子之牆蓋峻立  
而推綱常二氏不敢過而睨焉夫子之門蓋大  
闢千古放來茲若得其門而入所謂天下豪杰  
士也夫子之堂甚正陳六德布五教列九疇張  
萬行升之者才七十二人耳夫子之室甚邃范  
神化總皇王兼道法千聖所從授舜符也入之  
者誰乎諸髦士且不見兩廡下古來名臣哲輔  
得與其間者几何人嗚呼升堂入室可易言哉  
故葺新而修之者迹也躬踐而修之者實也修  
學造士責在上之人修身以用天下責在承學

之士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知修  
其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  
孔門三傳唯此一義故夫修之言者左規右繩  
人摹人範日琢月磨金完玉粹此豈一日之力  
也昔者夫子拳拳吾黨甚畏後生不佞即髦也  
願與諸君共勉之是役也自正殿東西廡及啟  
聖宮一一拓而新之舊無宰牲所今立于堂之  
西衙宇湫甚今拓其前為軒三楹士始有講業  
之次工堅事敏民不知勞宜記始末以告後  
人



正體議

古之人所為抒性靈揚經緯勒不刊之典以垂  
後來皆自其中實有所得豈有意為文者乎彼  
其英華噴之楮素則片詞為經神情注於青編  
則百世流香豈斤斤焉傍他人門戶如燕雛學  
語梁間傳其聲響者哉今之為文者殫日夕之  
力綴綴緒餘藻飾蕪陋不自知格之下一字之  
奇單詞之巧相為炫詡又不自知味之漓夫文  
豈易言者上以載道正人心而明學術次以陳  
事經國體而定危疑自典謨以下曾有空言無  
補者乎空言縟采無裨事理則今日之弊有四  
焉夫繁絃促節非清廟之樂也歌呼快耳非桑  
林之舞也莊老諸家與六經背馳而談者乃舍  
六經之格言修荒唐之曠論此失其裁矣治師  
為陶埴埴同而制異焉公輪為器規矩同而形  
異焉况夫文者變化無倪不得相襲今第取古  
人華詞剽剽鈎合之曰此國也左也先秦西漢  
也文即似矣不如優孟之學叔敖乎亦可媿也

雲霞之布蒸而成文衆竅之虛激而成聲剪綠  
為花比竹為音雕幾日售以昧盲瞽若本其真  
色泊乎無有一也五色施而太素者無朱鳥五  
味適而太羹者無味焉今之巧舌如簧上鎖三  
光日新歲異長此安極嗟夫文章闢世運黃虞  
前渾噩深厚西漢綜古亦閑以昌覽其文知其  
時合其言知其人一代人心士習治體隆污歷  
祚短長皆可操契如觀者獨奈何其忽之儻提  
挈文辭者力返今日之弊莫如慎好而正學  
好者非哺糟啜醢之說也高華者要之以清  
肆者律之以體辨博者裁之以義以沈實易其  
艱深以爾雅化其鈎棘貴其胷中實有之耳一  
切浮淺學行墨間語何而責而收之蓋主者好  
正不為偽奇所炫不待暮而士化矣何難焉正  
學者非塗人耳目之說也百川之源一粟六經  
如農有畔其敷文也由幹達歧由裏達表毋陽  
斥二氏陰食其實毋名抑佻薄實獎其才拔本  
塞源先正厥始文章返正桴春而風馳之耳何

難馬頤廟堂上屢下功令釐正文體士宜竦然  
易慮遵正平之軌而或不盡然者厭常喜新人  
情之恒彼亢厲輕世之徒高自標植行其詭執  
于市道上使後進尸祝事之論辯足以動時派  
故負奇者信其博滑稽足以侮當世故浮薄者  
喜其誕才力聲華足濟不根之談故庸愚者慕  
其高上好正彼以謂無奇上惡恠彼以謂上乘  
略得秦漢之唾餘便誇玄解未窺唐宋之門戶  
直肆排擠賢智高倡庸沅景從紛紛藉藉其孰  
能一之嗚呼大雅之響作則繁音絕布帛之文  
勝則纖襪微唐之文振于韓宋之文起於歐已  
雕已斲復歸於樸此其時乎世必有大人先生  
出而任其責者不佞之言過矣

### 周禮傳述考

周公監于唐虞夏殷之際綜裁損益允執厥中  
將宇宙範圍經畫垂作夜思事制物宜纖微網  
領可以致太平垂百世趙簡子見諸儀皆謂之  
禮倍子不識其儀也至孔子乃更脩其廢缺整  
其樸亂而為千古憲度之宗蓋至孔子時幽厲  
之政布在方冊則此時載籍尚可尋求非若孟  
子時晉書而弗詳也漢文志云周禮散佚  
絕諸子之書樊然無緒至秦而著述之徒  
室之禮寬而太弛迂而不切繁縟而無當於  
遂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蓋當周末時諸侯  
佚已去其藉及秦而亡復有在者矣漢興高堂  
生始傳十七篇孝宣時后倉最明周禮戴德戴  
聖慶普三人皆其弟子三家各立于學官儒林  
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者善為  
容孝文時徐生以善容為禮官大夫殺丘蕭奮  
以論禮至淮陽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后

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乃以授戴德戴聖鄭康成所云弟子五派者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為五也此其所傳為十七篇耳即今之儀禮也周官獻于孝武時始秘不傳夫周禮所以久湮而晚出者以始皇惡之特甚禁絕尤嚴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當始皇禁挾書時特疾惡周禮而剪絕之是以隱匿百年而始發孝武除挾書律開獻書路出自山岩屋壁之藏復入秘府五家之儒蓋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列序著于錄略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昔衆儒並出共排為非是唯歆默識其真廣覽博觀銳精春秋乃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書成規具在它書者皆可參正云未幾遭倉卒兵革弟子奔喪唯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一人尚得其傳永平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二氏宏雅博聞又以它書轉相證明逵之

解遂行于世衆鮮不大行兼攬二家尚多遺闕然衆所解者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都在豐作周官則此周禮是也逵以為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絙千里之地甚謬六卿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絙千里之地者誤又六卿大夫冢宰以下者不著蓋逵六十為武都守述平生之志著尚書詩禮傳皆訖念前業之未畢者獨周官耳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哀帝時不審馬融何以云孝成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者則何據乎蓋成帝時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業故其文多乖缺理或然也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

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即  
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  
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必求  
訂譌辨疑一切特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者  
灼然如晦夕之見日其所弥縫者奄然如合符  
之復析斯可謂雅牽廣攬者矣然猶有參錯相  
違就其原文聲類考求訓詁据摭秘逸謂二鄭  
者同宗大儒明理于典籍存古文字發疑正讀  
今讚而辨之庶幾有傳足為垂訓也其名周禮  
為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  
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  
矣按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  
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  
作據時事為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時周  
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止有一篇而周禮者乃  
六篇文成數萬終始辭句周禮與周官不同固  
難以強而屬之矣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周公定  
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于成帝劉歆

成于鄭玄之附離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  
知周官末世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  
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  
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書故能答林碩之論  
使周禮義得條通鄭氏傳曰玄以為括囊大典  
網羅衆家周禮大行百世明王之憲法具在忠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周禮炳然行天下  
者則玄之力居多焉

文字會寶敘

蓋自天苞剖龍圖章空濛之間希象斯立嗣是  
鳥跡蟲文雲英鳳采糾糾維葉漸顯厥象于是  
乎有皇頤史籀之書六體脩矣竹素流丹又其  
後有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傳若綜其始義先  
有字畫乃有文章字積成文文亡則字文生于  
字亦曰字傳字者文之母文者道之筏兩者到  
今並為天下寶其初易嘗不合乎晉以下能書  
種家與文判而為二或不兼能如洛神之賦  
字而傳蘭亭之書書文並絕何可多得近時  
學家多有寫出師義田豐樂赤壁等等名作者  
諸體亦不盡具虎林朱氏其先世所詒繅湘極  
博簡叔氏思恢其緒乃拔萃古人名作倘請于  
當世能書家自以其心力深刻精摹之巨廣其  
傳於四方使佗時者書者游意乎其文重文者  
劉覽乎其書文之神理既曰書以長買書之津  
英又得文而吐芒故一時能書者不待挹面不  
走玄黃人人傾吐以赴之政如縣金郭隗之甚

誰不響湊者氣求聲應自然然耳簡叔自序言  
未盡之奇日新月異意若不止此余為廣其意  
而再論之夫名文諸品托字以傳矣然詩之寶  
亦宜齊曜於此時如十九首河梁言別阮謝仙  
將登山諸什以下儻一一付之翰史以臨池之  
華合帳中之寶士林必且喜泳珍襲或者更甚  
乎其文何以故詩之于翰墨其臭味親也文之  
長篇者既可入墨府而不為煩冗如赤牘世說  
王露華數行半簡展觀自佳娛揮灑甚易簡  
又神志若韻調清如此則几上碑金函前序  
又將煢煢焉充物乎大方之家自茲再進不獨  
三吳文苑建輅可呼設以此義唱囑于二京諸  
路天下英杰之門將必空六合以同聲即懸鼓  
之待捷何足云喻者山藏壁發至寶在深林  
求巖訪耳目未經見又何所限氣靈為之煽有  
召之而須脛者乎若又更進之鴻都三體石經  
蔡中郎書至今為九經定論北雍檣星門上琅  
琅石砌二十七石鼓神物哉然日觀峰前秦碑

二十七字石如古桐狀曝經臺畔入墨之天飛  
經字字如新此皆古來真正瑋寶余所親觀者  
僅一時收羅曰合會精結秀乎簡帙之前則歷  
來覓光必且上于東璧之墟此于會寶之指義  
味何如也余葦天官家言萬曆初載五星會于  
璧夫璧者天上墳籍之府翰墨之林文昌帝子  
司之炳炳麟麟與今天下人文相應當此之時  
儼遂開千古之大藏發一代之殊珍極執林之  
大寶氣範茫易兒生其間擔簦獨往又安可  
讓乎敬書以俟之

張無始計部

薦在敝郡時以方魯岳公是僕門生渠掩關  
疾在郡四閱月僕所以不至郡城一候門下  
司府諸公之賢者多亦避嫌却掃不出耳  
修之若中回得手翰且頒大篇惠教捧誦為  
寶且媿缺如矣門下豪杰之才廓落之度僕  
袖交竊謂世界中此時不可少此品然世路  
側日才人其人亦自錮立為時所妬唯門下  
自稱露百鍊其胸中為斯世一大寶者僕  
之暇出其緒言傳簡冊以詒來茲何如兒  
日煩為郢正其舊業至望

與李本寧館丈

秋陰遲暮素髯蕭疎相知相盡面晤常稀舍姪  
自金陵訊至言曾得謁兄于廣陵大建詩壇  
流咸集斯文甚盛弟聞此如已駕鶴而游瓊  
之上矣不知雲影仙槎偶然訪故人耶抑或  
寓此邦如右軍之在山陰也春日載陽儻得  
杖相從又作一勝事吾兄大集曾成全快否  
弇州冊簡多少若何方今海內作者少儻增  
世一太僕容弟托片言撫無窮何如弟亦  
弟此生未了之緣也輦上黃槐幾無刻  
紫桂彌老同芳此意可以告知已酉秋馬  
自關中還言兄拳拳問弟且承岫嶼墨刻  
頓首附謝勿促據案如見君子亦足以知  
衰老猥短而心長也不任耿耿

項恬字國博

念惟門下羽儀舊京為天下胄子師表粹學高  
義江東人士能播而揚之與清風明月偕來  
聞之慰忭有加焉昔韓退之為博士太山北斗  
之望到今與其進學解並傳胡康侯為教授經  
學治事之猷著在史冊與春秋傳同不朽士君  
子何必論青紫乎願所豎立何如耳願執事日  
新其德遂方駕古之人僕今年七十有五視聽  
不減于壯時嗜學益勵其初心貧乃彌清老  
彌剛良不敢負知己所著詩文容當續奉  
箋見詒燁若豹文絢若麟采衰齡不能四六  
而珎之此謝不一

沈懋所比部

寤寐間常想高風淡致如見古人每歆放艇石  
湖因諸昆令嗣一綰同心作徜徉十日之談今  
春過貴里本念殷殷如此又不得幾遇將付之  
來日念僕衰遲甚矣柰之乎天下事種種隱憂  
舊京可稱吏隱者歟然五湖烟波之上恐不可  
無一畝之宮也何如小孫漸鴻能述盛誼布茲  
尺幅云代瞻仰邇來著述其書滿家注想教指  
以豁野思

莊銘常戶部

前歲兩承尺牘玆襲手巾函中時時展玩如  
見之門下之品今人中古人也其胸懷筆墨  
致高標已如奉咲語于春風化雨之間矣  
何如舊京仙游地與天下雋杰為英游林  
述必自關一天壤何以教之小孫鴻今似知  
往幸賜之繩墨



東山張計部書

恭惟老師蚤辭綬冕歸領湖山蓋優游于清泉白石間者三十年於此矣國事人情滄桑不知幾變而老師獨立乎風塵世波是非榮辱之外何異仙者之飄飄十洲蓬閣間也閱世彌長精神彌王葆真抱素道味綿綿柱下錢彭其何讓焉彼巖扉鼎鼐中區區豎立亦石火之一瞬耳鳥足以比度短長哉蓋當軸者已事若浮塵而猶見老師之堅臥過人什伯已矣恭題恩近世竟此沉淪時非漢代迹類馮唐重玷門墻真堪汗愧茲以長公使旋附茲起居遠有盧龍之役不盡下懷諸惟慈宥大集今總幾帙自是紙價重長安矣拭目以睇之



水雲編叙言

道以自然為宗文以淡真為  
寶長水沈師好道味玄其  
文若詩大都出乎天機自  
流耳不甚煩鍊鑪之力故  
年高德逾道文淡揚前精  
上第六帙水雲編者大老  
是七十後文字不加點竄揮  
墨而自得之者法二十年前  
衡嘗訪師柘湖之清露軒  
中彼時杜拂一盞綠茶在  
手不停披甚自勤屬毫

當德化百氏一歸之六籍  
正如百川者朝宗浩海復返  
原而泝天漢所自來斯其  
屹然獨翔之指也今老文名  
動海內小子何幸見其成焉  
師自七十後都不覽定書案  
頭有白香山愛魯直蘇長  
公三集一游神以為娛弄  
云索嘗問其次公曰先生之文  
入刻者何以不編例類富曰  
此京山李本寧初編一指曰  
如此則可自為範圍一兩之潤

題幼真先生水雲編之次

余在西垣嘗幼真方有鼎名于黎閣天賦之才不遜兩司馬博洽宏遠兼綜八庫寔比富於班揚一時館下固歛名雋乃衆所推服心惛如淮陰之總百萬氣采岳岳雄長一世美在館二十季官不調亦自許以千秋事志不在風塵且以母夫人年邁掛神武冠以去寂莫東江者於今三十年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同館弟兄登樞事者八九人然未有推而援之者將非名高震世之餘醖耶可嘆也幼真侍養餘暇上下千古朝夕不停披故授閒後詩若木

愈以入微造極倫輩間人又若空六合而以著作之權讓幼真矣其書多種鉅珍文苑頃又有水雲一編則皆六十後之文今年且七十二齡心志耳目了不減於壯歲其文愈淡愈超心通乎六籍用周於當世令人誦其文想見其人即使當日得所願為樞筦於時今事効見前者可數也家焉孰與共斯千古哉余與幼真同鄉書又同上公車五六十交誼惜其用之不竟知其文必可傳於異代故慷慨湯書之

戊申上元吳興友弟李樂書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石湖門人吳默箴言甫校

目錄

序六首

記三首

書七首

說三首

請啓一首

目錄

述一首

跋一首

贊二首

雜著二首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

論士學

天下之治忽其樞紐在人心風尚間而人心風尚者彼愚民則何知乎在我士大夫表倡者何如表之以正莫不正矣表之以邪幾無正矣然士大夫禮防名節都從心術間出而其心術之正不正則學術實基之所以古聖賢奉拳乎正人心明道德端學習者真扶天常維世教之第一義也余少日見士所誦書唯朝家所頒降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衍義諸書及韓歐之文止此耳一切非聖之書父兄誠不接於目及二十九入館先生長者尤以學必師孔孟祖堯舜遵程朱立身必以忠孝廉潔為大防當隆慶初講學論道直已行義朝野之間瀉如也自辛未甲戌後再登朝始見京師士大夫尚史記莊蒙已乃尚管仲韓非國策已又專崇竺氏之書始有入之乎館業入之乎程式論策甚有入之乎奏議皆不以樸駁為諱者今且四十季天下士

習放言肆行半為無忌憚之人如是者世方以才品奇之機械日熾戈矛立發將辨日巧真襟日銷不耻滋垢不重忠實辟則秦潦漲乎四澤此時堤防潰盡矣世道之敝可勝論乎綜本其故在士子所讀之書書既頗偏士之肄業在此日夕吟想入其心髓為深領受病之根遂以害人心害政事害風俗殫殘天地之元氣禍且移之國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也蓋以管商之功利中于心術則深而不情以國策縱橫之談中于心術陰陽播弄不可端倪合此數者人心中心術陰陽播弄不可端倪合此數者人心中心術

切屏去逐其舊業今兩雍諸習學篤信嚴行及今正士所讀之書則學術心術相因復正而文體不必言矣嗟乎三十年古稱一世亦天小變之會今人心漸覺有厭敝之端急乘是而申救之暮月三年可以漸變不出十年人心復歸正義蕩蕩平平由之乎王道將天壤太和與人心俱轉隆平之業可冀孟而固矣失今不擬止必為戰國兩晉合受其敝于此時不思覈言其終始自古亂象雖潰于事變而胎本常生於風俗人心不敏為此深懼願與知通者共持之

孔門宗述唐虞說

仲尼自謂述而不作六經刪述並宗古之作者  
邇厥元本斷自堯舜始常以中道持天下萬世  
之衡所以不可加亦必不可易魯論一書平易  
渾成所言第及於詩書禮樂之際孝弟忠信之  
常使人人易知易行無一切可駭可喜之談思  
之者有味行之者有得言論風指如和藹春空  
萬象發生間間訢訢於泗水上而都俞揖讓之  
氣宇宛然具在圖史之間即未嘗明言精一執  
中之所以然及門之士不可得而聞而一中之  
妙已默然充溢乎語言之外矣稱堯也止曰其  
大則天蕩蕩無名功業文章自然巍煥稱舜也  
止曰恭己南面夫何為焉五臣佐治千古難得  
之才自無其匹夫以堯之大而不可名也舜之  
恭而無所為也必有獨運淵淵內廷臣不盡知  
功能不盡見與冲穆玄機相參相濟者焉而特  
難為言耳仲尼自言曰予欲無言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仲尼之無名無為上契唐虞侶元孫之

肖其祖并中之一字亦若在有無含吐如元氣  
之氤氲而不可名象云耳豈六經所能盡傳者  
乎嗚呼此其際予難言之矣自曾子之自為書  
始曰古之人明明德於天下蓋本堯典克明峻  
德格于上下之指以為吾仲尼之道得之堯舜  
者如此自子思子之自為書始曰未發之謂中  
大舜執兩端而用中蓋本舜典唯精唯一允執  
厥中之指以為吾仲尼之道得之堯舜者如此  
孟子出而微覺其稍有殊指又自為書稱願學  
孔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蓋本  
典克諧以孝之指曰堯舜仲尼之道抑又如此  
三子之書大行乎後世皆謂真仲尼之道真得  
堯舜之傳抑可謂之殊室同歸者歟自是以來  
喜博綜者祖格物之說慕玄樞者附無散無集  
之指好為庸言以接引俗聞者動稱室之人可  
為堯舜蓋自三子之書分派並流以沂仲尼堯  
舜而二千年間屢傳屢變真統不一論議日以  
新室轍日以分自學之多方也而道之大全遂

將為天下裂吾乃知予欲無言無可無不可此  
真局寬而意遠也竟無名舜無為天無言萬化  
自行乎其間此真仲尼之指哉不可得聞矣嗚  
呼妙矣

題孝感楊夷思先生懷師錄

往在壬申癸酉間晤近溪羅先生于京邸論學  
有契為余言心齋王先生格物之指曰物有本  
末本正末自理故家國天下一以修身為本  
又言心齋傳顏山農山農傳何心隱此一派真  
實懇惻不比浙中余時時慕心隱未見其論學  
之書今得楊夷思敘述其師梁夫山之學乃知  
何心隱者即梁夫山之別號因得沉潛其學脈  
如再親近溪羅先生頓豁三十年前之慕想矣  
蓋自宋南渡以來人溺於傳注考訂之學故陽  
明先生出直指本心從獨知入髓處令後學反  
照內求而真偽之關始破彼一時也末學師心  
自用浮湛圓巧借良知之門入巧利之窟故心  
齋先生邇言格物於正本澄源之處令後學敲  
行樹標而真偽之關益徹此又一時也至如梁  
先生言堯舜對局道大行統合于上孔孟對局  
道大明統合于下又言天地交而萬彙生君臣  
交而豪杰用師友交而英才成皆慨然自任以

斯道之重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余衰遲嗜學  
何幸得聞之願與二三君子砥礪再申焉若夫  
道大不容言高得忌亦古來常事顏路之從於  
匡陳宋蔡間蔡季通被收於講幄之下幸而不  
死則師友相從矣亦復何云民生於三有忠  
臣有孝子則必有義士高朋如我夷思楊先生  
者自足不朽於天壤之下矣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封太史張太公八十序

歲丁未季冬之吉我舅祖大人八袞初辰其從  
甥當湖沈某者行年七十有一矣自以衰遲文  
采凋瘵不堪旅獻乎瑤林之府畫錦之廷謹拜  
手頓首採八如於衛風陳九如於天保淑布長  
箋以佐觴祝明年戊申春太史君一先生以書  
幣來謝且徵之文曰先生為館閣儒宗有文章  
鴻名于天下吾老親得片言之錫照映寒門亦  
先姑之遺潤也余載頓首頓首謝曰唯唯敬聞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卷八

命矣然非敢簡易如此也昔在館下奉先輩關  
西馬學士之訓今日者亦欲與君一先生從容  
共論此事所以遲遲未進耳馬先生之言曰館  
閣是朝端清重地宇內士風文運關焉慎勿代  
世人作浮文綺語一字落人口齒則士品大減  
韓子不云乎祝史祝人願若千秋萬歲千秋萬  
歲之聲刮耳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  
祝史也自嘉隆之季文家趨炎浮薄多祝多諛  
掛在清議吾子試檢古之大君子作者集中曾



有頌年祝嘏之文乎有之自晚近始其多而一  
耻皆先輩所不為若其天可邀歲可祝也將太  
樸混成歸根無實殆非憲老不欺之義他日若  
我衙門諸先生皆以一二字迴天樞垂金版來  
世奉為經史豈其可輕也故三吳鉅卿在知交  
之末者僕平生皆無誦德慶年之章非一日矣  
今者大人長者在座倘有意乎其文也亦何敢  
辭請執此義質言無讓可乎某方童監時立侍  
乎諸舅前家大母令歌咏東海太公詩乃知  
長先生文飲八  
張門自村居先生有禮有則以訓嗣人惟我東  
海翁耿直高標以孝道匡時相南陽之李因出  
為南安遠郡則更堅礪清節撫循其民到今有  
二張祠與唐曲江公齊名天壤未幾便拂衣去  
天下重之後樂先生龍山先生一時在言路當  
正德之季侃侃抗權奸皆蚤掛冠有父翁風烈  
所謂雲間二張臺諫雙清史乘述焉清風高節  
傳衍數世代有哲人我舅祖大人淳德至行密  
砥靜修言必符其素衷行必遵其咫武益綿祖

烈以終後賢我太史君一先生巍然獨步特常  
簡注慶廊廟不忘親在江湖不忘君乃者孝素  
京邸色養家園杜掃修持上下千古義方嚴範  
純孝深衷風表乎一世矣吾聞之也干霄勁松  
生乎礧岩千仞之上空翠彌鮮濤聲彌大東海  
公以來忠孝廉節挺拔人羣自我君一再錫重  
光綱常獨任風節自持必如范希文文宋瑞之  
為人不如不止惟其德義不朽也而親乃永世  
有令譽詩不云乎百年事業丹心苦萬古綱常  
長先生文飲八  
赤手扶忠孝之先訓耿如也傳家數世惟清儉  
富貴休忘着布衣廉白之遺風灑如也不佞幼  
誦紳佩請歌之以申祝獻或無忝衛風天保之  
義云且君一太史既大魁甲榜其甥錢子稚文  
復冠羣英並擅文名友天下士結綠流黃炫燿  
竝集上稽天道則稱南極之精下述地文則稱  
岳降之神中覽人寰則稱表東海者風颯泱泱  
之音美矣富矣而不佞寧以朴野効規祝乎其  
間正如滿堂貴客簪金鳴珮儼容一布袍方履

聖白老人迂談道古一條穰華聿增德福此在  
瑤池盛集自一無上洞天其於稱祝意何如也  
即步武諸公後綴之乎錦章玉軸之末余無媿  
焉

仁人心也一章說指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非兩物所以學者做  
學問不作兩端看求放心正所以精義理學問  
之道舍求仁之外無他道也孔門只是求仁孟  
氏兼言仁義大指則一耳陸子靜先生論學居  
常稱述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一句話頭  
直接孔門真脈朱元晦先生宗本曾子格物致  
知之說兼言存心窮理作兩路夾持然古本大  
學自東漢三體大書刻在洪都門外者至今尚  
存原不曾缺元晦自作補傳迄今疑之所以存  
當日則朱陸有驚湖之論辨在方今則王伯安  
先生有元晦晚年定論之書今之儒者只從自  
心上默默體會如孟氏之高享破的真可百世  
俟聖人而不惑矣朱陸異同可無論而明焉夫  
仁非他就是本人一點靈明能自作主宰之心  
仁即是心其曰心如穀粒中含生理云者猶是  
二之也故曰仁也者人也至親切矣其所謂義  
者非他即是我心靈明動念應感介焉中間關

一神徑是而是焉非而非焉灼然自了斷然不  
疑一時行將出來蕩蕩平平天下以為當然千  
古謂之定局故云道若大路然又云無偏無黨  
遵王之路此路是人心一條易簡大行路八  
方九道之通衢也非從仁中出則從何處出乎  
人心自有路人路只在人心中之即不是世  
人終日昧昧焉舍了正經行路只向機謀關上  
穢濁歧違過了青天白日推原其故總只是放  
其本心而不知求也所以以上邊先說仁人心也  
次說義人路也倒將轉來說舍其路而不時  
其心而不知求下面只說求心了不說起行路  
語意亦甚分明矣且如人家鷄犬是外物耳若  
日中出去了主人常常照管尋求回來豈有一  
個靈心被外誘牽引出去茫茫攘攘幾月幾年  
放他作個游蕩無家之物若清夜捫心豈不可  
恨可愧之甚故哀哉二字覺者自當汗流而面  
赤也人若知此放心當求又知此心因何放去  
又知所以求放心之法從覺生哀從哀生愧從

愧得轉悟一大竅則一生學問工夫盡之乎此  
矣仁即是人心放心者心離了仁逐欲而馳求  
放心者只是求此本來仁體而已人生舍此一  
事豈復有別件學問哉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  
却像忽在別路他家我呼之即到喚之即回也  
又云操則存舍則亡不操持所以會走作一放  
回原只是吾家中物正如失路嬰兒望鄉關而  
感涕十年流浪見家門之洞開既無等候亦不  
須用苦工在人自收自得之耳子靜云一念之  
邪頃刻知之即可以正一念之偽頃刻知之即  
可以誠元晦云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  
來自能尋向上去二公之言不同紆直難易反  
之此心自當不煩辨說也人若一刻間真能自  
識本來靈心真能自作主宰種種講究研求師  
友經訓以及當世典故章程現前人情物態一  
切應該問學之事皆所以精求義理則皆無出  
求仁之外者矣人若到心能作主時收之退藏  
於密放之彌滿六虛上下千古只是一團仁體

何憂其放何待於存此之謂精義入神一以貫之道

曾王二集選粹示家塾子敘

國初之文聲自方宋景濂氏宗歐希古氏宗蘇然歐文尚雅步款言而宋之神力更弱於歐不足振起之亦似之云耳蘇才流浩圓通能快其意中事而持論浮游常馳軌而入之別調方雖持論頗正乎其才又遠遜不如也宋方二氏不足自立家世遂無傳之者自洪永宣成來士大入韓歐蘇三氏間無甚杰然卓立風尚靡靡以庸俗後之踵前米管一色此其必變之趨乎于是李獻吉氏始以獨力宗摹古始大變宋元來五百年庸弱之習其學即不深於六經其持論亦不敢遺拂宋儒雖云各體製撰而尋覓來源處必鑄格周漢之上詳察神理似一以左國為宗其於國策莊蒙以下且弗駐車馬焉何况他氏百家駁駮不馴者此亦格力之高哉獻吉所以到今傳述復古之功大也嘉靖中李于鱗氏繼出有神骨獨創之倡其意歆一語不入近

代穀中燕塵剖璞銳羽換膚以我之神合古作者之神揀練特造自立一副生新硬辣盤空直上語以洗彼摹形圖貌者之陋峨山雪嶺自一妙才亦一壯略惜哉齡促大業未竟王元美氏與之同盟其才宏博多姿故能襟采衆家幾乎千端畢具自與以大海迴瀾海常渾渾倘亦自知之屠長卿規之曰先生之意欲其無所不有則必有所不有矣知言哉李王二氏之文大行於世後生者一以為文當自我獨創一以為文可以無書不入以憑臆之見采秘怪之說始之以國策史記又入之以莊蒙晉說又入之以墨苑之文甚則狂言小說色色填委載之兼兩並驅乎經義之中字妖句瘳牛鬼蛇神托之于雲之奇字散外之單傳嗟乎六經孔子之教乃有此乎甚不然也二十年間功令愈申而彌熾至乎今士之高明者亦甚自厭薄而無所用之矣事窮且變習久則渝將李王二氏者夫亦如殘暑退舍秋月當空斯其候耶昔邑令劉君先

玉刻曾王二氏集選各四冊於吾湖士久來不  
論吾以為今之射策家此乃其正鵠為各選二  
十篇今且悅玩焉倘二三君子試平心靜泳參  
以十年中館下諸課與今南宮京省式錄之文  
此皆當局英游士林司南其與曾王二氏者合  
耶弗合耶必自了如也夫變幻之極則宜靜重  
浮華之極則宜精淡陰怪之極則宜昌明清麗  
之極則宜清正此兩家者骨淡神含氣清力重  
儒宗之正輪廟廊之嘉謨其去六經不遠一  
而歸之大雅何難焉若夫聲壇執事之機自  
千古即顯宗六經孔孟如李王所尚左國公  
檀弓考工無不在焉此皆周秦上物何不高古  
之有而旁岐別駕何為者耶余故曰文道一原  
今古一道第論學力至不至何如耳至則千古  
自立不至則臨摹畫鼎不斷至而斷炫人此  
以愈不似也

赤牘鈔敘言

牘者讀也片楮從掌中作字歷令可讀多不遇  
數語故太上之旁且有補牘踞進事奚獨友朋  
題寄者乎字簡意長精淡為寶如謝家碎金云  
耳余昔在知交間嘗謂其人把臂一談明日千  
里甚或不能再晤乃至隔世相思情何可支故  
每於郵亭茅店馬蹄鳴翼之下匆匆寫一二語  
緘而屬之以寄所思其人在遠正爾相憶忽從  
雲際或有藏之篋笥如其面言也者故又云  
有聊贈一枝春此物何足貴恍然見故人殆謂  
斯乎往友人尚璽即沈瑞伯居長安中多收二  
王小赤牘百餘條日取好醞和麴粉摹之楮端  
曝在日景下以墨汁塗其空白少頃拂視之默  
默相肖又取茗汁再飾其正文白字付之棧局  
出以示人間雅不知非舊帖也其舊帖上石角  
裂缺半文磨糊屢抄忽精摹巧用心筆余嘗嘆  
之而愛之為乞數幅製藏馬頃兒鍾鈔小牘得

二王如千首黃蘇宗李如千首并唐以前名筆  
都為一帙囊以自隨昔蜀郡用修氏搜采得六  
百餘條吳郡元美氏益而暢之得一千六百餘  
條今為損十之七焉夫小牘既不多輯者自宜  
以少為珍隋珠不盈把和璧不盈尺尺也者赤  
也秦碑稱如千赤具之古文者近是丁未春日

金庭朱學士書

口者明詔覃恩萬物生色元局維新中外注仰  
諸所學盡並合天下之公論弟前面晤時以皋  
稷為兄望庶幾躬見之即有十分中未盡事宜  
顧高明且寬立範圍密加旋轉天宇尚有不盡  
開霽之時世事萬端何能盡如人志堅持忠赤  
靜以運之勿助勿忘久之將自合於帝則此有  
神理在焉不可得而強也弟園蒲晏坐泳誦唐  
虞得為聖世佚民生平至願胷中一事無矣况  
長兄先生文錄八  
子鍾少蒙教育今貢入都肅此具候

宗伯九我李公書

頃王掌科北還能述門下清望士林推仰因訊  
道候清和神力彌王天下之福今者化瑟大張  
萬象迴春中外人情渴想枚卜之命其一半太  
平宇宙士大夫間已謂在門下胷中矣揚綰宣  
麻風移如桴鼓望之仰之兒子鍾昔年曾奏拙  
藝于大方前今貢選入都年力尚強承貴同年  
瀉老為之紹介使見階前敢具啟申昔年同署  
雍容之誼正文衡端士習此大儒宗懷序提耳  
而詔之  
長兄先生文錄八

重開長春洞記

需順李元甫學士為余言曰邑中江東山有長春洞者未嘗履其地不審關自何年居恒欣然自喜曰此殆吾家物歲戊子轉南秩宗將之任里人有以來青書屋售者其地負山挾河去關蘭百武而近東走鰲溪之阡南走禾谿之阻此為綰轂其口遂解索中裝售之或有告余此山之巔即是長春洞歲久蕪塞其旁有一罅依稀疑是洞門也者余亟令工探茲願始得其門門方廣五六尺上鑄長春洞三字瑩然名雖其洞中之石多赭碧色礪砢若垂雲石榻石窰累焉具在圻立之間若有暖氣騰騰稍久汗下者余曰豈昔之人有修丹于此者乎一老生持舊志示余云昔有青陽道者住洞中三十年好栽植花卉四時美景長如春日洞因以名余乃醺酒呼諸從游者語之曰二百年前栽花道士豈余也耶自此士林傳其事爭往游焉介然用之遂成通道夫洞名與余名偶同百年間人事倥

得僥失此洞乃卒歸余儻亦有前定者焉昔王介甫以同名故欲迫得謝太傅墩夢與之爭余今以不爭而得之其亦何幸又聞諸長老言洞在弘治初最著人率讀書觴詠其中其蕪塞乃自嘉靖戊子始今又六十年復以戊子開嗟乎天壤間顯晦真有數耶子其為我記而傳焉余唯山川之勝自是古來妙境人有妙緣符合忽然而開忽然而名千古此在元甫自建世界耳崑頂有赤符鈞和涵綠字皆有前契焉余也長先生文鈔

不能到劍江上因元甫同心得卧想而成天  
掛一言其間不謂非幸第不敢正名元甫之諱  
請易其題曰藏春或遂稱李學士洞天何如



刊莽小記

別業在白雲橋之上主人三載不闕久弛斤斧  
剔拂之力灌莽翳塞幾掩山之半以問園叟刺  
對曰山業是三十年前物峰岫巖谷脈絡久踈  
執時隕墜如其輕動恐大有妨於佳石古木且  
虞墜入者之將厭焉余掉頭曰唯唯否否於是  
召至農之少壯有膽氣膂強捷足蹻健者得五  
七人勞以羶肴醴酒恣其飽食大嚼予之布粟  
器用莫不感奮乃給以巨斧輕鎚撲提遂乘蹊  
長先生文集卷八  
陳決策竟往余率數童子隨其後執繩鏤鏤若  
諸物佐之力用焉因教以隨山刊木察形勢相  
險易以從事先剪其蔓者開其蕪者隨高與高  
高不動危而奪其株隨深與深深不竟裏而誅  
其緣不三日惡木臭藤戟刺虺蜥之屬掃而清  
之如拂塵然于是獅峰兔石紫芝碧瑤諸洞不  
見天日者幾歲年得獻狀於涼雲朗日下檜檟  
松杉槐梧之拱把者葱葱蒼蒼豁然自境甯了  
無障礙矣水雲先生登覽以嘻歎曰快哉乎吾

不用園叟之言杖策直前而陰得其意於惔然  
戒危之說于是再給豚酒并園叟偕勞之夫天  
下事相反者未嘗不相成偏而聽之全而收之  
此其所以濟也余因察見夫榛莽之場為物十  
餘種大率多蔓藤多生枝節其物善緣善結亦  
善刺人能上高入與冒雨露而不畏危能多結  
其類蔓與蔓相因所因之物多枝多結曾曾又  
復相因日月之間最易變化滋長所以上掩天  
光內藏諸毒舉一片平平地界八面據持無隙  
長先生文集卷八  
於天壤之下令人發憤振纓毅然不得不決  
者情狀真可憎也嗟嗟草木無心善為緣結乃  
如是吾是以有感於牛李洛蜀之紛紛者

書世說鼓吹之前

世說宋刻始楊用修氏得之秘閣外間無傳者  
用修歿於滇南姑蘇一士人得之以奉王元美  
珎之為帳下寶比元美文成名動天下乃始表  
章之以公人間今凌氏所刻鼓吹者則復用修  
所傳舊本別以所續入者列之卷末品鑒如是  
識亦超矣漢晉以後事並入俗品元與晉人風  
流迥別何元朗所次者筆意似在中下之流又  
非兩劉之比真貂之不足夫豈鶴輕之有餘  
之者非離之者是殆非刻論也世說雖宗諸  
乃一時人物竝游翠微天上躡空同挽河漢  
語色咲咸有異氣立塵倚牀盡成玄象嚼之淡  
如咽之津津竟日香吾鄙祇應在風前竹下把  
捧自佳下一之乎注脚便是村學究事頃見物  
彙集以五倫品目分編世說粗豪談達弄俠氣  
於偏旁不覺赧然破咲昔余登岱至天門見崖  
間舊刻或曰此漢武磨崖碑及至其處被一村  
刺史令人鏡其所書四大字于碑文面上曰忠

孝廉節將唐人名筆碑損殆盡嗟乎烟雲蕩  
中庶幾一見古物奈何乎靈氣掃盡矣

往歲沈伯英之南廬門下念存嗣後無從可致  
片楮者道之云遠寤寐以思今春大名使君散  
烟家孫景廬來部中臨發之日言當瞻對兄因  
寄之口訊不及作書僕之潦倒迂疏大都如此  
門下負天下望為霖為雲中外士大夫日日以  
幾之旦晚間旌弓遂下衆正彙升山間老農高  
得堅壤歌太平馬往札中所云各天俱老今又  
二十年愁晤合無期矣濛濛元氣間吾徒竟如  
長水先生遺蹟人  
己丑年家某行便附之八行恍如其面

元己午年家某行便附之八行恍如其面

門下德誼聞天下服邛之日久記昔庚辰與貴里孫太史公為對館交因得與門下投刺往來既歸田十五年姓名不出閭巷先生再起方衡量當世不可通以書自分衰老擯棄此生無聊來教于君子矣舍親陳伯符生在時每與僕論先生之品即真古人不獨精識雄文足冠當世且時時為言涇陽先生知某之賢許其人憐其屈乃私心識之伯符嘗獨在耳其人不行作今者先生與僕並在山樊可以通書請遂通生問伯又時趣僕宜通一刺為謝會兒子久遠遂瞿瞿游孫太史之門叩止高山思進其管之誠敬布一言于典藏者僕明年是六十由無別念又矣壯而不見是老而無所悔下士晚聞道神以拙自修改孜孜日沒之光弗敢怠也何以教之

象林蕭父母請啓

伏以芝檢馳恩草木羣生皆自樂棠陰帶潤鳳  
皇神雀亦當來今者湖邑雖褊小浩蕩生陽春  
事簡風清河平海晏琪樹瑤華灼灼滿林偕舍  
笑而迎宓子之琴館流鶯語燕交交盈耳如鼓  
翮而佐言公之管絃春之莫矣樂維其時敢借  
湖湄暫移瀛從謹洎某月日暮微巾拂洗滌事  
疊美景良辰正及清明上巳之候賞心樂事都  
在春風沂水之前沐浴明時可謂太平有象  
弟君子樂哉逸豫無期是日之所撰文而獻  
者天光日彩九寓澄清所掩映而卷舒者遠濤  
遙山千嵐獻狀含苑絲柳紫翠盈晴牧唱漁歌  
聲譁如畫蘋繁荇藻之菜皆可薦王公潤澤清  
冷之泉皆可布明潔倘聽比滄浪或藉虞箴於  
一夜味甘彈子得抒野曝之萬分則一游一豫  
孰非侯度攸闡縱載泳載歌更是高人勝事因  
思醉翁豐樂赤壁黃山洵古之人哉此又一時  
也天當樂慶皆真性人入春中總畫圖墨花灑

情何以便成千古色美指顧自足芬芳亡窮不  
信老矣願有從焉敢請

汪雲陽憲長書

恭審駕旋省會因有棘闢諸務未可以尺一煩從者乃聞士大夫間知有東粵總憲之命日下且當亟發故遣一介候清燕頃首稱賀念盛德遠猷冀望日隆當此清時正任重肩鳴之日然下察民心遐窺邊瑣似亦不無事矣天下大事變皆起於紀綱少弛羣情失調之間伏望高明深計獨覽鎮之以寬重攝之以精微未除獄土以鎮社稷不使無戒得無領之再念精進所三歲即當偃冗中時特念有加厚既揚出章又慶問其年齒通家至誼盟之心附僕表甚矣無能報明惠之萬一念當遠離萬里鳴自此尺書逕達臨楮悵切

制科策選敘

秦兼天下集九國謀臣智士之策而總之為國策子長所云世本者是也其於天下大勢兵之形勝借箸矢口可立談於華屋之下明日行之遂可立見其効古稱策士蓋如此雖云陰陽開押反覆如刺蜚然宗本陰符豹韜遺略以之定變扶危當機應卒胷中甚有之而時君甚倚重吾猶惜兩晉南宋所以奄奄敵于夷狄者亦非難談高論未究策士之終始也當選策士有長沙者即青衿年少乎簪天下如其素履策宗藩夷狄民俗士風數世下言若著蘇炳炳不真可不謂伊魯之流亞焉及宋有蘇長公亦少年杰識留神當世策略策別與夫對制之篇雅與長沙相伯仲及宋末造撫其遺文而追歎之惜乎當年之用不竟也今之策對自弘正前下本經術附之以衍義諸成說蓋百年一舉耳嘉隆之際有高靳之說權王華州之說隱王介州之說虜漕各出其獨見而副之以秦漢之文

于是天下士始知戰國策及賈蘇二氏之可  
以追風於萬一自後名匠接踵策對之文大昌  
於此時乃若深于韓公子管敬仲之書自出以  
圖妙特達之才者馮青州遂擅此局矣近所刻  
經濟一編是其帳中之寶也大都古之杰者未  
出山時已自氣苞天壤一一盡之掌中如料其  
家事古則莘野渭濱漢唐宋間子房淮陰長源  
孔明與夫稚圭希文數君子近者則王伯安是  
皆實才實用以此任天下之重天下士亦帖然  
推之若制科之策所論者則文章而已一日之  
間五發難而應之有餘亦須其人淹綜於前代  
孰審於當世乃可副有司之求晉人所云如懸  
鼓之待槌者此策士之所持挾乎馴是博古綜  
今練習國事則賈董可跂及焉

### 海運述

嘗觀元史見彼時漕粟分二百萬入海艘自通  
泰州發行至直沽入口若遇便風多不過二十  
日耳設海道軍民萬戶府如張瑄輩者皆得并  
裝他貨累貨鉅萬不以為險甚以為利其後因  
交通中人多行不法一時慮其難制以事法之  
海運之議遂寢然則所慮者不在海濤漂泊之  
患其已事可明也隆慶間余在史局見淮揚總  
漕王公宗沐上海運圖議帖說進呈 御覽  
批紅發下起居館錄其副其論甚悉其圖略核  
每日從某處開洋行幾百里其夕收洋在某處  
宿止日日有程節節有地皆收泊于沙洲山島  
海岸蘆渚之中並有居民地所殆非茫茫外洋  
無畔岸可求也者每舟中以鐵鑄小龍師一座  
以鎮颶風壓氣其水工皆募海上素習之人帆  
柁纜牽色色精備當時已行之二年總漕恭府  
從海口抵天津還朝報命則滿朝士大夫為之  
色喜其後王公以事免去議者始紛紛或以為

其間有暗持線索者以空舟行海只從天津上  
下一帶市粟密以小舟裝至口外入海艘乃始  
張旗鼓炮揚帆而入羣論皇惑議格不行嗟嗟  
首事者千慮常不給毀成者一掉舌而有餘余  
終莫能知其解矣大都海道原自有一線通路  
勝國時地形水勢艘制工用其詳尚有可稽王  
公國帖今存御府當是一一有據可為天下緩  
急萬一不虞之備若又慮倭舟侵掠此亦時或  
值之難保必無大弊利多于害權分數而設誠  
致行之在當事得人云耳方今淮汴歲修堤壩  
汴河漸可通行有此兩路將四百萬者分汴淮  
汴一道汴河一道量水勢高下汎涸按而行之  
目今似可萬全如彼海運一議或姑存之備他  
日再議或稍分數十萬兼行之使此道常通皆  
無不可獨念南北咽喉唯此一線歲費不貲當  
軸謀國行所可行脩所不脩斟酌緩急籌策長  
久則以俟夫元老石畫主持朝端者山農言過  
笑不足以知之

山間意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  
山中每春夏之交蒼蘚封庭落花盈砌林影參  
差鳴禽下上睡醒之初忽焉不自知樂也乃汲  
山泉拾松枝煮茗若啜之起坐團蒲良久則讀  
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文以及陶杜之詩興盡  
即止從容出步山徑撫孤松與麝犢共息於長  
林豐草之下起臨流泉漱齒浣足既歸竹塢虛  
窓前則山童作筍簾供泊然一飽矣牕間遇楮  
墨之佳娛太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書畫卷雅  
觀焉或草玉露一兩行而罷夕陽既下遠山紫  
翠堪把扶竹杖又出步溪頭偶然對園翁田父  
問桑麻事量晴較雨相與笑談而別歸掩柴關  
入定片時聽扣角之歌吳趨之曲杳然自遠送  
聲而淡月已印前沙矣味子西妙句申泳再三  
又歎聲和塲中者滾滾馬頭塵匆匆白駒景嗟  
乎彼人者烏知此妙境也東坡云無事此靜坐  
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吾今七

張范公詩文手墨

文正公書落筆沈著雅近晉宋間書昔蘇才翁  
筆法妙天下不可一世人獨推重公書與樂毅  
論同法莊嚴清徹信如其品心之精微亦露其  
倪矣想當鉤指回腕優入古人法度之中自有  
別解今士大夫喜公書不第學其筆法更觀所  
教戒故舊親戚者皆天下長者名言倘能深味  
其義推以涉世不為端人正士則吾不信也昔  
楊二山司馬鎮延州還以范公所書後署榜  
高堂森畫戟燕寢凝清香者臨勒詒余今又得  
此因歛衽披覽盥手珍函之九月之望

東郭溪園記

以道觀分則嶄巖之上獨居而樂以身觀國則  
蓬蒿之間獨思而憂士固有處汙下以辭祿友  
朋不察其衷自聾瞽以逃名妻子不知其意况  
其遠且大者乎東郭居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  
與游居者半世公卿而東郭君終不偶駕折軸  
常超超獨往以行其志與世不諧協退伏田里  
荷鋤灌園乃甚宜于田父樵牧輩中不以有溫  
之生求足無隄之歎遽然獨覺釋然自放閑  
之澤不加民孝友移授子弟文章之報不藉  
回光被於草木于是乎終身市隱游戲紫烟之  
表以肆志焉地曰南園者於萬竹叢中作堂曰  
青玉歲寒木落視其色風行雪墜聽其聲懷威  
浩歌良有深致焉作亭羣山之頂白翠光逼而  
視之土石磊砢綠以松楠攬空成色自為文章  
所云翠微之光者艸木金石氣邪日月風露景  
邪不足以給世人而山林士常沃意於此不自  
知所以其然高閣曰冠霞鮑明遠詩所謂冠霞



盤絲閣解玉飲拂庭者乎蟬蛻市朝繫心亨之  
葉而乾沒草不能窺又愜懼儒之勝心矣宴居  
之齋曰樂靜取陰符至樂性餘至靜性廉之指  
夫陰符吾未之學也以意論之行險者躁則常  
憂居易者靜乃常樂君子之所養可知經行之  
亭曰浩然委而去之莎鷄之羽也逐而取之大  
鵬之翼也通則萬物皆授職焉窮則一物不能  
撓焉豈在彼哉亦由我耳古之至人游神於淡  
之初總前諸名相皆淡之似東郭子聞之曰吾  
行安能及子之言抑所云用君之心行君之事  
鄙人各有孤節焉

洪桂渚水部

門下冲襟宏抱士大夫間以世道擔負相期頗  
聞雅志脩潔與世澹如世亦以此遲遲待兄  
豪杰於常調之內此適足以見君子之守也僕  
衰遲甚矣小蟲填海時入夢思汎汎風濤自有  
翔雲之楫在吾輩不患不遭時患時來不能展  
諒門下靜觀世局默有以處此小集是嘉湖道  
車使君所刻通前有十六冊未盡也今再附新  
刻四冊幸有以正之山中日月悠閒不可  
擲足下所論次者可一相示否昔時顧我  
上于今又是十五年歲月鼎鼎不知何年得  
一合併念此耿耿

與顧子玄文學

旬月之間釋孫在側哦冰子玄副墨已作天際  
真人想頃過雲中惠然顧我賜之瑤玉一時便  
欲空羣絕轡邁往無極可勝羨仰昔在館下愛  
世本莊騷許維楨為余言此未是絕境十年後  
自當知之蓋神理常寄之滄泊不以見聞  
而真脈在茲核以前深根寧極者為千古不  
之本君所嗜者煌煌華葉耳不佞紳佩其言  
之有林放為高難稱之雖承德潤和顏津律  
香不任好想

論選序

論家以立意為宗循常共覩聞者非意也幻  
不可解抗于不可揣者又非意也意在即近  
遠間津津入人心脾快爽中超然如飛躍乎  
天湛淵之際一轉解噴然以醒一轉語宛然如  
肖者其惟神行者乎大都以過秦為宗圓健  
高不大費力着色而濤瀾有萬層之勢此為  
體論者持論也其文端而確論者辨論也其  
善轉多變可以持入結闕而我不窮其  
其文不染聲色指象令人可思其  
味彌有此所以視策學殊徑庭焉文選論華  
矣儼語多則毫端少塞機神不流韓歐曾王  
筆則暢矣一意直駕十行了無奇鋒名論又  
古者所薄而不為近時如弇州程式論猶不  
人史論特以短勝亦從子長贊中竊比之云  
古來無論即過秦三作亦或有遺議况如辨  
六代等作摹之不似者乎大都韓公子濠上  
善於持論吾有得乎六經孔孟之大而假途

可也賈洛陽論第一宗韓公子不屈賦鵬有莊騷之風以是思之或操其半今場屋論目二論道二論治三論學持論一準之純儒文來信才乎諸子二者常相迂所以難得其解達若善自表裁何難之與有

圖經本草書其前  
本草書不經見世傳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各得毒之所解當此之時文字未脩如今外道者衣衽間所暗藏方物或目知此草口亦不能言其名者故宜未有遺書及黃帝岐伯雷公始有方書想本草或出此時唐詩云黃帝還書本草經者蓋指櫻菴一事則本草傳自唐黃以來其必有矣漢元始五年詔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圖經者在所為勸一封詔遺書京師是有神農本草三卷來上樓閣言言日誦本草方術數萬言此本草列于內府書之一證也陶隱居弘景者得仙術珎服食以來書神農本草經所列上中下三品藥物共三百六十品其以墨書已所嘗試藥物亦列上中下共三百六十品自唐宋來名醫奉詔博訪而觀名流雜采諸書釐正其品累朝頒行各有定至乎今品日以多論日以新蓋列在圖經者至一千九百餘品何其富也天之愛民甚矣哉

意乎扶植而生全之養之以五穀療之以藥物  
若似乎預知此疾先生此物者百物有宜以待  
百病顧傾良醫者見形而識其疾觀藥而致此  
用決在豪芒授之飲療則生機立回元氣頓復  
而生靈之命脉造於此矣嗚呼神哉其下品療  
病之藥不可輕用然遇邪氣溢盛時豈可不用  
或少用或兼用或暫用或相制用此世醫中時  
有高手余得時時見之其中品補氣補血養元  
扶脾等藥醫家日日習之用之苟知養生保  
者大都可得而詳也唯是上品之藥如列仙傳  
所載丹砂靈芝石乳雄黃頰丹石髓菖陽之屬  
久服皆可仙舉恐不是今藥肆中常物其抱朴  
書所傳服食秘方今世鮮有知其解者嗟乎扶  
元別有方醫國真手通靈入妙不知若何而  
可吾願與上醫論上藥特出神方煉一大丹以  
療目前痼沈之疾先救天下未敢及吾家惜哉  
乎聞其書未見其人迴環太息書之有待焉丁  
未三月三日

國史五賢贊

文清河津薛公

直道秉憲首抗橫璫召相三月去歸其鄉清風  
凜凜浩氣堂堂宋之司馬漢則嚴光

文成陽明王公

抗章劾瑾犯彼狂瀾起總外憲謀此逆藩朝規  
未下獻凱其遄隆中渭上宵次綽馬

忠肅少保于公

駕出虜入居守獨公排遷主戰屹然乘勝精忠  
苦志身殞名榮宗社泰山伊誰之功

誠意青田劉公

郁郁離離洞靈韜奇佐命帟間應變持危子房  
不名匪相寔師飄然拂衣卓哉沉幾

正學天台方公

才兼王佐學為帝師金華之派軌度程朱湛其  
川族忠肝炳如天下宗周誰歌永懷

秣苑四杰贊

獻吉李公

四期八璉周鼎商彝陳之清廟俎豆交輝其宮  
時品報赤馬施若非大雅我黨曷歸

于鱗李公

高華清烈盡洗俗障康樂儔中長庚不讓情矣  
無年遠轡未暢峨山雪嶺為公傳相

升菴楊公

竹牒探奇玄亭構思胥臣把臂子雲飛遺真滴  
萬里歸轍無期留風刺藻彼商安知

弇州王公

大海迴瀾驚芒貫日瀾筆宏才精心著述有猷  
畢收無文成秩化實以華金相玉質

待文王而興者一條說義

嘗誦詩至菁莪棣樸芄芣之章喟焉歎文  
德作人風微如此其遐邇也故其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又曰多士克生維周之禎又曰文  
王壽考遐不作人彼時親炙文教勃然興起者  
幾半豐鎬岐洛間豈曰其中遂無豪傑哉孟氏  
乃獨云豪傑士無文王猶興若待文而興者凡  
民耳此何以說焉道不必同言各有會時不同  
耳當孔子時文武之道文獻具在詳詳究切  
歷本先生文集卷一  
人間故憲章周道以作新復學鄒魯之墟七十  
子雍雍訢訢與文之作人者何以異乃孟氏時  
姬轍父東學絕道喪異流充塞馳騁于戎馬之  
場而周道盡矣非自開一天壤自立一千古何  
以挽世之頽靡者乎孟氏以豪傑自況自任亦  
拳拳後之人望其特地作豪傑振興於國港風  
波中各各出手共來擔當世界云耳豪傑二字  
詩書未有而創言之蓋為高才雄志特邁流俗  
者以此鼓舞而興起之耳余過孟里古木百圍

者參霄拂雲巖巖如在旁睨兩廡下弟子八九人孟季盆成括皆列焉嗟乎天下之豪傑可多得耶故余今者小小破除文墨揮塵談天試與諸君揚吐潤言之無讓昔嘗見西土人論千里神駒當其始生猶凡馬耳戎人絕其乳哺繫其母于千仞峻巖之巔其駒望母長號一跳直上千仞巔者彼日即謂之神駒題以千金之價矣人中之驥猶是也能一跳而直入聖境豈凡馬乎哉余又於海取見龍其始出地坎中次國鼎尺雙耳一般霹靂即換頭角翔舞九天飛騰為霖頃刻變幻不知其倪矣人中之龍天飛地行又安所待乎人生世上天與以靈味透入六虛何之不可上下千祀浩決無垠登降造極與我獨往正如平原千里蕭條無人任他提百萬呼吸而決秦項之雄雌更當誰遜一頭也者漢祖疏疏莽莽目不知書有何文冊前聞可以傳傍不過寸心之靈耳若論到直截處言不必六經傳事不必古人有理不必天地設從古聖人

皆是自作豪傑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天生豪傑精神力量固然與凡人不同亦由他至心力任自肯向千萬人頂額上瀾步長趨揚眉吐光自許為豪傑耳且看大舜一鰥夫田墜鉢而費何行出來蓋天蓋地且看孔子一布衣不遇之叟思兼千聖詔垂六籍如量天之尺將萬古一時訂定此非振古無前之豪傑哉孟氏所以激揚其義獨任於二聖之後者必有其挾持矣彼其勿忘勿助間默自養出一件浩然之氣至本至剛塞乎兩閒居必廣立必正行必直放而後出富貴勢榮之外故謂之大丈夫者是豪傑之別字也矢口談通縱橫變化皆與孔子開發光明對壘布陳又豈一一待孔而傳者乎楊墨也而禽獸斥焉儀衍也而妾婦羞焉仲子也而鉅細焉行相也而夷狄論焉鄉愿也而盜賊知焉時之人也而墻壘鄙焉此非命世之豪傑而何也若使孟氏生於此世又當慨然別作一區處矣今世人為世套所拘持為文法所束縛為

俗儒舊見所障礙為里閭得風激習所漸磨  
異言鄙論所搖眩為種名組腐所污壞終其  
成個淺夫庸流不得出頭作一真豪傑清夜  
之良亦可媿吾以為與字待字是兩持之界而  
聖凡之岐也凡有倚靠有等待人作而作人觀  
而觀徘徊乎對偶中間者此之謂待其能自立  
自行自作自起立乎大世界自能作主者此  
之謂與與者必無待待者必不能與我心自有  
聖人何須又待聖人我自能與起聖人何須  
待何須又伏文王提挈我者故神聖自有  
聖靈風雨自來奉之非風雨之力能使神龍  
飛也良驥能自登高跳險伯樂自知之非伯樂  
之力能使良馬千里也吾人自作豪傑亦由一  
筆尖裂續之不止則真聖賢可到矣我又觀  
公法前至尚有木合處終夜繼日思之我等  
肯如此精思豈有不合者孔子十年做得一  
立字不惑字我等若能十年專做一件豈有不  
成故云為之而已矣云有為亦若是皆真言

如此進入任我自展自快其又何待焉白沙先  
生詩曰聖賢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  
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敬為同  
志三復之撒手懸崖請自向上進步吾輩從此  
分手則君自遠矣

恭閱陸氏家世 實綸敬題集目之後

按郡國志陸氏自吳晉以來文武勲賢簪弁相望高名右閭恭于王謝之間舊已至唐平章公粹學侃暮為百代名世佐居吾郡城青門里則吾黨後學之師表也傳緒千載奕葉綿茂在我當湖者縣始祖至今如光祿卿東濱公之剛正醕篤大司空石涇公之練猷襄贊冢卿簡五臺公之淵宏清重學憲湛菴公之正學猷竝是追武宣公敷名綱焉當世其祖兄弟羣從輩並挺經略之才益弘忠孝之其家有名位于朝宁者沾沐 九朝之恩寵所得 誥封 誥贈 勅封 勅贈與其被 書蒙 諭告者疊祉穰恩頂踵覆垂高天厚地世世銜結後嗣才賢濟濟皇皇方興彌熾斯集也 綸音寶章總而紀之共四十九道釐為四卷其重孫某官某等謄黃副墨以壽文梓傳之後人因出以示同邑史官沈某謹再拜頓首頓首拱而稱之曰大矣哉光天之德乎盛矣哉重

然之澤乎煥矣哉日月珠斗之文耀矣哉  
慶雲之潤乎其紀載在金匱石函乃萬世之  
也其絲綸玉軸尊閣家廟中者則陸氏家寶  
為陸孫子者世世樹德樹功以答 聖朝  
之慶傳祚守訓無忝乃祖以益增世緒無  
休鳴呼懋之哉



圓通寺重修鳩工募緣引

頃者洪流蕩析歲廼浹饑 聖主在九重天上  
洞見民艱議貸議蠲議賑議補一日天下歸仁  
焉當困急中百萬額天頂佛祝 聖壽萬年萬  
呼合掌乞覃鴻澤真如大羅莊嚴之救苦消灾  
也今者水平饑定青苗四垂而郡伯熊公以攝  
篆方興巡行壠陌上呼由父野老宣諭 賑卹  
之恩人給而家賜之至乎邑西之鍾溪乃數畝  
帝法座於圓通寺銀杏樹下之遺像更開其  
民就祝 聖道場歡舞踴躍祝 聖壽萬年萬  
爾所謂如天之仁千佛拱讚者歟寺僧某與  
耆某輩因頓首言古刹久圯宜募緣重修以彰  
上渥贊壽祺傳之百世刻以貞岷翰一方小  
民頂祝微願報答萬一云爾郡伯允其請給帖  
施行衆乃就余乞文行四方按郡志寺建于顯  
顯德五年初名寧國至宋治平間賜名圓通入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併淨業大慈徧吉三菴  
也遂成叢林勝境一修于成化十年再修于弘

治五年今且百餘年又鼎新之一會也從民之  
心結良緣于四遠不亦可乎余因告其里人及  
寺之主僧曰此役必須堅完垂久量非數年鳩  
聚工不易就今三吳瘠色新瘥且宜寬期耐志  
俟緣業自圓自滿乃此寺賜名之始義云余家  
不遠二十里以在旁邑履跡未到而聞而喬木  
者自唐迄今是千年上物亂枝參霄刺幹如石  
亦欲一觀之比於靈冥大椿者與其父老  
習禮其下效嵩喬之祝焉

與雲間李芳洲

春中因館甥陸季高之任送之吳門徘徊寒山  
楓橋眺覽者洽旬焉翰墨之來恍從雲陸拊手  
誦之快矣快矣去時枯叢寂若寒雨侵蓬歸則  
春雲溶溶綠楊依依漁歌牧唱苑花滿道乃  
知春乃始憶別恨不得與高人共榻耳蕭令  
以高第留補曩時風流慷慨又作一盛事留  
乘牒矣曾有印中書相聞乎碣石小榜得  
拂藻鑑重名筆用情良厚已談天難  
宵中所歆吐若得鄰叟枚生并  
事願之願之新刻事類簡而切謹頌謝

與高雲從

十五年不晤風神矣乃者奉教移日見德宇之  
凝立襟期之閒快此其中所養可知殆昔人凝  
靜懷泊之深指也以此經綸以此持定必將大  
有建豎于人間僕頗負德操之鑒已目攝神交  
之來日大難勉之哉至吳門見李霖寰司馬論  
將八事防歟八事一條積蠹以復高新鄭相君  
五議核邊之舊可謂經世之名論矣天下事不  
難知奕秋神筭只在碁枰上  
入都在門下所知游間可以  
郵筒何如

馮文所大衆書

頃歎汎剡溪之棹一訪先生而病妻病子一時  
物故痛苦可言耶親友以限滿勸駕倉皇出門  
遠涉萬里過嘉禾不得停舫致尺一相聞懷人  
謂之何所喻文林雅論如獻吉鑄模秦漢脫宋  
元陋習不肖所服膺焉于鱗以下不免為古所  
障元美博采諸華矜蟲聞鶴啓靡麗之場夫大  
章經世大物不朽盛事雅者以文為秉博者以  
文為家乃今以文為市以文為市世道其不放  
乎故鄙心願以維世不願以維世始有異乎前  
之人單車入滇不為兼兩之載未能悉索敵賦  
後有便訊不敢忘也新刻一冊附上請正然未  
必無裨于世乃門下大雅知音正當入室請正  
敢以林泉長日補之耳青雀于飛點結何堪拜  
貺之厚肅此附謝因及微志如此云

與鄧內翰書

昔在禁林二十年嘗沃聞前輩先生之教以謂  
衙門諸君子自待宜重自養宜高一以二典三  
謨為師堯舜君民為必可致則可不負平生之  
學今且老矣即甚媿斯言然食芹曝日津津洋  
洋得之乎言表蓋三嘆其味之長也 本朝衙  
門原在六卿之外不責以吏事專以脩散沃資  
謨謀古所謂論道經邦調和燮理之職 二相  
宣宗訓錄具在即其從行謹錄此備備間召  
對而已原慶之乎俗格外曷嘗預甲兵錢穀  
等事乎其後六曹稟承票擬調正諸攬權  
者後來添入諸般俗義非本設學士之物指至  
乎崇階峻秩轉日移星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  
竊取之矣非其質也儻有大人先生者出灑然  
曠然一正衙門之體乎其一在講讀以培根本  
此是臯稷伊傅之養君心其二在緝撰以述  
上德潤洪猷此是左右史之代天言顯顯叩現  
不染一個文法簿書間俗字如三台之在紫微

垣古謂之仙客其門冷冷清清不減青瑣舊樣  
其交止於議道經文考述國典一切內外交  
玄黃兼兩並行謝絕如此則二典之精一執中  
三謨之允諧交讓可以專精夙夜而坐收其効  
伊尹之一介不取與可師也若夫六卿之政柄  
臺諫之論列擇人而名聽之使以其職自相糾  
繩非出在局之外朝端威福臨之如哭虺懸  
而聽之公論誰敢欺者又豈學士先事所宜摠  
領囊括以身為招者乎鄙野如此私質高明而  
裁教之今論者日繁任者日勤衙門日卑威權  
日塞東漢之內收趙宋之外抗此世道將來之  
憂也衰老不識忌諱比於小蟲填海其言過矣

武選張三陽書

適至吳門見印中報知邊警似亟民訛震驚又  
讀大司馬李公諸疏乃知狂虜之不足咎也往  
日新鄭公五事疏甚確其初因虜之頓趾投順  
故權宜許之正以其暇日修戰守永固吾國耳  
款且四十年邊備日弛虜且生心此又用戰之  
一時矣惛而再懷其款益堅國威乃重又可數  
十年稱有道之長事極則通在人擔負何如耳  
門下贊理樞機必有妙算便仲何以教之兒子  
入都唯一一教囑之書生之性悉其疏迂世路  
人情不妨詳示獻歲迎祥統此申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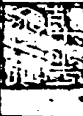
水雲編序

蓋聞天下之流行靡定者莫過於水。變而不窮者莫甚於雲。取喻於文未有若斯之明且著者何也。語水者曰波流濤回曰汪洋浩蕩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得文之機故曰風行水上天下之至文也而雲之為物奇則成峰望之如綿條忽而散之如霧。其變幻不可殫述。故文之有雲水者。其理亦與水雲之理同。擬之川至泉湧雲蒸霞蔚斯誠貴以尚。長水沈太史先生所著書不下數十種。晚一編自命為水雲。余師家翁蕭明。其端數百言其於水雲之說幾無剩。後繼序於余余生也晚何能贊一詞以。益泰岱哉竊惟先生弱冠登朝才名

起慕升度者等之十頃波涵而奇魏公者兆於五色雲見矣迨入中秘登木天秉鑑衡於兩都培桃李於六館當是時聖主嘆其奇才海寓想其風采握鈞持軸在彈指間而拂衣歸樞湖之濱是何澄一心于止水付兩字于浮雲耶歸而杜門却軌啜茗焚香交如水淡意共雲閒而斯人間所孜孜矻矻者不過以著述為事。年來幾於克棟猗與盛矣在之讀先生者擬於鳳彩龍文豹蔚彪炳余猶謂其未肖也必也水雲乎水之渙也為錦紋雲之瑞也為慶商觀止矣先生好讀異書晉以前秘笈鳴寶靡不擷芳漱潤故能傾人潢于掌上呈瑞靄于毫端流水行雲有不

期然而然者莫足媲美應劉並驅潘陸矣  
故余謂天下之頌先生不若先生自命之  
真切也第等水耳不用之澤物等雲耳不  
用之後龍而僅僅寄之翰墨亦皆為先生  
惜不知有天地即有水雲水雲者與天地  
相終始者也而先生之文又與水雲相終  
始業擅千秋名高九有則其視一時金紫  
如石火電光必不以此易彼者嗟乎大雅  
不作操觚者遺棄典謨沉酣聃竺矣是編  
一出庶幾障狂瀾而銷浮氣乎則先生之  
水雲文後學所不可一日無者願亟公之  
天下矣

通家晚輩雲間李紹文頓首撰  
并書



水雲編叙言

小子文僊敬言

學師長水先生蓋在甚垂鑒時  
彼時以館閣峻望杰才名冠天下  
矣然見其朝夕批覽細味更甚我  
輩業諸生也者于今三十五六年  
先生之文遂獨步當世集鈔已遍  
布者諸名公業已述而傳之小子  
復何以云今所行水雲一編大抵皆  
六十後化筆從心不踰矩之妙也  
當其發憤志倦通宵待旦之勤人  
亦孰知者獨小子侍旁乃深知之

耳知其始學知其歷淺化境可循  
階入焉先生嘗言文無難擊痕乃  
近自然自然近混茫則大不止則  
神化通焉此其本指也因標所從  
模以俟知道者

歲戊申上元日雲間門人鄭棟季

梁甫頓首述

葉玉城侍御書

前蒙 師臺石畫稟奉以行庶幾夙夜無敢忘  
墜睦議竭力調停始得會

請嗣因

俞旨未下盛又羈跡吳中而中涓者遂乘機猖  
熾幾不可馴亟回省摧折之稍稍寧息今則  
溫旨已頒事體大定盡以操柄歸有司渠即欲  
再肆虺蛇而不能矣此天惠東南而默啓  
主上之聰也敢謂區區口舌之力哉 佳制

理名言前無千古左國文章孔孟心學無不有  
焉卓乎不朽大業不肖盛得具員弟子叨附青  
雲其何幸如之謹令承役賁上容顏布不宣門  
生葉永盛頓首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貞甫著

同邑門人施鳳來伯羽甫校

序十三首

記二首

書八首

說義一首

述一首

解一首

攷一首

贊三首

論史四首

引三首

祭章一首

襟著二首

目錄

長水先生水雲緒編

講學述

易允之繇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解之者以為正如兩渠相灌漑日日生清瀾孔子大聖人求友天下喜與吾黨士相晤言曰賜也告往知來起予者商也其所需助後生意常孜孜焉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以不講為憂以朋來為樂易嘗一日忘情斯事哉余不敏始年十五得瞻承念菴羅先生荆川唐先生湛一方先生于當湖之上彼時童心顛一以為如見聖人焉終日侍側夜分聽受諸先生顛顛叩叩指不多及式儀德象耳不敢問且不能窺也年二十一時胡督府梅林公迎其師東郭鄒先生館于西湖之萬松書院因折柬招四方講學者三百人並侍鄒先生之教幾半月大都宗象山述陽明二先生之指而昌明之始欣然有會心慶矣年二十四上春官維時冢宰栢泉胡公大計事竣乃約諸路入覲諸僚天下髦士之試春



官者以及京朝各署下至山林隱叟布衣幾三  
千人大會於象所而閣相存齋徐公石麓李公  
為之主共推栢泉胡公正講席式揚明道程  
生定性之指聞者聳焉改其聽視以為生平  
未嘗有斯會也可謂得英才而教育之一日  
下歸其仁矣自是以來在館下則日聞大洲  
先生之教在友朋間楚侗近溪見臺漸菴定宇  
洪陽敬菴諸君子相密証者又二十年比掛冠  
後則佛學之徒熾而正學微矣念我生平師友  
真不能頃刻忘懷今年已踰七十倡道之勇  
益之虛有加于少壯而精力漸減恨不能倒囊  
傾抱以授之斯人也昔孔門之士雍雍沂泗間  
偕此童冠游咏暮春一歌一哭孰非真性後千  
年程氏兄弟美月吟風灑然有與點之意今日  
者風恬日麗花草生香天高水清鳶魚飛舞一  
揮塵舒襟吾與諸君可以盡收之何必講何必  
不講相與忘言而意得之大道不遠矣心之精  
微口不能傳叙其意指云耳

孔孟述虞舜之德四章說義

顏子淵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  
若是孟子與之言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法天  
下傳後世亦為之而已矣余之少也景慕顏孟  
以為我輩立志建標宜以此為宗高山仰止行  
行無極即無一日不顏孟其趨乎而遙矚虞舜  
如以為天縱聰睿必更有精微不可測之玄境  
在顏所云為之則是孟所云為之即如者尚不  
知其易簡直達之路雖蚤夜皇皇終未能真睹  
虞舜之易為而可必至也敢自欺乎今且老矣  
一日忽然心境開曉真見至聖之可為真見力  
為之即是乃真服顏孟之不我欺憤發中而顏  
亦起坐披衣以待旦不自知身之將老力之不  
足也故就孔孟所稱述舜者揚發其義與豪杰  
同志共勉焉今夫大舜所以大者只是樂取天  
下之善其所以樂取之心只是其能舍己從人  
其所以肯舍己者只為善與人同一句看破分  
明也請申其說天生斯人降衷秉懿一團至善

此個至善不作名件看人在太和元氣中陶鑄  
出來一片靈心那有絲毫破碎班駁隔絕星礙  
之物委頓其間者乎想其原初只是一個元和  
六合渾同萬物一體如菴核之有仁如鳥胎之  
有卵如玄黃未剖如冬春交際如子亥半平此  
個混元物者告之孩提赤子而含關問之山中  
野老而點頭不消思想不費分疏在君則克舜  
仁天下之心在卿相則禹皋伊周輔世澤民之  
心在儒者則孔子孟子擔當道脉之心在一世  
則四海公心即符合拍在後世則萬古公論  
鏡不移無我無人無內外無愚聖無古今此箇  
圓陀陀皓蕩蕩者所謂善與人同之大原頭也  
安得更有一個己字在中間乎若此個原頭洞  
然打破便知太空之月照映千江總是一月崑  
崙之源分為百瀆總是一水滿天下何人不可  
為善滿天下何善不是合同之物故能明四方  
之目以為視而視與人同達四方之耳以為聽  
而聽與人同闢四方之門以收羅百家衆有而

心思與人同事事可諮詢而我不勝用也人人  
可輸助而人不勝內也日日可招延而終身只  
此一法不勝取也安天下之萬品何必佗求取  
天下善人而委屬焉綽如也定天下之疑難豈  
必多慮取天下善策而敷施焉廓如也智不必  
徧物取天下之善即為先務仁不必徧愛親天  
下之善即為親賢不費纖毫力而能使宇內條  
條理理如血脉周於一身春陽行於百卉豈非  
至易簡至直截人人可為之要道哉故曰為之  
亦若是者為此者也云如舜而已者如此者也  
人若真見其合同則其舍己必盡其舍己也盡  
則從人必勇其從人勇則博取天下之善以為  
善必將無所不盡矣故在耕稼陶漁居深山巾  
不分木石不別鹿豕此心已養得渾然如元氣  
之未分矣及其居廊廟與九官十二牧九德六  
行之徒都俞吁悅而康蕩敷沛然江河之決瀉  
寧其胸中尚有一絲凝滯不與四海九州相灌  
輸者乎此所以好問察執而黜拱手垂衣無為

而天下泊也以此推之一家之門庭內外各自  
有心則家必不齊一郡一國官司與下里情志  
各別則國必不治五霸天子密約神樞與百司  
庶府同異參錯黨與橫分論議紛起戈矛藏于  
士大夫之句中則天下必不平此皆起於舍己  
甚吝取人之善之不樂也吾輩自做秀才以至  
為卿相終始只念善與人同一句將名利人我  
身家等小樣心腸蕩蕩銷盡事事力行人人采  
取不過十年將善行滿世善人盈朝如此而君  
不克齊世不唐虞斯民不沾渥澤則是孔孟之  
言將不著於當世矣嗟嗟軀殼有盡千古無  
涯人生何舍己之難也特何為乎何為乎

論語筆解

孔師之言論見於家語禮記及孔叢子之書甚  
有言之精者矣其載在莊列淮南諸篇者或謬  
駁不真即子思子曾孟二子所述孔師言又皆  
非論語中有也想其軼義多矣說者以為夫子  
設四方之徒七十二人各以所聞來會卜子夏  
總記為二十篇傳於齊魯間七十子自為之言  
卜子亦一先生之學則與指微言所不傳何限  
況超然言表孔子所不及傳者乎後儒得解者  
絕少代不一二人道之難明何感焉始余年十  
五頗厭俗師句解自以其胃中所快爽而開入  
者自為之解牽連書之每數日乃以朱注一為  
參證自喜以為正文甚明曉此可無注而知之  
耳今人動稱朱注為功令如法家者比擬之嚴  
一字不可動遂使吾輩後來英雄繫其手指斤  
斤墨守無以發揮自得終夜思之良可扼腕正  
不思孔子與二三子談笑春風泗水之上雍容  
終日無所不可道將其意相迎發乎抑數墨尋

行如優孟學人言笑也頃得唐韓公退之李公習之所解論語一冊而疏若列眉而風致各殊有缺而不解或解以一二語或累累牽入他書者韓自有韓之論語李自有李之論語何必盡同皆出其胷次中然都非後來可及此所以能傳宋元晦晚年亦悔其注書曰可惜一生心力埋沒故楮堆中故有獨抱瑤琴過玉溪月滿虛堂下指遲之句乃知漢晉人解經只攷訂字義或就本文語脉上略下一轉語更覺味永義長也嗟乎余欲無言言不盡意盡信書不如無書孔孟深心千載如覩有甚解乃更不解有不多解乃勝於解者此可與知者道

合刻蔡氏二氏孝經輯本書其前

昔者尼師行年七十二始於刪定之後將根本大義特授曾參氏而說孝經故援神契稱孔子衣絳衣簪縹管使七十子者望斗杓折旋拜受是夕也遂有赤虹黃琮之瑞此殆非迂言乃所謂孝弟通神明之道孔伋氏得之其論大道洋洋乎盛稱鬼神如在左右即繼以虞舜武周之孝曰受祿于天保佑命之必名必壽自天申之又曰愛親敬尊如生如存可以享帝可以事親夫如是則孝弟之通神明也又奚疑焉孟軻氏得之又推堯舜人人可為者其道盡之乎孝弟知不待慮能不待學其精在仁義禮樂之中其易簡在水冠步趨之前若使信得及一舉步不忘親一出言不忘親日日積之人人能之便是至誠感神協和萬國虞廷和氣充積殄物盡融故交讓而群工簞拊石而百獸舞鳴簫而靈鳥來舞羽而三苗格氣同聲應其理實然也成周作人首重孝德天子躬自養老于明堂之上稅

禮祝嘏以風斯民漢初里選以孝弟相推舉人  
人自矜飭在府有公評自漢歷宋學校列九經  
孝經炳然在焉比者合肥符卿蔡先生歸善宗  
伯楊先生各表章此書明先王之要道列六經  
之正文補今日之遺缺扶天常正人心之意至  
深切矣中國所以異夷狄人類所以違禽獸吾  
教所以鎮二氏全在乎此嗚呼人本乎親如核  
初茲精心實念神明式臨之躍冰下之魚發寒  
林之竹精誠所感無虛不通立身行道可不久  
與余奉侍家嚴慈四十年知子職之難見孝德  
之大今年七十二矣孝奉一念傳之孫子尤願  
天下人人知此道佩此經夙夜匪懈致誠而力  
行之人人為孝子仁人人為忠臣義士三綱  
立而天下平矣程顥氏有言盡性至命必本於  
孝弟合二家之本刻之家塾以廣其教焉

直方堂記

昔孔子讚易於坤二之繇曰君子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敬義之旨蓋本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文王  
聞之尚父尚父授之武王周公承父兄之訓齊  
戒而緘之緹室孔子特於易發之此真文周之  
學脉哉程伯淳氏繹其指而疏之曰敬立則內  
自直不待直之而始直也義行則外自方不待  
方之而始方也故云敬以直內不云以敬直內  
云義以方外不云以義方外猶孟氏言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若行仁義則不得仁義矣直上直  
下八方一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  
余因三復斯義再繹而稱曰孔子言夫乾其動  
也直直非獨坤道乃天之道曰人之生也直直  
非獨坤道乃人之道又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  
道而行直又非獨聖人有之人人有也直之根  
實三才直之路通千古人心只一直耳豈之一  
念卓立天壤橫之四海萬執同方此是合外內

之道故敬義立內外合則不疑其所行何待習  
之始利乎執丈二之竿挈繩而正之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自一畝旬以暨八埏十同之外有直  
之而不方者乎天下未有標直而影斜者也孔  
子不踰矩亦從其直道而行之心耳道體一直  
心苗直發乾之生機以直動坤之作成以直定  
人之立命以直生本性自心日用而有之曾頌  
用纖毫助長之力者乎故云勿忘勿助直以養  
之一念如是一日如是終身如是直之斯直至  
大至剛為子必孝為臣必忠為婦必烈為弟必  
立塞乎天地浩然獨存豈待轉念而得之轉念  
則不直矣敬勝怠對怠之法則有敬義勝欲對  
欲之關則有義內心豎起周身設坊並持交攝  
德乃不孤此猶執競初工耳若渾然見我始生  
之心與天地一摹則方且不必言唯有直而已  
故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一遵也文王周公孔  
子百代師表其言炳炳不會向我輩設兩岐乃  
知人世上千岐百轍念不停棄天遠人反常

蹈險自設墜堙自布榛棘存列凶頑疑為惡屬  
由大君子觀之名為大堪憐憫者其亦未聞三  
代直道之行古今平平如此日也余昔行齊魯  
之郊蕩然萬里大路方廣如行天界中其土人  
往往唱呼曰請一直向大道上行每至驛路四  
平處或樹坊表曰八省通衢或標碑碣曰南北  
通道任我方車駟馬閒閒大道了無險阻掛碑  
者不旬日遂達皇都矣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  
直嗚呼此真三代之道聖人所與天下共由者  
乎家有小構董太史玄宰顏其額曰直方蓋兒  
子鍾自少性真直而履端方友人因以規勉樂  
成之余為詳述直方大訓使貽孫子標兩拱之  
端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歲丁未冬記其說時  
余年七十矣

顧太僕先生七十序

東白顧先生再仕于朝歷卿佐矣及貌其人矯然偉丈夫正宜擔當天下一旦抗章乞身去時人莫測其涯量明年先生年七十紳之能言者高其人願其壽而稱祝焉大較先生進退維谷且望其復為當世用至先生平生所養大節一險夷齊得喪老且彌堅晚乃隨烈者衆或未之言也自古豪傑士必論及初終乃知心之所存其人品始定今夫正士激發犯難色斯人者不謂無古節士風其間或當阨而憤處窮而翼通非實有憂盛危明安和國家之誠及其舉廢以起峻陟撫仕又不無小易素風名價頓減于他日以是之故頗失羣望然猶眷戀浮沉被人諷切尚遲遲不肯去初終判若兩人焉此眉睫間所指議者亦士林所弗道也乃如先生危言忤旨淪廢且三十餘年蹈錄忠信沉冥道德淡然不知其他及起位國僕懇懇獨勤其官日取職事可施行者條上以請三年間

侃然獻替風稜不改其素當軸者即弗樂弗顧也居無何自謂年及之矣迂愚無補于日月不如山樊舊業可以全吾真遂介焉拂衣不俟終日嗚呼松栢青青不以寒暑改柯條士君子豈以險夷得喪更二其節哉非蹈道之深何以能此昔者先生之處也人願其出其進也人願其久及其去又顧其壽者為世道鄉邦重古之鄉先生即壑處谷遊後進嚴事之不敢怠若路公在洛晉公在晉令人儀高挹大標芳圖史到今傳述焉乃先生所養則何愧古之人乎吾乃知世波搖撼與俱上下必其人所養不深若胸中有所得天全而性定行乎世路中若虛舟焉恬愉自得體妙心玄自足極其天壽之所至嗟乎此古所稱國老而名當世者耶諸君敬進此言傳之間黨令世之淺鮮者瞻嵩仰岱慨焉式化之大有補風教漸之繇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

之謂也

范水部先生集序

吾郡光父范先生遺文如千卷嗣君某裒次行于世友人李君實序之頃以視余余生平才先父執文雅慕其古文詞未之見也覽集則歎歎以歎何歎也士生此世總非來便沉沒章句帖括間方精承饒給時日夕殫神明于無所用如光父者嶽嶽士林久已倦動晚乃僅得諸濛汜之前魯戈一揮返而東者三舍耳入仕為有司拮据民事如其家嘗悔為吏又不如為諸生心亦良苦兩宰名區尸祝永垂入為水部即以司燿居易水上慷慨慕古節俠與中人相觝抗竟勤其官以死其人才賢坦達思以用當世惜哉乎無年然光父孳孳嗜古自青衿已然衫袖巾函中造次未嘗不挾冊以其間游意著作之林詩若文蓋宜甚有之然倉卒捐殞官舍書帙零落歷歷收得此已自神爽涵映足升大雅之庭其取材博立局平故自名世之家且如光父之才之學使早脫科試入闕秘府縱意探討不知

凌歷又當何所止即如所與君實訂盟之言或得以林間日月優游寬收之將其所得亦復何量嗟乎豈天之意遂以在茲之托併付長康氏乎青藍接而玄黃聚亦叔皮明允之緒也何可讓焉余嘗論壁府玄臺自神人所署必有異牒不流人間乃人間清華超妙境宇上下千載吾終服膺乎晉宋之間漆園玄寶獨耀此時想殊斗之芒別有異氣特與江海妙士開此一境其襟懷品局其詩文字畫繪事皆寥絕千古觀其欲仙唐以下獨李長庚白香山蘇黃州黃魯直米元章數子者雅能追風邁俗可參稽阮樂衛諸人惜未有遂沿而昌之者玄風妙氣到今未得大揚吐也頃見楊用修氏世說原本王弼州氏長公外紀今有長康氏襄陽志林並是奇書而晉史新刻近且琅琅流布書局將此道不落莫歟掃去俗法間拘攣諱習條達上遂與古泰鴻赫胥游戲元化中此又一天壤矣人生不滿百即其書五車何必皆傳要於空明玄界中自



得本來則片楮行墨亦自芬芳無窮其人與骨俱朽矣其香不謝此謂必傳之道試與長康氏論正其指附之水部先生集中

為郡中諸大夫贈若惺王令侯入覲序  
今歲當大討吏治之期我湖邑令侯若惺王公  
將述乃職事入覲闕下於時撫巡藩臬諸公業  
已推重令侯騰諸薦剡有日矣是行也顯擢加  
等風示天下則太上之神馭也抑增秩賜金  
璽書褒勉念我群黎使煦仁戴明又太上之  
深渥也唯是令侯蒞治厓兩暮刺裁之器愷悌  
之仁綜稽之知通練敏妙無所凝礙綽然將運  
天下而如解牛之器承調之手試諸敵思  
肅清百廢振舉其宏鉅者清田錢使  
世之澤諸大夫業已令載版式行之其加意  
材躬自提拂教化風起青衿之士鳳采麟文得  
解于鄉斌斌蔚蔚皆出鑑治其他善政良規筆  
難殫述已自充乎衢巷之謳召棠張魏歌杜康  
黃四方誰不揚吐式傳之者旦晚之間諒當  
達於銓司升聞於當宁又吾湖士民所同心共  
埃之者焉瞻五雲之車板畫熊之軫傾城送將  
人人喜悻復何容言瀕行郡邑縉紳宜有郊勞

例得彰乃丕績鍤金軸玉而遂將之諸公以文  
屬余余唯三載肆覲奏言庸服國之常典也通  
達國體在入覲之列者宜無右公以今千載一  
日之遇則公入而敷奏此行宜必有昌言  
主上臨天下久汪汪之澤宜流浹深固而海隅  
瘠邑民生日蹙若瘵者不忘起仁人君子撫字  
此土痛心隱憂之久矣天之道南箕虛而不用  
示無盈也地之道東南大浸扶焉不滿亦若示  
虧焉太倉之粟內府金錢鐵室供辦我東南  
邑實乃獨有海內之重 國家都燕二百五十  
年日夜軸載輦輸誰非此土此民所供給者比  
于東野子之馬此亦力竭而求焉之謂也及時  
休息簡薦任良猶若弗及一切鑛銳加編新例  
或者念此一方可望矜全而少貸之乎計我今  
侯至都必以治行當 明主殊眷必且錫宴餘  
部必且召見東華之幃次必誼象 天語勞勉  
問所以安百姓宋臣東南民力竭矣之言想余  
笑所自衷懷憤蓄慷慨願陳之者萬一清問

頃前席之夕拜手稽首上 明明之祝不審衆  
間得便可為東南百萬借片言于九鼎意何如  
也山民食片負暄不曉世故夫亦拳拳迂固之  
說云

鼂錯

始漢文時賜太子家令鼂錯書曰言者不狂聽者不明以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萬不當也當此時錯遭時遇主言行計從諸所陳兵體守邊實塞勸農事豈不明習國體確然有當世用者乎及錯事漢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以尊京師可謂至忠極慮然高帝封土過制一時難動搖錯為之不以漸及七國反使帝自將而已居守為謀甚拙邪臣得借錯以為名錯不早見主之不同志竟以首事得禍亦可惜也任天下不敢任之事發天下不可解之難即相臣不免焉嗟乎事何容易然自魏相條上便宜後之言識治體善論議者必以錯為首稱錯亦才士也夫

陸賈

余觀陸大中兩使南越能令尉佗受事稱臣指去黃屋有才大夫風及嚴諸呂間又何謀之深也方是時曲逆絳侯未驥合生知天下大機在兩君掌握深沈昼使事使將相合而劉氏安非智謀疇能建此乎曲逆資其僕馬裝橐以居萬以故生得翱翔公卿間士固貴謀合哉若若明仁義詩書一正馬上之習彬彬質有其文漢之文章禮樂自此始焉

霍光

人言絳侯勃慱陸光重厚少文可屬大任大事豈在彘彘小有才者哉光結髮起階閭間為人沉密事武帝二十餘年小心折畏不踰尺武固已簡在帝心矣及受顧命當廟堂擁少君更廢立推燕王什上官因權制勝以成其忠功施乎社稷又能輕徭薄賦一切與民休息以揀建武元封之弊國是以定海宇輯寧風采想聞于天下然以闇於大理滿不克持竟取覆宗不學無術此其効也當此時趙營成蘇典屬者豈不持重可大受哉釋此不用用垂老無能之蔡義何以故焉嗟乎慱陸權擅一世不務推賢宜其及矣

公孫弘

平津侯弘其天資刻薄人也外寬內深意多忤忌殺主父偃徙董仲舒皆有力焉與汲黯同事武帝兩人言事常不合約議至上前報符約順上旨每事開兩端待人主自擇凡後之可約善為逢者率祖其術為人臣詐譖者開此方便門正人君子至今耻言之若其飯脫粟布被開東閣諫罷西南夷譬之砥硖豈無類玉碌碌落落石中而玉表矣古大臣正己立朝清霜夏月凜不可玩其持論則苦槩酸梅甚不可人口後之中庸摸稜大都善搏撓主意與俱開闔上下王甚宜之左右者又扶疎蔓引為之持線索添膏火者實繁有徒故得籠罩一時久居不去鈞譽飾詐色取行違世主在其術中殊不之覺也天下事因循支吾日入于敝而主人之眷終始不衰諉詡俗人以為得策紫邑謁聲聞朱奪雅詒禍可勝道哉余奉使過潯川見其邑令王九言公孫弘後于今分兩姓一姓公一姓孫遂

人問祖先不肯蒙耻聲而他姓子乃追踪千載  
下往往竊祖其故智禘而郊之此又何說焉

復如崗陳宮諭

承示大序發明詩樂合一復雅正樂之義足昭  
回瀉風而裨王道先生即日若入登樞事其所  
消偏黨正人心之大轉移於斯具覲指歸矣  
服迺其立言持論有助風雅又令騷壇之士  
日而操正律餘風妙義揚吐士林為訓甚遠  
乃輝借蕪音使天下它日知有雅永者則門下  
之餘馥也久不奉面語殊甚懷叩承念兩兒皆  
其翼今將歸矣容令候教指奉作同南棟  
發願再圖後事并謝

督府理菴賽司馬

伏承魏望作鎮北門屹如泰岱之奠四極華夷  
率服德業日新何勝瞻仰我壬戌年籍中如荆  
老年兄特起首揆岳老年兄中樞久握次老年  
兄德鎮三陸舉稷方召一時與兄並餐元運此  
民社之福可謂極盛如弟優游衡泌左圖右書  
者幾三十年釣弋雄心不忘填海而年則及之  
矣東北虜盟時下作何狀儻一言示教留之簡  
冊何如舍姪游學入都有志望臺垣茲茲戰  
與之數字念自異門奉教來常羽遠絕在商之  
寄遠思到時凡見秋防事竣上肅清之頌矣

葉玉城侍御書

門下德業日新世道安虞繁其輕重將來天下  
不無事擔當持定有厚期焉兒子鍾及姪錫鑽  
三子者並蒙至誼愛之訓之培之植之不勝頌  
也姪鑽候選儻蒙器使得遂為部下趨走吏尤  
甚異仰昨兒鍾歸承璫翰侑以兼金謹頓首再  
謝自庚子春奉教于今已是八年衰遲之甚恐  
無拜見之期矣貴座師還第後起居相聞否幸  
示慰萬一握別二十六年各天俱老輩上黃龍  
山間紫桂有以異乎人生如在畫圖間耳

與劉雲嶠司成論史事書

往在南中承崑崙高先生貺以監板紀事始末  
卷帙甚巨迄今得鏡覽焉頃見琢吾馮先生宋  
事始末可接袁氏為一成書蓋宋事與今日之  
時事近考覽可以綜事源有補于當世獨今國  
史大事未有統壹條貫者宜若有待乎其人以  
僕之愚論之如京山高伯宗所撰述者自開創  
至嘉靖末大事七十餘條並有起訖其人博通  
典故有高筆所叙述自以不同第其意以為自  
古天下亡三十年不用兵士大夫口中不可亡  
齟齬符以待事變故微徵重于兵事若如前史始  
末之例不過再益十餘款足矣近又見會稽商  
氏刻隆曆平壤五大事始末即未盡雅馴然皆  
目中已事其言不訛謬正可接伯宗之錄為一  
書念唯先生經國之手博雅之林文章教化所  
從出儻以二書當屬草得藉塚管乘三秋清暇  
檢閱累朝實錄恭以諸家野史少費一夕形骸  
令千古上下貫串決洽聚如列眉亦衙門中一

大業也故不辭迂陋而略陳之若夫靖難革除  
居攝復辟等事有宜從諱者不妨微辭或略之  
俟來者史有闕文古之道也先生材之

七言古詩敘

七言始於栢梁賡倡之作晉魏間入以樂府吟  
曲行引調歌諸體總謂之七言古詩唐詩中唯  
太白仙才凌邁一世如蜀道天姥吟烏栖曲遠  
別離者與南山秋色爭高矣杜陵沈雄奇偉倍  
之並馳抑揚舒歛各有法式如哀江頭麗人行  
漢陂行古栢行哀王孫兵車行者氣壯思深體  
闊而骨峻自足撐豁乎天壤之間嗣後則高岑  
王李數家法度森嚴亦可觀來大曆以還昌黎  
歌行琴操等作奇縱宏犖起於李杜車馬之後  
不無少遜焉又曰唐初歌行長篇駘賓王有臺  
京疇昔之作文極富麗王楊廬三子並峙于時  
至盛唐絕響矣元和後元白以顯淺為尚樂天  
每有作令老嫗歌之欲人人曉頌乃已大都入  
俗弥近者其去古弥遠今天下所宗李杜而已  
獻吉擬杜于鱗化李抑亦其適派云

為邑庠諸子贈學師江李先生敘

余為青衿時與大司馬冲菴顧公同計諧共即  
舍稱握蘭之交頃虬江李先生振鐸我當湖上  
而顧公固海陵名人也因得就李先生從容宴  
語知家世之詳顧公表裏洞達無城府有經天  
下大略而勛猷弗究於時李先生是顧公如連  
人品襟期雅似之方師孔孟志伊臯秉介石之  
貞心履如矢之直道宵懷天人治安宏論偉策  
將首獻赤墀上按臺金公剡牒所云寄跡鍾靈  
奮翼鵬海期許之意遠矣請因顧公文末得與  
先生慷慨稱古之人古之人者以宏經天下之  
志可乎夫古之人亦我輩鬚眉丈夫耳非天生  
人而分今古也所不同者其志不計一身貴以  
其身為斯道重擔綱常砥忠孝扶日月而康羣  
生故常直內方外從鍾鑪中百鍊其神理即  
咫尺不斜一言不苟一介必嚴誓此生必不忝父  
毋負君師今世為摹來世為楷豈有異于人乎  
能堅持實心終始不變耳故其韜而養之非仁



無為非義無行仰不愧天內不愧心人人信其  
一出便可任天下之重其措而施之以道正君  
以義匡時動合公論澤及涓微人人仰其必不  
肯阿時干進少負生平之學所以古人雖在魏  
畝釣澤間已自鬼然名世與青史到今則其一  
生正大光明自不同也或相人主扶顛持危是  
曰帝者師或持世教彰善矯枉是曰天下士師  
或係道脉開邪閉正啓後承前是曰萬世之師  
此皆所謂古聖人實有經天下之大略者用行  
舍藏又何殊焉自孔孟以上一心一道終身一  
摹襲周以下學殊門人殊品即千變百奇總成  
自私自利其心曾不念及天下之大公人而如  
此即身都顯亦一般中之孺耳何足稱也吾  
聞李先生奉其太夫人晨夕承顏極人子至念  
菴諸生必執于正必謹成規其取予甚介曾未  
及暮士風返而之樸者過半矣先生五世大父  
父當正景間為吾湖博士四世大父在天順初  
為山西道侍御按我浙河並以古道自持風烈

耿如頃升先生堂得瞻拜其恩綸煒煌之盛異  
時進玉署握樞衡綜述世家趾美國華將致其  
大業所韞藏良自吾湖始其於國恩家範不  
大彰赫為天下重乎儻余片言迂固易世下或  
入先生譜牒亦我當湖文獻云嗟乎人生千萬  
儔中碌碌波塵不能得一古人人百年內茫  
茫身世不能自立如古人師友朋儕滿世讀聖  
賢書口是心違不肯即真遂作古人誦說到此  
良可歎惋願先生力有此道與我輩共持之今  
日者一紙上官書何足為先生重故不以讚而  
以規老夫髦矣亦願先生賜以魯陽子之戈與  
吾黨二三狂簡者交修焉

刻李鄴農六韜三畧序

頃校定太公韜畧書刻就展卷嘆曰文武之設雖校若兩遙迤其相維則經之與緯也其不可以相無則輔車也而今學士家多羞言武者蓋藉口於軍旅粗豆之說云方今四海一尊誠無所事陰道者然幸虜終款倭即悔禍不至久稽天討耳有如虜且生心不受戎索倭復蹂躪我疆一祖傳何可以不遇此而猶曰天子之鍾訪一武畧之其何賴焉余竊妄意敵在前而將耳目於機畧與將在軍而取進止於廟堂皆敗徵也何也不習故也不習則不任不任則不虞敵而虞法而敵思乘之矣其原則始於學士家羞言武其所以羞言武則徂於承平無事彼謂無所用之也藉令一旦有事乃以素不習兵者與敵人爭呼吸之命亦危矣哉是書也與其以無所用而不習無寧習之而不用謂用之則習無及也如曰習者未必用必試之於戰乃可則戰可嘗試乎哉古今論符鈐本之軒皇而祖渭

濱張子房受書圯上老旦日視之乃六韜三畧是也若夫陰符則意更遠矣

祭浚川陸年兄文

嗟嗟乎清露傷琪樹零霜凋玉芝人生太無間  
雲那安可期痛良友之永別感親愛之輕離若  
秋葉蕭搖而日墜刺在林端者將飄飄而漸稀  
嗚呼傷哉吾邑同年兄弟四人仲兄歿已十年  
映兄隕於昨秋吾兄今逝于長夏不肖弟者尚  
為後死之客七十老人留世幾何山林寂寞同  
伴無多念茲零落恨不得從兄而輕舉也傷哉  
頃仲夏既望臨川兄顧我兩人兄汎直艇携我  
輩共覽芳園清歌弄觴竟日忘疲顏色冲盈談  
達笑嬉當薔薇之滿架酌芍藥之和而共之會  
不洽月而何寢疾至斯昨見徐醫問其所診搖  
首微言謂疾已甚聞此驚心三來視兄抱一腔  
之悲惻竟聞人之難通豈大運突如其來耶胡  
長辭之匆匆也傷哉憶我先大父兩山先生雅  
精星家者言無不徵中彼時我年十三兄少一  
齡大父謂一翁老太曰兩郎君庚甲相當異時  
功名福享大相類其科甲名譽我孫頗早一二

科四十以前當游石渠金馬自展壯懷及四十  
七而官祿止此矣我囑其堅卧勿出如歲晚青  
松雪霜之下彌瘦彌芳然家業當日以落或至  
不能具裘馬則年壽乃更以長君家仲郎四十  
前官在顯晦浮沉間及四十七而官祿始起當  
為五馬使君拖紫懷黃幾二十年田園充物交  
游滿門如殿春之卉花灼灼而子累累乃勝於  
早春苑李其年壽亦或可及古稀蓋一者氣厚  
而乏清一者氣清而失厚汝兩人宜記書言  
將修持以補造化遂以嘉靖庚戌冬納拜定交  
稱莫逆焉由今眠之大父之言洞靈燭遠曾有  
片字不驗乎人生在世汲汲何為豈不確有定  
命而何也歲在丁亥兄出守九江余時掛冠屏  
處矣兄見孫瀚者曰我以長女字之余謝不敢  
常兄曰追念令祖尊翁之知我厚我而意常不  
忘也歲在辛丑兄以延平守覲歸見孫瀚入泮  
矣曰可速與完姻兄遣嫁鄭重余又謝不能當  
兄曰追念令祖尊翁之顧我教我於童穉賤貧

時而終不能忘也嗟嗟申之以暱好重之以婚  
姻兄之惠我宗祧渥矣世世承祀敢忘盛德賢  
愛貞淑老夫婦愛如己女自兄所知此足慰兄  
之神明矣至如宦業名世到處流芳哲胤象賢  
比肩鱗鳳所建樹者宏矣夫何憾焉

石門福嚴寺建募引

石門皂林間勝國時偽吳頓兵其地是中山王  
徐大將軍百戰勝場也嘉靖中倭酋數萬圍桐  
鄉河朔諸驍將集南北兵轉戰于此蓋梅林胡  
督撫之經畧勝筭又在焉今且五十年家飲酒  
和師干不試禾稷盈疇桑柘蔽野天子遠奮  
薄伐於日出之東令我浙東西百十餘城歌絃  
吟誦坐宮清時之福語云佚能思初安能惟始  
享其所以晏清鑒其所以傾蕩惜時保福於此  
慨然有概思焉石門自南宋來有福嚴禪寺真  
覺禪師賜號福嚴此寺是其所賜建而盡燬於  
嘉靖中倭酋之事今釋子海慧發心修建經始  
萬曆丁酉工完什之七謁余疏其事將走募訖  
工焉夫其燬也以倭之張其復也宜以倭之平  
昔也控攘戎馬之郊今也鼎新安寧之宇豈非  
此地一時掌故成毀適然之符耶吾嘗論人世  
有代謝邑里有丘墟而禪刹莊嚴乃可千古不  
壞人皆終身營其七尺軀與妻妾之奉田宅之

肥者者頗粗穢浮虛不過二十年過眼可憎矣  
而人常無遠識一生為青缺所弄無聖愚無貴  
賤愛之重之不肯割捨謂之大迷曷若於千古  
莊嚴世界中姑發一念小損一毛共結勝緣略  
破俗障人人作如是解脫見豈不亦超然了達  
者乎余老矣無所用矣感太平之盛際懷兵  
革之隱憂思壯猶之元老嫉其歛之餘人見此  
茫茫百感俱集只如此衲流者想渠何利何營  
孽孽拮据如將弗及嗟乎亦可一破世人之夢  
矣

孫鑑湖內翰書

服聞高誼之日久山中客無因可致書故人子  
孫生入都言受業大方曾齒及鄙人且請乞言  
左右因遣數行相聞問耳念不佞在嘉靖中上  
春官瞻仰季翁宗伯老師之德象隆慶間立館  
下每沾沃前峰先生提誨又幸與鶴峯丈為年  
交以是之故或者托伏世誼神交大確亮不棄  
捐乃心所願焉小集一卷謹奉紀削以當面晤  
萬一者或異報之以瑤華未可知也世方清  
館下長日諸先生何以續宏業幸示教之

與學傳毛念軒

賢嗣自州中還得手書勤重具荷念存又得佳  
刻益喜新得愈粹矣慰甚若雪之上山川秀雅  
既已遠離浮襟而此州者坐屏天日事簡風淳  
更自隔一天壤尤與門下之精心確詣默然相  
符杜掃行游莫非天籟勉之自樹昔胡安定先  
生教授此方所立經義治事條約遂為國學定  
程天下仰其師表其嗣仁仲明仲並傳家學為  
道德宗願爾衡古人自期待一語一介必端必  
慎在今人中自無此伍則即真古之人矣賢嗣  
近作視昨更進附報日新之益

復何繩武司理

自台駕蒞事以來政事文章鼎名日起不勝跋  
仰本欲時時遣信相存顧自以山樊衰朽不敢  
以竿尺之末瑣瀆憲體前書所云以迹遠為心  
親自冒懷間實語非敢飾其迂也乃蒙念及初  
辰賜以瑤琚袞繡之章申以腆幣脩物之錫自  
媿德薄歷日彌長得名公片語品價加乎九鼎  
此所感沐中藏靡能報稱者也忝在新姻豈敢  
有所擇取敬一一領受頓首以謝不佞遠跡野  
寺簡薄使者兒孫皆在兩雍申謝不周

與施羽王內翰

春仲得魁天下之報喜而不寐者累日非直為梓里慶為天下得人喜也頃接手翰拳拳焉念存舊誼承惠會錄粹然純正典則若出一摹頓還成弘以上之元局非諸老同心留意世風何以轉移之神至此乎歎尚歎尚尊卷粹清精雅士林傳誦今程式中特用完文略芟一二語尤近科所未有師友相信朝野同聲比于歐曾之間一時氣求遂足千載甚盛僕更有杞馬本朝政府純用詞林其人心曾德宇養之以經術典章儲之乎禁近清閒之府歷二十餘年乃始見之乎猷弼只以一二語挽回泰道以一二字肅清紛濁握斗杓而運天樞其屬仕其密持在六曹文法之外與古舉稷泰符孔孟合契此是何等涵養何等地位豈可不自貴重而猥與世之碌碌者浮沉下上乎哉人生身家如蟄蟲之窠曰耳不足掛念唯門下念千載一旦之遇遠法董江都近如商瀛安正學行道庶幾必如古人

勉之自樹燕負相知

送戚將軍序

今天下臨事論將扼腕嘆乏人而世界乏人乎  
武科登進世胄推擇即不足盡得士然天下豪  
傑繇此兩途者尚駢肩累足歷歲年而不得効  
一日之用又况草澤屠釣間無因得至前者乎  
故論將者平時既束於格例及有事也乃欲收  
斂非常之才於緩急倉皇時而輕舉之而姑  
試之此又不可幾之數矣自非廣開招賢之路  
越垣調而傳求之其何異才之可得乎戚將軍  
者當嘉靖季年其父兄提兵與倭戰數得勝將  
軍以父兄勞動起家竟以尺一不入司馬門報  
罷而當事者姑辟治東城將軍居東城幾十載  
練兵有法式頗嚴肅其麾下士亡有脆疲不任  
戰鬪者境內有事常倚辦將軍慷慨談夷情一  
一中竅會故一時帥府莫不才將軍也者竟格  
於例不得究大用徒以其餘勇發之乎杯酒談  
達日與其徒較習諸技尤精于射穿楊貫蠲舞  
踴騰揚以此為樂而已余數從戚將軍遊知其

才武可以建鉞登壇余力不足推轂即言之諸  
貴人前人亦拘論格例不信也存漢李將軍者  
當建武世不得封侯千古之下有餘憤將軍善  
射敢戰類李將軍持重深謀又過之弱冠受事  
常思奮不顧身揚父兄之烈而惜乎無從一究  
所設施世人嘆息李將軍猶在隔世乃當將軍  
之世竟失之又何以云今天下彙名將也將軍  
聞余言遜謝曰不佞敢有非常之覲獨念今聞  
外事操士寬操將急急則失權寬則養驕以養  
驕之兵馭以失權之將殆已昔之將虞敵而今  
之將虞士以虞士心當虞敵之會又殆已以格  
之內限之而以格之外操之青萍干將無以為  
也余太息其言會東城人士屬辭於余故論及  
今日將才如是而世終無知之者為可太息云  
耳他日方圍多故天必不虛生若人吾知其必  
有遇也已



為邑庠諸友賀薦吾毛博士擢景寧之任

序

吾湘博士毛先生擢括蒼之景寧以行諸在門  
牆士夙荷陶鑄者喜其擢頌其德惜矣將別又  
幸瞻依之孔邇也屬余叙述以重先生之行先  
生在湖庠三載正標潔源士不嚴而顧化溫恭  
朝夕默於辨而篤於躬有古人風而臺剡薦聲  
實乎洽今之司鐸者曾見此人品乎二三子宜  
歌謠以揚先生之德湖士素多文斐自  
先生振興表倡益沉涵六籍綜領百氏當湖士  
遂大有方今海內之名郊科鄉薦者七人辰未  
兩科南宮得薦者十人文運大昌先生有力焉  
二三子宜歌芄芄以布先生之教毛氏故  
遂安巨宗家約井如一門禮讓自某公以來六  
世同居犬豕亦同闌而食累朝旌表稱為義門  
哲嗣文孫科甲聯峙掖垣銓府咸成鉅卿如先  
生者美璧奇珎以宿學為黼黻酒當湖之風規  
如在景寧之淑範方新有光家牒流聲圖史二

三子於文墨條指外宜熟復義門家約與顏柳  
二氏並傳修德提躬以掾一時末習輩訐之恆  
此其流風所被不更庶頑薄敦永繫百代之思  
乎二三子宜再歌麟趾行葦以大昌先生之風  
烈瀕行芳醪湛然脂車已秣明月在庭各言長  
別則又亂之以吹笙授食白雲黃竹致將來不  
盡之慕云余唯尼師之門尺荆不踰矩海人常  
不倦所為告先生及諸友人者盡之乎此日之  
集矣二三子且休矣余將有密言余聞玄岳  
天在石門之上仙者樹青芝煌煌滿大田歲收  
如五光之玉羣真冉冉騰鸞下取故謂之青田  
而景寧則青田之別壤也昂湖懸在天表日煖  
丹谿紫霞為之絳天山名小蓬萊萬疊青蒼出  
雲氣上者一萬六千丈中有瓊窓玉戶星湖靜  
夜往往聞羣真清咲布奕奕道之聲自昔高流  
逸品如李北海謝康樂王右軍輩愛覽遨遊低  
徊不能去翰墨灑灑流芳到今嗟乎人生掛影  
如在有無之間一幅山水丹綠描真乎其上亦

復何求先生豈有意乎余他日將遺青羊來白事

編次國朝詩選叙

叙曰人稟天地之太和而元聲出焉古云聲成文謂之詩亦曰詩言志又曰詩者持也以持人之情性而歸之太和者也故或喜悲或怨怒或平或激或疾或徐短長殊節輕重異音總之心和氣平莫之為而歸自然此乃詩之道廢歌風雅尚矣漢魏盛唐用不折衷乎是若我明諸人詩粹乎太古之完音也豈待論哉蓋音樂與政通而政固純王詩雖以品重而人皆俊杰今之詩猶古之樂其聲和其節乎雖少遜於風雅乎雖然變風變雅其波激為楚騷此皆極盛之變仲尼反魯正雅頌亦小費刪裁溢於三百篇者多矣有道君子及時正之無務新聲一稟於雅道使人心常正元音不漓雖與三百篇並傳可也夫詩之源本乎天性詩之教關乎世風其詞之朴與葩亦各係其時耳不佞特論其大指如左

庸言再敘

七月既望涼風始至玄露彌空昨日者別風  
雨令人欲掛單袷而卻飾水也適矣釋孫在  
提耳辟噴與語若可解者取水管牽連再書  
日得五十條付之誦覽夫人心境開明猶探  
長谷得蹊以入也不得則終日茫然明者一  
所入隨之以入迴頭轉足間耳如鄙倍瑣屑  
生平所弗道其駁而不粹者覓或其聽弗可  
也

澹然齋制義序

世嘗言渾金璞玉未入鍾磨精神乃十倍於既  
剖何以故為真體近自然自然近元氣元氣含  
神理故足尚也夫文亦然犧畫之下有典謨大  
雅有魯論之書皆天縱自然之作莊騷國策以  
來馳騁久矣舉子義亦然成弘間諸式王唐諸  
程穆然雅朴士大夫類能重之子昔在館下聞  
先輩蒲州張先生華州馬先生予師淮南丁先  
生子友新安許維禎所稱引前輩制義不滿二  
十首故約畧編次為家塾子法式云夫文之可  
詣者名理也可議者繩尺也可聽人自盡者才  
技也琢練也所不可告語者溫溫澹澹挹之彌  
中此殆有神理非養不能嗟嗟希聲玄酒古聖  
人以此神明其德斯予所稱文之極觀者焉

壽楊母陶孺人八十叙

蓋聞詩書世執則純固敦龐於是乎出德善慶餘則昌蒸壽父於是乎成上有恆達不二之老擎其基後有繩仍賁奕之士昌其緒乃內亦有敬慈肅慎之母範其趨縣縣纒纒源洪流長其積彌厚其慶彌醇故毋儀內則樹之閨中而風聲模法紀乎鄉黨彤編風矩不嚴而栗然也若夫妣姜之聖標之風詩孟歐之淑傳諸紀籍女德斯茂隆替開焉是以國祚休明必有二南其玄範家聲熾奕爰資五德翊其流祥譬彼葛累方之敏樹蓄氣深根自然之應耳豈止蔭其條肄繁其子實已乎楊氏為鉅族陶氏亦顯宗孺人生於陶歸於楊其生也應美珠之兆習班管之芳其歸也著采蘋之效積斷杼之勤故其壽也令譽馳宗枋綏福脩禱帟良與孟歐而全趨望如姜無媿色矣唯隆慶而載孟秋圓月初滿蓋太孺人觀懸弧而感劬瘁設素琴以思肅雖始而忡忡焉若有思也既申申焉若有憚也

于是長君率子姓趨而跪曰兒不肖不能祇奉夫人惟完德與名寶神所相是日也太孺人壽滿八旬履綦強健眇聽不爽類茹芝啖桃者誰謂天無心也長君酌大聲舞班衣誦介壽之章說女史之箴告其宗老願得一言獻堂下于是宗老進而稱曰我楊氏肇宗於國之初西崖公慷慨魁岸盡交海內賢豪長者楊氏之有西崖公猶日既中矣我石涇公內和于昆季外慎其鑣鑰俾我楊氏保世以滋大夫人有功力焉來孝悌者家之精神也恭慎者族之命脉也是宜夫人壽亦壽我楊氏永永無斁又有進而稱曰我石涇公屢踣棘席夫人翊以義方課伯仲兩君所延師友盡一時名士陰就厚饒至脫簪珥紡績挑燈丙夜靡倦諸孫稍弗循雅輒對案不食稱說楊氏先公是故伯仲兩君名重宇內長孫輩聲序序繼武雲仍逮膝下者誰非球琳哉族之將大詩禮纏綿子孫將昌簪裾輻集是宜夫人壽亦壽我楊氏永永有聞長君于是以宗

老之言告太孺人且祝曰夫人有鉅德于宗有  
妙範於家必有遐續于天願熙神滂應加一  
兒願祝夫人壽我楊氏永永無極余友周宗  
氏在賀客之列述之告沈子且乞言沈子曰木  
華之壽亘穹壤者樹基固也椿栢之壽貫四  
者枝葉蕃也非陶之世夫人何以饒其芳非  
之積夫人何以衍其承非夫人之令淑諸君何  
以庇其德宗老之言可式矣長君嘗識沈子

沈子序其事

法忍禪寺重修殿宇疏引

華亭朱涇鎮有法忍寺者此船子和尚翻舟撒  
蓬斬然示教之屢後人高其風因立寺其上唐  
咸通中賜名法忍云和尚西蜀人名德誠叅禮  
州藥山儼禪師之宗語次藥山掩其口遂大悟  
因囑付之曰子以後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尺鏹  
措足堂堂獨立大闢吾宗自此道跡汎一小舟  
浮沉三江七澤間日以垂綸為事因浩歌曰千  
尺絲綸直下垂一鈎縵動萬波隨夜靜水寒  
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言此事無傳也後過松  
澤西亭又作歌三首誌公讚其脫略畦徑特叅  
玄解照耀天壤高調罕儷焉山谷黃魯直先生  
過其處作二歌咏之云踏翻船子纔是了長鯨  
千古無人釣蓋夾山和尚不遠萬里來叅宗指  
只此末後一着將藥山密意傳付盡矣妙哉妙  
哉何可思議者人生太無間上何必片瓦遮頭  
下何必尺鏹措足一了一切了一斷一切斷可  
以建豎可以掃除舟可駕亦可翻蓬可張亦可

撒千初萬緣如此如此已耳夫復何言吾教中  
浩浩淵淵夫焉有倚之指寧有異同乎吾黨了  
達士試一恭之何如頃嘉靖間寺傾圯吾友陸  
與中氏倡復之平泉陸先生記其事今且五十  
年院宇又圯壞不修久矣今莊君某馳書屬余  
疏其事嗟乎自唐以來千年間高風稜稜其人  
如在此道不在烟波夜月棹歌源慨之前乎

竹枝詞引

楊維禎氏有別業於武林之吳山余嘗至其處  
遺刻尚存一稱鐵崖主人一稱鐵篴居士晚又  
卜居雲間南郭今草玄閣歸然在焉其人高簡  
以才自雄國初曾有弓旌之逮作老婦吟稱  
疾不出亦其志也所賦江南竹枝詞本性情之  
正托貞閨之思淡焉自哦於松雲竹月間以延  
元末時流淫哇聲色放浪恣睢之習蓋吳越湖  
山千里頽為之一洗粉黛而出清華風漸遠  
其時高品自虞伯生楊仲弘張伯雨諸公而下  
屬和者一百四十餘家士林沈布焉夫江東文  
物風流其來自遠吳趨有行采菱有曲飄飄雅  
致風動到今使夫漁歌牧管巷里之謳壠壤之  
謠得以並軌高流而大弘雅道其所裨風教佐  
金石喻人而人不知入人而人自化者顧宜何  
如也因刻而傳之

南華內篇論次

宇宙大矣吾心玄曠浩焉與之遇合彼鷦鷯之  
大鵬鷄之細若均之累於物也則不能逍遙苟  
均之適於性也即鷦鷯掛大鵬而笑之亦奚不  
可故首逍遙游物之不齊自物之情耳太塊噫  
氣萬竅殊聲以此見萬物之情狀焉彼俗學者  
心不窺乎蠡管之外自爭門戶於可否是非間  
所以國論爭于朝儒墨爭於辨道之不著者論  
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之天地立於  
羿之穀中其中也因論以為命其中也因論  
以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則幾乎  
無生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往來成今古而  
人寄形景於有盡間我何根蒂之依哉彼推也  
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與衆人一任其自成自  
壞我常游乎材不材之兩間故作人間世有德  
者之驗如印印泥射於百步之外箭鋒相直豈  
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言而自信故作德充  
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為衆父者不可為

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  
應王天下求我與我以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  
埃糝糠為實事故作應帝王其下二十六篇解  
剝斯文云耳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曉得向秀  
郭象以為齊物之書昏昏至今周之意不明悲  
夫後有達者且掘周室一代分合盛衰之故綜  
其間賢杰如晉商申韓蘇張諸人察其所以立  
于人間者則老關注宏達矣

三儒贊

文中王仲淹

寥寥千載道在河汾顏氏殆庶復有斯人元氣之會渾然無垠味言探真如蘭斯馨誰云刪後便無六經惜不盡傳挹此氤氲

昌黎韓退之

黜佛焚骨乘輿改容逐鯁如兕比于姬公原人原道翼經有功杜律韓文千祀鉅工追孟提蘇伯仲稱雄

江都董子

秦焰烈矣挾書未除下帷沉精乃有此儒正誼明道管晏箴如獨尊孔氏請黜異書天人三對正氣大舒

說雲泉贈羅道者

夫飄然揚詡不須更滿太空者非雲耶滄然清冷出之山下方圓深淺任地斑形者非泉耶二物者一耶二耶以道觀之未見其二也余嘗游巨嶽之上見泉出其間穴皆仰吐天將雨則峻壑陰崖上往往雲氣飄飄大於絮片頃更御快風而騰九萬如游龍渴馬然少焉雨動颺止平田漫野滔滔汨汨者莫非泉也而向之勃然雲雨者不知其處矣由此言之宇宙間一氣耳而為泉為鳥知其為雲雨也騰揚為雲又鳥知其復為泉也一物兩竅從大地中峻揚九天上而疑釋乎太無之間不知所歸不見所起將神物者特居無事而推移是非吾智識所能原者乎古之君子出為傳巖之雨未嘗加慶為泗濱之川無所減舒卷升沉之際則必有說矣羅君精五雷術為雨師儻知雲雨之故者因書以問之君教中有玄言曰為而不有應而不宰此乃予之說也



前史載籍考

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君天下  
咸有史官以紀言行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  
考之前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傳自遠周禮  
稱太史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以詔王治小史  
掌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  
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  
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以贊冢  
宰則天子之史有五馬諸侯之國各簡史官  
傳稱周志國語鄭書之類是也周道衰紀綱亂  
褒貶失實蘊秦舊章孔子以大聖歎鳳鳥之不  
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刪詩書脩春秋正  
雅頌壞禮崩樂成得其序自哲人萎微言絕諸  
子之言紛然淆亂陵夷以至于秦焚詩書坑儒  
士以刀筆吏為師竄伏山藪或失本經以口傳  
說漢惠始除挾書之律儒者得以舊業行於民  
間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訛謬書  
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

六之傳其餘踳駁不可殫言武帝置太史公命  
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  
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  
廣內秘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  
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五十篇詳  
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秘藏之書頗  
有亡散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  
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諸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  
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  
每書一書就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  
叙而奏之向卒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  
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撮其指  
要著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  
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  
方技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末又被焚燒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  
鴻生鉅儒自遠而至石室蘭臺彌以克積又於  
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

掌馬並依七略為書部固又編入漢書藝文志  
董卓之亂獻帝西還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  
褰所收而西者僅七十餘載魏氏采掇遺亡藏  
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  
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  
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  
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  
史記舊事皇覽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譜及  
雜書本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錄題記盛以縑囊書用紺素至於作者之  
所論辨馬惠懷之亂渠閣文集靡有孑遺東  
著作郎李充以舊簿校之見存者但有三千一  
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宋  
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  
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  
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  
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  
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

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  
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  
道佛附見合為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  
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  
文義淺近不足以傳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謝  
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  
延燒秘閣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  
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  
萬三千一百六十卷梁有秘書監四部  
錄又有文德殿目錄普通中有廢士阮孝緒  
好讀史傳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  
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  
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  
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  
曰道錄其分部頗有次序及竟平侯景收文德  
之書公私經籍大凡七萬餘卷隋開皇三年秘  
書監牛弘表請搜訪異本得書一卷賞絹一匹  
寫勘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  
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  
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  
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  
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藏古跡西  
曰寶繪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  
錄唐武德五年命司農卿宋遵貴載之以船將  
致京師行經砥柱下多所漂沒有僅存再補者  
得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  
六十六卷其舊錄中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  
之錄中所遺辭義可采者咸附入焉遠覽馬史  
班書近觀王阮等志錄風流體制各有偏長若  
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  
例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大都書籍莫厄於秦  
莫富於隋唐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之藏  
書開元八萬有奇其間唐人自為書幾三萬卷  
則舊書之傳至五季亦寥絕矣周顯德中始有  
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人全書宋

初有書萬餘卷下詔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  
增益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  
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目  
曰祕閣閣成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諸臣  
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群書真宗時命三  
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  
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  
以祕閣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仁宗重新崇  
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做開元四部錄  
為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總攷宋書  
太祖太宗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  
百四十二卷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  
千四百四十六卷神哲徽三朝一千九百六部  
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撮其當時之目為部  
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  
焉迨靖康之難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  
南渡詔求遺書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寧  
宗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

文總目有加焉

史氏曰天上有奎壁之府東壁帝子掌焉斗府日宮咸有瑤牒仙林龍藏時傳異函與夫名山石洞綠文朱字之書遇其人乃發即今內府有藏館閣有匱緘金銘玉即我館下者不能窺然則天上之書豈凡踪所能覩乎至乃士大夫好書者少力能儲書而後人能守者又絕少若其沒於水火者自繩契以來可為殫惜浩歎亦何可勝論舊日曾見天下書目求之不得者甚有之故自比如蠹之嗜如蠹之溺夫亦河伯望水端耳後有同心斯文有屬故述載籍志

魯岳方益院書

昨歲山居從汪觀察得賁園佳刻敝鄉縉紳見之無不斗山老師者乃貴同年張懷琴公欣然稱獨契焉蓋學術經濟粹精兩致登先哲之閭作後賢之筏即老師身在越中而鼎名已燁然滿天下矣不肖門生鎮承休席寵奉以為楷今且咫尺龍門於德教益親矣而猶然簿領是拘心旌徒往惟是餐菊紉蘭之味寄于車塵馬足之間不敢負老師之大誨也承所惠嘉集則日夕玉案尊之笥中携有家大人小言三冊并奉台覽山林之語非藉郢正恐失之華路乞賜教不盡門生方大鎮頓首



陸學士先生遺稿十六卷

〔明〕陸可教撰

明萬曆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陸葵日先生集選叙言



寶婺三洞奇勝甲天下迤邐而西瓊巖嶒峻瑞雲轅轡其英靈之所孕鍾往往碩儒名卿出焉則余師陸先生里也先生之先宦山公與章楓山諸公倡明理學先生胤沛艾而起琳琅文獻冀望海內宗之若泰山北斗云遇奇以薄技出先生門來宰長山偕東陽郭汝薦仁和吳方之遊先生里式其廬瞻謁先生遺像依依低回不能去詢之長君

陸先生集

序

一

陸先生集

序

二

得先生遺文若干卷以屬劉大史刪定將謀諸同門遊浙者協梓以傳未遽就會郭吳二君以得擢行遇奇在事且久而大史劉公觀察黃公大參蕭公並以先生門下先後手書相及曰此先生千秋業也屬奇力督是役詎弗辭因致先生之遺藁散佚固多而茲編也劉大史刪類又甚精以視全集僅十之五蓋集中代天言代人言者先生原不居名

應酬之章得者為昂作者為厄  
先生亦不盡居實讀刪本先生  
之集益粹道益尊矣奇等嘗侍  
先生先生每與門人言文別其  
途曰平淡曰神奇而揭其歸曰  
信曰真直以屏棄筆劄究極聖  
賢裏蘊為庶幾當於作者進於  
文矣夫淡非淺膚之謂其謂詞  
簡而味沉淡而不厭者也奇非  
詰聾之謂其謂思玄而旨粹奇  
而不詭者也淡不厭乃真淡奇  
不詭乃真奇追琢不用名理自

饒內而信心外而信天下萬世  
斯至文也當代作者北地崛起  
用剗為功濟南弇州新都嗣興  
或以氣勝或以才勝或以詞勝  
豈不亦遮執牛耳高時先登與  
乃其齟齬二陵謂視古隋詞宜  
要諸理夫詞與理安可離而岐  
也理苞塞不喻假之詞詞汎博  
無次軌之法詞以達理理又麗  
法於經固名理區藪也而法千  
變不窮當令人舉遺編而躍如  
彼豈以育史腐令事事不根理

道而故為不可讀之語以傲人  
乎周禮周官屬類比事結撰構  
思豈盡渾樸而未剖者乎余觀  
先生之文其頌疏詩賦序傳雜  
記鴻篇短牘不拘繩墨而不離  
繩墨隨其意之所到境之所觸  
矢口成言無不洞然劃然踰暢  
于心目其才情氣調即以鴈行  
比地諸君子奚讓焉然而先生挾  
非有意繁長字句間也先生挾  
班馬之才養歐蘇之氣而會程  
朱之旨其為文期於極道要

闡明蘊奧而止故不務神奇務  
平淡不務藻績務真實即平淡  
真實之未嘗不藻績神奇也連  
連乎其若轂轉颿颿乎其若雲  
行不匿于理而亦不跼于法參  
諸作者百羽集而競飛濟南龔  
州則摩空之翼也新都二陵則  
鳴崗之儀也先生其翩翩九苞  
而翱翔千仞者乎里稱先生為  
人磊落坦蕩自遊鄉校至出入  
承明無華素二相宦遊二十餘  
年第容旋馬家無長物讀先生



文按先生生平忠孝節概淋漓  
懽惻而難進易退之義澹泊寡  
營之致具灑灑睹無異故真也  
以行微心以心微文先生之文  
真矣先生之真不獨文矣繇斯  
以譚先生青箱之傳固大有光  
於霍山公乃淵源所自多得之  
楓山諸先生而何王金許與東  
萊諸大儒則又先生生小鄒魯  
鄉所脉脉私淑而皈依之為鼻  
祖者也以此寫奕史冊垂休來  
茲良豈偶耶遇奇捧遺編佩為

陸二先生遺稿

卷八

七

陸二先生遺稿

卷八

八

強韋其于以緣飾吏治儼然焚  
燭函丈也匪曰汙阿所好是為  
叙

萬曆戊申歲鵬月既望金華令  
吉州門人龍遇奇頓首拜撰并  
書于玄暢樓中



陸葵日先生集選序

夫人文有二乎哉擴達峻潔之士其文多清新遒勁究則能以正爲奇若淺若深而意恒在於法之外辟則和風甘雨天施其常而物之變幻自異深雄沉鷲之士其文多汪洋宏肆若顯若晦而法亦寓於意之中辟之奔雷爛電天著其變而物之流形自同故韓醇以典柳麗以壯歐蘇疏以暢各隨其學力之所及以成一家言總之人與文相肖

陸葵日先生集

序

一

陸葵日先生集

序

二

也明興李獻吉之文豪宕鼓壯而其人矜氣節熟經濟何大復之文敏秀瑰麗而其人務綜博敦行誼讀其文想見其人嗚呼盛矣邇來文士珠馳壁立而尚論其人較若畫一此亦評文之一法也吾友陸敬承特起隆萬間自幼警慧日誦數千言九歲能屬文十六補郡庠燁燁有聲中癸酉省試丁丑會試第二人改翰林庶吉士以編修充纂修經筵講官兩主江右應天鄉試

疊典春試所拔皆一時名士擢  
南北祭酒南右宗伯以父喪哀  
毀構疾竟至不起先是敬承既  
讀中秘書益博洽淹貫倚馬數  
千言立就初若不構思而卒無  
所竄改焉文成不自珍惜又不  
善收藏每脫稿輒為人持去故  
自頌疏試錄外詩文詞說百不  
存一今且人與文併亡矣家子  
陸合壽搜括笥中遺稿僅若干  
卷而門士郭龍二君以屬劉大  
史刪校并約同門諸君子各捐

俸付之剞劂以志不朽而屬序  
於不佞顧不佞孤陋寡識不嫻  
於文何能為役然不佞與敬承  
同郡同舉鄉會而又脫我於危  
難之中交最久而知最深素習  
其為人請先言其人而遂及其  
文可乎蓋敬承胷次灑落坦夷  
空洞內無城府外無組織故文  
亦春容爽朗若雲流霞布無贅  
牙刺齷語性復恬退咀藜衣褐  
不好紛華不邇聲利故文亦冲  
素冷澹若太羹玄酒無濃艷妖

異態性即冲夷不沾沾自好而  
居家孝友立朝忠清循矩而趨  
望牖而納有養志格心遺風文  
即簡澹不屑屑字句至談古今  
成敗國家利害川至泉湧動中  
縈竅有江都長沙餘調說者謂

陸王集稿

序

五

其人似呂正獻外若猶夷中實  
峭厲處紛肩巨不詭不隨非希  
世以就功名者其文似蘇長公  
不事彫琢而天竅自發驟而若  
淺復而彌深才氣恣溢無所不  
極且窺作者堂奧矣他如法祖

頌諷而有體悼亡詩哀而不傷  
五七言律古體歌行排律皆清  
勁流麗若矢之飲石有餘力焉  
置之元和長慶間豈在長吉長  
卿諸人下哉使天假之年其文  
章勲業當有不可量者奈何賡

陸王集稿

序

六

志以沒也嗟乎典刑雖在風流  
若掃青燈吊影空懷山陽之慨  
散帙曝晴更成蜀州之嘆雄文  
佳什勒之琬琰亦足不朽矣敬  
承侍從迄二十年無他表見獨  
以人事君之誼卓冠一時若東

陽之郭振龍金華之龍鍾華時  
 稱龔黃卓魯之流不佞日涇濡  
 而親炙之皆陸子所簡拔以福  
 我婺民者也至于諸門士或列  
 翰苑或任臺省或居藩臬布滿  
 中外天下桃李盡在公門矣故  
 不佞敘其文併及其以文取士  
 能為國家樹豐偉之業云

昔

萬曆己酉孟春

賜進士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  
 事眷年弟盧洪春頓首拜撰



刺學士陸葵日先生集選序

余師陸先生所舉士曰郭東陽  
吳仁和龍金華諸遊浙者刺先  
生集余嘗校之當先生起詞林  
善臨胸馮公臨胸尚通達先生  
尚執其所為文詞先生法歐臨  
胸法眉山遂齊名然皆不及于  
大用以死獨其遺文至今學士  
譚說不絕余嘗寓書陸伯子頗  
收合先生遺稿以志千秋蓋嘗  
陳摠而諦觀之津津乎名理也  
乎然其詞脩搖筆而登作者之

壇嗣風人之音然不以抵掌肖  
孫林即躋先生於北地歷下吳  
郡之間固當狎主然不別作藩  
籬亦不喜為附其篇章甚富余  
以為文取必傳爾安用浩汗今  
其梓者僅十之五也夫古之脩  
士尚真今之脩士尚釣真故不  
作不詭不勞不炫不敗釣者之  
迷多端矣大都與真反而其敗  
亦易見余嘗兩謁先生竹林豐  
草之間屋數椽爾敞榻故書外  
無長物夷然居之其後再哭先

生則瓦燈丹旄蕭然蓬蒿之間  
而其子遂有饑寒之色世有驕  
語於陵萊蕪挾以釣奇者視先  
生當為類亦且不啻勞矣先生  
性不設城府飲酒賦詩盡朋友  
山水之趣蓋示人以暇以夷以  
直雖慷慨時事語常忤權貴然  
平心侃侃又或不諧衆人居常  
退然自下然極意苦口不善持  
兩端蓋摠其心術行誼斯所謂  
脩士用真者邪古今謂文章可  
以觀人余既從先生游讀其文

陸先生集

序

三

蓋愀然思恍然如見其洞達者  
為神明經緯者為詞章也置夏  
后氏之璜周氏之鼎於五都即  
望者知為三代之品然余又疑  
造物者之變變也天之有意于  
先生亦甚明矣其德立其道光  
其年未老其兆行迺獨不挈世  
道以授先生反古人之真去末  
俗之釣而徒使其言空悲夫激  
之先清獻最著其後三百餘年  
有章文懿者  
明之賢人也章嘗以諫顯先生

陸先生集

序

四

當在宮案所上封事不啻數萬  
言語具集中文懿父卧山間風  
固高先生避權辭要留滯周南  
者十餘年半在里巷概其出處  
亦畧似矣濫多君子其然哉其  
然哉然文懿方沒遂蒙不次之

卷之三

序

五

恩太常之議千古美譚而先生  
之令德未盡表揚是誰之過與  
語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楓山  
無改荒臺依然即兩公者固不  
緣一字始重先生之所可傳其  
在此邪在彼邪集刺成會余有

母喪不與于役自惟母於師誼  
在三不敢辭廢業乃檢舊所屬  
草叙先生集

門人豫章劉曰寧撰



校劉姓氏

豫章劉曰寧

越州楊宏科

携李黃承玄

吉州蕭近高

毘陵陳幼學

吉州郭一鶚

陸王先集稿

姓氏

淮南吳光義

宣州濮陽春

姑蘇徐待聘

雲間劉嘉猷

南州吳之璠

雲間喬拱璧

上蔡黃璞

豫章齊世祚

新都方淡然

毘陵蔣履

吉州龍遇奇

俱門人

新都程子鰲

錦江劉宇烈

俱任蘭谿

陸王先集稿

姓氏

陸學士先生遺稿目錄



卷之一

賦

耕籍賦

蟋蟀賦

神傷賦

卷之二

詩  
五言古

壬辰登岱

夜半策杖日觀峰觀月出

陸學士先生遺稿

目錄

驅虜

樓山卜兆

烏龍山絕頂

睡起得馮用璫詩五章題其後

和用璫直卿懷叔向之作

原心亭靜坐

辯志

送姚山甫

自覺慵懶廢日示壽兒

古遊僊

馴鷺鷥去

田家散步

過九里山

湖上

送張伯任都諫閱視固原

卷之三

詩  
七言古

送余太史

冊封

題蟠桃園壽玉城葉侯太夫人

謁于忠肅墓

陸學士先生遺稿

目錄

送張元冲

天上謠

臘月臥病值大雪經旬

臨高臺

古樂府

擣衣曲

吳宮引

清夜謠

古怨歌

魏公子行

院內聽流鶯百轉歌

鳳池篇

七夕吟

開國功臣圖

大風秋風辭

容膝軒

送馮開之南歸

兩日間隣更要飲桃花陌上

重飲桃花陌上

瓶中花

使人附問楊復所太史

陸三先生遺稿

目錄

寄楊叔向太史

苦熱行

獨坐放歌

七月十五夜山園翫月

十七夜翫月池上

邵生爲家大人作袁安臥雪圖命教作歌

爲胡生題文衡山小畫

復讎刃歌

烈婦嘆

勦犁嘆

催徵行

椿庭日永圖

登南山巔

送胡天寵先生南歸

送胡天寵先生司訓仁和

卷之四

詩五言律

七夕招飲諸館丈余將南棹惜別之意情見

乎詞

茂仁傳聞頗異深夜獨坐念之凄然

陸三先生遺稿

目錄

葉給舍招飲李公園同顧實甫馮用璫作

晚酌堤上

次日飲用璫館

郊遊

郝園看海棠

韋公寺

題奈樹

送沈少卿謁告南歸

同馮開之官諭李太承司業觀梅靈谷寺

三月三日奉家大人暨舅氏唐思謙友人

余大濟游春胥口源留題錢希舜姻家書屋

寄盧東麓

哭五弟

新正雨雪連旬

遣悶因憶樓山

雨不歇

遣悶

雪彌旬不霽

祝濟之柳汝志相訪樓山

龍湖初造小舟友人携酒同泛

唐先生遺稿 目錄

游佛山岩

山中樂

韋庄別圖贈胡廷肅內弟

玉泉亭

朝回馬上見西山晴雪

夏日出郊小憩真空寺

秋霽

春遊襟興

晝臥

送二弟省試

唐光州被讒寄信

釣臺

殘月夜坐

秋杪城南泛舟

得唐惟良書却寄

送東伯南歸舊隱

送李生南歸無過其舅屠青浦長卿

臥病遣懷時有西河之戚

同費國聘過顧實甫夜酌

日與楊叔向顧實甫沈茂仁約出郊促之以詩

唐先生遺稿 目錄

春日郊遊

夜飲碧雲寺

過善應寺

策馬西山絕頂

畱別諸同年館文

寄贈趙婺源

濯纓亭送趙兼甫唐比部作

從諸年丈飲蓮花菴

送劉明吾參政山東

晚過武城

過南天津賈生追餞王氏園中明日賦此

無題

曾直卿楊叔向張質卿費國聘偕集隆恩觀園亭以門踈清觴爲韻

是日先登真覺塔未及賦詩輒用前韻補作

四首

卷之五

詩 五言排律

靈岩寺十六韻

寄懷惟良比部兼題廊外新亭

陸圭先集遺稿 目錄

元夕

詠盆荷初開

賜諸臣宴禮部有述

元日侍班六十韻

省中觀紅藥

塔岩

郊外觀花

無題

卷之六

詩 七言律

陶山幽棲寺

金牛山資聖院

雨中默坐頗動歸思二首東馮顧二丈

白思萱數千里赴友人劉允玉之喪予心愧

焉賦此

稷日大慈岩遇雨觀瀑

臥病法相寺徐茂吾年丈携酌見過分韻得

新字

孫鍾墓

寄楊叔向

陸圭先集遺稿 目錄

寄馮開之

樓山襍興

登餘糧山

登九尖山

客至

得曾植齋少宰書奉寄因懷兩都同志

壽母舅唐思謙六秩

西湖

積雪彌月是日頗有晴意

雪霽正值初春病亦尋起喜而有作

病起復大雪強登山亭獨引數酌

汪令君以生日見餉賦謝

哭章宗正友第

秋雨喜霽

冒雨登絕頂觀三姊妹石

約徐趙二太常山遊

病起偶成效陳白沙體

寄姜楚愚

病中

送諸翰林 冊封 宗藩

陸先生集 目錄

玉河冰畔

夕月壇陪祀有述

九月對菊

大祀齋居

五日獨酌懷唐惟良

上 兩宮徽號頒 詔承門郎事紀述

鳳尾蕉是唐光州所惠叢挺特異

送唐比部量移光州

秋懷

寄唐惟良比部謫贛州

寄贛州柳節推汝志

秋日偕喻邦相明府胡元瑞兄宴集鄭氏園

亭

雙壽重封壽薛封君

與張慎吾楊叔向顧實甫共飲蓮花池

送九十舅南歸舊隱

送張舍人世丈使 魯國

長至叔臥病久不出予以幼子之戚在告却

東

聞徽陽先生買山

陸先生集 目錄

長至期會以病不與東諸同心

寄姚于定

冬夜同顧實甫赴楊叔向飲

晚憩碧雲寺

戲贈碧雲寺僧

香山寺

平陂寺

大功德廢寺

華嚴廢寺

北固山摩雲寺

彭城懷古

維揚懷古

有懷京洛同志以詩代書擬元白體

新築書屋數椽

送南臯年丈左遷南北部椽

金山寺

秋杪城南泛舟

濯纓亭送趙蕪甫同姜山人作長句

有客

閒居漫興

陸王左集

送應華東兵司之留都

無題

卷之七

詩七言絕句

壬辰七夕詞同用璵賦

無字碑

封禪臺

孔雀岩

摩崖碑

碧霞宮

玉女泉

黃華洞

明月嶂

丈人峰

望海石

大夫松

廳經石

高山流水亭

白雲洞

南天門

陸王左集

漢明堂

仙人橋

石間

仙鶴山

捨身崖

陰字碑

森羅殿

萬里山

封岱亭

朝陽洞

西施洞

白雲洞

雨中與馮開之 官庶泛湖

亳州拜商王墓

送李丞之真寧令

三日同楊叔向顧實甫陳伯符郊行

遼陽凱歌

頒曆有紀

明妃祠

趙澈陽見貽靈洞山房十絕予踵賦焉

古洞棲霞

天池漾月

中巘干霄

三山環壁

片石飛雲

寒泉漱玉

梵刹鍾聲

山亭樵語

雲徑晴松

溪橋煙柳

咏物

秋日偶成

聽雨

萬壽節歌

哭禧兄

咏史

題畫

韋園海棠

卷之八

箴講贊對

思政軒箴

經筵講義

林端簡公贊

王師竹先生贊

麴生對

卷之九

奏牘

高皇帝盛德頌疏

申飭監規疏

陳情垂卹疏



目擊時艱疏

卷之十

序

應天鄉試錄序

江西鄉試錄序

武舉錄後序

唐楚相婺堃先生遺集序

刻南雍錄雅序

白氏家譜序

汪仲木制義序

陸王先生遺稿

目錄

十五

太祖高皇帝御製叢冊進呈後跋

古今賢后事蹟考序

後山公實行序

讀詩筆記序

族譜序

書一房制義序

送姚山甫南歸詩序

送馮仰芹先生擢河南太參序

賀魏侯理吾張公以前紹興承上最序

送邑侯斗崙汪先生入計序

賀郡侯盧公德王考績序

送徐文江侍御督學畿內序

贈金華令靜峰汪侯丈重竣事序

送黃麟原令武進序

送凌二洲令合肥序

送張有齋令長子序

送范鴻泉年丈令義烏序

送尤鑑峰守信陽序

壽彬泉劉老先生七十序

壽柱峰劉老先生暨章夫人偕躋七秩序

陸王先生遺稿

目錄

一六

章苑卿小山翁暨配趙恭人偕壽八十序

賀九十翁余東山序

卷之十一

記

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勅建仁壽寺擬撰碑

記

奉 勅恭撰重建巨馬河橋記

徐州桃山驛新建岳武穆王廟碑記

通政司題名記

重修許府君祠記

蘭谿縣學田記

金華府重修正學書院記

金華府重修明倫堂記

金華縣重修儒學記

樓山新阡記

恒山廟碑記

汝南重修黃叔度祠記

卷之十二

誌銘阡表

王襄毅公暨二夫人合塋壙誌

兵部右侍郎贈尚書兌嵎蕭公墓誌銘

四川按察使貞齋馮公暨配錢孺人墓誌銘

憲副南蒼趙公墓誌銘

陝西按察司副使寬川沈公墓誌銘

廣西按察司副使日池龔君墓誌銘

廣西按察司副使鄭公墓誌銘

奉訓大夫兩峰章公墓誌銘

故漳州別駕瑞華府君墓誌銘

合宜黃公墓誌銘

亡友黃德卿墓誌銘

贈中書舍人杞憲章公墓誌銘

雲夢山人孫兆孺墓誌銘

錢竹樓處士暨配陳氏墓誌銘

南京西城兵馬指揮詹公配孺人江氏墓誌銘

銘

崔太孺人墓誌銘

季東先生墓表

廣威將軍竹里王公暨配太恭人袁氏合塋

墓表

卷之十三

狀傳

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師竹王公行狀

任母聶孺人行狀

王母高淑人傳

蔣母唐宜人傳

卷之十四

筆記

雜著

讀蘇長公易解

卷之十五

祭文

祭五弟

祭大司寇應客齋先生

祭大司寇堯山吳公

奠館師宗伯汪遠齋翁老先生

奠信陽先師王夫子

祭碧霞元君

祭岱宗

祭餘糧山

祭亡妻胡氏

卷之十六

書

南旋與館中諸年丈

與王相公

奉王相公

與趙相公九三

奉張相公

與陳相公

奉相公論申飭監規

與羅宗伯

與盛宗伯

與陳家宰

與戶部

與工部

奉王座師

與顧文選

與馮少宰

答馮祭酒

與許少薇

與張太府

與孫月峰

與幕府

與朱巡撫

答樊憲副

答李遊擊

與張鳳梧

與汪斗崙

與沈巡撫

與劉司理

與高程君

與祝隣初

與張岱與

陸學士先生遺稿目錄畢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一

漱水陸司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賦

聖駕躬耕 帝籍賦

帝在位之八載兮 大業興以還宣闢兩儀以作宇  
今掩六極以爲鄧四時幸其順序八政飭而罔愆惟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一

一

卷一

二

東南兮海海北兮窮邊莫不統德而襲升帶  
服鉉來而止大鋌猶且邇王業之本念民事之艱憲  
古昔以示勤 躬往耕乎籍田是月也星麗辰角  
日移參尾六辟司晨勾芒佐理律應夾鍾節惟雨水  
當木德之在馭見斗杓之東指膏露積於原隰協風  
被於蘭芷林含煙以蔥蒨華綴露而旖旎長川濬兮  
流碧芳草靡兮成綺倉庚忽其有聲田務作而伊始  
羌萬井與千廬咸戒期於耒耜先是乃 命司空

治館金吾視壇 行宮起乎國東制作準於星躔周

垣繚而匝地開道絡乎中天終殿崑崙而耀長城

岌業而凌煙華蓋螭蟠而淩略璇廊虬結而蜿蜒青

嵒儼其雲駐翠幕颺而氛連有觀稽之崇臺隆嚵吻

乎其間俯平疇於大野激流水於原臬闢方中兮千

畝巨四微兮長阡若天造而地設以待我 聖天

子之幸焉爾乃卽齋宮坐宣室儼朱紘戴青幘祝史

正辭巫咸獻吉 瑤輅朝嚴金根宵飭服蔥精於

紺轅駕蒼龍以縹輶後車備播殖之器中官獻種

之實前旌裊裊依然于呂之雲佩玉蒼蒼穆矣無

之色已乃勾陳肅肅招搖啓塗六軍雷動萬乘風

叱豐隆使扶輶呼蒙公以附車乍鳴鑾以颺駭休揚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一

二

旆而景靡青縞續紛於震兌朱玄飄颻乎坎離方彩  
錯其外列 黃星訖以中馳前披雲以建壽後指星  
而曳旂左緋縹兮撓旂右慘纒兮洪厯恍天旋而斗  
運矧岳轉與山移爾其五輅方行九門乍啓維星  
以朱輦望東郊而直指似太陽之初升瑞靄紛其  
珥旣而 屬車鱗鱗纖塵弗驚花雲霞以夾路  
幕而侵輪似青帝之時行品物鬱以芳新若乃千官  
景從車徒塞空飛蓋結而如霞鳴佩咽其從風似三  
垣之列宿旋繞依乎紫宮已而崇卑在列直廡周  
循芳甸而徐轉紛綺繡其如纈似應龍之退翔玄

露而四合若其埜曠天清和鑾有聲絲管囀嗽以嘲  
晰鐘鼓旬磻以砢磁似春雷之啓蟄震百里而皆驚  
至乃士女咸戾旄倪沓至竚 翠華之來臨譁歡  
聲而動地似百川之赴海奔濤涌而聲沸爾乃享后  
稷祀先農奠蒼穀與玄醴燎芳桂與香藟太牢薦而  
肥脂太簇奏而春容既用皮於裸粢乃 躬卽乎  
田工於是京兆授鞭司徒獻耜巡沃野之墳腴望平  
壤之如砥儼紅靡之在御撫紺耒而成禮懷炎農之  
務稽想崇伯之疆理四顧而溝塍鱗次三推而土膏  
脉起諸侯諸公咸以班而進進或五或九洎終畝而

陸王先生遺稿

卷三

三

方止 陟巍堂以遐眺 觀萬民之舉趾

一

人有慶既穆穆以皇皇百辟致辭倍雍雍而濟濟大  
徇之典將行饗醴之謙斯啓時則有大宗伯捧策而  
進曰臣聞民之所天在食國之所本惟民伊籍田之  
大禮實累代之攸遵善乎號公之言上帝之桑盛於  
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  
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  
是乎成者也彼千畝之不籍固取誚於麟經伊元嘉  
與泰始亦徒具乎彌文今我 陛下應農祥而發

令順陽氣以時行舉百王之令典循

列聖之緒

程籍千畝於畿甸勤 萬乘以躬耕勸三農以崇  
教本播四海而揚頌聲想餘糧之棲畝將腐粟之如  
京載在 國章既以示勸民之政藏諸 御廩抑以  
薦 明德之馨大矣哉此之爲禮蓋將邁前休而  
建極啓來哲而爲經矣爾乃 天子茫然而思輟  
然而喜唯唯否否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予竊感於茲  
行實有資於治理是故邇陌井分遐阡繩直水縈帶  
以環注睇四封之如一此亦予一人之奠域也零雨  
如膏噴露如飴春苗灑而綠淨秋隴滴而黃滋此亦  
予一人之施澤也菽藿特畦禾黍異田任土宜而播

陸王先生遺稿

卷一

四

殖巨大陌與橫阡此亦予一人之軌物也藝此嘉植  
珍彼蠶蠶刈稂莠使靡遺樹蘭杜於近疇此亦予一  
人之樹德遠慮也蓋黍稷馨香邊豆以飭者孝之則  
也三時不違惟農是卹者仁之錫也度土任宜深耕  
易植者政之式也予所以念稼穡之艱難躬胼胝而  
無逸雖六府之允修猶日慎乎一日豈止於奉遺典  
而遵修纂前文而潤色者哉於是上宰元公再拜稽  
首奉萬歲之觴上 一人之壽鑄 玉冊於金

滕勒 鴻猷以垂後遂作頌曰於惟 上聖轄化

權兮洪澤滂濫盪八埏兮百祀咸秩禮則虔兮迺籍

千畝國之原兮朱紱佩造彼壇兮 帝既至止

先推三兮三公九事撥以班兮厥禮既成兆民喧兮  
勾芒太皞覲而歡兮百靈雜選扶轄還兮農田震動  
庶殖蕃兮桑盛格其神所蠲兮穰穰其瑞應罔愆兮  
百穀騰騰大有年兮耒耜萬里息戈鉞兮如陵如岡  
萬福駢兮登義越軒古無前兮 天子萬壽配彼  
天兮臣拜稽首頌斯言兮匪臣則文盛則傳兮

陸子夜讀書聞蟋蟀吟砌間甚悲感微物之無  
情驚四序之如逝援筆成賦以寄厥懷其詞曰  
良夜既半寂居鮮歡蠶煙未盡華燭將殘忽有哀聲

陸子先生集

卷二

五

來自砌間顧而喟曰此蟋蟀也胡爲而止胡爲而鳴  
伊孰使之有情無情惟熙春與歲夏兮百鳥噦噦其  
嚶嚶競柔條而戀芳葢兮矜紅衣與翠衿胡是物之  
瑣細兮獨含感於秋辰爾其爲聲也淒清激烈啁啾  
騷屑如怨如慕如慘如悅如歎如訴如哽如咽如嚙  
如詛如誓如訣近者如昵遠者如別驟者如唱徐者  
如曳低者如斷止者如絕靜者如思繁者如聒乍  
乍息乍流乍逝四無人聲載嗽載唧宛如驅車  
而泣餘韻悠揚附枕侵牀匪伊絲竹自然宮商  
韓城哀哀蟋蟀紅焰熄玉壺清四壁無聲

如一夜如發如鳴而

墜階迴風撲牖又如王嬙琵琶夜奏空堂草  
初滴乍疑初雨隨風浙瀝又如英皇瀟湘鼓瑟曲檻  
疎櫺孤燈夜清冷冷入耳淒淒刺心又如文君白頭  
哀吟綠窻如霧流螢暗度聲聲相續如出機杼又如  
永蘭當閨織素吁何其悲也故知無情者物迺遇秋  
而必傷有情者人詎感物而無愴豈直月令紀時於  
壁居詩人發嘆於在堂王褒有侯時之頌宋玉有悲  
秋之章哉爾迺瓊樓艷妾金屋麗人朱顏燁其不再  
君恩極而易傾思琴瑟兮惜遙夜拂羅綺兮愁暮齡

陸子先生集

卷二

六

怨瑤章之將歇悵團扇於秋風況復昭陽夢斷長信  
苔生玉階露滿兮嘆復嘆翠被涼生兮吟重吟莫不  
聞聲太息掩涕霑襟亦有關右羈妻遼陽戍婦盼交  
河兮無書指邯鄲兮有路身欲化兮江上石目已斷  
今河橋樹時倦織以停機聽蟪蛄之在戶憶蘭蕙兮  
春初怨芙蓉於秋暮又若驅車出塞負羽從軍離離  
白草莽莽黃雲念滅虜兮何期思麟閣兮樹勳況佳  
人兮渭曲復愛子兮江濱撫戈劒以色變悵離別而  
思勢忽悲音之互動壯心激以如焚復有負屈才人  
抱奇志士書十上而無成策屢于而未遂煎緱劍兮

誰憐黑貂裘今已敝嘆韋編之三絕發陰符於五夜  
心耿耿兮日邊氣炎炎兮斗際感是物之得時擊玉  
壺兮屢碎又如遷客投荒孤臣去國屈原動湘浦之  
悲吳起灑西河之泣安國罷兮心未灰蘇武歸兮頭  
已白此時迺見物候淒涼西風蕭瑟耿四野之寒吟  
倏驚寃以蕩鬼乃若析圭紫極紆組形庭賦秋蓮於  
北夜對紫薇於西清唐風吟兮主德勸爾詩誦兮民  
事勤猶且顧時視晷觸物驚心異潘生之感遇同陶  
侃之惜陰矧懷恩而未報恐歲暮之予侵驥伏櫪兮  
思騁鷹在韝兮欲騰懼心長而翬短能無慨於茲聲  
陸王先集稿 卷一

神傷賦

陸子喪妻晨夜慟哭淫淫血也或曰喪妻如是如禮  
何陸子喟曰嗟嗟夫子安知禮夫子安知禮且禮生  
於情哀動於思子思莫子弭子哀之稱情焉始妻之  
在室也父母嬌之甚已乃能以婉靜取憐於先太孺  
人有所資食分厥精者曰胡氏婦廉食諸姒莫能焉  
蓋自太孺人背棄迄今餘十年觸事未嘗不思思未  
嘗不咨嗟三嘆涕下也又數數徵夢焉子思妻因思

太孺人子哀一家大人老矣有五子婦乃飲饌獨宜  
於妻妻有所具食必問左右侍人所宜併食忌若何  
未嘗敢臆進也昨某姒其饌乎前某姒其饌乎食之  
歡耶飽之安耶飫且厭哉未嘗敢襲進也有所薦具  
必旋沽特鮮手治焉未嘗敢便進也家大人食既乃  
始以啖子若哺諸雛已蓋十九不濡唇焉未嘗敢分  
進也子有所赴飲輒問舅大人與乎不則君安能獨  
醉哉有所遊適則曰君非以待養故歸耶歸幾何時  
且安之子每愧焉中輟焉乃今家養僅三載而奪之  
官已又奪之妻矣且奈何子哀二子與妻平居未嘗  
作一欸昵語即病纔一問詢而出出輒竟日不歸乃  
妻又善病病多自匿不欲以醫藥煩子今竟殀歿矣  
其命耶視不良也藥物誤耶抑浸淫積瘵以致斯耶  
子思之悔焉子哀三子性不問家事即鉛槧卷札皆  
妻手貯之子需物而索之不知所從也已索復需不  
知其匱也客至不言具食而食具又豐殺當焉飲或  
竟夕妻坐竟夕也乃子猶時時詈不稱者有之姻族  
歲時之饋物具索狀耳子不知也乃又或代狀焉天  
乎今誰委耶子哀四夫自子有妻而不知有勞逸饑  
飽寒煖也渴而湯茗具癢而櫛沐具卧而茵簟具書



而筆札具遊而壺醴具寒暑而裘葛具晴雨而衣蓋具乃又食予必以暇飲予必以適衣予必以浴若寢不煩咄嗟焉蓋自屬纊前一夕而猶爾也嗟天乎嗟天乎予哀五子二男一女幼者僅勝步長餘十齡女八齡耳矜佩飲哺玩弄之具予不能知而妻知之而妻適之甫失節而思醫甫失學而思師予不能急而妻急之常曰吾尚及見婚嫁哉吾目瞑矣乃竟不及見也嗚呼傷心哉予哀六子自春首治裝北行蓋自罍缶糲粒而上靡不予妻手籍之予叩之給焉覓之獲焉曰某物所置於家而得者也某物所置於途而得者也某物便於用而不良於齋某物便於齋而稍僻於用某物宜急貯之陽某物宜緩貯之陰今種種具在妻安在耶予哀七嗟嗟予噓噓矣喉寔苦矣談不能竟矣子腸若絞繩已爾不知其急而欲絕也予悲若蘭絲已耳不知其緒所從起也予思若騰若絮飛已耳熒乎其方炎茫乎其不知所屆也或者曰雖然逝者已矣哀之不知呼之不聞矣僅使悲能傷人不懼爲子家大人累耶且子之喪先太孺人也豈不亦罔然忤然如不欲生哉而今亦已殺矣矧妻哉矧妻哉且子以苟奉倩之傷神愈於蒙莊氏之鼓盆耶

夫彭殤殤厥期於盡松檟槿落期於枯炬長燭短期於燼金銷瓦碎期於毀龜朝蜨滅期於化潦乾川竭期於涸人生百齡甚促天地甚久死加久焉又胡宜以有涯之生殉無涯之戚哉子惕其言且愧焉因爲賦以自廣始極其哀而終之以達且題曰神傷用以自刺云爾其詞曰

伊死生之二至嗟大運之難移華已榮其必瘁兮葉無茂而不衰猶旦暮之必然兮予亦安之其何悲顧伊人之脩姱兮迺殞落之先時歲凜凜而向暮兮百草倏其同萎何秋風之慘烈兮獨銷亡乎桂枝昔佳人之子歸兮指百年以爲期曰托體於后皇今秉蒲柳之脆姿去閨房之婉孌兮奉君子之光儀恪女誠以靡夷兮姑與姒其咸宜亦厥儻之有庇兮燦玉樹之葳蕤願眷言於偕老兮忽中路而踈歸彼溟濛之恍之何有兮獨築築其遺子入恍恍而若有失兮出罔罔其何之指遺桂之在壁兮顧余幃之儼如月皎皎而度寮兮風萋萋而吹帷燈熒熒以孤照兮鑪黯黯其就灰羌刺心而惕目兮念物是而人非中惓惓以憤盈兮嗟四顧其語誰獨含情以反側兮中宵起而涕洟擬殘夢於巫峽兮目曙曙於行雲念荒姪之

今之世也。妖尤之艷質。分儻委運。以考終恐神遊於洛。今膏子車而赴之。川欲濟而無梁。今熱玳枕而中。疑無返魂之有驗。今願於誠於少君。虛蕙帳而延佇。今悲往事之無徵。叩迴輪於瞿訓。今盼他生之猶遇。信慧業之由人。今恐升沉之異路。儻神巫之幸違。今傳血淚於人間。又語怪之匪經。今抱遺襟而泫然。子豈效彼荀氏之子。今蠱厥婦而殞身。願伊人之在子。今實詭衆乎友朋。內無勞之不任。今外靡失而不爲。謂蘋蘩之永托。今忽奄卽乎幽冥。婉衆離之遠勝。今目悵悵其如癡。饑於誰而待哺。今寒於誰而號衣。彼終天其已諒。今顧童心之何知。或時號於竟夕。今或輟哀而娛嬉。喜子用以導戚。今哀子重以增悲。惟古人之懷賢。今亦招魂之有詞。天蒼蒼蒼蒼者其不可問。今就靈成而占之。巫咸告子以不真。今憫天命之悠。悠若乘輶以旋轉。今吾亦安知夫遲速之所由。蘭殞瘁於艷春。今蕙飄零於素秋。玉緣貞而易碎。今香以馥而難留。雖有情其必喟。今顧於何而語。諒惟彭椿之與鴛。歎兮嗟孰短而孰長。彼歸寧於長夜。今同浩劫之茫茫。念逝者之有識。今僅乖阻於百齡。儻幾化。

以返真。今又安所置乎。戚欣盡執禮以自刺。今擬明哲之用心。重曰浩浩元化。尸者誰。今孰戾而脩慧者。摧兮譬彼百卉。妍易萎兮。燦燦梅萼。隨風飛兮。和羹者實未繫繫兮。我思伊人。亦孔悲兮。百哀攻中。淚迸揮兮。死生雙轂。逝往回兮。百齡妖折。同厥歸兮。哀死傷生。聖所非兮。嗚呼傷哉。亦已焉兮。

陸王先主遺稿

卷一

上

陸王先主遺稿

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二

激水陸可敬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詩

五言古

壬辰秋九月登岱四顧慨焉愴懷感時弔古斐然有作嗟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三

河求方知昔人同斯感歎

馬首望靈巖百里青崔巍天風吹我衣萬里飄遙來行行出絕頂咫尺凌蓬萊矯首望赤霄手運北斗懸獨立日觀嶺長嘯何雄哉夜半溟渤動千峰相盪迴日輪儼將駕六龍先徘徊煜如萬珊瑚照耀碧海隈須臾浮雲合混沌如未開咄嗟彼太陽尺翳能爲災安得倚天劍迅掃無纖埃四顧何茫茫感事酸中懷憶昔秦漢君皆常登此臺五松駐風雨萬乘驅雲雷於今剽遺禍剝落埋青苔探秘迷舊踪訪古有餘哀願乘雙飛龍排雲出九垓理亂了不聞坐進流霞杯

山靈忽惆悵回首空驚猜盪盪古乾坤兵戈已胚胎三味梁父吟激烈傷雄才

其二

迢迢三天門磴道何鬱紆飛流落青天蜿蜒萬丈餘清冷激耳目蒼翠侵衣裾縹緲三索回雲旋捧清都金碧射星斗樓觀懸空虛我來訪奇蹟直造仙人間石壁割靈文因窺金簡書坐聞鸞鶴音彷彿吹笙竽狂呼仙人搏乃在山一隅玉女饋三漿甘露傾醍醐翛然生羽翼高視臨九區下見古明堂千峯列周廬盛時不可見太息仍躊躇曩來七十君用事誠有無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三

二

射牛禮既謬乘龍志何愚漢疇猶白雲秦碑空綠蕪後世通相效開元及祥符至今御悵坪想像六龍驅封禪信侈心見嗤後世儒今皇古聖人思道九高居汾陽眇天下上理希華胥功成告岱宗何時奉金輿小臣葵藿心北望屢嵩呼君王如有意甘作漢臣諛

其三

獨倚最高峰揮手凌太清雲霞擁雙屐如在空中行積翠撲天流倒景洞地明白雲漲層崖極目百里平安知膚寸功堪爲萬國霖連峰若波濤奔騰走蓬嬴

長嘯來遠風萬壑生松聲彷彿青帝遊群吹紫鸞聲  
塵心一以洗世累居然輕何來一老翁眉白方瞳青  
夾車雙玉童燦若瑤華英左把黃石符右把丹丘經  
侑以三尺銅云是蒼龍精下可馴犀兕千里不甞行  
上可決浮雲日月開晶熒再拜藏篋中夜作蛟龍鳴  
東溟一杯水狂瀾暗相驚妖氛翳白日萬里長風腥  
我願持此物跨海斬長鯨惜哉無輕舟涕淚空霑襟

其四

傷心倚秦觀下瞰黃河流黃河從西來回環抱崑丘  
驚濤觸龍門天柱傾北周哀彼西陲人窮年把戈矛

陸先生遺稿

卷二

三

白骨委河壘風雨號骷髏烽火照三秦徵輸半九州  
少府百萬金大海傾浮漚逆從但飽卧醺酒椎肥牛  
攬涕語岳靈北變良有由遺書讓金帝仗鉞呼蓐收  
殲此豺虎群良民返舊囂岳靈笑相答茲事無我尤  
帝命各有屬所填非西陲相彼釜中魚膏火終自投  
所仗樽俎間制勝有良籌忘以萬蒼生易此數豎頭  
東溟小盪滴殺氣驚高秋廟堂有祕畫人鬼與  
謀從來萬骨枯元戎乃封侯咄我爾何人與彼肉食  
憂稽首謝岳靈昨舌不可抽南望見白雲卷舒日悠  
悠感彼狄相言吾生行歸休

其五

居世寡所諧懷古意何偏會當陟名岳天宇乍澄鮮  
飛流洗絕壁遠岫開浮煙草木濯餘暉光色麗且妍  
清秋一以眺齊魯何蒼然汶泗若縈髮了見龜陰田  
懿哉魯素王窮兼造化權遺踪畱此邦仰止良有年  
矧當登覽處丘陵有遺篇泰山既鬱雄梁父亦回連  
崩施望高坂峩峩造青天吾道無藩籬覆冒同高玄  
小儒見一察竇穴分徑穿譬彼陟崇崗所在詫奇觀  
行行詣絕頂所得都已捐大道豈不遐所恨力不前  
枳棘信充路攀陟亦有緣願言并世紛窮我抱殘編

陸先生遺稿

卷二

四

觀水必探海得魚盡忘筌一發醢鷄覆獲觀天地全  
髮短心苦長況爲慵懶牽甘從果哉徒耦耕恣所便  
竭來叩哀聲幽憤詩一宣三復曳杖吟滄淚如迸泉  
由北麓登岳水石幽奇向來遊屐所罕至也夜  
已近半杖策日觀月出景尤怪絕識所見

行行指青冥路入桃花峪夕陽寫山貌蒼翠如可掬  
初聞流水駛漸見澄潭綠日影盪空明波紋縹緲激  
水髮細於毛石理明如玉百尺清見底澄泓瑩心目  
儵魚何歷歷流影如逝鍬愛此堪濯纓何當謝塵俗  
隔林聞吠犬欲就桃源宿

其二

谿迴路彌深不知行近遠  
蚓曲已千折螺旋仍百轉  
孤筇倦攀陟選石坐苔蘚  
山靄淨如拭霜葉濃如染  
時時見飛瀑穿雲落層巖  
返照掛西峰一林紅欲飲  
回光忽相射爛若流霞閃  
因思七里瀨蒼翠如在眼  
何日一漁竿經年弄清淺

其三

溪流猶潺湲石勢轉奇峭  
絢爛摘霞朵歲蕤截雲角  
巨疑神功運巧類鬼斧鑿  
白理膩於玉赤綠時間錯  
畫史巧鈎勒枯朽枝半剝  
飛白脫兔頽虬龍怒相攫

陸圭先集

卷三

五

前至黃石崖峭壁俯巖壑  
遙望若累基磊磊勢欲落  
長風發孤嘯欲召仙人博

其四

拄杖力已疲雲覆山路黑  
惟餘西嶺巔一縷落霞赤  
遙望迴臺麓差我掛天碧  
短磴勢奇欹長松影鬱鬱  
有時山風來虛空奏竽瑟  
巨石十丈餘森然精魅立  
兀突如起人幽泉助鳴激  
道遠衣裳單零露已霑濕  
山僧縛短炬濟此險路厄  
寄語下界人冥行良可息

其五

披雲出層嶺宇宙如一豁  
明星巨于杯河漢光皎潔

滿谷生白雲平鋪如積雪  
倚杖日觀峰長嘯呼海月  
清光兩相盪坐久轉澄徹  
萬里青琉璃下覆瓊瑤窟  
呼吸生冷風泠泠砭肌骨  
世界夢寐中蜚壇閉重穴  
安知振衣人擁被坐天闕

暑月病瘡昏夢中似作一詩驅之醒憶其意而其語不倫因點定之

六月當炎蒸一病何酷烈  
毒火沸中腸四肢如執熱  
秋鬼恣跳梁閃目仍眠舌  
丈夫參宇宙汝敢肆凌蔑  
恍見雲帔翁授我以真訣  
觀空寒泉底吞吐弄明月  
須臾精氣通冰霜沁肌骨  
驅龍出天門揮鞭呼列缺

陸圭先集

卷三

六

爲我施甘露滂沱慰枯渴  
覺來汗如雨煩熱良已歇  
乃知病由心心生亦心滅  
爾鬼空覩顏寤食何淺泚

其二

汝畏杜南詩調醴血模糊  
吾劍決浮雲豈但殲狂鬼  
偶爾不自攝爲爾所擲榆  
吾身擁百靈呼吸可驅除  
昨夢遊帝鄉賜我玉函書  
勅令拘百鬼置之海隅  
副以蒼龍精寒芒耀天衢  
揮霍萬邪滅四極容窳逋  
爾敢試吾鋒殄滅不須臾  
瘡鬼聞言懼舌吐不敢詰  
絕影灌莽間長林青紫如

歷覽邑西諸名勝得樓山焉因卜兆以葬吾妻

而築居其旁爲投老避喧之所愛其風氣盤鬱  
形家禍福之說所不知也繪者莫能圖紀之以  
詩

野人丘壑姿探竒多所歷何意杖履間獲此山水圖  
四山若崇墉週遭抱原隰有時雲氣平青天覆圖壁  
紆迴百水會峯巒千峰立連岡亘其陰玉屏障空碧  
東山及西塢左右互朝揖當陽闢龍門兩岍排鐵壁  
瀑流屈曲注怪石巧相突萬斛瀉明珠潏泐晴空濕  
曲曲見澄潭金沙媚寒日忽然風雨驟盡訝龍出入  
結廬傍其隈草構無繪飾築場就山勢鑿池緣地隙  
墜瓦生遺稿 卷三  
小樓僅尋丈面面風光逼松濤聞十里風靜聲未息  
細如吹笙竽驟若翻溟渤好景無晨暮樂意關動植  
雲霞遠天曙雪月空山夕俗駕無由至塵喧杳相隔  
伊昔李贊皇千泉富花石功成竟不歸枉作投荒客  
何如謝太傅日恣東山屐所恨名太高竟爲蒼生出  
吾生值時平 廟堂集群策腐儒亦何爲一枝堪  
戢翼何當脫羈鞅擅此青山癖

登烏龍山絕頂

我昔遊金華雙屐凌空濛茫茫數艷間倒視皆蟻封  
茲山頗雄傑轟轟如崇墉烏龍名更佳無乃靈氣鍾

自茲二十年夢寐紫心曾今春忽乘輿兩袂驅春風  
岍嶺當青天踏遍千芙蓉迴巖羽人宅絕頂釋子宮  
陰晴萬壑異蒼翠百里同遶砌半畝泉碧玉寒溶溶  
安知萬仞巔忽有靈源通傳聞歲亢旱祈禱奔愚蒙  
異物蟠何方蜥蜴競奏功倚杖忽長嘯徘徊天四空  
驕風挾孤雪散落隨飛鴻訪古轉惆悵未懷昔賢風  
伊昔范希文治都有遺踪布衣志天下先憂何忡忡  
何似七里湍片石摩蒼穹桐江一竿絲雙鉅漢鼎雄  
吾生出處間進退慚二公却視金華山雲氣何鬱蔥  
中宵望青冥時吐丹火紅何當脫屣歸畢志從赤松  
墜瓦生遺稿 卷三

睡起得用璵詩五章在几因題其後

擁被向北窗朔風撼庭樹夢把瓊瑤枝葳蕤濯寒露  
灑然心脾清起坐驚四顧適枉故人作錦字盈尺素  
出入建安語規摹杜陵句言言風騷亞字字肝膽吐  
清音叩哀玉況乃合韶濩君才實驍驍步驟遵尺度  
洗刷水月澄蒐羅溟渤富笙鏞奏明堂戈戟森武庫  
古人悵已矣作者世不數宇宙何茫茫凌厲見高步  
三歎搔白頭吾生已遲暮

和用璵直卿至京會李貞宇納言所有懷楊公  
亮之作



會數苦悠悠離多長戚戚思君若瓊枝望望瀟湘隔  
荏苒三載餘共此明燈夕主人大解事視我泥膠漆  
園蔬琅玕短家釀寒玉碧歡譁競爾女勸酬忘主客  
人生若萍梗中情故有通斗杓有傾移我輩似金石  
聚散不須更俛仰成今昔憶子初首塗正灑楊朱泣  
誰言高陽侶止酒學聲律寂寞吾道非迤邐世塗窄  
後會豈無因歲華忽如擲雲雨翻覆間相顧頭半白  
風塵我瞋眼泉石依抱膝坎坷何足問鬚髯故如戟

原心亭靜坐

朔風振寒空颼颼號枯枝群鳥寂無喧萬籟如鳴笳  
沉沉此空亭軒窗日影移冥心會古始虛白呈端倪  
悟此群籍繁糟粕遺醪醕況復彼紛華浮雲良足喧  
襄城誤軒駕七聖紛皆迷玄珠墜赤水罔象乃得之  
始識靜中妙先賢不可欺

辨志詩

太行力攀躋終然陟其巔越行而北輟騏驎成梅壑  
所以聖賢人畢志駕所專茫茫元化輪千古無停還  
吾生成么麼前後固所肩中夜起沉吟涕淚紛潸潸  
伊周樹令猷軻孔垂鴻編北道照穹壤大明懸中天  
嗟彼挈瓶子啾啾競誰鑽榮名豈不憚回首空雲煙

何異彼螭蜩沒身臭與糞達士志八垠安能自雕鐫  
譬已搜珠玉腐穢一以捐白日走大荒流光劇頽川  
朱火漸消歇玉樓淒已泯少壯不相待茲事古所惜  
幸此 聖明朝追攀得群賢沉沉白玉堂遺經恣  
磋研勉哉策其驚勿以岐路遷

送姚山甫

列星何熒熒嘆息參與商徘徊夜無眠淒風吹我裳  
之子忽高駕逝言歸舊疆倉忙攬子袂離恨迫我腸  
青天忽無色浮雲莽飛揚仰天視孤征鴻冥歸路長  
奈何天一涯與子永相望

其二

憶子南海來明珠耀連城薦以白玉盤襲以文錦茵  
傾朝動顏色嘆此絕世珍如何懷寶去歸卧西山岑  
交結在終始此義古所敦羽翼一朝乖誰能不驚心  
遙望蒼梧南叢桂何陰陰攀畱莫忘歸令我涕霑襟

其三

曰子匪離群與子固殊趣昨夜南風來吹我庭前樹  
歸夢何分明飛遠羅浮路高堂雙老親白髮明如絮  
念我萬里行及歸恐遲暮以茲弊舊遊長塗叱歸馭  
感此傷我神回首益唏噓爾我本同心去住無迺迕

其四

金皇華玉壺送子臨河梁路逢離別人樽前折垂楊  
落日滿征衣馬鳴風色黃車行無停輪砂礫隨飛揚  
車人望行轡征塗浩茫茫黃河暮東流離恨誰與長  
之子感我意瀕行復持觴持觴莫辭醉前期詎能量  
恨無雲中翼與子俱南翔

其五

我有雙寶劍鑄自軒轅年時時自拂拭寒塘吐青蓮  
白日晝爲高青天裂雲瀾有時陰雨昏鬼魅啼秋煙  
孤雌解相贈肝膽寄所宜携歸渡三湘蛟龍避征舩  
陸先生遺稿 卷三 二

願言明月夜搔首秋風前共看雙斗旁青燐光射天  
神物會有合去去無久延

其六

峩峩三忠祠河流走其下登舟從此去輕楫疾於馬  
望望不可留別淚忽成灑歸來傍城陰日色暮如赭  
雙驥悲失群號鳴在中野人生會有情孤懷向誰寫  
何以寄相思靡蕪綠堪把

自覺慵懶廢日書示兒壽

昔我如爾時快讀如健馬又如霜空鷗蹄翼兩相假  
目已無古人何況復來者只今三十年悠悠半尊罍

豈不弄文翰有醜駸與雅豈不素替裙所愧董與賈  
咄爾小子徒資才匪庸下人一已百千有不至者寡  
聖明適當天文物盛朝野選駿盡駉駉掄材必  
梧楨登進擬璠璵棄置等礫瓦或有倖而升寧惟才  
見捨爾看爾雲足何似牢中假爾看橫海鱗何似甕  
頭鮮爾看鸞鳳鳴何似蜩螳啞爾看江河注何似蹄  
踣瀉不見參天材萌芽自拱把不見舜鼎器精良出  
陶冶聖賢自吾分小學始掃灑萬里豈不艱鞭驅在  
無舍經濟擬伊周淵源邇游夏上作名世珍下作此  
民庾弗學父疎慵父慵天所藉書此示兒曹併以自  
箴也 陸先生遺稿 卷三 三

古遊仙

軒轅昔御曆訪道臨崆峒傾心具茨叟稽首襄野童  
一朝九鼎成白日乘飛龍迢迢紫皇家瓊樓十二重  
玉女粲如花羽節紛相從邀遊碧虛路高宴通明宮  
五嶽點齊州如煙落空濛當時萬群臣髯絕不可從  
空聞橋山葬勸哭烏號弓萬仞號茫茫玄風邈難蹤

其二

在昔王子晉學道惟吹笙清音入雲漢宛如嬌鳳鳴  
果遇浮丘公邀遊伊洛濱忽然乘輕風雙飛凌太清



揮手弄明月俯身窺青冥輕舉隘九州小憩垂子綸  
去時緱氏山招辭世間人青宮如花女悵望不可親  
至今此山巔猶聞鶴聲

燕昭王

燕昭昔好道玄天神女來艷色蔽華月見者相驚  
棲以瑤華宮貯以崇霞臺妙舞還紫塵哀音激旋懷  
流風泛輕雪文履無纖埃髮髻珠璣中雙飛翡翠翅  
遐心竟淪惑雄圖亦催頹弱水隨波蓬萊安在哉  
千秋遼海旁碣石空崔巍

咏史

陸聖先集稿

卷三

一三

忠臣殉社稷所貴非補生三良竟何辜隨君卽幽冥  
我非祗席妾從死未爲貞不見齊晏子不從簡公昏  
哀哀黃鳥詩千載爲酸辛

其二

上帝偶然醉賜秦以鵠首遂令彼窮黷克威極九有  
合從非上策救焚急需籌向從鞠武言雖亡亦云後  
荆卿豈不烈祇速遼東走至今易水上寒風颯衰柳  
門臨方塘十餘畝水落草青日有群鷺翔集偶  
爲人魚者捕得其一大家君買置小園中愛哺殊  
至一夕竟颺去予觀物性有足悲者感而作詩

方塘草青出水落屬秋半日日雙鷺驚窺魚立沙听  
清標玉森立白羽雪凌亂偶爲虞羅繫得充耳目玩  
孤樹媚中園蕉花亦蔥蒨小童拾鯊鮪延頸觀瓶罐  
豈不見嬌寵顧影惜毛翰側頂睨人立似美梁間燕  
乃知孤潔性未必甘養參西風撼木末雙翻恣所便  
去去難女留孤飛渺雲漢

田家穫刈垂畢散步農畝欣喜成咏

落日風色靜徐步散郊廂穫稻半已畢遺穗猶青青  
家家携筐出村釀歸滿瓶婦子自相哺計日追耕耘  
半輸私家負半入公府徵敢希倉囤積且得餽金盈  
朝夕詎有餘聊復酬苦辛憶昨亢陽初鬱蒸成毒淫  
向非甘澤時歲計未可憑且聞田父言悽惻傷子心  
回策一搔首嘆息商家霖

過九里山

青山若連牆黃河嚙其足頽波注東溟殘陽隱疎木  
往者楚漢爭乾坤莽翻覆已斷大澤蛇未得中原鹿  
帝業垂已成霸圖轉將蹙四悵聞楚聲悲歌淚相續  
時哉雖不逝虞兮舞成哭粉黛空精魂化爲蔓草綠  
大運有興廢回還轉雙轂纔聞烏江劍旋見淮陰戮  
漢禩四百年倏如鳥過目往跡竟何在蕭條漫平陸

二豎亦英雄達人一捧腹何況挈瓶子刀鎗競相逐  
西風客帆駛欲駐歸心促空思廣武戰真同阮公願  
搔首更何言傷心此巖麓

湖上

古寺何所有蕭森萬竿竹歸雲染濃翠過雨洗新綠  
有時微風來虛窓奏哀玉乍來俗慮靜況此連宵宿  
無事借金篦刮此瞋塵目

其二

携筇出深竹乍見湖光皎倏忽煙霧開空明蕩晴曉  
千峰雲外高片嶼煙中小園林既蒼鬱樓觀亦縹緲  
塵尾先生稿

卷三

一三

四顧何歷歷映波勢如倒湖光本無受物象何了了  
念彼鏡中形形至鏡無擾予心忽有會頓絕名言表

送張伯任都諫閱視固原

壯士常慷慨懦夫多局促男兒志萬里取別無蹢躅  
念從去年秋虜騎公南牧開門日以開胡行一何速  
鼓聲鬱不發將士併殺戮莽莽洮河間係虜相隨屬  
朝爲漢邊民暮爲胡地僕生者長不歸死者填谿谷  
氛祲高踰隴聲勢遠窺蜀 至尊日憂勞臣子幸  
不辱大臣親行邊主將新分竹比聞捷書來破虜河  
湟曲貌貅氣始振豺狼怒猶蓄古來忌小勝兵事多

反覆凱歌未盈耳瘡痍尚在目軍有三日糧民無三  
月穀中原疲轉輸吾意憂心腹 天子命近臣分  
道臨荒服茲行實特簡何以效芹曝君看和親事利  
害如轉轂卽今邊釁開安知不爲福要挾伐虜謀拊  
角聯番族朝議省牽制文法罷羈束匈奴斷右臂漢  
將窺左足豈無金城略當如賈生哭國耻猶未雪長  
歌乃擊筑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三

一六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二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三

漱水陸可敬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同校

詩

七言古

送余太史

冊封

日杲沙黃天漠漠楊花雪點征衣薄離愁歷亂亦如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三

一

此樽酒雖傾懷抱惡憶昨重作長安遊裘馬諸君太  
揮霍花晨月夕恣歡賞短詠高歌送杯酌何當翻覆  
成雲雨可憐意氣傾山嶽我曹腐儒不解事載酒探  
奇耽寂寞君今擁傳復何之玉節翩翩指河洛

聖主重開赤社封詞臣暫下青藜閣本支百世聞周

頌典冊三王申漢約逸興應酣楚筵醴高言盡掩梁

園作夜來攬轡夷門道獨倚清秋望寥廓芒錫雲歸

鴈自呼繁臺春去花猶落蘇門彷彿聞鸞鳳宋苑淒

涼悲鶴雀剩有篇章照古今可憐繁盛理蓬蒿河山

滿眼多新感風雨連牀負前諾亦知歲月非淹久其

奈交游情疎索年來中土告災頻

富宁宵衣念

民瘼漢臣矯節亦茲地此事於今殊濶略書生有舌

向誰論送爾歸心繞林壑

題蟠桃園壽玉成葉侯太夫人

瑤池萬里天茫茫蟠桃華開春正長上枝抱日廻孤

光下枝拂海搖扶桑爛光五色霞彩揚紅影倒射天

低昂一花一實三千霜飽釀玉露含瓊漿人間萬劫

不可嘗金莖仙掌空相望何哉青鳥翩翩翔口銜紫

誥來帝旁桃實如斗薦君堂正當君家綺席張桂子

孕馥蘭茁芳阿母玉顏雙鬢蒼使君彩服行霞觴其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三

二

時新秋律中商嘉穀吐穗垂欲黃一雨三日驅驕陽  
雲連四野秋穰穰萬口頌侯不自當持奉阿母長  
昌作詩者誰姓東方曾拾桃實王母旁使君即日朝  
未央慎勿漏語驚 君王

謁于忠肅墓

三台山麓西湖渚灌木頽垣泣風雨萬載乾坤自

帝基一方伏臘還祠宇我來振衣仍再拜彷彿英

魂對樽俎惜公有生何不辰百六皇圖邁壬午旄頭

寒芒劃霄漢九塞腥風逐狂虜 紫極星移天動

搖十萬圍營擁豺虎坐看 黃屋竟蒙塵任士如

雲色摧沮公時慷慨唱雄圖社稷蒼生今有主累齋

灑血氣百倍頓使寰區盡安堵逆曾悔罪 日馭

迴 二聖重權民忭舞嗟吁此功同再造晉宋貽

謀堪覆規詎意功高反殺身蠅口乘時爭噉咀至今

百年公論定累錫重封襲主組向來鼠輩大猱猱轉

眼身家膏鼎釜公神在天固無恙擁護 皇圖尚

終古咫尺孤山雲樹連不見遺祠岳忠武若也二帝

景南轅湛族灰身未言苦只今戎狄盡解辦無事三

方談勦撫念載邊關久息鋒漆室懷憂同魯女

廟堂籌策豈無人 幃幄如公堪指數幸哉金甌

墜走集稿 卷三

方永回厚德深仁有 宗祖極首無言仰視天有

原滴公祠下土

送張元冲

烈絃多苦音直木無附枝丈夫七尺會自主是非刺

促空爾爲與君辭親事 明主三載橫經石渠署

交游一散雨墮天屈指從頭不堪數春青今復送君

行花裏悲歌別友生自是淮南須汲黯非關嚴助厭

承明由來 主聖容臣直片語公卿頻動色請看

自百直如絃若箇橫經稱牧伯號公臺上秋雲飛知

君懷 闕心依依不勞 禁闔思拾遺自君行

後 皇宵衣

天上謠偶拈韻書押字成句得四十韻

瓊樓十二天冥冥流光射海迴曙星大羅之上蓮始

青燭龍吐耀寒晶熒三垣九市橫相驚玉皇聖壽億

萬齡如花左右千娉婷鸞簫鳳管音泠泠宓妃素女

羅雲駟鈞天嘈雜含笑聽三時投壺驅風霆迴天倒

海奔巨靈九華釀露成醪醕玉膏如飴濃且馨紅霞

斗帳明月屏星辰錯落懸金鈴東風吹影雲亭亭玉

香花語春爲醒瑤階開落須仙萼朝元仙伯盈大庭

垂環曳珮聲琤玕徘徊四顧心營屏赤章屢奏天顏

墜走集稿 卷三

頻森沉羽衛河六丁虎豹礪齒刀發劓茫茫下土紛

流萍萬口若沸聲無停天門萬里誰爾聆小臣瑣經

同焦螟願以血肉充膳腥欲排閭闔無羽翎剖心歷

血陳丹銘洪鍾何由發寸莖涓流自擬輸滄溟九關

隔絕無通徑以頭觸闕滄溟零咄爾何識干天刑守

口有戒稱如瓶日月豈藉孤飛管音鳥銜去千門扇

臘月病臥值大雪經旬伏枕悶成短歌

平生愛雪仍愛奇冒雪狂走如童兒有時赤脚萬峰

頂遍挽玉樹攀瓊枝瑤華絳曉三萬斛一洗萬古清

塵滓或時中宵弄明月白榆如葉吹落空明影射

海色動乾坤六合懸琉璃中天羽客朝元過鳳旂鸞  
旌紛阿娜暗鳴小詫風四生瓊瑤片片人間墮狂來  
一飲千萬石醉按冰稜鐵三尺世人遙指是晴霓半  
倚天腰截空碧只今臥病成枯寂厭聽寒窗聲淅瀝  
黃竹空傳王母謠天花不着維摩室向來豪氣如今  
許羽客相看笑無語搗罷玄霜只自殮餓采白石同  
誰煮就中回幹爾安知靜裡能含造化胎不用瓊漿  
傾竹葉且須甘露灑楊枝君不見忝谷鄒生臥吹律  
一笑陽生開白日

臨高臺古樂府

陸圭老集稿

卷三

五

臨高臺高何極壓崑崙通營室青天無雲懸白日黃  
鵠南來翩翩其翼我昔乘之遊於太清神僊王子喬  
授我靈丹不盈粒晶光熒熒射天地三三日月之精  
五星之鬼我欲持之壽 陛下萬萬年主下國舉  
頭叫天闔千門森開闢

擣衣曲

蟋蟀聲中秋色老黃葉盈階不堪掃憶君欲寄塞垣  
書夜疊戎衣月中搗塞垣日夜秋風還那得砧聲到  
玉關去時折柳不忍棄揮向門前今可攀聞道今秋  
又徵發醜虜何時會擒滅將軍閣樓數部惜鴛

吳宮引

吳宮引

姑蘇簫管夜鳴咽西施醉舞吳宮月錦帳飛花逐流  
雪青鳥銜巾香不歇屠蘇半盞酡顏絕斜盼君王媚  
雙靨銀燭金釭半明滅羅帳流蘇四垂結匣裏吳鉤  
夜光發伍胥大夫雙臂裂

清夜謠効李長吉體

月融燦光雲劈波青銅磨空銀瀉河織女宵停雲錦  
梭紺宮桂樹青婆娑調笑雙成墮素娥素雲三朵擎  
大銀兜車風馬粉相過明河飛瀑寒徹地星斗倒流  
陸圭老集稿 卷三 六

六絕歌

妾有盤龍菱花之寶鏡盛以鴛鴦錯鏤之繡囊別君  
十載不照蝕却團圓明月光昨日開囊試磨拭重  
觀花顏不相識向來綠鬢總羞雲白髮如絲漸堪掃  
憑誰萬里寄寒衣但看年年鴈北飛鴈飛明歲還空  
返泣盈流黃斷後機當年競拾芳草一任叢生疾  
官道君今生死那得知甘櫛紅顏鏡中老

魏公子行

趙人半作長平鬼西帝歸秦魯連耻朱亥揮錐鄴下  
軍侯生刎頸夷門市魏旗夜壓邯鄲壘百萬秦兵盡  
奔靡七雄快事僅有此齊文楚歌徒爲爾何況荆軻  
直螻蟻歸來落日歌鍾起堂上三千客珠履舞女如  
花簇羅綺平原先驅負軻矢天下兵書魏公子贏也  
爲君今足矣繁華閱世如流水千古英雄盡蒿里只  
今零落空青史大梁城北業臺趾纍纍孤墳竟誰是  
行人日暮黃塵裡西風一片吹荆杞

院內聽流鶯百轉歌

陸王集卷八

卷三

七

長安暮春新雨足花氣冥冥宮樹綠瀛洲亭壓玉河  
堤軒窗虛豁簾幕齊遊絲罥空白日靜坐聽好鳥問  
關啼一聲喚起春窗曙花枝茫茫不知處占斷風光  
三月時百舌吞聲燕無語風恬日暖音轉清綿蠻睨  
睨如有情吳歛越曲徒聒耳哀絲激管殊天集金衣  
忽向簾前擲綠楊如煙破濃碧還度餘聲過遠枝亭  
午日高猶嚶嚶我聞春來百鳥矜枝頭葉底聲相應  
杜宇月明呼白帝鷓鴣雨歇啼黃陵流商變徵亦不  
俗祇集疎林並幽谷那得遷喬似此鷺白玉堂前志  
棲宿此堂由來稱鳳池鳳凰時下青桐枝爲語流鶯

且莫轉聽取鳴鳳儀 明時

鳳池篇

銀漢光連太液長天地萬頃涵蒼茫何年靈鳥垂休  
祥呈圖覽德來其旁至今池頭鴛鴦行鳳毛翩翩紛  
翺翺矚矚朝日昇扶桑流輝射影黃金堂鳳銜金榜  
天門張珍珠簾捲庭燎光池上薤龍朝未央瓊琚玉  
佩來鏘鏘天書裁罷彩毫香青雲接上天語將五色  
文章補帝裳中宵星斗生寒茫或歌天保賡明良一  
聲白雪何琳琅散之人間琬琰藏不才自愧逢虞唐  
趨陪濟濟多士場池頭鴛鴦侶俱徜徉莫學尺鷃安榆  
陸王集卷八 卷三 八

楊會看靈鳳鳴朝陽

七夕吟

長安片月明如素一葉梧桐下寒露珠斗橫空萬象  
澄金風入樹千門暮流雲成波細如織天畔白榆何  
歷歷彷彿西風環珮聲珊珊欲墮秋空碧人言此夕  
牛女期雲駟霞幕紛逶迤銀河烏鵲勞機石玉盆啣  
蛛困網絲斯事渺茫安足語瓜果家家競兒女碧窻  
如煙逗秋雨笑語未休天欲曙嗟爾兒女何太痴天  
孫之巧汝安知織成文章補帝衣裁縷爲虹光陸離  
焉用錫爾兒女爲



咏開創功臣圖畫

憶昔胡塵腥萬國太白寒芒射空碧群雄戈戟蜂蟻  
屯擾擾中原流血赤濠泗真人攬袂起手拂干  
將電光紫豪雋如林入指揮萬古腥羶爲一洗宛如  
蛟鱷隨真龍矯矯乘時有數公中山開平最雄絕風  
塵百戰摧群鋒還籌帷紛無數青田金華時借箸  
擒吳殪漢樽俎間謀斷千秋歷房杜文猷武略古無  
倫手扶日月懸蒼旻至今英姿不可見古來將相盡  
塵土雲臺凌煙豈君伍嗟君功名冠終古駕馭  
高皇自神武

陸先生集

卷三

九

咏大風秋風辭

君不見漢家高皇按劍起電掃六合煙塵空時平過  
沛會父老四顧激烈歌雄風秦誅項滅了無事中原  
鹿得狐兔窮猶思猛士意惆悵無所轉憶韓彭功又  
不見建元天子橫汾日秋風白雲蒼蕭瑟高歌未絕  
哀思生四座群臣慘無色南驅百戰北走胡天馬如  
雲自西極功成志得何所悲從此雄心頓衰息我觀  
二帝皆英主大略長材駕區宇帝圖零落幾千秋猶  
自雄辭照今古幾回擊節悲風生驚沙颯颯浮雲停  
乃知庭草燕泥句唧唧何異秋蟲聲

容膝軒爲喻楓谷作

我聞杜陵蔣翁逕又聞彭澤陶公宅蕭然環堵閣風  
雨千古高踪邈難匹二君靜者世寡諧泉石煙霞自  
成癖未投珪組擬幽棲蚤築茅軒祇容膝自云傲骨  
鮮我宜愛山嗜酒仍耽詩有時抱膝復高枕坐聞風  
竹聲差差浮名撥棄不擬道安石由來甘小草高吟  
不放白日低長嘯直堪明月老笑他少陵饑眼穿漫  
思廣廈千萬間君軒數椽僅如斗春風一榻羲皇天  
笑他楊雄天祿閣手把玄文嗟寂寞君軒不受京洛  
塵充棟圖書恣窮索憶昨爲郎遊漢京眼底碌碌無  
公卿周視中原叫五子片語自今輕管纓楚國蛾眉  
衆爭嫉況復逢人雙眼白一謫經今十載餘猶向風  
塵負茲膝嗚呼莫嘆風塵負茲膝君不見朝長沙暮  
宣室會看此膝終前席

送馮開之得報南歸

日杲風黃雲拂樹平沙莽莽城陰暮渟沲萬里下長  
淮之子孤帆從此去玉壺傾送意阻傷古祠下馬臨  
河梁欲行不行爲盡觴尊前芳草春茫茫憶上公車  
拜天仗彩筆如虹千氣象太阿純鉤光夜吐北斗南  
箕色相盪麒麟頓絕紫遊韁下視雲霄氣雄放此時

豪俊總如林數子中原顏色壯春滿蓬瀛競馬歸晴  
開闔闔排雲上共期談藝傾終古郢曲千秋罷高唱  
不才如我豈君敵青眼勞君虛左讓君今卧病苦思  
歸鄉夢迢迢滿翠微白日山幽叢桂發青春波煖鰕  
魚肥倚擢江天花爛熳可能回首黃金殿余亦思歸  
未有期何時共搗青精飯感別高歌涕如霰太息張  
公兩龍劍知君亦未解朝衣去去雲山弗長戀

兩日間隣更邀飲桃花陌上

昨宵沽來酒一斗我醉欲眠君去後今朝酒醒花漸  
稀携酒看花君莫違東隣桃花一萬樹蝶醉鶯迷不

陸圭先生遺稿

卷

上

知處花間流水碧於苔波上微微墮紅雨主人曾具  
花前卮一花一杯歸去遲何來啼鳥解人意裊裊蹠  
動凌風枝此地別來今兩日書窗夜雨何蕭瑟昨朝  
稍霽風更狂山村處處飛花急春天晴少雨較多晴  
更多風花奈何與君泥中拾花片猶勝無花空綠柯

其二

昨日有花花未吐脉脉凌風嬌欲語今日看花花漸  
稀撲衣點地紛無數一歲花開惟一春一春花開無  
一句狂風驟雨半相惱花下醉眠能幾人今朝新晴  
好風日百舌花開聲嚶嚶不愁春老花盡飛可惜情

濃酒無力落花爲席枝爲籌折盡高枝酒未休更傾  
餘杯酌田父東疇請聽鳴春鳩春色堪憐復堪惜一  
年莫負桃花陌殘花如雪春更紅青髻如雲老應白  
浮君大白君莫揮同向花前酩酊歸願携索度山頭  
實長駐人間春日暉

瓶中花

石瓶貯水不盈掬分却春波半紅綠瓶中插盡花旋  
開春色疑從江上來小窻對汝頻呼酒閒殺東君補  
天手莊周酒醒蝶夢回一任東風撲花柳花老鶯愁  
春欲歸惟餘此地駐春暉問君狼籍書齋裡何似飄

陸圭先生遺稿

卷

上

零陌上飛

使人附問楊復所太史

昔年君歸屬春首予方臥病淹花柳秋初得請予亦  
歸不謂君舟尚淹久九月江畔黃花開嚴陵灘上片  
帆回聞君艤棹笑欲絕折柬招君君不來予爲離家  
歸思促君亦西風挂帆速嗚呼咫尺成艱阻惆悵蘭  
江酒空綠向來 帝里春風天朝罷金鞭驟紫煙  
五侯七貴醉不顧杜陵韋曲行相牽卽今意氣猶如  
昨回首交游漸疎索却憶當時大老言光景如今應  
不惡慟哭姚生二載餘孤墳宿草今何如春來又得



何郎計停雲極目空愁予楊生顧生亦高枕一水無  
由理煙艇馬君張君兩侍御臺栢沉沉隔炎冷日來  
邂逅莊生舟杯酒難爲半日留何況思君五千里夢  
竟夜夜飛羅浮南中春盡熱如煮桃柳葉暗黃鸝語  
君時對酒儻相思書札逢人頻寄與問君懷 闕  
何時歸莫向西山戀採薇與君同爲蒼生起他日功  
成同拂衣

### 寄楊楚亭太史

昔年歸舟爾先發獨訪秦岱摩蒼岑題詩石觀頂頭  
石零落星辰香靄中丹檢有無畱漢篆白雲是否迷

陸先生集

卷三

十三

秦封天門嵌空知幾重碧峰亂插千芙蓉青冥百里  
不見底落日斷澗垂晴虹想當半夜溟渤動金丸一  
躍開空濛胷中奇怪亦競吐一掃萬宇揮千鍾此時  
臥病正寥寂晨旭射窻魚眼紅七十二帝夢相笑靈  
山那得無子蹤卽有楊生差快意其奈猿鶴隨孤節  
亡何君歸滯甬東予亦辭官棲越峰金華四明未爲  
遠往往目斷孤雲鴻武林二月花蒙茸西湖流水春  
溶溶馮生占斷已二載一尊爾我疇能同天台石橋  
虛映空鴈宕飛流垂玉龍沈生何談未足到卽欲載  
酒將誰從憶昨結交二三子頗似鮑筑隨笙鑠那知

轉眼各星散爾我亦恨天西東姚生久矣成異物南  
望慟哭生悲風近聞何沈亦長逝百年交態誰始終  
始從 京華憶鄉國却憎絃組縈閒躬卽今骸體更  
寥濶寧使京洛緇塵蒙古人出處豈匏繫亦有功成  
隨赤松 清時未肯遽高枕慎勿淹畱山桂叢

### 苦熱行

祝融橫驅赤龍走火雲燎空焰如帚朱光徹地大靈  
縮陰炬沸波伏虬吼但嗟浮埃蔽臯陸誰見微風動  
林藪登臺何處解披襟觸物眞成堪炙手殄瘁噴雪  
望空極爍石流金理難剖先生習靜北窓下六尺湘

陸先生集

卷三

十四

紋臥虛牖小婢頻頻團扇揮癡兒尚覺纖絺厚頗思  
金莖盈掌露急須玉井如船薦百尺玄洲誰有冰三  
旬河朔能無酒更憐田父苦力作苦折反危肉枯朽  
雲霖如漿那可得夜夜看雲占北斗蚊蠅消屑是何  
物長股化身錐置口乘時趁勢恣啖昨橫枕穿帷集  
膚肘音悲聲怒最堪驚似若得意呼其友嗟吁膏血  
人所命蕃育爾輩充漿糗君觀四序旋雙轂昔者徂  
寒一回首卽看乳燕掠新槐已覺鳴咽聒衰柳葺收  
忽迴金帝馭六月炎蒸詎能久嗚呼六月炎蒸詎能  
久咄爾蚊蠅爾何有

獨坐放歌

千山萬木秋蕭蕭，湖海逢人白眼驕。  
三杯自足稱雄豪，醉摩魚文雪三尺。  
太古精芒射空碧，夜半青蛇驅霹靂。

其二

篋中陰符閑不看，膝上素琴愁不彈。  
等閑世事同波瀾，綠醪沽來日盈斗。  
老卒廢屠亦吾友，何限青天自回首。

其三

天高秋老胡鴈哀，把酒喚月閒徘徊。  
李白杜康安在哉，

盧子先集

卷三

十七

以搖首乾坤一嘆古，激烈商歌撼林莽。  
西風颼颼葉如雨，

其四

中年結交多豪英，四海一家皆弟兄。  
夔龍滿朝主聖明，幸且偷閑臥江止。  
高陽酒徒舊爲侶，饑鷹一呼爲君起。

其五

牀頭一斛中山膠，篋中數卷龍豹韜。  
等閑稽阮陵蕭蕭，曹丈夫百年會自主。  
笑殺浮名炫兒女，不見巖阿作霖雨。

七月十五夜山園玩月

河漢沉沉秋影滅，空山夜寂松聲發。  
闌干北斗看欲墮，萬頃雲瀾漾寒月。  
須臾一掃纖翳空，碧玉一片青溶溶。  
瓊樓瑤宇森可數，桂花冷落生香風。  
風月可憐秋更好，好月未再圓秋已老。  
月色纔宜歌舞筵，露華已濕池塘草。  
古人玩月今何在，古月今人看自皎。  
君不見東坡赤壁兩扁舟，詞賦千秋空絕倒。  
且呼美酒傾金甌，飲君百盞君莫休。  
曾中有愁貯萬古，眼底何物酬三秋。  
狂歌未斷雞喔嗶，任他月鬼西南流。  
謝公一爲蒼生起，至死恐憶東山遊。

盧子先集

卷三

十六

十七夜詠月池上

日落天宇清，西風莽蕭瑟。  
忽然林杪寒月來，徹底方塘見秋骨。  
長松歷歷倒深影，疎竹娟娟動凝碧。  
夢冷疑妨鶴鶴巢，波寒欲盪魚龍窟。  
此時對酒情何極，李白千秋喚不得。  
眼前解飲總英雄，何必長安市頭客。  
我爲君舞君請歌，風清月白天差異。  
纔舉金尊暖寒臍，却灑餘瀝成金波。  
金波耿耿光朗照，雲葉無聲水花發。  
恨無門外子猷船，疑是山陰月下雪夜聞毛骨。  
不勝寒欲向青霄，拍羽翰素娥不負三秋約。  
玉兔還

爲九轉丹

邵生爲家大人作袁安臥雪圖命教作歌

寒空漠漠雲壓地素娥夜剪銀河碎瑤華一丈沒庭  
柯不擾先生北窗睡先生穩睡意如何仙令徒煩掃  
逕過共喜瓊筵春色滿誰憐茅屋夜寒多君不見璇  
宮玉宇連青瑣梁家正藝沉香火又不見濯龍門外  
馬如龍玉珂踏雪嘶春風此時先生睡方足茶竈煙  
消乳花熟饑腸攪作春雷鳴時聽寒聲撲簷竹丈夫  
龍蟄世安知未向春山夢紫芝也知四世三公望正  
是柴門擁被時

陸龜蒙集

卷三

十二

爲胡生題文衡山小畫

我聞衡山老萬壑靈竇中吳中劉墨競傳寶君從何  
處得此蹤春山樹樹生直重綠蘿長裊搖晴空孤亭  
倚檻對流水耳底松風此圖取適非取似樹  
石依然得其趣似是茲翁得意時躡雲拄杖尋詩去

復讐刀歌

有序

復讐刀歌者爲武義孝子王生作也王生父  
見殺於邑豪其豪行賂生族抑不赴官生亦  
自計少年事懼不白遂潛鑄刀伺讐手鐫三  
字於其脊又若干年而竟如其志卒之讐

朝斷生身夕殞嗚呼烈已舊法屍不檢則冤

不直生之卒就死蓋懼傷父遺骸云予聞而

益悲泫然揮涕者累日又重悲夫柄三尺者

不委曲全生而卒死生也嗟嗟斯雖生志哉

則何以風孝矣予欲論次其事以備金匱之

闕先爲作歌

王生袖中雪三尺一縷白光射天碧想當垂淚夜磨  
拭高蒼雨霜星隕石悲風撲幃動空壁血汚冤鬼傍  
兒立母妻不聞聲夜噓燈青眼黃月無色白日荒郊  
竟相值手挈讐頭血華赤笑撫妻兒母前泣茲刀茲

陸龜蒙集

卷三

十八

身事今畢請看刻字豈無因就中殺讐兼殺身有妻  
奉母子普蒸七尺捐棄同秋塵嗚呼棄身難棄刀血  
暈如虹常炯炯君不見白公之劍伍胥鞭至今日月  
含光景

烈婦嘆

有序

烈婦者河南某邑農家妻也夫持耒出作田  
間遇遊徼隸捕賊不及格遂挾詐羅織入之  
竟與群輩斃挺下棄屍濠中烈婦數日始聞  
狼狽往視則炎暑屍腐矣反覆諦閱又三日  
始得其夫屍躬負出臭穢間仰天長號一慟

而絕於時垂淚聚觀者數百人竟無有白其事者則以令故云予座主師竹王先生目擊其事迺始略傳次之而系以詩一章噫微先生烈婦竟泯泯哉予里居多暇追憤斯事而作歌

布谷聲中日停午妾夫時田妾炊黍携筐餉汝汝何之云是官兵捉前去始謂官明鏡不如汝身負冤官必知四隣屢問無消息盡道城南有積屍乍聞疑駭急奔赴血肉如泥屍盡腐單衣數尺掩殘骸是妾當年手縫布抱屍頓地哭向天官人讐賊應汝憐汝今

陸圭生遺稿

卷三

一九

鋤犁嘆

富家鋤犁是何物露積三年腐紅粒貧家數粒備晨炊可憐日抱鋤犁出二月春鳩屋角鳴家家荷犁看水生稻苗未青針刺水婦子計日程耕耘五月炎風

水如煮跪柳苗根正停午力疲日暮始來歸呼兒飼牛妻換黍眼穿穀穗半垂黃處處督租催上倉富家督租猶尚可去歲還負官家糧官家徵銀不徵穀傾穀換銀苦難足不聞賣子東隣翁把却犁鋤三日哭昔人製此爲民饑此物今與饑相隨忍饑對汝亦不惡爲汝鞭撻令人悲乃知禍首燧人氏爨玉炊金總由爾不見上古天皇時未有犁鋤民不死

徵催行

公家隸人突如虎雞驚上屋犬避戶喚婦烹茶用澆足伸手索錢不重數盡道今年官尚寬身負一錢纔一鞭百鞭未了一歲計歲歲負逋還相牽況復公家有程額身死兒孫逋不息此身堪賣亦還官生死無勞苦相逼君不見東家黃髮十歲兒昨日別母中路啼又不見西家如花未笄女得人十金喚人主今年官寬尚如此他年官惡知何似忍將儂輩賣兒錢重買雙鬟教管絃

陸圭生遺稿

卷三

二十

春庭日永圖壽黃年伯

君家靈椿一千尺亭亭半入高天碧排霜挺雪不知年繁節蟠根總如石婆娑弄影庭之幽濃陰入簾白日留沉沉煙霧靄初曙颯颯風雨含清秋庭中老翁

形手常把此翁樂事世所稀塔前玉樹分歲疑雲  
仙桂秋能實海上碧桃春合飛瓊筵薦酒金屈厄  
客滿堂前致辭恨看此樹長孫枝會見參天且十  
我聞上古之時大椿者此翁之壽無乃真似之

登南山巔有金章宗望京樓遺趾

松磴盤盤入南嶺終古空濛元氣暝老僧指點爲予  
言金帝高樓已滅泯捫蘿拄策躡恍惚陰風吹裳骨  
俱冷千年遺跡杳何在玄猿啼煙鬼嘯影憶昔虜丁  
百年運日月中原暗光景射鴨嘗過青海曲驅馬欲

陸王先集稿

卷三

二十一

立吳山頂已矜猛氣極憑陵更逞雄心志馳騁踏蹴  
能窮砂鹵窟登臨亦占煙霞境有時萬乘清蹕來旌  
旗下燭岩光炯朱闌倚樹俯千峰複道繁花臨萬井  
那知胡運有消歇只今頽謝空塵梗欲尋瓦礫久無  
得空有殘秋及荒莖

送胡天寵先生南歸

今秋秋色洗新雨並馬西山白雲裏明春春色嬌東  
風南來一騎塵濛濛人生會難別苦促惆悵都門柳  
枝綠去日應憐菰米肥來時喜及櫻桃熟楊生預寫  
春風圖九重雲氣橫湖縠林園半枕平沙出樓閣突

起中天孤淺萼穠葩爭爛熳高枝啼鶯低掠燕十里  
朱門夾御溝千行綠樹連芳甸期君走馬春明陌芳  
草青袍色相射亦是風塵得意人何必慈恩花下客  
我見此圖重太息泚筆題詩淚沾春色崢嶸自歲年  
人情俛仰成今昔憶昔君常過我時婦自饌食兒進  
厄只今空帷泣兒女對君強醉心常悲從今春色應  
常好秋風無奈離情攪儻憶愁人搔首時脂車早問  
長安道

送胡亦齋先生司訓仁和

廣文先生驅馬去官道迢迢雲壓樹離亭客散別酒

陸王先集稿

卷三

二十一

醒岐路不堪回首處先生挾筴三十年一命儒官非  
偶然未擬世人回白眼祇緣家物重青氈武陵官舍  
殊不惡山色湖光滿晴郭芸閣秋閒時月生松窗夜  
寂聞潮落說說胄子日趨風絳帳何期似馬融百年  
文史聊適意苜蓿未厭青盤空才老待違甘碌碌地  
絕官閑貧亦足講堂何日進三鱣經籍已聞容五鹿  
平生愛客兼愛山六橋花柳堪留連瓊頭青色半家  
釀種秫不費公家田醉搔短髮秋茫然可念把袂都  
門煙其人陸生太落魄苦憶西湖歸未得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三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四

綴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詩

五言律

七夕招飲諸館文余將南棹惜別之意情見乎

詞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四

一

載酒逢佳節相看別思驚誰憐一水近已繫隔年情  
感事寸心苦先秋白髮生寧將兒女意買卜問君平

其二

草樹合秋色園亭進夕涼當筵指牛女明日限河梁  
烏鵲南枝月蕪葭白露霜不辭歡會促回首惜分行

茂仁傳聞頗異深夜獨坐念之凄然遂成短句

汝病真何似京華消息遲難尋夢中路誰寄隴頭枝

屈膝交游少傷心鬢髮知那堪屋梁月靜對獨吟時

其二

往歲何倉卒扁舟喜共邀真成三紀濶未覺百年遙

念舊心猶昔驚離骨已消思君如墜葉寒夜轉蕭蕭

葉給舍招飲李公園同顧實甫馮用韞作

亦自饒春興招携恣所之席依芳樹好杯數落花遲

對酒青山暮看棋白日移何時尋後會吟遍海棠枝

其二

坐久百花香孤亭當夕陽風暄鶯語滑煙駐柳絲長

酒態逢知己春光似故鄉歸途惜餘興回馬度橫塘

晚酌堤上

駐馬看流水聽鶯坐落花苔痕侵石齒沙暈長蒲芽

醉覺春如酒狂拚鬢有華更憐歸路好堤柳映殘霞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四

二

次日飲月溫館

芳樹捲簾春近家似不貧門容有竹客隣有草玄人

已足青州釀仍便白葛巾折花蕪藉草取醉莫辭頻

郊遊

不斷見遊人這堤樹樹新名園猶隔水幽徑不生塵

易盡花前酒從拋客裏身惟應此時意覽實故山春

郝園看海棠

幽林一雨過春滿海棠枝今日況晴日悠然步屨遲

繁紅齊映戶新豔欲浮卮垂老猶情至逢花是醉時

韋公寺

却望珠林好斜通綠水灣客迷花下路僧啓樹間關  
春色故留閨宦情翻愛閒盤桓殊未已歸鳥下前山

題柰樹

嘉樹團如蓋清陰匝畝垂可堪携酒至正爾及花時  
車馬春相逐風霜老自知豫章天萬里空負棟梁姿

送沈少卿謁告南歸

羨爾翩然去鱸魚正及秋未應妨白眼偶自覺丹丘  
楓葉霜天夢蘆花月夜舟著書聊自喜何必爲窮愁

其二

去去滄江好扁舟信所如亦知生計拙無奈宦情踈

陸二先生遺稿

卷四

三

避俗遠公社閉門玄晏書翻愁名易起未許溷樵漁

其三

正爾耽歸臥無勞賦反騷江楓秋色遠山桂楚雲高  
世事蝸雙角文章鳳一毛爲君牽客思歸夢五湖舸

其四

漫道休文瘦詩腰未減圍如何玄武署重見季膺歸  
小艇淞江晚高秋稻蟹肥懸知蘇蕙手且罷錦文機

十六日同馬開之官諭李太承司業觀梅靈谷

寺時已凋謝幾盡感時惜別情見乎詞

兩度看梅至殘英轉自憐不愁風雨妬無奈別離牽

清對冰衙侶香添雪竇禪那看回首處江柳正含煙

其二

結侶皆中散邀歡及上元春光歸帝里風物似家園  
雪霽天如洗山空月有痕但令幽谷煖一任落花繁

其三

老幹餘殘雪飛英逐曉風客情春自好禪戒色應空  
法向珠林契詩還水部工猶憐燈火夜香遍九衢中

其四

冰雪春千樹林塘酒一杯東風能幾日玉笛苦相催  
幽谷香猶滿橫枝影乍迴天涯堪折贈明歲對誰開

陸二先生遺稿

卷四

四

三月三日奉家大人暨舅氏唐思謙友人余大

濟遊春胥口源留題錢希舜姬弟書屋

爲有青山癖仙源屢問津衣冠元露系風物似秦人  
水石家家好鶯花處處春年華催短屐莫厭酒杯頻

其二

景物當三月風花自一川杖頭青漳合樹杪碧流懸  
訪勝藍輿近娛親彩服偏丹砂如可竟欲駐大椿年

其三

頗似桃源路看雄閣歲華別天開日月古洞闕煙霞  
有砌皆臨水無村不見花仙靈應不遠吾欲問胡麻



其四

山轉旁開徑溪迴巧注池鶯聲催送酒花影覆彈棋  
金谷高人集蘭亭令節宜何時尋後會掃壁自題詩

寄盧東麓

憶昨倉皇別猶存涕淚痕寸心堪自惜尺素更何論  
日月懸孤憤雷霆霽九閭宵衣今聖主應採逐  
臣言

其二

別離如昨日心事悵多違落日江邊迥春天鴻鴈稀  
腐儒東觀草高士北山薇幾度花前酌思君擬拂衣  
陸孝先生遺稿 卷四 五

其三

爾恨應難遣君親兩未酬傾心似葵藿灑血向松楸  
古道存青簡餘生寄白鷗懸知多著作莫擬畔牢愁  
哭五弟

其二

汝病何淹忽浮生信可疑琴書留廢几兒女泣空幃  
半世風前燭千端局後棋祇憑蝴蝶夢一誦鶴鵲詩  
世情忽雲雨歲運豈蛇龍事已他年隔情應我輩鍾  
名何減驃騎壽亦等喬松惆悵明年鴈春雲隔幾重  
其三

修短知由命沉思轉傷養猶餘犬馬夢已隔池塘  
棟蓼悲風起椿陰白日長百年鬼魅在時近綵衣旁  
新正雨雪連旬悶而有作

其二

陰陽移歲律雨雪逗年華何處尋芳屐空思上漢槎  
坐憎簷溜滴吹愛竹風斜老至春情減飄零任落花  
苦厭連旬雪那堪獨坐心決雲空有劒貫酒故無金  
待客臨花砌懷賢傍竹林乾坤芳意在掃逕待春深  
其三

寒峭花猶澁煙深柳未勻翻然賡白雪有恨惜青春  
霧雨迷雙躡乾坤寄一縉年光淹物色坐覺鬢毛新  
初冬積雨遣悶因憶樓山

陸孝先生遺稿 卷四 六

其二

陰陽驕令節雨雪逗初冬短翮憐歸鴈高吟憶臥龍  
白連山月暗黃入海氛濃頓欲排閭闔浮雲隔幾重  
薄雲寒覆戶竟日酒鳴除喚客那無酒呼兒自檢書  
秋香殘砌菊野色淨庭蔬轉憶愚公谷松窓夜月虛  
其三

此日樓山好松風拂海濤白雲屯島嶼黃葉滿林皋  
角色迷三逕年華有二毛會當侵雪去掃石坐持螯



雨不歇

漠漠更紛紛朝昏暗不分補天思鍊石投劍欲披雲  
玄豹靈山霧蝸牛篆壁紋滄江寒倍濶念爾白鷗群

其二

苦厭經旬雨空庭坐悄然盆花寒自放窻草綠仍先  
北極迷玄象南華轉漏天誰知陰稜上白日自孤懸

遺悶

處處鳴簷溜林村落葉風雄心白墮裡真味黑甜中  
岬嶼乾坤小觀棋楚漢空何當擁長篲高棹日輪紅

其二

陰生毛生葛藟  
雨色催遲暮閒情倍寂寥墻腰渾積蘚沙面欲添潮  
萬戶愁煩桂孤樽迫頌椒需雲堪晏樂吾道自簞瓢  
雪彌旬不霽更成律

風雪轉蒼茫寒食獨擁牀雲開時弄影月淡欲生芒  
水部吟何苦山陰興未忘夢回清不寐着處野梅香

其二

侵階銷更積映雪轉相鮮不夜梅花國先春柳絮天  
客吟梁苑賦人在剡溪船誰念號寒子牛衣夜欲穿

其三

竟日轉蕭蕭寒光望欲遙冰壺清貯月銀海眩生潮

黃竹歌誰和幽蘭手自操年華違伏枕短髮不勝搔

其四

亦有豐年兆其如今節侵白連松逕沒明映竹窻深  
一榻江湖夢三生水月心陽春高唱在天地幾知音

其五

乍憐風色靜時復灑窓櫺虛室妙生白短檠寒吐青  
病餘心炯炯愁益髮星星咫尺孤亭隔千峰敝玉屏

其六

漫自誇祥瑞炎涼理亦偏寒欺高士楊春近美人筵  
藥碗青燈裡椒盤錦瑟邊直須吹玉律喚轉艷陽天

陰生毛生葛藟

笑可

祝濟之柳汝志相訪樓山

小閣傍湖隈柴門不浪開夢回啼鳥住興慙故人來  
岬嶼溪山靜移舟草樹迴機忘君自見鷗下莫相猜

其二

不是憐同病誰能問獨醺到門雙澗合對酒萬峰青  
點水晴翻燕依林晚度螢莫嫌村醪薄聊洗世塵腥

其三

竹樹遶芳塘微風送晚涼回橈頻續酒決水旋流觴  
絕岬聞飛瀑高峰駐夕陽自今三徑熟日日待求羊

其四

開闢非絕俗幸枉故人軒野色雲依席湖光月在門  
松風原自韻山鳥半能言眞賞君能共相期把釣緡

龍湖初造小舟友人携酒同泛

會有扁舟適憐君載酒過樵聲落煙水鳥語隔雲蘿  
逸興千杯少涼風六月多重來何處覓吾欲溷漁竿

遊佛山岩

松磴千盤盡山門倚夕曛佛龕懸峭壁禪榻閉孤雲  
石擁蓮花座函留貝葉文夜涼清磬發僧吹下方聞

其二

山雨夜來駛空林響瀑泉碧滋岩薛滑紅入海樞鮮

摩訶先生集

卷四

九

雲漲入海峴移半入天不禁狂興劇觀石萬巖巖

山中樂

借問山中樂塵喧百不聞鑿池惟貯月伏枕亦看雲  
樵唱憐秋晚農談緩夕曛冷然心賞處未遣世人分

其二

借問山中樂柴門客到時松風幽砌展竹日小窓老  
近寺僧歸晚遙峰鶴下遲秋來新釀熟取醉不須疑

其三

借問山中樂閒吟日未斜從頭數令節負手到黃花  
秋洗千峰月晴蒸半嶺霞仙家更何處辛甚百斤砂

其四

借問山中樂幽棲不可尋乍看青嶂出轉覺白雲深  
愛客泉廻路懷人葉滿林會將山水意一一付瑤琴

其五

借問山中樂山行興轉偏芒鞋衝虎過竹杖伴龍眠  
送老丹砂訣降心白骨禪世人渾未識別有洞中天

其六

借問山中樂茲山昔有名人言萬峰頂仙樂四時鳴  
碧巖龍池古青冥鳥道橫興來隨杖屨何異赤宵行

先秋一日同祝章二中翰偕親友三貢士楊仲

摩訶先生集

卷四

十

規章有子胡天寵內弟胡廷肅廷綸及子季第  
敬式携酒韋莊是日涼颺乍興新蟬徐引榴荷

薦酒披草爲席客酣壺竭餘興未已獨余愛念  
將別默用慘然仲規歸作此圖以贈廷肅余題

其上情見乎詞

古剎秋風蚤空庭水色微柳陰團覆席荷氣煖熏衣  
遇酒頻堪醉從今此會稀無端歸騎促立馬悵斜暉

玉泉亭

酒竭愛泉深寒潭灌木陰天澄秋瀼玉雲漏日浮金  
自適觀魚樂因知漱石心塵纓頻記濯朝市亦山林

朝回馬上見西山晴雪

北極朝初散西山雪未殘色連雙闕曙光入五雲寒  
丹壑瓊流合青天玉障攢十陵多王氣松檜獨嶺屹  
夏日出郊小憩真空寺

古剎閒相過西郊日未曛一燈僧自定諸界鳥空聞  
松影禪房合煙光驛道分更憐歸路晚馬足有殘雲

秋霽

天地層陰歛簷楹夕照分斷虹猶帶雨擁樹失歸雲  
南國秋千里西風鴈幾群更憐今夜月枯杵萬家聞

春遊雜興

物色春將半遊日較長雨滋苔徑綠風煖菜畦香  
樓閣臨晴渚園林媚夕陽壯來情漸嬾花柳未須狂

其二

二月江村白梨花高下開山苗蒸宿雨籬筍破春雷  
游子賒青去佳人拾翠來莊生寧達者蝶夢亦徘徊

其三

今日春晴早東風吹野花露桃依石井煙柳遍漁家  
舊壘催歸燕疎林集晚鴉更憐纖月上綠醅轉須賒

其四

聞說春山路千重碧嶂遮草青迷鳥道煙白有人家

柳拂千絲雨桃蒸萬樹霞卜隣如不厭擬種召平瓜

其五

節序今如此鶯花興若何好風吹隴麥微雨濕庭莎  
曉陌青楓遠春塘白水多忘機兼浪跡真欲溷漁簑

其六

應處堪留賞東隣桃李蹊無言花自笑何恨鳥偏啼  
白雨洗春竹青林聞暮雞歸幽情更好孤嶂夕陽西

其七

听續狂如故携尊興轉豪春陰醉桃李遲日媚林皋  
世事從難助閒情付蟹螯安能同蔣詡三徑滿蓬蒿

書臥

避暑如避暑未日小齋幽竹影冰含簾茶煙雪滿甌  
蕉花一種意天地隔年秋咫尺羲皇榻吾生足夢遊

其二

方牀五尺屏謝客戶常扃四壁室生白一簾山送青  
閒真堪化蝶嬾莫問囊螢炎冷都無覺幽居愧獨醒

送二弟省試

去去休回首嚴親望爾情馬宜爭道遠船得順風輕  
二陸原家世諸王多弟兄會看毛翮就三載頓飛鳴

其二

近植雙丹桂今秋待爾芳家雞寧足重雲鴈合成行  
忠孝聲名舊詩書意味長青霄看不遠行矣共翺翔

聞唐光州被讒寄唁

念爾終前席翻歸白簡中疑金空自信投壁竟何功  
岐路心多感孤臣淚已窮那堪雙短髮蕭瑟對秋風

其二

失路悲前事呼天儻後圖宦情知淡泊人語自榮枯  
十載漢郎署三閭楚大夫阮生原玩世爲爾泣窮途

其三

賜環君已矣下石彼誰與幸已拋簪紱猶疑畏簡書

陸圭生集

卷六

十三

壯心憑酒在傲骨與人疎更莫添憔悴江潭愧老漁

其四

已分柴桑計其如薏苡疑老應憐駿骨妬豈爲蛾眉  
三徙官仍拙千秋計未遲知君詩興絕莫作世情悲

釣臺

高迥宜晴眺清尊況不孤水容醒藻行天翠濕蘆花  
濠上觀魚樂燕中擊筑呼疎狂無不可此地亦江湖

其二

落鳧還吾黨逃喧復此局秋雲連水白暝潭倒空  
竹靜聞人語風高落鴈翎漁竿疑好在乘船阻煙雨

其三

倚檻臨空翠閣尊駐落暉蟬聲喧古樹荷氣濕秋  
地僻水雲靜官閒人吏稀塵纓揮已濯何處有漁磯

其四

愛爾芙蓉色奉芳戀蚤秋儒冠魚鳥怪野興薜蘿幽  
意氣俱青眼心期誰白鷗終當同范蠡散髮五湖舟

殘月夜坐有懷

久渴蘇殘暑微風濕夜涼美人無處所佳興杳難忘  
隔牖蟲喧砌窺簾月到牀有懷愁不寐螢火下空梁

其二

陸圭生集

卷六

十四

殘月映中秋西窗流素輝豈無尊酒在嗟與故人違  
蟋蟀秋聲滿星河夜影微山陰舊興絕空憶款柴扉

秋杪城南泛舟

苦厭塵纓絆扁舟與渺然鴻鴈隨之泛沙汀淨泥泥  
獨樹臨秋水疎林澹曉煙滄洲意入極惆悵日暮天

其二

十里南溪樹秋風一櫂過菰蒲綠水紅洲渚白雲多  
何日乘槎去空慚鼓枻歌天涯爲客久歸夢覺蹉跎

其三

汎汎臨流水乘舟二子同疎狂真浪跡蕭瑟況秋風

其四

得唐惟良書却寄

## 其二

陸東先生遺稿

基三

其四

送東柏南歸隱

其

送李生南歸兼過其舅屠青浦長卿

其二

病卧遣懷時予有西河之戚

陸學先生遺稿

其

其

其四

集 160—333

其五

祇自無聊甚何人問獨居虛傳工賦草漸已熟醫書  
簪紱官仍繁風霜歲欲除猶憐尊酒在一任世情疎

其六

愁極憑詩遣生平復嬾吟年華散枕過雨雪閉門深  
人世悲萍聚吾生任陸沉高樓正淒絕橫笛有哀音

其七

薄宦從吾拙浮生一任愚不才逢聖主未敢乞  
春湖嬾覺閒中慣愁能醉後蘇濁醪真解事何必著

潛夫

陸聖主先生集

卷四

十一

其八

歲暮陰陽逼愁人轉自傷葉鳴如欲雨月白似無霜  
賴有步兵酒堪容阮籍狂不須占去住臧穀總亡羊  
同費國聘過顧實甫夜酌

其二

星河看欲曙鍾漏坐來分白日誰知已清樽對此君  
短花寒應燭片石冷侵雲愛爾陽春句高吟興不群

淺酌殘更促雄談萬古平疎狂真落冕披豁見深情  
月迴簾陰直天空柝候明醉中堪大隱遮莫繁簪纓  
日與楊叔向顧實甫沈茂仁董章吾有出郊之

約風阻詰朝訂往

物色如有意殘花日夜飛豈無畱賞戀似訝出郊稀  
綠貯春醪嫩青饒野蕨肥明朝風日好不醉莫言歸

春日郊遊

晴郊時駐馬物色澹春陰偶爾耽幽賞因之愜素心  
人家隔水見僧院入花深似覺桃源近津迷未可尋

夜飲碧雲亭

野興耽幽異狂吟對濁醪竹房聽水細石壁破雲高  
月色靜空界松聲翻夜濤爲憐舊遊興欲罷首重搔

白果寺

陸聖主先生集

卷四

十八

拄杖凌空翠凭闌對夕曛妙香僧自定清梵客初聞  
鳥剝殘齋果龍蟠鉢底雲松花應解意風靜轉紛紛  
過善應寺

善應何年剝松風颯壞墻布雲空浩劫傳鉢去何方  
鼙鼙眠僧舍莓苔上佛廊路人猶解事指點說空王  
策馬西山絕頂

逕陡迂歸騎峰高駐落暉萬山青未了孤嶼翠成圍  
林暝猿時嘯川明鳥半歸片雲吟後葉時傍馬蹄飛  
畱別諸同館年丈

戚戚去新愛悠悠返故林寧懷滄海計一望白雲深

事業期黃髮林泉亦素心離絃初欲斷絕泥方

其二

侵暑渴殊甚言歸病欲蘇風塵遊子倦天地客星孤  
神物間堪臥饑鷹亦可呼誰能逢 聖主寂寞著

潛夫

寄贈趙婺源

朝天猶昨日行縣入新年聽訟付三尺猜心押五絃  
野多雉雉伏厨有饋魚懸猶笑山陰守瀕行愧一錢

濯纓亭送趙兼甫同唐比部作

秋色正蕭森清尊動別吟飛蓬看漸遠折柳若爲心

陸龜蒙詩

一

九

細雨孤亭暝愁雲大陸陰客纓渾未濯愁絕髮毛侵

夏日從諸年丈飲蓮花菴次二州韻

荷淨宜朝雨楊疎媚午晴湖堤澄古寺山翠度高城  
後會如今少新愁對此輕百年還我輩肝膽向誰傾

送劉明吾參政山東

千騎向東方臨岐別意長須知分省重特簡劇曹郎  
到海河流白連天岳色蒼襄帷憑問俗早晚奏

明光

晚過武城縣

客思隨孤棹蕭條此地過昔人何寂寞古邑尚絃歌

樹密遙連驛城廻曲抱河懷賢空悵望落日水增波

南歸過天津買生追餞王氏園中遂送入舟

目賦此爲別

地僻歌能放情游興轉豪涼風熏薜荔秋色隱葡萄  
朱萼迎霜脆青林障月高主人真解事重留方勝

其二

三年京洛客青眼似君稀此去滄洲遠重驚落葉飛  
片帆秋色靜極浦夕陽微鴈足無南北音書尚未違

無題

斜日照林塘新荷拂水香二儀饒暑濕我國自清涼

陸龜蒙詩

宋四

雲沐遠峰淨煙橫大野長祗堪松阮翠散髮竹林狂

其二

荷檻支頤倦當風散帙開花疎蓮葉盡難減蚊雷  
煩暑心無着疎狂跡易尋君云新遊世自與北山萊

曾直卿楊公亮張質卿贊國驛情集隆恩觀園

亭以門疎清觴爲韻

落日園亭好秋風木葉繁  
落目園亭好秋風木葉繁  
雙眼乾坤窄片言肺腑存  
落目園亭好秋風木葉繁  
雙眼乾坤窄片言肺腑存  
落目園亭好秋風木葉繁  
雙眼乾坤窄片言肺腑存

其二

搖落逢秋半郊原過雨初露花侵曉短風吹柳絮



鶴侶曾留箭鵝群不換書懸知今夜月清夢欲凌虛

其三

倚檻雄風至開尊暑氣清玄言惟我共青眼爲君明  
林密孤蟬引天空一鳥橫不同潘岳興蕭瑟未堪驚

其四

地僻秋逾靜亭空晚更涼風枝藤裊碧霜蒹葭黃  
野老從爭席山禽對舉觴未煩歸騎促高柳尚斜陽  
是日先登真覺寺塔未及賦詩輒用前韻補作  
捫蘿凌上界縱目俯層軒地逼懸三象人參不二門  
風聲催木葉雨氣長苔痕萬古悲搖落誰招宋玉魂

陸三宅遺稿

卷四

三

其二

倚眺諸天逼莊嚴萬劫餘香燈清夢幻樓觀接空虛  
斜日郊原迥西風草木疎會心還勝地一醉是真如

其三

窈窕開金界岩巖俯玉京林臯秋雨霽鈴鐸午風清  
物候看鴻鴈天涯幾弟兄不須關世事詩酒自平生

其四

送目天俱遠悲秋意轉長祇宜千日酒滿酌九霞觴  
日月擎空界雲山走大荒不堪回首處暮色已蒼茫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四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五

瀝水陸子致敬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詩

五言排律

靈岩寺十六韻

是處招提好茲岩獨擅名四圍丹嶂列千丈碧岩傾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五

寶剎標靈界香臺湧化城煙霞行處擁鐘磬坐來清

院落蜂房出峰巒雉堞平短筇憑虛度飛鳥遶空行

沁雪龍池古排空鳥道橫一灣分向背半嶺隔陰晴

落日聞樵語微風逆梵聲盪胸嵐氣合當面岳雲生

露水楊枝潤曇花貝葉明法衣銕鐵古輪藏布金成

唄誦猿時聽經行鴿不驚塵心何處斷世累此中輕

白社行尋侶青山舊結盟不堪回首望直北是神

京

寄懷惟良比部兼題廓外新亭

久別能無念憑誰問索居世情今尚爾身計竟何如

天地親朋隔江湖歲月虛醉同彭澤令醒對楚江漁

潘岳仍題賦虞卿早著書鶯花愁裡度鴻鴈客邊疎

種菊憐新徑思尊憶故廬何時歸把酒共擷野園蔬

其二

近聞耽勝事背郭野亭開流水東西合孤雲日夜來

經春花不掃遠徑菊全栽雨霽山當坐天空月近臺

簷牙侵竹樹屐齒蝕莓苔蘆艇供垂釣松琴對舉杯

拚官君自得浪跡世從猜有客堪題壁何人問鑿坏

翻愁宜室命蚤晚謝蒿萊

元夕五言十二句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五

文物 清朝盛韶華 帝里新羣公傳柑夜

天子賜舖辰璧月千門曙琪花萬樹新朱輪交綺陌

寶絳度香塵禁苑珠為燭侯門錦作茵從今憶萬歲

長此奉堯仁

詠盆荷初開

池館當初夏芙蓉媚小盆映波霞彩亂點葉露珠翻

嫩蕊含金粉孤莖引玉根午香風入簾夜影月臨尊

自是諸天種寧同百卉繁憐渠桃李質穠野競春園

賜諸臣宴禮部有述

帝典垂鴻烈 皇恩賜燕私繪天慚史筆湛露露

仙厄北極祥雲合南宮白日移 御厨分玉饌天樂  
奏瑤池鴛鴦當筵滿菱龍上直遲感深何以報

祖德擬陳詩

元日侍班六十韻

歲入三元始春歸一氣蘇

帝重膺紫籙

天

更錫皇圖煖應東風律寒回北斗樞威聲窮正朔文  
物盛寰區卉薌殊方至衣冠萬國驅森沉開碧落氣  
象儼清都雷殷重門動河垂複道迂霄鐘浮苑樹夜  
火燦官榆未曉排金鎖平明侍 玉輿螭頭簪筆上  
雉尾夾門須濟濟超駕驚森肅虎羆屬車羅豹尾

陸圭先生遺稿

卷

三

前轟建魚鬚廷燎星明滅鑪煙霧鬱紆榮光團翠幄  
霞彩漾金鋪夾陛紛朱戟中庭覆錦毼馬聯金匱匣  
旗曳繡螭弧曙色催寒箭雞聲斷曉壺清風傳佩玉  
晴旭上簾珠乍聽 官車動旋看 禁旅趨先驅清  
合殿輕蹕沸中衢霄漢笙歌細鈞天節奏殊西曹班  
七貴東觀接三孤侍御貂璫盛趨踰劍履俱周旋隨  
尚璽擁衛列金吾承旨親宗伯傳宣引大臚獻尊陳  
白獸引諫設青蒲近座依 龍衣環門護虎符

聖顏瞻肅穆

天語切都俞地入層霄迫山聞

萬壽呼盈階千岳牧伏陛五單于星近尚書展雲飛

葉令鳬越裳來翡翠南海致鴛鴦雖重譯遠來集諸侯  
玉帛輸歲儀行讀令春詔議蠲租五等皆承寵千家  
盡賜舖 恩深覃九有 德至奉三無受計新

同漢敷文舊姬虞則天同浩蕩儷古歷規模禮樂卑  
周典經綸協禹謨泰階登沕穆賢路失崎嶇憶昔蓬  
蒿賤棲遲歲月徂時來謝塵鞅風便恣持扶駕馭歸  
長笑陶鎔入大鑪馬真逢伯樂劍果得風胡何意誇  
題柱非關學棄繻稍同機入洛頗似翰辭吳禁地叨  
聯武詞垣實濫竽寶鑑分 內帑珍膳給 天厨侍  
從依 明主師資得 聖儒雲天瞻巨麗雨露

陸圭先生遺稿

卷

四

足露濡筆札虛中秘交游失大巫文章三策繆經術  
萬言迂附驥追時彥雕蟲耻壯夫揣摩思濟物慷慨  
擬捐軀薄祿遭時泰微才敢自誣有懷深感激無計  
効願愚未必同彈鋏真成似守株蕭疎慚野鶴肩促  
等轅駒敢戀陶潛逕終期范蠡湖安能羈斗粟泊沒  
老泥途

省中觀紅藥

仙署餘春駐濃葩破曉芳枝迎初日麗葉擁翠雲涼  
浥露金莖失凌風玉砌香叢開圓錦繡臨賞葉簪裳  
自是天邊種寧同世上樵靈根如可別應離紫震觴

塔岩十二韻

何處靈岩路春空倚翠梯地盤平野盡天入九峰低  
林暝猿時嘯岩幽鬼亦啼客欄龍穴迥僧傍鵲巢棲  
風雨生虛壁藤蘿沒暗蹊石青煙漠漠岩岵草萋萋  
曲徑千盤絕懸流百丈齊暗踪飛壁牕空嚮落天雞  
野黑猶分水雲平獨覆溪荒清醒客夢燈迴破塵迷  
躡屐春方半開尊日已西主人真解事綠醕晚重携

郊外觀花

勝地堪留賞名花况絕倫繞階香霧匝照地綺霞新  
脉脉應傾國盈盈獨擅春隔林紅似織襯草繡爲茵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五

五

映日嬌將語含煙態欲羶酒痕消粉靨檀點濕朱唇  
小舞憐飛燕微酣擁太真絕勝金谷艷合併玉樓人  
倚壁寧慚衛熏香不羨荀越羅落剪膩蜀錦出機勻  
麝入相如賦妖疑宋玉隣牡丹羞夙價芍藥避芳塵  
秉燭宜兼夜傾杯擬歷旬借看無遠道分賞占佳晨  
上客分吟數名姬拆玩頻護持聯繡幕追賞競朱輪  
似隔天河畔如逢洛水濱彩雲來入夢青鳥去銜巾  
游冶莫相妬風流許乍親枕迷風雨香煖蝶戀花  
索句應千首傳杯已百巡

無題

去國今千里  
安歸處  
百憂賴茲當  
霽景稍喜屬清秋  
岵岵垂楊合  
波明落照留  
天光連極浦  
雲氣抱孤洲  
出沒山疑徙  
回環樹覺浮  
傍橋開野店  
逐網散漁舟  
茂草閒窺鷺  
連檣不下鷗  
露晞蟬更聒  
林暝鳥爭投  
沙白分村市  
煙青出戍樓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五

六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五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六

澱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詩

七言律

陶山幽棲寺

萬山迴合隱招提聞說鴟夷舊此棲三策蚤知能霸

陸三先生遺稿

卷六

越千金何意復遊齊人尋古洞穿雲入木落層岩聽

鳥啼欲向山僧論往事五湖煙棹至今迷

金牛山資聖院

隔林鐘磬上方幽蘭若曾經御蹕留浩劫有經來白

馬靈踪無地覓金牛煙霞古洞晴堪掃星月空山夜

欲流最喜中丞精舍近平看百里岳霞秋

雨中獨坐頗動歸思偶成二首東顧馮二丈

茅齋小苑禁鐘西風雨瀟瀟竹樹低青入馬蹄芳草

露香隨燕嘴落花泥寸心

紫極愁仍繫百粵青

山夢轉迷忽憶江南春欲老綠陰如水鷓鴣啼

其二

隱几蕭然漉酒巾閒來魚鳥覺親人花猶索句未爲  
嬾榆亦無錢始是貧雲樹三春堪縱目君親兩

地可分身愁心此際憑誰遣賴有求羊接比鄰

白思萱數千里赴友人劉允玉之喪予心愧焉

賦此爲贈

扁舟萬里又何之送爾潸然淚欲垂荒壑何堪懸寶

劍故人無復寄瓊枝江湖自鼓生前柁難黍能忘死

後期聞說荆花春正好憑君一誦鵲鴿詩

後日大慈岩遇雨觀瀑

陸三先生遺稿

卷六

懸岩天半蔽禪扉石角穿林鳥道微萬壑奔雷吹地

轉四時晴雪滿空飛經繙西國龍常護錫近東峰鶴

未歸清嘖乍聞心自寂曇花如雨不沾衣

其二

青山不厭酒杯寬處處孤筇听曉看十載舊遊重振

屐滿川疎雨一馮闌雲沉大地天疑窄濕響空山夜

轉寒何日誅茅依勝界直將身世了蒲團

病卧法相寺徐茂吾年丈携酌見過分韻得泉

新字

蕭寺憐君問獨眠竹厨茶竈裊晴煙舊知元凱書成

癖誰識維摩病是禪客散峰頭留晚照僧歸樹杪汲  
飛泉由來自悟無生偈不待觀濤已霍然

其二

竹徑蕭森斷欲塵閉關幽臥又經春依然白髮憐同  
調正爾瓊枝憶故人病後湖山情較減興來花月句  
還新乾坤已落漁竿手勝地終期蚤結隣

孫鍾墓

萬山如渴走江濱曾是孫吳舊古墳何物英雄嗟二  
豎向來天地竟三分赤烏世遠空春草銅雀臺荒亦  
暮雲忽憶臥龍遺恨在東風懷古淚繽紛

陸士先集遺稿

卷六

三

其二

風雨連江黯不開獨餘荒隴傍山隈百年舊德餘瓜  
瓞四世雄圖竟草萊鐵馬有人塵赤壁石麟無地臥  
蒼苔從來千駟成何事不信嚴陵有釣臺

寄楊叔向

伏枕空山讀禮餘故人安穩近何如百年遺恨松楸  
古五月涼風芻葛疎夜雨啼鴉聲斷後春暉寸草夢  
圓初應知寂寞耽玄草不學文園賦子虛

其二

湖上鶯聲處處聞茗甌對坐大馮君伊人正隔三江

水極目空憐萬頃雲玉液自尋丹井去銀魚已爲碧  
山焚忽經舊日追遊處獨倚孤筇到夕曛

其三

我向金門早乞身僻居幽事爲君陳捲簾月對千尋  
碧倚檻湖開十畝春紫燕黃鸝嬌白日青山綠水岼  
烏巾故人不見空花發極目停雲把酒頻

寄馮開之

蘭江盡處是錢塘乘興真堪一葦航好景正當春二  
月伊人宛在水中央尊前花柳風吹盡湖上煙霞日  
正長雙屐經山能暫住共携茗碗坐禪牀

陸士先集遺稿

卷六

四

樓山禪興

青山如袂抱平原天與幽奇隔世喧一逕入雲連鳥  
道萬峰流水會龍門松鳴絕壑江濤轉雪捲澄湖日  
窟翻此地自應容嬾拙非關善病學文園

其二

卜築新開小洞天一溪流水萬峰煙情雲自濕栽花  
砌春雨長滋種秫田遠寺僧歸松月裡小樓客散竹  
風前茫茫世事何須問纔到汾陽自自然

其三

面面晴巒刺眼新四時景物總宜人平湖浪穩龍初

臥幽壑風清虎自馴客到花開傾綠醕鳥鳴簾捲岼  
烏巾欲裁遶澗桃千樹只恐漁舟錯問津

其四

西風落水晚颼颼岼岼空林轉自幽田以水交渾似  
網山因雲鎖號為樓半畦逕闢時响雉十畝湖成早  
下陽關說上方天咫尺鸞笙時駐碧峰頭

其五

小堂日暮捲簾時門外湖光上短籬砌草故須春後  
甬山梅已放臘前枝採芝雲外人歸晚種竹樓陰鶴  
下遲誰報夔龍天上侶龐公已訂鹿門期

陸王年譜

卷六

五

其六

欽椽端合老潛夫半枕青山曲抱湖有客屢携彭澤  
酒何人爲繪輞川圖空潭映日涵飛動峭壁分雲乍  
有無最愛小樓長笛罷紅霞飛盡月明孤

登餘糧山

碧蘿攀盡出丹梯獨倚孤紅日未西百里江山供遠  
眺一丘泉石足幽棲鶴歸珠樹秋陰晚鴈去瑤空海  
色低呼吸早知通帝座浮雲滿目望中迷

登九尖山

指點橫林列遠峰青天歷歷九芙蓉只憑杖屨尋常

通已出煙霞幾萬重霧重岩陰多隱豹雲盤山勢總  
如龍仙靈聖地應非遠何日乘鸞訪赤松

客至

荒居何幸駐高軒竹下清談更灑然上客可畱招隱  
賦主人新營買山錢平湖過雨千峰月曲塢藏春萬  
樹煙南北行藏君莫羨但容岼岼有青天

其二

偶傍雲林小結廬一谿風月對閒居葛巾未漉先生  
酒竹徑新通長者車一路煙花鶯語外滿壺春雨蕨  
芽初山家詩酒尋常會星聚無煩太史書

陸王年譜

卷六

六

得曾直齋少宰書奉寄因懷兩都同志

遙憐尊酒隔同心日日相思傍竹林後爲書今幾  
度醉來蝶夢香難尋十旬雨雪春無報二月鶯花冷  
不禁好在故人能遠憶特憑雙鯉寄南金

其二

寄語周南老侍臣謾勞書札問征輪只看明月常爲  
侶猶喜青山不厭貪古木沉潭愚谷晚桃花流水武  
陵春酬恩頓欲拋雙屐小草臨歧憶故人

其三

煙霞山閣晚霏霏客到開尊坐翠微穀雨漸催茗碗

碧花朝後近蘇盤肥天涯鴻鴈驚南北海上鯨鯢有  
是非誰信散人今更散只看華髮老漁磯

其四

滄江一臥已三春短髮蕭蕭半似銀乍喜鶯花如過  
客只留風月伴閑人謝墩雲擁雙游屐嚴瀨星懸一  
釣緡忽憶故人天祿閣却將玄草費精神

壽母舅唐思謙六十

籍甚才名萬口傳忽拋書業卧林泉一川風月誰爲  
主三洞煙霞別有天蟻窠春醅寒玉液蟲書夜註藥  
珠篇從今蒔藥栽花興穩占人間四十年

陸運生集遺稿 卷六

其二

歲歲春風笑舉杯莫論甲子幾週迴竹邊杖屨禽  
語花裡尊開客正來滿目雲林人共羨遶階蘭桂手  
親栽平津射策應非晚遮莫青山老見猜

其三

朝看煙雲暮看霞昔人佳句爲君誇萬重山翠遙開  
嶠一路松陰直到家錦里先生收芋栗江州處士話  
桑麻平原便是神僊窟不羨長年九轉砂

其四

不修丹鼎謝人寰不逐青牛遠度關一世儘容雙眼

白百年猶得四旬開東臯雨足看苗去別島雲生  
藥還愧我不才稱似舅也將生計付雲山

西山作

冒雨尋幽與自竒故人簾箔復相隨瀑流瀆雪聲如  
裂石壁分雲勢欲移天地可容匏五石登臨不厭酒  
千卮百年半負林泉約慚負高僧白社期

其二

杖底湖光一鑑迴傘前惟石片雪堆曲岩獅踞馬時  
吼古井龍蟠乍用來官解乾坤堪自放機忘魚  
須猜過溪已覺今三度茗碗臨岐憶辨才

陸運生集遺稿 卷六

其三

風簾嶺上古叢林處處泉聲瀉玉琴天接五雲宮  
小地連三竺隔溪深方圓不入時人調寂照慈  
者心三處亭臺今蕪沒浙江空送海潮音

積雨彌月是日頗有晴意偶成

不堪寒雨動連旬乍覺齋頭景物新鮮色侵窓  
野雲陰照水斷魚鱗半開山翠青相掩稍放  
未勻便欲孤亭携酒去二華雙眼對嶙峋

雪霽正值初春病亦尋起喜而有作

風雪經旬香閣閒新晴聊擬共遊羣孤車恍在冰



裏千嶂遙連玉笋班瑤島有期人未去碧天無際  
孤還懸知三白豐年瑞且對青樽一解顏

其二

乍憐晴雪曉光新面面層巒白尚勻四海豐年歸  
帝力百年令節又王春梅花入夢堪誰贈竹葉多情不厭頻誰念袁安方擁被敲冰煮茗突無薪

其三

平臺咫尺俯人寰四望晴巒翠可攀冰裂沼紋龜兆  
出雪殘野色鷗翎班娟娟梅蕊美人夢落落長松壯士顏藥裹便應長弄擲片雲雙屐遍青山

陸二先生集

卷六

九

病起復大雪強登山亭獨引數觴歎言成韻

極目瑤林四望同一樽孤映竹筵紅江山病起寒清  
色天地春間瑞葉風挾策乍疑群玉府倚欄真在藥珠宮却思擁篲驂鸞去一掃浮雲淨碧空

其三

萬壑千崖色正勻小亭平倚對嶙峋茫茫銀海搖天  
濶蠹蠹瓊枝濯露新寒擁綠樽還故我狂來白眼向何人憑誰喚醒羅浮夢萬樹梅花併放春

汪令君以生日見餉賦此爲謝時予丁巳

感未再期也

謾勞樽酒問柴扉未見先生杜德機世事萬千雙眼  
過吾生四十九年非乾坤蓬矢閒漁艇江海洋喪戀釣磯垂老不妨幽興在半生遺恨老萊衣

其二

年華日與鬢毛侵屈指懸弧淚不禁一歲正當椒柏  
會百年難遺蓼莪心痴龍合卧雲靈海野鶴方棲雪滿林獨喜陽和遍閭里春風初轉使君琴

哭章宗正友弟四首宗正築居興教寺去予山  
居僅十里屢許相過而竟不果遂成隔世痛哉故末首專及之

陸三先生集

卷六

十

思君累日涕橫流病骨支離不自謀廿載才名隨流  
水百年身世等浮漚人間姓字虛金榜天上文章有玉樓從此參龍畔月一輪寒影爲誰秋

其二

短髮蕭蕭病苦侵爲君搔首倍沾襟鶴歸尚隔三千  
歲驥死猶堪五百金極目停雲愁欲絕傷心池草夢難尋遙知天際孤飛鴈腸斷蘆花冷不禁

其三

擾擾乾坤盡北邙情鍾我輩自堪傷子桑歌哭空相  
對阿敬人琴竟兩亡月映松窗芸帙冷螢過竹屋總



惟涼莫言宿草哀還歌萬古悲風有白楊

其四

年來卜築古招提手結花屏理藥畦  
邇我亦營山徑僻與君只隔嶺雲西  
清樽屢負前時約赤牘猶存昨日題  
不分籃輿經舊隱秋風黃葉鳥爭啼

秋雨喜霽偶成

秋來苦厭雨偏狂乍喜新晴送晚涼  
百里雲山堪縱目三秋梗稻已登場  
清樽無補仍叨祿白眼多情謾舉觴  
無奈西風催驛騎幾回搔首舊林塘

其二

劉盡黃雲綠已稠新晴解與醒雙眸  
筆花如霧秋能捲劍影如虹夜未收  
蛩蟬暗度林梢蚊蟻海上氣爲樓客來謾喜黃花節不道清樽不解愁

其三

舊植高松半倚空旋栽新竹已成叢  
孤亭一角斜陽裏落木千山片雨中  
白羽東林虛夜月青衿南國待春風  
扁舟應世吾何有回首長天惜斷鴻

冒雨登絕頂觀三姊妹石

十里捫蘿上碧梯娟娟三石望中迷  
非關文能行雨自是山靈解獻奇風

簷低江頭天畔遙相對合有騷人爲品題

約徐趙二太常山遊

山徑頻看長者車先生高興竟何如  
秋色已隨明月換佳期又是菊花初  
峰銜落照橫青靄天入平湖碧虛野  
外莫言供給冷遶籬寒豈是親鋤

其二

高軒真許伴芒鞋處處雲林足敢懷  
水檻好垂高士釣疏盤雅稱太常齋  
談罪玉屑風生坐酒瀉金波月滿階  
正恐山東難屢過蒼生夙望待君諧

其三

玉珂雙引到空林門外湖光蕩夕陰  
但使心隨魚鳥適何如樂向孔顏尋  
平看晴翠當樓滿旋決潺湲遶砌深  
欲奏高山流水曲百年天地幾知音

病起偶成效陳白沙體

水滿清溪雲滿山先生高臥水雲間  
病餘紙帳渾無夢客去柴門了不關  
風月儘容杯酒綠年華都入鬢毛斑  
莫言弓影能爲祟一榻情騰天與閒

其二

平生痼疾是青山誰信機忘一枕間  
蝶夢未回人初雞聲絕斷鳥關關  
乾坤局面蝸雙角今古文章

一斑藥餌扶身更何有閒人今日是真閒

其三

天上樓臺海上山夢回身在杳冥間三生不負煙霞債片語誰開寐覺關風裊窻藤雲影細雨滋牆蘚石痕斑靜觀物化頭頭別不信閒中更有閒

其四

臥遊萬里是家山處處煙霞杖履間自飲瓊漿探月窟不尋石髓叩雲關天清華萼蓮生掌雨過瀟湘竹洗斑一覺西風清簟澱問君何事白鷗閒

其五

茫茫瀛海促仙山十二瓊樓在此間除却九霄無徑路忽憑一竅得玄關鶴投瑤圃天如洗鹿臥芝田雪有斑何事玉皇翻錯愛勅歸人世未教閒

其六

聞有神人姑射山飡風吸露此山間何時白鶴重駢駕謾憶青牛蚤度關絳雪有丹侵骨冷彩雲如綫着衣斑夢回忽笑三天事一枕清風是等閒

小詩代簡寄姜楚愚

昔年女約歸蘭日共作樓山汗漫遊若下豈中千日酒西湖又送兩年秋詩囊藥裹生涯拙短鋏長鑣旅

思愁我已機忘君信否魚竿隨意不驚鷗

病中偶成

萬事無關病後身綿綿靜裡見精神從他歷劫殘骸去獨與先天一氣新砌草欲回雙眼碧瓶梅已破隔年春會須酒戒開涓滴處處桃花足問津

其二

經秋肺病苦相牽土木形骸故宛然何物無名衆父父一關有竅又玄玄槐柯夢斷輸贏局梅萼春分先後天大造原來也多事又催花柳入新年

其三

藥餌謀身拙計哉病中纔識舊胚胎鶴歸萬里巢邊月龍起三春蟄後雷已覺古今成傳舍不將生死挂靈臺夜來一夢猶堪笑未向蓬壺斷往來

其四

浩劫茫茫一幻形恒沙大海寄浮萍半生啖蔗味何有萬事如棋局未停摩詰自知禪是病屈原誰識醉中醒明年春色還無恙隨意千山杖底青

送諸翰林

冊封宗藩

帝遣詞臣有制書金泥玉檢照彤除

天文

還分社使節三春獨擁車白雪調高傾免苑黃河樓  
遠上星墟造知投簡多新賦司馬歸來奏子虛

玉河水泮

九天春色煖相催百丈層冰凍忽開銀漢乍疑融碧  
落瓊流漸覺遠蓬萊影搖三殿宮雲濕波動千門苑  
樹迴共喜河流同 聖澤一時沾灑遍荒垓

夕月壇陪祀有述

迎陰西陸當秋夕展禮中壇列上公露冷旌旗低護  
幕煙凝燔燎細浮空絳河光欽澄珠斗 紫極精  
流貫玉虹從此太平占合璧圖輝常滿大明宮

陸圭先生遺稿

卷六

九日對菊

西風庭樹晚生涼滿眼黃花照玉堂搖落未應隨衆  
卉孤高偏得占重陽繁霜點點催寒 露清露  
晚香莫問東籬今寂寞鳳城秋色自迴翔

大祀齋居

太乙壇開蕭上玄齋居永夜集群仙瑤臺飄氣連霜  
曙壁沼冰紋對月圓豈有精誠開紫極獨餘清夢繞  
鈞天明時展禮慚何補祗是書雲慶有年

五日獨酌有懷唐惟良謫宦

五日蕭條濁酒卮狂歌却憶去年時青袍燕市吾何

有明月揚州空所思瓜瓞好春看獨醉竹西佳句與  
誰題須知 聖主恩如海莫遣愁人鬢作絲

其二

送爾都門柳色新不禁回首倍傷神浮雲世路還雙  
鬢芳草天涯又一春可向風塵稱傲吏由來蘭芷  
騷人青蒲此日誰同醉欲問平安未有因

其三

江都煙景近何如誰向天邊問謫居孤鶴夢回江月  
遠雙魚書向北風疎小山叢桂懷人日古渡平蕪對  
雨初儻憶 帝城鴛侶在飛雲渺渺正愁予

陸圭先生遺稿

卷六

上

兩宮徽號頒

詔承門卽事紀述

樓頭曙色閃朱旂闔闔中天敞玉屏 鳳詔忽從  
雲表下鴛行遙望日邊歸共傳舜孝刑千古更喜  
仁遍九圍愧列簪纓沾雨露祇將賦頌奉恩暉

鳳尾蕉是唐光州所貢最挺特異

一種佳名自古稀數尋那復碧城圓排簷似欲揚翎  
去拂檻真疑刷羽飛聲合簫韶寒帶雨色分梧竹冷  
侵衣却愁明月秦臺夜不放西窗片影歸

其二

萬里官舟只載花却分叢碧到貧家植教近沼纔應

舞移向前軒客共誇露砌曉濃雲翅濕風簾宵冷月  
翎斜炎蒸對爾渾如掃綠醅東隣况可賒

送唐比部量移光州

看君尺組向中原別思蕭條不可論雙鬟漸絲甘世  
態一州如斗亦君恩樓窗舊塢花應滿臺枕名園竹  
尚存懷古不妨兼畫諾新題一與寄衡門

秋懷

蒼松翠竹晚蕭森過雨池塘澹夕陰興到剡溪誰駐  
艇閑來梁父自成吟斷霞落日宜秋色鷓鴣鷓鴣滿  
釣汀却憶九重供奉處五雲遙護玉堂深

陸老集

卷六

二

其二

歲歲邊秋急羽書薊門烽火近何如降王夜帳傳金  
柝聖主宵衣坐玉除鳳臆虎文來大宛玳盤翠  
碗出扶餘時清正自容高臥莫歎西風兩鬢疎

其三

聞道諸公上直頻詞頭屢換墨華新文章一一傳黃  
紙簪笏時時奉紫宸三殿星河低刻漏九  
霄雨露淨埃塵子虛儻辱君王問好憶滄洲有釣綸

其四

紫薇花下玉堂間天上夔龍日往還處處携觴多傍

水時時拄笏儘看山西湖日到龍蛇窟北極雲屯虎  
豹關兩歲滄江看落葉西風屢憶鳳池班

其五

豈向乾坤老腐儒且從寂寞著潛夫滄波日晚龍應  
臥古木雲深鶴自呼萬里涼風吹髣髴三秋黃葉滿  
江湖也知宦計從來拙祇憶君恩未忍孤

其六

菊花端不負重陽八月尊前已半黃何物桓公從落  
帽多情杜牧自傳觴蕭蕭葉下千山雨渺渺歸鴻七  
澤霜直北帝城秋望苦九河煙水正蒼茫

陸老集

卷六

二

其七

雲白江青鴈影徂一庭寒雨颯衰梧丹沙欲試茅公  
訣黃石重研鬼谷符老去踈狂逢醉減年來消渴到  
秋蘇中原朋舊書題絕獨夜疏盤酒自呼

其八

西風殘葉滿空村蕭瑟寒塘獨掩門黃菊丹楓秋漠  
漠歸鴉栖鶴晚喧喧琴尊自合容狂客芹曝還堪奉  
至尊莫放函關屯紫氣青山猶秘五千言

寄唐惟良比部謫譚州

麟君謫宦已三秋夢斷章江水盡頭意氣乾坤空落

落是非今古竟悠悠渚花汀柳傷心老落日浮雲滿  
眼愁詩句淒涼應更絕幾回搔首仲宣樓

寄贛州柳節推汝志

萬里滄江赴一官思君回首忽秋殘  
庭黃葉吟多暇齋閣青山夢亦寒  
天上簡書三尺在口中碑  
頌百年看蒼生雅望還公等莫問東山老謝安

秋日偕俞邦相明府胡元瑞兄宴集鄭氏園亭

遶郭蕭疎萬木齊使君高興此招携  
栽花潘令多新賞看竹王猷有舊題  
松下席移多傍石杖前雲暝却  
尋蹤從今莫忘東城路滿目棠陰夕照西

陸圭先生遺稿

卷六

九

雙壽重封壽薛封君

青霄使節按三川 紫禁恩光下 九天日

北堂明畫錦星輝南極照春筵金莖並薦千年露  
鳳重銜五色箋莫羨武夷鸞鶴近人間華髮已稱仙

與張慎吾楊叔向顧實甫共飲蓮花池

蕭蕭蘆荻午風秋冉冉芙蓉宿露收不爲逃禪思解  
脫偶然臨水自淹留歸雲半入西宮樹返照深搖北  
郭樓却憶五湖煙艇在心期今已愧浮鷗

送九十舅南歸舊隱

西風短褐去何之愁對黃花醉別卮如我不才稱似

舅愧君懷玉未逢時霜高朔雁征衣薄寒入江楓客  
棹遲萬里一尊秋色暮相看雙鬢總成絲

其二

尊酒相逢倍黯然不堪搖落又離筵燕臺亦是懸金  
地楚客空傳抱玉篇莫笑隕星同鷺石猶聞陰雨泣  
龍泉渭陽賦罷情何極珍重雲霄更著鞭

送張舍人世丈使魯國

君家桃李正芳菲並擁星輶出漢畿鸞掖早推公子  
貴鳳毛今似舍人稀苔荒魯殿遺文在雲鎖秦封古  
字微莫爲登臨耽勝跡竚看聞禮入庭闈

陸圭先生遺稿

卷六

長至叔向臥病久不出余復以幼子之戚在告  
却東

至日風霜同伏枕悲來涕淚獨沾襟鴛行玉佩垂垂  
入魚鎖金門杳杳深愁嘆祇供兒女病年華已覺髮  
毛侵蓬居咫尺經過絕空對青尊自越吟

其二

大野嚴霜凋綠蕪高臺雲物望孤天涯客計總愁  
病歲晏鄉夢空江湖隱几爾同南郭子沾衣我愧東  
門吳何當走馬一相慰紅臘照酒呼褥蒲

聞潑陽先生買山

知君便作幽棲計，買宅移松向碧山。花徑鹿眠人不  
到，竹房雲閉鶴空還。儘教覆砌留青樹，特與開林放  
白鷗。却爲名高歸未得，古藤深鎖石堂閑。

長至期會以病不與東諸同心

千官此日覲楓宸，太史占雲氣色新。想象

華臨合殿森然羽衛肅，勾陳鏺煙不散鈞天樂。度管  
先催漢苑春底事，年光欺伏枕臥聽車馬下街塵。

其二

明時無計遂投閒，苦向詩人學閉關。憶昨從容陪侍  
從，幾回清切覲天顏。乍違鸞鷺金門侶，悵望瓊

龍玉笋班朝罷，諸公多逸興。誰在旁儘看山。

寄姚子定

尊酒空悲歲月徂，憶君離夢滿江湖。天長祇訝春無  
處，書到真成握有珠。萬里浮雲秋色斷，五陵愁思夕  
陽孤。金門亦自容真隱，其使飄然不可呼。

其二

雙魚問索居三年，筆札  
三思虛青雲意氣  
逢人減白眼風塵。只自知  
岳開居雅有賦長卿多  
病更無書何當慵散年來甚也向心知萬事疎

冬夜同顧實甫赴楊叔向飲

斗酒相呼興不慳，高歌懷古一開顏。何人擊筑燕臺  
暮，有客談天碣石還。意氣欲酬千載盡，乾坤真負一  
官閒。故園春色催楊柳，惆悵天涯未可扳。

晚憩碧雲寺

古寺踈鐘殷欲殘，小龕聊與坐蒲團。中華日月諸天  
近，上界樓臺百里看。松杪過雲池影細，竹間流水簾  
陰寒。逃禪此地堪時叩，何處青山擬挂冠。

戲贈碧雲寺僧

似聞言下長青蓮，欲叩西來事杳然。片石總修諸佛  
供，一燈如幻老僧禪。池魚豈解遠公偈，樗馬空聞支  
道憐。諸天未必藤蘿隔，拄杖朝堪破曉煙。

香山寺

萬山晴翠晚相鮮，煙杪遙看一徑懸。風遠踈鍾聞下  
界，月空清鑑落諸天。松花半積禪房靜，岩石斜支佛  
閣偏。欲向東林聞片偈，白雲蒼樹總茫然。

平坡寺

平坡亭午雲冥冥，山半微風聞塔鈴。黃金布就向來  
地，白馬馱到何年經。風陰欲沉萬樹綠，雨色忽斷千  
峰青。却憶近朝支笏處，悵望茲山空翠屏。

大功德廢寺

禪宮消歇總堪哀況復 先皇駐輦來玉殿翠華

成往事短蒲疎柳只荒臺苔侵壞壁蝎旋走煙暝長堤鶴自迴極目悽愴頻駐馬平湖一望夕陽開

### 華嚴廢寺

曾經無量莊嚴地一望淒涼信可哀廢院有僧空自閑壞廊無佛鳥應猜龍天門界修來供泉石千秋詩後灰莫上中峰重駐目金臺雲氣晚崔巍

### 北固山摩雲亭

不盡煙空一鳥迴凭闌漠漠晚雲開江駐楚蜀山俱到潮拍金焦海盡來三國風塵餘斷石六朝花雨只

空臺那看弔古英雄淚漉盡清秋酒一杯

### 彭城懷古

彭城山下大河流極目波瀾萬古愁月黯荒臺王氣歇風驅大野陣雲收英雄有骨沉沙古天地無情着意秋二豎祇今真一笑平蕪黃葉晚餘條

### 維揚懷古

片帆秋色雨霏霏千古蕪城淚欲流鐵纜牙樁他日夢瓊花玉樹昔人非江山楚甸何處在瓊瑤隋宮何處歸二十四橋明月老紫簫聲絕楚雲飛

有懷京洛同志以詩代書擬元白體極知何補

### 殊類效輦頗見情真無慚獻誦

秋風搖落總傷神況復懷人別恨新漢殿衣冠紛戴筆楚天煙雨一垂綸愁來兩地心俱緊別向三旬夢轉頻此夜寂寥君念否孤燈寒對獨沉吟

### 其二

一片孤帆逐浪開紛紛蕪晚成堆每因風駛心偏緩纔見雲亭首便回憶昨叩門頻索飲何時駐馬重銜杯莫言尺素封題歇佇看霜前北鴈飛

### 其三

日日思歸未得歸歸舟纔發偏揮已經三載離愁劇況值千林落葉飛南國鱸魚秋去美楚人菰米向來肥青山自好心知絕從此寒塘合掩扉

### 其四

扁舟南指白雲深落日蕭條楚水陰共酌更憐花下醉獨游偏憶寺前吟西風黃葉愁難掃明月蘆花夢可尋此去山中何所寄青松折盡歲寒心

### 新築書屋數椽

斗室乾坤也自寬幽居小築敢辭難客多高調歌成雪坐有清言味是蘭銀燭影深星忽聚三珂聲靜月常寒諸公得暇能相過不廢先生苜蓿盤



其二

朝市江湖浪自疑且分秋色與茅茨敢同校免管三  
窟頗似鷓鴣借一枝天濶半侵官樹綠雲寒時度苑  
鍾遲書籤茗碗從高枕搔首青山未可期

其三

索居幽事頗相牽種藥分花亦偶然散枕鴻過秋似  
水捲簾鶴唳月如煙自憐莊室虛生白人道雲亭靜  
草玄懶性不妨供執戟玉珂金鑰近朝天

其四

散帙聊憑減客愁垂簾永日小齋幽履從東郭先生  
曳楊爲南州孺子畱墻短恐妨秋意窻虛不礙白  
雲流也知寂寞還吾道青瑣朱門自五侯

送鄒南臯年丈左遷南比部榑

翩然一葉又南征天遣鄒生重兩京漢署未應疲執  
戟楚宮容自妬傾城孤臣自荷生全德聖主終  
垂日月明獨憶心知揮手處片帆千里暮雲橫

其二

虎鬚往事更休論咫尺憑誰叩帝閭已分一官  
投世網尚寬三黜是君恩風霜尺疏畱青鎖煙  
雨孤帆向白門想得避人焚草後細君應笑舌猶存

其三

竹邊春色轉堪憐岐路休嗟馬不前底事往來身似  
鴈須知生死直如弦一尊風雨花吹雪萬里江淮水  
拍天爾我壯夫肝膽在不將青淚灑離筵

其四

都門愁見柳條春不爲心知別恨新敢道聖明  
終棄直由來行止不關人東風晴日吹芳芷南國春  
江老白蘋薄譴儻然還歷試未須湘浦覓垂絲

金山寺

誰似中流片嶼孤居然咫尺見蓬壺地堂京口蟠龍  
虎江到中流半楚吳落日片帆天共遠潮迴極浦月  
平鋪凭闌搔首仍懷古擊楫應思小可呼

秋杪戒南泛舟

迎橈細雨濛濛濕掠旂飛鳥欲入人倉波秋浩  
渺日銜城闕晚催鬼乾坤舟楫歲月絲繡旋  
髮催江國鱸魚秋正好看雲歸去客徘徊

其二

萬山晴翠侵南國十里垂楊接海濱京國幾人  
同岍嶺乾坤是處有扁舟汀鳧渚草綠蘼蕪蒼蘆  
花渺渺秋一向風雲消白日幾回空



其三

古祠堤下千楊柳盡噪蟬聲過客聞賴有清尊隨到  
艇不妨疎雨濕溪雲江天鴻鴈迷寒渚沙汀鳬鷖亂  
夕暝何事秋風驚旅髮迴舟落葉晚紛紛

濯纓亭送趙兼甫同姜山人作長句

落落都門疋馬徂離亭楊柳倍蕭疎  
素乾晝曳雲陰黑碣石秋懸海色孤  
白日鳬將雙鳥去青天鴈有尺書  
無明朝尊酒遙憐汝七十灘頭不可呼

其二

木脫空亭別思盈醉中秋色若分明  
征蓬未識歸家路

計製錦應勞作吏情極目浮雲迷  
空營草廐無人野楹悲來底事能相慰  
南國甘棠在道邊

有客

湖光山色雨蒼蒼有客携尊坐夕陽  
乍看扁舟手雲月何須萬里論瀟湘  
青蒲得雨隨波長長安金馬合煙覆  
舊原知爾汴泗相訪意伊人合在水中央

其二

小樓高枕碧山隈樓外澄湖一鑑開  
送日遙凌空一棹拂天迴煙霞與愜  
原成幾處秋懷忘了不猜爲惜高情  
還選石臨流隨意坐莓苔

其三

爲憐佳客倒芳尊從倚山門日未昏  
捲地急流翻雪窟洗天狂雨出雲根  
遙峰一抹青於染峭壁千尋碧有痕  
忽憶蘭亭添勝事風流千古至今存

閒居漫興

坐隔紅塵只數椽先生長夏足高眠  
百年富貴浮雲外一枕羲皇午夢前  
幽砌有花苔自潤小窻無樹月常偏  
問奇坐客應常滿不是楊雄不解玄

其二

曲逕頻回長者車居然結構帶煙霞  
只畱茂叔窻前草不種潘安縣裡花  
人擬芝蘭清不厭天畱風月浩無涯  
誰能無事頻相過茗碗清談到晚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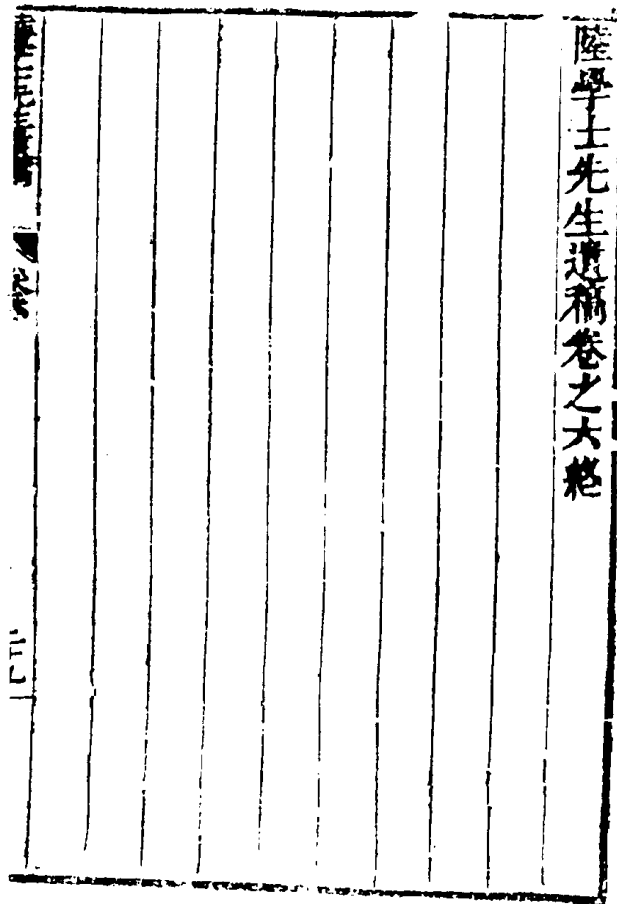
其三

手齋白日晝陰陰萬軸牙籤一素琴  
但覺心隨魚鳥適便爲樂向孔顏尋  
瓊枝濯濯懷人意黃鳥關關求友心  
聞道蒼生望安石未教三逕綠蕪侵

送應華東兵司之留都

一命承恩返舊京片帆遙挂楚雲橫  
萬年王氣蟠鍾阜八月濤聲過石城  
自是昇平逢聖主可知鎖鑰用儒生  
別來戀闕應回首旅鴈西風正北征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大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七

激水陸可敬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詩

七言絕句

壬辰七夕詞同用璵賦

響入梧桐幾葉風紛紛瓜果走兒童七襄競試穿針

陸學士遺稿

卷七

巧一縷誰施補 袞功

其二

鵲橋霄駕事如何銀漢流雲曉日波一水盈盈莫

悵洗兵吾欲洗天河

其三

團扇初悲漢殿秋沉沉金屋火螢流 君王儻憶

關山月忍向天階望女牛

其四

秋杪堯蓂七葉開九華燈影夜徘徊漢官設憶鸞書

至緱嶺爭看鶴駕來

其五

南北行看一水分須知天上 有離群閑官處處堪藏

拙不作人間乞巧文

無字碑

何年驅石表層巒風雨連天輦道寒可是山靈羞穢

德不教泰篆此中看

封禪臺

曾聞遺草求司馬誰向殘碑憶祖龍玉檢金泥何處

覓只今猶似白雲封

孔雀崖

陸學士遺稿

卷七

宣尼遺蹟此中存千古靈山廟貌尊一覽自然天下

小何須白馬見吳門

磨岩碑

東封纔罷翠華西回首千山蜀道迷若使豐碑堪萬

古何煩鐫石紀浯溪

碧霞宮

絕項千秋玉女祠西風盡日滿靈旗雲駟出入無人

見只有瑤池青鳥知

玉女泉

金華不羨露華涼玉井晴流石髓香儻憶野人仙骨

在願從此地乞三漿

黃華洞

萬松深鎖夕陽秋石壁連天古洞幽雲馭只今誰復  
見鸞笙時駐碧山頭

明月嶂

海月光含碧嶂流孤筇踏破萬峰秋茫茫下界無人  
會獨倚孤峰摘斗牛

丈人峰

千秋贏得丈人呼不比青松作大夫我見此君須下  
拜乾坤特立古今孤

虛堂先生遺稿

卷二

三

望海石

中宵日湧萬峰搖一片晴霞古不銷何事秦皇當日  
見不驅東海駕爲橋

大夫松

碧嶂已殘丞相篆青松猶帶大夫封寄語山靈須護  
惜千秋風雨欲成龍

曬經石

梵宇猶殘碧薛紋臨流讀罷夕陽曛蜩螭鳥跡皆成  
篆何用全翻貝葉文

高山流水亭

枯梧千載不勝悲山水知音更有誰細聽漱石皆成  
韻猶似冰絃未絕時

白雲洞

一縷遙生碧巖阿青天萬里漲層波祇今四海多霖  
雨却向空山護薜蘿

南天門

鳥道千盤挂碧空聊憑雙鳥御長風海天一嘯無人  
識曾向遺壇覓巨公

漢明堂

千峰如戟擁儲胥古制猶存玉帶圖當年受計無他  
事祇向飛龍羨鼎湖

虛堂先生遺稿

卷二

四

仙人橋

疊石爲橋駕碧空千秋不數濟川功道人飛鳥何須  
此直向晴天踏彩虹

石間

仙間高傍碧峰開拄杖尋真特地來玉篋有文人不  
識自椎石壁破蒼苔

仙鶴山

仙馭何年駐此山長松萬古片雲間月明無際天垂  
海隻鶴千秋自往還

捨身崖

層崖百丈杳難攀，愚俗投身向此間。  
願剖丹心酬白日，不將朽骨施青山。

陰字碑

周家三世禪，亭亭何必天。  
書始勒名，紛紛佞舌那堪問。  
祇污萊陽竹簡青。

森羅殿

聞說冰霜一鏡懸，慳食罪業竟無邊。  
如何鬼伯持衡在，日向人間乞紙錢。

蒿里山

歌傳蒿里不勝哀，岱岳遊魂去不回。  
惟有遼東華表鶴，月明千載復歸來。

封岱亭

極目千峰一草亭，憑君回首謝山靈。  
從今馬首奚囊草，拾得名高萬古青。

朝陽洞

洞門深鎖一峰孤，晴旭迴光乍有無。  
拄杖到來雲自破，山靈應識舊陶朱。

西施洞

綠蘿如屋草如茵，千載吳宮跡已陳。  
一棹五湖無遠

近可能重憶若耶春

白雲洞

霸業千秋不可尋，白雲舒卷是知心。  
可憐一片隨煙艇，不作商家四海霖。

雨中與馮開之官庶泛湖

山寺勞君杖策尋，萬峰雲鎖竹房深。  
玄談對坐青於竹，不聽蕭蕭曼玉音。

其二

沉香橋畔繫遊橈，倚檻千峰影動搖。  
景物似疑天洗出，綠楊堤外雨瀟瀟。

陸老生遺稿

卷七

六

其三

龍王堂前湖水平，半涵山翠半繁城。  
似怪蘇堤千丈碧，劃開菱鏡兩般明。

其四

四橋行盡雨初收，斜日搖光入寺樓。  
吹徹玉笙天似水，不須檀板按梁州。

其五

三塔基旁草似茵，東風吹綠幾經春。  
煩君選勝添新檻，共坐磯頭釣紫鱗。

其六

一亭誰看碧波心分得孤山半  
畝陰頗訝傍舟歌管  
沸直教山水亂清音

其七

翠滑尊絲天下無西湖端的勝湘湖  
酒歇茶消雙眼豁孤山却是一螺孤

其八

湖中鷗鷺玉雙飛湖上樓臺壁四圍  
雲白山青竟誰主君今乍出我還歸

其九

處處青山着屐登謝公遙記昔年曾  
更無畫舫紅粧

妓自對空山碧眼僧

其十

西湖君占水雲寬我自歸尋七里灘  
幸遇太平垂拱日帝星不傍客星寒

亳州拜商王墓

商王陵畔草淒淒落日空林鳥自啼  
惟有村翁趨伏臘至今猶似望雲霓

其二

摩娑斷碣首重迴咫尺桐宮半草萊  
但看黍離悲洛邑當年麥秀不須哀

其三

曾聞玄鳥傳商頌可信空桑降尹躬  
千古君臣嘆一德小儒惆悵泣西風

送李丞之真寧令李丞廉吏也今遷真令余在病中不能別有所贈賦二小詩爲別

匹馬西風墨綬寒三年宦橐舊青氈  
二松哦處蘭人泣擬作甘棠百歲看

其二

新邑遙傳令尹名兒童夾道有歡聲  
共言一片榆關月曾照蘭江徹底清

陸王先生遺稿

卷二

八

三日同楊叔向顧實甫陳伯符郊行

小紅踈翠點春叢落絮游絲趁遠風  
世事總歸青鬢短年華不擬綠尊空

其二

毵毵垂柳綠新抽渺渺平湖盡不流  
十里風光看欲醉野花黃蝶滿汀洲

其三

花杪朱樓出畫欄花前芳草駐雕鞍  
故園風景渾相似只少橫枝映竹看

其四

古城搔首思依依城下桃花紅欲飛黃金臺上千年事極目燕山空翠微

其五

門掩青苔一徑斜柏屏新綠未全遮春光殢客濃於酒醉撲遊蜂遠杏花

其六

小亭簾捲百花香金井銀牀白日長忽憶風流王謝遠更迴流水泛春觴

其七

菰蒲侵水綠初齊堤草如雲沒馬蹄回首勝遊春寂寂斷霞殘日杏花西

陸游詩集卷之二

卷之二

九

寂斷霞殘日杏花西

其八

下馬禪關醉欲醒更憐花氣晚冥冥鍾懸古樹無人叩坐聽微風響塔鈴

其九

堤上家家被襖圓小橋流水碧於苔綠陰斷處斜陽入一片紅粧照影來

其十

總見花開春已殘看花春思未應闌殷勤擬訂重來約次第風光到牡丹

遼陽凱歌

元戎大旆轉陰山殺氣凌春草木寒十丈旄頭中夜落殘胡愁向磧西看

其二

大纛朱旗曉角喧金戈百萬擁轅門馬嘶漢月黃雲裂鬼哭胡天白日昏

其三

十年塞北捲胡雲一戰遼西靖海氛夜半健兒驪酒罷放歌朱鷺隔山聞

其四

燕然落日駐危旌遼海飛沙失虜營上將敢言收地遠君王神武百蠻驚

陸游詩集卷之二

卷之二

十

恭遇 頒曆有紀

仙韶曉徹佩聲聯鳳曆新看 玉陛傳共喜三元開夏正還欣萬國戴 堯天

其二

曆數三千屬 聖人仙梵幾度玉階新於今正朔窮天地九譯同聲祝萬春

明妃祠

乍聞南鴈數聲哀寄語交河漢使回不是望鄉無處

所月明羞上李陵臺

其二

胡天明月漢關情羌笛雲中夜夜聲但使邊塵常不動不辭紅粉作長城

其三

琵琶底事淚雙垂黃鵠猶聞貴主悲高祖自行婁敬策由來國計屬蛾眉

其四

君恩莫道總成空別後猶聞殺畫工何似增成總咫尺班姬團扇泣秋風

盧士先遺稿

卷二

十一

激陽見貽靈洞山房十絕予踵賦焉

古洞棲霞

咫尺壺天隔世塵石牀瑤草閉千春底緣五色朝朝駐爲有殮霞獨臥人

天池漾月

一泓澄碧靜無苔銀浦雲瀾片月迴想憶昆明舊供奉彩毫曾賦夜珠來

中巖干霄

萬山秋影桂穹蒼獨倚孤峰勢欲翔不信中台干氣象四垂星斗落寒茫

三山環壁

誰道環中別有天三山迴合翠微連緣君自是瀛洲骨斲日投閒境亦仙

片石飛雲

一片孤雲萬古峰撲天秋色洗芙蓉祇疑膚寸能含雨不道空山有卧龍

寒泉漱玉

百轉鳴泉細遶局四時寒响玉泠泠却愁飛去爲霖雨不得山中穩卧聽

梵剎鐘聲

共言古寺荒涼久何處溪聲送曉鐘仙客乍回長樂夢一天微雨度深松

山亭樵語

爛柯人遠石砰空數畝花陰一榻風臥起似聞聲剝啄半山樵語夕陽中

雲逕晴松

白雲遙護百盤深夾路松迴十里陰想得抱琴將鶴去半林斜日倚孤吟

溪橋煙柳

石橋流水急於弦一帶垂楊弄晚煙此去便看人竟

盧士先遺稿

卷二

十二



隔好停孤策聽新蟬

咏物

一聲裂帛蟬咽遲處處村村高柳枝林塘爲爾足吟思何必黃鶯初囀時

其二

何來白鷺玉爲群衰柳池塘日易曛莫學浮鷗足機事驚飛亂點青山雲

其三

野塘秋草半衰荷空渚月明胡鴈過雙翻好看漢雲在一生何必稻梁多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一

七

秋日偶成

畏喧怯暑眠昏昏客至從噀不出門何物秋風太無賴頓吹黃葉滿荒村

其二

西風落日涼修然四垂青天橫白煙今夜月明應不睡恐有笙鶴西山巔

聽雨

銀燭空堂夜影迴更憐疎雨淨纖埃小窗一片蕭蕭響知是庭蘿葉上來

其二

蕉花新種葉初平解作千般送雨聲可信夢回今夜

月半江湖落武林城

萬壽聖節歌

中秋後二日實

皇上降誕之辰予猥以詞

臣嘗與載筆螭頭之上俯聽廷臣山呼獻壽

聖顏和粹有穆其容今山居閱歲屆期追憶如在九天聊綴短歌用伸芹曝金鏡之述有待

來茲

秋宵露淨彩虹流

閭闔中天觀

晁旒日月

四時調玉燭乾坤萬古證金甌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一

十

其二

庭燎輝輝玉漏遲千門廣樂動瑤池共驚月兔連宵滿正是樞星繞電時

其三

傳呼駕出更遲回內殿齊看扇影開清蹕中人低報語聖慈雙賜玉尊來

其四

秋風徐捲珮聲寒上相當頭引百官一片珠簾初日映玉顏清切侍臣看

其五

綾織金書萬壽符講筵先賜及公孤儒臣寵極知難  
報紀德空慚繼典謨

其六

瞳矐旭日捲簾珠玎佩成行夾陛趨獻壽未須誇萬  
國新來欵塞五單于

其七

公侯彩幣鏤金條答 賜團花獻錦袍最是承

恩三相國玉尊金竿出 宮醪

其八

齊叩 彤墀祝萬春寶鏤 恩例遍 廷臣祥雲

隱三先生集稿 卷七 一五

五夜纏南極列宿三垣拱北辰

其九

天開進馬御欄東一色黃羅覆錦驥中監貴人呈閱  
過 聖情偏顧玉花驄

其十

片片宮雲五色排內臣叩首近瑤階班回一一飛魚  
錦頂戴鐫銀 壽字牌

其十一

合殿中間覆錦毼朱衣傳唱引三孤 廷臣莫獻揚  
州鏡自有元公帝鑑圖

其十二

棕輦葳蕤綴彩旒金鑪雙導紫煙浮班行先放千官  
直爲有 慈宮竟日留

其十三

滄江一臥轉驚秋歲歲茲辰侍 玉旒幾夜空山  
看北極祥光一道劈天流

其十四

頗憶年來載筆趨不妨懷 闕自江湖欲裁唐相  
千秋鑑聊擬嵩山萬歲呼

哭禧兒

隱三先生集稿 卷二 一六

禧兒生僅閱期非慧非嫉多歡少啼孩而解

呼未有緣識而了了於父母之言晨起則環

琅牽帷而呼見予則嘻出則隨拾則隨抱之

則止予甚憐之尋以痘疹遂隕厥生氣垂絕

猶引首就予如有戀也嗚呼是有知也耶

無知也耶予心碎焉爰作此詞贈以自遣音

短哀長夫亦當哭云爾

汝生一期總一月紫蘭初茁芳意歇豈我於汝非父  
母昨日喚父是誰與

其二

日日呼汝笑迎今却憎人改汝名覓汝孤寬無處  
所淒風吹霜月色苦

其三

汝聲已吞氣欲絕側首就予如與訣汝心有知與無  
如今我展轉心生疑

其四

青天覆地雲漠漠黃昏古原蒺藜惡弱寬無識去何  
之萬鬼憐汝無汝欺

其五

嬌語如簧膚勝雪挽袖牽衣忽而絕寒風撲窗聲颼

塵三三五五

笑二

丁七

聽孤燈動壁疑汝留

其六

北風蕭蕭白楊路萬古黃泉汝歸去霜雪侵汝汝豈  
知猶擁衾絮護汝衣

其七

嗟呼汝生同覆水一滴未流入泥滓江河東逝萬里  
流慟哭白日雲瀾瀾

其八

汝父兩淚如金鑄哭爾如泉不能住何況汝母歸汝  
心不言不哭神暗侵

咏史

濟世文章董賈同子雲何事擬雕蟲區區已抱中年  
愧千載猶傳羽獵工

其二

莫笑深源漫得名謝公果出爲蒼生等閑放浪東山  
屐一折曾驅百萬兵

其三

晉室清談世所傾不教阮籍眼能青君看廣武英雄  
嘆楚漢真同一醉醒

其四

塵三三五五

笑二

十八

風流白傅許誰過日日歌筵簇綺羅自是法身難色  
相尊前那識醉維摩

味題畫

葉亂午風披翠羽花含曉露及金杯莫誇孤幹凌霜  
老直擬丹心捧日迴

其二

露華獨釀黃金蕊霜色偏宜碧玉柯夜半月明靈隱  
落香風吹遍萬山多

其三

梅侵蚤臘輝無色桃逞穠葩却沒時葉傲冰霜花似

血一枝應爾檀春姿

其四

玉盤空瀉露華涼不作姚家宮樣粧但覓月明幽度處也應知是百花王

章公園海棠

東林小徑漸成蹊雨後重來花已齊忽憶故園春未老一枝斜臥曲池西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七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七

十九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八

漱水陸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箴講贊對

奉 旨撰思政軒箴

惟 皇睿聖續嗣丕基文純罔逸湯敬日躋爰闢

茲軒齋心密勿思政是名義存兢惕惟 皇立政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八

一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八

二

一

一

欽若昊天奉厥無私覆彼八埏若爲弗思感格實難  
惟 皇立政憲於 列祖顯顯令猷式光前古  
若爲弗思繩厥遺武四海惇嫜政是用康一夫不獲  
我視如傷何以庇之祗席堂皇殊方卉辨政是用輯  
一夫不戒作我蠹賊何以靖之苞桑盤石萬方玉食  
思及鋤犁 衮衣在御思及杼機徵輸罔藝乃政  
之疵筐篚之恩用思有式 尚方之需費思有極濫  
出無經乃政之隱用思弗貳或蔽其聰去思勿疑或  
撓其公母昵厥比衡平鑑空言逆於耳思或爲利言  
遜於心思或爲戾母恣厥情虛心執契勿謂已察諮

經筵講義

這是渙卦九五爻詞渙是散汗卽人身之汗國有鬱  
結非號令不能散人有鬱結非汗不能散故曰渙汗  
號是號令當渙之時非尋常號令所能散故曰大  
號居是貨財積於王府的非尋常經費之故故曰王  
居咎是過咎周公說渙之爲卦於家國爲 散  
之時人君當此難免乎咎矣九五陽剛中 不  
渙之道者故能思人心之渙以其耳目不一則有  
大號之渙焉凡上所不便於民與民所不達於上  
一播告於詔令之間譬如汗出而病解德意無復有  
壅而不宣者矣又思人心之渙以其困窮無告也則  
又有王居之渙焉蓋不特蠲租輕賦而已凡上府所

所蓄積皆盡出之以充賑濟之費德惠無復有偏而不徧者矣夫有大號之渙則耳目既有所係屬有王居之渙則困窮不至流離如此則民心允孚天命自固國恩既普主德又彰人君之咎可免矣臣泛觀古今恰有一事可爲明鑒唐自天寶大曆之後可謂渙矣德宗用陸贄之言下罪已之詔遂使河北叛臣悍卒靡不感泣歸誠此渙汗大號之效也是時德宗頗好進奉諸道上獻皆別儲之榜曰瓊林大盈二庫卒啓寇心致有姚令言之變此不能渙王居之效也臣因是思之號令是虛名散施是實惠虛名可以動一

陸老集

卷八

三

時之聽實惠可以結萬國之心所以大學有言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以此知王居之渙猶濟時之要務也臣愚又謂民富國安一心奉上苟有徵索何令不供是又民聚而財亦聚也藏富於國罔惜民窮科歛雖嚴後必無繼是又民散而財亦散也本義所引散小儲以成大儲意正如此仰惟皇上天地爲心乾坤合德軫念恤民之詔無歲不下停徵蠲負之惠無地弗霑往者特發內帑數十萬之金存活江南數百萬之命至今衆口籲天祝延聖壽以報再生之德可謂未渙而濟賢於古帝王矣臣愚無識

進賢曰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問多寡三年九年之積無不萬姓脂膏內府外府之藏總屬一人供應勿增額外之費以損軍國之需勿興非時之役以開蠹耗之路勿崇不急之用以重催徵之苦勿貴難得之貨以啓進獻之門則四海盡感皇上寬恤之恩萬世又頌皇上恭儉之美臣愚不任倦

### 林端簡公贊小序

林端簡公嘉靖間一代偉人也嘗以督學使者按浙浙士賢而達者半出其門子生也晚不獲式瞻其丰

陸老集

卷八

四

範而幼於先君所耳悉之比典雷都試得林生諧意其家學淵源有自進而叩之則公之季子也生因出公四小像見示蓋肅然起敬若親見其人焉乃各爲讚識其後文學德行出處敷歷之大槩具載國史不具述云

### 朝服讚

穆穆于千佩玉而趨正色立朝以奉帝俞載召載歸高風凜如允矣林公名世之儒

### 公服讚

我冠翼翼垂紳正冠

容圭璋其德有偉林公萬夫之特

常服讚

端冕垂裳夙夜在公望之冰清卽之春融有式其儀孰窺其中至今越士絳帳餘風

私服讚

退食自公素絲委蛇 巖廊之望林壑之姿民戴其德士欽其儀出處矜然百世所師

王師竹先生像讚

此吾師師竹王先生像也狀貌十之五丰神十之一耳

隱主先生遺稿

卷八

五

讚曰

吏服而隱人貌而天其眉間坦然若有憂世之色其鼻息栩栩然則已脫埃濁之外而遊象帝之先其真誠愷悌卽之者可得而見其孝友簾節耳之者可得而言乃其中直欲使萬物之得所摩頂而拯顛連雖吾彷彿識之而猶未得其全也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將使鄭國神巫見之而走豈繁丹青俗筆可得而傳耶

麴生對戲東山甫叔向

欲醒生以書來告欲共屏麴生昔之會爲所困也於

隱主先生遺稿

卷八

六

是病矣生召而親數之曰來儀狄氏昔乃祖弗悅於崇伯子被以亡國之辱詎而遠之阮嗣宗劉伯倫群不逞寔誘以來使汚我餅壘姦我盟會我二三兄弟有不腆之肴與爾剖分而食之今諸君之視我二三兄弟不如昔者蓋言語泄漏則汝之由今日之事爾亡與焉不且傾爾於陽侯之壑對曰昔我諸祖以甘旨事崇伯子崇伯子寔懼不勝我而屏棄我阮嗣宗輩謂我明德是上帝之所歆也毋是屏棄而誘進之自是以來百爾盟會與我相繼於時豈敢離邊劉伯倫見侮於二豪我寔勝之無功子欲遊醉鄉而不得我爲之御以達其國矧爾二三君子實用比昵於我燕會慶告非我不洽諠浪笑傲非我不舒敘騁問別感時傷遇憂讒畏譏非我不釋雖我之事君其何以不免昔爾二三君子沐霜露冒荆棘跋涉數千里而來自南盛我以鴟夷載我以官舟酌我以兕觥金壘一日無我則偃臥而不擇車轄旣脂言秣其馬惟是道路燥濕之不時風伯氏欺爾枵腹敝衣而間來襲爾遙見吾廬奔越來訴起我於糟丘之池而委命焉我驅逐風伯氏而去之保障爾二三君子儻金湯也爾二三君子是用出肺腑以示我我亦推身置爾二

三君子腹中雖我薄質則蔑以加之矣不虞二三君子之貳於吾也何故詩曰愷悌君子無信讜言二三君子豈辱裁之於是病已生謝曰不穀之罪也請召欲醒且醉二生尋盟焉俾爾卽事於今日之會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八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九

澱水陸可敘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奏牘

高皇帝盛德頌

臣聞人臣事君猶子於父人子雖至愚極陋未嘗無愛父之心人臣雖至愚極陋亦未嘗無愛君之心然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九

一

人子事父惟其力所可致皆可奉而獻之至於人君至尊如天至富侔地人臣雖有區區之心無物可以自獻則惟思奉天下之美名而歸之與祝萬斯年之壽而已然名與壽實人主之所自致人臣亦無所與力則惟有取天下之至言要道陳獻左右以爲身心修省之助斯亦忠臣無已惓惓之極思也臣伏見陛下遠覽千古動稱二帝三王之治雖英主如唐太宗猶以爲不足法可謂有大有爲之志每讀傳宣批答及累次輔臣召對之語皆動引古誼灼見時宜雖邊情虜計隔絕萬里之外了如目見控

制撫馭動合機宜遠出廷臣意表可謂大有爲之才則嘗私自竊歎謂有君如此斯世斯民一何

厚幸乃近者朝講轉稀論奏多壅井市無知藉藉生謗無所不有陛下有聖人之資而不獲享聖

人之名竊痛之則每思擇言而獻庶幾少補

聖修之萬一既而又思廷臣忠君愛國之心誰不

如臣格言讜論日塵御覽豈獨犬馬微誠而能

動天用是執筆趨趨欲言復止然而馳情紫闥

結誠丹展念天顏之久曠憤流言之布聞

未嘗不展轉反側中夜涕零也今年正月元旦於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九 一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九

一

私寓焚香祈天祝聖畢默然靜思陛下

下元旦不受群臣朝賀者三年於此矣豈天下大禮

大政舉不足關聖念耶抑聖躬果爾違和

不任勞劇耶夫天下大禮大政舉不足擾聖念

臣爲天下憂之聖躬果爾違和不任勞劇又

爲天下憂之然又思去年元旦之事知陛下雖

不臨御群臣乃心未嘗不在天下也則又用以自慰

已乃就架手探一編書讀之則得先臣宋濂所哀輯

高皇帝聖政記開卷展閱瞿然省悟謂古者人

臣告君首稱法祖卽如伊訓無逸諸篇具述成湯文

武之事皆能啓道明主聿光世德何者人主所傳者

祖宗之緒所紹者祖宗之業故效慕之志常殷而感

發之心易動也矧我高皇帝肇造區夏躬致太

平有高萬世之名身兼創述臨御最久有高百王之

壽則凡人臣欲奉美名而歸之君者無若法我

高皇帝人臣欲祝萬斯年之壽者亦無若效我

高皇帝況陛下仁孝嗣統動思繼述臣伏念往

歲手勅輔臣前者卿所進聖祖御筆朕躬

觀其唐藻弘謨真乃天授非純聖至神而何因思

祖宗訓錄乃今朝之史鑑豈可不得而知之命卿

等將在閣累朝訓錄副本謄寫裝成書帙以朝夕

觀覽庶可以知我祖宗治國治家之法修身勤

政之要是知陛下心神所注常在聖祖今

適當訓錄重寫進御陛下臣下一時繕閱必且

惕然動心因不揣愚陋取舊記所載稍加參訂恭

誤高皇帝盛德頌十有二章章十有二句各爲

小序首述聖祖明訓然後乃致愚意夫我

高皇帝淵懿盛美譬之天地不可摹繪臣所贊述僅

此數條要皆關切陛下身心庶幾便於循省用

爲作求繩武之助臣又聞忠臣進諫多云不避死亡

之誅陳危苦之詞臣切以爲不然夫人臣進言冀以

感發聰明弼成君德豈樂死亡以徼後譽哉臣今恭

撰茲頌積念兩月每涓諷吉辰齋心默禱然後執筆

伏草一章不敢泛引古今炫飾詞藻亦不敢過爲危

激矯拂之論妄相摩切願借數刻燕閒省覽一過區

區之心夫惟不勝一念犬馬愛主之忱仰冀

陛下厘思祖德動相慕效以長享聖人之名

永保萬萬年無疆之壽則天下幸甚

謹身頌第一

高皇帝常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最難檢點朕起

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察任

情行事誰能禁我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

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嘗自檢點此心與身如兩敵然

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

肇成大業善長等皆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

治心之要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臣竊思人主行事

迎合者多規正者寡意有所注誰其敢違所恃防檢

者惟此心耳然臣竊謂聖祖斯言非特肇建大

業之本抑亦保養壽命之要以故四十年間櫛沐風

雨暴犯霜露經營創守宵旰不遑而精神強固聽斷

彌勤卒登上壽爲自古創業賢君之冠此首心爲身主嗜欲不侵之效也向使 聖祖當持盈守成之

運恬愉自養軒轅廣成之壽豈足道哉臣伏見

陛下 天顏充實 玉音洪暢此萬壽無疆之

徵也夫何邇年以來 聖體違和屢形 詔旨

臣等在 廷之臣固知偶然感觸勿藥有苦四遠無

識不勝憂疑謂 陛下富於春秋豈應頻數有此

陛下深居九重所以檢制調攝身心之事臣不

能知竊以恒情妄相忖度凡人情欲所注每事皆可

傷生就中防制最難酒色二者爲甚姑以酒一端言

虞王先集稿

卷元

五

之飲之有節則心和氣適亦足爲養生之助及其沈

湎潦倒腸胃煎迫神氣紛擾內則有傷和伐命之虞

外則有損身敗德之累臣觀嗜飲之人未有醉而不

病病而不悔者惟其不能以心爲主必至營湎如前

所云及病既成戒之何及色之傷生又甚於酒而是

二物轉相濟助昔人比之兩斧伐孤樹非虛言也又

有一等輕生之人妄用藥餌濟其所慾藥物非酷毒

燥烈不能頓有所益然真氣耗矣及其藥毒既作不

得不求解於寒涼之劑然而脾胃侵矣人之一身精

血能幾三斧共伐可不寒心 陛下慎德修身必

無一者之累臣竊私慮謂人有貴賤嗜慾血氣不大

懸殊是以不識忌諱妄言及此且以 天子之尊

選色而御選聲而聽選味而食此亦分所宜然即使

有之不足爲諱但思以壽命爲重則嗜好自輕嗜好

既輕則精神自固以此時御宴樂則耳目倍新神思

倍爽昔所愛好不減於今而加之以黃軒之壽長享

萬年之娛不亦美乎臣願 陛下深思 聖祖

身心兩敵之言日加減損日加節齋縱有微恙不治

自平寔 宗社萬萬年之慶頌曰人心出入乘厥

氣機 皇祖有訓默契危微防意如城制身若敵

虞王先集稿

卷元

六

嗜慾勿侵內外純一匪惟致治亦養壽元 皇克

敬德身範具存

嚴祀頌第二

高皇帝以存心錄成謂諸儒臣朕觀歷代賢臣事神

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

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國家禍亂亦

由是而致朕爲此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

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將俾子孫守爲永法又謂

中書省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

禱祈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微惠也且齊戒有所

致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庶幾可以感格神明臣安

實錄 聖祖卽位之初叩天默禱佇求徵應於時

風靈連日卽事之後氛翳廓清中星粲然下燭幕大

自非精誠之極何能言脫於口彼蒼蠶蠻影响不渝

如此知天於人主覽觀甚邇況於宗廟一氣相關享

祭之時明靈有赫可不慎歟 陛下敬 天嚴

祖中外臣民所共聞乃見邇年 南北二郊

及 太廟歲時獻享每令臣下攝代 陛下仁

孝性成豈肯以宴安之故廢茲大禮意必敬謹之過

自謂微恙未平或致周旋有失反爲違禮不若委之

臣下庶幾裸獻無愆耳臣請有以解之 天地

祖宗之於 陛下譬之父母於子子事父母疏

食豆羹躬親饋獻卽步趨之間少有違錯父母之意

必且欣然飫享如其珍羞鼎食勿躬勿親令異姓疎

賤之屬將之仁父慈母以爲何如假使有疾弗克躬

親父母又將惻然動念食不爲飽 天地 祖

宗之於 陛下何以異此必以拜起艱難不能成

禮亦當致齋別殿以示不敢卽安臣又考古禮有宗

伯亞獻之文則請臨祭之期勉行一獻退次幕次亞

獻三獻乃令臣下終事候 聖體平復然後備禮

如舊此不惟誠敬感格神明垂佑且四遠聞之謂

陛下祇敬祀事雖疾不廢彌足以彰聖人之孝頌

曰禋祀之禮明德惟馨必誠必敬乃格神明惕若

皇衷克嚴對越 上帝式臨蠶蠻若答奉先曰

孝事天惟仁我 皇蒸哉 祖訓是遵

講學頌第三

高皇帝常與侍制秦裕伯等論學術曰爲學之道志

不可滿量不可厭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厭則驕意

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情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

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

能克廣其學哉 實錄稱 聖祖退朝之暇卽與

儒臣講論經史宋濂劉三吾等日侍左右顧問無倦

又嘗命儒臣書尚書無逸於壁書真德秀大學愆義

於兩廡揭洪範於座右親爲之注 諭三吾等曰

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

皇極保萬民序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

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

焉朕爲惕然遂疏其旨爲注朝夕省覽臣竊惟

聖祖聰明默識卓絕萬古猶然孜孜學問如此何者

聖心虛廣欲善無厭也

陛下臨御以來三

日再講非祁寒盛暑未嘗曠廢即古帝王遜志時敏何以過之通者

經筵日講讀成不開政以愚衷

要覽

聖志豈自以博聞宏識聖賢與古業已熟

知古今事跡業已備覽諸臣不過載籍陳語不足發

明

聖志耶

臣竊謂講筵之設非謂君上有所不

知待於臣下講論也又非了其文義熟其訓詁而已

也

聖神大業與天地並聞言感觸意氣自增其

為益一凡物無可益人神智惟書冊為然其為益二

典訓在前師保在列形神整攝外念自消其為

聖志

卷

九

益三丹青傳形優伶效態皆可使入感動聖賢該

貌具存簡冊親與酬對其為樂一蓄疑抱惑如結未

解一聞聖言霍然即契其為樂二玩索不已新意自

生耳目之前無復畱礙其為樂三以臣賤愚私自循

省當其人事畱連追隨雜沓驟執書卷了不相入及

強讀數卷則目明心開庭花窻草皆有生意食芹欲

獻敢忘斯言

陛下何不輟數刻之燕閑一驗臣

言將見

聖心悅懌自不能已

臣即不敢遽望

期

陛下日御講筵同於曩昔但得一月之內五日為

經筵日講旬一再御其餘日不必日進講章

第令日講諸臣詮擇古今要道妙言佳事善行日進

一條用以惺豁耳目此於裨益諒亦非細又可不煩

陛下起居且嗜慾之娛猥而淺其究也使人人心

煩意促而無聊詩書之味澹而長其究也使人意適

神愉而不倦二者宜何擇焉要之

聖祖不滿不

陋不驕三語又

聖心虛受之本也頌曰於赫

皇祖天縱生知不自滿假典學孜孜先聖格言列

之四壁若鏡對形鑑我晨夕

皇紹厥武

聖

學日新小臣作頌敢告

楓宸

勤政頌第四

聖志

卷

十一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後復

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每默坐審思有未當者

雖中夜不寢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

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

倦不暇寢獎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海無

事高居晏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

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畱人心向背皆決於此豈可

畏也安敢暇逸又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

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

十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 上諭廷臣曰朕代天

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

一一周遍苟至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為天下

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為天下之憂卿等能各勤厥

職則庶事未有不理臣觀自古創業之君雖漢高祖

唐太宗業定功成未免漸生驕怠惟我 聖祖獨

運天下終始如一臣嘗私自竊歎謂今天下紀綱法

度雖日漸縱弛而其大體率不可壞皆 聖祖之

精神攝之也 陛下臨御以來三日視朝寒暑不

輟後乃漸多放免比歲以往動隔數旬迨至於今曠

然累月豈盡以 聖體未平之故耶以臣之愚妄

相億度蓋 陛下聰明玄覽熟習萬幾自謂天下

可以坐運又見 御門聽奏率套習彌文無所關

係是以厭而不御耳不知人主所以總攝天下者惟

此精神所以與天下相接者惟此數刻之視聽雖所

奏決非盡幾務所關而遐邇臣工見 陛下宵衣

視事自然爭自洗刷奉職加虔小民逃聽亦將轉相

傳誦戴德無已臣又不敢遽望 陛下一如曩昔

之期但一月之內數 御常朝用以係屬人心整

飭視聽若果以常辭奏決不足留意則請遇軍國要

務重職遷除時召輔臣及該部主者若臺諫侍從諸

臣面相詢決不惟事歸至當亦可省 廷臣議論之

煩臣又聞上下之交禮絕則加踈情適則加親君臣

之間譬如父子常朝大禮不厭嚴肅至於非時燕見

對應唯諾稍略苛禮不惟臣子可以展盡惓誠即在

聖躬亦加舒泰都俞景象何以加茲如此等事

旬月之內不過一再舉行其於 聖躬未為勞億

而可使四遠悚聽萬幾清肅 陛下何難於此而

不為乎又近者諸司章奏多所淹閣此實 陛下

奪於他娛不盡省覽此又非所以傳之遐邇為異日

史冊之累也且耳目時有所省閱則神思精明肢體

時有所運動則血氣和暢非惟致治之本抑亦攝身

之法臣願 陛下以 聖祖天命去留人心背

向二言書置座右自當惕然感悟有味臣言頌曰安

危之判惟逸與勤 聖祖逃慮重戒諄諄如天斯

運純亦不已 旰食思艱 宵衣圖理 皇念

祖德允迪靡愆光我 大業億萬斯年

家法頌第五

高皇帝嘗命大學士朱善講易至家人 上曰齊

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



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治天下亦舉而措之耳又嘗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幘若寵之太過尤恐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官閭政山內出未有不爲禍亂者夫嬖寵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於未然其他則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述女戒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臣觀漢唐二祖皆稱創業賢君至於宮壺之間微有慚德遂爲後嗣之禍惟我

聖祖內政嚴肅絕無偏昵專寵之事故先臣頌述

聖德以爲家法最正上古所不及

列聖嗣統

敬守勿失以至 陛下今 九重嚴闕外臣何由得聞然竊聽之道路之言皆謂 陛下比歲以來 中宮恩禮日漸衰薄 臣誠不信私謂 聖明之君豈應有此且今中外所共指目以爲最被寵幸者 皇貴妃耳父兄小過再蒙詰責非有漢唐諸君蠱惑干政之失也何所因由而致斯謗雖然鼓鐘於官聲聞於外亦安可不思其故耶夫人主左右或以婉婉取憐或以勤勞蒙賞此皆情分所宜不足遂

傷盛德第不以之于上下之分奪正嫡之恩撓 祀

復之計自然 官闈穆肅福慶日生禍實未塞 臣亦

何敢以後世失德之事妄議 聖明但以成湯之

聖女謁是懲金后匹嫡古稱亂本官闈之間外言不

入此惟 陛下自知自省毋使流言不已爲

聖德粹美之累且俾異日使 臣誤書謂 聖祖家

法自 陛下微有遺議則臣子幸甚頌曰妃匹之

際人倫伊始王化根源實肇於此翼翼 聖祖家

政孔嚴去讒遠色寵昵無偏哲婦之禍譬之鴆毒何

以示後女戒有錄

謹身頌第六

高皇嘗論 皇太子曰吾自起田里凡治軍旅理民

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深思古人爲治必

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卽不行亦

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況汝生長官掖未涉

世故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

已之言必審其非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

可得而治矣又嘗論 太子諸王曰朕平日持身謹

行皆汝等耳目所親見無優伶近狎之識無酣歌夜

飲之娛 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

集 160-375

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  
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  
或燕閒之間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  
阿私每旦星存而出至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  
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尤恐不及故與爾  
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臣謹按聖祖所以訓諭  
太子諸王與夫敎戒寮屬之旨詳哉備矣獨舉此  
二條皆聽言勤政持身正家之要我聖祖以身  
示的萬萬年聖子神孫所宜則效者也臣因是思  
之主人主端居嚴邃一言一動外朝未必盡聞而

唐書三

卷九

十五

家庭之間習熟見聞遂爲成法臣觀家人父子言動  
舉止無不宛相肖似何者耳目親而效慕切也

陛下臨御以來敬天法祖好學愛民孝養

二宮憂勤四海種種可書爲後嗣法固已同符

聖祖然先時皇子睿齡尚幼未有知識今

皇長子年且十齡皇第三子亦六齡矣一有

宗社萬年之托一有本枝百世之寄陛下念及

此一舉動一嗜好一喜怒可不斤斤自飭爲家庭觀

法之地哉至於預敎之事業已奉有俞旨不致

與聞竊以一得之愚仰備採擇夫經典之語與而難

曉古今之事博而難該驟聞講讀聽受非易臣愚願

勅儒臣將目前名物大數及古往君臣世次若行

事之槩略考古風俗通之例纂就一書務信言約理

明無俟講解預令知書內人伴之習讀陛下時

時召而指問之觀其應對明了神情穎悟不特

有裨蒙養抑亦天倫至樂雖然臣不慮睿質之難

於驟開而慮其既開之後耳目漸染易以成習也故

欸欸之忱無他惟願陛下以身示的一如

聖祖所諭則宗社幸甚頌曰帝王慎德以訓於

家社稷之本繫彼承華惟我高皇動而可則

謨烈相承敬守無斁

皇懋厥敎細行必矜繩繩

萬禩允爲法程

### 御臣頌第七

高皇帝諭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

所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學士劉

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

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姦邪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

矣上曰然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

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感於聲色外蔽於

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至於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



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又嘗因大學士吳沈等進講周書至罔有立政用僉人上曰國家不幸有小

人如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

於賊下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傳會

曰是不可不爲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

家亦牽合傳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家之賊自古以

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夫以聖祖英聖寧

有姦邪敢廁其側猶知戒畏如此何也忤心之事難

入而正人秉禮據法拙於趨承順旨之事易投而小

人徇私希寵巧於窺伺人主不察而一以誠心聽之

此忠正所以日疎而姦邪易售也陛下推誠輔

弼優禮大臣而在廷諸臣亦未有逢過徇非之事

復何容寬喙但自去秋以來大臣奏請驟蒙詰責

官府之際疑貳頗開至於禮部諸臣恩禮頗

薄莫知其過其他部院大僚但有論執率多忤

旨夫人臣祿位榮名舉出君父卽有去留予奪安敢

復論是非竊恐佞儉等人因此妄窺聖意臣觀

之口此其禍非止亂政殃民而已雖父子骨肉之間皆可以得志古之人有行之者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是也雖其人終於粉身湛族豈足以贖禍國之罪哉

今九廟神靈赫然在上朝廷萬萬無窺伺之

姦陛下聰明炳若日月亦萬萬無姦臣得乘隙

而人之理臣以杞人漆室之慮妄設不然之詞然其

私憂過計有可思者惟陛下慎於好惡重於用

舍以預塞其可窺之隙則宗社幸甚頃曰疇爲

大聖而畏孔壬孰忠孰佞必洞厥情好惡無頗回邪

屏息濟濟衆賢後先承翼我皇秉鑑如日斯明

願謹用舍以杜姦萌

從諫頌第八

高皇帝嘗諭侍御史夏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

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然乎

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

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

納是君負臣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

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盡言積咎愈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蝕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曰 陛下此言卽大禹好聞善言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言而無實略之不究尤見天地之量 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臣因思唐臣陸贄有言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洩漏彰我之能從由斯以觀人臣進諫無論其是者可以上裨主德助益聰明就令狂誣

臣三

臣三

臣三

失實尤足以見人君容納之美卽如往歲元旦

陛下召輔臣手出雒於仁疏數其狂妄而直赦之

廷臣喧然稱頌

聖德謂古聖王無以過之至

私論雖於仁則直以爲翹耳向使

陛下赫然盛

怒下之於理人將相詔以爲龍逢比干之流而拒諫

之名反歸

陛下其得失豈不遠哉夫以於仁狂

顛見容如此前後建言諸臣其狂顛未必如於仁乃

或以一棄不收或以非時獲譴此雖諸臣皆有以取

之然於

陛下容納之美亦少損矣夫自古人君

所惡於諫臣者不過以其實直沽名耳

臣謂事有所

枉而後見其直勢有所誦而後見其名向使人主慨然茹納無復譴怒彼言而得者不過盡職言而失者衆共非議何直可賣何名可沽夫孝子事親偶遭譴斥止當自省其過不足遂累慈父之名惟其放廢終身不復省錄於是後世始悲憐其子而譏議其父此伯奇履霜之操所以至今隕涕也君之於臣何獨不然臣願 陛下曠然特降 明旨將前後得罪諸臣槩從漸洗或復原職或與量移俾棄瑕錄過之恩一歸 主上毋致該部屢推屢抑徒爲 聖明虛受之玷 臣又見近年臺省諸臣先事而諫或以

臣三

臣三

臣三

窺探見疑後事而諫多以有旨見拒夫諫之道有二

非慮其過而防之則見其失而臣之慮而防之者先

事之諫也見而臣之者後事之諫也若先既疑以窺

探後復拒以有旨則人臣無復進諫之時矣區區之

愚非敢爲諸臣浮說惟欲仰就

聖主容納之名

陛下幸憐而察之頌曰從諫則聖厥訓自古屈

聖從愚惟我 聖祖匪惟從之行復庸之孰畏孰

顛誘而容之爰集衆思以建大業佑我後人咸正罔

缺

缺

崇儉頌第九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由於奢侈前代得失可爲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深可慨歎大抵處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朕每思此未嘗不惕然於心身先節儉以訓於下侍臣頓首曰 陛下戒慎如此使後世守而不替長久之福也有司奏造 乘輿服御諸物應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斬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靳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後秦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夫奢儉得失 聖祖所以儆戒後世者諄諄備矣若乃處心清淨以培儉德之原惜小防大以窒奢靡之路卽此二語尤可深思陛下臨御以來外無土木營建之役內無奇伎淫巧之玩恭儉之德誠無間然獨織造燒造二事屢經廷臣論奏未見允從豈以上供所需動有往例不遂至竭民脂血如臣下所云邪則胡不引 聖祖之言觀之也夫 乘輿器物一成不毀所費幾何猶然愛畜如此況此二事日造月輪未有紀極花文樣式

歲益增加夫所供者一所費者百催徵解納費復轉多私侵橫索又應稱此江南官貯比歲一空 陛下試加檢料服御器物有不備給乎日所供御有精好乎今所解納精好能有加乎夫以贏餘不急之物而開公私無已之費玷 聖主節儉之名 臣謂陛下偶未之思耳又 聖祖嘗與近臣論積貯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近聞禁中頗事積蓄中外藉藉以私藏致譏 臣請爲 陛下解之夫人主所患患不爲國惜財泥沙用之耳若以服御贏餘積之不用卽此益徵儉德復何容議但私藏之名流傳非美外府內府總屬 一人如肯慨然籍記其數付之所司 勅令不得別費惟賑災卹民之事取自 上裁令萬口喁喁爲 陛下祈福是前代所以致譏之事於 陛下反爲盛德何靳於此而不爲乎近又流傳在內諸司頗以進奉爲苦 臣竊不信謂 陛下富有四海豈須左右錙銖之利或者偶聞一二貪黷之徒稍加檢括欲懲其後與抑亦一二巧佞巧恩嚙笑偶進珍奇遂以成習與人有賢否性有貪廉廉者雖傾資以上供後必無

繼而或因以獲罪是使左右近習相效而競爲貪矣  
異日賊私狼藉爲廷臣所糾發陛下將罪之  
乎抑遂置而不罪乎不罪則彼以進奉爲利而法不  
行罪之則彼又以進奉爲弊而心不服是又上兩失  
而下兩得也下愚昧竊爲陛下惜之頌曰小  
費勿禁導奢之源抑抑皇祖炯戒具存雕刻弗  
庸淫巧必斥匪費斯靳民膏是恤亦有明訓藏富  
於民我后聿思是則是循

### 恤刑頌第十

高皇帝嘗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

陸亮集遺稿

卷九

三

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安有是言哉又曰民之爲惡譬如垢衣澣濯可潔且  
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也欲其得活難矣故凡  
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又嘗命焚錦衣衛  
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  
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詞用事者因  
而非法凌虐上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凡負  
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  
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  
囚送刑部審理又嘗見道旁叢荆諭太子曰古

人用此爲朴刑蓋以其能去風不至過甚若用他物  
恐致傷生此古人用心仁恕宜法之竊聞故老遺  
言聖祖用法嚴明不少假貸及獲覩訓錄乃知  
用心仁恕一至於此此所天末命之本真萬萬年  
聖子神孫所當體驗也陛下屢降滌冤之詔特  
嚴酷吏之罰嘗私歎謂陛下下一念愛民之心上  
通於天真可合德聖祖乃邇年來道路無識之  
徒嘖嘖流言謂比歲掖廷之間多所躁怒左右侍  
御隕命相踵實不信謂陛下豈仁於天下之  
民而不仁於近習趨事之人乎或有一人一事偶失

陸亮集遺稿

卷九

三

聖意致有譴責而用事者筆楚不戒偶至傷生  
轉相傳聞遂至斯謗耳乃近日揀選宮人之旨一  
下民間遑駭貧夜嫁娶名字一入母子悲號閭巷之  
間聲不忍聽以致名數不敷再厘選擇不然人誰不  
樂以其子致身官掖希非望之恩乎因默然心  
傷謂市井之言或亦有因而致也嗟嗟彼方自謂身  
近至尊百生之幸若承恩而入畢命而出令及  
於此能不惻然夫蟲鳥微物置之籠柵之中以爲玩  
弄比其死也猶有憫惜之心焉而況於左右贊御之  
人乎縱令指使之間微有違忤必其畏謹失措情在

可原 陛下但存恕心凡事皆可理遣如必事須  
譴責亦宜 明勅左右不令隕生或亦感格天心積  
陰陽以綿 聖祖之一事也 禁掖之事於 臣何  
關第恐有傷 陛下 一念仁愛之心有累 聖祖大  
下萬世仁聖之名不覺縷縷至此頌曰 聖祖大  
德配天好生法所必麗惟恤惟矜不忍之心實保四  
海 皇祚萬年於是焉在 一人怨咨上干於天喜  
怒不渝 帝德罔愆

敬災頌第十一

高皇帝嘗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  
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  
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  
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以實使朕失至謹天  
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上聞 諭

卷七

二十五

四輔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  
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  
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儆之安敢不懼蓋謹懼無違  
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  
與卿等皆當慎之 臣聞漢儒有言災異之來皆天所  
以譴告人君示之以仁愛者也若我 聖祖父子

之喻尤爲深切著明乃 臣又以爲父之於子雖無所  
不詔戒而尤致嚴於仁孝之子天之於君雖無所不  
譴告而尤加儆於聖賢之君何者以其仁愛獨至而  
督望加殷也 臣伏見數載以來水旱之災幾徧天下  
地動民疫所在奏聞星變日蝕比歲再見此非以  
陛下賢聖 上天所獨眷眷乎 臣聞格天之道  
修之於禮不若修之於政修之於政不若修之於身  
何者天人之際精氣相通故以術人之賤齋心禁氣  
可以致雷雨役鬼神而况爲天之元子者乎洪範五  
事之失各有徵應 臣不暇備舉竊謂後世人主致災  
之本大略有三曰亢曰溺曰戾亢者上下之間情意  
不接於五行爲陽不交陰天表之應應之以旱溺者  
縱情恣慾不能自振於五行爲陽不勝陰天表之應  
應之以水戾者喜怒不常刑罰過當於五行爲陰陽  
之沴天表之應應之以風雷日星寒暑物怪異常之  
變歷觀在昔未嘗僭差此不可不留 聖慮也乃  
往者災異奏聞 陛下惕然動心詔戒再切邇乃  
少疎少玩似不甚經 聖念豈以往歲年及步禱  
精度如是而災變不加損近者 端居高拱而災變  
不加益頗謂天道玄遠而不可預必耶 臣則謂彼時

卷九

二十六

河南江浙山東山西湖陝直隸強者相食弱者待斃而無敢有一人之嘯呼則 陛下布衣步禱一念之精虔爲 上天所臨鑒不可謂遠而無其應也

臣願 陛下繹 聖祖之訓思 上天之心

抑三者之失修五事之善洗心滌慮決壅去塞順民之欲與天下爲喜慶如是而不轉災爲祥 臣請伏罔言之誅矣頌曰天何言哉災祥示儆仁愛人君俾悔而省 皇祖誠敬上與天通屏祥譴異 聖心冲冲箕範庶徵在修五事翼翼我 皇念哉罔替

憂危頌第十二

陸聖先集

卷九

三七

高皇帝嘗諭群臣曰古之賢君嘗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宇土日廣生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也何者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嘗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又嘗 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患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

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

祖宗憂天下之心爲

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惰危亡必至可不畏哉伏念 聖祖肇建大統躬致太平創制貽謀至精極

備猶然慄慄儆戒如此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自昔聖王靡不皆然 陛下當久安全盛之時據

至尊甚逸之勢豈謂不出房闥可以坐享昇平卽有細娛不妨大業 臣竊謂治亂安危捷於反掌積薪厝

火昔有明規以 臣私計妄謂當今時事內之可憂者四外之可慮者六皆有徵兆不煩諦審 深宮動靜

內外不聞調攝稍乖喜怒微爽肘掖之地人人自危

陸聖先集

卷九

三八

可憂者一奏對既稀 臨御轉曠機務出入止據

傳宜竊恐政柄潛移漸歸突竄可憂者二當事者直補目前旁觀者縱談事外議論紛同築舍艱難罔念

同舟紀綱日陵法令數易衆思爲政人各有心可憂者三上下猜疑浸成錮習公私傾擠人希巧中士風

躁競民俗澆漓黨禍有萌殺機已釀可憂者四賦斂非增閭閻日削通都大邑十室九空物力虛竭莫知

其自此謂民窮一可慮尺籍既虛斧鉞不用脫巾挺刃比歲屢聞加以三垂用兵餽餉方窘是謂兵驕二

可慮人窮思亂易動難安近復倡爲採礦之議竊恐



愚民奔驚姦宄窟宅有司不能彈壓遂成亂首此謂盜萌三可慮捨會東歸西事漸整然醜虜未經大創終恐異日生心邊臣苟慮羈縻復慮廢弛如昔是爲虜患四可慮邊餉日增內帑漸罄尋常小有修興輒下鬻官之令設有大役何以繼之是爲財匱五可慮數級覬遷肩摩踵接纔聞小警上下徬徨陛下試問當事大臣脫有意外艱虞文武何人足倚是爲才乏六可慮傳曰明者見未形聖者觀未兆形兆已著補救無術寧可泄泄自謂久安臣前所條列皆上關陛下身心如後所陳則大小臣工皆當分

陸王生遺稿

卷九

三九

任其責然非陛下一念憂勤無以漂雪其精神而振刷其積靡之習也故臣備述聖祖儆戒之言以竊自附於憂治匡君之義惟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頃曰安危轉轂天道之常未兆而圖乃克永昌抑抑高皇朝範臣惕治定功成殷憂無斁創業非易保治惟艱我皇念哉罔忽於安

申飭監規疏

伏見高皇帝神武造邦卽位之初首建國學規模宏麗制度精詳體統崇嚴厚給優厚何其百務未遑而經營獨至也蓋教化之本原在焉是以其時

教規整肅才傑蜩興往往以諸生釋褐而肩鴻任鉅焯有名跡豈其人才獨盛於昔哉以上之精神

所注而士爭奮也二百年來令甲日以頽廢士習日以玩弛在職者視爲傳舍肄業者等之罔圖日月及格掉臂而去人才茸闕職此之由說者多謂入粟入馬之令旣開而流品太雜雖有善教亦無所施臣竊以爲不然金在鎔而質變坭入埏而器成夫士於教亦何異此且國家議令之初何不直云納貲若干授以某銜註以某職選以某年而必寘之冒監爲哉臣竊以爲爲下入貲而助國是以義進之非開之以利

陸王生遺稿

卷九

三九

也上先教而後用是以道成之非市之以官也且其中安知無奇儔瓊瑋之材汨沒其間而不能自振耶臣等自入監以來不拘科貢新舊附諸生每月六試其於新附有志者猶加意選拔之今其經義精進可以領頌科貢者數人其學力未充而資性可進者不可枚舉以此知士習何常顧上所作興鼓舞何如耳夫以職等行能淺薄諸生不以爲不肖而勉從其教若此若陛下垂神甯監吏禮二部奉行德意而振作之多士望風感奮當復何如而猥云教不可施哉職今不敢以職業可行之事仰瀆天聽亦

不敢自以私見妄議變更又不敢以國初久遠費格若會饌積分等法仰冀修舉竊議法者尋其本始行法者度之時宜謹條擇於今可行於後可守下無所拂於已偷之人情而上可彷彿於高皇帝立法之初意者開欸上請自知議論卑鄙無足采擇區區之私不過欲令在監諸生知皇上精神所注以有所感發於萬一而已伏乞勅下該部酌議施行職等幸甚胃監幸甚

計開

一曰均制額以一事體夫自初建太學以來南

監志生遺稿

卷九

三二

北益重無所軒輊我皇上特開選貢之例以實

胃監亦未嘗於南北二監有意軒輊也近聞科臣加額有疏此中人士喁喁向風謂且必於盛典爭相淬瀦乃該部議覆僅於北監加二十名而四方選貢盡留於北此其雅意不過廷試之期迫近科舉俯恤諸士跋涉之勞耳而觀聽囂然便謂重北輕南意氣灰沮紛紛向職稟曰不可論止夫南監高皇帝首善之地也今一旦驅四方之俊乂而盡歸之北舉非時之特典而專屬之北即無論士氣沮喪謂高皇帝德意何且議貢之初名為實監今府州之貢

既三北而一南縣貢又有北而無南是北監實而南監常虛科舉之後南人勢不能久北必且多改告南是南監實而北監又虛且選貢既北援例必南是南監虛於貢而實於例選貢期滿援例不至是北監虛於例而亦虛於貢將來在監諸生必且數數多寡惟便是趨是又南北二監一彼一此條條實似非議貢本意今北數已定勢難更改職等願照例於南監亦加二十名明歲縣貢仍分南北似為妥當議者必謂如此則解額似於太濫不知隆慶庚午之額僅增十名耳以進士歲加五十名之數權之尤以為少若多士則以取解為榮未必以跋涉為苦無已則稍前其廷試之期耳未可因是而遽壞兩監二百年之舊制也且職等又非獨謂體面惜也誠恐多士不察而妄意廟堂之上以名輕之遂自灰其興起之

監志生遺稿

卷九

三三

聽竊計該部仰體皇上作人造士之美意無分南北亦必不以成心見格矣伏惟聖裁

二曰慎稽覆以崇行檢職等謹案太學舊制官恩科貢猶加慎選後雖流品漸雜然在成化間尚有大臣

三品以上適子試其經學既通方許入監之例其慎重如此況於民生例納而可漫無稽覈乎又况武生



承吏販夫藝客稍有貨積皆得改頭換面廁身國學  
乎且已黜於學而得入監是太學爲垢區也負罪於  
鄉而得入監是太學爲逃數也垂髫毀齒之童目不  
諳經書身未接師傅而皆得入監是太學爲社塾也  
合無自今定令除在學廩增附照舊通行外其民間  
俊秀皆限年十五以上身家清白經義粗通方准上  
納若已納銀在官未可遽斷者則俟部文到監走班  
一月仍給文回籍習學待期其革黜生員及已廁身  
雜流若承吏武生等項通行禁止以清其始進之路  
至於在監懲創止是曠歷兩端而先年掌監諸臣偶

陸三允奏稿

卷九

三十三

因事故或於陞任之日間行量免遂令人情積玩  
爲常典呈請紛然似宜特行申飭列入太學條例  
是私情呈乞一槩不行撥歷之日於該撥諸生而通  
查曠歷多少及有無敦朴以爲次序若日月完滿不  
營差假都無曠罰者則其操行謹飭可知宜卽序爲  
本撥之首仍下註在監無過字面其撥期止差三日  
以下者許特先一撥以示優勸設有學術純茂孝友  
著聞者或憑本監諮訪或據在籍有司開報許照先  
年事例特疏薦揚以憑該部顯權如此則人懷鼓舞  
向進之心革偷惰因循之志其於育才興行不無少

補矣議者若謂如此或啓鑽刺之風未必有裨實行  
職則謂鑽刺有地受鑽有人特薦重典寧虛無人必  
不敢以欺人耳目若消除曠罰槩註無過此自祭酒  
不才不可因而廢法也伏乞 聖裁

三曰定書課以稽寔學 職等謹按監規誦書作課寫  
做等項俱有法程而又假以歲月之久加以考覈之  
嚴大率十年方得序撥此周禮九年知類通達是謂  
大成之期也今在監日月少者一年多者二年耳課  
誦講做非不一按舊規然大都以經書首卷抵應故  
事日月及格枵腹而歸反不若里學塾師猶有課程

陸三允奏稿

卷九

三十四

紀目豈惟敗壞諸生亦惟 職等之耻故 職等入監以  
來除會文諸生約定性理綱目二書限卷出題考試  
外其餘諸生皆定書課始日撥歷之時先期通驗課  
誦不及格及生疎遺誤者責令溫習以待下撥二三  
撥後課業滋多士皆習誦無所遺失以此知玩愒日  
月豈盡諸生之過哉合無自今定制除入監在前撥  
歷在後不等聽 職等照依前法責驗外其新入諸生  
生皆限之定課若經書正文及 大誥三書責令  
熟誦非直背誦字句兼須通達意旨外加通鑑集要  
併 大明律令此則免其背誦亦須粗了節又撥

歷之時以此爲程其有前書精熟先期可驗者量超  
一二撥以示獎勵則諸士不煩約束勤於講誦內無  
曠假之擾外減游蕩之思其於收攝身心爲益不小  
且經書止習正文則工夫簡約中材以下皆有餘功  
又非強人以所不堪也伏乞 聖裁

四曰優等第以鼓進趨職謹按國初選授多出  
監上者方面中者科部下者郡邑故其時士皆蒸蒸  
自奮豈特教養之法密哉人情前有所拔後有所惜  
故競勸而趨之也今不敢復望此矣惟是舊附諸生  
與歲貢諸生文學行誼大略相等彼雖年資差深此

陸學先生遺稿

卷九

三十五

亦以義助國據職等耳目所及監生爲邑長郡佐者  
比比而是是該部亦未嘗大有所軒輊也乃邇年以  
來百無一二以故人情風靡安彼小成視在監出身  
止爲肥家償債之計而無復有翹然自奮之思此於  
國家何利焉夫選授職在該部職等亦何敢以諸  
生之故妄議紛更但註選之時例有考試文義優劣  
一覽可知儻於舊附諸生拔其尤異者同於歲貢民  
例諸生拔其尤異者同於舊附一選之內但得數人  
則人人感勵耳目一新亡論在監在家皆進學飭躬  
之日矣職等又思在班日月太少大非舊制若驟有

增益人情不堪其若特爲開創使之樂於從事如選  
貢加班一年得同鄉舉舊附加班一年得同歲貢其  
民生經義年通有志學成而用者量加年月亦如之  
其外學民生以附學名色起送者通行禁止斯則人  
情不拂而日歷自增 祖宗成法可以漸復或亦  
一便計也夫搜羅人材以資教育者禮部事也教育  
人材以資拔選者職等事也以拔擢行教育以教育  
廣搜羅者吏部事也在事諸臣亦何惜少加振作以  
起久靡之人心新已頹之積習哉伏惟 聖裁  
五曰優禮遇以興士氣職等伏見 高皇帝加意

陸學先生遺稿

卷九

三十六

在監諸生恩禮最爲優厚視彼郡邑迥絕不同職等  
不復遠相援引即以耳目所及猶見監生與該縣有  
司分庭抗禮此非以其人之故太學之體宜爾也數  
年以來日益陵替片言干涉囚首就逮呵叱罵詈等  
於編氓幽囚箠楚夷於奴虜此豈盡有司之過多緣  
諸生不自檢飭或與細民競利於錙銖或與惡少起  
讐於睚眦無事則盛禮納歡以徼二天之庇有事則  
僥首乞憐以竄一時之威有司者習見卑誦以爲宜  
然是以責望彌苛禮遇彌薄耳職等竊謂生員有事  
許家人抱告外庠如此則太學可知法司衙門皆行

文典簿廳然後送問在京如此則外郡可知請特  
行申飭監生非有實犯重情有司不得擅行勾攝卽  
有事須勾攝不論遠近一面申呈本監文到之日給  
批聽問事結無礙方許復班或依期聽選稍有干涉  
卽將在前月日畫作虛曠蓋一則優以禮遇以發其  
愧耻之心一則示以創懲以消其橫放之氣非直與  
所在有司瑣較虛體面也議者或謂編氓一旦捐貲  
何遽夷禮於有司職等竊以爲不然夫朝廷不難  
以名與之有司何難以禮借之卽有一二鄙瑣不才  
何可併其同類而輕之也夫待人以君子彼將君

虞廷集

卷九

三七

子自爲也待人以不肖彼將不肖自爲也職等竊謂  
優之以禮遇正所以開其不肖之心耳伏惟 聖  
裁

六曰重師儒以敦教本職等伏見兩監六館諸臣舊  
有行取之例卽今歲報揭帖給以前項諮訪爲名乃  
十餘年來以監官推擇爲臺者寥寥無聞推求事  
始莫知其故夫中書行人與六館諸臣其 京職同  
也其品秩又同也太常博士與國子博士其品秩近  
也其名同也彼二臣者享其逸而無一人不與行取  
六館諸臣任其勞而無一人得與行取亡論事體不

均恐亦非該部在前題 請之意矣議者或謂彼三  
臣者皆甲科而六館諸臣多舉貢以是爲別職又有  
以折之夫薦舉教職之時首曰六館之選次曰有司  
之任今有司以舉貢而得與行取六館乃以舉貢而  
不與行取何其與薦章之言相左也進士就教先除  
外任後陞國學豈不以國學爲重不肯遽授乎乃就  
教則以國學爲重進士爲輕行取又以國學爲輕進  
士爲重又何其與選授之意相戾也職等竊以私意  
度之或者以諸臣在監清苦故多先時陞轉不及行  
取之期乎夫後之以陞轉之實而靳以行取之名彼

虞廷集

卷九

三六

關茸之徒雖先實而後名有志之士多重名而輕實  
似非所以砥礪當官俾之恪勤所職也職等願自今  
兩監六館諸臣擇其賢者特與畱任行取以存其名  
其進士願授教職者或不妨選授國學與中行等官  
一體論俸此於事體原無變更而可以一新兩監之  
耳目該部何愛焉至於部堂中謁見之禮等於雜流  
屢經先臣題請未蒙改正職等竊查洪武禮制六部  
衙門典簿廳典簿申呈六部平關應天府其爲體統  
亦略可推矧六堂諸臣皆班典簿之上乎夫部臣固  
尊於外臺監官亦優於邑博邑博得上躋於有司監

官及見卑於京職外臺尚能假借於邑博部臣豈不能假借於監官固知積習相沿非必主者有意也職今不欲以衙門體面相與爭執儻以師儒之故特加優禮以成聖明隆儒造士之美意或亦雅道所宜耳伏惟聖裁

七曰議久任以專督責除職等日夕待罪伏俟黜幽不敢自議外伏念國朝舊制不惟本監正官如宋訥陳敬宗具有故事即監丞亦有九年考滿陞註檢討復任管事之例蓋日月久而督責專督責專則視聽一夫是以上無苟且之心下資講授之益教化易

慶聖主壽

卷九

三九

行而今無玩愒也自國學驟輕官亦驟易茲例久經廢格難以驟行然獨不可少加斟酌以示上意所注向乎夫人情不有所勸難使久安淡泊今既開以行收之例優以禮遇之學有志之士宜亦自甘清苦終與諸生切蹉者合無自今著令監官皆一體考滿計俸始得陞遷其以任職遷者除行取外乞皆量轉京職下乃府佐州守每歲終冊報之期祭酒司業擇其學行優異者特薦數人其餘明註稱職與否最不才者即以非時論劾無使久汚清署如此則不惟當官者人人洗濯以稱德意將士子亦且翕

然回聽易視矣即今見行部揭亦等薦章然職等區區之心不過欲假此聳動諸臣視聽作其久頽之氣耳職又惟師弟之誼古稱在三外庠博士徒擁師名諸生曾經教育雖居顯位於身執門弟子之禮乃在監諸生自祭酒司業外一登甲第抗顏鈞禮視等路人薄行澆風莫此為甚似又禮部所宜申飭也伏惟聖裁

八曰修號舍以便業職等謹按監規生員每夜務要在號舍宿歇又曰生員於各衙門辦事者每晚必須回舍不許在外宿歇因而生事所以一其心志不使

慶聖主壽

卷九

四

見異物而遷也後因號舍頽弊漸次僦居民房簽曉不到飢餓寓居遠因而狎游非禮難以稽查若使皆住號房出入有禁可以不煩督責坐收放心此高皇帝立法之初最所留意者也職等查得前監號房除內號多年倒壞難以起造共計外號五百七十間萬曆十年曾經題准通修今除諸生住見在三百五十四間不煩修整其餘大創場六十九間堪修一百四十五間又查本監官房一十八所止存八所見在各官一十五員強半僦居實為艱苦看得內號復有舊房四十七間地基空濶可以改造四所浴

賢橋一所廢壞可修南平號一所舊基具在以上二  
項大都估費不出千金而可使官免僦賃之艱士無  
放逸之失於部所費無多於監為益甚大若不及今  
葺理必至倒塌無存再行起造費且十倍又非所以  
為財用計也或者謂國惜財必有時詘舉盈之議  
等又有以折之當今之時與 高皇帝戎馬倥傯  
之時孰暇修理之費與初始經營之費孰多且 國  
家稍有興營動糜鉅萬乃於教化本源之地靳此千  
金之費乎似非所以右文勸學盛太平之觀也伏乞  
聖裁

陸學士先集稿

卷九

四十二

九口廣書籍以彰盛典 等伏見 國家貯書惟是

內閣與兩監耳

內閣之書

職等不能盡窺

其藏北監固無多書南監貯書視北頗富即今板刻

多敝卷冊不全除就本監工力所及漸次補刻外

職

又思前代校書有官構書有令猷書有賞是以四庫

五車朝廷後為盛事汗牛充棟儒者亦為美談但偏

貯則一逸而不收孤行則欲校而無副 等願自今

特勅南監所有印送北監北監所有印送南監

內府所有印賜兩監又令各布政司將本管郡邑

所有書籍各具正副分送

內閣及兩監其兩監

送書不煩特解但令援例監生酌量卷帙大小順實  
數部數年之間諸書可以畢集是亦太平之美觀不  
朽之盛事也抑 又有議焉永樂年間搜羅盡天下  
之書纂校盡 廷臣之力輯為大典未及頒布嘉靖  
間復以卷帙損壞重煩謄寫亦未印行皆以板刻繁  
多工力不貲之故以 等愚慮切謂不煩工費可以  
坐致成書謂宜於各巡按出差之時量齎一二十冊  
如式刊行工完之日亦具正副一送 內閣一送  
兩監十數差後便可完書流傳四遠未求不絕不負  
文皇帝纂輯初意此又非特胃監之私幸也伏

陸學士先集稿

卷九

四十三

乞 聖裁

十口督進賦以濟窘乏

職

等伏查在監錢糧例無蠲

免非直

高皇帝崇儒勸學之盛意要亦計口賦

食原無贏餘後因人數減少稍有貯積而本監又不

素以會計為事日漸因循有司視為不急之務虧欠

日多然猶歲時徵解支吾無缺至今抑又甚矣 等

抵任以後歷查蘇州一府每歲該解膳夫銀二百七

十兩自萬曆八年以後拖欠銀三千二十兩常州一

府每歲該解膳夫銀二百三十兩自萬曆十六年以

後拖欠銀六百二十兩松江一府每歲該解膳夫銀

二百四十兩自萬曆十四年以後拖欠銀一千五百六十兩湖廣一省每歲該解乾魚銀四百四十二兩五錢自萬曆八年以後拖欠銀三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六分年復一年立見乏絕卽今科舉屆期四遠雲集又多係全廩之數作何措辦職等伏念前項銀兩旣不蠲免計必已徵在官積年不解作何支銷如其那移別用是爲官吏弊數也如其架閣不徵是充吏胥姦竇也若以災荒爲辭掌監諸臣豈不爲朝廷念之何不直具所由某年停徵某年補解在官者急爲解納在民者陸續徵輸乃屢次差人守催竟無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元

四三

實數回報再更歲月勢必不支乞

勅撫按諸臣

不分彼此與戶部錢糧一體催督併入考成冊內庶俾諸生無枵腹待哺之慮職等非心計之人胥監非言利之地實不得已而有請耳伏乞 聖裁

陳情垂郵疏

臣 生父先於萬曆五年內蒙

恩封翰林院編修

生母唐氏贈孺人自後歷任侍講及諭德侍讀學士皆實歷三年垂及考滿而陞自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至今亦幾三年俱未滿任未獲加封所生伏查大明會典一款凡三品官本生父母有值 覃

恩乞以本身應得

誥命移封者身後量給祭一

壇又一欸凡文官三品以上不論已未考滿其父母曾受本等封者照例祭葬而出自 特恩不拘又

一欸如講讀官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

擬祭葬金無日月年限及曾受品封字樣臣念本生

父封僅七品不敢妄引前例又臣庸庸尸位碌碌隨

人誠不自意獵登卿貳未效涓埃之報於

皇上

雖嘗濫竽侍從備數

經筵亦不宜妄援諸臣有

所希望第念臣之於君百凡惟思報效雖毫髮不可

妄干惟是推恩父母或可仰希意外之數君之於臣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元

四四

百凡皆有品限雖嘖笑不宜輕假惟是施恩父母或

可特垂格外之仁此古昔烈士所以畢命於壺殮而

世主所以收恩於簞食也况臣親蒙 寵擢依依

法從垂二十年譬之犬馬亦可望帷蓋之施者乎臣

痛思生父痛心力學四十餘年聖賢經傳無不尋研

國朝典故無不參考亦嘗思效一割之用以報

國恩而不獲遭遇

聖明齋志長往然而忠貞

清白之訓所以誨勵臣者不絕於口當屬續之日之

前猶責臣

以君父大義督臣力疾就官此臣生父忠

君報國之心至死而不忘也獨臣不才不孝孤



曠 聖恩有負亡臣遺訓耳是之罪可誅可殛

而死父所以教之心似可矜原 皇上儻誓固

日月之光未必不惻然動念也 又伏思 君尊

於天而近於太古之人子乃有至孝感天起沉疴於

垂絕者何也天亦鑒其至情而默回其已定之數也

儻 皇上俯鑒 衷少垂 恩命於 生父是

天不能延之於生前而 皇上能榮之於身後殊

異之施上與天等 雖死愧昔賢格天之孝猶得微

借 寵靈以慰亡臣於地下亦或可視昔人於間

世矣為此不自揆度瀝血披誠仰冀垂察伏乞

勅下該部酌量情例量加欽卹 死且銜結生則捐

糜豈足以報 鴻造萬分之一哉 不勝哀懇追

切之至

### 目擊時艱疏

臣某謹 題為目擊時艱不能自默敬陳一得以佐

廟謨事 臣竊見寧夏反叛以來日夜憤懣恨不能

奮身行間以徇 國家之急獨念一時當事諸臣皆

海內碩望老成更事之人 陛下軫念邊疆不吝

崇爵厚賞優以貲費假以便宜又非有掣肘中制之

虞么麼奴隸固不足定何復假書生喋喋為用是雖

有鄙見贅言喋不敢發今遲延數月勘定無期舉動

周章請乞煩擾情見勢屈將有他虞乃敢不避迂鄙

之嫌僭陳一得夫兵家大計約有二端應機不厭速

制勝不厭緩今應機之失已在事前無庸追論至於

制勝之畧亦宜規圖一定決策萬全今觀督臣魏

前後奏報漫無成算止憑部將揭稟條緩條急乍

進乍退今者内外人情僉謂討叛不難難於制虜

謂當逆賊反叛之始三尺童子知有勾虜之謀凡所

出入要地謂宜首駐重兵外斷牽援內防進逸今來

去不知其踪多寡莫稽其數豈可盡委于兵力之不

集哉至于攻城護餉責任宜分安有數萬之師盡作

待哺之計議者驟見糧車被劫遂謂賊計百出猝難

蕩平 臣謂待死狂徒必無分兵四出之事何者彼亦

知一戰而潰不可復收也故知城外零賊半係腹心

半由劫掠上策能用之次則能殲之最下亦能防之

何故圍城之中忽出劫掠之眾既不能制我之進退

復不能規賊之出入又安可專咎督餉之無人也若

乃 廟堂處分祇憑賞罰二柄今者賞太重罰太

輕賞太易罰太難即如總兵李 胸者謂宜先使帶罪

立功如復逗遛便行鈇鉞軍律具在彼亦何辭今前

有封侯之令後無失事之誅首鼠誤國止於回銜何以作懦夫之氣而得其效力哉此謂賞太重罰太輕前者兩報擒獲即令盡寔未足為功乃奏報朝聞

恩賚夕下意謂假此以豔彼立功之心未為失也何獨喪師損餉不聞罪有所歸若謂任事之人理難阻銳則彼旁觀之眾罪復何逖此謂賞太易罰太難臣聞兵猶火也久蓄則焚亦猶水也多壅則潰連兵不決旦夕之變未知所終即今大虜不動實由天幸詎可為常何者虜不助逆固由戀我市賞亦謂中國廣大彈丸寧夏未足相虧徒然結怨若知全陝之力

陸王左遺稿

卷九

四七

困于一城見利而趨固其常性即以往事籌之呼賊之變于我急于火真得城之利于虜大于搶鹵秋高馬健萬一生心就令扯酋不行潛遣別枝托言非力所制以為嘗試之謀我軍驚擾遂百今日況復火酋伺隙未甘遠遁此不可不慮者一也夫師克在和權均則忌此非可以 詔旨約勅也今三道之兵舉出學會調遣如聞一賊未得已有兢功之謀同者榆林士卒逗遛未必糧餉不時之故多因固原將領自分彼此乘機歛退譏責他人矧今宣大之兵由于欽遣受 命之日公以不受節制為請縱令

屈已相成彼各總兵詎能相下妬功利敗勢在必然昔以李郭之賢猶有相州之潰矧今諸將可望成功此不可不慮者二也今卒伍日驕軍令益替無事則以糧餉為辭恣行邀挾有事復以邀變為罪任彼嘯呼即如薊鎮肘腋之間乃有前日之事梟從寬釋豈是紀綱今討賊各兵無法不行無糧不飽脫有效尤生變遂恐所在騷騷此不可不慮者三也況今炎暑鬱蒸癘疫將作兵屯眾聚寧保宴然倉卒機宜理難預定惟有拙遲一策差可鎮定人心言出書生恨為無據請先引古事為証昔王晏球討王都于定州

陸王左遺稿

卷九

四八

奚酋禿緩以萬騎突入并力拒守晏球等長圍攻之坐食三州租稅為必拔之計卒能北走契丹都與禿緩駢首就戮今扯酋之強不如阿保机松套之虜不如禿緩逆賊驟起不如王都榆林宣大之兵不滅趙德鈞全陝之租廣于三州 朝廷全盛萬萬非後唐之比虜又懷我德威卒未敢動何可謂今日賊勢猝難撲滅也度今諸道之兵不下五六萬宜 勅魏學曾相度兵力強弱及將領所宜或扼虜衝或護餉道明諭事寧之日與攻城之功等無彼此其臨城之兵各分地面掘塹築壘按兵坐困如晏球計臣又



料圍城之中伺釁圖賊人各有心特劫于屠割之威且以外攻未合形援難恃耳若堅壘既合飛走路窺宜明示招徠潛圖策應以伺內釁之作臣又料寧夏居民卽不能伺釁圖賊宜有縋城求活之謀但恐諸將割級爲功自投於地宜預嚴約諸將領自非臨陣對敵不許擅斬一級以開彼中四散奔逸之途其有縋城自赴者臣各營加意拊循時遣同城招諭明示更生有路臣又料逆賊自知歿近必有乘間不突之謀萬一我兵不戒與可得志宜預戒各營將領倘有零賊嘗試憑壘勿追如大隊突出然後并力相持斷其歸路臣又料逆賊計窮緩則設謀相誘乘虛北走急則以人爲糧苟延日月宜觀察形勢稍示縱弛伺其既走而中路扼之以抹危城數萬之命臣又料城破之時卒伍人競首功勢必多殺居民爲賊固守亦此之由宜預疏逆賊首領及各家族姓名分授諸將內得一人非常給賞其餘不得以一級爲功但令收城雖無斬級賞賚皆等以杜一時橫殺之禍蓋堅壘既立糧餉四輸出則可攻入則可守勝固可進敗亦可依分數一明有兢力而無隱功隅落勾連有竝進而無偏潰虜在賊中固同牢而其繫虜在賊外將望

臣三先生集

卷九

臣

風而遠却且可內固將卒之心外休士馬之力下彌流煽之變上息紛紜之議爲今之計似宜無便于此者臣又惟魏學曾雖用兵制勝短于決機然其人實心謀國語絕虛誇前後奏章亦畧可見始聞本兵以事不決行有置代之舉此則臨敵易將兵家大忌況所置代何必猶賢似又未可倉卒議及也諸將中忠勇謀畧僅見蕭如薰一人近者特拔元戎極爲得策第其名位素微諸將之中必多嫉妬宜特勅魏學曾調和擁護成就其功不惟爲國家愛才兼亦于軍弭釁此又當事者所宜留意也至于廟堂規畫不必盡憑該部宜自臣陛下赫然發詔顯示不測之威一面詰責魏學曾去年罷欵之議厭猷何壯今何輒懦不副前聞目下定畫竟作何處兵可何時而決一面遣知兵大臣以宣慰諸軍爲名隨察諸將領中沮撓觀望不用命者拿解一二按行軍法以聳動各軍耳目臣見臣天威震疊精神折衝逆賊之首不日可懸臣北闕矣臣又見邸報倭奴不道侵破朝鮮臣陛下俯念屬國特許赴救兼賜犒金茲寔臣聖天子天覆萬國之心德意甚盛然臣猶有思憂過計謂事關外國接應實難隨聞本兵調遣止

臣三先生集

卷九

臣

疆境上近作聲援斯則內揚 中國之威外明恤小  
之義名實兩附得筭為多惟是沿海州郡自合暗行  
提備不必過示張皇又所議募兵一節少則調遣不  
足多則賞餉難充凡百規圖宜思永計趙充國有言  
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蓋於今則貴精不貴多于  
後則能合亦能散當事大臣宜有石畫矣臣本豎儒  
未閑軍旅特不勝一念區區忠憤冒昧陳言惟  
陛下裁察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

漱水陸可敬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序

應天鄉試錄序

歲辛卯天下當大比士先是應天府尹臣邵仲祿以

請上命諭德臣可教中允臣繼登典厥事於時

應天志齋稿

監試則御史臣而而臣自謙臣應科臣李用中而同

考試官則府尹臣廷相所預聘若推官臣吾弼臣根

知州臣士鰲臣景知縣臣文熙臣其志臣格臣慶

貽臣大咸教諭臣英才臣日章臣受采臣戴臣其嚴

咸秩秩悲事待矣臣可敬不佞往戊子奉簡命

與江右試事競競夙夜幸以不辱任使應天今

之陪都而高皇帝所創業也則上命於

滋重臣所為夙夜自矢亦滋虞所為警戒同事諸

臣視所警戒江右諸臣滋慎殫公竭忱為日二十有

二得士百三十有五人錄其文之粹者二十篇以

獻夫槩監胃畿輔之士無慮五千人皆提學御史

臣柯栳及六館諸曹所遴擇以為才而進之者也

其名與錄者五十之一耳不亦難哉夫士之與錄也

難則臣所為督望於士者滋益加重敬遵故事申其

意於首簡曰臣竊觀載籍金陵為六朝故都於時光

嶽之氣裂而不完然其人士皆華藻秀發一時鼎峙

之國無所與比非其江山綺麗清淑之氣所鍾美然

耶然亦怪其文溺華喪實居者不競於名檢而競於

風流談者不競於經術而競於玄理仕者不競於職

守而競於名高斯其人才雖足以秀出一時而迄不

應天志齋稿

能輔世主以成混一之業疑亦其江山風氣所矜域

也今臣之始入境也驟見大江泥濘浮天而下仰望

金陵諸山盤據上游若清都太微上帝之居則

高皇帝所定鼎在焉乃作而歎曰惜佳哉鬱鬱

葱葱臣乃今知峭函京洛不足為巨麗也豈大

聖人有作江山色澤劃然開朗彼載籍所稱絢麗清

淑云者猶未免錮於耳目哉夫江山無情之物遇

聖主而劃然改觀乃爾以觀都人士宜何如也矧

我高皇帝定鼎之初首建太學以興文治倦倦

以敘彝倫厚風俗為教本選觀進士人

陸上先生集

朱

三

真以青衿咕嗶之業足藉以華國哉蓋文華日競則  
本實彌撥於身爲名檢於學爲經術於官爲職守必  
且巍然奪於風流名理之言而莫知底止非都人士  
所以仰稱 高皇帝作人之旨一洗六朝之陋以  
還鎬京周士之觀不爲今日金陵江山之愧也臣職  
在取士無所與於訓士然 惟重士也故不從臾之  
以其所自喜而務激其所愧爾諸士儻以臣之所以  
重士者自重乎則請踞石頭而臨大江視 高皇  
帝規摹之宏偉人思一吐其奇以垂萬一代之明靡  
厚之治與江山爭勝必且灑然有激於斯言矣臣往

江西鄉試錄序

士以考試官爲請

上命

刑科左給中  
臣燮

往蒞厥事

伏念

上不釐舊制還其職柄文者

而

命近臣典之如

蕭皇帝之故事德音

甚盛而一時在廷諸臣所以擘畫條議佐

上聲

弊求才者章亡慮數十上其愼重如此臣能行淺

陳子大生後稿

卷上



薄文質無所底蓋慊然不勝任者歟又伏念遭

上板擢濫竿史局十載於茲雖幸以珥筆執經之

役隸名諸儒臣後而礧礧然迄未有報効萬一也迺

上今始特任臣何容道自諫經臣以不稱爲解且

江右大藩士風以道義名節相砥礪庶幾得其人而

獻之以竊附於上臣之謹自惟幸其遂保伏拜

星馳而往至則煎後御史所僱同方試宦

知縣 趙 鼎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啟論

言  
皆集會城待事而後

調則左布政使臣文燭右參政臣邦彥監試則副使

臣學曾臣治具祇戒內外惟慈惟慎御史臣大舟實

以執事監臨之加慈慎焉臣於是得藉手畢役矣故

臣始至則與御史誓曰毋有竇也而自外入御史任

之毋有隙也而自內出臣任之其有勿恪勿虔以干

不然之議即異日譴死有餘辱臣與御史均任之既

入則與同事諸臣誓曰毋有疎也而謬於出諸臣任

之毋有濫也而謬於入臣任之其有勿恪勿虔以干

不然之議即異日譴死有餘辱臣與諸臣均任之於

是集提學副使臣沈九疇所校士四千有奇三試如

肇奎集稿卷五

制卷入分閱之又彙閱之又與臣燁互閱之已

又盡哀所黜卷覆閱之又互閱之錄其人九十有五

錄其文篇二十其錄人也斬於才曰異日將以備推

擇不敢盡以尺綈繩之也其錄文也斬於式曰今日

將以抑浮詭不敢不以尺綈繩之凡此臣何敢言自

信要以奉行臣詔旨庶幾自道罪戾云耳然臣又

伏思高皇帝初制立法於賢科最爲詳備豈其

過爲防檢薄待天下士大夫哉要使當事者得一其

志無所外虞以玷至公如是止矣而近乃因一二不

戒之徒喪心權利以結吏議至煩臣廷臣不別其人

而一咎於法諸所聲畫條議名爲佐上釐弊矣

才者章數十上而未已也嗟嗟彼豈以走避嚇腐遂

爲士人之恒行而必勞臣明主斤斤標三尺墮其

後哉臣雖不肖竊爲聖世耻之故臣雖不敢過

爲自信以少遺失法然竊願以自信之說爲多士由

告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夫開之可仕夫子

許之矣而猶自以爲不信使其既信而仕豈其竊竊

然尋聲履影以形跡徇世者哉此夫子所以悅也今

士羔鴈六藝之影嚮薦之一夫之目而得之未嘗不

訥然自信也而及至榮利豔於前權勢林於后乃不

免易心面大謬其風昔而不知如前一二不戒之

徒有矣如此雖使人主日操三尺以隨之豈爲過計

哉爾多士於今日蓋學與仕之關也則友而求開之

所自信者亦惟今日臣請預爲多士約夫天下邪與

正而已澹泊恬靜者所由以適於正之路也穢黷競

躁者所由以適於邪之路也由前而失者有之然而

心加憚焉比其得之則身名俱泰寧壤始終矣臣後

而得者有之然而心加愧焉比其失之則身名俱敗

糞壤不啻矣爾多士於世路未涉其涯也何至謬設

不必然之事如所云然而穢黷躁進之塗於是乎始

此所以預爲多士約也方今

聖天子神明統

契崇德黜回邪正二途得失較然不爽爾多士之進

也其大者庶幾一德一心肩鴻任鉅耀日月之末光

以與穹壤始終其次亦望以道義風節相砥礪以無

失而鄉之故步則臣所藉手以報効萬一者將於是

乎在不然臣以謾言爲多士左券何所逃其不信之

罪耻彌深矣

### 武舉錄後序

今制武舉既屆期大司馬則集羽林材官若諸郡國

蹶張技擊之士試步騎射而拔其十五 上乃命

陸圭先書稿

卷

七

詞臣者二鎖院再試之而二詞臣者則詮次古往兵

家成敗利鈍按其故實俾覆射之而籍其中者十一

以獻今歲臣相嫡暨臣可教實奉 命典厥事

三可教自知咕嗶以來則喜閱左誥國策若諸世史

所載用兵形勢其上者謀國制敵收之萬全其次乃

因敵變化玩百萬於掌股之上以取快一時之捷大

邪若先爲之處而疾徐赴之其智若揮羽然而未嘗

脫於彀之外也常私心壯之還而自視業已不能鳴

鏑控弦徇命行間顧安得若人而薦進之以備 縣

官一旦緩急之用乎今既奉

命典厥事得以執

事掄若人其才者藉之 獻

臣

滋幸甚乃 歷觀諸

家兵法其言鑒而無遺巧叩之百變而莫知其所

則無若孫武之書然武常將於吳矣一入郢而不拔

其後也夫孫武且然而況剽其鈴說以資覆射將安

用之抑射義有之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於射官又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不

中則不得爲諸侯夫程其實則射雖六藝之一不特

可以得材武技力之士而可以選諸侯抉其弊則以

孫武之言兵而身不收其用今茲取士乃不決之再

所已中之射而決之孫子所不能自用之空談何其

陸圭先書稿

卷

八

意則左也然 又觀趙管平班定遠兩徹侯者一則

縷指降羌利言一則備陳西域諸國控制機宜皆先

事言之於舉朝異議之時而其後皆懸合巧中無錙

銖相爽乃善射養叔且見詬爲辱國而指揮諸將收

平吳之功者抑亦射不穿札之杜預也彼謂言不足

以得實而彼一決之於射若彼兩徹侯者又何稱焉

夫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

中秋毫之末爲拙兩徹侯者皆身其任履其地隱度

其情變之所必至而爲之處故其言若數黑白而百

世可覆者常儀的也孫武懸取兵家之機括之篇中

以待後人之自擇故雖試之身而盡其用無常儀的也故二臣者私議謂不必詮次古往兵家成敗利鈍按其故實以資覆射惟取今世所急為耳目共聽觀者以觀諸材士之指畫庶幾有懸合利害巧機宜若班趙兩微候其人者乎夫以鵠程鏑曰射以策程士亦曰射以鵠取鏑曰中以式得士亦曰中與其剽之說鈴以中於古也無寧信心指事以中於今也然彼兩微候者皆身其任履其地隱度其情變之所必至而為之處故其言可覆如此今主上天覆寰寓西羌北狄業已解辦泥首請事下吏薄海內外無橫

陸學士書

卷

九

草之驚亡論孫武戰國相傾之技靡所施用即使兩微候者坐擁旄鉞備爪牙之任安所復寔其喙而此諸才士者方且脫介而衿袷弦鏑而執鉛槧欲其信心指畫懸合巧中較若有常之儀的則臣安敢任雖然亦有儀的於此射義曰為人臣者以為臣鵠者子者以為子鵠夫臣子之分義亦何待身其任其地而後知哉爾多士無論諸羽林官即如他郡國張技擊之士時不仰戴國恩靈承世世一旦遇簡拔至此異日者坐擁旄鉞以一當縣官威急之用蓋亦矢志捐糜圖萬有一之報也

之鵠

上亦豈愛孝育之賞以使勞臣則今日之

兩試射所謂射為諸侯者也又幸而區宇泰寧永未萬世爾多士無所見其技若辛慶忌為國虎臣以威名始終又記所謂養諸侯而兵不用者也夫才不必勝斬於報主盡職功不必四夷斬於靖國又民營有言兵者國之大事當為後法嘗謂孫武十三篇不若充國二語何者彼鵠於詭此鵠於忠也臣祖之訓諸士也以燕且曰士平居然諾相要且許以死而况君父乎斯言也所由以起於鵠之括也故臣不復申論論其所以薦士之意於末簡云

陸學士書

卷

十

唐楚相姜楚先生遺集序

此教外大父姜楚先生遺集也賦一卷古近體詩二卷文三卷頌自癸未滿告北行思謫舅氏以其錄篇見付曰此故胡柏泉太宰所詮定而未卒者也十為訂而序之教曰唯唯追憶外大父歸自楚藩時教方以垂髫就童子試大父見其所業頗加賞異意謂若可與於斯文者今三十年往矣教雖仰托遺訓溫等詞職而慵懶廢學卒於此道未涉其藩維安敢僭序外大父矧敢有所刪正意欲俟海內知已以文章傳世者序而刻之會馳驅南北卒卒未暇蓋侯之已



十餘年小子稍緩無所逃罪思謙舅氏業已手錄其十五而付梓矣復徵教言爲之序教既不足以窺外大父之郛域卽有言何當於作者獨憶見時聞先君子有言吾婺自勝國以來人文幾爲寓內冠獨於詩未能離去宋諸君子能離去宋諸君子而獨操唐音以自就於古作者自吾婺堃先生始蓋先生於聲詩其高者固已具體騷選追踪李杜雖其率爾應酬之作亦可臚列錢劉之闕絕不爲元和長慶以下語其文雖錯出唐宋諸名家言要之雄深爾雅有西京軌則此非先君子之私言而實當世通識之所共推也

若相泉太宰其一人耳先君子又言先生所學無所不窺蓋自天文地理兵占律曆諸書靡不探歷其原委人叩以其所不知若傾因以待賓者之索莫窺其底生平敦篤行誼傾身以徇朋友之急至其人有不可意輒瞠目相視不復與語因亦以此見忌儕輩云又曰先生於鉛槧嗜好出天性獨高邁豪舉厭薄傅士家言每臨楮輒擲筆罷去其齟齬一第亦以此晚乃謁選試守歷陽至則修復圩田數萬畝州無逸賦又課民時麻樹桑以默變其男女並耕之俗聲實冠江北比貳守維揚分鎮瓜步會島夷猝起先生鳩工

庀材指畫要塞不旬日而城櫓具倭至卒以有備敗去所活瀕江士民以數十萬計於法當以殊績聞而兩臺使者皆宿昔所狎侮若前所稱瞻視不語人也功狀遂抑不上而是時權相方柄國有欲爲紹介者曰如此則備兵使者下乃揚州守可得也不且有藩相之遷奈何先生恬然笑曰彼賈洛陽董江都不難爲諸侯相吾何人哉未幾而楚藩之命至矣王亦夙聞先生名嚴事之特甚而先生再歷歲卒謝事以去蓋其出處大節如此夫外大父之文若詩天下有識知之而其生平大節與其用世之才百不試一者者非先君子之遺訓卽教有不盡知者矣然則茲集果足以盡先生乎哉先生嘗受業文懿章公於公晚歲弟子最爲入室其學識淵詣略見辯疑十論云

白氏家譜序

子友馮開之賢豪喜士人也往嘗口其所善白君受采不置而白君亦遂因開之以介於予予再僦邸舍皆與君比鄰往來甚數也蓋見白君實嗜義好事不侵爲然諾要可任以終始者云於是予與白君交不後開之矣久之白君乃出其所輯族譜謁予爲序曰白氏中微譜絕不續久矣采也不能邇而工之



大王父分宜公與大王母事有足採者吾聞昔太史公善傳循吏及諸奇節事先生庸獨異也耶請以一言弁其端予謹按白氏始見於春秋至唐宋而達官顯人輩出奕奕稱望族矣今白君所輯乃僅僅斷自某公以下謂不以世系遷徙中微莫振無若君者爲之掇拾其間故耶今自某公遷山陰僅一再世耳而分宜公以進士起家爲名令分宜舊無城與兵而隣邑諸惡少暴起爲盜其入邑邑丞以下雪散竄矣公復病臥侵劇不能帥先吏民葛夫人乃徐爲畫策免公及藏庫貲汙池中仍攝公衣冠出喻賊駭服散去

陸先生遺稿

卷一

一三

而旋以所表識授策微卒悉擒之其事甚異具載徐逸人所爲傳中吁偉哉聞家世古其先之有賢明特達之母傳記所載夥矣白氏幾近是也白君嗜義喜事日益甚其所交皆天下賢豪顯而山會二邑民流寓京都無慮數萬指其豪長皆以輩行嚴事君其他貧乏者竄不得事者死無葬者君悉爲設法措處靡使失所予嘗觀其所事二邑義家屋閭井臼執植之間靡不井井理也噫以彼白君之才使得當分宜之任其所可自見者豈後厥祖父母哉而僅以行義稱閭閻已也然其所遺于後者遠矣今又躬

輯世譜汲汲焉懼其先德之泯沒此又仁孝君子之用心非特閭閻之行義而已宜乎開之輩口之不置也予故於其譜序詳之以告白氏之爲子孫者

### 南雍錄雅序

予友馮開之爲平澹神奇之論而要以真偽兩端其於譚枕可謂篤論然亦有激乎其言之也鄙人目中無平淡亦無神奇惟有一真耳然士驚神奇之名而滴其真者十嘗八九味平淡之真而厭薄神奇者百無一二其最陋者則剽襲史漢斷篇隻語及禪言玄解之緒餘以自影响於神奇而不知識者見而心曠也嗟嗟夫經義者所以發聖人之旨而非吾自爲言也譬聖人之旨其猶暘之於水耶唇吻無異而清冷渾乎肌骨雖有八珍無以奪之矧所云云者皆以曉之肴核而饗夫方競捨之以爲珍也亦可哂矣自予始試多士輒用是相戒勉而風尚已錮不可頓挽卽如二三才士屢占前列者亦往往不免於前陋乃其手骨識詣真偽較然以予所取質之開之無不合者輒鄙意則頗以平淡爲宗而不能盡喻之多士也因題其編曰南雍錄雅以顯示諸士所嚮且以究開之未盡之旨云嗟嗟今天下士習患不平淡不忠不神

陸先生遺稿

卷一

十四

奇豈惟文哉豈惟文哉

汪仲木制義序

予往承乏視南都試事見汪子所爲文於棘闈中異之曰夫夫也造詞詮理色澤黠然甚真非常士也比見其所試南宮亟稱之如前乃君竟以再舉成進士

章先生集稿

卷

十五

耳予因憶吾友馮開之論文嘗爲神奇平淺之與有注論予應之曰文至於真則何復神奇乎淺之與有注子之文蓋所謂真而微近於神奇者耶乃汪子爲人恂恂冲退殊不類其爲文其爲政簡靜不擾類其爲人然其真誠靡所矯飾猶之文也予嘗見天下傑士率多以其英偉瓌奇之氣施於有政所至屬蜚氣造作非意以獵聲名者比比而是君令吾蘭以嚴邑而富孔道諸才傑士所結搆不遑之地而能一切治以無事甫至輒下條教搜抉吏蠹民隱令無所伏匿諸豪猾不便者頗爲意外非譽以嘗試而撓撼之而君

莫然若不聞者也擇是而行如法而止一日無過客卽訟庭闐然蓋不數月而四郊嘖嘖幾有清淨寧一之頌矣以故耳目有餘聞而能日以其暇與諸士子從容於文教蓋君以其神奇者用之文而以其平淡者施之政抑亦一真之明效也昔班氏傳循吏謂能以文章緣飾吏治夫有所緣飾非真也故黃次公相漢功名損於治郡時君神奇於文而平淡於政可謂無所緣飾而所得於士民乃若此慎斯道也豈特郡邑之理哉迺予先以其文得之亦可自托於知言之謂矣汪子尚亦勉之

章先生集稿

卷

十六

太祖高皇帝御製裝冊進呈後跋

右內閣舊藏

高皇帝御筆若下紙尾爲勅諭者

六十有二爲文者十爲詩者五敬裝演成冊呈

御覽乃拜手稽首恭題其後曰於戲此美皇之書神

禹之疇也我

皇上續嗣丕基幸思德於萬物

暇玩御之遺猶當心識而目存之而况茲

也哉夫

聖德之文具見御製諸書五緯麗而二

曜明無庸贅矣爾是數十紙者則其筆澤在且

其爲文若詩者十之一爲勅諭者十之九當其時所

守籠宇宙驅策英賢撫綏夷夏之大略猶可藉此以

窺見其萬一非泛然游藝於楮墨者故無論其筆札之遒勁氣韻之神逸而知其爲奎章雲篆卽其殊墨點竄注乙之間亦足以仰見 睿思之凝注矣故臣以爲義皇之畫神禹之疇蓋聖人之心載焉非如漢晉唐宋諸君疲精役志以點畫意象之間僅稱帝王之餘事而已也仰惟 皇上持盈保泰十有五

年於茲諸所嗜好不留聰明惟時凝神載籍屬意篇翰固已同符 聖祖萬幾之暇時於此冊一展閱焉必將悚然而感穆然而思曰此我 聖祖所以治垂典訓啓佑萬年者也此我 聖祖所以拈授

之外者也此又我 聖祖所以闡釋性靈揮揚風雅淵澄神滌慮而無所奪於聲色遊畋之娛者也則是冊也豈特丹青大訓之陳列左右哉昔曰念慈皇祖降庭止又曰儀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曰恭進呈冊而竊有獻焉

古今賢后事蹟考敘

讀周詩至思齊大明等什見其推本先王之大德所以祈天永命以肇後嗣無疆之業者固未嘗不伏其詞而獨於三后之賢懿反覆永歎無已焉蓋嘗伏

而思之以爲人君永世發祥之自本原於此故詩人重而頌之云爾旣而歷觀古今君德之成敗而考鏡其治亂興衰之所由乃知周先王之德所以垂裕無疆者或於三后重有助焉而詩人之所以侈大其詞而贊咏無已者其意至深遠也何也人君之心多檢飭於大庭臨御之時而不能不少怠於深宮脾睨之際而法臣拂士之所以匡正其君者能入之於論道議政察采森列之際而不能保之衽席嬾婉之間惟其心之不能無少怠也而姪惑奢侈之漸既有隙而易開惟法臣拂士之有所不能入也而便辟蠱媚之

卷三 元 遺稿

卷三

十八

徒必多巧伺其間以求中其所欲此勢之所必至也嗚呼以易怠之心而乘之以易開之隙於法臣拂士所不能入之際而當便辟蠱媚巧伺其間以求中其所欲之衝斯時也使不有賢明貞淑之配潛持而默助焉則所爲君德之蠹者豈眇小哉故 嘗以爲永巷有脫替之諫而後周宣有勵精之功中宮有大練之風而後漢明致永平之盛此其效較然者也抑不特若是而已唐之文皇至明也魏徵至忠也諫無弗從言無弗合其於君臣至信也而廷辱之憾猶不能不芥蒂於退朝獨語之時使不有文德之賢爲之委

曲而申救焉則魏徵其殆哉而文皇從諫之美且不  
卒矣故人以貞觀之盛治爲魏徵直諫之功文皇聽  
言之治而不知文德之所以潛持而默助者多也由  
斯以談周之先王其盛德大烈固自足以肇後嗣無  
疆之業而三后之所以正已而內助者其功詎可少  
哉特其以聖人之德而得聖人之配未失而已防未  
言而已順當時無得而指其事耳故吾於是而知詩  
人之所以侈大其詞而嘆咏無已者其意至深遠也  
洪惟我 國家受命以來上帝聿懷四海禔福二百  
載於茲我 祖宗列聖其盛德大烈固已克配於

卷之九

序

九

周之三祖而 高皇后以下所以潛助盛德而配  
成其化者亦於周之三后有光矣肆我 皇上  
聖齡冲富之時當嘉禮告成之會蓋真所謂以聖人  
之德得聖人之配允矣關雎所咏矣然而防未怠之  
心杜未開之隙以預塞夫便辟蠱媚窺伺之端則上  
愚有不能無深望者是用撫拾古今賢后事蹟獻之  
丹黻以爲圖史之助焉亦詩人之序意也 謹  
序

後山公實行序

憶予計偕時則往謁叔大父後山公公坐之牀下命

之曰嗟乎吾年耄矣吾見爾於此止矣迺吾有感然  
常繫吾心者三事焉往而曾大父之死於諫也先時  
以書訣家人則有下筆傷直之語云蓋疏草公實手  
之而傳名臣者盡取而歸之黃伯固迄今莫能白也  
此爲一 莊皇帝之始在宥也 先朝諫死諸臣  
若楊忠愍輩咸得以恩錫謚而先公以 武廟時格  
不上聞此爲二夫先公與孫忠烈死等耳今其後名  
臣踵武興焉而吾家尚寥寥也意在爾乎小子勉之  
矣又曰予雖卑棲瑣職哉然西南走萬里視邑篆有  
六七矣不敢以錙銖寸縷入也里居餘三十年郡邑

卷之九

序

九

大夫豈不儼然賓接而禮貌之乎而不敢單詞片楮  
于非其事也則以克念先志故云時丙子秋也明年  
予留官 京師而公歿歿之又二年而予以省就  
請歸則公之遺命附於高大父之墓次襄事有日矣  
嗟公乎嗟公乎蓋予諦視像欬歎久之猶泠然言之  
在耳也嗟公乎嗟公乎誌公墓者前翰讀瀛陽趙公  
傳而狀之者則予伯父諫議公及前轉運副使兩峰  
章公也凡公之生平懿行鉅細綴輯靡逸矣而公孫  
文科又欲哀而梓之而屬予以序夫予言何以當於  
三公哉又矧公諸孫人無乃以爲私其所尊也而厄

詞目之然予惟公官輒所至迄今故老長子孫矣而瓊蜀士大夫人能口之來吾郡者生則賓致之歿則賻誄之若前郡守聞源王公譚及未嘗不咨嗟三歎也夫今之握符綰綬司命一方者豈伊乏人然當時見稱去則漠焉顧公幕職渺爾而宦轍所至迺如此蓋有出於勤慎廉幹之外者矣然則雖微三公言公所不亡具在而矧予也哉然所云克念先志者則公生平斤斤所自矢又以訓予且訣予者也故予備述之如右

### 讀詩筆記序

陸圭生遺稿

卷一

王

詩有大小序大序舊在關雎序中後儒以其總論六義而分出之其實一篇也諸儒以其詞義明於詩而斷然以爲出於後漢衛宏之手而悉去之既而毛序之全文具見毛傳何增廣潤色之有必以歸宏則謂因毛傳而作序斯可耳然分章置序鄭氏已有明文鄭與衛俱後漢人則其不爲宏作也審矣朱子又以小序之語皆懸度附會不知其時而強以爲其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而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遂至極

言訟排若謂毛鄭之徒僞造其說掩已之所不知以誣後世吁亦過矣漢世經師分曹聚訟必有斯事待後世而後訐發哉且序者固時與事之所由証而不可反以証序也卽如後世詩去其題引雖其同時之人亦昧厥旨矧古詩溫厚深遠又非後世指事賦詞之比有序猶恐不明而何可盡去乎必以時事難於揣合則如李白杜甫之詩人皆知其爲天寶之時明皇之事雖無題引亦可以意而推之正以其時世未邇耳漢儒於詩雖經秦火時世猶近又况鴟鴞之序見於金縢都人士之序見於緇衣清人之序見於

陸圭生遺稿

卷一

王

左傳那之序見於國語其左國中別所引解詩義又多與序合三山季氏嘗歷舉前語以証詩序之非亂愚亦以此証詩序之必有依據也然以爲盡出於毛亦未必然或者有所散逸後人因而補之故問有離齟不通處此其所以見疑於朱子耳山居無事偶閱毛詩註疏意有牴牾特輒自以意標註其端隨以水註讀之蓋爲解頤者八九以是知大儒著述精微非後學所當輕議惟小序則決然以爲不可去不能無疑於持論之太高也因每章仍筆舊序於前後引毛鄭傳箋及孔氏正義而約其文句然後折衷以朱子

之說序有可合者竊以已意會而通之其不可強公者蓋闕如也非敢傳之同志亦私識其所見云爾

### 族譜序

往教待於伯父諫議公也則嘗手陶詩一編視之而三致嘆於人易世疎之語曰嗟嗟夫吾陸氏不可以無譜也已又若而年而公以言事得譴家食始廼克就厥編又若而年而教自史局謁告歸遂以序爲命固所不敢勿獲命則請所以序譜之例云何公曰登

陸氏先世

序

三

卷

二

皇帝

而文世顯厥人再徙於元蘭系實因乃序清溪宗第二族始一身而子而孫譬餘而枝一本分既繁昧其本根乃序世系圖第三維言焉年譜制則殊厥例勿刪代五而更氏乃序世譜圖第四結構實難咳貌勿存或更氏乃序私載關焉後嗣昌觀乃序譜傳第五維言焉禁戴之誌表序銘藻之繪之隻簡片言代更氏乃序藝文第六俗淳行龐世乃克昌既濟而後常匪教曷敦匪禮曷防乃集家禮節要第七大宗分世遐域殊各有令聞爲時人雄紀載爛然譜

莫通乃又備載陸氏四十九支終焉雖然清溪而上若存若亡絕勿可譜也吾茲憾也已教曰嗟厥創蹙哉備哉然清溪以上絕勿可譜以遺茲憾也非以遷徙中微之際無若公者爲之蒐撫而綴緝之故耶嘗讀姓譜族志諸書自江左以還奕奕者首王謝然載籍具存嫩忒半焉故袁氏以世著忠節譜與之齒有以也我陸氏自漢中大夫以來世有其人而百年無一二玷史冊者邇者自淳遷蘭徵矣然僅數十年間而我曾大父太常公既以忠諫死

陸氏先世

序

二

皇帝

具述云

### 刻書一房制義序

歲己丑予用尚書分校禮闈所得士自雲間董生以下十八人已各出其所業制義若干首哀集成刻謁



予爲題其首于憶在棘園時少時方議肇正文  
體意銳甚手出一編縷摘左國班馬列之書所拈  
習單詞隻字悉禁不得施用而諸上之程義稍涉奇  
詭必痛抑之予時私言于公今世才人偶士方且競  
軌茲途恐勢不得有所偏齊公果稍留心厭諸膚辭  
腐語獎進奇士然予所甄錄諸義乃最號平典不  
骯于格爲公所嗟賞既而閱其所私習自湛思要妙  
人攄其所自得然向所指摘猶班班見栢墨間則所  
謂才人偶士競軌茲途而未能盡刊落者也嗟嗟文  
章本原寧過六經語孟此燥髮孩豎能知之今制義

陸學先生遺稿

卷一

二十五

乃釋六經語孟之旨而反取諸子史單詞隻語以爲  
奇此何異囊人子廣而貴遊几席飽飫之餘投之太  
羹玄酒中幾何不爲有識所穢唾也且今世所最尊  
尚者不曰左丘明馬子長班叔皮父子乎乃其所  
以隻行千古爲文人學士所嚮習者則以其綜事銓  
理傳摹神情能令後世了然意解於吟風之聞耳若  
其斷章瑣語因循見奇則班氏所談持論淺而不篤  
者也而世方字此而句櫛之以爲能譬之古器多所  
剝蝕因以爲識及贗者爲之痕纍滿目而忘其質之  
非也夫世之業文者亦若此矣寧獨制義然哉予嘗

私論謂世有豪傑之士宜屏弃筆札十年不御日取  
古聖賢書究極其裏蘊而徐出之庶几可以當於作  
者自以固陋用懶助于卒至古與時兩失之今髮種  
種且望艾矣方將自遜於恬愉閒寂之鄉異其別有  
見焉而又用迂助懶悠悠歲月未知所屆諸君皆才  
傑士也倘有槩於前言也夫則請以予爲大誠

### 送姚山甫南歸詩序

夫自子至 京國乃始獲交天下士而姚子山甫楊  
子叔向則尤數數焉卽雨雪風晦晦未嘗不遇遇未  
嘗不飲飲未常不醉醉而歸未嘗不漏下也然二子

陸學先生遺稿

卷十

二十六

雅習詩歌見或相與論詩歌刺刺終日而予迄不酬  
一語時時叩首視雲物或雜以他語瀉瀉而二子者  
不以予爲不類顧曰陸子飛黃騷擾彼不馳耳嘻其  
然哉其然哉然二子所以交予者固不以是蓋予實  
慢而二子終以爲曠也實簡而謬以爲率也實固且  
鄙而繆以爲直也實疎鹵頽惰而繆以爲其中有物  
而外略其細也而予之所以交二子者亦不以彼其  
曠也以爲似予之漫也其率也以爲似予之簡也其  
直也以爲似予之固且鄙也其中有物而外略其細  
也以爲似予之疎鹵頽惰也蓋是時同業中秘者皆

英英稱雋才率不鄙子而才子而其尤英英穎出者則尤不鄙子而才子然其所以取子者或異於三子乃三子者顧雖不鄙子而亦不才子然其所以取子者則異於諸君子以故泛然而合卒然而堅三子者不知子為不類而子亦自忘其非類也噫珠玉在市美者共攢續編在庭精者在篋彼以類貴也子於三子何類哉雖然敦鼎盤盂諸古器物發之名山而得之大澤其質必剝蝕魁竄多疵類焉乃鑒者以為誠則亦遂以為妍而類聚之豈子於三子之謂邪然何姚子以請告去先是子志實同姚子姚子曰子二親已近耄而子等大人僅耆耳子去必以病子則以情已而家大人主都下子志遂寢而姚子治然獨往矣故姚子之去諸同業者咸嗟咨嘆思子焉物子尤甚子則又加甚焉則以不得姚子為憾也去之日予與楊子洎諸君子餞於都門三忠祠已名賦詩言別蓋楊子洎諸君子之辭工而子之意獨至云諸子別有卷此不錄

送馮仰芹先生陞河南大參序

吾輩因馮子用韞以獲事其尊大人仰芹先生者有年矣先生以副憲治兵易州歲數往來制府輒取道

陸先生遺稿

卷十

三十一

都門以過吾輩相率與聯騎奉觴先生或時趨先生先生觴先生為人洞豁無城府於人忘輩行咸折節下交語無所不盡以故吾輩三子雖處事先生而先生益昵就三子見則傾倒終日無擇言時禱以詠笑然間與莊語天下事如刃湊虛如矢赴鏑靡不鑿鑿中窾會令人惛然神悚矣敬見今天下士大夫很多齷齪自可居恒飾治齷齪以自標異肺腑之間杳然豁谷一旦任事曠足之外無餘地矣故嘗妄謂如先生者真世所謂磊落奇偉之士國家緩急所倚賴者也往歲虜騎蹂躪洮河間當事者或擬以一面

陸先生遺稿

卷十

三十一

推轂先生用韞愀然不自得時時語子謀所以挽留先生者敬謂子於尊大人宜爾且安知先生無鳴劍伊吾之志哉會今年西事起用韞又大喜自幸曰家大人往歲幸不西約西且奈何嗟嗟先生不西用韞幸之耳豈西人之幸哉子聞宛中丞之為人也喜任事而多自可意其在事必治燕鳴嶠城府與下扞格不相得以至於是使先生而西或先有所教正以別於未亂庸詎可知即不幸而不及事亦宜有所籌畫以佐今日諸公之所不及詎今潰決若此乎且用韞雖幸先生之不西而今不能挽先生之不南子竊謂



先生往日而西無所不可而今且不必於南也何者  
先生度外士也今天下青峰赤羽之警無地不聞官  
事者思得奇材異度之士而用之不啻饑渴奈何獨  
以常調待先生俾且優游稅駕於三河二室之間乎  
先生曰子休矣子心神夢寐已馳於沂山澠水之東  
矣二三君子無忘琦也以無忘不佞蓋遂以琦之  
幸於不佞者爲吾異日幸乎而必使僕僕於於  
赤羽之衝也於是吾黨三子相視黯然悵  
之觴不再也復相與奉觴觴先生已酌而祝曰願先  
生稍緩歸心益壯厥猷于藩于宣若周方叔召虎以  
瞻先生遺稿 卷十 王九

終 天子之貺又酌而祝曰願先生早究厥施爲  
用韞先若漢奉世野王父子外內宣勞靖我 國家  
貽聲來茲又酌而祝曰願先生迄其成功以無忘沂  
山澠水之言請以今日之觴爲頌且以爲別

賀郡侯理吾張公以前紹興丞上最叙

往者 上念吏治日偷數申詔當事諸大吏務所  
以洗刷振起之時時有所懲創于三尺之外其于褒  
擢顯擢未有云也蓋難其人云而會平湖陸公爲太  
宰當 大計天下吏思所以稱 上意旨奏言  
請以廉靖寡欲自甘清苦列爲一科令郡國計吏有

所屬耳目曉然知上意所徇以示風勸 制曰可  
比名出而紹興二守張公巍然列焉予時與同郡諸  
君子私相竊議謂吾郡海州張公計日當遷則安得  
如紹興二守其人者以大庇我黎民乎居亡何公果  
繼張公爲金華守會予出視留院篆便道抵家則公  
下車半歲所矣而所得于郡邑父老所傳道者勝於  
所聞 京師時大都謂持裁甚嚴而行法甚寬不爲  
苛細治辨而于大體亦無所縱合要以紓已省事風  
示僚屬意指所徇而已乃發俗最所苦患如豪吏猾  
胥誦訟侮法之姦靡不望郡庭而色沮以斤斤自爲  
瞻先生遺稿 卷十 三

約戒于繩檢之內曰無輕試我公三尺爲也漢人有  
言惴惴之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張公之謂耶故  
予於公之治發而知公所以治越也今公以治越上  
最且得 命大稿計 聖書所以褒勞稱顯令  
郡邑吏有所屬耳目且勝于前計吏時而復進而爲  
守於秩加尊而於職事加專其治効亦且日勝于越  
有如異日脩舉漢庭故事增秩賜金高蓋綬屏以章  
有德一旦公卿有缺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非張公其  
誰哉故予又于公之最越而知公所以最發也然予  
觀黃次翁在潁川聲實焯茂實爲西京循吏之冠比

其為精刻精減於治郡時曹相國參朱司空博其在郡國時見謂長者無所事事而已而迄為漢名相斯何以故哉則次翁以精敏見奇而二公以博大收功也今天下方苦多事即近者以屬夷小警之故寓內驚然徵兵之檄四出而集于浙浙徵兵之檄四應而集于婺賴公坐鎮之僅不至于亂耳公具文武材而務以約已省事為理絕無翹然自見其奇之心彼漢二公又何以加焉噫安得旦夕柄公俾寓內蚤收清淨寧一之治哉蓋予因公三致歎焉無寧獨頌公而已

陸王集

卷十

三十一

送邑侯斗崙汪先生入計序

今制三載大計郡國吏請以卓異稱者得

賜晏外庭重以寶鑑文綺之錫甚盛典也乃往者政尚一切所取多英敏穎脫之士巧曉捷應靡所不當于上指而民或不見德于是後之當事者矯之持取世之所謂峭介苦節者為標目以示風尚厥意誠善然以之獎激廉吏可耳要于化民成俗未有云也噫豈以往古教化之道迂遠而卒不可行于今與予乃今于吾汪侯有感云侯才識警敏民情偽百出寓目輒了而不以鉤摘為奇事至如刃瘡虛如矢赴

陸王集

卷十

三十一

的而無翹然自見其長之意其操行甚嚴自奉甚約凜然冰蘖也而耻以矯厲為名高其治大都假鄉約以行其教令假保甲以輔其鄉約而又疆力精審能以身率先之所至集鄉三老若子弟于庭詳詢諭不啻家人父子已乃籍其善惡而決其尤不率令者然要今省改則已不以毛鷲隼搏為威也邑舊歸于訟爰書一入故為蔓廷不可解以相摩阻侯非兩莖若監司大吏所召捕未嘗逮人于庭亦無一役輕下閭里所出片楮令兩造待事乃訟者至仰而視侯旁視三老子弟咸在業已無所庸其左証及他繆巧叩頭匍服而已然得情則已欲解則聽之未嘗引繩批根見法輒取也邑舊工負輸且難其後相覆無已時侯勾校隱伏鉅錄庶幾遺漏民亦以錙銖易辦無若往者公府出入之費也前後積負靡不及期而集如產指迄未嘗以錙楚取盈也而侯務以真誠懜懜化其民民亦樂於其為事也而相與勸勉於侯今且論風俗大豪易心回意而無敢屢扞於罔乃至有手其探囊取篋之且自輸於三老以示耻悔者以故當凡道疲邑風俗莫不敏之十歲出入所馳騫而不足者而侯嗚琴有餘日一進

博士弟子若諸秀民治經義者指受文稅而已孔子  
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子以侯治徵之良  
信侯今以上計行矣不知當事者果能首推轂侯  
以示所風尚否不然而用前兩者標目焉曰此才吏  
也此廉吏也此卓異之尤也固亦無所不當于侯而  
要非能得之目睫之外者也子久跼伏田間重之以  
多病入山惟恐不深安敢與聞計吏事獨念往古教  
化之道果非迂遠而不可行于今于侯實見其兆焉  
有如昔賢所為喜而不寐者蓋其所寄念遠矣然子  
于侯有一日之雅重惟古者贈言之誼不能少有所  
贈

陸先生遺稿

卷十

三十三

規助于侯而徒若輿人之頌云者茲則予之所私愧  
于侯也夫

### 賀郡侯盧公德玉考績叙

漢氏之詔有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凶愁歎之聲  
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其  
時上意所注嚮如此故迄今譚吏治者最西漢而西  
漢吏治之最者無若文蜀郡黃穎川然史氏稱之亦  
不過曰畱心教化及寬和為理而已噫此乃其所以  
政平訟理之本與不佞橐筆侍上左右者逾十  
年見督責守令之詔無歲不再三下意諄諄大都

視漢而過之然則今二千石所以奉行條教稱

上意者宜何如也我郡侯盧君德玉自夏官郎來守  
吾婺婺俗故悍而嗜訟侯至謂積習成風吾豈能一  
旦變其無訟即吾有所厭之俾之蒞蓄而多方以求  
逞是防川而障之也於是訟至則受之而神明燭燭  
無所假借於三尺卒無得以訟微倖者而尋已自默  
於訟即從其厭罷遣之水溫凝釋歸之水也郡額歲  
輓粟畱都逋負為苦侯條上折色縣間自得操其  
盈縮也無啗民而魚肉之民賦有定額而戶口多寡  
校胥得隱射為奸侯歲差其賦壞之則籍而歲之積

陸先生遺稿

卷十

三十四

蠹以清侯又賦今俗吏之為治也日沾沾簿書為上  
考而於經術易狗之侯家世左倚是說無墳上清  
而尤該洽於六經月旦則進諸博士弟子於庭為之  
指摘與義人厭其所欲得而去又令諸博士弟子各  
自以意繙繹六經章句而親為折衷其要旨於是郡  
人士咸勃勃興起於六經而漸易其操操百家二氏  
之習蓋其為後學慮深遠矣大都侯為政雖濶魚必  
察而其用本之寬和以經術潤飾吏治其意重於教  
化文蜀郡黃穎川之治庶幾哉其兼之矣今以三  
上最天官天官即日條上治狀稱二千石能奉行條

教稱 上德意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者捨侯宜何

先焉昔漢郡守治行有異等往往遂入爲公卿或乃賜爵關內侯今雖無賜爵之令其於公卿直坐而需之耳然 璽書褒勞至寵錫其父母此又漢臣所

不能得之其上者又不啻黃金車蓋之賜而已然郡

邑人士自有識以上疇不舉手加額爲侯稱慶矧以

寮案事侯及從郡邑卿大夫後且獲附年籍之末者

哉故予因郡丞凌君等之請而爲之論次其大槩如

此然予聞侯郎夏官時頗以東封議不合而出夫東

封之事三尺童子爲之捧腹此不足以見侯獨其時

臨先志遺稿 卷十 三五

大司馬恣睢自用卽諫官御史稍持異議能得之

上旨中以危法而侯獨無洩忍阿附意此其賢於

人遠矣有如一上日問前職方郎能持異論者幾何

人則東北鎖鑰之任行且首昇侯侯豈得長有婆娑

亦豈得長有侯然則婆娑人之思侯且於是乎始頌云

爾哉

### 送徐文江侍御督學畿內序

徐子維嶽按順天旣竣事有 詔御史某督畿以

內學政子惟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于學校不啻重

矣前代惟成均置九經大師餘惟郡國守相爲勸駕

耳今制悉董以內外憲臣一切以 璽書從事內外

憲臣於他刑名則賦職無所不當問惟學校有專屬

雖其上柄事大吏亦不得從旁誰何以撓厥權

國家藩省十有三所隸郡邑州衛學各以百數而皆

董於臬使者所謂外憲臣者也惟 兩京輔直以御

史督之御史按部郡國雄峻無與比而督學御史獨

踞其上他御史明習吏事稟稟持三尺足稱丰裁任

職矣乃督學御史非選於經術文章行誼卓然稱爲

人師者勿以輕畀夫國家於督學之職其重如此而

其用御史於畿輔加重用督學於御史又加重焉

陸先志遺稿 卷十 三六

、王上注念郡人士者尤至此歲再薦士再屋

詔旨詰問王者至取所解額文躬閱之則又南國不

得均重矣而今特以昇維嶽也維嶽且何以稱

上意或謂學校所重取士耳乃其所以具在其文

詞學術又可按牘而稽也維嶽主按河南若顧大自

諸分部大吏下至桀黠吏閭左之豪莫不工於自

覆巧於自揚以避我之察而中其所喜而維嶽於其

賢不肯稱職敝法與否若飲上之冰而垣一方盡

見也夫何難于取士予竊以爲不然夫學校之取

士豈若樹木于林藝黍于疇材而斤之實而獲之已

哉所不在此所風在彼故今品式所教者也非其所以教也學藝又謂所取者也非其所以取也蓋不特其才而收者將以備縣官異日緩急之用即不幸而遺於綱目之外亦欲其明經脩行為齊民倡所以本人倫興禮讓厚風俗建太平之原也維獄即能以三尺之公行於畿士如前所按一部吏編錄無文斯所謂丰裁稱職者耳豈上所以重畿學用維獄之意哉夫聖意所注捷於桴鼓肖若埏埴令天下文巧滅質榮兢溺志至屢下詔旨申戒而積習未翻然改也非在事者重所以取之而輕所以

隱去集稿

卷十

風之之故耶惟是都人士猶斤斤守師說趨趨進趨未至盡離其漢蓋聖德所陶冶在焉維岳文章行誼為梓紳君子所推轂舊矣以此風示天下多士而以三尺載而行之士有不蒸蒸應者乎異日都人士其才而收者皆足備縣官緩急之用即不幸而遺者亦皆能明經脩行為齊民倡禮他郡國有所觀望而興起上一日勞問維岳何以能使畿士翫然如此維岳頓首謝不及曰此非臣之能盡皆陛下神靈所變化也則是職以維岳滋重矣

贈金華令靜峯汪處文章量疏事

我國家鏡古定制大都稽士以稅賦稽賦以程役而特嚴飛詭漏匿之禁法令甚備而數十年來豪民胥胥往往往羈縻其間以為奸甚乃連阡陌者空其籍而貧無置錫者賦輒盈焉遂至流徙竄絕而額卒以不刊者邑有之矣以故邇者有詔盡科天下土田虛實之數計搜洗通惠以甦元元之困德意甚厚而當事奉行之吏則又耳目斯弊甚悉而所為督責于簿書期會之間者又甚詳具然乃今竊聞他郡邑父老子弟則靡不咨嗟嘆感于是役若得已而不得已之為者期何以說哉蓋嘗私計之以謂是役也上利

隱去集稿

卷八

其難而下利其難者謂國計不虧而民賦以是減適民為之能以人喻則苟計目前耳矣而當事者未免操一切以從事以故上不能無疑於下之漏逸下不能無疑於上之刻深而為令者則人以其身當上疑下咎之衝是故毛搜錄括則見以為迎上而忤民斥廢去美則見以為違察而干眾應明立辦則見以為苟且而疎略詳審則見以為稽遲而後時而其勢又不得不取辦於急迫之計彼且旁觀潛睨多為之盈羨以稱上意而為之計即有強幹精敏之才欲一一舉之而

斯已難矣以故其事太以爲民而其既卒與民意謀  
刺不相得益其勢然也迺今聞汪侯之令金華也甫  
至而董斯役不幾而竣事竣事而民恬然而豪若  
滑帖然以兩得也是過何道哉而金華之大夫士僉  
曰侯之于是役也自方觀以上悉令民自料之而上  
其籍如數已又制爲覆料之法以防民所自匿已又  
制爲更科之法以防巧爲民匿者且曰正惟免縮於  
額之內止矣而不苛爾于額之外也而惟寸而寸尺  
而尺尋丈而尋丈之止矣而不求爾於法之外也而  
惟畝無漏區里无漏畝矣而不競爾於恒產之外也  
嗟嗟允若斯言則所感表而民應斯言即多所  
解縱而豪若爾亦應所獲其左右甲乙之好惡而  
縣官德意家喻而人曉而下可使數十年無訛爲  
匪之弊一旦剗絕盡去吾意金華之民行且尸祝而  
俎豆之而又何啻恬然然已耶又況乎各嗟嗟是  
若得已而不得已之爲哉于是金華大夫士謀所以  
頌汪侯者而徵言于予得備述之如此三節汪侯能  
吏而文其約已馭下具有法式金華之民人能言之  
茲不具悉云雖然亦可以堅汪侯之才若政也已

送黃麟原令武進序

夫令難哉而令之劇又難焉則所處異乎爾夫 國

家設官分職自公卿之貳以下外則臺臬藩郡循陞  
數級轉相軋也以及至於令而屬焉故令于民其勢獨  
適而職獨專而上之所轉責乎令者亦獨周詳而備  
至故符牒條告之頒乎上者均布而奉行之必思有  
以宜乎下呼號奔訴之萃於下者剖析而區白之必  
思有以合乎上不合乎上則猜怒譴其身不宜于下  
則怨嗟徹其耳而上下之情懸隔不能盡同而同委  
其責於令故曰令難然或所居地僻遠岑寂則于上  
交猶疎而其於下也猶得以悉心而專事迺居當輪

應志先集

卷一

四十一

蹄踵蹈之衢橋柅尾卿之次日則輶輪輻輳好賤既  
廬供帳旁睨上官之喜怒而上下之乍慄乍活僕僕  
不能止夜則篝燈視公事神爽曠昏時至坐夢作語  
一或就枕未及席而驛隸卒卒走擊柝聲聞閣中告  
賓至矣是一日之間其所留意於民事者能幾何而  
下之所以責之者曾不少貸上之所以責之者往往  
有加焉故曰令之劇尤難武進天下交道之鍵也南  
達閩浙交廣北走 二京齊魯趙代之郊矧隸 留  
都上之臨監者尤夥而又鉅邑也征賦重而獄訟繁  
茲益劇之中又劇焉豈不誠難矣乎雖然利器則於



盤錯庖亦遊於體解故紛拏匆卒之任爾夫關士之所巧避而堅迓而通才達器之所欲快心而請試者也矧 聖天子近 詔銓司甄別天下地之開

劇而上下其才用之其報績而遷亦視焉以勸吏治則劇固才者任也今武進者彼銓司業已才之矣吾誠悉心畢力推廣德意以稱上下之責他日上績天官閱荐牘曰是能理劇殊陟焉則武進雖難亦何負今哉武進令黃子曰君子患勿稱任不患任勿達劇吾勿敢厭也劇而得殊遷吾勿敢知也雖然吾何以推廣德意而稱上下之責勿已吾其求宜于下已乎

陸子先生集

卷十

四一

陸子曰審如是子不負武進武進亦不負子矣陸子黃子者生同郡舉進士又同始試政于銓部又同也于其行陸子贈言

### 送凌二州令合肥序

世之仕者恒重內而輕外予蓋嘗憊然太息云夫士君子束髮續統窮日夕呻吟晬夜屹不能止以庶幾乎一旦之遇其初意亦欲推其所學于人人耳豈其微倖於一身之榮寵釋褐取優片漫爲名高而無施於其用其必不然矣夫縣令雖非優位乎然天子寄以百里之命事高下唇吻出入目睫瞬視四

境之人罔不愕眙屏息惟是之聽其四境有腴腴體急衣食與夫呻吟愁嘆而欲求獲其適者引聲窮號而夕可給其有沉痛冤抑徘徊而無所訴持方尺紙踉蹌走庭中立召六夫沽豪市猾作不善室中劾法使者不及知令可按戶察也其他阜陸之荒墾溝澮之洩蓄通稅之盈虧政若情上下或格弊孔奸窟前後踵皆可手揣目營數一二而爲之所是士君子之出學入乎仕而遂可行其志者惟令耳吾日起陳篆列牘坐所治署條其所欲爲者而種種布之而種種更去其所不欲爲者還視向昔所學若出珠玉

陸子先生集

卷十

四二

而陳之市豈不亦嫻快適志也哉抑不知釋褐取優位漫爲名高而無所施用者其樂何以易此也凌子之舉進士也天官曹以爲合肥令同門諸子或曰凌子其不嫌哉凌子蚤歲首十一郡士舉于鄉方名籍甚矣乃進士又高等人咸謂凌子宜入禁署備史氏之選今乃令也余曰不然夫位無內外而任均才無內外而施等矧出學入仕遂可以行其志莫如令也凌子其必欲一見厥奇矣且 國家鉅魁名公以令起家者踵趾接何者彼其鍛鍊熟而樹立其窵夫用直數陸而登耳凌子何不嫌之有於其行既以

是言慰之且告曰合肥當瀟湘彭蠡之委其山水麗秀而地雄饒昔孫仲謀及蕭梁君臣所暨壘遺迹與夫羽士魏伯陽之所棲止今尚有巍然在者乎子政成教行之後諸所欲爲者種種布而其所不欲爲者種種更去矣暇日躡履逐賓從登浮槎諸山望巢湖慨焉吊古庶幾其賦詩遺我哉吾且擊節歌之以驗子之真能愉快適志于今也若夫因地剛柔視俗淳薄施於其政以罄所學而他日報殊績階厥大用焉則以子之才游亦其間若以累九手承蠅也猶授之耳余何言哉

陸先生集

卷十

四三

送張有齋令長子序

張子之舉進士謁選天官也得長子令則蹙然謂其同門諸君子曰吾何以治長子矣夫向吾業蓬華也曲躬據几坐一隙窓間次第取古人書若史讀之其中所謂益民御下之道蓋亦嘗有繫吾心焉旣而觀所謂治民者則多與吾向所謂習者異豈仕與學固不同乎然則吾何以治長子矣或曰水柔而多溺火烈而鮮犯則寬猛異效矣日舒而膠解颺迅而葉聚則緩急殊功矣夫長子故趙地其民俗昔稱緩急機利多椎剽作奸今亦豈有是乎矧又北邊胡多隸諸

幕府軍資供億雖內仰大農然瑣屑應辦呼吸百需或不能無煩郡邑也然則非事一切健武捷給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余曰不然夫水柔火烈效固然矣然而沾漬潤灌利物無窮者終水耳彼疾風迅颺獨無標折毀解之虞耶又何若解膠之日之煦煦足愛也若樂爲健武捷給乎則恣鞭筆任席冠吏風雨催科威行如流逋負應叱咤集車輿旣廩一一當來往達官心豈不亦獵取能名薦牘首尾踟走京邑也然而聖天子所寄以愛養百里元元之意則何若矣張子故趙人而所令長子又趙地請卽以趙事

陸先生集

卷二

四四

諱之昔長子益常稱廩府修實矣乃趙孟亡頓而曰又晉陽尹鐸所保障也此何以故耶蓋廩府修實固武健捷給者之所優爲然而繭絲之政也民必有不堪者矣若大心保障者則必不以一切愉快爲事而惟柔和摩撫上推其主德之意以媚于下而下結其民心以和于上此豈復待城守而固哉吾於是見趙孟之善任吏治也且趙俗昔固見以爲緩急機多椎剽作奸乎然亦丁戰國馳騁下及唐宋以還遲阻國化之時猶然乎爾我國家旣都燕則趙爲畿輔近地汝濱江漢之化益首及焉其民久已媚教



安業習文稅彬彬視齊魯過矣惟其淳茂麗朴則唐堯氏之遺風尤在焉又安事一切健武捷給以爲媿快也矧北邊胡諸幕府需給往往波及則尤 聖天子所欲撫摩未恤以爲保障計者哉張子勉之矣使他日評吏治者毋徒曰長子廩府修實而曰是張子所常保障也則長子且將與董安于尹鐸諸君子前後相望太史冊中豈特獵取一時能名走薦牘以爲榮遷地已耶張子曰如子之言則與吾向所讀者亦何異矣吾知所以治長子矣

送范鴻泉年丈令義烏序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十

四十五

余觀古今循吏蓋漢西京稱盛哉然賢其所以爲循吏之實則無大于勞來有法流亡四歸而當時詔書之所褒揚而督責者亦惟曰政平訟理使民安其田里不流徙而已其他若張京兆尹河南諸人皆能使桴鼓不鳴盜賊屏息豪猾消歛豈不亦能吏事乎然而殿最後之良吏亡取焉何也則以一時能稱不足以易數世之德厚也且守令于民實父母之父母之于子豈其乳哺而饁食之之爲愛也必爲之計田產治閭室俾安其業以世其家今有子直任蕩四遠不知所歸而顧得以賢父母稱于閭里世固亡有我

國家德澤蒸流內外安集矧 聖天子又嚮育而休輿之其民烏有所謂流離遷徙之患獨吾郡義烏等邑之民往以兵事稍稍遷發迄今未已其民亦且樂於荷戈持戟以睢恣四出而回視其田畝室閭則反愀然而不怡惟恐遷發之牒不時下也此其爲郡邑之隱憂久矣往者余以博士弟子舉于鄉執事者亦患是而策之余曰省其調發以杜之出貨其逋負以誘之歸約之尺籍以防其逸而又得賢守令歲月撫摩之庶其可乎計執事者以爲書生談不省也今吾范君得義烏令且行矣余復持是說告之且告之以古之所稱循吏其所務無大于此范君其不書生我哉或曰今令輕矣安能以一旦繫久逸之民且征發符牒又外至而上下也令雖愛民且奈何余曰不然民之所以樂于荷戈持戟以睢恣四出者其所樂在彼也吾能使之所樂在於田畝室閭之間則且驅之而不去今夫鳴鵲鳴鵲豈不至猛逸乎然而虞人調之能使之歛翮弭耳而不肯且夕違去則以能媚而養之也矧義烏昔固以孝義名 國初一二名儒出焉其民素稱麗謹知義而又得賢守令歲月撫摩之其何睢恣四出之有若夫諸在外之調發則固有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十

四十六

說昔宋青苗法行督責至急矣然而鮮于侁曰民勿  
願也今其若民何故蘇軾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職  
下不傷民矧今調發非縣官意司戎略者亦且默  
之范君勉之矣酌余說以請于監司而行之邑其有  
非時調發一以侁言拒焉則昔之所稱勞來有法流  
亡四歸者非范君其人哉范君勉之矣范君舉進士  
于余爲同門其令義烏于余爲同郡故其言切至不  
文如此云

送尤鑑峰守信陽序

尤子與子舉進士同出信陽王先生門旦夕與諸子

陸先生遺稿

卷一

四七

者相與走先生所請益談稅退則更相規勉蓋諄諄  
及吏治云已而尤子調遷天官天官以爲信陽守同  
門諸子相與噴之曰快哉尤子尤子曰何噴我爲曰  
州守準古刺史而下大夫之秩也國家之制雖進士  
高等釋褐不過爲郎而州守者選擢以大夫秩守古  
刺史手制數百里上承乎郡而下臨乎邑上承乎郡  
矣視郡而其於民也加親下臨乎邑矣視邑而其爲  
任也加尊民親則可以耳目經營閭閻之利病而爲  
之所任尊則取尊而今無有不行子向業帖然資  
問其耳目所見聞也寬若慈嘆嗟咨無聊之聲其夫

豪頑奸宄暴橫之情狀他及興華利害賦歛均虧獄  
訟枉直上推諸下有格泥而勿行者焉下聞諸上有  
抑鬱而勿達者焉蓋亦常戚然以動愁然以思憮然  
以不平而惕然躍然欲得一出而身理之矣今幸以  
大夫秩守古刺史其民親而其爲任尊且起曳綬綬  
綬擊柝集吏士庭中上顧而思曰吾欲云云執事吏  
畫槩削牘風雨走上郡夕得報矣下顧而思曰吾欲  
云云執事吏畫槩削牘風雨走下邑夕得報矣昌黎  
氏所謂得乎其心則一境之人喜失乎其心則一境  
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哉迺信陽人先生梓

陸先生遺稿

卷十

四八

里也先生今以謁告歸子至所治陳籍刑贈召計諸  
佐更條所欲行者時尺牘走先生問焉其所以行  
有便若否民曰宜弗宜吏奉行法謹慎曰子嘗議而  
不能自決者持尺牘走先生問焉先生又有以益于  
矣則又其所謂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者乎吾是  
以噴子尤子曰審如是吾則懼滋甚矣夫釋褐而遂  
以大夫秩守刺史則人之所望于我者必加諸上承  
乎郡而民加親則吾爲郡而任其責于下下臨乎邑  
而任其尊則吾爲邑而任其責于上矧又先生梓里  
也先生日夕于我觀政焉吾至集吏士畫槩削牘走

上下一非當焉吾懼辱先生之門而叛其教也審如是則吾懼滋甚矣子何以責我于是相與以其言告陸子陸子曰尤子知懼哉余觀尤子色和而氣溫才內達而外弗耀蓋善守職業而宜于上下之間無尤子者且也日夕奉先生之教以從事而以懼心將之則何任弗勝矣然則刺史固不足爲尤子榮也而吾儕之所噴于尤子者豈獨信陽也哉

壽彬泉劉老先生七十叙

今宮詹學士和宇劉先生之尊大人曰彬泉翁命嘉靖某科進士筮令內丘民至今俎豆之已入即尚書

陸子先生遺稿

卷十

四九

民部出守淮陽其治淮陽大都如內丘乃竟以先直忤時投効去而宮詹先生遂起家歸館入史局歷視驗篆以至令官而翁甫得歲七十遂致懸車之期餘二十年往矣頃歲翁嘗一視先生於邸不佞寔嘗一二友人擬脩謁焉而先生則預勸諸君謹謝客即諸門下士無敢以之飭進者蓋翁方聞問雲先與世相識久矣先生寔承翁志云已諸門下士意不自得謀所以壽翁者而徵詞於不佞乃不佞竊有繫於諸君子而汗悚不敢當也昔唐楊相嗣復於其父於陵之至也躬率再舉所得門下士迎之關於時元白諸學

士靡下侈大其事而聲之詩歌鉅應棟李之咏至絕之今先生各位與楊相略同其再舉所得士又同乃翁之至而不得一進七飭也彼其視昔人所稱絕慙不欲寘之耳益以鄙人之言無乃贅乎然不佞則私謂翁之壽其有關於家國甚鉅非真如昔人所稱絕而止者我國家中興之運肇自肅皇帝而

我皇上益光大闡繹之翁之生蓋嘉靖之元也而又逮事 先皇帝先生見拔 先皇帝而事

我 皇上於講帷於今爲最深父子周旋 三

聖間蓋踵趾接焉謂天無意乎何其偶也此爲一夫

陸子先生遺稿

卷十

五十一

晉河山之與 區而名卿碩輔之淵藪也姑無論往昔卽如近世楊王兩襄毅若文教先師今與相國山陰王先生世德濟美先後擅一時今且與先生五矣然彼以子承父耳非以父啟子也若翁非宋人所稱王晉公厚施而未食其報者耶此爲二夫物注之而不盈酌之而愈虛此其爲量未有涯也今先生文學問望出一世之上而其心冲然退然常出一世之下與日者紹几几之風而收下士之效於天下曰翁教也迺天下亦且奉諸福而歸之翁此其所茹納何涯之有此爲三今先生旦夕且入輔有如一曰 主上

以百年徵翁祖割而修養老乞言之禮於時公卿大夫上牛酒爲壽修漢張太尉父子故事翁終不得杜門而謝矣矧諸門下士乎於是諸君子謹曰侈矣吾子之言請遂書之以當一獻

壽柱峰劉老先生暨章夫人偕躋七秩序

不佞往歲視留都試時時過從少宗伯劉公獲聞其尊公柱峰先生起居狀而心識之已還過任丘謁先生於其家於時先生年七十矣而髮黧然而視炯然而坐若起凝然聽其語娓娓移晷刻無倦免不佞悚然謂先生豈異人乎抑素習於彭老喬松吐納導引

虛庵先生集

卷一

五十二

之術者耶何以耳目神觀少壯不替也已宗伯諸門人進士某君某等相與造請不佞曰惟是某等之辱收於宗伯也繁先生之教澤在焉願有所藉乎爲先生壽不佞幸以館職從宗伯後又辱交於其季子某君因以獲侍先生而躬親其壽徵亦欲藉手諸君子以質於先生也夫彭老喬松吐納導引之術此天機塞兌岩居而川遊者之所托以全其真也先生起家進士出宰會邑入領劇曹專爲天子外臺憲之臣當其時持裁執紀冒瑕屢觸要津以必欲自伸其志而後已豈復知有身乎此豈復知有歸而高

風盛名固以赫照人耳目士大夫之結制而南北者未嘗不型間而式也邦君監司若臺使者有事於滋土者又未嘗不造膝而請也鄉里承學青衿執經之士就先正而請益者又未嘗不日趨風雨丈

也而先生日與周旋釐折娓娓移晷語人各厭其所得而去此復何暇與山林枯寂之士內屏外鍵冥心抱一者同厥事事哉而今耳目神觀乃爾蓋信乎其爲異人也或乃謂先生淡薄近道人也無論脫屣簪綬壯年息機以自脩然於埃壒之外卽宗伯若銓部君稍有所差薦薦四方珍異必峻止之曰吾量腹而食

虛庵先生集

卷十

五十二

度身而衣安用是長物爲蓋天固不靳先生以隆位而先生約取之天既介先生以景福而先生蓄受之故進而秉憲貳臬不知其榮也而特外寄焉以遊於名退而抱一閉關不知其寂也而特內寄焉以遊於實蒙莊氏之言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夫先生之不受人益乃其所以不受天損也此其於生豈待尊而厚於壽豈待養而益哉抑不佞竊聞之下壽壽身上壽壽國故曰一歲之計樹穀百歲之計樹木無窮之計樹人然則壽國之道無若樹人矣諸君子皆國器也出於宗伯之斧斤而入於銓部君之繩約異

日者有鴻建鉅以永承與 國家無極夫亦曰先生之教澤在乎不佞往歲之後寔踵宗伯後塵而視成事以爲慕惜以是知宗伯得士之盛而又以同人壽國爲先生頌也章夫人內行不具是以不佞所聞蓋稱循詩齊德云

章苑卿小山翁暨配趙恭人偕壽八十叙

翁以今年壽八十又趙恭人年德並焉蓋邑里殊觀也於是邑文學博士胡君其等既以翁著德賓之鄉里又介閩邑諸生徵文於教以爲懸弧之祝教遂巡不取當者久之諸生合詞進曰夫先生何辭之與有

陸三先生集

卷三

五

即亡論姻婭繩以世及也乃公家學淵源夫非楓山先生之自出哉教悚然敬諾曰惟是不嫻之詞不足以當長者不殊雖徵諸君子言教固願有所效於翁也何敢以固陋率筆蓋教曾大父鶴山君子寔受素楓山先生之訓教教於翁爲通家子每以事至必必首造翁即造翁稍後而翁肩輿已見在舟次坐侍其語移剔娓娓無倦色其精神奕奕見眉宇間彌久而益王未嘗不私嘆翁得天之厚即百歲不啻也夫昔人論壽必徵之天人之際翁坦中直口於人情無不落然而天固眷之申右無已夫豈無所載之而

然耶翁五歲而失怙山先生其於音容邈矣而收拾遺文無一字之訛漏言論造次必於先生祀享無公私遠近必躬必親晨昏展謁家廟唯謹蓋焉慕七十年如一日矣先生既以真儒正學祀於邑於郡於會城又與何黃金許四先生同 勅祀其於人子聞揚之道不啻至矣而翁猶以不得與兩楹之奠爲憾蓋嘗一日訪予平原山中語及而潸然涕下不禁也茲非純孝篤至而能然耶翁以特廢起家再歷郡守暨苑卿同知都轉運事所至聲績卓然可紀然孤行一意無所俛仰意所不愜銜口輒發目無權貴人至

陸三先生集

卷三

五

觸其所甚諱而不恤卒以此見中同事壯年罷去後又以此幾授奇禍而翁無幾微悔懼之色雖直自遂寧攫人而不以自攫蓋其天性然也南華有言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以教觀翁直而近許則有之而未嘗大枉其是非之寔其他皆謹謹若古之玩俗謾世者流耳而世殊未有以此諒翁者可謂不受人益矣夫不受人益乃其所以不受天損與抑其純孝孤直之行神明所扶持者哉然以今日諸君子之請崇翁則翁於天人又幾兩得之矣昔是非毀譽之論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矣豈意陰滅景人情固爾乎

抑亦倚武公抑詩之明效耶趙恭人佐翁內政逾六十年內修楓山先生之祀薦而外爲德於鄉蓋凡見頌於人者恭人實左右之其或以忤時取嫉者未嘗不陰爲調護也此如駢植後凋之材托於千仞巖之上既非匠石所敢眦睨而其柯榦枝葉又足以相蔭蔽不爲風雨霜露之所侵蝕所謂物之不受制於天地者行將閱歲千百與大椿爲春秋豈若櫟之木特以無用而壽哉

### 賀九十翁余東山序

夫自虞廷有尚德貴齒之教三代及兩漢皆踵行之

隱居先生遺稿

卷一

三十一

其年九十以上者得賜爵有司歲時以牛酒粟帛存問甚乃天子禮之太學至親爲祖割進食且乞言則當時民俗之所貴重可知也然於時願者有聲聞者亦特異於後世姑無論老聃彭祖之流卽詩書所稱伊尹太公畢召之流皆年百數十以上則其山居俗處鮐背鯢齒之民抑又可知也豈非其時休徵氣淳淳漫衍沕漭四塞民得其全以生而靡所虧其天年與抑亦俗化龐厚敦固儉樸無淫耳眩目心蕩志之習以自伐其天和而致然與我國家

八閩繹德敦治無讓三代而其最盛則莫如弘治

之季今九十以上翁皆其時所生也予生嘉靖中年去弘治且三紀見王父所與游處其人皆椎樸質木飯脫粟飲以陶漆器出則曳華舄衣直殺無緣驟見純綺以爲詫異其流風遺俗猶爾而今則邈然遠矣然今世稱壽之禮則彌加侈溢其高壽豪貴人有持望者歲當懸弧之日履戶外恒滿又多求當世顯人以文章名世者爲之頌美哆張其事錦標煥耀堂序間予甚厭之有見索者非歲月不能應欲投硯擲筆以自絕於人者屢矣乃今余東山里隱約人也非有前者通顯之勢以要藉於文者于

隱居先生遺稿

卷一

三十一

獨爲欣然筆焉曰斯弘治之季人與斯所謂樸質未躬履素以無自伐其天和者與翁之猶于翁乎平生不事華靡與人不能阿徇以非意而無所芥帶於事家孝友喜賓客不爲積貯以勞其生涉八十餘年迄無風雀之構出入於公府今年大耋矣日飲啗步履神色不異少壯時其季某亦年八十有七于于踽踽偕行里閭間人共指爲人瑞焉蓋所見其遺民而又樸儉質木彷彿吾王父所與游處也然於今者烏得無繫於情哉翁女兄爲吾師華川

趙先生之母壽亦餘九十從女爲吾父家二叔妻以節烈見旌其欲得子文亦以此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

畢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激水陸可敬敬承又著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詩全校

記

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 勅建仁壽寺撰撰碑

先昇我 聖母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命即顯德

觀遺趾建大蘭若用以微靈 穆考為我 皇

上梓胤無疆之祝而 皇上則又仰惟 慈福

延植之因思奉萬壽而歸之臣名其寺曰仁壽云

却負 都城前抱 大社旁聯 園丘跨衢為門鐙

鼓二樓左右金峙中為 延壽寶殿仰藍祖師及四

天王三殿環焉後為顯德殿以供五古誌舊蹟也已

又即寺後特建巍樓用庇昆廬大聖尊經翼以廊殿

繚以圍垣視寺加雄麗焉蓋寺成於唐唐甲戌而樓

建於萬曆戊寅諸所營構皆出於 皇太后之

漸積漸施暨於迄工若曰此 皇帝以天下養者

吾以施福於天下不以經費煩有司也於是 上

命司禮監太監張誠立石以紀歲月而 詔臣某文

之 謹按福田經云梵王福德乃有七種而興立佛

園僧舍實居第一蓋二帝三王之道如日中天萬有

畢照無事崇飾民用不迷而彼釋氏之教如月行夜

破冥燭幽非假莊嚴無以示權顯實化導愚頑此家

教之所以不廢也恭惟我 聖母因超累劫志契

一乘穆然修證於重闡邃閣之中而慈德所庇陰覆

大千所謂不勤道場而一切功德遍周沙界者等無

差別矣猶思增廣福緣建茲寶刹民不知費官不知

勞現金界於廢區移化城於穢土用以弘法在國

為斯年會度有情咸歸極樂此豈可稱人天有漏之

因哉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於惟我 后風雲

慈手執金輪憲天出治爰有 文母同儕大悲如

舍八藏德被四維蓮會植因經於百億深惟佛事莊

嚴第一曰我 皇帝養以萬方用以錫福作無疆

紀爰闢招提 國門之右萬供雲攢百極星漢寶殿

中峙危樓後駕巍巍化城造於中天凡厥經營弗侈

弗亟供奉之羨施為功德曰此功德 皇帝受之

億萬斯年百福載之曰此功德會施群品載我 國



家萬禩惟未 帝讓弗居仁壽是名祝我

母日升月恒念彼佛乘萬法無壞如是功德若莊嚴

海惟 帝為孝 聖母為慈永錫民極與天比

齊 拜稽首銘此貞石恒河法界流布罔極

奉 勅恭撰重建巨馬河橋碑記

國家 秉建瓴之勢以御區宇東南郡國際天地

以萬數馮軾結輶公私走京邑若百川之赴海日夜

灌輸無休時咸取道於涿鹿而畿南諸水自燕山腹

背皆派而東走絡於孔道以會天津若襟帶焉巨馬

河其一也歲暮水落迴流若縈行者表深車者違淖

咫尺阻絕舟航弗至乃夏潦秋霖上流暴至弦激電

射大野清吼行旅墊溺歲不知數我 聖母慈聖

宣仁明肅皇太后諮諏民隱深懷惻惻於我 皇

上嗣寶曆之元年内出供奉羨鏤以巨萬計創為石

橋萬國蹄轍去危即安易險而夷蓋十有七年於今

矣頃歲洪水衝蝕微就傾圯 聖母聞而曰嗟弗

壯弗堅永利謂何復出羨鏤若干萬俾盡徹其舊而

更建之命司禮監太監張誠擇內臣之有心計廉幹

者若內官監太監張進 慈寧宮管事龔代等董

其事而鳩工賦役則以部檄屬都水司郎易登瀛石

遂以巨趾益以深廣視舊加十之二修如之又空其

下為九門以設水勢而南北馬道延十之四翼以石

欄以護其行如故加以完堅既迄工 上命

記其事 謹按天官書東井兩河天關間為關

津橋梁之象義取諸此濟深截險厥利甚大矧 京

都翼翼上直太微諸水交絡擬象天漢當萬國星共

襟喉之地乎我 聖母覆育宇內行將三紀

帝澤所屆 慈德益流固已續邁斷鰲功同鍊石

矣今以一橋之建再捐 內帑援拯墊溺期於永世

而又大役再興官不知費因工於暇取方於備飢羸

食力存活萬計虹貫山峙告成不日南北驅輶晨夜

如流莫不舉首加額仰天而祝曰此我 聖母王

食大練之羸以造福吾民者也此我 皇上以四

海孝養用成我 聖母之德者也嗟嗟願將與

茲橋永永無極昔成周造舟為楫工簡利細德然接

於詩歌誇誦來世矧茲功德可無紀載以詔萬祀

既以記其歲月仍再拜稽首而獻銘曰惟 皇建

國奠鼎北辰際天極地來王來賓爰有莊嚴源流之

野河流絡之實名巨馬滌滌歲作滙為狂瀾行旅

呼聲聞於天 聖母曰嗟 皇始踐祚官費民

勞舉羸是慮惟予

一人養以萬方王食之美斥

爲津梁功力不殫歲月浸圯

內帑重頒大工再舉

始時河流矢急於弦自橋之成如馬在銜始時河流

龍蛇起陸自橋之成若象而伏厥費盈億工不踰時

司空水衡出納弗知南馳北驅罔有昏旦如彼析木

橫於天漢萬國稽首

聖母之仁福我行旅於千

萬春萬國稽首

天子之孝供奉之羸施及行道

地能載物遇險則艱

聖德如地兼之奠川河之

洋洋流於終古橋之屹屹千載如堵千載如堵千載

賴之匪惟賴之祝而戴之

臣作銘詩鐫之貞石代彼

卷十一

五

頌聲施於罔極

徐州桃山驛新建宋岳武穆王廟碑

余以辛卯過彭城有桃山岳生鍾靈者來謁曰靈故

宋武穆王裔也將於靈居之左買地一區建廟祀王

已得請於部使者惟是願未有碑敢請予以敬諾又

一年而過之則版宇巋然像設如生前爲車門後闕

燕寢垣隅四周螭龜屹立塗墍嚴飾覺初堅嶺下旣

具衣冠肅拜已起視四壁皆韓歐真砥礪王生平所

爲詩詞暨自宋以來諸名公之詩賦咏已又出王手

蹟詩聲婆讀之其落句曰南渡之二紀矣冠今幾不

徘徊咨嗟幾於隕涕顧謂岳生口嗟乎生而惟以裔

胤故祀王其居部使者惟以而故祀王其土抑孰知

王在天之靈實眷眷茲土哉夫王生於湯陰湯陰則

廟歿於臨安臨安則廟功迄於朱仙朱仙則廟戰於

汴於楚於潭於岳於洞庭於江於淮於河北旌旆所

指英靈眷顧野老牧豎疇不像繪而俎豆之而未嘗

一駐足於茲土且王生宋臣死宋鬼宋社久屋而王

廟巍然建於今茲卽王在天之靈周覽八極或時驅

風霆而一過之必且蹙額疚心掩袂而不忍正視已

而顧曰眷眷茲土者何耶蓋王之心爲宋死生而王

卷十一

六

之身實爲古今夷夏存亡生死也彼自完顏南旆二

帝北轅蓋不啻肉宋而狐兔獵之惟王崛起行伍之

間百戰而百摧其鋒背鬼所向無橫陳唾手燕雲

之業豈足道哉然則王死而後有金金不滅而後有

元當此之時濁河以南長淮以北凡王夙昔灑血橫

戈之地百年之間鞠爲灌莽忠魂化碧戰骨爲燐有

宋殘黎幾無遺育豈王裔胤而迄寧止天啓 真

人掃清劇虜揭已翳之日月而懸之萬古夫然後茲

地爲南北輪蹄之所走集行者接軫居者比櫛而王

之裔孫又能以孝行發憤誕告有位嗣王於茲歲時

伏獵庶幾蠻蠻臨之迴思夙昔灑血揮戈之地今無  
橫草之警同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者今皆匍伏  
稽顙於數千里邊關之外竊以人情揆彼神理豈不  
快然慰志也哉昔張子房爲韓慶秦滅項因以帝漢  
說者謂其始終爲韓王既不克身掃金元以自酬其  
殄肉飲血之志而得我 高皇帝爲之驅除龍飛  
之初僞父颺集安知王不降生其間厲刃前行齊驅  
魏鄭之列乎又安知其不噫風驅霆默助英威於冥  
冥之表俾孽胡遺種望風褫魄乎蓋子房佐漢以其  
身而王佐 明以其神目今以往迄於無窮且爲茲

卷之三

卷之三

二

土怯邪逐厲鎮壓不祥以福我 明於世世亦所以  
始終爲宋也王之名氏爵謚其戰功皆灼灼在人  
耳目不具論論其所以宜祀於茲土者以告有位君  
子俾知王實靈於茲益虔厥祀以垂永永云銘曰  
伊宋不造橫眺強胡血國於子知我與倫三鎮既割  
二酋長驅哀哉二帝舉族北徙且 明揭黃屋宵遁  
鯨吞許亮魚爛荆吳秦庭走鹿楚無爲義士委命  
壯夫失圖孰視誰何仰天四呼桓桓晉王天錫雄武  
晉勇忠孝迥邁終古八石挽弧百鈞發弩貫甲橫矛  
京力如虎令出如山師行如雨枕戈待旦志裊逆虜

躡血履腸辱應而舞獲醜執訊或繫以組惆哀彌勵  
剖骨無告於時九域 盜如毛狼噬猗突鬼嘯狐嘯  
王師所指如葉逆寇倖成敵善走進擒么豫以計廢  
麟以謀梟黠彼末酋驕勝而驕策馬渡江目無中朝  
投鞭成埠鳴鏑如號及遇王師百戰敗逃淝水鶴唳  
昆陽獸號王拜上言國耻未雪帝惟履新臣矢擊楫  
饑殄虜肉渴飲其血唾手燕雲誓心日月三河還旆  
二聖返轍規撫已定有死無折郾城旣勝朱仙再捷  
揚旗北指天聲烈烈兩河忠義受旗刻發劇虜游寬  
指日剗堞誰忘國讎委柄於狂外比於仇覆我宗邦

卷之三

卷之三

人

風波之獄萬古悲傷豈檜之能天寶靡常疇生王身  
疇降厥殃人謂王心與宋存亡疇知王身夷夏巨防  
金易而元恣彼暴強竟以蹙宋殪之南荒今古帝區  
躁爲虜疆腥我土宇穢我冠裳天挺 真人于闐  
混茫二儀再造七曜重光惟王在天義憤孔揚屹屹  
彭城實界南北自王之亡遂淪異域月夕燐青霜宵  
骨白無復遺黎誰爲亂息 明道郅隆琛懷萬國蹄  
輪軼軻茲焉走集王有聞孫聿思厥德言言崇崇  
工不日像設旣備邇豆斯秩濯濯威靈鑒觀有赫  
觀伊何飲我 皇德福此下民永永無極我作

詞勒此貞石凡百有位嗣事周祇

通政司題名記

通政司故有題名之石記之者為官保益都陳公其所詮敘沿革申明職守者詳哉言之矣獨引周禮謂此官為周之司書以予攷之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籍若主計會之簿書云者於通政無當也然無通政而有其通政第非司書之謂是官之屬則有若太僕小臣御僕冢宰之屬則有若太宰夫皆出入王之命掌臣民之復逆是為近之然皆以六卿之屬不足當今職也夫今制既視周為重而國家名公顯

陸先生集

卷一

九

人標鴻建鉅歷茲職者代不乏人見諸前記可指數矣乃跡其功名或不盡以是官著此何以故則其寄與古殊也夫通政古納言職也昔舜以邪說於行命龍曰出納惟允允者何若度量權衡信而不惑也邪之不足信固也虞舜神聖其臣莫及猶不自信而徵信於納言豈非以天下之公論全挈而委之哉經是弗用而僅以檢括瑣尾云耳此何賴於納言也權之不如古一矣漢制少府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掌奏記與殿中丞相表裏深居禁近賦政四海自武帝始用宦官典尚書章奏唐宋仍習舊貫雖設中書門

下使以名貴乃瘞古之地與紹增共之至今官府分政其軍國重事非時章奏厥司可復誰何其去古制又加遠繇此言之為通政者即有奇安施哉然漢世臣民封事先上副封尚書諸有所指摘至屏去不奏以重權臣壅蔽之勢今聖天子巡聽遐覽四海

萬里之外細民匹婦抱牘叫閭近於咫尺則是司也石納而無出職重於周而法加善於漢亦遠甚以故國家名公顯人其所以標鴻建鉅赫赫之迹雖不盡著於是官而居是官者則多明允恂恂通達國體所以標鴻建鉅之人也今少司寇張公視事二載欲復

陸先生集

卷一

十

確石以續前記而徵文於予故予為道其所如此左通政某以下具錄如左云

重修許府君祀記

東陽舊有許府君廟今稱許氏宗祠云按志府君諱璣晉孝子攷之裔也以義勇應郡檄破睦寇有功授秉義郎尋攝郡事屢戰殲賊卒歿於陳歿日屍立不仆載所乘馬馳百數十里至其家郡人神之事聞詔予廟祀而府君亦神降其鄉人曰祀我崑山之陽歲時崇禱穰穰登應如响蓋宋宣和間也宋社既屋而府君之廟亦尋圯七世孫熊實葺之世所稱樵隱公

者也事具柳文肅公貫記中比入國朝又餘二百年矣以老父奔走伏臘如故而廟貌日益頽剝不稱靈貺於是嗣孫東田公諗於衆曰嗟乎吾府君爲國捍賊力障全婺而其忠憤餘烈猶能陰陽其鄉人以迄於今而廟祀不治蓋鄉父老有過之而唏噓流涕者矧吾許氏之後哉彼樵隱公又何人焉遂捐數十百金以倡其族人族以競勸乃卽故廟而一新之以專祀府君而仍舊所存精忠之額曰吾不敢近之而褻也後爲堂曰純孝以祀其始祖孝子孜而子姓昭穆祔焉曰吾不敢遠之而踈也左右爲思義景節二

陸上先生集

卷上

十一

亭以祀許氏之有外行內操者曰以此爲忠孝之量也祭田分者合之寡者益之皆倡自公及諸董役者而約以次祔入者各捐產如其率曰吾懼後世以貧而廢也祭有時會有約費有經諸凡內外吉凶之禮一準諸子所輯而於祠泣行之曰吾懼後世以渙而離也蓋經始於嘉靖庚申又若干年而規模遂乃大備倍徙於宋之故矣至是公孫給事中弘綱手次其事而以記爲請曰願有以繼文肅公予惟古昔英臣烈士往往歿爲明神以歆世祀而其子孫或微蔑無聞名宗族族靡不欲推崇其先人而祭法祀典率多

附會無當惟欽之汪越公華婺源之程忠勇公靈洗暨吾府君比郡三人皆以義勇悍患有功郡邑而遂以神食其土而其子孫又皆蕃衍於其地代有顯人以世厥祀事吁亦異已然彼二公雖人傑鬼雄皆不幸當亂世僞朝之際府君功烈雖少遜而其忠義粹白或過之二公之祀皆以其神推而附之東田公獨能追本以明孝下逮以仁族俾近不至褻遠不至踈貧不至廢渙不至離而又崇獎節義用翼世德則豈惟府君之靈益以光闡將許氏世世祚之無斁不啻如彼二氏而已者然則予文雖不足當文肅公而不可以無述也遂爲論敘其事以詔來世東田公名法餘以義勸者若而人具碑陰

陸上先生集

卷上

十二

### 蘭谿縣學田記

先是宣城覺齋徐公分守衢婺時用所節縮俸薪若贖緩之羨約百八十餘金畀之吾蘭爲新學費蘭令涇邑玉城葉公私計學舍完整善輯以時無事增飾以煩公私乃別爲區畫益以它美金買田若干畝籍其歲入以歸之學而邑司其出納焉賢宦百費是之自出曰庶幾哉吾蘭之士得被公惠於永久於是邑博賴君某廖君某暨閩邑青襟之士咸欣然二公之

有是舉也而徵文以紀其事曰俾異日者知學田之所自始亦庶幾有所嗣事以求為蘭資予惟學田之制古無所考雖有虞氏因卽學以藏桑而命之曰庠亦曰米廩雖其指重於養老而規摹措置大略亦可槩見以是知三代之養士宜亦必有出於有司經費之外者抑或因學藏桑一尊有虞氏之故而無所創改以故史氏無所紀錄而不復經見也歟自漢以還率視世主好尚以為學校之興廢故元成之間至是天下之力以奉天下之游士而不給而初平之詔謂者儒違棄本業營求資梁至惻然動天子之憫念

虞王先生遺稿

卷十一

三

而卒莫為之措處迨宋盛時始有瞻學士之令其後亦寔寔廢弛其究至盡於勢家之侵奪而卒莫之省也由此言之彼其經術節義為本於文翁何武之為者不亦難其人哉吾嘗公之以此以至通顯泊然一節其自奉皆布衣寒士之節公之導而獨以其百費之所節縮界之蘭士至公之亦育身教焉而葉公又能推廣其意結廬於廩與以貽永久而彷彿乎有虞氏米廩之意於是益嘆公之用意殷而葉公之規措遠也昔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立而鄭人之頌曰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徐公苦節自矢其道近伯夷而又以實惠行其身教葉公調劑強弱以俗為治已大類子產而又卽以其田疇之殖子弟之教蓋二公之德於吾蘭深矣抑予又聞之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然吾蘭先輩素以廉節相砥礪至有罷官居家不能繼朝夕者而其士亦素有所矜式言利為耻乃今稍稍似淪其故矣徐公不均惠所他邑而獨異之吾蘭意或在此夫蘭士既素矜奮廉節非頑與懦之比而士之恒心不必恒產而後有所歸焉然則二公之是舉也其亦有所勸也夫其亦有所激也夫

虞王先生遺稿

卷十一

十四

### 金華府重修正學書院記

郡故有正學祠以祀宋何文定公基元王文憲公金文安公履祥許文懿公謙萬曆紀元之二歲御史萬安蕭公廩疏於朝以故南京禮部尚書文懿章公懋祔入是為五先生祠而書院則仍正學之稱如故蓋何先生身受業於考亭之門人黃勉齋氏廬相傳也以至許先生而章先生亦恪守考亭先生之學博觀約守動稱古訓絕不為玄虛宏勝之譚以目標炫四先生自宋歷元皆潛德弗仕謹存諸夏之學脉而章先生亦以清風直道難進易退之節



百年間此書院所由揭名而蕭公所以併祀之意也  
祠却負長山傍帶郡城前襟雙溪擅勝一方夙稱巨  
麗先是郡太守之右文者嘗課士其中歲久弗葺鞠  
爲蔬圃黽黽窟宅墉圯屋穿惟中祠數楹靈光歸然  
而已邵太守海洲張公朝瑞來治吾婺約已縮費視  
民財不啻其膏脂之在身惟恐糜之自郡治以至兩  
臺使者之所行涖諸所營建一切報罷曰吾爲婺民  
守藏而已比三年政成敎行民以心附乃盡斥其俸  
入若公私之羨數百金一新之祠中仍舊寢加以繪  
飾行翼兩廡前樹泉門負祠爲堂者二顏曰經義曰

卷之五

卷之五

十五

治事蓋取宋湖學之舊名左闢而入曰禮門右折而  
出曰義路督學使者若藩臬郡大夫課文肄講茲焉  
涖處負堂而閣者一顏曰尊經厥構特爲瑰壯購書  
實之以厭博觀之士負閣爲亭者一顏曰聚樂使聞  
四眺溪山縈峙灑然若身軼於埃濫之外而塵  
盡祛也多士講業之暇於焉遊息豈特謀野之助哉  
祠之左右分列生舍自南遡北爲三楹者七庖室輔  
之繚以垣砌寢處靚清局鑰有所前爲泮池標以模  
倅楚楚翼翼觀望孔渙於時郡丞周君尚禮別駕  
君錦司理劉君文卿實先後左右之嗚呼若曰若者

謂知敎本矣書院旣成郡邑博士暨兩庠諸生來  
徵文爲記予學淺陋不足以窺五先生之閫奧蓋心  
愧不能屬筆者三年於此矣無已則請以正學之義  
申告多士可乎夫聖人之道約而該奧而甚夷卽之  
有蹊極之而無畔涯德曰庸德言曰庸言而精義妙  
道傳稱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者卽此而寓故曰  
崇效天卑法地效天者虛虛無不冒故崇法地者實  
實無不踐故卑斯亦吾夫子下學上達之旨也然其  
功則下學盡之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夫子之一言

卷之五

卷之五

十六

一動見於家語魯論之所記載者皆文章也其所刪  
述自孝經庸論以至於春秋易大傳又皆文章也彼  
所謂性與天道安在哉然則非性與天道之不可聞  
謂舍文章無以聞之耳自考亭以至於五先生皆善  
求夫子於文章者也近世學者乃始有直指性體之  
論其言簡易頓截非不灑然有當於高明之士然而  
檢察身心之際或愧於五先生者多矣故五先生者  
的爲天下之正學學聖人者必自其學始夫能自五  
先生而始乃能不自五先生而止此在悟者自得之  
非可以言語盡也蓋愚嘗登金華之巔數級而登擇

地而蹈稍有凌越顛躓隨之比其至也灝氣四清廓然太空間視崎嶇頓遺舊跡譬之於學去碍得通邇太始凌濤濛孰孔孰顏我翼而從一物不挂邪正曷容瞻爲五先生吾當相與目擊於玉壺紫蓋之峰矣張公篤學好古之士也其必有繫於五先生矣試以鄙言質之其謂何如

### 金華府儒學重修明倫堂記

吾婺之學校記建於洪武已酉或曰因元舊爲之敎訓高皇帝剷除夷穢再造區寓不啻取二曜於虞淵而一洗之豈其巋然以明倫名者而必襲元之

陸學先生遺稿

卷十一

十二

故則何以論中原之概爲蓋謂建於已酉者近是然學故有舊石坊題曰 皇明首建又似先他郡國爲之者而已酉乃其同文之 詔與蓋當勝國舜

倫被歎之時九垓以內若日月之淪翳時復有能挽之者光末照者惟吾婺何王金許四先生超然高引

諸夏如綫之學以待

真主之出既而四游

鱗翼而雲合應者不可縷指然而闢繹道

重修倫紀以開一代之文治者又吾婺宋先生也

且當文學院初建之始吾婺又首貢儒士王禕

高皇帝當天造草

跡之初加意獎學理有固然者矧人臣嗣守茲土身帥帥之責於文教大同之世乎然自正統成弘而後僅一再修葺迄未有嗣其事者故今廟貌門觀雖華煥若昔而茲堂日就傾圯不稱偉觀今太守盧公某沿郡之二載郡人士既蒸狎於教矣每朔旦視學徘徊瞻顧退而喟焉乃咨於郡丞凌公某別駕林公某司理陳公某曰嘻惟茲學實爲郡國首蓋 高皇帝遺蹟在焉豈其時詘是虞而忽於教化之所自始歟曰然茲惟盛事曷其緩圖乃度財於羨鳩工於備徵方於暇經始於丙申某月某日迄工於乙酉某月

陸學先生遺稿

卷十一

十二

某日中堂五楹制如其故加以麗好爰及兩廡暨諸齋舍工緻材良葦故而新甍砌堅完全暨有煥然不

知役官不知費而郡人士耳目一新於是司教王君

澹等喜厥成事來徵文於 敎以爲記曰先生昔遊茲

室爲多士先駕豈其悠然無繫於廢興且禮官也再

爲成均師學校之事實所典司其可以辭 惟魯作

泮宮春秋不書其事而詩頌之實有昭假烈祖之文

爰取斯義故稱引 高皇帝所以肇建獎學者以

恢大太守之事而興起郡人士景行之志固系之以

詩曰 帝綏下民秩之倫紀肇虞迄周王敎伊始



均序校庠異代同軌成俗化民匪曰觀美於赫

皇祖重闢混茫文教誕敷漸破八荒郡邑斯萬有廟  
有堂片言昭揭示我周行元政實腥細弛法敦伊我  
娶賢不黜夷德坤轉乾旋俊又雲集伊我娶賢絕天  
闡繹屹屹茲堂建於國元鮮麟郡國莫我敢先一代  
大儒曰禕與濂 皇諭實云疇爲比肩道化率同

歲逾二百孰追往賢作我民則今 皇右文

烈祖是假濟濟多士庶其屬義惟室斯傾太守葺之

伊德斯昏孰與晰之盍觀斯堂藻之飾之念我廣居

廓而式之太守在堂者鍾其鍾肅肅肅衿駭奔靡追

陸克先集稿

卷二

十一

執經繹義德音洋洋太守在堂擊鼓坎坎爰集耆艾

俎豆有腍何以詔之聖謨丕顯匪堂是新惟教是程

士爲民標曷敢弗欽處則四儒翼彼聖真出追文憲

贊我中興伊予小子緬懷愧惕高山仰止百不企一

人各有心勗之在昔爰作銘詩刻此貞石

### 金華縣重修儒學記

自三代以還我 國家學校之制爲最備蓋自兩儀  
以至郡邑莫不立學置師而郡邑大夫實董師之以  
故文教之盛衰與夫多士之勦怠恒視郡大夫之意  
而而郡邑大夫往往拮据於吏事訟獄催科簿書期

會之間以爲大故其敦崇教本孜孜以興學造士爲

首務者非良有司莫與也吾郡附郭之邑爲金華自

建邑學以來士自奮於科第者踵趾接蓋起家爲賢

公卿以風節事功名世者若而人矣而邇歲不無少

讓於前或曰學地褊且庫又左壓於方岳大吏之分

省斯其故歟於時前令汪君可受度地得光孝堂

陰抱陽博大興闢實稱絃誦之區遂撤而徙之建

學焉廟寢堂皇廊廡齋舍言言翼翼大都備矣而門

巷迂曲民居前屏市襍喧囂多士出入頗病之公

熊君某治邑逾四年公私節縮有羨乃顧瞻學官猗

陸克先集稿

卷二

十二

徊咨嗟曰弗啓弗闢賢關謂何弗砥弗直賢路謂何

乃請於太守盧公奇公曰嘻茲惟教化本源之地予

敢弗欽予方繕葺郡庠以爲良有司倡是惟令試述

乃哀公私之積以厚值市民居徹之屬於城隍以周

垣中通直道前爲傑閣顏曰聚奎曰此有宋文簡之

群也內爲泮池縱廣若干尺曰此魯僖公所爲頌

詩稱躋躋多士克廣德心者也於是從堂視庭從庭

視門廓然大通規剗無易於前而勢加雄敞先是觀

後有 聖覽亭

高皇帝遺蹟在焉始遷學時

或擬易爲尊經閣以其爲 六龍之所躡駐弗敢議

然學故負之以爲勝至是南北亭閣屹然對峙却望金華高山仰止景行在望前眺雙溪縈迴如帶遠郡城而西注則百川學海至海之肯也多士出入游息於斯其亦有勃然而動惕然而思曠然若發矇者乎君子謂是舉也可特書矣雖然無涯者道也有畔者學也道惟無涯故知欲高欲明欲大欲無涯浹欲無方所嘗茲學舍去尋丈之壅塞而遠觀無弗矚也學惟有畔故行欲卑欲實欲淺欲近欲有依據欲有規準譬茲學舍去壅卽通然而垣墉戶闕尺寸不可越也是故成周造士以知類通達爲大成而必繼之曰

隱居遺稿

卷一

三

強立不返夫惟強立不返而後其知類通達爲實得其於天下之任無所不可勝者矣彼其視公卿名士之業直土苴之尚何區區科第足言哉予故因邑博林君良範等之請而爲之紀其大槩如右且以其所習聞於先正者爲多士誦言之

### 樓山新阡記

吾鄉之山斷而復起特爲一方鉅麗者曰大慈巖巖自趾而上鳥道盤曲可七八里嵌空爲巖僧舍托焉其上峭壁復數百仞皆怪石怒立崿岬崎嶇攫拏而上勢欲擎天奔突而下勢欲抉地望之神鬼爲懷

五峰分瓣若梅花俗亦名五老峰巖折而東可五六里兩峰相峙如門曰紅瓊巖石益峭拔奇秀然皆離立山巔游者罕至巖前平阜可二十餘畝曰赤孤坪已折而北下復起一峰自東視之銳若燭火俗名小玉華又折而北可二里許是爲玉華峰峰高聳特勝大悲巖而三面皆石壁峭立白燦如玉旭日射之光熒熒然數十里皆見又以其爲金華之對因以得名予嘗登其巔山下大雨如注而校樓所經行處雲乍開乍合已而浮翳豁然孤日朗照俯視百里間白波推盪汪洋若海蓋雲雨在下矣又折而北連峰屈

隱居遺稿

卷一

三

環可五六里曰徐家源又曰儒源蓋昔賢金許兩先生嘗講道於此故名予亦買地擬築居其間未能也又折而北可五里山石益奇峭溪流衝激行者擇步澗石間水聲汨汨不可辨人語有巨石兀立山巔高數仞若柱然名曰柱源自此山勢特分連峰却走龍徐家源而東溪流百折隨源而出溪口一峰高可千仞特爲奇秀曰道峰靡衍而東可六七里復起一山中峰特高而兩肩微聳東南望之若華蓋然曰柱竿山邑西名族諸宅墓皆其支隴所盤結也其人物養衍秀出實與邑歲峙云自石柱源正折而北山益高

益鉅蜿蜒起代至嚴陵幾百里微睦之水界之又折而南其奇秀最有名者曰馬目山與嚴郡鍾烏龍山正對自此折而復東可數十里皆岡阜盤旋峰巒拔其最巍鉅者曰金巖山勢高聳又勝玉華而大徑之諸峰巒則其巔若削其中峰歷級而下遙望巖巒如貫珠復有大山橫其前如屏巔刻巨石如阜然子嘗自九尖峰望之意其有奇而未暇登也而九尖山者其崗阜與金巖相屬遠可二十里自山巔俯瞰正見其脊馳突若怒驥天矯若生蛇已乃稍定為山又起而為九尖山笋列九峰勢皆接連其地雖不望之甚銳比至其巔乃稍圓循脊而行其巔路僅盈咫傍石離立若欄楯云而從其中巔稍下級而下數峰起伏巖巒如金巖已而頓下去平地僅僅可十餘仞回視左右山均有石林數處叢立如柱戰兩高峰自遠夾之其勢刺天所謂桃峰與白巖尖者也復起數峰巖巒而上又歷數峰折而南高可十里餘是為餘糧山蓋山杳渺在雲霧間征賦所不及故名然自邇歲計畝而後亦無遁稅矣山巍鉅特冠吾蘭高略與玉華等而大不啻倍之崗阜蟠且數十

里一小阜自中峰而下蜿蜒起伏僅二里許復起一小山可二十仞曰樓山端植如立屏而兩翼前抱中為平原田地陂池溪沼左右交絡廣逾百畝而樓山之後岐分一隴為後樂中微凹而兩肩各起圓峰映樓山而左右出若三山然曰塔山其翼而左者負東山岐而右者歷西塢皆會於平原之前山勢犬牙互入水注其間懸瀑而下者三曰龍門山如墉橫亘於龍門之前曰澤山又自樓山別阜頓而復起為東山諸峰皆可千仞東走而南一山如華蓋橫亘於澤山之前曰草堂山而草堂山之前崗阜重疊皆自餘糧山別阜東下負南面北而勢稍卑塔山之後崗阜重疊亦皆自餘糧山別阜東下負北掩南而勢稍高餘糧山之右一峰自背西下拔地復起至數千仞是為桃峰與三峰從東視之若列雉然而稍近雙溪之出水以會於乾溪九尖山之左一峰自南東下稍頓復起是為白巖盧山盤山與白巖在堂諸山高皆數千仞安蛇而南從西視之亦若列雉然而稍遠社溪之水出焉以會於乾溪而乾溪則自馬目挾眾水而南而東嚙白露之趾以北會於大江若決焉大江者即衢發合流之水也自樓山正視則衢水自南發水自

東望濟若縈練合而遠出其背蓋凡自餘糧山而外  
名山以十數高皆與餘糧山等而環抱焉自餘糧山  
內名山以十數高皆與樓山等而環抱焉樓山而水  
可意槩也然樓山之北龍門山之南山附及地惟平  
原之在樓山者去地可二里許自餘糧山視之則其  
麓也自地視之則山半故其左右諸山會於龍門者  
內視僅若魁阜而甚夷外視若深壑逾百仞巨石  
立必攀援蘿葛而後可登惟龍門山一路可登輿馬  
兩涯夾之若門戶然每於夏秋之間登平原以望  
湯衝諸山皆呈奇狀巧於戶闥之外百里蒼翠若  
攬輿斯亦一方之真隱也已未夏予游白露之忠隱  
菴欲遂至白巖慈晨起西望餘糧山雲氣吞吐異之  
因取道焉時予猶不知所謂樓山與龍門山也北至  
間徑於樵者樵者曰欲登餘糧山自此而西若欲至  
樓山閱地者則自此而南予詫曰樓山何地哉樵者  
曰公何誑我爲彼地主已墟屋相待矣予大駭怪遂  
引領至其處訝其風氣盤鬱徘徊久之因別詢撤屋  
所由曰主人懼不售耳無他也復問何得以予名曰  
雖未聞於公然已言之伯氏及歸叩之果信遂以予  
價酬之而復市前後土田可十餘畝又市地東岸

麓築書舍焉舍南十餘武適當龍門兩山之會乃壘  
石填土截流爲堤高厚各數丈貯水爲湖廣可十畝  
以其爲龍門之涯也號曰龍湖蓋自書舍與湖成而  
樓山之境視昔迥別矣予時亡室胡氏就木且十年  
遂擬營塋於平原之趾而諸爲堪輿之說者率多囑  
譽陰誹或云水自前瀉俗所最忌或云茲山是處皆  
石雖沃田僅於泥尺許安所得土乎予笑不答蓋衆  
所共視者在所市撤屋遺趾而其後數十武平疇微  
突勝角張兩翼以前如據几特爲竹樹閑飭人不見  
耳旣而伐木啓土包之如玉鍬鍬纔舉五色爛然膩  
若截肋紋若卷縠前吐圓暈若半規常土包之如玉  
在璞穴自南距北爲尺者十有二自西徂東爲尺者  
十有五深至九尺有奇予曰止乃於前坎土爲小池  
以貯水深不數寸而紫土見復傍坎數處視之則紫  
土平鋪如底蓋五色之土僅周穴穴僅容櫛三中虛  
其一右厝亡室左以亡妾趙氏附稍後寸餘蓋予自  
欲與亡室分左右禮也始予定穴時欲特後二尺許  
術者固請乃稍前而紫土果前見以是知形家所稱  
深淺廣狹之法爲信世有竊穴祖墓以覬私庇者其  
氣內洩客風外乘匪惟無福乃更興禍且使厥祖體

鬼不寧爲大不孝此爲子孫者所宜戒也然予所  
春春茲山者抑豈如形家拘拘卜吉之云哉實以厥  
地與深與壑境奇隔煙霞泉石於拙者爲宜有田可  
耕有地可植有木可漁可以嬉游可以棲隱一旦得  
此樂而歸閉門却軌冥心世外夫孰與我爭此容  
容武抑又聞山僧野老言餘糧之巔靜夜或聞天聲  
必有高仙上真往來其間庶幾一遇焉因備記山  
水形勢及所經游覽之大略如右記所不及備者別  
志如左

### 恒山廟碑記

卷十一

是 上以雲漢之憂有 詔遣大臣分稽五  
嶽已乃卽命中丞若御史之撫察其地者本 上  
言行事於是前撫臣 三 近按臣 上言北恒山廟  
在真定之曲陽去山百里而遙歷代崇祀於是其在  
祠制故閤後稱其威聲以經費舊 茲非有司所  
重與邇乃日就傾圯廊廡跛夷丹雘落明神弗靈  
災沴時作惟是畿東羸民嗷嗷待哺無所可  
茲特集衆鳩工木石之美工力相繼 茲非有司所  
萬欣費取之贖緩僅五六千可以立事官不益費  
因其成神以妥靈民以濟命且以宣究德意於人敬

於幽明 等狀死以聞 制曰可於是命所司庀

財用料木石具人卒以某年月日卽事既一較而臣

世繼撫茲土申命郡邑愍恤有加且擇諸屬僚之強

敏有心計者董其役又逾年而工竣是歲江南北數

千里具以旱告而自畿以東米麥豐穰國慶之福施

及流徙耿耿明祉古其可誣於是自監司郡守而下

咸謁 臣請記其事 臣謹按故志恒山有二其一卽今

山所謂去廟百里而遙者也其一在代之澤源州皆

以飛石爲証其言誕謾不經無可稽信竊惟五嶽職

視三公我 國家都燕畿內襄職其可以職又歷

代望祀皆於茲地且 聖神在百靈受職神之

聽之其敢有二志是宜轉災爲祥具知 上恭錫

靈之速明白若斯 臣仕繼 通觀厥成乃遂伏石紀其

月日因及圖牒所疑俾民一於信焉云

汝南重修黃叔度祠堂記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且就圯某懼無以昭德風

後乃撤而新之謂予爲之記予惟叔度汝南一草布

士耳就史氏所傳觀之事業無所見於時論議無所

垂於後又非有瑰奇卓絕之行可以掩一世而下之

而當時若荀淑袁閎諸人寔不覲之而心醉望之而

神怡遜讓嗟咨以爲不可企及其名流所推服也  
如此然自黨錮之禍興一時所稱行誼之士皆交臂  
駢首以投世患無能自脫惟申屠子龍郭林宗高翔  
遠蹈僅僅獲免終不若叔度之悠然無累於世也噫  
其真所謂道周性全龍德而隱者耶程駟有言和璧  
璵於空山不知其贖千載而流光也今去叔度無論  
千餘載想見其清標懿範猶能使鄙吝消消若執熱  
而沃以寒泉滌倒塵穢之塗而灑以清風也  
孟軻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叔度蓋兼有二氏之風矣然  
則登斯堂者顧瞻焉徘徊焉其必有興乎抑吾又以  
爲使叔度見用於當時其德澤必有所施究世之  
而豆之者必不特汝南而已然自來廬不曠漢社之  
室也久矣而叔度之祠巋然猶新室又所謂好德之  
心千載一轍不係乎用不用者歟昔郭林宗稱叔度  
以爲若汪汪千頃之波決之則灌漑無益停而蓄之  
亦可以淘洗萬類而清塵氛蓋不啻澄之不清渇之  
不濁而已然則莊生所謂無用之用大易所謂希  
益之斯其爲叔度也夫故予特備論之使後人觀焉  
無使斯祠之復圯也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一終



王襄毅公暨二夫人合葬壙誌

激水陸可敬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誌銘碣表

王襄毅公暨二夫人合葬壙誌

王襄毅公之墓若干年矣至是少司寇某疏請於

朝曰先臣邦瑞鞠躬矢忠事 肅皇帝二十餘年

生文

特簡再正樞司歿與祭墓若謚併及臣母

贈夫人龔咸出異數子孫戴之百世不忘今臣

結母 封太夫人李歿於法得合葬以附同穴之

誼敢昧死以請 制曰可於是圖以某年月日開

壙附於公而屬不佞爲誌夫誌公之墓則有若少傅

郭東野先生碑公之墓則有若贈太師楊襄毅公二

公者世指目爲名卿賢相言足爲不朽又安所事不

佞雖然不佞得以贅語自托於公以附二公後幸甚

乃遂撮其大者書之併具二夫人事司寇公意也誌

曰當嘉靖庚戌廩簿 都城也

天子赫然震怒

四顧 廷臣無足以決大策者而命公以吏部左侍

郎督九門軍公列上五事悉中機宜 都人特以爲

國導以本官掌兵部兼督團營是時大同總兵仇鸞

以勦王兵首至 上以爲忠卽軍中拜大將軍盡

義請勦王兵而鸞實畏虜首鼠前却公上疏切責之

仍令遣郎中等官隨營趨戰甚力虜用引去公又念

營政久廢額盈伍虛皆中貴人竄之請更實營制而

罷中貴人監軍 上是其議遂 擬定三大管

曰伍軍曰神樞曰神機府曰戎政將曰總督文臣曰

協理以公爲之而 著令中貴人不得復監軍百年

之弊一旦而絕會兵部丁尚書汝璽坐縱虜誘送

命公爲兵部尚書復列上安攘大計十二事有

詔次第修舉而是時仇鸞挾 上寵爲戎政師曰

無 廷臣顧獨心憚公久之鸞益睚眦自居至被節

制九邊兵及盡更置諸邊將又議罷修葺鎮邊城而

兵絕塞以大創虜公奮曰咄嗟夫九邊也而欲一

人柄之耶且虜騎頃咫尺不敢一矢北嚮而何絕塞

爲鸞孺子包藏禍心浸不可長遂疏劾之不報鸞自

譴督戰時已銜公至是益恨刺骨遂陰結所寵監軍

中貴人及素所不便公者權相嵩日夜謀中公以

是得謫去蓋公去而當益肆亡何坐通虜族矣鸞族之七載而

上用

特旨復公官協理戎政如

前蓋念曩事云公自總帥為諸生有奇志條上平盜十四事河南守大異之尋登進士第改為翰林院庶吉士知廣德州復除滁州遷南京刑部員外歷文選郎中擢遷陝西憲事督學政左遷知濱州尋復僉陝西憲事俄陟憲使兵備固原復前官督學政如昔尋叅本省所至以賢能稱民尸祝之事具安夏錄及二公所為碑誌中尋以居太宜人疾棄官歸服除權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三面隣虜蹂躪無時公至則謹斥堠增置城堡又設法致其降首用刺虜陰事一日虜數千騎乘冰渡河伏發盡殪自是不敢復近寧夏塞而會曾總督銑議復河套甚力有詔問公公力持不可合上意於是轉南京大理寺正卿遷兵部侍郎尋改吏部適會庚戌之變而有提督九門之命云公故以名儒起家歷官所至以文學造士為事蓋自反三原冤獄及擒涇邠巨盜李孟春等而人稱其吏幹自帥寧夏而人稱其武略自遷庚戌之變處逆鸞相嵩之間而人始知公身係安危禍福不撓凜然古大臣之風矣乃不佞又於二夫人

陸學亮集

卷十二

三

陸學亮集

卷十二

四

事而知公之內行修也二夫人者不配其夫人長州承鸞女笄年歸公比公兵備固原而夫人卒夫人有賢操事姑屈宜人以孝聞歿也公自誌其墓曰予生平坎坷困踣鬱鬱不自得夫人既從旁解之曰不用歸老貧賤耳敢以妻子憂公嗚呼可謂知大義矣然公自得李夫人而不虞內助猶昔也唯屈宜人亦曰匪婦賢吾寧不前婦思哉蓋夫人性婉慤婦道修謹大都如其夫人而公秉樞政齟齬逆鸞時夫人亦時從與之曰公社稷臣豈其妻子忘王事故君子以公安危一節靡絲毫內顧者二夫人助也雖然微公則孰刑二夫人故曰觀二夫人事而知公之內行修也其夫人先公卒年四十有七其賜諭墓同李夫人卒六十有四以司寇疏請得附葬云銘曰公之功勤於鼎鍾匪銘之崇公之德未於金石匪詞之刻嗟嗟夫人宛宛一德名不踰聞而光

綸綽

帝恩公庸內恩並隆爰詔司空序贊以從我作

斯銘勒於貞石億萬斯年從公無斁

兵部右侍郎贈尚書兌嶠蕭公墓誌銘

往可敬之視公疾也息微屬耳而視炯然而語琅然意天幸殆有瘳乎乃又越明日而公歿矣歿之日猶



手具遺疏大都謂身受 國恩心長髮短不能報塞  
爲恨章半不成而氣絕嗟嗟人死則精神或先撓之  
公豈異人乎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謂聞道則死生  
爲旦暮而其生生者常在也斯亦公學之一證哉當  
公爲御史若中丞時孤行一意時方尚苛絞右培尅  
乃獨以務行寬大弛利與民取忌嫉而公恬然無動  
也已時事一更諸名公多爭自發舒以見同異而公  
又恬然無動也識者以此重公嗟嗟此特其眇淺者  
耳夫死生亦大矣而不能與之變又況其外之儻然  
者耶公姓蕭氏諱廩字可發別號兌嶠系出梁長沙

陸先生遺稿

卷三

五

宋季有良載者自太和徙萬安七世而生尤溪令學  
敏又四世而生潛江令續潛江令生乾元以御史請  
誅璫瑾 廷杖幾死尋歷官副使所至有聲民尸祝  
之副使生賜爲零陵令以強項取嫉拂衣歸歿祀  
於閩是爲公祖父俱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兵部  
右侍郎祖母王母彭俱淑人公幼穎異嗜古於學無  
所不窺已聞良知之說於鄒歐兩文莊所自是墮黜  
見聞潛心理與嘉靖己酉舉於鄉乙丑舉進士隆慶  
中由行人拜御史首因地震疏請加禮 中宮又  
引律爭貴人秘獄及論採忤 旨御史某臺議重

之會有

詔簡風裁御史嚴諸邊鎮兵食數時趙

相貞吉行大夫事度次用公陝右至則疏停三鎮入  
衛兵汰諸幕府所占標下卒數萬令無得影射以蠹  
軍屯罷固原 楚府所遙隸護衛出所隱歿田二萬  
頃以實邊而歲饒邸八千金是役也減 內帑費歲  
二十萬餘而什伍不知蓋大司農慨然心折矣則又  
請以公還視苑牧陝故有牧苑七前使者多私右之  
至占邊氓土田數倍而草息加縮公請以苑僕卿貳  
兼本地藩臬官以絕偏右之弊而盡覈所浮額均賦  
之歲贏萬七千金而民牧稱兩利云尋又奏減絨褐

陸先生遺稿

卷三

六

織造歲鉅萬計又上培養景命疏直以 宮掖太廣  
而報聞蓋微有繫其言也已萬曆紀元而公首奉  
簡命按兩浙吏牘山積公至立決如神手雪冤獄  
以百數奏黜墨吏蠹民者若干人諸所行罷咸可軌  
後尤加意教本大第新宋文憲方正學以下諸公祠  
又請祀王文成於學官不果則肖其像天真書院而  
群髦士講肄焉時柄國方厲講學之禁而又以疏爭  
諸司所增歲課及白諸註誤曠徒寬意相左得  
旨以不諳法律切責然以其名御史也卒亦無以中

之尋有 京營之 命俄改視 京畿遷太僕寺

少卿督 京邊馬政故事薊昌諸鎮季上馬數太僕

大帥欲專其事議罷之公引祖制力爭而止尋轉太

常遷 南京太僕寺卿奏減江北馬價歲五萬緡居

久之改光祿卿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陝右屬歲大侵

再疏請賑又請借沿邊積糧授法哺食所全活無慮

百萬會有 詔大覈天下隱田而當事競以增賦

希柄臣意公令如額而止又狃夷以拾麥群行間有

所盜竊衆議欲遂勦殺爲功公曰彼逆虜耶奈何僉

難而獸獮之論令縛獻首惡戮之因約拾麥不得群

十人又不得以兵器從狃夷皆感泣如命乃以所處

分疏 聞復得 旨以玩寇廢切責公賦詩曰

晒有十年迂氣未消融之句蓋指前浙事云俄又以

副都御史巡撫兩浙先是浙兵譟轅門至辱都御史

某群不逞效尤爲姦大標城中至擒斬數十人乃定

而兵迄用輕典驕悍如初時議稍減罷之又議置中

軍卒以相防制公曰卒吾卒耳吾時餉而法馭之何

惡之敢生而藉此紛紛爲蓋令下而諸反側肩息矣

是歲以捕倭功 賜白金文綺先是公令海上卒

卽倭非大舉必生致之以防僞級旣而遙覘若倭船

者數十迫而擒之皆闌出捕魚民也悉解之

諸善政大都視前按浙時而興修水利清賦均田及

疏減 尚方織造大都視陝右重以威望夙著諸屬

吏不嚴而治矣久之遷 南京工部侍郎尋改刑部

右侍郎以疾乞休不允俄改兵部再以調度功

賜白金文綺又論陝右功予 誥命 贈祖父

如公官再以疾乞休不允遂以四月二十四日卒於

位公前後 誥勅者四至是 子祭壻如例仍

贈兵部尚書云公內行修整事通議公及彭淑

人以至孝聞嘗悉俸入買族田數百畝以贍貧乏約

束以禮義自奉甚菲所居僅蔽風雨塵垢全積泊如

也詩文雄勁自成一家有集行世而其所論學大旨

別有微言二卷茲不具錄云嗚呼公嘗獨推程伯子

謂直接顏氏之傳而其所操行則斤斤於叔子之矩

矱其於文成良知之旨單詞頓悟而不襲世儒脫落

懸虛之習所謂醇儒者非耶公配張淑人有子曰中

行以廕入大學繼配歐陽淑人女二孫男一孫女二

所聘娶皆名族中行之請銘也實以公遺命教何敢

辭銘曰蕭氏之先啓封長沙代有令人以紹厥家烈

烈御史執邦之紀裁戎矛冠觸彼穢豕爰逮零陵旣

繇既崇再世而昌以有我公志道之真知學之本施  
於有政其用井井士競於時刻方爲國公行一意如  
岳弗爲士詭於教處是驚公行斤斤程子矩度公  
芥公施再更粵泰將彼螟蠹撫其嘯呻公績則登而  
學未究僅使二邦尸於俎豆顯公華葉遺厥本根何  
以窺公微言具存我作銘章玷此貞石視公所存百  
不譬一

明故四川按察使貞齋馮公暨配錢孺人墓誌  
銘

予嘗遊金華陟其嶺下瞰蓉峰之麓有屋居巋然鱗  
次櫛比據其勝會顧而異之曰是宜多產才傑詞之

則貞齋馮公之族也蓋馮氏以甲科歷膺仕者數人  
最爲其邑著族公其一也而公又最賢予實耳習焉  
又若而年而見公二子鴻臚君於京師則以誦誦  
爲請予按狀而益知嚮所耳習於公者不虛也公諱  
亮字執夫別號貞齋其先世自山東徙居義烏元末  
有嘉慶路總管名道通者再徙金華之赤松洞遂爲  
金華人二傳而公之祖士公以玉以玉其傑爲名御史  
有聲卒廢東按察使廣及聲名遠播俱有祀傑生  
賜爲彰澤令以仲子

安令璣娶朱氏生三子其仲卽公亦以公貴 封

兵科都給事中朱 封孺人公生而穎異比長治

經義蔚然有聲試輒冠其邑諸士嘉靖辛卯舉於鄉

壬辰舉進士令潤之丹徒邑瀕江於南北孔道最爲

要劇民疲於往來供億甚苦公以身任怨汰其十七

吳中諸郡邑素苦白糧解役會歲大侵而役不蠲公

力請於部使者以贖錢代輸故鄰郡流徙載道而潤

安堵如昔最聞擢兵科給事中俄轉禮工左右復陞

兵科都給事中疏請清軍理餉建城堡治濠塹以備

虜數事皆鑒鑒可施用中貴人某成國公希忠寵焰

燭 都城公前後疏其不法皆得請權貴歛跡尋陞

河南參政會歲復大侵人至相食公極意賑恤捐祿

爲郡邑倡所全活無算是歲入計以治行異等

賜文綺 錫宴南宮尋擢四川按察使按諸貪墨

吏無所假貸望風解綬去者數人尤加意獄事日夕

手爰書讞牘至達曙亡寢遂以此得瘵疾再請始得

歸且 詔銓部俟病愈起家而公行至夔州歿矣

嗟嗟公僅四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其所建樹可勝

道哉公事二親至孝方入蜀時因以終養爲請而來

安公固督之出遂攬涕以行而留錢孺人侍養於家

錢孺人事來安公及姑朱孺人如公而加謹食飲浣濯無巨細必身親之而又善治家出入贏縮咸有尺度公素不問家人生產而持已特廉河南入計時吏白羨金萬餘公即不自入不可爲饋遺費耶公叱去之曰安有行苞苴馮公者歿之日斐守爲檢其橐中裝僅餘羨俸數十金而已而公歿後家固益饒裕皆孺人經營之力也孺人訓育諸子婦務身率以勤儉家婦曹盛年孀居撫慰備至卒全其節至今邑人譚賢母婦者必曰錢孺人云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孺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子三長

陸亮生遺稿

卷二

二

懋早卒配即曹氏次性娶章氏繼梁氏次情娶黃氏即所稱兩鴻臚君者也女一適庠生戚崇遜孫男五一秦性出一澤一治一浹一治信出孫女二所適俱名家曾孫文起一秦出以某年月日葬於赤松之原銘曰赤松翠嶺仙靈窟宅吁嗟馮公此其室庇爾後賢永無極

### 憲副南安趙公墓誌銘

趙叔子伯一數千里走京師以其先憲副南菴公葬銘爲請曰先君子棄諸孤七年於此矣唯是窀穸之事無以藉手敢告子自垂髫時獲侍公而子女兄

實歸伯一氏義不可辭謹按狀而銘之公諱祖元字宗仁別號南菴葵之東陽人也曾祖曰以杰祖曰濂父曰繼宋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母曰吳宜人

贈公善教子至減產購書而公故奇穎自負遂周覽六籍若諸子百家言尤精經生業每試輒屈其邑諸生唯邑諸生亦靡不人人心遜也遂以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而公雅志厭薄吏事疏請得教授江西之吉安吉安故稱人士淵藪而是時羅太史洪先鄒祭酒守益皆以講學家居公率郡諸生日就請益無不灑然自奮者居久之遷國子助教又

陸亮生遺稿

卷二

二

二年遷刑部主事尋轉員外郎以執法格用事貴臣得仇直聲又二年出僉山西按察司事丙辰地震河東蒲州境覆壓過半盜乘之蟬起抄劫盡行公設方略解散其黨而悉籍其金錢之無主者數十萬官賄之且用新其城塹境以無事俄遷江西參議公治之如山西秩滿復遷山西兵備副使丁吳宜人憂以歸先是公族弟太史祖鵬女歸太保陸炳炳以貴倖師緹騎勢甚張自相嵩以下咸目攝之故炳死而太史斥公及其季刑部員外郎新菴公皆坐黨罷矣而論者亦遂以是併訾公吁悲乎夫世人夸權勢利抵間

投足豈復遺力而讓進哉以故嚴陸方貴幸時諸  
附士率躡數資彼顯擢而公歷官二十餘年僅止  
使公歿而諸子蕭然食貧至負資稱貸以償所遺子  
錢而公又故與太史不相取齟齬至歿也由此觀  
之世人耳論豈足憑哉而狀又稱公事吳宜人至孝  
遇邑族庶直不阿歸罷二十年有以自守泊如也要  
皆不足槩公故爲辨其大者如此公生於嘉靖某年  
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娶劉氏封安人五子長賢吉  
娶李氏次賢夔娶陳氏次賢萬娶陸氏即子女兄次  
賢禹娶盧氏南京兵部尚書勲之女係邑庠生次賢

陸三先生集

卷十二

三

平娶黃氏女適邑庠生盧鍾淳孫房十六人孫女五  
人公以某年月日偕劉安人葬於梓潼之杓山公所  
自卜也銘曰璧之貞蠅或翳之去醫而質善醫莫嘗  
吁嗟乎公蓋棺已而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寬川沈公墓誌銘

予自垂髫時見寬川先生所治經義之墓之又十餘  
年而與先生之子茂仁同舉於鄉已又同舉進士十  
業中秘其游如兄弟則時時從茂仁問先生無恙乎  
當路方以治行推轂先生何以至今不白也

有確然之志則退而私歎謂先生豈其以未究之業  
貽吾茂仁耶又若而年而茂仁卒亡何先生亦卒而  
先生之弟啓南實以狀來曰非子疇銘先生余蓋潛  
然涕下不禁也曰嗟天乎嗟天乎余乃不及茂仁而  
銘先生按狀公諱啓原字道初寬川其別號上世家  
大梁從宋南渡徙會稽 明興徙雲間再徙樵李  
世尚隱德不仕至公大父復始用子貴 封刑科  
給事中父謚以名諫議遷爲湖廣叅議配盛孺人嗣  
配盛恭人是生公公生五歲留侍封公左右承意如  
成人亡何病疹且劇醫方愕視之公顧自手一編伊

陸三先生集

卷十二

十四

吾不絕有挾相人術者謂公當以任子貴公聞恚且  
泣識者異之年十五督學使者行部大奇公以儒士  
應省試歸補博士弟子三試舉於鄉年才二十有一  
數上春官不偶少叅公捐館舍封公繼之居祖父二  
喪哀毀逾禮會島寇暴作掠旁郡公度且至吾鄉又  
恐販徒從中起乃厚募諸販徒練水戰湖中一日寇  
果至諸販徒刺飛舸擊之寇遁去鄉賴以完督府集  
諸路兵擒徐海平湖還駐郡城邑令以供億不貲仰  
屋蒿目公出千金佐令邑以無擾丁未舉進士高等  
例以選首得授比部會有軋公者改南司空郎攝理

真州稅四十日商民至貌公生祠之已董蘆政豪猾故負蘆課不下萬金弊二十年往矣公至檄所屬以  
鹽書從事豪猾懍懍亡敢通者尋改郎議曹分校畿試所得多知名士俄擢四川叅議所轄川南土官高定楊時譽相仇稱兵部民震動公移諭立解散一部安堵其於民事所興革若定番僧賞格蠲鹽井增課迄今守之尋以盛恭人憂去起叅議山東分治濟陽諸所興革如川南至於定徵解均牧馬自公始事著爲令則六郡百世之利也居有頃遷陝西副使分治關南諸所興革如濟陽會有驛傳勘城之議公

條畫精密兩臺歎服且以部檄從事坐迎謁失中丞指卒中以前議公聞卽日挂冠歸比有 旨得調

當事者屢以宿望欲起公於家公澹然不屑也蓋是時茂仁哀然首諸進士入業中秘矣公遂一切屏絕

外事惟日疏理先世園亭位置花石林麓窈窕迢迢其間間與諸騷人墨客扁舟載酒嘯咏長溪之上以爲常性儉素服御食飲不事華腴酷嗜墳籍若古法

書名畫及先代金石之遺不惜重資畢購之日事披閱以此忘老與人豁達無城府順逆之際坦然不經

於懷前所失意中丞某卒公聞惻然曰夫夫也善士

且無子奈何一旦至此尤篤族誼自封公躬置義田以贍族歲出租益之曰以成先大父之義疎屬子姪若里中貧乏待公舉火者無慮數十百家比公病咸奔走社望願以身禱及聞訃罔不揮涕失聲哭嗚呼此其政於家者可槩見已公所著有詩文二集麟經集解班馬集覽諸書識者謂公文雄厚縝密彷彿班孟堅詩沉澹工緻不事刻削居然盛唐詩律度公生嘉靖丙戌正月十二日歿萬曆辛卯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恭人錢氏子一自邠茂仁其字也仕至翰林院修撰先公二年卒娶孺人王氏女二長適太學楊繼芳次適庠生卜鼎臣孫二麟禎鳳禎孫女二以某月某日葬思賢里祖隴之次銘曰疇或約取而博施疇或薄試而厚貽吾於公父子而天道是疑吁其悲

明故廣西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叅議

賜三品服俸日池龔君墓誌銘

往予見仲和侍御於京師軀幹不逾中人而山立雕視談吐侃侃絕不爲渙忍矯飾態意殊敬之會王陳胡三先生從祀之議起時河南沈公鯉爲大宗伯與北地諸公意多不在王君越次爭之語頗忤沈公已



遂疏劾之時沈公方負時名而於當路有所齟齬議者遂意公私有所附以排沈公然公實亦不爲常路所喜頃之出爲江西叅議而議者意猶未噍其再得効亦以此嗚呼士君子論事顧是否何如耳沈公誠賢何必遂以是玷君而君至今尚在是非間此予所以首爲君白也君名一清仲和字別號曰池葵之義烏人也其先出晉大夫堅宋有儒學教諭某者實徙今邑子應孫愷舉宋進士爲顯官四傳而爲處士公圯君高祖也子銅孫能 生 贈御史果配于氏封太孺人是爲君父母君生有異質贈公督課之

陸志先集

卷二

一七

甚嚴力學稍暇卽令以其間治農事君無倦色贈公異之會初新居有瑞竹靈芝馴虎聚鷺之異詔曰是始爲吾兒祥耶遂名之曰四禎俄而君果以春秋舉於鄉明年舉進士爲行人司行人尋以贈公喪去職起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再巡福建應天豪墨斂戢丰裁凜然久之出補江西叅議二年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南韶所至以身率屬執法不撓如御史時未幾用江西得効去南韶父老挽留不得爲立石紀德焉又二年起爲廣西叅議分守右江右江蠻獠所盤據喜人怒獸禍莫無已懷遠邑治至吏避不敢居僞

寓他所君至視賊素所出沒之地立堡數十以控扼之又大料兵天長等邑修復懷遠故城夷獠弭耳革面帖帖不敢動會遷雲南副使兩臺使者上其狀且曰右江多事一日不可無龔某 詔以副使龔舊職再加三品服俸以示旌異而公迄用勞瘁得疾卒矣君爲人洞白無城府語必伸其所見掀髯奮袂傍無權貴人當官遇事立辦而無所委曲於上下故識者以此重君而其所不盡得於世人者亦以此然君要自慷慨奇士云狀又稱君居家孝友均財推產建宗祠立書院所以睦族貽後者甚備所著有經世名

陸志先集

卷二

一八

言宦中散帙無意子叩聲編藏於家娶謝氏先公卒子四長士驄太學生娶馮氏次士驤太學生娶黃氏次士驤娶吳氏次士驤聘吳氏孫男二陽秋陽夏陽春皆士驤出士驤先公卒以陽秋嗣云士驤等以某年月日奉君與謝孺人合窆於某山君所素筮也銘曰惠文屹屹萬夫之特蓄百試一閱此玄室繫維不朽視此貞石

### 故廣西按察司副使鄭公墓誌銘

可教爲諸生時其郡守曰惠安鄭公公爲政精敏持裁自諸曹掾史以下咸重足斂跡不敢以身試法先

是二平石有所逮捕行檄卒丰片楮謹嚙下邑勢如  
餓鶉公至皆屏息立仗下至不能名一錢罷故置訟  
影响株連乃至故為誕蔓不可解公一切嚴為禁絕  
訟以衰息自餘諸劇盜大豪前後守令度力不能擒  
制無所誰何公一一麗之法不少縱於是八邑廩原  
稱神明矣乃公故敦尚文教自呂成公而下諸大儒  
名公祠宇往往捐俸入葺治之或為置祠四且室其  
遺徽以示人士所風尚間進郡諸生相與揚扈經義  
口授大旨以此教受知於公最深且秘其行事退而  
私論公以為漢張敞尹翁歸其人也乃公竟以執法

陸先生集

卷十一

一九

不阿見中諺口調守石阡去又五年而始遷貳蜀憲  
又二年而移治粵西皆相見於京師亡何復中諺口  
歸矣蓋公治蜀如治葵身董七道案無伏姦凡方田  
清伍若茶馬諸大役百蠹所蝟集皆搜洗劇察無所  
漏漏有墨吏度且杆罔實金於若以管公公立發金  
効案之諸所庶屬咸望風昨指退矣其治粵西如治  
蜀會當道以所俘馘叛苗下所司核實意欲少文致  
以為功次公一以實上無所阿蓋執法多忤復如葵  
其見中亦卒以此然公治亦不一切附於嚴石阡夜  
郎僻郡夷俗信獷人謂非法格之不可公至則為罷

陸先生集

卷十二

二十

減縣役招致叛夷所在成村居教之樹藝蓄積摩撫  
以兒子不鄙夷諸生而葵人士督誨之至為手訂其  
句讀蓋公去而郡士舉於鄉者踵接矣以彼觀之即  
文翁何讓焉詎云張尹哉公為人自信斬斬方報罷  
粵西時葵士有習於大璫者欲為之地公立謝絕之  
既罷里居杜門斷請謝自娛以文史性嗜義好施有  
鄉人某者坐巫蠱論死密為解之不令知初邑中農  
夷四郊骨暴如莽公大出金穀募人瘞埋之其遺行  
可徵於狀者如此教雖受知於公最深終不敢稍有  
增飾徒作諛墓語而務詳其耳目所繫見亦欲後人  
想像而得之十神之百一也公諱一信字君允別號  
石巖其先世出光州之固始自唐末徙家惠安遂  
為其邑著姓王高祖曰弼養高祖曰弼養高祖曰元  
郎祖曰珍珍以尚書起家為廣東三水教諭季子荆  
山能世其家學公父也娶郭氏皆以公貴累贈  
中憲大夫石阡府知府郭 贈恭人公生而穎敏  
精工博士家言燁然有聲覺校間遂以嘉靖乙卯舉  
於鄉第二以乙丑舉進士官 南京行人司左司副  
歷刑部員外郎郎中金華石阡知府四川廣西副使  
其宦績之繁具如前卒於萬曆庚辰距生嘉靖戊子



得年六十有三娶恭人莊於邑爲望族而恭人以  
婉嫕聞既歸鄭追事教諭公及姑某皆得其歡心公  
既幼孤又專攻諸生業所爲撫育一弟畢其婚娶皆  
出恭人手所生子一曰庠生興緒娶於王子二曰祥  
豐祥履恭人先公二十八年卒得年三十有二繼娶  
周恭人能以樸儉佐公廉撫訓諸子恩均而有禮所  
生子四長曰興縉邑庠生娶於李子三曰祥遇祥近  
祥迎女二次曰興縉邑庠生娶於王次曰興縉娶於  
莊次曰興縉娶於張緒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泊二  
恭人合葬於邑龍山之陽銘曰政之嚴兮夏之日也

陸先生遺稿

卷十二

三十一

夫豈勿畏物乃植也行之方兮王之栗也夫豈勿  
德罔忒也刑于其家內可則也一德允諸宅玄室也  
鐫石瘞詞示罔極也貽厥後昆紹乃績也

奉訓大夫雲南永昌府同知兩峰章公墓誌銘  
予鄉稱兄弟俱貴而賢者曰道峰兩峰三峰三章先  
生子不及見道峰而事兩峰公最習蓋予既章氏甥  
而公實娶余姑公之季女又歸吾弟然予所耳目公  
而心式其賢者迄不以世姻故嗟嗟非予誰宜銘公  
諱述字景明別號兩峰宋郇國文簡公得象裔也其  
先自閩徙睦之淳安再徙金蘭谿之渡瀆遂爲蘭谿

人高祖洵曾祖禮祖滂是爲樂靜公與從兄文懿公  
以文學道德相師友而隱居不仕有二子長贊曰後  
山公次贊曰素菴公公考也舉孝廉選懼二親憂家  
毀骨立卒所舉四子長適次即公次邁次進俱鞠於  
後山公迄以成立適舉進士禮科給事中直諫聞  
於時所稱道峰先生者也公與邁先後舉於鄉而偃  
蹇公車者八識者始爲嘆詭公嬰然起曰夫士顧效  
用何如耳豈必一第哉乃謁選得知閩之漳平漳平  
故海濱而寇適猖獗當事者欲以樓船橫海擒之乃  
命公督造海澄船成出洋爲礮所破卒賴公力護持

陸先生遺稿

卷十二

三十二

以獲殲巨寇當事才之居三年清慎自如悉捐俸建  
謀麗新學宮以下逮諸生之貧者當入觀故事里甲  
醵金二百緡爲道里及宅醜遺之費公峻却之曰柰  
何以民膏脂爲合修脯費中當踰確以博高第之賞  
乎觀畢以上考移守化州州又一盜藪也公至則嚴  
立約束不以姑息爲政會有倭百餘艘薄據雙魚所  
羽檄交馳調發苗獍爲城守許時議者方以內外負  
城民居爲徒足資剽劫無益欲亟焚之而衆心甚闕  
公曰若是是先爲寇擾也第徐之徐之而倭果敗民  
獲安堵公之鎮定先見嘗此類也右有蘭谿公者士

民咸匍伏乞留不可得乃調河東轉運副使公之河東也不以家屬自隨蕭然無佗僚不平之感釐茲別靈勤慎彌勵所補兌歲折鹽課數萬引都運李君以此得最擢去而公默不言也居久之意倦欲歸兩臺監司雅知公廉固尼之亡何量移永昌府同知而公遂拂衣歸矣時三峰公亦已致政兄弟怡然觴詠自樂未嘗以事干有司有司亦嚴重公特甚春秋鄉飲輒首推公里有勞構事不走令而走公片語立諭咸雪散去至有望廬而息者配陸孺人白首相莊旁絕勝侍諸子若孫咸稟受督誨彬彬孝友家庭穆然

韓先生遺稿

卷三

三三

無二言公生平無疾言遽色與人坦白不設城府居家居官絕不以矯飾立名惟矢志廉儉老而彌篤故所至有清白聲而家至節縮有餘貲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在牀褥善飲酒數十觥不亂以歲已丑六月卧病一日而卒距生正德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子三泰禎邑庠生娶唐氏泰新娶鄭氏泰東娶潘氏女三一適金華戴嘉樂次適吳中行次適陸可寄孫男四繼曾繼韓繼胤繼美皆郡邑庠生有雋異聲孫女幾人曾孫男幾人曾孫女幾人本文幾日指無厭札之嗟嗟亦盛德之報也銘曰時貴而賢韓公收連時

爲而蕃玉駢肩疇抗於人而食報於天每每原田佳氣蜿蜒百世之後有過其地而思其人者曰是惟章公之阡

### 故漳州別駕瑞華府君墓誌銘

府君判漳州五年以治行異等上最且遷矣適以臺檄督冊延平徘徊岐路間曰此走蘭谿道也遂趣駕以歸臺使者高其行屢促不起乃爲具奏得致仕云予猶記兒時跪據几視先大父基而府君至衣履敝穿蕭然如寒賸先大父倚杖勞問府君立對滋恭既而相視怡然初不以輕去官爲訝也已府君家居者

韓先生遺稿

卷三

三四

數年衣履敝穿日益甚囊中之裝至不足供釀秫時與里父老啜醕笑語以爲常比歿而盜覬其篋無有有故所餘革帶耳鳴呼此於今世爲何如人談府君爲曾大父鶴山先生幼子 肅皇帝首錄先生忠有詔予廕先大父避不就廕曰季也秀而文且間開餽粥事先大夫縲絏中視其飯舍是宜廕府君亦固遜謝不獲已乃卒業太學已授通政司知事出爲臨江府推官尋通判漳州佐二郡及歷視漳浦龍溪諸邑事所至携一力以襍被自隨省供億常十之九民以訟至立論片言俾雪散去盡斥所應入贖緩同安

民多竄土田龍溪籍中展轉積逋不可詰府君曰是累二邑終無已請責償最近者二年以爲準而悉蠲其餘二邑謹然更生龍民有高姓者族數百口漁海泊爲業豪恃奪有之郡邑以目無若居間何公悉寘之法無所貸白葉洞賊陳玉等據險爲害者累世府名督捕悉破擒解散之環邑安堵漳之五灣海泊所走集也暹羅古里諸夷奇貨日至民冒於利往往爲釁端府君往視事皆斤斤歛戢無敢闌出違禁物瀕海以寧漳人士庶僉謂吾倖自國初王忠文以來惟公一人立石識思者比邑而是至今餘四十年賢

陸先生遺稿

卷十三

三三

士大夫之道吾蘭者未嘗不津津於別樵之遺愛也嗟嗟此豈可以一時霑霑之惠相結乎哉乃作吏十餘年垂橐而歸不啻敝屣此世人所自矜詫以爲奇詭卓絕之行而迄未嘗幾微見唇舌也此足以觀府君矣府君幼嘗著論謂關西四知誠爲名言然孰與暮夜之金望門而却哉其於廉靖寡欲蓋天性也至其晚節自隱於酒頽然天放又大類王無功陶靖節矣予誌府君事不敢以片語增飾如貌羽容真人益以粉繪祇相點耳抑欲後人髣髴其咳貌云府君先世名諱具載曾祖誌中配吳氏封安人子又

家早卒父家娶余氏笄年刺目矢志有古烈婦風次頑家邑庠生娶童氏次祥家孫可報娶郭氏可立娶翁氏可容可成可受可揚俱幼塋某地銘曰吾祖有訓孝友忠廉於惟府君視履其旋輝脫名位頽然天全古之人乎王績陶潛伐石鐫詞瘞茲隴阡

合宜黃公墓誌銘

古稱江淮間多瑰瑋異人予於今乃得黃公黃公有五子長曰道年以進士起家令吾婺之永康吏幹精敏治有異蹟邑父老至今能道之次曰道月其才氣逸邁無前則予丙戌禮闈所舉士也予因是以得耳

陸先生遺稿

卷十三

三六

悉黃公賢曰嘻語有之玷礪不玉麻根不菽吾於黃公亦云公名意字本誠號容菴晚更號合宜世居廬之合肥祖賓父紀皆以孝弟力田稱母蒲氏配曰敖碩人敖氏素以賢自雄不欲與女凡子而公之伯父某故大俠昵敖一日携公與偕指碩人於膝曰是不稱翁婿耶敖翁一見意大愜遂許歸焉蓋公自見時已嶄嶄見頭角矣既長而豐順偉幹讀書寓目輒了嘗習爲博士家言諸博士弟子人人遜也然竟以貧養故廢學自試爲郡吏太守吳嶽見而大奇之勸令卒業又以居父喪廢公爲吏廉直有文前後郡守多

所訟決已諸子駸駸見端緒一旦自棄去曰乃公吏  
隱耳豈其以一命足竟吾事哉公故不問家人生業  
徵歌選勝徜徉里閭間性豁達長者嗜義若渴第某  
佻而蕩公減已產給之死傾橐厚爲葬具嫁其二孤  
女如已出歲饑倒困食餓人棄屍之無主者有故  
人以非罪死公出之獄躬爲殮瘞一時窮交咸感泣  
旁邑豪鄧氏者有負首仇兩相伺賊殺且無已公片  
言立解之比歿而其人始覺流涕設奠曰微公吾屬  
血胤絕矣郡邑祠廟道路橋梁有所修葺必公爲倡  
首郡守某欲治城隍廟顧費無所出謀之公公曰請  
無損官帑一錢走集諸父老於廟以義風之且諭太  
守意於是遠近爭出錢就工不三月而廟貌屹然雄  
一郡矣其行事大都類此公課諸子嚴而有法丙夜  
誦讀聲吾伊聽之忘寢俟倦輒自携酒脯往勞之有  
所構撰日自袖視諸名人蓋歸而喜可知也道年刺  
漢州至則首發故中丞某姦利事公心善之而策其  
必敗已而果見中歸令諸弟就質業以慰其意不爲  
色戚也居久之而道月復成進士爲中書舍人既三  
載得以秩滿推貴公如其官而公歿矣公素健飯無  
疾歿之前數從容郊游飲甚懽俄忽得寒疾自知不

起索視棺殮具手之怡然因歷指論議家事無所撓  
亂俄而索浴浴竟索新衣遂瞑吁異已始公既新城  
隍廟忽有大風撼拔庭柏而垣楹瓦石如故公異而  
私購貯之至是卒用以棺人以爲神貺云公既歿數  
月而郡人某某夢魘中彷彿見公於廟事具公叔子  
道日所遺述中子又因是以得道日其視伯仲難第  
也二季子曰道時道星皆良士公生於某年某月日  
卒於某年月日敖碩人先公卒自矢不復娶五子名  
具如前漢州娶李氏有孫若女某某道月舍人娶王  
氏繼娶徐氏有孫若女某某二女長適某次適某公  
爲錯在治必躍嗟吁乎黃公闕厥義問以遺其後人  
亡友黃德卿墓誌銘

予友黃德卿之亡幾兩年所矣其伯兄廣漢君暨弟  
上舍生以其遺事來徵銘予咨嗟不忍執筆者久之  
已乃嘆曰嗟嗟德卿非予誰宜銘予憶始得德卿  
義於南宮聳然異之手厥卷謂比舍楊馮二太史曰  
夫夫也如霜空俊鶴橫擊無前比於武事其公瑾也

符之流耶比見德卿方願巨額舉趾高揚私目識之  
曰夫夫也才而近俠時諷約以繩矩已乃悉其操行  
斤斤名檢城府豁然無所凝畱徐徵其詩歌若古文  
詞又復深沉與詣與所見制義變別於是益聳然自  
謂不能測德卿且咎前言之失矣嗟乎天孰謂斯言  
竟爲吾德卿識也德卿合肥人名道月別號旨玄生  
而奇穎志氣邁特不群方嘉隆間經生家言務工爲  
蔓詞靡靡若一德卿獨矯爲奇峭又好治詩歌若古  
文詞冥搜遐覽師心自可意藐一世士雖聞受知諸  
名公亦坐此久擯落德卿傲然不顧也曰世會有知

薩先生遺稿

卷十三

三九

吾者安能從齷齪腐儒競得失於一夫之目耶已而  
竟以進士上第時名大譟紳衿間人人爭談德卿  
矣於時有 詔簡諸進士入業中秘人人指曰德  
卿德卿顧謝不就簡予惋惜久之然以此重德卿  
亡何授中書舍人不三載以父憂去是時德卿名重  
四方弔客千里畢至而德卿遂以哀瘁得疾不起嗟  
嗟德卿遂止是耶豈予前所稱者語竟成識而後或  
以愛蔽明也茫茫宇宙如予於德卿者能幾而今悉  
銘德卿也又恐不銘德卿也德卿孝友嗜義出於天  
性自就外傳師事廣漢君而身師諸弟居常飲酒談

稅友愛煦煦而日相砥礪以古人節義事邑文獻包  
孝肅余忠宣遺文久淪落序而併刻之曰以見吾志  
慮主事洪春以言事得重譴慷慨赴其難如故交居  
常周急好施不問疎戚往往稱貸佐之人厭其所望  
而去歲饑瘞道殣以千數饑民有鬻子者傾橐贖歸  
之親故客死爲經紀其喪如是者數十事嗟嗟以彼  
其才其志俾竟其用其於濟物何如也而以是區區  
者爲德卿不朽耶予讀所錄遺事而愈悲之而姑撮  
其大槩蓋不欲以是小吾德卿也吁嗟哉吁嗟哉德  
卿少負氣豪於飲酒蹴踘六博騎射諸技無不精絕

薩先生遺稿

卷十三

三

諸所交游皆天下賢豪名士晚益味於禪其於詩文  
雖未竟其所至然已瑰瑋足傳已其他論著有史駁  
及十三經註刪若干卷咸未脫稿生嘉靖壬子卒於  
萬曆庚寅得年僅三十九父曰 封中書舍人合  
宜公毋敖孺人合宜公之亡也余爲誌其墓故其先  
世不具載娶王氏繼娶徐氏生女三遺命以伯兄之  
子僧伸爲後歿後得遺孤子某銘曰物之琛特其毀  
必亟造物是惜吁嗟德卿視此貞石

贈中書舍人抱愚章公墓誌銘

抱愚章公之歿蓋十年往矣而邑士大夫若里父老

之賢者津津口其行誼不置曰公胡不以百歲也公  
有子曰尚學銀臺君自中書舍人周歷諫垣以至今  
官赫赫有聲稱人不以多銀臺君而曰此公之遺教  
也次子尚和尚材博聞如銀臺君而屢不得志於有  
司人不謂尚和尚而曰公二子胡不以偕貴也或又  
謂以公遺德必且偕貴則胡以遲遲至今也嗚呼此  
足以觀公矣公名術字道傳金華之蘭谿人其先徙  
自浦江而爲文懿公會祖徵仕公者公之七世祖也  
徵仕公長子源源生統統生恕恕生摺摺生討討號  
芝圃是生公公生而端凝爲父老所器重芝圃公以

陸先生遺稿

卷三

無貨省家益落故不令公學而令治生然願得好學  
於經史百家皆能蒐獵得其大旨世服儒雅即隱居  
不施帶雅士過從尊酒相對談名理至今故終日  
不倦身課督二子以經義至徹曉夜以是二子咸奮  
身秣苑卽同舍生亦多知名士居芝圃公喪哀毀如  
禮始因家落寄於甘肅後乃稍振每飯食而起有不  
及不時之憾遇先世諱辰雖遠祖必躬必齋少失母  
卽與兄弟析爨居然事其伯兄如父撫幼弟若慈其  
家卹其終嫁其女如已出從父貧不克葬推已地而  
塋之從子客死嶺南家貧子錢不能償公爲償之且

撫其孤國柱令同二子學迄以競爽與人同賈分財  
輒取少又常以振給昆弟賓客之貧者子錢家力不  
能償輒折券棄責歲大侵倡衆散穀賑饑民群抗  
富人藏穀時有令所司輒榜殺數十人當死公爲居  
間事得解習賢每自下簾爲人治疾貧必爲盡其技  
能以利貿義拯人於危而不責其報皆此類也邑令  
庶知公行俾署鄉約長每會衆爲開說 祖訓大  
義勉之爲善里有訟多以付公公曲論片言立散去  
歲再飢公召集同約富人諭以假貸而施自身始諸  
富人歡然受事如公指章氏指衆多負縣官賦每徵

陸先生遺稿

卷三

三

賦吏來謹呶於門人則走集公所公度可償者爲先  
先償之而徐按所伏匿事以立辦祖居廳事燬於火  
衆環視莫爲計公一力任之不數月頓還舊觀此其  
才智有過人者平生不喜佞佛疾革書後事付其子  
曰先正不云乎信有天堂君子登之信有地獄小人  
入之吾平生未嘗爲惡必不墮落小子其一以喪禮  
從事因自贊小像曰爾卽我貌我卽爾形形之古朴  
有如我心我留善根與爾未示子孫仍命遷於正寢  
逾時乃瞑旣入殮顏色如生嗚呼亦可謂倏然於去  
來之際者矣公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



娶應氏子男四尚庶尚學應出尚和尚敬側室  
韓出孫男三國祿國維國紀孫女五尚庶孝謹以家  
督能使公得遂優閒不幸暴疾卒公以是感傷成疾  
竟不起尚學與子同舉進士其游如兄弟子故悉公  
之行如此銘曰惟嗇廼積惟學廼殖慨其根實伐石  
鐫辭闕茲玄室貽爾後賢百世永式

雲夢山人孫兆孺墓誌銘

先是孫兆孺先生以書遺予道其家世甚悉蓋其先  
大父學憲公與子曾大父太常公同舍誼甚契而子  
羽侯舉南宮實出子門稱世好云乃子遲回未及客

陸圭先生遺稿

卷三

三三

而先生之訃至矣予意不自抑則爲詞二章誄之曰  
山中人兮芰荷衣厭混濁兮將安歸下巫咸兮招之  
度三湘兮歷九疑重華逝兮邈而又曰山中人兮歸  
來四方邈兮焉從汀有芷兮岍有楓思君子兮心冲  
冲竟之天兮舜之土羌獨逝兮疇與爲侶蓋先生落  
鬼趣世有豪莊接輿之風而又雅治文章工詩騷仿  
佛屈宋唐景之餘軌故予誄之其聲楚按狀先生諱  
斯億兆孺其字別號雲夢山人遠祖有諱釗者自江  
右之進賢徙華容爲楚人釗生處州二守榮榮生繼  
芳舉正德辛未進士歷官以文行見稱所謂學憲公

陸圭先生遺稿

卷三

三四

者也繼芳生孝廉宜益工古文詞師事何舍人仲默  
晚步驟李獻吉而韻頌之世稱洞庭漁人先生父也  
先生既以古學世其家而又生質穎異甚七歲能賦  
詩十四試異等補博士弟子聲稱蔚然起輩行間居  
久之忽自棄去渡江如淮覽京口三山歷姑蘇汎錢  
塘徘徊會稽天目間返憩金陵還豫章拜先世遺隴  
再游京師還訪鹿門登泰山南謁衡岳東入郢北  
游蘇門百泉嵩高所至遍覽名勝慷慨懷古長嘯高  
味悠然有塵外之想時人莫測也於時王元美汪伯  
玉胡明卿張助甫徐子與皇甫子循劉子威諸公咸  
各以其業自雄意不可一世士然靡不倒屣延致先  
生先生掉臂其門傲然無所屈意有所適往往不謝  
去乃諸公益高其風而昵就之於是先生稱曰吾雙  
屐所歷天下郡國十之五所探名山水十之七所辱  
交賢豪大夫士十之九今其休乎遂歸華容闢墅城  
南誄茅蒔竹間往玄石山中蔬食閉關墨客繼流玄  
言觴詠無間晨夕頽然自放遂以是終噫古所稱逸  
民者非耶或曰先生非心隱者先生少見倖方士陶  
仲文綽楔手石碎詈之又嘗著賈直言對以哀楊沈  
二公之死蓋憤世嫉邪有托而述者耶或又曰非也

先生平生無狹邪履跡居母喪哀毀骨立至今劫盜  
遜謝去遇故人鍾天與程逢軾輩手藥治疾經紀其  
喪創屋撫孤如已出嗚呼斯又所謂隱不遺名貞不  
絕俗抑可謂為誼君子者矣先生於學自經史百氏  
外下及稗官邑乘外家之說無所不通曉詩宗盛唐  
尤工漢魏古樂府所著有雲夢山人集園屋集鳴銑  
集浮湘南岳中州北游諸稿所編緝有岳州府誌華  
雄縣誌劉氏族譜金石總錄諸書生嘉靖己丑卒於  
萬曆庚寅得年六十有二娶張氏子一卽庶吉士羽  
侯娶謝氏繼袁氏女二一歸蕭文穆一歸蕭以茂孫  
三子

明故錢竹樓處士暨配陳氏墓誌銘

武林錢生兆元以其季父福寧君某之狀來曰元也  
願焉手季父以微惠於先人惟公哀而賜之銘余遂  
巡欲讓者久之已讀其狀卒業聘胎曰嘻夫賈也而  
乃有錢君彼貨殖游俠不傳哉遂按狀論次其事君

名起鰲字振宗竹樓其別號也系出五代武肅王世  
居會稽自叅政公述始徙仁和述生康康生祺祺生  
玉皆以儒行世其家玉生 贈六安州知州某配

封太宜人某氏皆以季子福寧君貴君其第三  
子也幼而習賈心計絕人會倭夷內訌閭右諸褚客  
窘甚至欲棄貨竄去君度勢緩急出緡錢濟客窘而  
羸其利已而楮值驟昂入數倍矣乃益以信義招懷  
四方褚客已得值去而其兄更索值君與之無競明  
歲客以值來謝曰吾弟果以得值某負長者愧死矣  
又有客誤羸所算於錢君追而還之於是四方褚客

爭昵就錢長者入以益饒先是贈公亦習為賈而中  
落世業且盡廢至是盡還所鬻業而益斥之駿以貲  
維郡中矣君雖游於賈人乎內行甚修事贈公若太  
宜人及王母楊順逆無違指伯兄某贅於外氏君出  
千金為母貲趣之歸俾以九十金參之已而析箸如  
一郡猾有與伯兄同姓字者素數盜邑胥誤捕之且  
及贈公君挺身出曰某在此里中父老以君就捕也  
爭赴邑直之會亦得真盜獲免人尤難之仲兄通許  
令某暨弟福寧君以業儒故素不問家事自為博士  
弟子及省試計偕以至登第費皆出君殆逾千金及



仲兄官通許福寧君官六安君猶歲時問遺惟以廉  
介相勉最錙銖無望也比二兄先後歿悉爲襄其後  
撫孤置後如已出居常赴人之急惟力是視或不問  
其姓名嘗有負德而盜者得而詰之盜匍匐曰某誠  
不宜負公然以盜公可勉公惻然與所盜之物而去  
又有隣獲盜而得君舊所失貨君請以所得貨償主  
而貸盜罪盜泣感不復盜狀所撮君行事大略如此  
其他饑與食寒與衣死無以殮與無以葬者與棺與  
地不可枚舉嗟嗟夫孔卓程鄭之流善居積矣而不  
聞行誼朱家郭解行義烈矣而不免以睚眦暴橫聞  
以視君何如哉君元配陳氏名族女令淑宜家先君  
卒君嘗曰吾處父母兄弟內外姻族之間無幾微遺  
恨者吾婦力也公生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春秋  
若干子二長卽兆元陳出業以甲午舉順天試矣次  
兆行繼室王出女一陳出孫男一孫女三諸所娶聘  
皆名族兆元將以某月日奉君暨母陳塋某地卽匍  
來速銘遂銘之曰孰虛而取孰盈而與匪俠是似而  
儒是渠後嗣其昌考祥是履

明南京西城兵馬指揮詹公配孺人江氏墓誌

銘

詹子惟業之舉進士也亡何母孺人以訃聞子造唁  
之而詹子毀容骨立涕淚交頤下拜且言曰天不降  
罪戾於虞之身而奪之母虞兄弟卽是隕越萬萬無  
憾惟是妣孺人之潛德幽懿不克一顯白於世之聞  
人君子以貽無窮且奈何敢以辱吾子又曰虞若弟  
謙之得以至今日者蓋以妣孺人云往者先大夫之  
官司城也伯氏之齒長矣而孺人固置母張以從也  
而身留事姑養虞若謙相繼產邸舍中而妣孺人若  
耳目撫之祖母太孺人違養家居而先大夫若耳目  
事之卽古賢孝母婦儔儷哉又曰先大夫雖浮湛瑣  
職乎廛數數爲縣官辦集大事甚者批姦剔蠹蓋  
前無豪貴人矣非妣孺人不貽太孺人憂耶且瞻能  
無內顧哉虞也敢以先司城公之靈邀惠於吾子余  
時拭淚再拜謝辱命居頃之余以謁告歸而詹子  
則又衰經儼來造曰惟是虞之習於子也惟是子之  
習於母之賢也敢固以請子復再拜謝辱命不得則  
曰匪文曷傳匪信曷徵厥信是徵繫匪其文謹按狀  
孺人姓江氏祖曰司務公綏父曰訓導公詢而司城  
公之諱曰需亨先是公父星子令紳公嘗受業於司  
務公以故孺人卒歸詹氏稱孺人者從司城公貴也

孺人性柔相聞一言動斤斤女訓既歸司城公事姑  
太孺人左右婉嫕無弗當意指於是內外姻族咸嘖  
嘖稱詹氏有賢婦比司城公官京師孺人孑然家  
居無少幾微見於詞色及聞虞若謙生則沾沾色喜  
時時從北來蒼頭奴問司城公無恙乎官事執掌乎  
二室張無弗當公指邪二兒健飯善乳慧黠若何問  
已復沾沾色喜則又時時手製衣若襦袴遺張曰吾  
勉事而姑以無貽而公憂而善撫吾兒無貽吾憂也  
蓋十載如一日云既司城公致政家居孺人則遂釋  
家政與張而獨從中課督二兒曰而父斬斬自立不

應克生遺稿

卷二

三九

後人而竟坎壈以歸也非以阻一第故耶斯天乎斯  
天乎小子勉之哉以故虞若謙克自奮勵卒以文  
學相繼取上第孺人教也於是內外姻族則又咸嘖  
嘖稱詹氏有賢母矣廼孺人顧又樂施與喜志操尤  
特加念江族子姓曰奈何使司務公遺胤從他屠沽  
兒乞活耶而姪婦魯者娶居自矢姑屢抑之孺人曲  
爲庇護卒全其志蓋其敦族樂善皆此類而詹子所  
泣道者則酸心於母訓且佐司城公大節云孺人生  
於正德丙寅年正月十八日卒於嘉慶庚辰年正月  
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五初司城公已死於馬車裏

其背言曰繫繫湖之墟求卽其居已果得地於城北  
二十五里曰湖口山遂不附司城公而別窆焉孺人  
子三已出者伯氏思堯國子生娶鄭氏俱前卒孫男  
二從沂邑庠生娶徐氏從洙邑庠生娶鄭繼聘楊氏  
曾孫女兆麟次思虞卽進士君次思謙甲戌進士工  
部都水司主事皆張出孫男從潤從凍從淇孫女從  
湊詳具趙太史司城公誌中以其別窆故復具列如  
左而進士虞者與余同舉於鄉謙以虞故亦與余交  
善故卒不敢以不文辭誌者以是銘曰與如衍如突

應克生遺稿

卷二

四

而墳如彼湖之墟厥鬼則潛德邇光厥積則幽胤迺  
昌億萬斯年於斯今藏

### 崔太孺人墓誌銘

予友侍御崔君之母太孺人周卒也予走使唁焉侍  
御雪涕沾頤再拜稽首口傳使者詞曰惟是太孺人  
所不朽者惟子將隧道之銘爲請已復以書至都  
下曰不肖之按維揚也太孺人實口命之曰予聞之  
汝父云巡按重任也母怙姦母訛法母作弗靖以忝  
厥命女亟行哉天子之簡書實式臨之矣  
不肖惴惴奉以峻事既歸而吾母色喜曰見幸以奉

職無害歸矣然

簡書之謂何而以宿於家也女

亟行哉

天子朝夕待女報計矣於是前奉觴為

壽觴已而別執子次歛簌下也蓋至都未踰月而

計聞矣痛哉雖然亦足以見吾母之為吾母也已予

於是吞嗟嘆焉崔君可謂孝子崔母可謂賢母矣遂

作太孺人銘太孺人姓周氏父曰處士公俊母曰張

生而莊靜有儀言笑斤斤不苟處士公與張念之是

女也非貴人弗婚是時封御史林溪公已娶於朱弗

子遂謀置二室乃得孺人於是孺人稱崔氏婦又若

千年而侍御君生於是孺人又稱崔氏母又若千年

陸先生遺稿

卷七

四二

而侍御君成進士試渭南令有官封乃孺人讓弗有

也以奉朱蓋再

單恩而始以御史封崔氏太孺

人矣太孺人之始歸於崔也林溪公方孝養父者鄉

公洎母李氏夫人糜粥肴蔬不至鹽鹽驢肩靡不取

給太孺人太孺人則日勤於婦職以蠅尊唯謹少間

即又躬親澣浣手刺制以佐閨治云於是姑夫人李

暨朱太孺人以下靡弗宜太孺人者其於侍御君雖

讓弗于乎顧獨時時從旁課督不少假貸自就外傳

以至為御史譙責提警之言不絕於主以故侍御君

為令則稱賢令為御史則稱賢御史蓋實太孺人教

云太孺人謙抑遜下出於天性儉嗇不華翟褱之具

一拜

封即不復用歛置詩篋浴衣布襦與里婦

無辨曰老婦恃粥耳獨奈何以我故累吾兒官守哉

蓋其抑下儉嗇出於天性其為崔氏母不殊其始為

婦時也其為太孺人復不殊為母時也噫所謂始終

一德者非耶太孺人生於弘治十七年甲子歿於萬

曆七年己卯卒之日侍御君始別數日忽喉痰噎噎

有聲乃命長婦李整冠李始驚懼請遺言曰吾言兒

耳已悉兒能不負吾教止矣遂瞑于一即侍御君廷

試娶於李封孺人女適邑庠生李棟孫二經綸孫女

陸先生遺稿

卷七

四三

一曾孫一居敬曾孫女一幼以庚辰二月二十日合

塋於林溪公之塋銘曰孰相厥室而允厥家孰開闢

厥行而帝寵是嘉孰裕厥身而貽後者賡茲其為大

孺人也耶

### 季東山先生墓表

先是季太史道統時時造予言謀得一假使臣節取

便道歸壽其父東山公時公甚健無恙常以書戒太

史母歸而太史恒怛怛心動也久之始得命奉

節冊授封韓藩蓋抵家之五日而公歿矣於是太史

泣血再拜送使者於庭寓書告子曰嗟乎先君子修

身砥行垂六十年而不及一命以歿也惟是隧道之石以爲不朽計敢固以請予既雅知太史而又耳公賢甚習乃不辭而表其阡曰嗚呼此有明東山先生季公之墓名琪字子獻先世有名通者從 高皇

帝戰有功授昭信校尉通生文文生勝勝生偉偉生澤澤生處士公蓋自宣城徙陳州四世而爲處士公公父也公幼從處士公田間見儒衣冠過者指問曰夫夫也而楚楚何爲者心慕之遂棄田而儒亡何以明經補州博士弟子燁然有聲黌校間矣於是時州衛多統袴子橫鶩里中有某僉憲者以公生胄而儒

隱三先生遺稿

卷二

四三

也因以師席昇公而請武弁無不灑然操濯改行從教者於是自監司郡守而下無不賢重公而顧以數奇屢試輒不偶始以其業分授諸子人占一經家事無巨細身之曰毋以分兒曹念也已而太史遂以公所授經成進士入業中秘官翰林爲檢討而公乃謝去夙業息屏諸世治園東郊疏泉積石藝花草蓄琴書嘯吟其中有以自樂泊如也於是陳人士就其所居而稱之曰東山先生云公事處士公及二兄環珍以孝弟著聞與人外極嚴整而內坦坦不校有恙少年數寢辱公一日手巨石伺於途幾爲所斃洪都

守聞而逮致之且廉得其暴橫亡狀數十事欲斃之杖下公膝行爲請曰是死不蔽法奈渠無子公仁人幸憐之洪守憐然爲動竟得輕譴去里貧人盜公羊而覺蒲伏自歸願數倍償所失公撫慰之曰吾羊固在奈何自誣嗚呼此亦足以觀公矣公生年月日具誌中茲不具載自公始業儒里人爭非笑之已乃稍推伏比至太史成進士乃更翕然艷稱之而陳之人

士則惟曰東山先生若不欲以太史重公也客難楊子雲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公起田間業儒垂數十年見謂經明行修矣而迄不得一試也然卒用以就太史斯與公何異焉其爲耕獵不亦大乎然爲時人士顧不以太史重公而曰東山先生也斯豈計獲者云乎哉太史既以起家侍從行得以次第

隱三先生遺稿

卷三

四四

勉恩先生所爲官稱不可預而予直衣之曰東山先生亦從陳人士之所重者稱之也

明故廣威將軍竹里王公暨配太恭人袁氏合墓墓表

王將軍歿二十年而太恭人袁氏卒于太史公將葬以附將軍而以隧道之表來命可敬教生也嗚呼及當將軍而幸出於太史公之門得以時起居太恭人

而具悉將軍所以負才坎珂之故蓋太史每談及淚  
欽欽承曉下也於是遂據王舍中丞所爲王將軍  
傳及太史公所以自狀太恭人老而表其墓曰嗟乎  
夫孰才王將軍而孰厄之耶往庚戌虜薄都城也將  
軍起罪廢倉卒成軍以與備兵使者從事蓋一令而  
士咸超距作矣雖以虜退罷歸而往返千里噤不聞  
人馬聲此豈有尺籍伍符素約哉而賊師五暴起宋  
州睢陳兩河震矣將軍又起卒廢倉卒成軍以與備  
兵使者從事卒能選鋒出奇設覆破賊爲諸軍冠嗟  
嗟以彼將軍其才而俾盡出其囊中之穎詎必左祖  
衛霍哉而驟起驟蹶終其身坎珂以歿也豈非天也  
迺太恭人茹荼含辛幾不自濟卒授策太史克還世  
爵以大有亢於王氏宗也則恢恢之論靡爽已將軍  
諱詔字朝宣竹里其別號也家世山東之德州父瑀  
祖端曾祖悅高祖汝錫其有世封也以汝錫從中山  
王定中原其進襲千戶而衛信陽也以靖難死夾河  
之戰其進明威將軍而署僉指揮事也以端從王大  
司馬恕平荆襄明威公戰荆襄時嘗得三男子於寶  
縱之去顧謂所部曰鹹是功最矣然不擒之行間而  
得之寶吾寧無功以德貽厥後耳其爲將類如此既

老不見孫憂之甚而所善浮屠慧昭者則嘗以因果  
慰公曰公無憂公顧不聞虞司隸事邪已慈公化而  
將軍適生公恍惚若有覩云將軍幼而失恃養於明  
威公以穎敏見異及長白晳美鬚眉顧盼偉如蚤工  
博士業已工五七言詩已又工擊劍騎射十五襲祖  
職有軍屯屯政最他軍臺使者旌牘歲下會有他屯  
將以乾歿屯餉見訐迫用老吏畫策援將軍及他屯  
將以減罪卒賄某司理文致將軍坐侵餉過當當永  
戍律而盡責償所坐餉蓋將軍坐是家罄矣已勾屯  
餉故在而當事者僅還將軍軍政迄不肯覆其事則  
以前御史及司理故云既庚戌之役備兵使者黃君  
潤才之甚而海戎徐御史南金適來驟觀其軍詫異  
之因以黃君言益才將軍於是盡奪諸屯政與將軍  
俾建牙纛爲諸軍望而諸失事者慚忌刺骨用是益  
相與齟齬將軍後會兵備其至怒將軍不縶韉迎道  
左遂附會成獄奪其軍里居久之而陳宋之盜起於  
是兵備使者焦君璉復以幣強致將軍將軍謝不起  
已翩然奮曰嗟嗟茲非丈夫鵠起時耶遂往謁焦君  
曰公能以便宜假借請無憂盜亡何以破賊報矣而  
同事者讒忌益甚功迄格弗上聞僅從有司旌異云

蓋將軍平生所知遇僅黃君徐君暨焦君三人而其  
所齟齬將軍者某某皆是故有事輒驟起將軍  
推以爲軍鋒事已輒罷去往往却辨牘不視將軍  
退而附牋慷慨謂太史曰嗟乎身毀不用已耳獨奈  
何以數世血戰之功而塞人之睚眦乎小子勉之矣  
使吾而以經術起者顧當寂寂如是耶於是更其號  
曰耐子斥圃蒔蔬藝竹木與諸名士爲詩酒之游又  
綴拾古今奇聞怪語著談錄二十卷以自遣然時時  
顧念世爵不能自己迄不得白以卒蓋是時太史公  
薦鄉書矣又五年乃始奉太恭人命詣 闕訟將

陸先生遺稿

卷三

四十七

軍冤至慟哭大司馬門事始得白還故爵已贈廣威  
將軍云太恭人者故光祿寺丞竹塢公女少不喜治  
女紅涉獵書史頗通其大義十四適將軍事姑耿夫  
人以孝聞居十餘年而有陳弘道之事當是時將軍  
身繫獄而官督所償餉甚亟太史生甫晬又病疹甚  
宛轉極祿間太恭人計無所出則盡出畜產及別墅  
竹木鬻之不足則益以簪珥服物又不足則益以書  
策什器又不足則質幃幙賞酒器謀於其族長老咸  
感動泣下至鬻負郭田助之時有覲得其故第者太  
恭人謝曰世守也吾身與存亡耳以故將軍出而猶

陸先生遺稿

卷三

四十八

四壁立云暨將軍再罷而憤益甚抱牘謁辨歲無虛  
月晚乃自放於詩酒客至輒悲歌舉白無不盡醉去  
迄不問家產有無於時耿夫人猶在堂而太史兄  
幼未有室諸凡訟享婚養之費靡不出太恭人十指  
往往私貰子錢以佐之不令將軍知也而太史之白  
將軍冤也太恭人實盡出訟牘歷歷指示緣隙所由  
及諸所傳會文致狀既事下大司馬覆訊無一不如  
太恭人指而太史之子延世始得襲世爵署級如故  
又明年而太史起家進士業中秘書校檢討太恭人  
有今封又若干年而延世以遼左功進指揮使世襲  
而太恭人喜可知也太恭人嘗再至 都就太史養  
而太史亦以太恭人故再請 告歸里中然而太恭  
人則時時督之出曰 上以而故白將軍冤而不  
以父故報 上耶胡低徊繞膝作兒女子態爲已  
太史再以奉使過里中復低徊久之至逾年不報  
命而太恭人卒矣太恭人雖蚤歷艱窘而晚歲特  
喜散施貧屢取給甚衆每歲雨雪輒戒家人廣作粥  
擔詣村落以食餓者至病革猶啣嘗曰吾痛定思痛  
知人之窘猶我也蓋太恭人自穉祿太史於艱難中  
歷四十年比太史以名儒官詞林而延世又浸浸以



武功進顯爵內外諸孫若女幾二十人王氏稱文武世家矣信狀所稱陰德之積以太恭人報者耶乃傳又稱將軍爲政時部民有以妖聚衆者當路欲以反法盡捕戮之將軍請曰未反而以反捕之是激使亂也立杖其酋諭使雪散去蓋其用心與明威公同而其所全則倍蓰什百矣然則陰德之積又何必徵諸上世哉王中丞以漢李將軍提衡金論而謂王氏世德過之知言乎知言乎是爲表

陸士堯集

卷二

四九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二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三

激水陸可敬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狀傳

明故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師竹王公行

狀

公諱某字胤昌別號師竹其先德州人也有諱汝錫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十三

高皇帝開國有功授大寧中衛百戶復

從文皇帝靖難戰死白溝河改授其子悅河南

信陽衛正千戶悅生端從大司馬恕平荆襄寇有獲

雋功進世爵指揮僉事端生瑀瑀生詒是爲竹里公

竹里公文武有大略負氣自喜不肯居下文吏兩臺

使者率才公有事驟委用而迄坐是取忌嫉用他註

誤具獄奪世爵悒悒以卒娶袁氏明達有志操皆詳

具傳誌中後以公及子延世貴竹里公進昭勇將軍

袁累進封淑人是爲公父母以嘉靖辛卯之五月生

公於衛署左右彷彿聞異香咸嘆詫之公生而警絕

不類凡兒三歲病疹愈往省竹里公於獄吏抱從賓

入公大嘗而啼聲聞州治守異之躬往撫摩俾啓鑰

以入且慰竹里公曰有子如此復何慮稍長日誦數

千言父師課以對句咸脫口破的嘗從竹里公游震

雷山試令賦詩有絲管隨春棹爲花入古山之句竹

里公大喜與客續成之北長治紀義蔚然有聲試輒

屈其儕輩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前後督學使者翁公

某王公某元公某兵備潘公某焦公某臺使者若中

丞霍公某華公某皆名能知人每見公文咸歎服以

爲國器二十八舉於鄉明年竹里公卒公匍匐治喪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十三

哀毀逾禮已再試春官不第於是哀淑人悉裏集竹

里公前後訟牘而泣曰嗟乎先將軍銜不白之冤畢

世矣憶將軍在時嘗謂若吾祖父血肉糜草野以復

有世爵而絕於予乎我失之若能復之吾死瞑矣今

將軍歿垂十年矣吾不居且奈何公伏地大慟曰微

母言某何敢忘某所以遲遲至今意有待耳遂悉屏

去鉛槧事且誓於神曰父冤白而復希進取者有如

日遂走闕下上書言先臣指揮某冤事下大司

馬覆訊卒得雪而武選郎顧謂以荆襄進秩非邊功

欲止復故將千夫長公涕泣力爭累日不能得則故



淚坑言某鄉貢士也即不第詎以州縣吏易一牀登耶所重祖宗世爵故以死守之耳言已復泣歎歎濕地又走白他曹郎他曹郎力從與遂得復竹里公如故爵延世甫四歲得以孫世襲云已復屈試期公以前誓了無治裝意袁淑人諭之不得則撫膺大慟曰而不記而母完而父適餉時西望已登則出嫁時襦市酒食哭拜族人求助乎而忍令不沾一命耶公伏地泣謝不敢乃再應春官試以隆慶辛未舉進士當廷對時自念此人臣對君之始詎可作諸媚語爲自謀計因盛稱人主節儉之美且言人相則汾陽減聲樂京兆去駟從以無進退不憚下某等幾殿三甲時諸少宰大綬與公親語公其故如此俄改翰林院庶吉士呂文簡爲諸吉士師督課甚峻顧獨雅重公時時謂諸吉士汝南生志孝人事事可法不特文稅絕人而已居六之諸吉士或以細故毀詈吏部掾掾走訴之部時公以爲德爲太宰意諸吉士心侮之聞之怒甚走白於江陵公江陵公亦大怒手札下館師欲分別館師馬文瑞立諸吉士於廷訊事所由起諸吉士既白而公某在某所與某同不知狀公獨言其以言而

晉部掾吏安所坐罪今直以三十三人名上聽處分耳不則獨坐某勿以累諸生何乃紛紛自白徒爲誦林垢辱爲馬公意頓解徐拱手謂公子言良是吾所不及事上江陵公意亦解竟無所誰何癸酉解館授翰林院檢討以上卽位覃恩進竹里公廣威將軍袁淑人封太恭人而公是時已浩然有歸志矣明年奉詔冊封韓藩以袁淑人歸使竣事過游華山陟其巔徘徊賦詩信宿而去歸而爲之賦識者謂天台可二又明年以袁淑人趣復命甚厲遂復奉以北是年與修會典丁丑分典南官試得士自可敬而下十有八人甫竣事而袁淑人歸亡何公亦歸家居且三年以纂修之役復奉袁淑人以北明年詔管理文官誥勅是歲延世始襲世職以部試異等牒送遼東而公與袁淑人喜可知也明年壬午皇上第一子生奉詔告慶淮益三府今相國潁陽趙先生公南宮舉主也時方移疾里居則迂道千里走風雪中訪先生於蘭谿壘洞山房已自抵杭抵吳遍訪夙昔知交若王弇州司寇諸公歸復奉袁淑人謁碧霞元君於洋河已而淑人卒喪之如喪竹里公其年奉淑人附於竹里公此尋建堂廬居

其側服闋遂具疏乞休於時政府四先生咸力尼母

上且各以書趣就職而荆石王先生開諭尤懇雖

亦數移書勸駕不得則謂公之初誓爲雪先將軍

冤耳 先帝已白將軍冤 主上又以延世途

左功晉世爵指揮使 國恩謂何而迄無一事以報

耶抑風木之悲自人子言耳試以先將軍悵鬱以卒

之心及袁淑人板輿六往返之心思之似姑俛勉一

出於義爲允且復以革除舊疏爲勸革除疏者言

建文君及 景皇帝實錄事公初入史館時私念

國朝史事之闕無大於此因具疏請及時釐正而

江陵公力尼之公快意而止然終未嘗一日去心也

於是公悟復趣駕以北俄遷國子司業遂以前疏上

得 旨許重錄 景皇帝事而 建文君事如

止毋議蓋終以事關 成祖云明年遷司經局洗

馬兼翰林修撰修玉牒九月扈 駕閱書官賜四

品大紅羅衣一時延世亦遷神機十營佐監自受

賜觀者榮之明年復分典南宮試得楊維禔等二十

二人九月與武試可教副之得材官趙紳等一百人

甫竣事而淑人卒公悲惋頗甚因復具疏乞休四先

生尼之如前然公自是移疾不復出矣先是有明因

寺僧某者亦信陽人所居頗幽勝公暇往過之力以

寺僧爲請公訊寺所由則 慈寧宮香火別院也

因盛稱 京師佛寺鉅麗鈴鐸相聞所未有皆民

脂膏之所自出微以示諷然亦漫以察僧意不知其

聞內也忽日中貴人以內賜至驚視則寶鑑文綺佛

像珍藥充斥庭中且言 聖母見文甚喜謂塗

粟血語人無敢及且文內洞悉西來大意故有是賜

公憚不敢辭越數日賜復如之益以諸珍饌公益駭

愕亟謂可教 茲事不當聞 上耶然懼非 聖

母意且奈何 可教言茲事外庭所創見盡言之政府

公亟走白政府政府四先生亦相顧嘆嗟稱儒林盛

事云至是先命延世奉高淑人喪歸而復賜鉅

諸御藥而以珍饌賜公者再會荆石王先生訪公

前再白前事因且言不可復留意先生言吾儕實

去公顧以此求去意良是然雅尚如公亦何難必

得已有移疾耳月餘遷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

讀又旬日始得請歸歸歲餘而趙先生入內閣方與

諸公謀強起公而公歿矣蓋素苦腸疾自淑人卒

頗增甚 可教日往起居見公坐臥一小室僅寬膝几

古書金石刻數種爇火一爐 可教欲膝坐其側語

數移各門與諸門人偕往則出坐於庭書屋數楹  
頽圯不葺塵埃坐積盈寸可教因念公疾蓋思  
得抑鬱所致歸當自已故一意從與之比歸再  
時時書來言疾如故公孝友仁恕出於天性既以  
不起也吁悲乎公孝友仁恕出於天性既以  
白先將軍寃以不能進袁淑人故再起就官然不  
能離袁淑人故再起尋再歸家居前後幾十年  
及淑人及先將軍時事輒潸然涕泗不能自止  
母弟世昌別不數月輒思往往見之吟味聞者咸惻  
生平知交自何啓圖宗伯而下皆天下名士靡不人  
人心醉公共相推許謂古人中不可多覩見人寢急  
不啻其身丁之傾橐以應不問疎戚居都城時有  
隸人言某所某婦人歿已二日莫為棺殮公遂與  
棺值俾鄰里瘞埋之後諸隸人知公肯有所聞京  
前事輒以告公亦輒應之信陽諸衛軍歲番上  
師貧不能歸者率給與道里費屢值歲大饑倒困作  
粥食餓者竟麥秋乃已曰此袁淑人遺意年七十見  
道殣瘞之因作瘞旅文自是歲瘞遺骸以百十數嗟  
嗟使公得竟其用其所施被於民物者何如也而今  
遽止於是耶吁悲乎吁悲乎公於書無所不讀尤邃

於經術詩文博雅現麗卓然名家居恒不欲以講學  
為名而闡然躬修斤斤程朱矩矱深疾世儒牴牾朱  
子嘗著論闢之晚益味於禪比屬續神氣儵然不與  
平口可教嘗私謂公天資近道不知其所證入深矣  
平生著述種種皆孤行於世未及哀次成集公世壽  
僅六十以其年月日卒娶孟淑人繼娶高淑人子延  
世昭勇將軍京營佐擊娶某氏延申州庠生娶何  
氏皆彬彬文武世其家云以其年月日附於先將軍  
墓次可教通籍公門十有七年受知公最深自謂知  
公亦最深然於公平生嘉言懿行不能采掇其十  
惟論次其出處大槩如此而不敢少有所增飾蓋夙  
昔所聞於公者無贅言無曲筆今敢以此事公世  
世之鴻筆鉅儒撫實摘詞以貽公不朽詎惟王氏世  
世戴之將使後學亦有所矜式焉謹狀

任母聶孺人行狀

予友任子之口其先孺人事也蓋聲淚俱發云曰嗟  
乎天夫不肖自亂而前靡日不臂於先孺人也老而  
前靡日不膝於先孺人也通籍而前靡夕不夢寐先  
孺人也天乎今已矣獨夢寐存不肖將以其可存  
者而微惠於世之名公鉅筆以傳焉予為我狀之予

聽未卒命而亦潸然涕下不禁也曰嗟乎天春草之悲風木之慨豈繁人子遂狀其事如左孺人者今工部員外郎任可容之母也以可容貴封孺人孺人姓聶氏父曰誠皖庠生母張氏孺人生而嗜佛若有夙因嘗誦事童張二尼媼相與媿媿語竟日怡然獨解諸母旁聽不省也已而二尼媼相繼坐化去人始異之併異孺人云孺人笄而適封公時已不及事其舅中墩公泊姑陳夫人而事其庶姑張惟謹食飲澣濯靡不取給孺人嘗盛寒捧茗碗立左右至數易不遺去人爲弗堪孺人退無二言既自秉家政綜理內外

陸先生遺稿

卷三

九

儀式井井時封公方治博士家言迄不問家事又靡不取給孺人以口賦食以指臍事以事母功自經用外無縷粒漏溢性好施諸貧窶假而至饒筭篋以應應而負之不問也然子母相權取與有歸大都入浮其出以故封公蚤歲僅瘠田若干畝已乃倍之且朕矣晚強力家事了無勑色米鹽鹽屑靡不一指親之尤加意釀酒先期戒釀具必宜高臺以祭意不令蚊蚋得近曰是將以供祭享羞賓客奈何不敬其他所治中饋皆類此孺人既夙悟浮屠言又自以弗宜子事佛精甚已而連失三子復舉一女孺人不懈益

慶蓋爲婦二十年可容始生以故孺人愛之絕異十四始遣就外傳輒爲通夕不寐云任子自謂靡日不臂且膝於先孺人者以此然夙奇慧可容迄不以慈廢教封公時有所督過輒擁抱之已乃引至屏處揮涕小語謂任氏孺人有年而始得兒兒奈何不思以故可容益感激自奮亡何以經義褒然首邑諸博士弟子員矣於是孺人則大喜曰嘻兒今儒耶然儒矣奈何曰且應舉亡何舉矣孺人則又大喜曰嘻兒今舉耶然舉矣奈何曰第而官第而官已乎於是可容悚然謝受教尋以明年丁丑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會

陸先生遺稿

卷三

十一

上大慶 覃恩遂官封公如可容孺人有今封而可容適以使事南歸奉 綸命具袍笏爲二尊人壽孺人則又大喜過望呼可容兒立膝前撫慰勞苦良久曰嘻向懼兒不立迨儒而舉已幸甚今遂通籍爲侍從臣復以 天子恩命報我哉雖然昔兒有母今兒有君勉之毋曰第而官已矣以故可容使事甫畢卽趨令赴官可容以孺人素尪弱多病遷延久之復稱貸爲買宅計孺人覺之趣益力曰而母幸健飯今復得新居意殊適也兒奈何以母而宿王命且不貽簡書責耶可容不得已始就道然心恒

宗伯門請得復使爲歸省計訝而問之曰子席未煖何遑遑如是任子曰吾始別吾母而心怔怔怛怛動也已得家君書言母病良已意似少憐已而復怔怔怛怛猶昔也吾甚疑之昨果得書言母病復作盍爲歸計嗟天乎吾不能復待

命矣言已泣數行下

子爲酸鼻久之尋得

命疾馳而南距數驛而孺

人訃聞矣蓋當屬纊之夕可容夢孺人身不盈尺失聲而起而孺人亦恍惚見綠衣束帶立榻前若可容云孺人生正德丙子享年六十有四子一即可容乃

陸生先集稿

卷三

二

任子復爲子言孺人將終時神爽不亂顧謂婦女及諸侍兒吾病幸較差汝盍少假寐母聒我俄而小婢從夢中魔呼曰向來二尼媼御孺人西去舉室驚起而孺人逝矣嘻嘻西方往生之說信然哉姑置此弗論乃屬纊之夕母子交感數千里若契抑何異也夫慈愛之極神明爲感而自昔稱母德者率曰嚴嚴則又若孺人不嚴而教成焉嗟嗟稱子以孝稱母以慈慈孝非庸行哉予滋慨已故於狀儒人之行而特詳著之以俟世之仁人君子秉筆者擇焉

王母高淑人傳

宮洗師竹王先生之配曰高淑人先生官中大夫而高稱淑人者以子佐擊將軍延世貴也始先生終母袁淑人喪再具疏自勉而執政雅知先生固尼之先生意不自得淑人曰嘻執政固不君許獨奈何且君嘗握史筆咄咄何事也盍終圖之於是先生遂以淑人北比閼歲而先生再陟爲洗馬乃疏白建文景泰

二帝事革除附錄非是

上心可之有

詔須後命則淑人所謂握筆咄咄者也於是先生復決爲歸計乃遣淑人以次子延申先比至真定而淑人疾作復北時先生方分典禮部試居棘園中心忤

陸生先集稿

卷三

二

忤念淑人不置也至秋疾良已而先生復奉

命

典武試則固以淑人辭淑人乃強起盥櫪謂先生吾豈旦夕人哉奈何以閨閭起居廢國事既入棘數日而淑人疾頓甚顧問先生出何時或對曰三三曰三日吾不能待矣遂瞑吁悲哉吁悲哉雖然此足以觀淑人矣作高淑人傳淑人之祖曰夔州守鑑以廉直聞於時父迅夔州公季子伉直慕古修處士節有三子及淑人而獨奇貴淑人爲之偃蹇貴人子者數矣比聞先生喪孟孺人乃遂以歸先生是時先將軍廣威公方失意里居家益旁落淑人躬爨滌佐姑

淑人事主姑耿夫人婉嫕敏慧靡弗當二姑指居久之而廣威公暨耿夫人相繼卒先生則一切屏絕家事走闕下白廣威公冤家事皆倚淑人即又靡弗當先生指也方先生抱牘北上時至以進士爲誓而袁淑人意殊不懌淑人則從容以大義諷解先生曰君無然君不見姑夫人色耶姑夫人操杼畫荻意云何而以一孝庶竟也先生遂以辛未成進士簡讀中秘書俄以檢討覃恩封袁淑人太恭人稱孺人云已而袁淑人以先生故再北先生以袁淑人故再歸皆淑人從臾之乃先生則遂低徊不欲出以終夙誓袁淑人悲曰而以一雪夙冤爲足報父也則何以答上恩哉於是淑人則又從臾袁淑人曰兒不行以姑故姑勉北兒何敢不北而袁淑人故不能久北先生乃復以告慶淮益三府歸省於家蓋又低徊不出者久之而袁淑人卒淑人與先生三居大喪竟禪除止闔門語也其嚴於秉禮如此淑人事父處士公及母蔡至孝比卒力貧爲經紀其喪治家門內外井井指事立辦如袁淑人先生覃精文史口不問生事顧獨好施與四遠貧餓若疾及喪無主者聞輒給之已知者皆以聞先生寢不能給淑人則脫簪

其位之無倦容有指揮葉者飲博落鬼死淑人取其遺女字之手治嫁具如已出又郡馮氏遺孤女棄爲人婢淑人贖之與葉氏女居馮族爲感動自責乃厚贈還其女歲甲申大侵淑人手作粥食餓者日數十百人竟麥秋乃已其行事大都類此而先生雅自秘故不盡傳云淑人有二子長卽延世雖以武功顯而而文學殷殷稱縉紳間次卽延申方以治經有聲贊校人謂淑人訓子亦袁淑人也陸可教曰予讀詩至采蘋之什曰嗟乎古之重內德有以也今以高淑人觀之尤信然淑人能以大義諷解先生俾先生仕不違親處不絕俗則又豈特絲粟筐之助哉予又聞王氏自耿夫人而下咸皈依釋氏其歿也皆有異徵而淑人方屬纊時瞑目危坐語畢而絕若然先生可無悲淑人矣

蔣母唐宜人傳

教往過吳門魯山蔣先生枉辱舟次追道其母唐宜人之賢蓋潛然涕下不禁也曰吾父已辱故方伯陳公及故儀部陸公銘且表矣又得今相國王公傳之歿且不朽獨吾母棄不肖於襁褓之中而幽懿弗耀敢以辱吾子蓋公貳守吾婺時教以郡博士弟子受



知特異又俾其子錡從之游膏館之虎丘僧舍獲從唐蔣二族諸長者耳宜人之賢甚悉何敢以鄙陋辭遂爲之傳傳曰唐宜人者今致仕湖廣憲副蔣公某之母也父曰承事郎鎮爲鄉名德母陸氏陸吳甲族也嫻於姆訓故宜人生而貞靜莊肅宛若性成幼精女紅解讀書略通孝經內則若列女傳諸書大指事父母以孝稱承事公愛且奇之曰是安可與凡子會同里諄菴蔣公亦奇貴其季子贈奉政公精爲擇配故宜人遂歸於蔣而蔣氏無內外少長咸嘖嘖稱宜人賢逾其爲女時諄菴公以賢豪高貴兼長長州崑山二邑賦二邑之通咸責辦焉會歲大侵傾橐以償弗能給憂窘殊甚乃宜人自請奉政公盡斥其奩篋所有以佐輸公私無負賦諄菴公咨嗟太息曰吾幸而無破家新婦力也是時宜人有二伯姒乃諄菴公及姑龔碩人晨昏所需若他一切祭享醜遺賓客之事無不倚辦宜人亦無弗咄嗟立辦且當龔碩人指然宜人入無後言出無德色其稱於姑碩人則曰二姒實先後之有不寧也其稱於姻族內外則曰是惟吾姑之訓龔碩人素善病宜人不經帶帶沐者動輒旬月食飲藥餌咸十指之自出病已而敢問他事

居常逆伺意指順逆無違色又善輯和內外闔門如以是能安奉政公於學俾無內顧心諄菴公捐館舍宜人內佐奉政公而外助其費自含歛以至襄事無違禮是時奉政公孝友行誼式於閭里人不以多奉政公而曰唐宜人內助之力也俄宜人以母兄繼喪哀毀得疾且不起猶曰吾恨不得終養吾姑時憲副公生僅若干歲撫其頂曰此奇兒也且亢蔣宗吾不及見奈何遂卒卒若干歲而憲副公爲南京比部郎遂贈奉政公如其官宜人有今稱云宜人有孫卽錡旣以俊茂舉於鄉行且嗣公起矣陸可教曰余觀史氏所傳古今列女率多卓詭奇烈之行豈所謂無非無儀者無得而稱哉及觀詩大雅所頌任姒之德不過曰思齊思媚嗣徽音而已乃知婦德所重在此不在彼以今觀蔣宜人之行不亦近之乎抑以公及錡推厥所由則詩之所謂發祥者信矣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三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四

激水曉可教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筆記

雜著

年近五十大道無聞頽情日甚開卷散帙間亦欣然  
矣所未了俄而掩帙失之矣嘻其鉛槧不親之故與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十四

一

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雖矻矻筆札間烏能使心所  
了然者憫況若存乎顧傳形以影影去而影存傳响

以聲聲息而响滅猶為彼善三

夫學不日進則日退譬之火然然則續則熾然燎

原不可撲滅稍止則息矣是故君子貴日新也

夫人日自檢點則志氣清明動止便適雖日皆樂境

若頽情荒廢則觸境無聊無事反成厭倦故孔門言

學首稱悅樂悅樂者日新之謂也

學莫大於忘已有已則有人人已對立爭心遂起雖

之語道乎

學與道有辨乎曰學非道也學所由以適道者也道  
譬之路學譬之行行不可謂路然非行無由以適於  
路也語道無涯語路無方東西南北無不之也行有  
所止學有所至譬之適燕而北適越而南四轅咫尺  
所適終不至矣故語道必高必遠必大必深必無涯  
決必無方所中庸大傳所言是其樂也語學必近必  
實必卑必淺必有依據必有規矩大學論語所言是  
其樂也然則學不足以盡道乎曰子謂大學論語所  
言不足以盡中庸易大傳之奧乎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十四

二

世人言學只求多古人言學則求減世人言學則求  
外益古人言學只求內損內損所以致外益也蓋  
所以多受也故詩言切磋琢磨夫切磋琢磨之語  
稜角至於淨盡而後成其美瑩之質此求減損之語  
也是故孔子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夫  
何嘗不博文然所以為約禮之地不遷怒不貳過是求減  
損之極此顏子克己之功所由以成於德者也

夫人精神有萬古不可磨滅百感不能搖撼者雖頑  
愚鄙陋險賊之夫無不具人自念而不察耳如見  
善事則喜見惡事則怒見賢人君子則慕不友者則



生愧耻見儉夫小人橫逆穢汚之輩則生憤恨饑餓  
得食而授以禽獸之餘則唾去寒欲得衣而蒙以婦  
女之飾則攘臂而趨與好利而拊耳於盜財之賍欲  
色而蒙昇於淫穢之婦此豈有待而然哉人能長養  
此精神則百欲退聽智勇日生生爲傑士歿爲明神  
此孔子所謂剛猛孟子所謂養氣子思所謂強

夫語變化而性存焉天地與人物一也姑無論其大  
者卽如草木土石何與於人而其性之寒熱燥濕  
之人身其應如響甚至半菽之薦可以死拔山之雄  
升斗之硝可以傾如雲之壘何者其性至而力全也

陸王集稿

卷十

三

人能全其至性而養其全才又何必贊位育之足  
乎嘗讀象山文集其議論正氣是誠有過於  
至其爭辨無極太極一何其言人於道而  
藤也夫等一極字耳而曰無非有是誠至  
中以訓極執易有太極以破無極其意已  
幾何矧語峻而氣高殊無使人聽而意消之味  
涵養未至之故與且有生於無者其意非至  
以其非出於孔子而排之何其自護其門也  
之門戶亦可無護與曰若帝王以下則  
皆不可無護吾夫子之道譬如天地間  
一

出離者而煩世儒護衛耶

愚嘗謂聖人言有不言無無不易言也故從有起訓  
俾智愚賢不肖皆可坦然易知易行耳而其指歸未  
嘗不通極於無如中庸言爲己謹獨而歸之無聲無  
臭是其証也老氏言有生於無而推之太初太易太  
始太素之先加玄妙矣釋氏則又離去有無之跡而  
其極一歸之無至以山河大地皆爲幻妄其說益加  
玄妙而不可致詰矣然吾聖人之道愚夫愚婦所能  
行飲食起居所不廢而玄妙者未嘗不在二氏則欲  
墮棄肢體芻狗萬物而後能成其玄妙此則其立教  
之得失也曰然則三人之道同異何若曰吾聖人之  
道如日釋氏如月老氏如星如日言萬物畢待之而  
有作也如月以言其破曉也如星謂能分日月之  
也非以大小言也

陸王集稿

卷十四

四

學者大病在執已見已見既立爭心遂起爭心一起  
則外拒轉堅內局轉固雖有聖智之言無由入矣譬  
之鼠入厥窟愈深愈暗噫安得達觀之人儼然立於  
四達之衢而與之語道哉  
虛心以觀理則無蔽平心以應事則鮮錯恕心以  
物則寡怨總之人我之界不立則其中冲愉恬適無

之非道矣故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噫惟無適莫所以能比於義與

夫好名之士必喜事事者名之府也名者私之窟也私者公之蠹也公者黨之仇也故好名之人必背公必就私必植黨黨在君子則必至於激漢黨固之禍是也黨在小人則必至於爭唐李牛李之禍是也嗚呼激之與爭相去能幾何哉然則故之者宜何如曰勿徇其喜勿攫其氣餘而挽之奔其所恃乃可與之更始

夫道無門無傍儻乎中央中蕩乎八荒孕毓天地馳騁

陸王集稿

卷四

五

帝王譬天地之於道其猶瓦礫之在太虛也譬聖人之於道其猶勾股之測天地耶譬則有戶有闕有隔有截失之跬步匪躓則蹶故道譬之天學譬之地天不可窮地不可離然則道與學二乎曰二而不二譬道則路譬學則步強敏者造畏慎者顧東西南北路不離步而不能遍而能無不遍也故昔賢之獎以學言道近世之獎以道言學以學言道則道隘以道言學則學荒與其荒學無寧隘道

君子臨事處之以無心行之以正道是故禍至而無愧福至而安亨小人事同而競功行同而競疾善同

而競者營營逐逐日與物化而不能自追是故得之而慄失之而悲始以殉榮終以殉禍厥悔寧有既乎古之君子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至是故德成而無玷功成而不毀今之君子求其所未至而不守其所已有是故以學則不固以事則鮮終名與毀俱害先利至是以古之君子也得失兩相益也今之君子得失兩相毀也

今之學者務以宏博古之學者務以欽約宏博故虎而寡實欽約故密而無聞此爲己爲人之別也然博學多識古人實重之惟聖賢不然故哀公問弟子孰

陸王集稿

卷十

六

爲好學夫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正以顏子之用心密而無間也或曰怒言遷而過言貳者何也曰怒者事觸於外而氣易動故其勢無常而多遷過者好生於內而情易溺故其勢有常而多貳不遷不貳此堯舜精一之學也此夫子獨與顏子與

讀蘇長公易解

坡公解卦爻多合成一事說故辭可互證吉凶多不就本爻說故意可玄通雖不足以盡易之蘊不可謂全無所見也

東坡先生易解殊有玄詰中有片言隻字而意旨躍

然則了者皆極易解易無所疑礙彼自謂齊之以禮  
無所穿鑿此其得也然其大指微近老莊又多諱避  
禪語而陰拾其似其文亦多摹擬郭象註莊處要之  
從其聰明悟入耳

### 讀詩

關雎章序

云

傳

云

箋

云

註

云

按正義

毛曰

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閑貞靜之善女宜為君子之  
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有宜求之狀  
謂淑女指嬪御而言後章皆后妃樂得淑女之事鄭  
惟謂幽閑處深宮之善女能為君子和諧衆妾之怨

陸氏集

卷十四

一

謂三夫人以下皆化后妃之德也又以琴瑟鐘鼓為

共苻萊之樂餘分同毛朱子則謂淑女指后妃後章

皆為文王樂得后妃之事愚謂據前二說則詩人未

嘗一言及后妃鄭又增出三夫以下彌為贅矣則淑

女指后妃自是朱子確論但其訓左右求之為左右

無方以求之等語似乎未妥夫既知太姒有聖德又

何為無方以求之乎且文王之聘太姒必王季主之

非必在位而後求之也又未得而至於寤寐反側既

得而樂以琴瑟鐘鼓後世好色之君何獨不然而

美文王乎竊謂淑女如后妃誠為君子之好逑

也

陸氏集

卷十四

一

云善心為窮善容為宛是鄭解深宮非○三夫人以

下及正義云總謂百二十人皆周禮有此制以論文

王時事俱非

葛覃章序

云

傳

云

箋

云

註

云

朱子曰此詩

后妃所自作

云

庶幾近之此詩傳箋註皆與序同

然不若朱子之言約而理盡○鄭謂因葛之性以興

乃是比矣似過於拘泥

卷耳章序

云

傳

云

箋

云

註

云

按傳箋后妃

志在求賢審官後三章皆以為勞使臣之意審如是

一言以贊君子如文德后之於魏徵足矣又何必憂

思之切如此乎朱子所以不信小序者正謂此類也  
註謂人指文王謂當朝會征伐之時或美里拘幽之  
日最為有理此大儒之識所以高出萬古也獨後章  
謂登山以望所懷之人似為未妥莫若謂皆指文王  
言后妃想像其山岡之險阻僕馬之疲勞此時惟有  
酌酒自慰勞耳末章無酌酒語有憂思煩紆悄然而  
止之意此詩於序意誠難強合然益見序之出於古  
非漢儒衛宏之筆也不然毛鄭皆宿儒豈不能以已  
意釋所易通而故就所難合乎若謂附會左氏官人  
之語而為此則孔氏明謂引詩斷章不與此異矣

陸氏先著論

卷四

九

膠木車序云傳云箋云此詩傳箋註  
皆與序同二章毛以將為大鄭以為扶助似鄭為安  
惟朱子謂君子指后妃為異然詩中君子皆指其夫  
舊解自當不必更出新意也

螽斯章序云傳云箋云此詩傳箋註

皆與序同惟振振繩繩螽斯毛鄭以仁厚戒慎和集  
訓朱子以繩繩為不絕餘皆為衆多意然麟趾振振  
朱又自作仁厚訓則此亦宜同後二章亦宜如毛鄭  
矣蓋首章已言仁厚後止言衆多不絕意似例也

桃夭章序云傳云箋云此詩傳箋註

訓義皆同惟好仇鄭訓和好仇怨為異意亦牽強朱  
子去其序首一句以為文王之化是蓋味其語意全  
於后妃不相干涉耳

朱茂序章云傳云箋云此詩傳箋註  
訓義略同惟朱子謂化行俗美室家和平而去其  
有子之說蓋故欲異於序耳

漢廣章序云傳云箋云此詩註與傳  
箋大旨皆同但註言江漢之女好遊引大堤之曲  
語似未妥如此則淫女耳不知孔氏正義謂遊曲  
不可求則在室可知於義尤精言刈其楚箋謂乘昔

陸氏先著論

卷四

貞潔我之欲其尤貞潔者夫貞潔豈有上下當是  
喻其顏色大於其德此亦近淫則秣馬以示有意  
非耶且國風好色而不淫正謂如此

汝墳章序云傳云箋云此詩註與傳

箋大義略同惟末章謂文王為異然既以王

室指紂則父母自宜指文王若箋義雖可通似竟為

亂世之辭失○以上二詩不言后妃而言文王孔氏

正義謂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以江漢

為遠詞遂變后妃言文王為遠近積漸之義愚則以

官闈好德化及兎罝之武夫則其無遠不被可知文

王刑家及江漢汝墳之女歸則其無幽不被可知蓋  
宮闈之化隔於荒野而朝廷之政不及閨閣各舉其  
所難者以爲言也

麟趾之章序

云傳

云箋

云註

此詩傳箋

註大意略同但註止以振振爲仁厚箋傳以爲信厚  
應禮彼本麟來爲有據至箋謂末句如彼致麟之時  
則迂曲而難通不若註之詞淺而有致也○麟趾爲  
關雎之意此意甚好孔子正義謂太師編之以象應  
敘者述以示法得之矣箋謂關雎之時以麟爲應似  
錯認應字

陸先生遺稿

卷十四

十一

按兎豎言兎豎之人猶能恭敬武勇可用以見賢人  
衆多三家無異說矣然鄙淺之事非一何爲獨言兎  
豎此必詩人偶見爲兎豎者有如此可用之賢因而  
嘆咏之耳然賢人隱屠釣亦往往有之不足以見衆  
多意又於好德字無所歸着且訓肅肅爲敬是矣祿  
此兎豎之時何所庸其肅肅若以用心整密爲言則  
後世弋獵之夫用心亦爾詎可遂以爲賢而可用也  
竊意詩人以兎豎整密又祿之堅固而施於中達中  
林皆兎所往來居處之地所獲必多以爲王公網羅  
豪傑之喻因言赴赴武夫皆爲公侯底牙心腹之用

在公侯爲好德在武夫可用爲多賢蓋言武夫可用  
則士君子不待言矣以此証序意似爲近之未審觀  
者以爲然否○又朱子以公侯爲指文王以証其未  
嘗稱王夫文王未嘗稱王斷以夫子一言足矣無足  
深辨然既以爲周南爲房中之樂安知亦非追王以  
後所稱乎蓋召南既爲諸侯則周南必爲天子以公  
侯當是三分有二之君耳

鵲巢章序

云傳

云箋

云註

此詩三家訓

義畧同傳箋謂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以興諸侯有爵  
位而夫人來居之語意甚當朱子似所不取然謂南  
國女子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嫁於  
諸侯而家人美之朱子之論不可易也正義謂指太  
姒夫關雎后妃既指太姒此明言諸侯之事何以復  
云爾乎但傳箋稱鳴鳩之德皆言均一註言專靜純  
一以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証之宜從箋傳

采芣章序

云傳

云箋

云註

此詩三家訓

義皆同

草蟲章序

云傳

云箋

云註

此詩傳箋謂

大夫妻初嫁之事以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以興夫  
唱婦隨之義後言憂不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文

義無舛朱子謂此亦夫人之詩既無所據又謂無以  
禮自防之意遂言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思之而  
作蓋欲自附合於卷耳之註耳竊謂彼詩義難強合  
更之猶可此章箋傳文義了然似不必立異於古也  
且就如朱子之言謂以禮自防亦無不可何遂因此  
而斥序乎愚謂采薇采薇或亦以供祭祀中饋之事  
蓋預憂其不稱婦職耳箋謂我心傷悲爲思父母豈  
既見君子之後遂置而不思乎然於大義無所乖違  
從古可也

采蘋章序

云

傳云

箋云

註云

此詩傳箋皆

卷三

卷十四

卷十四

卷十四

卷十四

卷十四

卷十四

卷十四

卷十四

卷十四

卷十四

卷十四

卷十四

卷十四

云教成之祭蓋言女德大成則事人之法度已備嫁  
而循而行之耳此於序語始迂而卒合夫子則謂南  
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供祭事家人序其事而美  
之義尤明顯於序意亦合但傳箋摘引昏義文既有  
明據而傳言季女尸祭所以成其婦禮於義尤精若  
直云主祭於大夫之家則宗室牖下之文既於禮不  
合而以季女稱主婦名實尤舛似宜從古爲是

甘棠序

云

傳云

箋云

註云

此詩三家大旨

略同

行露章序

云

傳云

箋云

註云

此詩註與傳

變人語皆同惟不言召伯耳行露章正義釋傳謂以  
行人之懼露比女子之畏禮意味爲長箋以惡淫行  
露爲二月會男女之時以多露在三四月爲失時文  
雖有據義頗牽強蓋所重在強暴違禮不在失時也  
鼠無牙二家及正義無釋豈無從考註耶楊龜山謂  
鼠無牝齒朱子謂以牝齒爲牙山陰陸氏又謂鼠有  
齒而無牙不審何出或他博物之儒有言之者當亦  
因此詩附會耳俟實驗之

羔羊章序

云

傳云

箋云

註云

此詩傳註略

同大都以羔羊素絲明其節儉退食委蛇明其正直

惟箋以退食爲減膳自公爲從公似太牽泥三其餌

委蛇云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厥

問委蛇爲正直曰心志定故也愚嘗因是觀在位士

大夫其恬靜寡欲者必正直其私居必幽閑寂門

庭如水者也其躁進多營者必邪佞其私居必勞擾

如據門庭如市者也然要之必節儉而後能成其正  
直何者無欲故無求無求故無枉焉往而不自得哉  
○序謂德如羔羊箋謂皆如此羔羊之人是猶言皆

如麟趾之時耳正義引宗伯註云羔取其群而不失  
其類士相見註云羔取其群而不黨休何云羔取其



贊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似太牽強且如此言何物不可以比德乎

殷其雷章序二云傳二云箋二云註二云此詩三家

大意皆與序同惟傳箋謂雷以喻號令在南山之陽

以喻在外朱子則專以興言猶曰聞雷而思君子云

爾大意皆從古可也如必自為說則愚謂言南山者

者有定處也蓋言雷行尚有處所何我君子違此適

彼迄無寧處而久不歸哉似於人情較近蓋若專言

典則何必定指南山謂遠行之喻則之側之下又自

遠而近矣不知觀者以為然否○疊山謝氏云始不

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暇處一節緊一節愚謂始謂

陽中謂側終謂下一節近一節蓋望歸之心加切矣

標有梅章序二云傳二云箋二云註二云此詩三家

大旨略同惟傳云男女年數為梅落多少之喻似太

泥

小星章序二云傳二云箋二云註二云此詩三家大

旨略同傳箋以三五為心嘴二星用後章參昂証之

似為有據○稠傳註皆以為禪被然漢世名帳為稠

則箋為有據矣但鄭志之辨太為繁碎愚謂袍衾稠

者如云執巾櫛云爾何必論日御往還之候乎

江有汜章序二云傳二云箋二云註二云此詩三家大旨略同

野有死麕章序二云傳二云箋二云註二云此詩三

家大旨略同但謂女子欲人包束麕鹿以為禮似乎

未妥愚意只以詩人言之更為有味蓋云野有死麕

尚以白茅包豈以懷春之女而言士可以徒誘之乎

樸樸之中有死鹿尚以白茅束之況此如玉之女乎

宜乎其拒之之深也○舒而脫脫猶後世言且從容

云爾蓋婉辭相拒以殺其強暴侵凌之勢

何彼穠矣章序二云傳二云箋二云註二云此詩二

家大旨略同

騶虞章序二云傳二云箋二云註二云此詩三家大

旨略同惟次句當以傳為正箋云戕禽獸之命猶湯

云不用命者入吾網此其所以為仁心之至如騶虞

也若以註中必疊雙為訓是掩群盡殺於本詩之義

舛矣

柏舟章序二云傳二云箋二云註二云此詩傳箋俱

依序為訓宜從古朱子據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則

韓詩所稱引悉與傳異皆可據矣新安胡氏又以不

能不奮飛一句斷之曰人臣道不合則去以此知為

婦人夫不遇而不忍去爲厚之至箋之論精矣必如胡氏言則婦豈宜有奮飛之志乎微我無酒以邀以游其在婦人不亦蕩乎又以二南皆始於婦人爲証尤爲固泥

綠衣章序云傳云箋云註云此詩傳意本

自明顯箋易之而反涉牽強故朱子前二章皆本傳爲訓後二章則傳箋皆作興喻似泥不若朱子說近於人情可諷味也○愚按俾無就今有使之無過之意蓋妾侍之情寵則驕驕則敗是亦上人有所使之也故莊姜之意謂綠兮絲兮惟女所治耳我思古人

陸王先集遺稿

卷十四

十一

治此絲者俾之幽顯尊卑各得其所無陵替之過而女何其不然耶蓋猶有望君子以正之意至於卒章則自謂締綰適能得我心之所安耳蓋無復望於君子而惟自甘廢棄矣似尤婉而有味且於經文字義無虛

燕燕章序云傳云箋云註云此詩三家大

旨略同箋惟訓任字異傳引周禮六行有據朱子因之先君之思二句朱子爲妥若如傳箋不應至此而後勉以禮義也○今人於勸解之詞曰其雖可恨盡視其元人戴嬌之意蓋如此

日月章序云傳云箋云註云此詩三家大

旨略同惟傳箋以日月爲興喻朱子直謂呼而訴之傳箋以父母爲比莊公朱子直謂自呼其父傳箋謂遭州吁之難而追思之辭朱子直謂莊公在時所作故云猶有望之意且云宜在燕燕前蓋朱子之理未嘗不長而不若古之有據也且感今思往意更深婉朱子既已不易其序何必於此微立異乎

終風章序云傳云箋云註云此詩傳箋以

爲怨州吁朱子以爲怨莊公然既以爲莊姜之作則莫若依序爲有據

陸王先集遺稿

卷十四

十一

豐城朱氏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婦人夫其所天也以夫則狂感妾其所使也以妾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以子則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惟遭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爲處變者之法矣

擊鼓章序云傳云箋云註云此詩三家大

旨略同惟死生契濶以下朱子以室家言之蓋泥偕老二字耳然在軍伍之中言之從古爲近

凱風章序云傳云箋云註云此詩三家大

旨略同傳箋以覲爲興顏色之悅於義爲備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四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之十四

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五

漱水陸可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曰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祭文

祭五弟文

嗟乎悲哉汝竟去汝兄弟而何之吾儕兄弟六人同母五人耳而汝最少乃最先逝也此其可悲而恨者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十五

一

一也汝二女一子長女且及笄中女及子僅亂且汝一去而不兒女顧也此其可悲而恨者二也吾父在堂而汝不能終養反使垂白之翁潸然抱西河之痛而不自釋此其可悲而恨者三也然人生百年終歸於盡死者有知汝兄弟豈無聚首之期汝生平直自信而無隱慝人情或不汝諧而神理不汝棄也必將使汝兒女克有成立以永紹爾後裔雖不能事吾父乃吾母半百而背棄汝弟兄汝四兄不能殯而從之而汝得先期承事於九天之上也然則吾所悲痛於汝者汝可自釋然於冥冥矣又汝仲兄宦游

歲歸不數月而汝遽逝彼此但割黯矣何言然以萬里不可知之期而得一握汝手以訣也斯亦可以自解慰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大司寇應容齋老先生文

維 萬曆六年

帝覃大恩寓內有

詔遣人

敬問前大司寇應公無恙又一年而公薨公之鄉人某官某等聞訃咨嗟嘆咤唁公之子憲副公於邸已復陳帛絮酒而致奠於公曰世之人不可力致者有三在人曰位在天曰年亦曰後昆鍾德象賢茲實殊觀古難其兼公出旄鉞公入樞銓進而台鼎退而林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十五

二

泉是白太傅之高也厥子若孫簪冕蟬聯紆朱曳紫鍾武後先是萬石君之軌也歷閱四朝優游百年遭逢 三聖寵錫駢宣又其難者存問隆典世所希得而公身膺者三遣官殊數天下惟公一人即鄉所稱元老碩輔無得並焉是文潞公之遇也然而 熙朝方將修隆古老更之禮 天子行且袒割而乞言而公已宴然而仙矣故嘗竊謂公之用也如鸞翔而鳳翥公之歸也如龍螭而麟潛公之存也如竹苞而松茂公之歿也如星隕而岳震是以位登常伯而人猶謂未盡其用壽躋期頤而人猶謂或斬之年

若孫簪纓世濟而人猶爲責報於天也嗚呼公其溺斯世而何之其將騎風御氣徜徉於天台赤城之巔耶抑或去昭昭卽冥冥以游於物之先耶若然者方將以冠冕爲桎梏有生爲土直又何置芥蒂於瞬息之百年耶顧如其等模楷今德亦既有年然生不得以廁於稱觴之列歿不得以備夫執紼之員茲所以爲斯世而一慟不覺涕淚之潛然者也公神有知其無莞爾一笑於箕尾之間耶尚饗

祭大司寇堯山吳公文

嗚呼往歲之秋召公南臺

帝曰司寇汝適其來

陸先生遺稿

卷五

三

公拜稽首叱馭以趨曹務委閭閻夜僂偃迨今幾時遽夢於位公於事君允矣盡瘁公德瑚璉聿其粹溫公才鏤鄒淬以貞礪河海潤物山川出雲揚歷三朝克樹厥勳始公筮仕百里紆組澤被焦枯潤以膏雨民曰父母俎豆予土旣徵西臺按於淮楚需弱以仁戢暴以武孰是善孱予字子撫孰爲秀蛾予剔其蠹蠹蠹島夷血我江渚予保子障我免係虜肉骨於泥動以萬數迺承棘寺迺權中丞開府於虔詰爾戎兵惟是夷獠作我民蠹阻高穴幽稀突陷顧公顧曰左豈不在予拜疏於朝秉鉞以驅公車彭彭選士矍

矍爰扼其吭爰搗其虛內窮窟穴不遺魑魅外怡潮海鯨鯢就誅始時疏行人謂公危公曰不爾予疏有之余捐余軀答此清時迄於大寧婦愉子嬉稽首拜公尸祝以祠皇念其功迺陟卿貳簡歷三方飾我邊備公載其馳戎事孔志皇曰勞止與告以旋尋以望徵長憲於南遂擢今官國典攸付人方謂公作帝丞輔永永萬年民所恃怙豈人弗祿豈天弗仁王事靡遑遂殞厥身公爲國生公爲國死公於生前既受多祉克世其家亦有令子赫赫龍章責於泉里顯顯大猷付彼青史今陸先生遺稿卷五四

奠館師宗伯汪遠翁老先生文

嗚呼事師之義等於在三重以君命豈曰偶然繫昔秉征承恩秘館帝賞厥師公膺特簡質疑考德首尾三年事竣而歸弗亟弗延嗟公於世用雖不究我輩得師幸亦何厚惟公爲教嚴以方望之儼如卽之易良惟公爲教恪秉成則喜怒哀形規矩是飭譬彼洪鍾小叩大鳴弗爲寸進而斬厥聲譬彼衢樽

深淺待酌虛往實歸久而後覺嗟嗟我公才實國華  
經術用世孝友刑家蚤歲蜚英詞垣史局東觀編摩  
西清啓沃禮闈秉鑑南國持衡至今桃李蔭彼公庭  
旋歷 官僚旋貳宗伯載北載南終始一德 帝  
念厥勞俾正秩宗維歲壬午敎事甫終公曰歸哉知  
止弗殆抗疏以辭至三至載喉彼青蠅豈璧之瑕給  
傳 賜金 帝賞有加安石東山方期百歲憲  
老乞言蒲輪重至胡天弗憖一老不遺孰爲有識而  
不吝嗟矧是吾儕門墻下士爲國慟公曷其能已九  
原可贖百身胡辭其柰公神歸於尾箕公所不亡有  
陸先生遺稿 卷十五

銘有史 帝方勉恩賁於泉里生榮死哀如公幾  
人爰念疇昔誠款奠伸何以將之生芻一束適風緘  
辭繼之以哭

信陽先師師竹王夫子訃至 京師其門下士  
陸可敎等既相與爲位而哭合詞遣奠意不自  
已復走使申告

先生之靈曰嗚呼惟昔丁丑春試屆期公在南宮衡  
選是司於時我輩濟濟師師執贊公曰公我師考  
德業程執課疑十六年來如環燕室中間官守出  
入乖睽惟此寸衷疇日靡依獨敎於公左右無違有

唱斯和無役不隨方共祝公誕陟永疑爲世霖雨爲  
國耆龜豈伊吾儕門墻是私彼蒼者天胡不憖遺人  
之云亡有識孔悲嗚呼哀哉古稱文章關於運氣墳  
典肇則左馬垂例二京爾雅六朝綺纒唐法而葩宋  
靡而詰亦有聲詩雅亡騷繼祖本屈宋沿流漢魏梁  
陳唐宋代更隆替夫子摘詞力追古製博雅班揚清  
新鮑廋擷彼菁華芟厥蕪穢殺青在篋克垂永世孰  
爲表章詔彼來裔嗚呼哀哉穰穰世態巧宦若趨公  
視要津有若挽予粵自計偕騁步天衢燁燁英聲金  
馬石渠西清視草東觀抽書咫尺揆路可以平驅惟  
陸先生遺稿 卷十五

公澹然雅尚弗渝奉母言旋再御潘輿尚游五岳左  
賦三都漱流枕石其樂只且比奉遺命重歷世途回  
視綬組如病在軀強健乞身寧埃懸車通籍二紀強  
半家居青山白雲我夢遽遽嵩少之間衆仙所盧浩  
浩天靈神鬼焉如嗚呼哀哉伊昔令人百疇備倚  
與夫子淑稟天至終始一德可對天地惟廣威公用  
才招忌壯志弗酬溘焉齋志公之幹蠱惟方是視灑  
血叩閭見者隕涕卒回白日世封重繼公曰孝乎惟  
善繼志起家一經青雲自致允迪詰人奮身環衛武  
烈旣揚聿修文事公拜稽首訓由母氏 天高聽

卑厥數隆異

綸緯皇皇彤史增賁公於承家大

孝不置亦曰惟孝友于兄弟公於知交敦明信義片

語相要之死靡貳公視孤惻刺心酸鼻哺飢掩骼傾

貲罔計我儀公心志伊之志一夫不獲若捷於市世

人知公惟學與執所不知者百不一試嗚呼哀哉昔

歲己丑文武與賢距始謁公十有二年教於二役實

奉周旋秋闈竣事元室棄捐公念牛衣有涕泫然教

實造唁密語榻前公曰子歸小子勉旃宦途浩渺稅

駕無緣世豈予棄予有誓言今茲強出毋訓孔嚴亦

有夙悃久鬱未宣 兩朝遜國大統胡憊疇諱疇疑

年號兩湮予爲太史愧此弗刊既奉 帝俞我志

孔安尋我初盟解組林泉於時多士官各一天寥寥

三子把袂離筵都人太息祖道喧闐疇繼二疏圖畫

以傳自我不見歲月三遷再奉音書夙疾糾纏謂已

弗藥恬養就痊訃音忽聞疑信惛惛裁書往訊已發

重緘既知非謬長慟呼天百身莫贖遺恨九原嗚呼

哀哉天之生公夫豈無意匪斬之才匪厄之位公謂

造物多取爲累身所指樞泉石文字凡此數端世人

所棄天豈見怪奪之餘歲六十非壽 官庶非貴惟

彼遺文江河行地餘所不亡有史有誌亦有餘慶施

於後嗣公於人間俯仰無愧神也何之騎風馭氣浮  
游八極蟬脫塵滓凡所慟公公視爲戲惟此寸心終  
天莫既筆殫詞窮繼之血淚嗚呼哀哉尚饗

### 祭泰山文

教謹按道經泰山乃 天帝之望群靈之府世人

生死禍福咸有所專屬下濁愚昧不能測知但五岳

之祀肇自百王茲惟岱宗是稱雄長又莫位東方盛

德在水匪惟造命實乃好生教聞聰明正直爲神諄

求謬冀宜神所鄙斥何敢效蚩蚩之氓具以一身福

利仰瀆 神聽惟是教生父封編修建家今年七十

有二其於百齡大數尚餘其三生平質直誠神所

知鑒近年以來頗傷胃疾吞酸作逆飲食妨減惟

神俯念惻怛曲垂庇佑錫之平康申之遐齡以終百

年之祝教將生生世世仰戴 神休無有寧已惟教

生命修短應有定數願從減省以益父年餘無所禱

惟神鑒之謹告

### 祭餘糧山文

教惟福地名山皆有靈神司守教何所徵福於神獲

茲休庇享有靈區繫神之德實教子孫萬世之所憑

載也今將以本月二十三日丙寅葬亡妻胡氏亡妾

趙氏於茲土先此告虔於 爾大神惟 神益垂庇  
佑順 天降祉俾世世多生賢子賢孫上以福國下  
以承家啓祚若其匪彝不德暴貴橫富豈惟家門祖  
宗之玷抑亦 爾大神之羞教所不願也教又聞陰  
陽家言年月日時四時方位皆有吉凶諸宿互相臨  
制此古聖賢所不道俗人無識妄有拘疑教則謂吉  
凶吉人自宜吉星拱照人有改惡從善星亦有化凶  
爲吉仰仗 神威永永屏除諸惡然無令得近茲土  
以干 上帝福善之顯命謹告

祭亡妻胡氏文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五

九

嗚呼自吾妻之歸我而吾身之飲食寒暑無不適也  
祭享賓客姻族之需無不給也但僕使令不嚴而趨  
事內言不出外言不入也妻之云亡迄今十有二年  
今吾每事追憶也今吾各位漸進於前而吾妻未有一  
命之錫也豈不痛哉茲者擇地厝爾於樓山之陽  
以妾趙氏附山川降祥天人叶言爾可妥靈於萬古  
之宅矣其尚庇爾子孫永永千億尚饗

李士先生遺稿卷之十六

激水陸可敬敬承父著

門人豫章劉日寧校正

吉州郭一鶚

淮南吳光義

吉州龍遇奇全校

書

南旋與館中諸年丈

弟仗底已於十月之朔至茶城阻風小駐望徐州咫尺矣屈指別來已餘月夢寐笑語猶時時左右想諸

陳先生遺稿

卷六

文於弟亦如此耳弟此行自苦憶知已外無所不適意今略敘梗概以代一夕之談向者往來濟上側身以望泰山而不能一往謂在步履之次可俟異日也今且漸次作家居計且爲家君有所祈禱遂決策一行自清源登陸而東二日至陶山見峭壁匝山而旋意其有奇因詢與人云其上有七十二洞精魅所窟宅東面有一關若可游也遂回輿而西至宿幽棲寺陶朱公所嘗隱也次早杖策懸岩間至待數洞有名者三餘皆榛塞然其奇處乃不在洞倘待有適竟朱公故跡無所得山僧指引有西施洞在焉四顧渺然

興中古之感已歷絕頂而東古剎荒涼與西寺前過

剎孝廉水亭高柳千株水汨汨從地起泛而爲池因

憶用韞兄所稱家園景物略相似而更勝不知何可

得一觀悵然久之是夕過金牛山香聖寺宋真宗所

嘗輝駐也其側有季同川中丞書金旂奕壇可以望

岳寺去肥城僅十里弟不欲以供饋煩有司遂因留

宿而地主甚賢不廢果饌之供皆謝去之次日至靈

岩靈岩奇勝聞天下乃弟杖屨所經似有勝此者祇

可雄視江北耳其山大略四周如壁巖諸水泉亦奇

古碑刻不可勝讀惟正北峭壁逾千仞而前湧一

陳先生遺稿

卷六

正方數丈而下有佛窟像亦鑿石而甚精望之如懸壺霄漢間問之僧曰此所謂證盟功德也但路險不可登且棘榛久寒矣問上有人乎曰有一道人歷歲不下仗樵者致供耳弟因思樵者可至余何爲不可遂仗策而上至其巔比下已昏黑巡行壁間學海丈手書詩一首黯然起離索之歎明日登岳由北麓而上初抵桃花峪是爲岳趾自此旋轉而上逾四十里泉石歷歷如晝夜半始至隨一僧至日觀峰觀月出因臥其上以待日所臥處乃方丈室室不左兩窗以敗茅障之大風撼而不入吾室亦不甚覺寒山



靈護我耶所見日出誠奇然不能如穀山宗伯所摹  
寫惟月出絕奇緣是夜晴天一碧白雲發自山腰平  
鋪亘千百里而弦月如船破海而出青白相盪風鼓  
其中大略如雪山驟移銀海乍漲晶光上射月成五  
色卽山居羽士亦錯愕懽呼以爲所未見至日出  
後雲銳起如煙須臾彌天咫尺無所覩至禮元君岳  
神畢雲日頗開遂陟玉皇頂摩娑右石刻而下尋命  
短輿覓黃華洞相傳謂玉女真修之所其地僻在山  
砌石壁造天如積鐵仰視令人危慄此泰山第一佳  
處也呂心吾中丞著文極詆之殊謬此君似不解山  
臺先生遺稿 卷六 三

丈在無可與語又自念卽得諸丈同行亦不能冒寒  
履險共此奇賞以此自解然不勝悵悵矣嗟嗟山  
水多情腰脚猶健簪纓何物驚我芒屨俗哉向子五  
岳之游何待婚嫁之畢哉翁素懶作詩茲游頗爲景  
物所勾引又與中無事每有所悟輒筆識之不覺累  
牘錄以一通似諸丈使中幸教之自來諸丈起居况  
味何似馮余二文武闥所得必多奇俊人便多惠我  
錄數冊第見十七以前邸報江西山東頗缺督學而  
不及驛公亦不見陪推何故今聞錢復出若又不得  
前所云云便成虛語奈何東西兩警邇來復何似近  
臨諸先生遺稿 卷六 四

見稚膚之報若果如此賊中宜有變計不知諸公赴  
應何如耳第一路接見有司無不苦於催倭之役卽  
如山東一小邑皆責火藥萬斤大邑及州倍之造物  
旋生亦且不給似此處分作何底止言及今人短氣  
劉阮不得久留天台正坐如此塵心未除耳第雖悔  
之衝口輒發少陵有云絕愧巢與田未能具其節物  
情莫奪理有固然諸丈皆知者得無以爲爲大饒舌  
茲因黃丈送役回附報不覺縷縷後會未期願言保  
愛

與王相公



方明公杜門待報也某以賤體在告彌月不能時候起居比廷試畢事叩闕上謁而門吏以東裝方冗因謝客於時猶謂得與儕輩趨風道左少展戀別之私而台駕侵星西邁矣明公日居端揆卽累月不造門不敢以疎外自疑何宜於去國之日乃爾耶卽百喙無以自解於門下矣明公名世宏猷百不試一凡在有識疇不爲蒼生惋歎然一去而俾聖主知有不可奪之大臣左右釜鬲之間知大臣不可以輕得志而不敢有所睥睨斯亦明公所爲有功於宗社也豈直一時高風亮節隻絕近代已耶今聖

陸三先生遺稿

卷二

五

主端拱日益深嚴內外繫端紛其未已卽如西陲一事竊謂應機不失么麼逆豎固不足平而今乃遲延至此天下事何可復量無論有識翹首明公出處以卜時世卽明公亦豈能恣然於箕瀕之上哉夫明公之復出四海之幸也其不復出百世之風也某也竊不勝其憂時鄙念不能無私望焉使旋屬賤體猶在枕席草草附問惟炤原是荷

奉王閣下

往歲南歸幸得一叩函丈伏領終夕之誨別後耿耿不去於懷比聞台駕抵京仰惟宗社生靈有

所恃賴良以慶躍然不敢以門弟子之私唐突馳賀亦緣素悉高懷厭薄苛禮故不自知其簡曠之罪耳後再修短狀附請告之使恭候起居皆中路而返實中道聞命之故所恃師臺夙愛悉其疎愚不遂見損於門下也伏惟老師以高世之望確然之節迫於

眷召入秉

中樞偶以傳旨稍速頓滋多口蓋不

諒大臣謀國委曲調停之意而妄以常人之腹度之此其識見不足之故不足深罪也故自泰交一疏而天下釋然服老師之平近聞撤兵一票而天下翕然服老師之斷乃知人情雖靜躁百端終不能出大君子之範圍幸益虛心平氣始終以德量鎮服之天下苟甚某行能淺薄無所比數過蒙採擇畀以師儒之任敢不殫盡職業以副盛心惟是南雍百務事等餽羊精神既不能有所感動才力又不能有所振刷所恃成均爲老師首善之地流風遺教宛然心目曩必有所深繫於衷而未及釐正者惟不惜餘誨俾門弟子得奉而行之豈惟某之幸將南國青襟有大造焉某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與趙閣下

某之乞南也伏承手札諭畱再四人非土木能不銜

感雖數載鄙懷難於頓抑乃大君子惓惓接引後學之盛心肺腑銘之矣伏庇已於月之四日解維而南回首台顏瞻戀何似伏惟吾蘭山川秀發之氣歷數十百載而鍾於老先生唐宋舒范兩公雖居其位而其人其時皆不足以當之惟老先生以清朝碩望驟秉國成又當聖主恭默之時四海多艱之日上天眷矚夫豈偶然某於門下誼稱父執情則世姻重以師友門牆淵源所自安敢輒自嫌遠同於流輩竊思報德莫若盡言矧承虛佇之懷時厓下問而老先生高風雅量冰清玉粹無可疵瑕即欲妄

陸先生遺稿

卷六

二

效謬謬之鄙忱無容措口惟是叛逆未平倭夷孔熾處分徒滋拒授無裨實用雖有識之士皆知歸還主者然安危注意實惟老先生一人某日夜疚心每思得言而獻以仰裨千慮之一得而言詞窘拙衝口輒止兼以更僕未易瑣陳略以鄙愚效其梗概則其謂當今大計與其多事以生事毋寧無事以待事而已夫事事欺豈患其多如其不然後將無計且一方有事天下驛騷而竟無益於勝負之大數其效已見前事矣竊恐異日之事不幸有出於已然之外者國

力將遂至於不支也矧內憂可憂更甚於此所幸正人秉軸世道人心猶有所恃耳夫聽言固難進言亦難如某之言猶有不盡何況其他更惟老先生不厭旁搜博採以佐廟謨天下幸甚

又

不奉台誨者二閱歲矣時時得從尊府叩問起居萬福以爲欣慰又屢於邸報中捧誦溫旨知聖眷隆注不爲浮議之所搖撼天下幸甚竊思老先生清操雅量寰宇共推何至變易黑白如悠悠之口今人憤歎太息莫知其故夫以老先生功成志得即

陸先生遺稿

卷六

八

使一旦浩然徜徉於午橋綠野之間何所不得所歎世道嶮巇國紀陵替耳今宸眷方殷想未遽遂所請然竊願老先生常在必歸之念彼論學之論若飄游塵適足自點不足復置台抱也某自去歲札即擬秋杪刻日首途乃家事所牽不得已復遲告之舉孤負知厚自省不能爲懷第念雖旦暮亦不能裨助於萬一以此自解又仰恃恩私竊恐其偷賴是以冒昧陳乞知必垂原亮所云諸告之事不敢唐突別具副楮併希昭登不備

又

微附庸以某疎庸猥躋卿貳愧幸何可勝言况 雷  
都距浙一水而近揆之私計復愜素心自非台慈體  
悉何以得此又齋疏役回拜捧教札惓惓引拔之意  
人非草木能不銜感敢不勉就驅策仰負恩私乃今  
行與疾會勢極佔危宛轉牀褥之苦既非筆端所能  
具悉又家君老矣人情以官榮愛其子或不以遠道  
爲念若以危疾相傳計必大增憂念有不得不爲返  
棹計者此又非疏中所敢備言也因伏自惟省榮冒  
至此萬萬已溢分涯若又復且前且却坐邀 恩  
命其爲罪戾益復難追緣不得已以休致爲請載惟  
陸三先生遺稿 卷十六

又

秋間家叔某往便附起居想已達記室矣其自以舊  
恩仰干鴻筆餘非某所敢知區區下忱實緣此一叩  
台履萬福少紆濶抱耳楮末所云欲奉杖履於六虛  
三洞之間誠爲鄙願乃近見邸報知 聖恩

已不能自遂其拂衣之志惟有益攜石畫以弘濟時  
艱斯則四海蒼生之所仰望不敢復以一人之私爲  
言矣注令君入覲復此附狀述布懸仰之私此君政  
事種種卓絕而本之以真誠惺惺故鞭朴不事而犴  
獄一清通負畢集以吾蘭之疲劇而門庭終日闐然  
此尤夙昔所不見者不知於古人何如耳今大計在  
卽例有卓異之科竊謂宜首當之適我翁執事誠千  
載一時也然今時挾論橫議者多儻以老先生爲私  
其所愛則又不若不言之爲愈也其誠爲一邑喜得  
賢君故敢私言之病中勒狀不能縝縝希亮

陸三先生遺稿

卷十六

奉張閣下

某受知於門下有年矣往者東山未起蒼生之望無  
日不貯於懷乃台駕甫至而某適有乞南之舉雖數  
載鄙懷難於自抑其若仰虛接引盛意何頻發之夕  
重承款誨快悒而別不知所云蓋自解維以來無日  
不翹首台象也伏惟老先生名世大儒誤庸 特  
召茲 國事多艱之日 聖明奉已賢一二元老  
是憑是藉惟百凡爲時自愛以幸天下是禱某也豎  
儒無所知識目前事變竊用疚心非謂竊賊倭虜遂  
足爲吾大患謂所以興叛賊倭虜者致足他虞 國

力將遂至於不支也夫一方有事天下繹騷似此處分後將何以繼老先生之明略豈待鄙言之畢哉至於內事可憂更百於此所幸正人秉軸世道人心差有足恃耳某於世故素不經懷近乃不任曉曉取憎多口杞人之慮容亦可思輒敢於知己之前略陳梗槩惟台慈炤亮不宜

與陳閣下

某自未出都門時獲聞緒論於大君子謂今日之急惟在鎮靜無事以延國脉退而私識之竊謂我翁異日入秉國成必有大造於民社天下幸甚比聞

陸先生遺稿

卷十六

二

爰立之

命而後喜可知也昔先尊太傅首陳大

疏於

先皇新政之時設使盡行其言中外禔福

當更何似乃意有所避飄然高引以貽其責於我翁

我翁今日之命家國忠孝一身肩之昔吉甫之業至

文饒而彌光文正之名得忠宣而轉粹唐宋盛事與

今而三斯實昭代諸公之所不敢望也凡有識瞻

不爲蒼生稱慶而况夙承道愛如某者哉顧奉違以

來忽焉二載遂不得追隨寮案之末一展賀私其爲

罪歎何可言踰敬此專使馳狀仰布鄙忱不腆賀儀

不足以當從者聊用虛文成享而已伏惟鑒存焉

外請告下情不敢唐突謹具副啓併祈炤登不備

奉閣下申飭監規書

謹啓某等菲劣無所比數老師特至門牆之愛非分拔擢俾叨今任受事以來夙夜冰兢念欲稍有所振刷以庶幾不負任使顧人情積玩士習久偷約之以法而使之無越猶易勸之以善而俾之自奮實難自非借重廟堂之申飭雖諄諄唇吻無益也用是不揣愚陋有所陳請其大意不出先輩唾餘不審仰當尊旨萬一否更恐資望淺薄言以人厭伏冀票擬之際假借片言俾當事者不以小生謬語而蔽箴棄之

陸先生遺稿

卷十六

二

豈惟某等之幸哉又近議貢額一節驟分南北重輕

不特衆口囂然難以喻止卽某等亦自慚於應答矣

今不敢復望更改前議但以南中照例加額爲請或

於題覆不至相妨至於屬官行取今亦見行第緣遷

轉不及期耳該部諒無阻格惟是中見禮節曾經張

老先生特疏僅改監丞一人某等何能以口舌爭之

然重道隆儒自是大臣盛節彼其賢者亦無容靳此

瑣瑣爲也以上三事非仰藉台論莫能得之主者更

希垂神荷甚重念老師以名世持衡趙張二老先生

又皆以鴻儒碩德金爲海內人士所歸往昔風又皆

借重成均之師斯亦兩監千載一時也冒昧仰干不勝悚惕待命之至

與陳家宰書

敬啟我翁清風直道爲國持衡倖門既塞賢關自啓懷材抱藝之士疇不爭自澡雪仰冀甄收生等待罪南雍日夕所以砥礪各屬者未嘗不以斯言爲口實也茲因申飭監規有所陳請內屬官行取一節貴部未嘗廢格不行特因遷轉先期資俸不及耳儻許量畱賢者數人以存其名或亦事勢所宜非生等所私望也至於諸生聽選其不才者自不敢仰希援擢

陸士克集稿

卷十六

十一

才者自蒙獎進就中云資格原無相遠區區之意不過欲責之以實不得不勸之以名我翁爲國興賢諒無靳片言之假借矣又屬官中見之禮先輩或以衙門體面相與爭執生等則謂貴部統領百官六館亦其末屬高下在意何所復云第念師儒冷秩有所褒進下則爲破格之遇上亦成下士之名銓衡之地固不以是貶尊也夫抑成心以成盛典非大賢不能我翁固所稱大賢君子也故敢冒昧塵賡外摺帖一封附覽伏惟裁察

與盛宗伯

近得邸報知我翁入秉鈐衡四遠人士喁喁歸德爲正人君子彈冠之慶乃識者則猶以密勿之地日夕爲蒼生注望焉其等風泰寅署未行喜躍何如不敢唐突修賀於下執事竊謂大君子厭薄苛禮不欲仰瀆清嚴耳茲因監役之便敬布鄙私不揣爲申飭監規有所陳請敬具揭記室自知識見卑淺無足採擇所冀我翁夙愛必能左右提挈之且成均固夙昔過化之地也諸所云宜必有繫於尊抱者萬惟畱神裁允以終惠於曹監師生豈某等敢專承之臨楮無任悚仄

陸士克集稿

卷十六

十一

與羅宗伯

敬啟伏惟貴部爲風教本原之地所有成均條制皆風經裁定某等不過奉而行之耳敢以鄙見妄議紛更惟是積習久頽虛文成套欲稍有所振刷之不得不責之以實而借之以名非惟綿力所不能任抑亦事勢所不敢專也用是不揣固陋有所陳請我翁亦嘗辱蒞茲官宜必有繫於中者如不以人廢言天惟貢額一節驟分南北重輕無論衆口鼎然難以編聯卽某等亦自慚於應答矣今不敢望更前議但以南監照例加額爲言似亦無妨斟酌也其餘事屬他部

亦惟鼎力能得之幸無惜齒牙餘論以終惠兩監師生豈其等敢專承之臨楮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 與顧文選

欽仰高風積有年歲雖不獲一通款門下鄙衷耿耿竊附神交茲因故衙便役仰叩起居萬福外有所啓敬具揭附覽內屬官行取一節貴部未嘗廢格不行特因選輯先期資俸不及耳儻許諒畱賢者數人以存其名或亦事勢所宜非等所敢私望也至於諸生聽選其不才者自不敢希拔擢才者自蒙獎進就中云資格原無相遠區區之意不過欲責之以

陸王先生遺稿

卷六

七

實不得不勸之以名耳又屬官中見之禮先輩或以衙門體面相與爭執生等則謂貴部統領百官六館亦其末屬高下在意何所復云第念師儒冷秩有所褒進下則爲破格之遇上亦成下士之名銓衡之地固不以是貶尊也夫抑成心以成盛典非大賢不能太宰公及門下固世所稱大賢君子也故敢冒昧塵瀆是罔原是荷

### 與工部

敬啓不揣爲申飭監規有所陳列其號房官舍一節事屬貴部當時詘舉盈之日迂陋之談或無當於長

者但念所費無多而於作人造士實爲便益矧修之初敝之時與初之既圯之後其爲工費更自霄壤大君子爲國興賢諒不以人廢言也外揭帖敬上記室伏惟畱神省覽是荷

### 與戶部

敬啓不揣爲申飭學監規有所陳列其通貢一節事關貴部竊查先年徵解原自依期亦無欠缺何緣近歲所負至此或因荒旱停徵一二年後遂成弊竇耳不知本監所輸於該省郡不至萬分之一而費用毫不可減卽今寄貯江寧縣庫僅盈二千而師生俸廩皆在焉明歲科舉屆期更難處置斯亦大君子所宜動念也外揭帖敬上記室伏惟畱神省覽是禱

### 奉王座師

達教以來心懸懸隨車轍南也比聞新正十三日已抵潭府殊慰遠念日來台履想增和適計家事粗了便可高枕白雲下視塵寰真如濁水矣始老師作歸計時某外叅之人內籌之已躊躇累月既念出處大節不敢以眷戀私情仰妨高蹈故遂一意從與之今函丈乍違詎詎無地徘徊舊寓悵然失所依歸客退事閒輒南望浩嘆而已然每有所接對無論相知

陸王先生遺稿

卷六

十六



不仰諱。風峻節邈不可攀。某亦因以自信。不敢以世俗事師之禮自效於函丈也。某今歲擬乞便差歸壽老父。且得取便道謁山中。言於宗伯公。所乃以舍親祝侍御。罹此奇禍。計逮至之日已迫。一冊封之期。義不可舍之而去。必待事定。方可徐圖進退。私恨何極。祝君如果不肖。某便宜首絕之。今其所言。皆該差常事。又不得實。江右諸公咸爲扼腕。所以致隙。皆能言之。世稱仕途爲蛇蝎聚會之地。良非虛語。老師超然事外。當付之一笑也。臨別承垂許。老父壽章。老父自垂髫知名於時。邑先達唐文襄公督學孔。文谷公皆一見。咤嘆稱爲奇才。大器自文谷公而下。十九首薦不以常科待之。生平於經書與義頗有著述。乃竟躋頓以老。今雖以其受封官。非其志也。惟得老師一言爲林壑增價耳。附使而請於他人。爲罪老師猶父耳。不敢以彌文進也。頃所聞內賜事作一秘記上之。記室直述其事。不敢文飾。李殷二公集敘如命。具草附覽。亦以前祝君事不獲就。思想不中斤削也。何老先生及何太老先生向有書見及始謂附歸報謝。比老先師行又以賤恙中止。以此行之長者。某非人哉。今具二啓附上。對使者九頓致之。見

間幸爲開罪。某以病目不能手書。二長兄當別附啓外。所餘新俸附歸公分。亦從供給中處訖。併聞左右餘不一。

與馮少宰

向來比屋居。出則走馬相過。逾日不見。意相念也。別來忽已二載。書問亦復杳然。以弟心之耿耿。知足下之懸懸也。歲內齋疏。忝回於任丘道中。接得手書。媿媿累紙展讀。數過如奉面語。慰快可知。然頗訝之。似有憂謔畏譏之意。不知其解足下皎然白璧。卽云者意見時有異同。誰能爲足下軒輊。何物毀譽足相

點耶。然所謂靜默自處。自是事理所宜。足下今所居地與昔頗異。地旃爲世道自愛。第山居靜觀。頗久見天下事只宜漫爲漫止。都無是非。都無工拙。卽孔子孟皇皇汲汲半屬多事。以此欲自放於山雲水石之間。惟是故人一念不能了斷。當是宿業所牽。纏耳足下以故吾相視得無謂斯言爲誕否。近者承乏幸叨南轉。優閒之職。佳麗之地。皆與嬾性爲宜。初無固必不就之意。但念既就之後。遂難脫身。今者中途患病。似是天解其縛。故欲乘此遂作乞休計。蓋前者再行請告。俱叨量轉。若又復爾。前却是乃偃蹇家居。坐邀

恩命縱人不我罪其若自耻何望足下與余文委曲成就之家居遠道遣役甚難奮得決絕庶免牽挂耳元老情屬姻婭非心相知內蔽於皮相外縛於世情若非二丈力言必不能如意也

### 答馮祭酒

往歲三奉問亦三枉報札皆爲諸生巧思故然因此得通問左右不自知其煩也今足下重蒙垂念特遣沈生枉訊雖亦以此優假本生然薄劣如弟何以堪此耶新刻二書皆出足下手校再辱嘉惠尤荷尤荷承問先人襄事已在往歲八月中地去家僅半里龍

隱居集

卷六

十九

脉雖非專特而形勢亦頗完善安厝先母已二十年家下頗安寧無他遂不敢輕易足下欲出奇秘之術爲我卜吉深感厚意然足下亦安能遽抽身作青山白雲中客耶來諭時事種種驚心即如東封一事了而不了不惟無以羈日本之心而且將以激朝鮮之叛本樞力肩此事自有他故乃吾邑首縣公必欲以身爲的何耶然此可爲知已道勿以示他人也至於目前之憂乃在採鑛第已逃形絕影萬山中恐出此事或從山間發不能安此丘壑也近嘗得山居數椽當冬春積雪時萬峰玉立四面環遶宛冰壺中不減

鍾山勝絕但見弟方呻吟牀褥間惟聞飛霞撲窓聲耳緣自罹感以來重之以多病登臨杖屨悉已屏棄足下意嗣宗不廢杯酌此誠不能盡絕然已非故吾矣手瘡至一歲不能櫛何能復執筆著書也南中二三兄弟誠大落落然時時猶得京華故人音問惟小馮憂歸悲苦離索當如弟聞二雛又失其一令人念之然弟向嘗以商瞿見許當無慮耳沈瀛老寄聲欲訪我金華三洞之間果爾亦一佳事恐特虛言耳便風附言不覺縷縷手瘡不能把筆希亮

### 與許少微

隱居集

卷六

三

自足下歸弟無一介之候而華札厚幣再賁山居乃弟不以形跡自貶亦知足下悉我嬾廢不遂以形跡見疎外也然故人之誼一何過厚令弟何以堪之謝辭弟近叨南轉不惟慵性所宜兼可便奉家杖屨其於私計誠快弟寢臥家山而再辱朝命無論過分絕尤弟亦汗顏自愧也但不可復宿命於家稍俟春色和煦當一擎舟至武林遂作乞休計耳古人作吏不肯過六百石鄙人不啻過之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弟向初無引避意恐此復有不得引避者斯言惟知已可一聞之耳柄政之言乃世俗所相調笑何爲足



下亦爾耶雪窻草草附謝厚脫謹完璧此分例所不敢當也併希照原萬萬

與張太府

聞兩學諸生呈舉鄉賢甚盛典也有祖姑丈故工部郎中姜公諱綱者耿介清貞終始一德其大節在議大禮不合於時宰與之絕交因而見斥方今制不敢言方之濮議要不失昔賢志槩矣至其居鄉懿行郡邑人士類能稱之不敢殫述因當時文宗陸任因循至今斯亦其後人家窘而情渙之故耳又有先伯故禮科左給事中諱鳳儀者立朝端亮居鄉清苦初以

應元先生集

卷六

二二

直言忤

先帝幾罹不測前後數十薦起補原官

開

命而卒志節皎然朝野共悉此二公似於

俎豆無愧也向已申呈有緒狀惟大君子敦尚風節

道同古人故敢吐所聞薦若止以姻族之誼妄為緩

頰以誤台聽則生宜見斥於門下矣惟炤原幸甚

與孫月峰

於門下未能數數也然鄙心向往日今在焉私嘗屈指交游中謂門下淵澄玉立今之時更無其比過者藉重而東土東土之民何幸焉島夷消息比來彼中何似門下沈幾密畫必能事事有備齊

魯六郡之民可安枕無虞矣日者東西失事門下計已見悉將來收拾不審竟作何處然某竊謂倭賊不足慮所以處倭賊者足致他虞耳

帷帳密議非

登儒所知竊有味於昔人兩决之喻良以太息某乞

留院已得命月間便可鼓棹南征矣從此音問

日遠日疎臨楮不勝耿耿

與幕府

伏以節駐西郵兩屆綏綈之候賜分北闕再

統爵之珍方觸熱之是虞伊執清之有望恭惟門下

獎節霜凝雄才電掃黃鉞一下旋收六月之功白

應元先生集

卷六

二二

載揮末息三川之瘴仁風慰黎庶未酬雅志於意

感暑來故人轉挹清塵於庾亮驟觀八行之薦詎

五字之奇皎皎寸心遙想峨嵋之半月懸懸遠道

分五峽之長聽期把握以不忘愧奉揚之無地謹

與朱巡撫

使至辱華札過承獎借逾涯發緘汗慄堅儒何以堪

此通者不度而進言亦緣當事諸公未見成畫豈有

他妙巧非淺陋所就是以妄效一得之愚欲裨萬全

之策固知鄙儒學叨無當於時務也明公獨何見

而取之雖然款款之忱亦願有請於左右也

手札於章寧科處知明公一至而士氣頓倍竊意囊底之智足辨此賊今日之事豈勢有所旁掣不足展其大略也耶近者攻城之舉竊觀來奏知非明公本謀然長策制勝竟將安出又聞道路之言頗謂上下異心緩急殊指重以天威巨測觀聽日異權分勢激或有他虞所恃幹旋其間者惟明公耳昔人於杜當陽費文禕皆以能輯和諸將見稱二賢之事非明公復何望焉其他控馭機宜彼中必有成等區區之意要在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可伺隙而取耳不佞高明以爲何如狂瞽謬言不勝悚仄惟炤原是荷

陸王先遺稿

卷上

三

### 答樊憲副

一歲中再辱遠訊高情雅誼中心藏之且珍藥惠適濟病軀所乏特以過多爲愧耳銘謝銘謝李遊擊遇際門下可謂厚幸渠有書來云一身不勝上下之目攝危苦特甚得公周旋覆庇之鄭重寄謝此特本生所私感亦所以推愛於僕也更望始終培植俾有所樹立於末路人非木石敢忘所自哉來諭云微邊備以征倭此當事者大失計然已無可奈何惟有加意防守以默杜意外之虞耳至於年來議論軍事總堪捧腹固非野人所敢盡言若遇虛空處更須

補此則可商於當事者且遼左之役有警則議兵無警則議費彼能數來吾不能數往此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蓋議討之時彼旋畢露彼狎而我悉之久矣故我動則彼靜以玩我我靜則彼動以挑我而我乃彼靜亦靜彼動亦動以自爲所挑玩至乃撤邊卒以赴之是何異割肩背之肉以補手足之疾乎僕山居不時見邸報至今不知孫月老爲何去國此君武略僕不能知要其品格非庸庸者諛口巧中此其故不可言令人彌增浩嘆耳野人杜口時事久矣因知已談及不覺縷縷毋訝

陸王先遺稿

卷上

三

### 答李遊擊

歲間再辱遠訊重之以腆貺愧何可言且人參之惠正濟病夫所乏然何用如許多費也謝謝承論謬竊爲祟此宦途所同患然竊意韜鈴中尤甚如公等出科第者又加甚謂近利之與妬名兩當其衝耳除此直須以含忍當之蓋文吏中容或以氣節清高自標異其於進退間猶可輕決若武臣則惟有一意爲國立功立事可自表見小小謗議屈辱一切置之決不可輕易與人爲構也僕向謂人不宜相比此亦泛論人情苟能內慎諸身而上下調劑應之亦何害之

有惟是兵伍抽調邊備空虛此則在職者所宜慮意  
外之防倍宜軫念想主者必自有石畫也來諭云欲  
從諸豪士奮身東征夫苟能一決而靖海氛豈非大  
丈夫殉國之雄圖哉然竊以鄙意料之 廟堂固無  
必戰之心倭亦無決戰之事戰亦無必勝之策勝亦  
無必賞之功大都我往則彼去我歸則彼來彼去固  
可張以爲功彼來亦可諉以爲罪此其利害猶在兩  
可間不敢從臾足下若受委而行則無不可耳兵事  
勞苦百凡勉愷是望僕於他要地此時不宜遽書樊  
道處代爲致謝更始終委托之彼雖不能大有益於  
公然當道之毀譽必先聞之亦一助也而記東房貴  
座師是張元冲想時與相聞僕不遑問者二年矣言  
及悵然

與張鳳梧

都門兩閱月迄不能奉欸語比台駕漸行人以抱病  
偃仰牀褥問不能趨送道左其爲望望還復何可言  
又承委正學碑文亦坐前恙未能辦鑒尤爲悚慄所  
幸長者心亮之耳茲因章氏人便附回起后併開罪  
於左右且有所懇敝邑章文懿公道德文章表儀當  
世 文廟佑食輿論歸心此自明公所素悉今聞

郡邑諸生共中前請章小山公欲索書生致之按君  
李公祖生謂明公興禮勸學以風八邑文翁而後世  
不多見即李公祖有所可否決於左右片言耳且崇  
儒大典在文懿公則爲公在小山公則私生以文懿  
公而倡言於明公則爲公以小山公命而致書於按  
君則爲私然流俗之論或以私墜於小山而併置文  
懿公則又私之私者也尊裁以爲何如抑亦復有鄙  
言惟明公必願聞之何王金許四先生躬衍程朱統  
緒而傳之今日元儒許魯齋雖有儒者之功而四先  
生嶄然無所染於當世粹白且過之其當侑食 文  
廟明甚傳聞始議時以一郡四人爲太多而又不可  
有所去取併罷之此正學祠之所由建也嗟嗟允若  
斯言彼七十子夫非十九鄉曾出耶奈何以郡爲斷  
也儻明公遂發此議於李公祖以萬一得微孔孟之  
靈於五先生斯亦曠世之盛事也伏枕附言不能緬  
縑希昭原又奉尊諭馬君已行後托敝同年高納軒  
言之但渠且過家未即抵任耳劉公祖不及另啓幸  
爲致意

與汪斗崙

近得暴疾粒米不進者旬餘今叨庇向愈矣承大貺

愧感交并，不佞儼然衰經之中，萬無稱賀之禮。矧又非其時乎？然父母之賜也，敬領壽桃及程儀，以識雅愛。餘不敢當也。辱諭鄉約條章精密，婉至宜其有當於識者，不佞嘆服之，不暇何容贊一詞哉！然不佞觀門下爲政，大得古人之意，誠非後世才吏所能辨當事者，不審能悉此意否？所望益加勉，庶以終大惠於敝邑耳。近日得章懷愚書云：門下聲望日走，京邑首揆公稱之謂大類子產，僕不喜門下之見知而喜此公之知門下，益以見毀譽之不勝實耳。敢以附聞，併以相勉。伏枕叩謝，口占不盡。

陸士元集

卷十六

二十七

與沈巡撫

往歲過橋李造門不及，一見迄今。念之昨歲再往返，以夜不及入郡城，計彼時僊旌猶未發，遂阻晤言，歎可知也。使至得翰札，具審施節已駐會省，百城吏民聞聲景附，踴躍何似！門下高風亮節，一時名賢推以爲鋒。今日之起家正人之慶也。矧三秦重鎮，鎖鑰之任，簡畀不易，豈惟一方賴之？第念虜款方疑內難已作，寧夏之事，職爲亂階，諸邊騷擾，餽餉方窘，竊意群不逞之徒，猶有伺隙而思動者，此不可不慮。達人君子之隱憂也。某嘗私論謂天下之事，其始必庸

人壞之，而後忠義士當其難，幸而不收效於姦雄國，猶可爲耳。卽如今日之事，豈待明者而後預見其然哉？興言及此，可爲浩嘆。然非憂國如我公，不敢以此言進。懼以書生唇吻見嗤也。使來附謝，併布區區惟炤存是荷。

與劉司理

酷暑不可耐，又直冗中，特承專人遠訊，具悉垂念，慙惓感感。頃聞貴衙多事，惋嘆累日。然此亦無可奈何。達人可以理遣，不必過縈懷抱。獨尊大人過蘭先期，不相聞不能一晤，水次爲深愧耳。辱諭云：此自僕

陸士元集

卷二

二十八

素懷日已具疏欲發，忽叨今轉，蓋當事者下體鄙人將父之意，而曲處之。老父欣然，遂欲一覽。留都之勝，因擬秋間勉奉一行，徐圖進退也。且僕由翰學而南，先輩無此例。若復偃蹇不就，正恐觀者未免以俗情相窺耳。僕於古人問學，不能窺其藩籬，惟是出處一節，自謂無可無不可。知我者以爲真，不知我者以爲誕。無庸語人也。常居自笑，身所居官正如冠帶秀才，無所不可稱。顧此師儒之任，自揣不能稱，知已何以教之。國學廢弛已極，欲稍一振作之，而舊套拘纏，不可復解。若以精神與士子相感動，翼萬一有所興

起此乃大賢能事僕何足語此進退殊自彷徨奈何  
淫汗如雨不能自具答草草附謝希亮

與烏程君

北門華發使人以翰札至具悉雅愛慙愧兼以推分  
老父腴脫種種銘刻何似花幣不敢當餘敬登領專  
此附使市謝外諭聞命矣烏程雖稱劇邑以門下精  
敏遊刃恢恢有餘地獨所稱積蠹巨豪強梁梗化頗  
亦有之然亦在門下調劑耳大都律已不厭耿介處  
事不厭精詳彼無所忤毋以有心待之彼有所觸毋  
以浮氣處之惟慎惟勤可以集事惟公惟平可以服  
人門下醇雅粹白自宜優此辱左知已亦不敢不諄  
諄也冗次草草附言餘惟凡百自玉是望

與祝鄰初

昨承盛欵謝謝乃鄙意有所欲悉不欲對吏人言之  
夫鋤強抑弱古之人亦有以此立名者然循吏往往  
不爾惟求政平訟理而已苟一意搏擊以自申其志  
非特事有掣肘要亦非君子平心爲理之道也如聞  
董潯老一事尤屬未妥公事自有公法何容小民群  
聚鼓譟以各逞其胸臆哉夫經民生心哀哀所在皆  
爾恐此風一倡處處皆然豈非起之君親之道也往

歲敵鄉因旱勸借未爲大失後遂群聚而掠富人  
穀至殺人乃已民情易動而難安刁風易長而難息  
凡事當思其後不可以意氣自喜也昨謁申老師語  
次及之亦欲以此意達於門下僕之於申師猶申師  
之於潯老也門下儻念一日之雅則因申師以及潯  
老僕之願也不然亦何有於鄙人惟高明裁之門下  
青年美才後事所當爲者何限豈以一令爲足盡其  
志業哉天下之寶當爲天下自惜之此又鄙人所私  
囑也舟中多客不能手書希亮

與張岱與

往者執經問業出入踵武所稱異姓兄弟者吾儕耳  
卽別後離索之念不甚經懷謂且旦夕聚首也不意  
尊門遽茲奇禍事關運數今復何言弟輩常私相評  
議謂先太師獨秉鈞處自古危疑之地人尤鬼瞰勢  
所固然然而社稷之功豈其可泯至艾猶以餘譴投  
身瘴鄉迄今不知所坐則弟輩之所私悵悵耳楊用  
修終竄滇南至今有識疇不嗟惋然使戶修悠悠王  
署以至顯榮其文章著述未必能煥然傳後如今日  
也艾復何恨哉矧以艾之英年遇 主上之仁聖  
賜環之命合有其時萬萬惟加殫自愛爲禱十年間

濶寸楮莫通靜言思之抱歉何已茲因鄙聞某君之  
便附叩起居外微物不足以供薪殮聊致鄙意而已  
惟炤存是荷

陸學士先生遺稿卷之十六終

陸學士先生遺稿

卷之十六

三二

浮來先生詩集十四卷

〔明〕公鼎撰

明天啓五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公浮來小東園詩序

予於詩外無他解兩歲客燕於浮來外亦無他與言詩浮來愛予詩幾不知爲予詩予愛浮來詩幾不知爲浮來詩每幸天之目予厚先予十年已生一浮來以待若性恐予詩之無雌雄合者彼生喻生亮之呢一何鄙予故急欲定浮來詩而因以定今之詩今之詩如市肆雜俎預陳客到便付雖不盡惡草要非思其所嗜而定詩者亦如八寸三分帽子人人可移一人曰必

漢魏必盛唐外此則野狐一人駢之曰詩人自有真何必漢魏何必盛唐一人又博大其說曰何必漢魏何必不漢魏何必盛唐何必不盛唐兩祖莫定五字成文今天下蓋襍處於第三說矣三說聚訟權必歸一過瞬成塵言下便掃其或繼周寧能無說浮來請於此再下轉語予嘗贈浮來句云重開詩世界一洗俗肝腸詩固有世界其世界備四大宗曰禪曰道曰儒而益之曰俠禪神道趣儒癡而俠厲



禪爲上俠次之道又次之儒反居  
寂下又非其言而禪言而儒子夜  
玉樹具有圓寂而妙偈青詞一墮  
儒腐便非當行儒詩爲道之濫觴  
俠詩乃禪之護法俠之於禪若支  
而合儒之於道似近而遠姑舉杜

浮來先生詩集

序

三

律一二易見者以証如花覆于官  
淑景移絕塞愁時早閉門皆水月  
觀而玉山高竝兩峯寒有道體無  
遠神矣如指揮若定失蕭曹海內  
終當借寇恂諸君何以答昇平此  
考功簿子而城尖徑仄旌旆愁則

要離跳越矣予何以定浮來詩浮  
來蓋俠而禪者也浮來自九歲咏  
昭君怨知名海內祭酒此道垂三  
十年月露寧復有剩形肺肝寧復  
有遺想耶然浮來立於四虛不執  
一是竿頭之上更有百尺險崖之

浮來先生詩集

序

外足垂二分嘗揭走而告予曰嘻  
其蛇蜿蜒其雙嬖姍天外鶴歸而  
五峯露寒予得之矣無何又顰蹙  
而告予曰嘻鄧野立殤谷王洋洋  
余頗若閣而柴立乎中央予失之  
矣疑得疑失疑失疑得浮來之心

良苦入良深從少至老凡歷幾變  
不自盡其變未有能變世者七子  
以大聲壯語籠罩一世使情人韻  
士盡作木強誠詩中五霸今矯枉  
太過相率而靡靡坐老溫柔鄉中  
豈不令白雲咲然一家習氣其  
來本遠彭澤之變鄴下四傑之變  
六朝元白之變開元何李之變元  
宋王公之變國初此一片爭土足  
幾興大壘在昔如從在今成橫而  
袁石公之於王麟則又於局中打  
死劫浮來當此時急須有聊城一

江表先生詩集

五

大便是兩家和事老子蘇雲浦先  
生書來云鍾伯敬以搗翻于鱗之  
窠窟歸於石公何其勇於受過輕  
於供招彼其從旁而窺之者已自  
有徐文長在予謂文長以不爭而  
變石公以爭而變浮來在爭與不

以下原缺

夢王木仲	望華不注	以上原缺
懷舊詩 <small>有序</small>	楊太學茂仁	
郭太學百原	馮太學季韞	
邢太僕子愿	王木仲太史	
李季重明府	吳采于中舍	
王辰玉編脩	安德驛	
見病者	苦雨	
軍需使	龍鷹	
雨後	管小東園述志	

晚對亭	隱空樓
雉岡	野芳館
贈楊生豹孺茂仁子	贈趙和甫
石類二生讀書蒙山遇之偶作	
京都雜言	讀邸報有感
送翟侍御按遼陽	除夕與王季木守歲
王肖乾送	福藩之國便道東歸
壽張君一尊公九十	途中漫興
江陵兒	招吳三遊蒙山
秋日秦質之莊飲	
送熊壇石	冊封崇藩便道還南
誠子	
王肖乾以督餉宣雲便道都城之外相晤有	
作二首	
新婚嘆二首	出郊
李仁宇東歸二首	春日
夏夜同李渤海來星海飲何大瀛舍中集群	
優佐酒意甚樂也各爲詩紀之	

自述

俞仲茅使歸金陵

七言古詩

屏山山人歌爲李隱君題

壯哉行送光國侄北上

濟南醉後放歌示王木仲

海月樓爲李尊尼賦 傷貧行戲呈連尹

行 古 早 發

耳熱歌送周野王還瑯琊

青房苦熱過馮季韞郊居

李東先生集 目錄

水漲

溪上晚歸

稅駕行

觀馮用鳴打彈歌

蒙上瀑布歌

飲秦賢之集虛館同友人賦

漫歌行送端侄北上

友人嗜飲者其戚勸之不能會也余爲解

序

夏日小東園漫賦

三大功成歌 有序

寧夏平

戰金山

播被執

偶然歌寄慰馮季韞

高平仲兄弟以余之寓山莊也遠餉魚酒而

不一命駕相訪且龍驚換首作此嘲之

夢與亡友馮和甫劇談泣而有述

弁山謠送君夏陳師遊吳訪王周伯

楊茂仁書來云濟南僦居乃白雪樓也歌以

寄之

高平仲兄弟赴試濟南阻雨小東時有以海

螺杯見售者爲作此歌飲之酒

游來先生詩集 目錄

樂府詩 有序

長安道

巫山高

將進酒

烏棲曲

長相思

戰城南

輕薄篇

晨起視田有客進賢而坐于堂就視之乃兒

子塾師劉叟也以壽臚此漫爲感賦

秋日寄懷馮德韞叅知

游錢觀察先生吾與園觀察諸孫貞甫爲余

兄孝與婿云

壬子都門夢王辰玉

黃山鬼柴圖歌爲張濟美給諫賦

寄馮季韞時官咸陽 晚秋四郊感賦

秋夜飲秦質之祠部舍中醉作

送侯得一大行奉使南還時余亦有江南之

役

朝天謠

園講章

西臺史

趙浦口

出靈岩又成長句

看泉

蘇臺先生集

目錄

五

建業篇

大風雨

蘇臺行吳人有所苦而作也余聞而傷之亦

賦一章

城上

宿古亭驛

過東門里展祖塋恭述

觀海

渡江

尋龍歌贈李和石

雙烈卷爲劉吏部作

貽撈齋醉後同邢養敏王元起賦

鬢鈞

送高衷白出守淮安二首

秋夜與周野王飲楊茂仁旅中

梅帳爲周野王題 曲流觀

賦得窓有風鏤有人 燕寧宮

彈江州

同李漱玉方伯房潭柘叅知孝與家兄泛舟

海澱

雲間樂

感事

讀王季木峭居詩

吳太公眞

淳水先生集

目錄

六

與吳浮玉給諫

萬歲夜

寓中同季重季大分得有字

劉敬仲

朱五吉

丘介子

悲遼東

李太公冊子

杜松

五言律詩卷之二

除日二首

辛卯紀事二首

冬夜

齋居漫興

荅州道中

春日山行失道

邢子愿書來云近有山人持美人三下通索

賦諸家率鮮佳語子愿立筆爲之工可掩

代命余屬和實愧續貂

月下

簾下

燈下

夏夜訪徐居之

寄馮季韞下第

潞河舟中二首

乙未至都門與呂汝成

丁酉秋日再過荆山寺二首

丁酉冬日晤郭百原於沂上

浮來先生詩集

目錄

七

紀事二首

畿南道中

過舊園池有感

戊戌下第留別呂汝成

聞雁

晚行

輓呂蒼南大司空

冬日送光國侄北上二首

贈周太公二首

山居四首

秋日同秦質之飲城南樓

冬日送安孝廉返平陽

劉克所節推過蒙病不及候作此奉寄

友人莊上六首

過山家

都門除日抱病二首

給諫希泉王先生以言事廷杖黜官還蜀

余師沈先生命余賦贈二首

東歸途中七首

秋日二首

曉起

無計

邢養敏莊餞別

春日

留別馮季韞劉惟道二首

浮來先生詩集

目錄

八

小東園同王季禎夜話

曉望

冬日訪周野王於東莞道逢返瑯琊之信悵

然而歸作此惱之

除日

癸卯東莞遇楊郭二子話舊

夜坐

艾山莊雜詩四首

美人三上

橋上

馬上

樓上

小宿靈岩禪堂

甲辰秋口同友人暨端侄過飲南竺

秋日宴會令二首 遊黃石寺二首

送別伍居圖內兄時有買山東蒙之意

除日王季禎招飲

遊廣福寺許爲寧上人作募緣疏二首

喜晴

喜馮季韞至

冬日臥病村居六首 與郭百原小東夜話

丁未春日留別王木仲太史二首

江才外生詩集目錄

九

長清道望靈岩二首 留別吳采于二首

雨夜

同年傅鼎卿遊金陵歸訪余山中余以病方

掩閤于其去也作二詩送之

病中雜詠四首

吳人孫元彬穀城于相國谷也以馮用鳴書

訪余小東因病南還送以二律

冬日同子將兄過小東

山樓與家兄坐話

從雉岡穿小祇林至晚對

晚步

五言律詩卷之二

送李夢雲茂才還豫章二首

南竺招提有唐以前名刹也予少讀書于此

且從虞城府君及家兄孝與時往遊焉後

又與外兄秦質之數飲其地今府君既沒

而家兄質之復宦遊四方獨余以長往之

故歲一過從戊申秋日再携質之弟木成

江才外生詩集目錄

十

同遊今昔之感不勝愴然泚筆數言用紀

歲月

巳酉春日營圃偶成五首

樹石

築室

雪中同呂甥止宿山家主人乃舊宮監也

冬日同襄兒止宿經汶山家

春晚齋居即事

春寂廊偶詠

喜晴

携子亭坐

荅周野王

荅贈趙肩吾中舍二首

春寂廊秋日即事 秋曉

家東 家南

家西 家北

晚至村家 冬日庄居即事

郭百原學博落第後過小東訪二首

同策鉉兩弟遊中山寺二首

秋日軒居 信步

賦得秋海棠爲朱允脩庶子作四首

壬子除日都門作二首

寄呂甥玄韜時備兵懷慶二首

送別左用聘守涿鹿二首

夏日出城送客止慈心觀上人禪堂

苦雨書懷簡阮澹宇博士四首

雨後夜坐

茅太公壽詩太公爲兵部郎五吟父四首

冬至齋宿入翰林志感

晚出左掖

頌曆入 文華殿

早起入直 喜雨

舟望 青山寺

阻雨

賦得相關無俗事四首

破悶五首 發灰埤驛

脚痛戲成 晚行

晚抵白溝 泛舟勺園作

又得夫字 寄高平仲

方母節壽卷

并天先生詩集

同曹大器甥夜飲允寧舍中

題水雲和尚卷

黃山人仲宜客米仲詔湛園持卷乞詩賦此

以贈

題黃山人似巢居

丙辰春日送楊茂仁之官定州四首

與趙無聲解元 壽育原

寄子

冬夜同王伯止李季重齋中小酌酬伯止見



詒之作

冬日西郊

雨後入朝

賦得我愛石詩好贈李木五首

夏日雜詩六首

秋日同房海客丘介子過草橋王園賞菊二首

齋居偶作

袁小脩廣文之官徽州

劉敬仲以穆仲裕集來徵輓賦以哀之

浮來先生集

三

忽忽

夏夜同沈宏所姚岱芝楊汾隅顧綸堂集房

海客齋中時余方止酒

送黃仲宜出塞

病起

鏡園泛舟分得亭字同者爲李重淡師百世

三丈

秋日孫客部署中晤周龍侯余二十年交也

送林碧麓少司空先生歸里二首

初入署

七言律詩卷之一

泗水道中

內兄子伍伯愚自礪山過蒙作此送之

郭百原移樽出祖 癸巳除夜二首

喜雨呈王栢山

寄邢子愿

雨後登樓

晚對亭與徐居之坐談

送君夏陳先生還試江南兼以請政長卿

過富庄先太孺人故里

浮來先生詩集

目錄

古

寄郭百原讀書東臯

鳳山新壠居太史公者十四年矣墓木拱而

向園丁酉秋日以試事告別泣而賦此

同呂汝成王木仲劉白二君飲朱荷華館

出京後有懷都門故舊

平原道中

寄江繼非

寄郭百原

己亥九日

登樓

出郭值賈之拉過南竺

得那子愿書

送錢憲使還冠城至南竺禪院更留三日

同王李二茂才如別業觀漁

送楊茂才

過青州

過濟南二首

連明府招飲南竺

九日與友人同飲龍岡禪院時余將赴都

晚發平原懷趙義文

卧病都門示王木仲李尊尼二首

同呂汝成兄弟遊草橋地爲元時舊城

寄家先生書

主

過苗生別業

遊慈壽寺

寄蔡弘甫

廣川晚眺

曲阜道中

過穆陵見海上諸山

泰山道中

蒙陰山道中

山中聞王德懋項穉玉蔡弘甫余兄孝與呂

甥玄韜同入中秘二首

東安城

寄苗君穎

秋日田居十首

冬夜喜顏水錫翰過訪

同楊郭諸君小東園晚眺

冬日田居八首

得家兄書

展墓黃山有述

馮德韞以澤守入郎司農澤故先太史公舊

遊地

朱公子席喜雨同陳光孺劉惟道作

留別馮用鳴

辛丑春日同朱允脩太史飲呂汝揆公子家

觀其書畫

寄家先生書

主

贈秣陵李山人

夏日同周野王高重晦秦質之夜過小東園

分得峯字

客青州寄懷楊茂仁兼簡百原時茂仁遊太

學

送人從軍關中

東莞道中

訪友

一區

酌馮季韞贈余見訪之作

寄周野王

壬寅初度

曉望

獨坐

初春出郭

病中

病起

山行

艾山莊與楊茂仁別業近也喜而有寄

過白佛寺

辛丑余上都門江繼升作二詩見懷病未能

答癸卯秋日憶繼升當寓濟南賦此報之

二首

邢大司馬別業留別邢養敏

浮來先生詩集

目錄

寄李季重進士

呂甥給諫久未拜命作此訊之

寄呂汝成

李季重得第歸娶赴任夏邑因寄

喜伍居圖過訪二首 東莊晚歸

寄周野王

大雪山行

除夕

余與周野王定約遊江南諸名勝因訪屠長

卿於明州歸而掩關人間事盡矣余以婚

嫁之迫不獲如願野王遂爲江南諸名士

所拉讀書金山寺中且完前約余既負此

良會又失一野王於其行也爲之慨然作

二詩送之亦以志悔

立春日董明府招飲同王季禎秦質之二進

士

見郎報舍侄光國以皮林之提得官二首

三月三日

七言律詩卷之二

浮來先生詩集

目錄

齋居

右轄景孟劉公展祀先隴賦謝

睡心齋雜詠

右焚香

右學書

右打坐

右臥遊

右種花

乙巳夏日讀白氏長慶集因效其體八首

白佛寺訪高楊諸子值其已去

病後過小東

寄吳采子

病中偶述

讀楞嚴經

又得吳采于書

寄江繼升

同李韞家兄登城

同李韞過南竺

丙午冬臘余上春官家兄作宋語送之因和

其韻

冬夜來青樓司趙季卿賦

元宵日呂汝成邀飲燈市同馮源明宮庶呂

玄韜給諫二首

廣川道中

贈陳進士十洲

石樂吾至蒙

齋居卽事

蘇東先生詩集目錄

九日登城樓

家兄山居二首

冬日陪家兄孝與訪湯茂仁於東筦二首

烏

燕

飲秦木成山庄

從秦木成飲醉歸馬上偶成

營小東山園雜詠十首

寄郭百原廣文時任膠東

丁未初度偶成首句用白傅語

戊申元日試筆

余丁未冬日有贈安徐二賢良過訪詩時安

以大名之任故先寄安今得徐書以爲有

異同也復有此贈

同呂汝成飲燈市後過蔣中舍與吳李諸丈

酌

秋日臥野芳館治諸圃務時復登眺悵然命

筆

秋日隱空樓卽事

飲南竺後又同木成過其山庄

蘇東先生詩集目錄

冬日沂陽道中偶成示茂仁

戊申冬夜訪李韞於怡園話舊因憶其宗伯

尚書

大風

早起小東卽事

已酉春日過白佛寺有感

從好

晚對亭同孫元彬小酌時元彬至自任城

余與同年王肖乾原有遊海之約會營小東

不果作此寄懷

戲簡楊茂仁

貯清軒成與孫子元彬及兒輩日相樂也卽

事賦懷

移榻晚對亭

送外弟秦木成應省試木成是質之弟質之

與余幼同學有璧人之目云

初春出都城同呂甥賦

房山道中馬上望見塞北諸山感賦又示玄

韜

序宋先生詩集目錄

三

雪後同呂甥相二姊新兆泣而賦此

周子寅座中贈王季木

春夜同王季木周子寅飲易海客宅

河間道中寄呂甥 今日

春日喜高平仲過小東園

十姊妹花

鴈字詩十首 有序

晚望

光國大侄以轉官過里時家兄予告居鄉病

中漫賦

病中不能送大侄又賦代別二首

送高平仲之遵化覲省因過都門

同侄輩飲質之木成家

得曹純原觀察書却寄

先觀察公往授經羸博之間曹明府先生其

高足也邇來六十餘年矣一日晤孝廉陶

省徵于友人座上問之乃先生諸孫以先

生嘗從外氏姓今始復云

庚戌除日

序宋先生詩集目錄

三

冬日登來青樓樓舊爲先太史讀書處今以

祀觀自在

病齒

春行

清明

輓王木仲王德懋二太史

悼亡之後赴兗州途次有感

過五台村山寺感舊 卞子庄

晚過曲阜

石佛

齋居

雨後

亭上

七言律詩卷之三

屢書招平仲不至詩以促之

寄江繼升

寄周野王

上李大司徒

寄錢心卓先生

懷沈太玄先生二首

秋夜

山園十別詩

有序

春寂廊

貯清軒

寄樂堂

晚對亭

受月臺

序來先生詩集

目錄

咀華館

為藥欄

隱空樓

蒼然閣

文集櫝

周野王得雋志喜

送別百原之焚陽

山園感賦

過艾山莊言別

壬子秋日過平仲舍

懷茂仁二首

又懷野王

一之日湯賦

落花詩二十首

題錢貞甫萃芳林

將發冠氏同貞甫飲恒岳文漪館留題

高陽道見月

高陽承孫愷陽太史過訪贈之以詩

送趙平甫謫官還東蒙

得汝成兄書念余客都門之苦却寄

送朱允脩官庶請急東歸

下第後陸壯部過訪有贈

送于長文中舍奉使東歸

送吳對庭視山東學政吳昔為曹州守

直中書有感

序來先生詩集

目錄

同元靜初給諫張憲松侍御張海陽王元起

傅昂卿三進士飲孝廉君頴水園

雨中入直寄懷李大司徒

寄宋侍御

秋日重過觀心上人禪房

送董聖禧還任城時余有卜居之意

中秋前一日張憲松侍御以雙鯉斗酒見詒

走筆謝之

聖節早朝

送錢麟武太史請急南歸

冬夜夢作山園樂事詩不成醒而賦之二首

元靜初給諫爲亡室作狀賦以志感

除日簡王季木

春夜與季木坐而誦其所爲詩者

春夜同呂甥自燈市步至御河時余將出都

又同呂甥赴苗君穎之約是日大風

出都

留別呂甥

平原道中

寒食長清道

海友先生詩集目錄

二五

靈石

晚至上方

登岱八首

有序

到家

甲寅至家後過小東二首

贈李恭甫

南遊

董婦哀詞

濟寧汎舟同張嚴二文學及諸子賦

夜泊迦河

登觀音閣地在沂邳間

舟入黃河

舟宿淮南

寶應觀音閣

揚州

龍江驛

江東門二首

金陵同里諸丈招飲楊園

毘陵訪吳采于因過其水北園二首

句庸道

和申玄渚同卿見贈之作

投贈吳世子

丹陽

返棹

呂將軍邀飲河房同張存肅奉常作

海友先生詩集目錄

二六

天寧洲

金山寺

眞州聞馮用鳴寓維揚遣使訊之

李順衡中丞

過臨沂訪野王不值時奉使秦中

寄元靜初給事

寄王季木

寄楊茂仁時得官不赴

無題

松濤

蝶粉

梅花

花影

秋柳

燭淚

香塵

雪夜同秦木成飲趙平甫園居

七言律詩卷之四

沂陽感舊寄茂仁

早發穆陵

濰縣道中

東萊陶明府招飲時元宵前三日也

元宵宿密州署中

和家兄雪中險韻詩

再賦兩章仍求屬和

別孝與家兄

用韻答王季木

雄令王維則招飲城壯玉皇閣

將至京喜見呂苗二君相迂之使

贈劉幼孫

贈曹允寧

徧歷勺園詩以紀之二首

郭百原罷官後寄之 並蒂牡丹

送翁完虛奉常冊使德藩兼懷舊遊

贈曹育原問承允寧兄

夏日同張卓吾元靜初二給諫謝亭蘿焦衡

止二兵部暨呂甥飲定園

用元靜初韻答高衷白民部

又用前韻答邢養敏民部

飲定園和元靜初見贈之韻

泛舟勺園得紅字 贈友人

寄趙季卿 題曾太公真

送別曹允寧觀察中州二首

寄王季木 重華宮

古佛堂

將出南內又與丘房二君飲玉河橋上地當

重華殿後之東時閏八月十五

東省益起因憶兩兒 乙卯九日

迎仙亭 壯臺

贈楊壯之大行 壽曹太夫人八十

丙辰制科友人實爲勸駕既而落第感賦二

首

寄馮德韞叅知時脩兵邊壑

寄申玄渚

夏夜飲苗君頴水園同恭贊之祠部



李季重差竣東歸作詩憶之

夏夜

萬曆丙辰歲豐詩爲定州宋守作

病中簡季重

海淀舟飲同李漱玉方伯賦

高梁橋

秋日感事

送姚世所侍御南還時有悼亡之感

寄高孩之時脩兵婁東

送李尊尼令邯鄲李先令邢臺

清江雜錄

一

除夕感懷

清明

弘善寺看柰花調于長文

春日韋園同石詹簿于中翰

得房海客書二首

暮春同質之止宿苗園

舊第看花

光國任以兵輓栗徐州

王季木卜居峭湖跡爲避人情非隱市因以

陸放翁何處飛源可避秦之句倡始爲詩

六章余雖才謝王維頗亦病同馮衍拈筆

和之如其數六首

雨中同季木七多齋暢談分得書字

于長文使蜀

米仲詔之清源

苦熱

放言示季木

長安雜詩十九首

劉百世招飲鏡園同吳福生袁小脩宋百亨

裏兒東歸

又寄孩之

冬晚即事簡季重

清江雜錄

一

三

立春日用沈宏所侍御韻

寄郭同竹岡卿爲先太史門人

與季韞別八年戊午春夜會于燕邸不勝今

昔之感已出其新詩共季重季木讀之

春日俞仲茅齋中同周聚九共聖初二首

都門送別馮季韞之交河

和姚詩二首出山別友

入都懷感

破悶

寄李明馨

季季重使遼

王季水歸自秦中

來陽伯齋中同何聖符王元重

黃仲宜作迎秋詩以平字爲韻屬余和之

雨中王五哥朱三哥與移兒會文

求歸不遂賦以志苦二首

元夜

張翔溟請告東歸

哭光國大侄

金海

劉百世作今西鄉

成元岳捧冊韓藩

西便門眺望

洋東先生詩集

卷八

五言排律

三

登青州故城

輓鄧庭訓孝廉二十韻

過穆陵關

三

四言絕句

古怨歌二首

五言絕句

青州歌十首

訪友人山中四首

夏日絕句

又山絕句

棄婦詞四首

王元起副室舉子作詩調之十首

江上詞

繹幕園雜咏爲宋司寇作

小隱堂

白雲樓

容膝軒

白衣菴

歲寒亭

問月亭

錦雲窩

聞籟亭

釣磯

亦蘭亭

洋東先生詩集

目錄

不如軒

攬輝臺

惱恨歌二首

六言絕句

四十首

有序

七言絕句卷之一

春日同李恭甫秦質之過浮雲館看花作二

首

邊曲四首

送憲使錢丈還冠縣二首

題畫

都城元宵曲二十首

寄孝與家兄六首

青州齋中雜詩四首

久寓艾山頗悉田家之樂語雖涉俚往往實

際積久浸多不忍棄也取次左方庶有同

好者二十四首

罷釣二首

古意二首

游仙曲十首

周野王及仲晦諸子送至湖村留別二首

口占二首

濟東先生詩集目錄

三三

山中有聞信筆紀之不必傳也四首

出廣福寺又成絕句

夢騎驢戲作

寄同年元靜初司理淮陽元先任荊州四首

夏日

從雉岡下望小東深處

季卿爲園齊門之右書來盛道其林池之致

作此寄之四首

丁未夏日小東園避暑四首

丙午春日過馮宗伯先生舊宅二首

浪淘沙四首

靈岩四絕

二言絕句卷之二

讀岳少保傳

東郊二首

天亡姊詩六首

閑咏

戲代蘭花嘲牡丹

代牡丹答

小東園送蔡生還同安

曉眠

晝眠

雉岡散步

寄商河宗侯四首

濟東先生詩集目錄

三四

夢受空上人

齊寧歌六首

題丘長孺卷六首

咏牡丹三首

魯橋舟中三首

下邳舟中二首

夏鎮二首

漕河曲七首

即事

清江浦

東武道中七首

乙卯正月夢于鄉中建一新宅門對三山作

詩云云

鄉平道中望見壯湖疑即季本所遊處

西苑道中聞老宮監語有感二首

同房海客呂玄輅過徐眉齋觀其先文貞公

遺壘晚出歌兒行酒作三絕紀之

病中漫述二首 書所見

梅帳爲陽武侯薛中涵賦

供事 文華殿二首 供事奉林庄五首

省中詞七首 正月十六夜

讀蒙齋筆談 近作五首

晚院

浮來先生詩集 目錄

三五

春日同房海客過萬駙馬白石山庄四首

郭水部歌兒素芬二首

長夏無事齋中漫語四首

送友南歸 別茉莉

題畫

浮來先生詩集目錄終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龔 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五言古詩

寫懷

生人三益成死骨速當朽予生志無垠介然寡與  
偶一已爲鷄肋一已爲牛後結廬枕南山世網遂  
解敢云訪三茅欲期窺二酉源深流乃長翼高  
風積厚所以泰山岑托根非培塿

其二

涼月簷前明晝長宵苦短微雲掠蹊星半壁流河  
漢徐徐奏商歌東風翼人煖夕無適俗心奚言喜  
非晚羊裘自輕輕鹿車任蹇蹇淡泊足怡志寧計  
豈憚遠咄嗟喪世風一塵竟難染

其三

丈夫貴有朋立志良在獨古有高尚人托迹在空  
谷矯厲男子心豈能效局促大雅澆散來羣議空  
壁逐倏倏無全牛冥冥徒訟鹿高者管中斑下乃

屋下屋作者固有心成名豈在速始雖兢浮名終  
則犯十目所以姓梁人徒爲世間哭

暇日檢晁文元公法藏碎金愛其語甚有致

槩括成篇不覺貂續

出世亦有法此法大難全升彼極樂國振衣閭苑  
巔導之以仙契而又入於禪仙中有真樂高蹈躡  
雲烟禪中樂亦真翼絕超人天寄語襍穢子何時  
出重淵

其二

處世亦有法此法詎易致致養氣與精舍和復孕  
粹導之以醉鄉而又入於瞻醉中有真樂陶陶何  
茂遂睡中樂亦真栩栩相遊戲無爲善與名環堵  
有至味

其三

玩世亦有法此法未易了和光與同塵天倪時自  
葆導之以嬰兒而又入於老嬰兒有真樂適適在  
襁褓老人樂亦真事事離煩惱嗟彼羈紲流束縛  
自云好

其四

避世亦有法此法良難許  
竊今復冥今罔象可與  
語導之以爲鵬而又入於鼠  
大鵬有真樂軒軒九  
萬舉鷗鼠樂亦真飲河不盈  
取勗哉真人言是爲  
養生主

贈吳采于詩二首

爾祖振清流英英起南服  
奏賦明光宮天子刮其  
目憲伯大吾家因循繼高  
躅譬彼芝蘭具味一  
何篤太史古遺直抗疏禍  
亦酷皇考與黨人一麾

卷之一

五

二

遂雌伏龍劍雖沉埋餘光尚  
離陸渾吏會延津精  
靈射黃屋惟爾能文章第五  
收杜收吾兄步且趨  
偃蹇屈余螻窮通會有時  
遇合何不速孔融慙通  
家王謝差高足勗哉奕世  
心勉旃慎幽獨

其二

爾才非等夷爾貌朝霞舉  
爾有松竹心頗瞬以目  
語顧余屬前茅敢云共狎  
主誰知片言中竟作千  
秋許大雅委荆榛此道棄  
如雨謫劣予不辰爲力  
止一羽况無順風呼泌饑  
樂林墅捧檄觀人文范

茫竟誰與得子若重淵慙余類小褚  
世方重榮名  
吾道斯焉取與其桃李蹊春華一朝  
視寧爲松柏  
風亟霜不禱縷託契凌前修慎交故  
礪礪豈無擁  
簪資同稠在爾汝願子盟素心守之  
若處女

古意

中庭有芳樹靄靄垂層扉  
豈無斧柯力愛此娛清  
暉上有黃鳥鳴日夕交  
交飛壯歲頗聞道無田  
行  
賦歸斗酒且行樂但恐  
綠陰希

其二

卷之一

五

四

朝上古城臺遙望桑泉渡  
不見車中人文軒夾廣  
路高標導清塵行者不得  
顧獨有披裘公長歌當  
晚步習習谷間風陰陰  
巖前樹莫論沉與浮濁  
醪  
清康瓠策足求輕肥茲  
事久已誤

其三

少年志湖海一擲千金多  
竭來厭行役稅駕栖山  
阿遺城傳漢晉廢堞帶  
松蘿種黍百餘畝伏雌  
兼  
子鷺拍浮綠陰下引滿  
斟巨羅兒女笑我前不  
覺  
外顏醺雖無食肉相聊  
解拊缶歌回首長安道  
風

塵倦鳥過

其四

我家東海邊曾聞魯連事射書全聊城立談却秦  
帝平原進千金揮手棄如敝丈夫非辭榮知稀良  
所貴吾其斯人徒千古有深契

東鄰

有客城中來叩門聲甚速不聞應門聲但聞吞聲  
哭倉皇問斯人何事相迫蹙里人前致詞官法不  
可觸我有二頃田輸銀復輸穀昨日入城去有吏

洋溪先生詩集

卷之二 五言古

五

五言古

頃其目但云賦更加給我以空牘逋賦屬阿誰吏  
頃一何酷實緣得五千盡數納官牘官牘銚稱鉢  
千萬亦不足寒家有此女額邊髮初覆五歲學打  
鴨十歲能成服今當償官租豈能念骨肉阿母牽  
阿女燈下聊致祝明日券書來即同登鬼錄不覺  
長哀號遂使丈人督余忽聞斯言捫心淚簌簌回  
家終夜間輾轉轉吾腹

夏日

白雲冒青山相錯儼如繡空翠杳靄間林烟落虛

脯華堂非我居茅屋豈嫌陋竈頭揭新醅相邀悉  
親舊開襟恣所歡草坐無先後既非市井人但說  
桑麻茂一往情既深五窮詎爲寇無生退轉心人  
事有倂慙

其二

本無用世略終當學沉冥上書既報罷不如卧林  
垌結廬負城郭方期採參苓草堂接蔬園榆柳半  
天青長岡圍雉堞曲徑隱茅亭汎汎池中鷺纍纍  
原上陵鳴雞出深巷汀草晒魚脊幸無俗慮禡頗  
得任醉醒問君何爾耳天地一浮萍

雨止

雨歇衆芳幽峯雲半起伏遠樹帶重岡秀色新如  
沐忽聞黃鸝聲交交出幽谷科頭披葛衣杖策步  
林麓空翠撲人來飛霞仍可掬濺濺石溜響遇以  
濯吾足况有素心人相將越川陸已看芋栗收漸  
喜田疇熟班荆坐輕陰松風起謾謾所志在炒藜  
真不願梁肉濁醪有瓦盆何事絲與竹携手咏而  
歸頽然醉茅屋

秋日答周野王見懷二首

商氣轉林泉望望皆蕭瑟寒雲送哀鴻使我勞心  
惻我我松入雲齒齒石衝泐飄飄落水風荒荒西  
日景故人久不聞緘書道相憶相憶良匪他但爲  
知音息與君別離久夢寐見顏色俗子雖云歡難  
與抒胃臆大雅良獨難感嘆情何極

其二

與子結神交十年今已往每勤命駕心空作高山  
仰竭來會小東使我神魄爽高譚出河漢眞誼驅  
颺颺呼童進茶瓜解衣睡蒼蒼豈以傾蓋間遂有  
斷金賞自從去瑯琊中心實養養不因絕調希誰  
作千秋想書來訴窮文字挾風霜響吾世得斯人  
心期固無兩慙慙訂要盟游道慎勿廣

夢王水仲

相去隔暄涼窅然斷飛羽爾造承明廬余就桑泉  
許如何肺肝言向我樓下吐氣宇猶英英意色甚  
踴踴慙慙叙別離倉皇道勞苦前時散筵言一一  
爲我數墮者不必頗破者仍當補須臾一蒼頭維

然進慈菫君爲加一餐余轉疑疏齒進前將君鬚  
悲歌撫其股留君轉悽其含淚出我戶猶記上馬  
時末力戒余弩醒來涕盈盈寸心幾欲腐

望華不注

誰把青蓮花半空挿晴昊日射琉璃殷雲開蒼翠  
掃根與天孫連勢壓徂徠倒四顧惟平原峯紋靡  
不好俯視齊州昏林烟曳如縞云胡求仙人送往  
上蓬島所以太白翁欲向此中老余亦斯人徒探  
奇事幽討恨茲塵鞅牽何時拾瑤草

懷舊詩

余蒙僻在山中若與世隔然余自蚤歲卽  
喜道海內聞人適有天幸得與計偕又  
以家聲臭味納交於一時諸俊逞逞惠  
而願余無以應也甲辰之役三擯禮闈  
悵望人生終焉於此然交知中時以尺  
一見投緘詩慰藉感余疇曩不無耿耿  
因爲懷舊詩其得八人或里中姻婭情  
切弟昆或寓內賈蒙交孚一臂然皆余



之所爲誦說而心慕之者也雖有顯晦  
兩途率以情之久近相次於左

楊太學茂仁

楊子熱心人結交在蚤歲豈以婚媾盟所重乃臭  
味憶余方茂齡往逞加訓誨督以企前脩勉之無  
中墜古人重韋絃取誠猶有類自吾得斯人高山  
發深喟

郭太學百原

夫君有道徒深心陋凡鄙清濁非澄清汪洋失泥  
滓浩氣窮不渝履道直如矢相從二十年事事嫺  
君子趨來好巖居清風益難擬斯世已無邦豈爲  
貧賤耻

馮太學季輶

北海馮季子容貌真天人稱詩迫何李結契同雷  
陳憶昔游稷下雞黍情慙慙方圓爲余畫意氣爲  
余伸慙此他山質有覩配南金邇來隔閭閭君躋  
我沉淪

邢太僕子愿

先生稱好士折節取雕蟲梨丘一傾葢片語開童蒙  
蒙舉鵷鷺家釀烈我小友中區區敝帚言得君如  
順風大巫不見軋薄技推先客何時掃函丈布席  
御猶龍

王木仲太史

王生跡太奇胷中挂二酉一揮千黃金振筆獅子  
吼所目無全牛時時握予手爾倡余自歌我稱君  
先走逞歲明湖言千秋在其口今日異暄涼誰爲  
吾畏友

李季重明府

李郎鄴侯資雙瞳湛秋水筆散天女花論破莊生  
鬼所志在班揚而不問明晦長安接談鋒未破金  
湯壘世人慕驚棲君獨杖馬筆薄視承明盧茲事  
一何美

吳采于中舍

延陵有大雅質朴同先民鏤削鉛華盡恬愉皮骨  
真通家三世久好我意更新雄文類玄晏高契託  
玄賓自從離群來入書何慙慙相思隔江潯悵望

沾衣巾

王辰玉編修

壬子嶽山人發言若河漢高談啟後人既昏得重  
且豈以菰蘆間乃有棟梁幹紙上萬花生胃中五  
車爛一臂托深心尺書非汗漫每聞忌者言紛紛  
悲斥鴳

安撫

前年計偕時匆匆驛樓下有達官人叱我令避  
馬今年落第歸郵籤貴人假我亦驅役徒我亦驛

天女之音

夫之二 五言古

五言古

五言古

中趨湯沐有厨傳給事有僕夫須臾登車去見者  
避於途大笑憶前事居然一故吾乃知萬物理榮  
辱豈足論役夫夢爲帝溝斷破爲尊人有貴賤思  
貴賤何曾真

見病者

貴賤雖有殊病來理則一賤者供奉稀誰與檢衣  
食貴者多在旁勤勤相服役如何貴公卿往往賤  
奴隸但知事鞭撻不肯問瘡痍一朝伏枕上始識  
苦樂齊及其身健日疎踐如犬鷄孰不有肌體孰

不欲和平將心兩相度無乃慚隱生願得病時意  
一體賤者情

苦雨

積雨草不煩秋禾半枯秕人事無良圖天意又復  
爾少年治文字車轍無停軌中年頗倦遊汚邪賴  
經理豈以十歲間半菽不入齒陂塘盡游魚田疇  
但荒址四顧無人聲十口餓將死我躬不遑閱何  
暇問妻子長嘆立柴門踟躕自搔耳

軍需使

沈來先生詩身

卷之二 五言古

五言古

朝發雄州城塵迷白溝道使者喧呼過役徒跡如  
掃太倉十萬金塞上備芻橐自從軍興來士馬未  
宿飽吾聞軍中情慘淡令心擣天子念蒼黎帑帑  
助征討將軍但身圖問遺朝中老誰知輦去金且  
爲篋中寶輦去還復來當途嫌不蚤往來旬日間  
驛卒增煩惱

籠鷹

高林置懸籠本爲羅黃雀饑鷹不得食來往樹間  
落顧此籠內禽可以恣搏攫也舉心若疑棲遲勢

如却左右盤旋間翻然駐雙脚目眩不能持側身  
入籠絡黃口啾啾號毛羽肆吞嚼飽食未移時欲  
轉凌霄霄糾纏下復上垂翅須摸捺余家兩奚童  
奔命大歡噉何如逍遙鵬隨意翔寥廓何如眇莽  
鳥耳心棲冥冥戒之世上人勿謂籠中樂

雨後

苦旱若調饑得雨似新沐一夕心魄清况乃經信  
宿四野開樵歌千林散花馥曉起披衣行飛烟挂  
林麓語鳥聲轉嬌明霞燦可掬秀色綠然來爽親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三  
撲茅屋簷杖臨高臺憑欄覽谷爲農穫可期  
歡酒已漉命酌解衣冠雜坐偕樵牧不求長者車  
且免荒年穀蔬果供口實桑麻代爵祿庭際鷺鴨  
喧池內魚蝦足閑來卧竹床浩歌鼓吾腹

營小東園述志

彼天生蒸民有物則有志違土思與朝會夫亦殉  
利下至聲色場迷者從所嗜既展勞何如稽鍛暑  
當遊樂之不謂疲吾惡以其類原田盈一成崇崗  
巖三維谷徑曲以幽山容秀而媚雲霞最薄林依

倚峯巒勢經營百金資未竟家已匱常語賢哲嘆  
詎免妻孥喟愚公安其愚而不改初意解譬慰妻  
孥得無勝游戲非徒倉箱空兼使形神斂耕鑿一  
壑中聊以畢吾寄

晚對亭

結亭臨高臺下以瞰南畝蒙羽當其前橫空綴珠  
斗鬱如虹亘天矯似龍驤首桑泉衣帶環往往撤  
兩肘力之助池泉噴作雷霆吼掩覆借高林映帶  
植垂柳野花編作籬密樹疏爲牖振衣雲滿身長  
嘯風生口勸客啓雷尊浩歌拊土缶機忘鷗鷺群  
名忝漁樵叟既解天刑改復頌世網紐無營不慕  
禪適興亦非酒遨遊下上間所遇靡不偶

隱空樓

有空空豈存無空空何隱空在有無間達人窺其  
朕爲樓實丘園稍稍施欄楯上以矚雲霞下以臨  
溝畛婆娑綠陰中自解絺衣矜顧茲大造期撓挑  
須臾盡我生志無涯聞道苦不敏偃蹇避畏途棲  
託寄虛牝但使知者希豈顧見者哂哀哀衆生流

所操胡不允得如毛遇風失若包藏筍高則天飛  
龍下則泥蟠蚓當彼赫奕時或謂自天隕一朝隨  
運終羅雀誰相閱豈如環堵間作息安其蠶吾言  
良不虛更思金谷引

雉崗

昔人城此地邪郭同甌窶猶餘兩三版斷在綿山  
頭柱礎藉蔓草瓦礫橫荒陬窪者儼如塹隆者疑  
爲樓目前有代謝安問漢與周憶余初來時崗勢  
僅一杯茂草值樵採沃土當陶培丘陵發殆盡往

往逢惓惓意欲舍之去忍被達者羞經營十年中  
籬壁稍稍脩以此及肩隴蔭被濯足溝鹿柴樹僻  
壤瓜田列平疇陂陀構懸磴偃仰隨清流茅屋頗  
森爽目與四野謀今人行樂地多是古人丘古人  
及今人相去如春秋孰是管弦地而非孤兒遊生  
死同一窟胡分明與幽陋哉漢魏主所見猶藏舟  
新豐歸魂魄銅爵命歌謳一朝長寢去四大不能  
收何况所懽悅乃能遂綢繆後人來居此亦作余  
解不

野芳館

俗韻既不諧野心老彌篤豈以華屋中而乃勝鄉  
幽空谷非云嘉景物差不俗我家受姓來金紫代  
相屬及余遭閔凶先人早無祿哀哀一家人含辛  
事畚揭賴有天幸多姓名復見錄十年赴公車皆  
同羝羊觸短髮難把梳澗步漸蹉跎雖無台鼎階  
亦任州縣僕顧茲偃蹇質難以佚躋躅一往投長  
林宵然棄六慾笑彼彭澤翁猶爲五斗粟高館枕  
廢墟曠覽趣遐矚野鳥聲喧囂山花種繁縟朝雲  
濕落英幽香藉重褥一覺遊胥庭三餐飽南燭白  
眼看時人勞生何趣趣

贈楊生豹孺茂仁子

猛犢必破車要在順達路良馬必留蹄久當自安  
步不猛亦不長局促何足數楊生所弛流罔駕亦  
同頑矜視既不凡笑啼亦有度嬉則多文章誦也  
忘囁怒願勿規達人多爲稽阮誤願勿闢玄宗誰  
識老莊故况彼里耳儔溢言滿其噪所憎寔不容  
瘡痍生媚妬我言良非欺暇當問而父

贈趙和甫

高士起南州深心會初古秘義豁冥趣金篦抉羣  
翳大道感多岐念之令心腐佔佔里耳儔競入功  
利府爰育上根人宗門爲鼓舞細若抽牛毛利同  
泰乃斧灌頂沃醴酬哀梨快咀咀忽如衣旃表煥  
然易章甫余自慕道來參求多齒莽豈期簡編中  
乃得襲氣毋肯宗首楞微知陋考亭補白沙與伯  
安一一若可覩吁嗟如斯人乃與終灌伍

石類二生讀書象山過之偶作

泠水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二

二子躡奇踪名山恣幽討深心滙典墳書聲動坤  
媪溪流瀧門前樹實垂榛棗縛帶命奚童落花帶  
雲掃村靜午鷄鳴峰紋撇晴昊茶瓜雜橡栗進食  
亦已飽近代及黃虞或究或拔考雅語無俗談戲  
論扶鴻寶倦來枕石憇垂雲映蘋藻及門有斯人  
吾將一丘老

京都雜言

孝廉居長安所求在州縣持刺往于人百拜不一  
面塵起雙眼昏興中若胡旋既耻折腰難何不守

貧賤貴人即已嘆我志日已倦猶如木繩桶暫時  
作一片歸來卧室中不樂而瞑眩

讀邸報有感

唐有張萬福叩閣賀太平所志在國家豈其慕浮  
名衆人識君子妄謂此事儉予也每憶之口角氣  
英英國事邇年來聚訟悲老成黨議一已出誰知  
消與涇國寶見新叅謨議正以平如食哀家梨如  
聽上林鶯如瞽得扶老如敵得長城或如疾風掃  
或如殿上爭或笑得怒罵或泣露深情予有同心

泠水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三

友時時見嚶鳴驪珠爾已得浩若驅長鯨憐予病  
且憊有志苦未行讀書遇會心奮欲裂冠纓斯人  
當國步何必問大貞朝廷付公等吾但守硜硜

送翟侍御按遼陽

遼事日已非其說長且久二十年以前取重在功  
首蜚輓百萬資但助黃金肘邇來媚虜人督亢徇  
死耦譬彼三尺童投骨餌獐狗甬能揉眼前誰得  
計反走奴兒伏建州其言滿其口時時杆牧圍邊  
臣復招誘養癰必潰癰舉手似納手嘗聞女直兵

滯萬不可殺斯人豈其徒胡爲苞緼厚近日啟事  
中細碎類蝌蚪更張徧百城無乃壞官守治法在  
治人人否法亦否吾友英雄姿胷中若懸瀏慷慨  
笑談間華夷恣吞嘔畫定報至尊勿云斯在某

除夕與王季木守歲

去家近二年飽食離鄉味爲官一載中半付惛騰  
醉牽纏兒女情滴盡心頭淚潦倒風塵緣折盡英  
雄氣窮忙愁病中不覺歲已易饑鼠窺空庭寒鴉  
攪清睡豈無北闕書恐似衆聲吠豈無南山田耦  
江表先生詩集卷之二 五言古

耕少其類勉強立入朝日夜計休退爾爾好相過  
差能慰顛顛寒燈剝棗栗深談忘夢寐其懷千秋  
圖一壑未能遂前期指白雲比屋分山翠

王肖乾送 福藩之國便道東歸

爲歡無幾時惜別亦草草倉卒長安城無與慰懷  
抱面上五斗塵時時賴滌澡胷中一寸絲往往藉  
抽討不惟醉淋漓亦且謔傾倒忽焉叩門辭令我  
顏色稿丈夫重朋儕况乃相知好離情逐歸帆相  
隨去違道愁來若浮雲滂戕不可掃壯哉河洛遊

未及歸田早我家哀蒙峰爾歸三山島試與約期  
霞往來此中老

壽張君一尊公九十

湖上麗眉翁自是佳期類與世厭殊拘塵緣等旒  
簾讀書但稍解溶若混沌醉天花發洪濛閱甫得  
嘉會令子八斗才第一擺弘對頃刻駟盈門翁面  
不加睥視子來長安拍掌竄嘉內叶都邑盛人文  
但供翁游戲興盡買舟旋子亦奉身退少微羅  
間文昌反其次豈無大官庖不及鱸魚味齋東竹  
絲中好掛班衣璫靜思吾世人此事良不二匹美  
惟揚州喬梓差可配屈指拜序六猶未百歲  
途中漫興

柳色緣于北鄉心深注南氣候有早暮人情慳所  
諳自從出都來見即目與耽麥穗難時雖饑畝有  
負擔處處耕喚債家家桑採藍魚網晒茅屋犬聲  
出烟嵐雅志契山水利涉良不貪從此遠塵市壘  
塩意亦甘回念金閨友曉露盈朝簪

江陵兒

江陵船上見來往船頭戲見彼憔悴容引前一致  
意身小詞旨明欲語時一唱問兒何來此阿翁爲  
母逝母方棄兒時兒但有五歲兒衣是母縫母死  
身無替阿翁屬官身携兒在水次翁不念兒饑兒  
但愁翁醉惡兒夜間啼往往捷兒背兒淚眼擎  
我心腹中碎展轉殊不怡兀兀蒙頭睡

招吳三游蒙山

齊魯重時文雕巧趁心手吳生不其然案編沒兩  
肘祖漢且彌唐搜韓復括柳周子誦爾文使我欲

芥子園畫集

卷之二

五言古

三

反交近復詒爾詩我膽大如斗蒙山對爾盧奇旁  
東郡首不遇登陟人峰巒若孤醜丈夫重心  
爲往杯酒何時拉烟雲與爾爲三友

秋日秦質之庄飲

善人愛秋門拉我坐巖石站站葉飛丹荒荒日枝  
搖樵牧肩雲歸寒烟曳幾籬新逢茅桑柘中語聲時  
客容悲心共爾深執手語嚼甘出處偶然同肺肝  
復能闊觥籌滌浪間往往相偕青從此以往年安  
能數晨夕跼步邈河山上来市島厄酒何足辭

奉鴈乃上策

送熊壇石 卅封崇藩便道還南

江右富人文自昔饒賢哲綽有鄒魯風不掉儀秦  
舌使君豫章材百尺杳無節危詞摧肺觴舉朝畏  
剔抉世有窺觀能君厭如鑽穴亦有索闔才君視  
等飛蛾河清邈難期直廬請先輟幡然動鄉心况  
乃旌旄挈與君結雲霄能無惜離別江水望瀟漫  
江帆去明滅我有送子心惆悵不可說麟閣及漁  
磯達者無優劣願君如歸昌莫羨春時鵠

芥子園畫集

卷之二

五言古

三

誠子

吾鄉有老子少小慕紛華性不問生產嗜肉復嗜  
茶千錢市一簪蒲案水陸加書畫酬丐貨折筭盡  
桑麻不出數年內產業如風花子孫既離析趨逐  
用揀揭行年近七十壯若啄骨鴉匍匐來京師猶  
欲探豪奢趙趙謁貴人衰憤言語差貴人墮戶待  
蒲面餘黃沙東奔且西顧有類失孔蛇一飽絕投  
止食竟又復哇徘徊鄉縣垂首空搔爬骨骸僅  
柴立將委天之涯作詩誠爾言立身無虛誇不然

寧餓死勿至貴人家

王省乾以督餉宣雲便道都城之外相晤有  
在二首

已是故鄉人况來故鄉地面上九仙塵撲眼堆蒼  
翠倉卒傳人中一問家園類云說今年秋不減去  
年瘁床頭五斗租盡付催租吏死徙更出鄉道殍  
仍相積勿言相會歡頻投憂時淚語多意轉親情  
真話無次君今行備邊何以了官事

其二

杯酒勿云苦氣味來自家海錯勿云少亦是天之  
涯盤桓帝城隅陳柳樓寒鴉僕夫捲蓬鬢西風吹  
白沙丈夫志萬里仗劍逐輕車况今西北胡談笑  
睨中華以吾枵腹士撿彼喉天笳昔如蠅螬手今  
如巫弄蛇君將秉尺垂相馭同鵝鵲嗟哉千古上  
表餌何人耶

新婚嘆二首

右圖眼前榮遣妾萬里行懷裏視明鏡一步一慚  
管入門見姑嫜言語未分明上堂拜小姑掩面淚

已傾不憚工織素不苦手調羹但惜蕙蘭質豈能  
對伶俜去去日已遠所事日已更誰道旁人笑多  
于妾哭聲

其二

泣盡繼之血爺孃知不知爺圖歡家貴凡事賴撐  
支孃認歡語實謂言常不離豈料越中烏日夜憶  
用枝倉皇携妾去路盡到無時回頭望中華此生  
來何期愁多不能怨飲淚不知飢行作他鄉鬼胡  
能寄相思

出郊

枯草如病人棲其委路側野菜餘宿青高林淡霜  
色場圃積漸收樵歌不遑息好山挂紅塵譬之人  
邁慙心遠不在地心賞誰能域望望動鄉愁翩然  
看飛翼

李仁宇東歸二首

心知話始深君胡遽東邁狂風吹濁氛達人氣先  
噫國步雖未艱世情詢多恠詎有聳盛姿乃以儕  
管嗣亦無凌雲材能不厭賤裨歸來卧蓬山聊以



銷林帶時事猶可爲風駕支天壤

其二

長安地難居不獨畏市虎長安口難開不獨厭茶  
苦兩人會心言經時始一吐子或和而歌余亦狂  
且舞近代與黃虞經綸與維組九天及九淵燦燦  
若可數君歸狎烟雲深心閱衆甫冷眼覷時情得  
無笑粗鹵我亦慕乘桴好爲辦輕櫓

春日

十日九日風三點兩點雨閉門課兒童揀茶倒筐

江外方名詩集

卷之一

三

管朝報嬾不開朝衣典不取冷樹蹲老鴟空庭窠  
饒鼠南望送歸鴻無由借雙羽

夏夜同李渤海來星海飲何大瀛舍中集群

優佐酒意甚樂也各爲詩紀之

何卽所事佳列伎繁且美鄉音中管絃水調蕩心  
髓腔改館陶倉勢斷弋陽穢主雅席頻更客音誰  
仍詭醞助酒人尊棋對歌兒壘籍文泛甲煎幾混  
燈花蕊東方忽復白群騶鳴馬箠咄嗟長安城茲  
會殊不每

自述

老骨日支離百病攢四體雖不棄冠裳殊爲厭生  
理客至肅衣談客去蛻如委偃仰一榻間醒睡無  
明晦醒但覺神疲睡亦不知美朝飯一甌粥晚餚  
不嚼齒每聽兒讀書如怯敵管壘革帶孔屢移生  
衣疊將毀嘗聞老者言富貴多疾病五十冷儒官  
五斗腐糠粃已自享受難况乃慕滄瀨早晚歸桑  
泉挂瓢洗牛嘴

俞仲茅使歸金陵

金陵比金臺美人與儉父不獨山水妍亦且天日  
素余嘗渡秦淮忘却東家路世子垂簪裳離鄉去  
其故口食溷侏儒塵壙填胃嗟俞生良可人時時  
爲余吐假道息脂輿離若騰山兔但踏鐘陵塵不  
官亦已富弋者慕冥鴻迷入七里霧長嘯無磯頭  
看人賣糠粃

詠懷

有鳥殊其質五彩麗形骸顧盼珍斯羽好學凌九  
原饑食琅玕實渴飲弱水隈振翼時一舉長風吟

里來嗟彼斤鷄群謬習凡鳥猶

秋夜

雨意粟人肌齒擊不能已起來攬衣坐明河樹梢  
裏庭鳥栖未安時時墮松子交疎門籍稀預爲明  
朝喜

ムヲノフムニエイフ

五言古

二二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嘉 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七言古詩

屏山山人歌爲李隱君題

屏山山人志不俗結廬乃傍聰山麓常將聲利比  
鏤塵烟霞性與冥鴻逐少年交遊在湖海一擲楞  
蒲百萬采塵緣挾破傀儡場窅然心向林泉改君  
往聰山七十年君家茅屋凌蒼煙牛羊不事卜式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七 七言古

一

利齒髮何異容成仙邇來足不路城府世事糾紛  
不須數天倪人莫遊其藩對爾終須想穹古我所  
朝心在竹帛君收餘巧還真宅我之染指在榮名  
君將心地代田耕君自長年我異君道流俠少相  
爲群丈夫臭味若爾爾何用同心一一分憶昔我  
年十八時君乘欸段來招之黃花酒醉玄機領絕  
倒酣歌輕薄兒柴門流水當時渡垂柳溪橋挂煙  
霧漁人休問桃花源野夫自識山陰路近起高  
倚西北浮雲望望堪長息入壑低垂岱岳蓮當窓

半落滄溟色山人目此樓中酒爐茶竈何時空  
我欲飛身跨霄去從君一眺千芙蓉巨敖山桑泉  
水樓外樓頭四時以山上雲飄處士衣水邊韻入  
高人耳咄嗟李君世諦疎神仙原自好樓居自把  
丹方向人秘起將白髮凌風梳狂哉我亦幽樓客  
振羽還悲四方窄羨君耳生風欲脫塵中阮我能  
從君方外遊君今可作洪崖拍

壯哉行送光國侄北上 原名桓後改云

吾家阿桓字武子東髮從予學經史一朝頽厥伊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七 七言古

二

吾聲習習英風生匣裏匣裏雙銀照明月簡中采  
采蓮花生千秋志向浮雲決萬里功從躍馬成去  
年別余向京闕手握吳鉤氣勃窣漢家新令選材  
官聞說從戎便指髮今年隻騎逐長安吳鉤漸淬  
顏色丹滿酌揖余爲余舞萬人辟易千人看爾才  
端不合落莫爾心任俠非輕薄談道人間事不平  
解衣看爾餐盤礪有時貫酒爲爾醉委宛譚詩曲  
且遂而翁絕倒我解願少年果建祠壇幟蒙山九  
月雪如花共臂鞬鷹上錦駟據鞍一發雙鵬落人

說前身是將家行行又上燕山路道似弓絃馬如  
兔介子功名屬等閒燕然文字何須顧行行漫控  
紫絲韁且向樽前傾此觴到來白草三邊地不擬  
青樓六博場人言出塞難我言出塞樂但將心事  
慎韋弦不必臨風嘆沙漠君不見定遠父兄皆儒  
業定遠投筆何其俠丈夫有志自有成齷齪從人  
乃爲怯又不見而翁壯時四海名青衫一領紋纔  
橫若得身披白羽箭何如白面一書生

濟南醉後放歌示王水仲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三

王生好文復好俠意謂翩翩凌列缺筆掃千軍力  
拔山橫空硬語何巖嶮憶昔相逢十載前肝腸一  
片爲君熱青天可訴白日昭言猶在耳盟深結憐  
余契分亦不苟相逢海內無其耦意氣常開壯士  
顏結交耻握庸人手才子名成輕薄成嗷嗷罔恤  
謔夫口里耳爭傳泥下蛙世情誰辨喪家狗會爲  
小草出山中携爾公車計吏同時危遇合無知已  
志屈文章偃國工漫言係頸烟支北且理綸竿滄  
海東間來落筆補造化行間錯落千芙蓉今年重

過明湖止短髮蕭蕭已如此聚沫流萍無幾時故  
車羸馬弱爲爾興酣提碎白雪樓濟南李生欺人  
耳吾黨且莫論千秋當時笑殺稱七子湖上荷花  
列錦烟嬌歌急管趁芳辰青絲綰髻誰家女玉柱  
調箏絕代人柳巷紫騮行躑躅菱歌清唱轉精神  
是時六郡良家少疑睎含情意未伸野夫多情亦  
癖絕有時興到不復攝大叫旋呼鸚鵡杯清狂欲  
碎珊瑚鐵笑彼襍蘊子所行多曲折不顧信陵增  
但掉張儀舌世事終歸廣陌塵衆生狂墮須彌劫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四

人生若不飲酒與被統致使繁華倏銷滅王生才  
奇貌楚楚王生工詩意良苦言下波濤滿座驚醉  
來鸚鵡當筵舞吁嗟浮榮不須數碌碌成名竟何  
補丈夫事業在千古韓彭羞與洺灌伍西子東施  
等粗魯如爾文章亦第五嗚呼如爾文章亦第五

海月樓爲李尊尼賦

李生雲臥復愛幽棲居乃在東海邊有時海水蕩  
海月樓中之人心冷然大海茫茫沸東紀古月盈  
盈照秋水神女鮫宮珠淚零帝妃桂殿金鏤啟從

東海客談瀛洲從來廣寒悲素秋乘槎恐犯支機  
石濯魄還疑擣藥愁海中有月月可摘月裏長鯨  
海波隔掀翻藏府小如拳斫倒婆羅不盈尺李生  
如絕貌更愁手持斗酒携雙柑醉時卽向此樓睡  
醒來事事都不堪余交李生亦不久李生論文有  
其口王生大兒汝小兒相顧嘻嘻盡反走結樓似  
卷石介海岱之間舉手邀桂魄俯檻拾蓬山意欲  
狂瀾向西徙直把清光入壺裏李生李生太放顛  
海月一時屬爾矣吁嗟乎世間有成卽有壞惟有  
海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五

蒼蒼古今在莫將海月結因緣且向虛空觀世界  
君不見朝元閣又不見銅雀臺犁成古道令心哀  
昔人白骨已成土今人黃金猶布堦海爲舟兮月  
爲馬李生乘之與上下五城十二皆如斯以假爲  
真直亦假若云樓乎樓乎可未存未央歌安有片  
瓦

傷貧行戲呈連尹

五年上書兩不報反向空山讀真誥四壁徒存司  
馬家半生未改元龍傲清架殘經飽蠹魚山風吹

落一床書襪手滿寒衣見朋柴門時出步當車  
熟胡麻日將肝竈下枯桐已無藥每向鄰翁乞社  
錢床頭米盡空長嘆夜夜催租吏打門新絲新殺  
效饗餐加賦攤錢計何出低頭失笑悲王孫吾家  
授田三十畝半屬汗邪半狼莠晨炊儘畝媿糟糠  
日午鋤禾乏升斗僮奴力作不再食諄語嗷嗷時  
嘆息壯夫對此無壯顏起把圖書向人質自憐技  
拙數更奇少年落拓耽厄區有酒但謀一日醉爲  
生不問千金資骨節昂藏復偃蹇耻向時流作青  
洋天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六

眼謁貴羞爲兒女顏千人肯折豪華簡十室之城  
如斗大白日豺狼當道臥凡庸欲殺李生狂俗子  
皆持灌夫過邇來僻性欲逃禪屏居乃在蒙山前  
結廬愛種桃千樹容膝財餘屋數椽莫向東陵稱  
故侯莫向於陵稱仲子但使囊無蜀郡錢任教賦  
貴長安紙北海太守雅好文念余屬意東蒙君使  
君亦是憐才者邑有黔婁胡不聞

行山中早發

群峰依依若垂黛初日銜山接松蓋溪上流雲濕

詞花馬頭空翠橫衣帶幾片殘霞綠樹邊一聲啼  
鳥村烟外

耳熱歌送周野王還瑯琊

我生好客出天性說向時人作談柄久識瑯琊有  
周生對之試發五君咏蒙山四月瀑布流千樹萬  
樹鳴啼鳩接籬倒着唱而和頻呼濁醪斟滿既聞  
爾少年懷抱好一輛芒屨萬里道曾遊禹穴上會  
稽偶逢桂樹探鴻賓今來遺跡瑯琊城有田負郭  
君嬾耕起呼平頭出門去不喜逢人說姓名周郎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七

七

似癡復似醉周郎才奇志不遂耻向通家問孔融  
祇知世間有劉備據我胡床發嘯歌片瓦槐陰侵  
匡羅蘇李曹劉轉枯骨今我不樂當如何爲君未  
醉耳先熱因君欲去語如咽莫以慙慙把臂歡好  
傷躑躅河梁別僕夫駕驪駒嘶留君不往拉雜之  
手挽絡頭君不顧相逢草草君林誤若歸梅夢同  
心人爲予早記蒙山路

青州苦熱過馮李韞郊居

青州城中日如火平頭搖扇解袷麻朱門公子豪

且華水盤浸果羅琵琶琵琶一曲令人艷忽憶相  
知在芳甸驅車出訪柴都城千山萬壑涼雲生故  
人一室大如斗中有琴書與尊酒論交道舊吟其  
口此中不熱君知否

水漲

六月三日雨前溪沸洪波黑雲幾萬頃倒落桑泉  
河桑泉河廣幾千丈水面濤生似龍象兩崕都無  
禾黍畦一聲霹靂隨輕浪誰家鷺去釣魚船四望  
不見蘆花邊鳬鷖漸與沙痕沒洲渚遙從樹杪懸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七

八

鄰家收麥三十斛有田盡種豆與穀誰知河伯肆  
侵牟水聲不及人聲哭野夫跣足出柴門炊烟盡  
沒原上村田父响响意不得聞說葉麻便失色邑  
中奇政虎不如催科不止將爲魚世間萬事何遠  
爾昨日如焚今如此眼下成虧莫須理煮熟胡麻  
讀秋水

溪上晚歸

晚色蕭蕭淡遠空樹頭樹底殘霞紅四野茫茫但  
烟水月明遙見山礧礧何處鐘聲到野塘白雲一

帶露花香靜泊流沙枕石臥仰視明河低欲墮隔  
溪語笑歸村翁看瓜剝棗行露中牛羊下來爭喚  
犢炊烟滿樹黃梁熟家家向夜掩柴荆漁歌樵唱  
無世情

### 稅駕行

東鄰推牛宴客好老夫一飯復不飽北阮晒禾更  
滿架老夫一衲經數夏兩兒但能任箕箒抱犢腰  
鑣類容叟眼前得失如列眉世上繁華莫開口吾  
聞西方有國不可過熱風尚能知老駝又聞羊腸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古 九  
之險何太爾覆車往往不於此惟有人心稱不賢  
高者青天下黃泉勸君凡事休垂涎才頭浙米刀  
頭甜

### 觀馮用鳴打彈歌

齊門公子好風調結客場中最年少長欽羞彈幸  
舍歌劍術似解猿公妙耻把毛錐記姓名閑來馬  
上縱復橫茱萸錦帶結束好黃金抹額盤龍襖玉  
靶調弓上絳絃蘇合落處人喧闐公子此技直稱  
絕宛轉流星舞飛雪左支右屈勢低昂何殊百步

能穿楊提似驚鴻翻落潯止如地上委輕土一身  
繞作萬連錢握中顆顆明珠圓手挽絲繩不虛發  
大聲鏗旬小聲咄樹裏鳴鳩不敢啼水邊瀟瀟欲  
滑泥是時觀者色欲喪公子盤礴神愈王世間多  
少輕薄兒坐擁肥甘徒抗浪吾聞公孫大娘能舞  
劍張旭觀之草書善果然妙悟自有神郢匠能運  
成風斤誰識此中有深趣枉殺平生好佳句

### 蒙山瀑布歌

吾聞匡廬瀑布稱奇絕亂洒晴空半天雪又聞百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古 十  
大崖頭流水聲千巖萬壑琮琤鳴偶來蒙山意超  
忽對之直欲清心骨晞髮中流枕石眠恍如倒挂  
銀河天起蹇瑤草拾山翠迸却珠光碎復圓是時  
六月天氣靜蟬噪林風響相應已見銀鈎落水簾  
復看鳥道懸天鏡我來深谷人未知松枝拂面薇  
蕨垂武陵虛想避秦處仙子休疑採藥時迷雲倚  
樹不知暑長空颯颯響風雨飛鳥低從匹練明晴  
密遠帶朝霞舉日落山空烟色蒼依然坐我水壺  
傍清波浙瀝流月光月光射水雲錦張悔不移家

近滄浪近滄浪今漱吾齒掬寒泉今洗吾耳如今  
掉頭不復還請從今日遊名山

代秦質之集虛館同友人賦

我因結屋山中住掉頭早逐烟霞去君亦爲廬對  
遠路疎簾半挂南山樹樹頭烟色何蒼茫秋暉處  
處鳴斜陽白雲層裏披青簡黃鳥聲中坐綠楊自  
信平生喜枯槁富貴浮雲跡如掃二子年來知我  
心相逢對酒開懷抱飲君美酒盡君歡興來大叫  
呼釀乾但教釀似葡萄味不問家無首肯盤吁嗟

江東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七

世事良不久早起提携晚分手財虜空爲馬鬣看  
遊人半逐羊腸走多少朱門盡日關等閑白髮蒙  
人首君不憶前年獻賦窺明光軒眉吐氣何揚揚  
一從擯棄不復錄出則無車入無粟俗子皆嫌公  
仲貧奉頭曳尾人轉道有屋但從風雨破有田皆  
作魚鰕鄰二子和光如玩世余也躬耕學負薪曾  
時同醉蒙山月月白東方愁殺人

漫歌行送端姪北上

爾父少年志奇絕振衣常欲凌列缺宛委曾探蒼

水書湛盧手淬風胡鐵誓掃燕然勒姓名不從碣  
石饒唇舌下筆翩翩鳥欲飛論才浩浩河初決曾  
隨爾祖照青藜當時太白陪秋月誰知人事有東  
西六翮一鍛垂塗泥回頭早辦英雄步累足嘗從  
鹿豕棲枯樺影裡尋山叟襤褸烟中學杖藜有時  
高臥讀真誥有時獨坐和天倪堪嗟棄世君平老  
笑笑迺名康伯迷去年偶爲風颺動世人得之若  
屈宋遠使皆傳黑水碑當朝盡賀賢臣誦祇道文  
章用世難誰知詞賦因人重吁嗟而翁亦太奇方  
其十五二十時縱言水擊還非捷即使天飛亦是  
遲如今校書天祿閣偃蹇揚雄何寂寞進賢頭上  
屢欲揮華帶腰間反成縛五斗春來未免餓四愁  
賦就猶嫌惡昨日緘書報我安約余早治登山屨  
我家五子爾最賢爾今成名及少年莫將光景輕  
駒隙好爲雲霄着祖鞭致身莫學爾翁晚接武還  
將爾祖傳顧我生來好踈嬾一入深山事蕭散教  
子惟知勸與率無官何問飽與煖消斟濁酒送君  
行壯風蕭蕭夕陽短爾到京師逢故人道余已似



溝中斷道余已似溝中斷孤落浮沉亦不管

友人有嗜飲者其戚勸之不能舍也余爲解嘲

君不見阮步兵又不見姜咨議一日不飲形不親  
十日不飲飲必醉吾生凡事皆糲糊獨於飲中有  
至味請將飲中趣爲子一具陳古來稱達者大半  
屬酒民酒星上列天文應濁卽爲賢清卽聖文侯  
浮白令始行孔公爛醉能爲疎相如愛飲典醵爽  
李白鱸頭春酒香若逢猛虎應須懾卽使奔車亦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七言古

七言古

不傷堪嗟過客流墳土無復甬杯上北邙我今縱  
飲且爲樂不學愚夫坐蕭索早起攢眉昏未開貴  
庭低頭賤如縛掃我青玉案滌我金叵羅三騶亦  
可對千日不爲多君且矯其舌聽我醉者歌堂上  
熒熒剪春燭紅粉當筵黛眉促倚玉微聞貝齒香  
當歌頻遣蘭膏續長日恢台鎖綠陰水盤薦果浮  
且沉手倦拋書夢初歇啼鶯罷韵甌滿斟自笑身  
爲三逕主黃菊如脂酒如乳問月金壘手漫傾看  
花玉梳應先舉眼前四序忽已非雪花如席簷頭

飛躍猶漸冷寒鷄報匝聲嘶夜獵歸無端忽遇  
心知好握手開襟說懷抱上窺河漢下蟲魚那得  
尊前不醉倒亦有離群與索居相逢話別數年餘  
隔窓浙歷聞宵雨促膝慙慙問報書世上英雄肝  
膽烈途窮無計心先折礫硯難消耳後風醍醐不  
潑甯前熱至若勞人意宿名十年獻賦將無成折  
腰羞說元龍氣濡首惟求叔夜鎗吁嗟不飲直堪  
恹明月清風豈相待但求要路挂時名不料夜臺  
無酒債可憐爲樂當及時可憐一去無還期筵前  
未罷樽蒲采陌上行歌薤露詞顧我今年三十整  
君爲過五華其頂我雖嗜飲意良酣君亦窮經多  
不省一領青衫不下身百年負盡真光景萬事回  
頭似灰冷且莫從人說獨醒

夏日小東園漫賦

小院陰森日光薄古木扶疎似垂幄樽有香醪園  
有花披衣散髮看窠廊今古都從耳熱消暄涼不  
作心頭惡一自携家入小東不羈野馬開籠鶴枕  
簾流雲鶴夢長衣裳挂樹龍鱗錯松葉侵簷礙樽

冠沙鷗戀渚窺蒲葦才盡從他時草咽囊空但教  
妻孥誰水色侵簾捲綠雲林烟浦逕翻紅藥十尺  
山樓解鬱蒸幾聲鳥語除蕭索出向鄰翁話雨晴  
閒來書卷當酬酢每爲留雲氣短牆肯因避世嫌  
垂索炊黍蒸梨計已安世上浮名輕似簪一肩斗  
笠老烟霞縱有三旌吾不博

三大功成歌

有序

今皇帝辛卯春二月西垂弗飭士譁於伍戕御史  
中丞及督兵使者各一人遂據寧夏以叛無

澤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三

何島夷壓朝鮮而軍蹂躪跳梁不可鄉邇越  
壬癸甲乙播酋煽亂侵擾漢川關隴騷動

天子威命將討平之向使朔方不下則元昊之勢

成麟甲不殲則女真之兆啟揚氏弗滅則爲

迷爲特爲知祥爲建可履視也有一于此王

室何利今以

天子旗鼓之靈諸將士戮力之效使瓦解之形不

成萌生之奸遂弭策勲較烈前古所無於是

草莽之臣如竊者雖不得執芻荷橐以備國

牧之司然昇平得於目觀蓬華幸而卽安伏  
處巖栖有不勝其鼓鬯者遂援筆作歌以紀  
其盛卽下里之音不可登於郊廟而方言俚  
語要亦嗣響於饒歌鼓吹之萬一云

寧夏平

軍糧刻中丞礫軍今驕使者梟御史臺前建旗鼓  
殺人轉鬪紅塵囂隔河呼虜虜駢合千門萬戶如  
漂搖城裏雜夷况未徙時時側耳風颭起前驅轉  
爲遊覓死牙城出戰驅龍子賀蘭山外陣雲黃軍

澤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去

中奏伎樂未央胡姬度曲酒如乳漢舞當筵月似  
霜明姝果是能傾國長夜應憐不續仁

天子愀然正西顧將軍從天赫斯怒手決大河浪

捲山身披犀甲軍飛渡將令俄傳不受降檻車急

挽燕山路哀哀野哭徹蒼穹居者樵蘇行者兇用

間祇知招負固伐謀豈忍僂和戎今日區區正爾

法爭言不早下關東爭言不早下關東使我將士

輕易能成功

戰金山

東風吹潮白波立樓船畫壓魚龍驚烽火高連若  
米昏羽書飛報餘皇集十萬官軍截海行天邊洲  
島遙堪拾大將寧論衛霍才飛芻盡向銀黃入萬  
隊旌旗盡日明三韓聲鼓連天急漢王親推闕外  
權將軍踰令神靈戰一戰都潛龍女官再呼真令  
敵人泣狄穴親看灰燼揚馬蹄亂踏頭顱濕誰遣  
波臣鼓鬣狂坐教會長元戎執屬國壺漿動地迎  
轅門氣色光晶瑩節下威儀憐父老軍前牛酒動  
公卿從此箕封仍卜世何愁并服更稱兵漫言翡  
翠羽衣三詩美 卷之一 七言古 七

猶被執

御史勘播州軍前多得囚將軍下溧水江上多新  
鬼一姓相傳八百年往來不敢窺西川竹杖常隨  
天馬至玉環頻向舌人傳一時荒服稱樂土千里  
提封久安堵但使羈縻備牧圉不須捷伐勞鐘鼓  
我 皇神武振雄才建章未起栢梁災伐木千艘

盡西去誅求窮谷聲哀哀况是邊臣肆貪黷久未  
及然手先撲豈有螳螂敢怒車竟似飛蛾爭赴燭  
吁嗟功成何太奇獻俘誰得分華夷君王御樓但  
命賞通侯金印看纍纍中原采山詔頻下閭閻處  
處愁閒架小喜須當知大憂又陵兵勝吳爭霸嘗  
聞假易天難憑又聞好戰爲亡徵諸君但競平羗  
績我歎深憂杞國崩

偶然歌寄慰馮季韞

爾家尚書少烜赫吾兄筆硯相侵迫才子都從大  
庾稱文章新變元和格奏賦同來金馬門君王首  
擢公孫策吾兄報罷足蘭生汙和十畝勞經營之  
下已忘朱履貴耳邊日聽黃鸝聲五窮閱盡人間  
事千載誰論身後名尚書奏事動明主四海沾沾  
望霖雨南菁麟介比籌胡萬事當前一揮塵已見  
黃金注姓名豈知白日摧毛羽嗚呼世態何多岐  
隆者欲絕平者跋如今騰踏推新進翻使箠箠依  
故知都門送產無心友路水揚帆泣夜發莫道生  
名致身早尚書沒齒未云老莫向窮途興可憐

兄身老志益堅丈夫腹目事始定人生成敗多偶  
然顧爾少年名職嘆談似秋風掃枯葉一諾金從  
季布揮千場博憚荆卿攝笑我平生饒古心與君  
結交非浮沉孔融通家日已久束髮相期傾古今  
與君奏賦遭濩落徒手歸來兩垂囊俗眼皆誇葉  
縣龍人情好說羊公鶴我今半黜復半痴爾亦一  
丘兼一壑寄遠何須錦繡文相逢但泛鷗鷺杓鷗  
鷺杓老瓦盆香醪入口濁且渾手拍接離出遠村  
牛羊下山早閉門不留田宅與兒孫但將笑傲凌  
乾坤凌乾坤今已矣青袍布襪不須耻君家尚書  
呼不起

清江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二

高平仲兄弟以余之寓艾山庄也遠餉魚酒  
而不一命駕相訪且龍鵠換書作此嘲之  
公生筆硯燒已久散髮空山不回首踪跡常將樵  
牧羣人間富貴吾何有一椽新築艾山傍羣峰四  
面雲屏張松蘿遶屋聞黃鳥首荷垂花隔野塘瀨  
海兄弟文且美相望盈盈隔溪水論我銀刀撥乳  
鮮况於肯酒克尊饌我時苦熱扇平頭對此垂涎

不肯休手揮細君割魚炙須臾已罄千百甌咄咄  
爾曹何瑣瑣籠鵠換書及於我山陰道士骨已枯  
爾曹好事成么麼我今已醉不復醒僕夫索書誰  
爲聽手握不律如扛鼎仰看白日天爲青古人千  
里能命駕吾儕豈在稽呂下顧我能携白練裙爲  
君一減黃庭價

夢與亡友馬和甫劇談泣而有述

嗚呼馬君久相棄憐余道遠清難致腹痛常懷太  
尉知生芻未展南州契望望齊門雪正深長天鳥  
清江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二

去迷雲岑君家季子余膠漆時有緘書報好音顧  
我公車數潦倒一往幽巖事搜討縱有深情結暮  
缸苦無掬淚沾枯草一夕山樓月正寒咿咿咽咽  
三更殘與君共步虛堂外執手諄諄說肺肝在日  
身緣盡相訴落得落魄懷態如故一領青衫尚挂身  
綈綈短髮飄如素已喜謝塵情猶話生前事寡室  
苦無依終身苦無誌三尺文綾白練垂祝我好致  
中郎碑須更燈滅虛簷下隱隱乘風不可追醒來  
淚光集於枕展轉寒衾不堪寢媿我難稱絕妙詞

虛留一幅明光錦如今墓門半孤穴衰樹連天夜  
烏咽此日交知盡若遺當時意氣誰同熱君之執  
友多飛翻我今垂翅甘丘園豈無世上龍門客獨  
把貞珉乞我言嗚呼馬君之意良難言

弇山謠送君夏師遊吳訪王岡伯

我讀弇山記中語翩翩直欲凌霞舉君也能爲吳  
會遊相從恨少南飛羽憶昔瑯琊主世盟巖廊立  
壑何多情座客紛紛投北海絲毫歷歷追西京一  
朝履向尚書殿歸臥山園罷通謁剩水橫分析木

海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三

津危樓巧似清都闕嶺外名花一幀收金籠語鳥  
聲啁啾堂中錦瑟邀山翠湖曲菱歌雜棹謳有時  
歌步尋僧逞燦燦天花落虛幌清磬悠然山翠微  
林霞欲墮王恭紫樂事年年足賞心七子一半浮  
且沉瑯琊自是稱漠造大地平開祇樹林人既非  
世才居亦號天府休論綠野堂可笑平泉墅瑯琊  
公子雅好賢最歎欲度驛驢前一時同類求窺足  
四海清流願執鞭吾師落穆良不偶垂老無家胡  
越走聞道東吳有美人掀髯卽奮談天口急不須

季本諸貧不待陸賈裝丈夫肝腸但能熱結交一

顧何昂藏顧我平生好山水買遊無資宦遊穢水  
鏡龍門未及登尚書馬鬣從教悔送君爲作弇山  
謠涼秋九月風蕭蕭幾聲款乃空江色十里芙蓉  
白露凋我歌我謠歌已闕憐君且作須臾別試掃  
弇山一幅置歸來坐三茅茨說

楊茂仁書來云濟南僦居乃白雪樓也歌以

寄之

白雪樓空人已去聞君近在高樓住樓外湖光偏

海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三

酒清樓中山色供佳句憶昔曾爲此地遊興來直  
欲提碎公之樓當時同調皆零落淒涼萬事休回  
頭華山椒鏡湖曲十丈荷花宛如玉游客還歌白  
雪詞濟南宿草憑誰哭君今重臥高樓邊四圍雲  
物仍依然美酒一斗詩一篇且將絲筆畫青天凌  
青天視白日早起東來忽西匿縱使名如歷下生  
梁間顏色何人識

高平仲兄弟赴試濟南阻雨小東時有以海  
螺杯見售者爲作此歌飲之酒

海螺杯桑落酒與君論心執君手晶晶浮雲濕  
花纖纖涼月生窓牖移樽邀月月更明蒲庭淋瀝  
聞秋聲與發銀漢簷上落歌來鳥鵲枝頭驚憶昔  
爾曹携文字千齊未遂平生志世人齒養何足多  
下和不售賈侯棄歸來依我艾山傍松花滿逕臨  
滄浪竹裡迷人類張薦城中賣藥非韓康我亦游  
燕飢累墜滄浪欲識年來過幾卷殘編適道心半  
間茅屋從風破爾曹英英才更鮮一時落後何須  
鞭眼底凌雲動明主懷好寄湘靈篇飲爾以酒  
澤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三

樂府詩 有序

樂府自漢以後無合其旨者獨青蓮以古  
題附已意少陵以古意創今題極其才情  
變化所至斯爲難耳至於今日但求形似

於字句之間而微婉深至之意畧所不論  
且又稍取其解者以爲佳深求其不必佳  
者以爲解沾沾自詭互相位置以爲某得  
十七某得十二而不知自古人視之直重  
儻也及其所見既乖則又異同其說以求  
免於識者之口若使立言君子從言如斯  
則名山之藏須有別本可也余於樂府原  
無所解而情之所至往往借題以伸其旨  
直命之曰詩可也樂府云乎哉

澤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長安道

朝登長安城下瞰長安道人語殷雷混曉鐘車衣  
油壁迷芳草城中甲第連未央千乘萬騎紛侯王  
中官金埒調龍馬內苑銀鑿宴栢梁五侯七貴權  
相錯阿母封君勢堪樓天子還酌避暑宮將軍敢  
下通宵鑰人生得意此中遊但戀朱門忘白頭  
鴛社裏人如玉錦繡堆中酒似油北闕開邊勞衛  
霍西園飛蓋擬應劉六代人倫歸內譜九流聲  
重陽秋金盤膾鯉青樽月玉柱調箏紅粉樓御溝

一夕西風起落葉隨流散如燈財見鳴呵出建章  
已聞樹旆悲蕭里鳴鍾列戟今如何樂事不久哀  
事多盡說豪華山可倚豈知零落雀堪羅喪車朝  
斷飛狐徑夢聲殘潞水波可憐楊柳年年色可  
憐風塵日日多道傍車馬迎且送迎者歡呼送者  
惆獨有東山遁跡人白雲不擾梨花夢

巫山高

巫山峯高高幾許十二層巒列秋渚翠黛如粧眉  
綠波峰雲一半沉江雨江雨連天暗楚楓楚天搖  
落啼猿中相懸翻愁夢不到高臺月落塞山空

海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三

將進酒

君不見太岳峰頭素時松大夫名號加祖龍又不  
見孔明廟前漢時柏根與泥蟠枝半圻人生遭際  
良不齊何用當筵嘆蕭索昔人豪貴成東流昔日  
繁華皆土丘銅鈎暮雨寒蕪寂金谷悲風烟樹秋  
丈夫生來氣咄咄便似長鯨吸溟渤但使寒生范  
叔袍頭令傲改虞翻骨居莫近今咸陽市走莫逐  
今長安塵咸陽市裏新如桂長安塵多泥殺人早

起沾沾學眉嫵平明上馬趨官府出將虎子侍王  
侯歸搖塵尾驕歌舞更有腐儒事硯田鴉衣見肘  
復露肩一生但視屋梁坐著書身後空徒然儂家  
有口兼有屋日高樹下眠黃犢舟泊蘆花泛月歌  
雨來斗笠披雲宿世人皆笑陶公徒田既種秫園  
亦蕪兒不知書身不宦公不進酒胡爲乎

烏樓曲

北斗城傍烏尾啄欲棲不棲聲嗒嗒閨中小婦初  
停梭孤燈對影相思亂強起含嚀下墜立淚盡寒  
衣但沾臆遼陽十月無消息

海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三

長相思

長相思思不已既如蠶吐絲復若刀剪水美人渥  
足太湖南相望娟娟隔霞綺西風落木水始波澄  
江夾岸排青螺天長鳥去樹色沒側身不及如之  
何長相思心斷絕淚作寒水冰欲折獨撫雲松嘆  
離別風霜雖冷肝腸熱

戰城南

去年戰三韓西今年戰滇池北突騎旗翻鳴綠渾

洗兵甲耀昆明黑漢皇重武開邊荒播州入版輿  
銀黃幕府雄風虓如虎手握綵綸建旗鼓粵人不  
識漢人顏死者爲魚生者虜將軍貴如帝金壁高  
如丘丈夫功名玉關內但願生返不願侯尚方金  
錢指能計天下軍儲已憔悴沿江烽火到甘泉諸  
將讎讎喜盈皆朝爲竈下養暮入金吾門不知萬  
禩山河誓乃是一時明主恩曾聞謀父言不重觀  
兵畧又聞朱廣平賞抑靈全薄朝廷無事即稱平  
佳兵不戢反爲弱天子有道守四夷古人多言重  
清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二六

出師武帝四郡史所譏問君何用窮邊焉

輕薄篇

高堂燭耀燈如花美人顏色變紫霞屏風屈膝黃  
金加朱唇飄飄盈輕紗五陵少年意瀟洒良宵寄  
意蘭燈下鬱金蘇合都梁香慎勿持示青樓倡

晨起祝田有客冠進賢而坐於堂就視之乃

兒子塾師劉叟也以壽膺此謬爲感賦

晨起梳頭不盈握策杖蹢躅赴磽确秋田已耨角  
田初斷壺無人穀堪樵何來老老髮如銀當堂

立垂冠紳顧余欲進反驚走迫視乃是東家隣憐  
君齒髮稱黃耆力田獻賦皆不偶朱後何期來自  
天依然一似楊生肘若言綴文多方便世有凌雲  
無狗監若言武事皆糊塗人間多少穿楊徒貴既  
非賢賤非鄙緋紫布衫原一理香山居士亦有言  
顏色不同而已矣頽然者冠何突兀戴此必有非  
常骨不然東隣老叟稚少文胡以一旦得之如諸  
君

秋日寄懷馮德韞衆知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二八

寒郊一望迷丹秫南鴈嗷嗷正求匹何物山靈吐  
幻資峰雲半露秋連落故人家住台湖邊濯足常  
于窓下泉綠竹林中一斗酒黃花徑外滿簑烟有  
時鎮日看山坐茶注香龕是功課松露風來睡鶴  
驚草堂夢醒流雲過我亦年來偶倦遊大東峰頂  
營荒表倚杖時窺高鳥度振衣欲曳蒼煙流與君  
夙昔號同志相期共作千秋事但覓十千沽酒錢  
不携三百綾文刺迴頭一望舊離亭多少當年夕  
陽淚



遊錢觀察先生吾與園觀察諸孫貞甫爲余

兄孝與壻云

我來冬仲天已晚足踰輪彼陌塵滿蹴蹴行吟凍  
不禁禿駒策斷羊裘短冠氏何期逢故人相响以  
沫相沾巾錦我齋頭三日殺邀歡同看城東春入  
門脩竹長萬箇列栢吟風水雲墮池倒霜蓮憶墮  
紅樓合斜景開高座仄逕蜿蜒西復東石欄迭屋  
山摩空洞中定有仙人錄壁上誰題畫史功竹舍  
茅齋幽且爽惟石林林閣仙掌語鳥呼名啼向人

詩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二十九

致身此地何軒敞我家玉潤秀而文肯堂不止中  
書君已從劉士開心匠更見臨池解練裙飲以濁  
醪雜以詭嶮嶸似妬歸輪約餘景悠然殢於懷閑  
情仍欲留殘酌我亦有園三畝過半收芋栗半栽  
荷風流曾不愧文叔雅勝何能與仲多年來世事  
太鹵莽蟻慕蠅紛態何苦吾今不美進賢冠異日  
從君請學圃

壬子都門夢王辰玉

昔年一面長安市兩眼紅塵爲君洗自從冠挂神

武門不幸胡爲短命死一宵夢爾在山堂尊既空  
今壘亦耻手把弇州山人書以目顧余喜不喜余  
言後編勝前編君不作聲杜其嘴掀髯瞪目髮上  
指嗟乎辰玉何爲爾似因不朽生不平但未明言  
咬其齒嗟乎辰玉何爲爾我有夙心亦如此

黃山免柴圖歌爲張濟美給諫賦

吾有園盈一畝池臺鑄洞規自切堂駕平原茅亭  
疏覆斗夾以脩梧蔭以槐翛然自詫爲希有美人  
詣我一束素奪我林巒拔我柳長白山頭幾片石

詩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古

三十

巨靈手劈優曇跡千尺水簾挂玉虹一泓水鑑窺  
疑君拾翠遙來出定僧呼童書掃眠雲席美人挂  
精丹霄上腹裏烟霞日程量驢背時時憶折梅豹  
聲夜夜聞東向留侯辟地弘景松此是英雄本來  
相

寄馮季韞時官咸陽

胡霜九月燕山皎皎數寒風動窓綠故人三載客  
秦關比我鄉心覺多似雲此果園冷澗竹思之不  
見竟縹緲何時事了拂衣歸東舍西鄰送香蕙樂

遊原上近清秋衰草荒陵天盡頭安得身輕同去  
鳥與君一話近來愁

晚秋西郊感賦

城頭一帶橫山翠隄柳溪烟撇肩臂點點寒鴉掠  
水雲西風吹折思鄉淚爲官半載出無車送客連  
朝意如醉南來北往任奔馳蠻蠻喧空甚滋味路  
傍山色染車塵道上行人幾處貴游移尊叩寺  
門半窓紅旭僧猶睡

秋夜飲素質之桐部舍中醉作

與君同生復同學事事輸君一頭角粉署微郎其  
冷官君騎瘦馬予追琢興來散步叩君門指點樽  
壘恣揚扨鳩車竹馬話曩今土狗泥龍任清濁君  
不聞仕宦不止車生耳又不聞仕宦不止執虎子  
我輩悠悠無足稱世上炎炎只如此兩人對酌鷄  
三號門外風波又將起

送侯得一大行奉使南還時予亦有江南之  
役

朔風連夜號枯樹聞君欲往江南去醉擁龍觥唱

鷓鴣天寒不得留君住我亦烟波歷落人夢魂嘗  
走吳門路吳門舊蹟半丘墟美人粉黛成煙霧伍  
相空傳有怒潮就中真宰誰相訴君歸但飲虎丘  
茶古往今來不須顧世事宜堪掉爾頭危言莫問  
堪余最敬時儼過堊雲祠爲余一訪讀書處

朝天誼

九牧來王滿街肆中飭科條幾行字不須卓魯與  
龔黃但要備得朝天誓爲問朝天誓若何科三道  
四翰林二鳴呼科三道四翰林二此是三十年前  
事

圈講章

辰砂界畫江蠶紙寫盡殘唐五代史詞臣連歲吮  
筆成若問其中只爾耳黃綾包袱裏將來年老校  
書曾未啟旋將句讀付吾曹諸校苟然而已矣治  
亂安危一束藤此類筆堪付牙齒天子齋居二十  
年如此虛文似當止

西臺史

西臺史西臺史休撲楊花不知止楊花不似李花

桑李花有實楊無子李花到手操作綿楊花飛去  
蔽青天青天尚爲楊花蔽况此區區蜂蝶緣君不  
見去年愛惜稱惜戚呵殿金門人惕惕無端忽飽  
中貴拳主帶朝衣盡陵轢此事由來非一辰使君  
胡不思其因寧爲破壁漢朝事莫學周與來俊臣

趙浦口

白波粘雲天欲飲仙容驚風鬼夜哭露頂肩輿禿  
尾驢上橋下橋若墜谷官庖連日不療饒走向田  
家覓脫粟田父向前跪致詞語未離唇淚已數龍  
津來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古 三

關漢清吏虎冠昔免爲魚今且肉中臣請賑徒具  
文輓輅牽車日相逐使者色喪心如煎烟膜村遙  
傍誰宿

出靈石天成長句

老衲敲鐘天欲曙僕夫捕車客將去甘露泉爲洗  
面湯烹茶盡折長松樹當日遊來廿五年至今又  
到窮攀綠塵覺靈境何相涉大笑虛空不住禪

看泉

陪尾山頭泉不數突似戈鋌間武庫亂洒晴空散

綿紋疾若霜鷹逐飛兔剔錦桃珠滿玉沙破甕翻  
盆滴天露桃然柳染映兩涯一一朱丹繪輕素風  
塵遊子來其間可比枯鱗得深渡自斟泉水枕流  
眠去去看天天已暮

建業篇

一江劃作天南北帶水襟山勢雄特生子當如孫  
仲謀首向三分裂區域割據深心隱未窺猶說曹  
瞞爲漢賊永嘉青蓋無還期橋立諸州更可嗤私  
心已安建業水賈勇尚出淮南師寄奴遺幅差足  
津來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古 三

言燕秦既破歸何爲南朝國陵因不競似執太阿  
授人柄浸尋一革向臨安仰視金陵若窺阨隋併  
唐吞不必誇高皇原以此爲家定鼎十年旋北  
狩東行豈看洛陽花聖子神孫識超軼竟以岐豐  
作湯沐人道都燕是建瓴豈知出谷惟還木蜚揚  
輓粟自年年筐篚雕鏤麗且鮮地稱饒富人安業  
不慕持矛與控弦江行連日意紕繆泥酒徵歌神  
不受烏衣不惹愁空對江山坐清晝莫論形勢  
勢與興衰歷陽柳色依然秀

大風雨

九開裂毗龍酣闔黑雲垂江失宇宙一氣迷茫驅  
百靈石隕沙飛打恣實是時天帝怒豐隆玉女掀  
唇嚙霞袖銻屑傾珠河伯官纖錦鮫人不嫌漏隕  
天墜谷舡低昂釋子牽衣走前後何時返却望舒  
魂蟾蜍手央飛燕脰

蘇臺行吳人有所苦而作也予聞而傷之亦

賦一章

姑蘇臺自何年集借水張山若膏沐塗膏爨血勢

梓來先生詩集

卷之七

七言古

七

始成深可逃寒高避煥根趾欹斜仗太湖雲雨空  
江畫翻覆景綴真能壓洞庭層霄直欲侵天日臺  
上時時奏管絃臺下人人空杼軸昔日吳王全盛  
時蜚壁與金競相逐西施爲樂暮復朝池上遺脂  
到今穢繁華此日似當年不問流離委山谷凌歊  
寂寞章華荒惟有茲臺聲日章臺石雕鏤聚溷多  
但好馮陵傲茅屋

城上

蒙山山外山如簇瑟瑟秋聲滿山麓洞門晝敞白

雲飛點點歸鴻集人目野情浪蕩傾朝余日對晴  
峰弄曉嵐黃菊消離酒初熟好尋霜樹共紅酣

宿古亭驛

松枝浙浙雲冷冷蟾蜍決波天洗青樓烏欲落風  
響翎颯然生我白玉瓶鶴巢微露樹梢星敗窓激  
叱流和鈴游子倦臥眠古廳翻身被魔迷精靈起  
呼僕夫掃輶軒霜兼殘雪光熒熒肩摩轂擊門不  
局塵羹釜飯無時停此中是夢誰能醒

過東門里展祖塋恭述

梓來先生詩集

卷之七

七言古

三

谷如盤川似朝溪比桃源微讓幽景同栗里差加  
爽我家高曾居此中婚姻耕鑿相來往 成弘以  
來事詩書番使烟霞易塵鞅子孫好大墮于農豕  
蹄蟲袴誇深廣人言今日勝疇曩三嘆低眉發深  
想

觀海

天風吹落銀河水浪花上接雲爲盡灝氣噴波接  
混茫遙空一練看無始人言此是魚龍宅又言此  
是鮫人宮韓子大之終一物鄒子環之理未窮以

余觀之殊不爾彼天蒼蒼此亦彼豈知世界不波  
濤縱屬虛空有涯涘三山有仙仙可尋三山之下  
天門深烟波人世原相絕員嶠方壺傳至今秦皇  
漢武思難及身落閻浮欲求出虛生已去徐福逃  
依舊浮生此中畢

渡江

東風吹浪聲鏗鏘兩岸青山勢相吞舳舻高尾  
乍低幾葉輕帆向雲拉烟霧蒼茫閃縮間已失真  
州寺中塔視流神竦欲迷坐守蓬窓擁孤衲白  
澤庵先生詩集 卷之七 七言古 三

尋龍歌贈李和石

世間自有真風水不在龍原與砂委碧空原藏四  
部洲須彌可倒錐頭指庸人耳視莽尋龍未及轉  
睛龍已徙李生所覓不在龍有時見龍加以筆假  
龍真龍並駕馳假者驅除真者再李生顧盼差自  
喜以手撫龍鬚其耳龍亦盤旋入轂中金光雲色  
從空滿生也猶然意不憚更引龍孫入甕裏須臾  
變化千百萬翻身尚在生手底淡夫說道草中蛇

李生苟然而已矣李生苟然而已矣此是堪輿摘  
骨髓

雙烈卷為劉吏部作

綠林豪客蒙俱顧拔肯大編江中間廣文體中無  
所得提刀霍霍擬雙鬟雙鬟英英目相語宛轉嬌  
有墜秋雨母抱啼兒女轉身飄然忽似從風羽楚  
江碧兮楚江清猿啼鬼哭聲錚錚一縷貞魂付陽  
血空留珠樹三株生汨羅屈原胡不達懷王不聽  
言徒昭孝女曹娥差足稱為父捐軀義起脫母兮  
澤庵先生詩集 卷之七 七言古 三

曹婦李志猶須活

明河墮頂星窺樹散子無聲酒空注策乘寬驕解  
語香蘭猶偷抱玉兒去王郎癡作老婢聲媚月央  
雲僕新句休言今日死君家休言爛醉弄琵琶此  
時若不當筵舞試聽街頭鼓幾槓

春鈞

雲香月醞菱花淨玉腕縮愁愁不起海棠睡足午

驚流詰曲蛛絲報心喜粉蛾拖伴貼屏風霞錦流  
光照羅綺檀藥吐屑宇不成珠串盈盈落輕葉後  
團曉起架茶靡片片春光妮人死

送高中白出守淮安

高郎立心一何苦高郎之才人不數丁甲風雷任  
意驅斷鯨鯨石將天補共垂橐指隸首降以舌砥  
空地委土豔伯從教號世人看君臥治淮安府  
天公作意獻東土黃毛小子揭旗鼓誰家兒郎長  
白山此地去君財步武陸剽水斷稱才難君也無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七

七言古

光

爲太推阻若有橋邊跪受書早須狙擊猴猱楚

秋夜與周野王飲楊茂仁旅中

三子窮交三十載周郎面上差光彩我爲浮名顛  
亦華楊子守玄終不改一燈共對逆旅中猶叫櫓  
蒲盧與采人生本色不可無何論廟堂與湖海君  
不見熟官昨日升年例眼紗蓋面無神氣又不見  
故鄉離亂盜縱橫石田百畝誰與耕丈夫既無濟  
世安民畧又無千秋萬歲名樽中美酒天邊月便  
畢吾儕此一生

梅嶺爲周野王題

水精剪雪辭疎影月裏芳魂浸幽冷江妃鬢袖飲  
霞痕墮豔飄香撒光景不分多情意太嬌撩人只  
在無人境一片相思逐曉雲爲誰留下深深省

曲流觀

瘦龍伏虎排松石朱棋流星檻飛碧曲磴紆迴亞  
水簾半空獅象紛相擲巨靈誰遣作山師雲絮茫  
茫手親擘盤蛇細道裂帛明童子攀援臂相接上  
虧日月下無崖割裂山河遭櫓捩 肅祖曾來關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七

七言古

早

道場雷殿星壇盪相射太平天子四十年徑草榛  
蕪不教關曲水先填被襖流金缸無彩光沉壁宸  
遊既絕樂事稀春土如焚沃土蟄老瑞應客但點  
頭事事如今不同昔

賦得窻有風鱸有火

窻有風爐有火披衣行焚香坐一椀新茶豆子馨  
幾叢亂葉榴花朵稭子枯鬚問字奇苦吟不就明  
珠顆前街呵殿後街呼兀然一覺浮雲我

慈寧宮

天聽卑君門近君門不近臣  
膝進臣亦有言遷迤  
前朕志貢霜反復愈疑騎呼一何怒  
三頭昂藏貫  
案發從今呼天天聽高

彈江州

彈江州一彈不獲再彈休三彈不知止君無視此  
同老牛殺老牛尸之錯上人不疑下人愕下人愕  
無與託官家奪爾彈人爵

同李欽玉方伯房潭柘叅知家兄泛舟海濱

蓮花十丈湖千頃火齊吐露綠毛頰珍珠滾拍玳

浮天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四

瑁盤月照瑁瑁影郭君繡被翻幾層剪霞曳  
練垂天綬七寶龍歌解殺人以手拍肩然其領櫛  
鼓催令令不仁手按荷枝待君諸隴西豪士清河  
奇粗嚼大咽醉復醒日光漸老花神愁岸上興夫  
目相傲長揖烟波歸去來城裏看山似窺井

雲間樂

誰家管絃絃間肉華亭鶴翎飛謾護綺堂香裊碧  
聲烟月底雙鬟佩微觸緊推急拍水龍吟風掃幽  
窻墜金粟換喉柱手靜逾時磳刺水盤撒么六十

三女兒哀江頭泣唱公無渡河曲哀鴻叫影雲外  
鳴嬌鳳調雛雛仍蹴嘈嘈剝剝轉低昂裂斷郵亭  
幾竿竹銀燈搖亂天雨星鳥影虛籠來雞升木

感事

奴兒微長不及馬虎惹鬼惹似癡老差三十類  
獼猴手扶人肝鬪四野榆林大將活被擒仍說中  
原莫輕惹我家悶混彼骨騰日月都堪送瀟灑試  
歌一曲胡無人飛霜雨血天爲噴

讀王季木峭居詩

浮天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四

向言爾詩似長吉如今秀與青蓮匹無論天才及  
鬼才思來都使風雲失華山松蘿哀家梨冷比雪  
霜廿比客吾儕得爾如巨靈世界新從斧頭出趙  
歌飲舞笑時人終日繫膜禮久畢余才既老行復  
盡捲卷垂頭屈如蛞蝓猶有生平狎主心邈姑緝約  
然紫吾筆

吳太公真

生來傲骨妍皮裹榮名肯挂眉校鎖世事看如水  
上漚指頭彈戒薪傳久百年柄老敬亭雲瓦盆日

向江頭坐醉後長歌謝眺詩狂來亂嗅梅花朵世  
人慕隱隱未真有時不奈此生塵爾將前史從頭  
檢往往已忘到逸民夫君貌古心更古口筆不代耕  
儒小窗莫笑鷄犬守硯田行看馬鬣埋墳土鹿門  
龍種休說音駟馬由來在環堵

吳吳浮玉給諫

我詩我文似枯蔗世之食者噎不下我亦支離薄  
世人蟲吟草澤兒號咷黃州給事意頗同過我齋  
頭某悲說言發河漢與牛毛小亦微思里耳怕坐

洋末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四三

中爲我吟數詩盤滾明珠噴轉圜自從此道澆散  
來名流坐作好聲價風雅拋如一東蔗壇坫徒爭  
五侯霸君也胡爲厭世氣手把騷龍扼其脰片言  
抉要撥皮宜捷哉沉冥出長夜有人司匏瓜家梨  
笑罵從他還笑罵

萬歲夜

龍旗夜捲秋宵露海南瀨象窺蟾兔玉瀋流殘古  
桂花千旋萬舞飛鴉鴉凌霄此時正幽閒睡老天  
雞驚躍起銅聲吼動萬井烟白榆歷落孤帆殘

中聖人眠未覺爲君且停上雲樂

寓中同李韞季木分得有字

檀槽不榨長安酒問事如瘡但指口王生呼來作  
小友更拉婆娑一髯叟三千僦居僅如斗盡軸糲  
花少而有狂擊唾壺當鼓缶倦欲睡者指其肘燭  
跋屢換止君走仰視明河墮吾牖長安貴人焚炙  
手推輪折軸不可扭揚則雲霄抑培塿黃龍一碗  
能嘗否區區熟視令人嘔香餌未吞身骨苟前當  
毒蛇後瘕狗不若尋巖與棲數撇曳長裾帶輕綬

洋末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四

人心不同面好醜誰能有邊臨嫁灸

劉敬仲

瞳人剪水囊懸肘劉郎叱雞雞反走妥帖功高排  
暴能老杜老韓都上口吳兒啞啞楚兒狂饑爲飽  
食餘螭螂早雷勃律胡琴碎紫綾半臂桃花倡東  
海波臣鯉鬣奔沉冥直扶珊瑚網右軍初見衛夫  
人側理滂沱神益爽

朱五吉

舍人舌刮芙蓉露秋昊明蟾對寒兔燃犀照水水



倒流月冷天機剪皎素縱橫掀蕩軒農園皇墳坎  
與鬼膽粗入蘭春蠶作蛭子輕綃幅幅垂流蘇含  
人罷起明光草繡鏡蒼茫解綾葆休吹舌上五更  
風千樹落花待君倒

丘介子

丈夫生來薄章句况乃低頭事庠序丘郎一戰遂  
勝齊夜雨陰風拔枯樹洪濤洞倒瑯琊細剪秋  
雲撒霞嶼滉漾金輪海底翻撲刺霜鷹掣空去翻  
翩塵尾折牛毛水汎連珠花捲露一秣天閑凡馬  
空二十四蹄橫不住昨夜寒燈對客窓令人頭髮  
根根豎

悲遼東

槐槍夜耀烏龍水鏤馬團團聚如磴揚鞭一指撫  
順城百雉連雲蕩如洗馬聲嘶人聲哭長白山頭  
鬼相逐草殷沙碧野烏號半身半首眠弓馬此時  
胡兒髮猶豎冷笑提刀且歸去迴頭怒指大旗竿  
捲作愁蓬操作紫將軍精靈上訴天幾千冤魂啼  
向前令牌原爲頭顱促時魅在庭前滅烟驅我守

城軍運我連軍負殺牛且烹羊降人來上座淫雨  
彌空海波沸我馬橫蹄縮如蜩胡兒長嘯戰且休  
一堡財空一堡碎老革廣寧臥不休一死難償萬  
髑髏未提但入長安郎漢法從來是贅旒

李太公冊子

鶴眠老仙眠始足盪露薰花指方目手樹松脂銀  
鶴鶴倉霞滿榻雲雲宿石洞仙經篆欲訛老仙檢  
校明毫秀閩江曉汲煮琅玕灑灑珠花照靈籙  
豈不顧聚魄狂雲子流香果其腹玉妃裙裙亞青  
驚刻羽移宮海山觸芝芬蘭發燦星草一掃一掃  
盈海屋

杜松

北風吹天天欲墜赤光林冷壓城碎寒頭鐵  
梵脊踏起紅泥血花沸坑夷斬蒲葉麥苗黃孤嘯  
林黑鳥醉殘丘遼水泣孤魂人人盡洒將軍淚

古卷之終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嘉 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李本枝

五言律詩卷之一

除日

落落浮生事 京京避世才  
病因驚歲過 愁已伴春來  
岸柳看新綠 寒梅只暫開  
兒童鵲貼畫 相對但徘徊

其二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律

添倒生涯拙 浮沉歲月頻  
低昂隨世事 憂喜趁家天  
梅柳新何劇 風雲態不真  
晚來看宿歲 懸聲樂吾貧

辛卯紀事

廟議安邪畧 猶聞馬市先  
豈能容再誤 何必待來年  
狼子戎心狡 狐疑漢策偏  
帝恩直虎豹 無路說憂六

其二

天子坐齋宮 君門真九重  
漢臣惟植黨 虞相不和

裏西微獨龍種南荒至  
大戎紛紛庭議者誰肯又  
王躬

冬夜

月落晨星少 風高雜樹鳴  
幾年寒裏趣 今夜夢中情  
心事青山老 浮名白髮輕  
林泉足遊賞 差可寄餘生

齋居漫興

未擬絕交書 人情已自祛  
病全疎請謁 貧不廢樵漁  
老計藏舟拙 生名逐鹿虛  
前程寄丘壑 謝客豈浮來  
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律

欺予

荅州道中

遠樹寒鳥起 荒城野色分  
氣蒸疑近海 山迥盡連雲  
奔奔竟何處 伐郟空復聞  
平生懷古意 况值對斜曛

春日山行失道

有聊奇痛山程任馬之  
如何煙起際 不記路岐時  
處處花迎笑 行行日覺遲  
晚投巖際宿 疑被白雲期

邢子愿書來云近有山人背美人三下通處  
賦諸家率鮮佳語子愿立筆爲之工可掩  
代命余屬和實愧續貂

月下

案戶低銀漢清光滿畫樓欄杆擎玉軟風露濕香  
愁態與冷風逸光盈盈翠黛秋儂家年十五相對欲  
含羞

簾下

屈曲迴廊繞依稀對面逢偶來寒翡翠風欲閃笑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律 三

蓉映笑機含錦舒眉霧隱峯恍疑巫峽去頂刻捲  
雲磯

燈下

向夕罷簾櫳飛蛾競舞風煙浮鴉髻綠花妬玉顏  
紅笑露迷離際情含隱約中攢眉渾不語多是此  
宵同

夏夜訪徐居之

薄言尋孺子不謂晚山迷涼月搖波去晴雲半嶺  
低有村都枕谷無樹不臨溪到此宜幽興知君戀

遠樓

寄馮季韞下第

落葉滿寒波愁如望遠何村村秋杵急處處晚鴻  
過憎達文章在謀生歲月多青山荒未老好艾林  
芝歌

潞河舟行

岸葦蒼蒼暮汀鷗睡欲酣紅塵來蘆北白鳥忽江  
南樹與秋雲遠波將水荇含偶逢漁父問疑是楚  
湘潭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律

四

其二

千里稻生駕輕帆夕照中水雲低度鳥煙樹遠掃  
空寂寞三秋色悲涼一遂風檣烏驚客起遙帶晚  
霞紅

乙未至都門與呂汝成

七載江湖夢誰知有路通蒙山昨夜月長樂此宵  
鐘辛苦酬相面艱危損舊容可憐宮樹色猶勝客  
顏紅

丁酉秋日再過荆山寺

春遊直不慙重過看秋山片雨林梢外飛流塔影  
間鳥隨風葉落僧伴野雲還明日天涯路浮生又  
此間

其二

列嶂圍高閣疎楊抱寺門水雲幽靜土煙雨淡孤  
邛塔迥金人建碑荒漢篆存碑年荒七語宜欲外  
乾坤

丁酉冬日晤郭百原於沂上

不遇知無恙相持唯若何文章直贈達疾苦爲

許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律

五

魔霜冷歸鴻急鄉遙旅夢多逢君聊信宿那得廢  
狂歌

紀事

濟上東征士翩翩結束過春糧無宿飽菜色欲揮  
戈肉食謀成鄙書生說自多近聞全慶戰當事憤  
揚波

其二

聞說中朝士紛紛欲致身三韓兵屢戰而觀火何  
因得計惟營窟爭名故逆鱗請纓吾已老三嘆浴

陽貧

畿南道中

三微看漸近客路轉無涯寒氣愁邊雪鄉心夢裏  
家綠雲生帝里春信洩梅花苦聽同征馬咿咿  
宿晚沙

過舊園池有感

簫鼓競中流那堪故主愁一朝王謝燕百歲祖宗  
謀花濺傷心淚亭荒感昔遊平泉又陳跡何用越  
人憂

許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律

六

戊戌下第留別呂汝成

久客伴春歸相看慘落暉壁誰憐別足淚爾英沾  
衣風雨他鄉夢塗泥昨日非名山藏不朽吾亦厭  
輕肥

聞鴈

依依殘漏永客睡不勝難偶爾塞鴻過滿庭霜月  
寒浮名歸蝶夢生計老魚竿已作名山長何須愧  
簪冠

晚行

山月映霞明涼殿向晚生草枯霜滿徑雲度水無聲宿鴈依沙渚寒郊豁野情人家煙樹隔村久望盈盈

輓呂蒼南大司空

自領中丞節平胡靜虜氣家兒侯是骨兵氣陣成雲款塞彌驕子銘山表異勲匈奴猶未滅誰起漢將軍

冬日送光國侄北上

瞻雲初至魯秣馬又游燕惜別動千里浮生無百計來生詩集

卷之十一 五言律

七

年離魂銷濁酒歸鴈滿霜天無限京華思平安伏爾傳

其二

爾來居次上吾復臥山城病裏一相見愁中又送行雪雲寒欲墮別淚咽還生莫作長安少論年及請纓

贈周太公詩

漢上龐眉客曾分帝子靈龍官雙髯綠鼓瑟數峯青遺愛留冬日投閑隱星只今朝調懶驅寒看

盤鈴

其二

巋然存大老海內比靈光奏賦驚天子齋心禮法王權從湘浦汎機自漢陰忘更有兒孫事歸來構墨莊

山居

空翠何能摘看山處處秋雲藏黃葉寺霜冷白蘋洲歲月驚殘異漁樵戀散表莫嫌吾用拙得趣在林丘

并來先生詩集

卷之十一 五言律

八

其二

滿目逢搖落驚心逐亂澤移家青嶂外高枕碧霞中石磴雲蘿樹寒村笛怨風凄涼千古恨不獨爲途窮

其三

屏居雖最爾傳是漢遺城雄蝶存前代莢表付此生松雲同鶴宿梧月照霜明美盡年來計無人學耦耕

其四

禮因近世廢樂任野夫爲月下風花影風前吟竹  
枝愛閒惟謝客檢閱伏裁詩莫問年饑甚南山盛  
紫芝

秋日同質之飲城南樓

落日照山黃寒林更蒼蒼樹分煙色斷風帶鴈聲  
長酒興秋逾健愁心醉不忘二三同調在應教野  
夫狂

冬日送安孝廉返平陽

送爾南城路相看坐日昏溪流縈縣郭岡勢抱寒

詩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律

九

村多病愁分袂將離聲此尊眼中吾老矣何事不  
銷魂

劉克所節推過蒙病不及候作此奉寄

忽報輜軒信倉皇屢及門欲邀看竹客頻掃浣花  
村力疾扶衣桁呼兒治酒樽王程宵駕去虛寧與  
誰論

友人庄上

同得酒中趣開尊卽日斜披襟當暮雨揮手拂明  
霞世事閑方淡詩才病轉加莫云東道非吾自愛

茶瓜

其二

昔賢稱下榻君與古人班世薄千秋業吾管半日  
閑放歌惟濁酒寄興托名山况是徂徠近風流更  
可攀

其三

迺虛無避世何異古沉冥一室虛生白群山未了  
青晚煙橫雨脚斜日浸鷗汀莫羨逍遙樂吾將徙  
北溟

詩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五言律

十

其四

選形來宇宙寄傲適雲林白石悲長夜黃花識素  
心釣簾邀月宿乘興據梧吟忽聽樵歌起都忘下  
里音

其五

僻性耽謀野幽居豈近名不持非馬論閑讀種魚  
經葉露流明月天風送晚晴吟成時抱膝吾計老  
躬耕

其六

才子名仍朽，執官真可憐。一瓢惟掛樹，三寸不談天。  
詩格無中盛，詞壇有後先。誅茅成市隱，卽問買山錢。

過山家

雨過谷陰森，泉聲雜鳥音。樹隨溪宛轉，屋與浪浮沉。  
紡績農家事，盤餐上古心。却疑漁父棹，還向武陵尋。

都門除日抱病

生意蕭條甚，天涯強自懽。歲從殘漏盡，春是異鄉生。  
來生詩集卷之一 五言律 十一

看賦草三篇，曉家書一字。難病來心更苦，夜夜夢

漁竿

其二

一年惟善病，萬事怯逢春。樂喪親孤客，寒燈伴旅身。  
髮知青鏡改，愁與綠楊新。莫道雲霄近，加餐是遠人。

給諫希泉王先生以言事 廷杖黜官還蜀

余師沈先生命予賦贈二首

太息朝家事，孤忠憶主恩。一疏成羽翼，萬死去

鄉關。布帽離燕市，魚鳬望蜀山。君心無不悔，好待

其二

書上身在華，歸來錦作城。心同精衛苦，淚應杜鵑聲。  
絲筆江山助，丹粟日月明。還將新諫草，檢點舊茅衡。

東歸途中

命使文為始，貪知病是魔。浮名真長物，縱飲且狂歌。  
逐客憐車馬，山衣問芰荷。浮生何所寄，已分老江東。

烟波

其二

狂風起天末，悵望衛河濱。孤客驅羸馬，鄉音似故人。  
轉木則饕餮，析米夜勞薪。屈指家園日，看花已負春。

其三

野曠曉天迥，長河淡曉暉。鷺衝魚浪起，帆挂水雲飛。  
國事憂崩杞，鄉心逐採薇。莫言朱板好，吾自有牛衣。

其四

未假扶搖便何須振羽翰貧應爲淨業世豈妬儒  
冠兒懶藏書廢時違借筋難所管惟一壑絕勝破  
三韓

其五

驛使來朝急相傳動楚氛頭污漢江水聲撼武昌  
雲罪已知何日求言想未聞不才甘老大搔首說  
終軍

其六

浮來先生集

卷之一 五言律

十三

不走靈州道憑誰問子才鳳毛吾自惜鷄骨爾堪  
哀古戍昏鴉集荒城暮雨來歸歟門是席何用意  
金臺

時子愿受居  
欲往而不果

其七

儲畝嚮東菑田家人息遲打門催舊穀忍淚鬻啼  
兒社鼓喧求雨魚竿釣晚鰥俗情真一槩騁籌欲  
何之

秋日

一望皆蕭索秋深落木閒倚樓聽白鴈得句貌青

山病起財疎酒詩成却礙閑不因無二仲三徑愛  
常閑

其二

爲識雨中趣携家臥白雲逐食空有賦乞巧漫移  
文世亂龍猶臥機忘鳥入群門前五柳大不是學  
徵君

曉起

遠望天疑盡霜寒日未升風迴沙捲雪河斷水流  
水薄俗身難致藏山事可憑魚羊書計隱惶恐說  
浮來先生集

卷之一 五言律

十四

嚴陵

無計

貞疾恒無恙長貧豈計年途窮空有淚衣冷未裝  
綿折簡邀山叟春糧辦稅錢東隣人不俗時與話  
林泉

刑養敏庄別

欲窮茲地勝暫爲解征鞍對景頻呼酒吟詩遍倚  
欄花憐遊子去雨似客情寒無限重來意還期仔  
細看



春日

曉色村村靜啼鶯斷續聞水聲喧急峽松葉掃歸  
雲肺病乘春劇名花帶雨分豈無貧可逐忍致壯  
山文

留別馮季韞劉惟道

洒落窮交日悽其奈別何看山愁問路對酒不成  
歌吾髮寧難老君才每患多遙知湍水上客淚已  
添波

其二

沈東先生詩集卷之二 五言律

圭

執手踟躕地相留惜斷群回看湖上柳已隔嶺頭  
雲有夢憑誰寄多愁世爾分若非貧作友一事不  
如君

小東園同王季禎夜話

天河流丙夜客興話逾濃雲捲新弦月鷄號欲曙  
鍾爾歸方稅駕吾倦喜明農莫問浮沉事西風入  
曉松

曉望

高天霜氣肅纖月尚依林霽色開朝景寒聲斷曉

病憐兄弟隔老覺髮毛侵寂寞浮生事醉醪手  
自斟

冬日訪周野王於東莞道逢返邗那之信悵  
然而歸作此惱之

踟躕真箇返邗那更愁余立馬留殘照逢人托致  
書相邀慚病酒中道嬾迴車可惜連床會燈花又  
是虛

除日

愁怯春將迫衰憐病有加半生嘗寄食垂老尚無  
洋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五言律

六

家燈火看兒輩雲霄惜歲華鮑郎才已盡何意頌  
椒花

癸卯東莞遇楊郭二子話舊

見爾欲飛動相看愁已忘十年同削跡今夜偶連  
床老至憂兒女家貧愧稻粱生平惟二仲且莫問  
暄涼

夜坐

新月半規明微雲河漢生鳥來松影亂風度藕花  
驚慢世無知已幽棲戒俗情若非愁肺病盡柳亦

無營

艾山莊雜詩

學稼原吾事歸田况早年跡從羊豕混樂向鳥魚  
偏斜日遲花塢輕鷗破炊烟病來諸累遣猶自把  
蠶編

其二

吾愛稽中散當塗盡絕交已將湯武薄那問俗情  
嘲龍性輕魚網鴻飛失燕巢竹林稱七子鑽核恐  
相消

汪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律

七

其三

新築艾山頭門前沂水流杖藜尋寺遠看竹渡溪  
幽靜院調調鶴舉裳曉飯牛一屨餘十斛此外復  
何求

其四

積雨曉來晴村村布穀鳴露晞稚唱出風軟燕泥  
輕林葉挑過市山田薄雲飛舉頭想應接瀟灑盡  
中行

美人三上

橋上

秋色蕩雲水芙蓉若可親影涵花鈿落波皺翠眉  
顰憶夢初迴浦吹簫半露身凌波多少能愁殺倚  
欄人

馬上

東風掀廣袖柳外轉明霞態緩望中響香浮髮底  
鴉身疑隨燕子裙欲妬苑花何事歸來暮鞭橫玉  
腕斜

樓上

春風輕暖柳花飛  
輕望難堪笑僞行欲墮雲情無限游仙意蕭聲與  
遠聲

止宿靈石禪堂

巖山隱隱響風雨長林竹葉遶虛室經聲和  
音水禽相應各佳句費搜尋一榻息塵機古今  
到心

甲辰秋日同友人登臨佳處飲南竺

時地雖佳佳處之佳不若南竺乃獲故舊詩欲無  
時地雖佳佳處之佳不若南竺乃獲故舊詩欲無

此山白雲  
山色白雲  
山色白雲

君用古人我時特  
君用古人我時特  
君用古人我時特

其心相在  
其心相在  
其心相在

天  
天  
天

何傷  
何傷  
何傷

遊黃石寺  
遊黃石寺  
遊黃石寺

一壑平如掌  
一壑平如掌  
一壑平如掌

西佛座排青幢  
西佛座排青幢  
西佛座排青幢

禪樓  
禪樓  
禪樓

其二  
其二  
其二

竹房僧語合  
竹房僧語合  
竹房僧語合

秋白雲青碧  
秋白雲青碧  
秋白雲青碧

行脩  
行脩  
行脩

送別伍居區內兄時有買山東蒙之意

風葉亂如雲塞山此送君臨岐後會多病惜離  
群陽美田終買河梁手暫分天看雙鳥雲何苦逐  
紛紜

除日王季橫招飲

不因乘興到爾自愛吾閑命酒商農事開門對遠  
山孤燈黃葉外醉態白頭閒明日春郊約仍期爛  
熯還

遊廣福寺許爲寧上人作募緣疏

洋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五言律 下

爲結空門契名山處處登有緣來大地無偈證高  
僧鳥跡侵蓮座巖花映佛燈爲君求七寶絕勝演  
三乘

其二

當時曾戀跡屈指十年餘白日難飛錫青山笑曳  
裾野情留淡蕩佛力待吹嗟多叢林願憑誰可  
倡余

喜晴

四山收雨色頗覺暘農心禾氣董蒿野鶯聲出林

林笛歸樵唱起村靜炊烟深暮寒幾名久魚竿豈  
陸沉

喜馮季羣至

故人稱信士不速亦相過夜燭燃語話雄心對月  
歌情偏鍾我重酒欲共君多二十年來約今朝竟  
未磨

冬日臥病村居

萬樹忽如帚千山應睡昏滿庭惟落木無鴈過寒  
鄉人語初歸市愁深只閉門百年回首處何事不  
浮天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律 三

清魂

其二

一榻好蕭然琴書伴客眠影將梅比瘦心與藥同  
煎易下無聲淚難呼不語天所有惟傲骨遊度受  
人憐

其三

爲有幽栖志經年寂寞中一窓昏慘月萬壑怒號  
風共竹分孤影煨梨命小童時時須藥物那惟不  
成翁

其四

自分無侯骨烟霞付此身效多辭主賤妻亦厭家  
貧風葉時疑客寒山愛作隣向來塵慮淡不是苦  
近人

其五

已厭儒爲業那禁病是鄉青衫淹故紙白髮伴空  
囊曠野吹寒燒平溪帶遠崗偶因扶病起默立詠  
滄浪

其六

倥傯已非昔在廩難自支莫憐門似水堪嘆命如  
絲雪墮松巢鶴鷄棲日在疇振衣無濯足三復太  
冲詩

與郭百原小東夜話

同剪孤燈坐論心比舊濃爾懷非落穆吾能已龍  
鐘暮色寒霜杵深談到遠鐘淹留仍枕藉轉覺未  
從容

丁未春日留別王木仲太史

動是經年別能無十日留浮名同馬角客淚盡觀

表雨色寒鄉夢征塵斷戍樓但存吾與爾何事不千秋

其二

世厭仍求世途窮方自憐不堪腸寸斷休說賦三篇  
執手傷來日停杯悵別筵豈關文憎達錯認子雲玄

長清道至靈岩

一水明如帶群峰覆若千巖花排錦障新月吐蟾蜍  
入耳鄉音熟逢山客興舒諸天疑望裏空鶴育

洋東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律

三

留余

其二

一動名山興鄉心便覺微逢村沽濁酒隨意典春衣  
樹逐梨雲斷花隨麥雨飛幽情兼野興處處逗禪機

留別吳采千

不料千秋契翻爲五噫歌道因窮已廢情爲別逾  
多白髮憐春去青山奈老何昭王臺下路底事太蹉跎

其二

不謂延陵季能知魯國儒龍門千古業楊子一床書  
鹿豕今爲伴江山借起予他年名遂日好問武陵漁

雨後

老至病相仍身衰礙寢興久陰妨合藥多悶欲尋  
僧汲水共魚鳥編籬就葛藤夜來捫栗盡誰問未能興

同年傅鼎卿遊金陵歸訪余山中余以病方

洋東先生詩集

卷之二

五言律

二

其去也作二詩送之

爾負探奇癖江湖任遠遊風塵銷短髮烟雨弄扁舟  
柳葉吳姬店霜華楚服秋向來頻謝客雞黍愧君留

其二

忽有高人至開門果是君客歸堂阜雨衣帶秣陵雲  
命酌傾村釀稱書解練裙近將綺語戒何以慰離群

病中雜詠

無賴東籬菊寒花晚更親閉門無伴鶴羸足倦逢  
人雨積茶傷潤等空客過頻豈堪憐禮法福性故  
難馴

其二

世態誰青眼深心會綠蘿名招狂國忌病向戮民  
多就日攤書曉看雲對酒歌讀書同閉戶此外是  
風波

其三

吾家南郭下郭外許多峰山色寒宜雨林烟晚出  
清寒先生詩集卷之五言律

三

松比鄰多好客同學半成翁世上閑車馬何須混  
老農

其四

壯志憑誰愜幽情長自安稅逢廉吏省山對酒人  
看雨積松鱗瘦風清鶴夢寒入林從此始知已肯  
相寬

吳人孫元彬殺賊于相國客也以馮用鳴詩

訪余小東因病南還送以二律

昨夜吟莊鳥知君不柱心客囊賒藥盡歸興遇秋

深魯道悉過去吳霜異裏使尚留丞相閣來日好  
相尋

其二

美人名下士鄉思忽闌干祖道同君望秋山似客  
寒新詩因病少初雪到家看花亦勞勞者愁歌行  
路難

冬日同子將兄過小東

霜氣曉仍昏炊烟隱華門雞聲初在樹人語欲窺  
村寄興惟松石邀歡有弟兄山家留野客莫厭濁  
清寒先生詩集卷之五言律

宋之一

五言律

三

膠潭

山樓與家兄坐話

其作農家語相依到落暉慙慙杖屨涕淚話在  
闌麥浪因風起山花掠燕飛君遊知己倦應是宦  
情微

從維岡穿小松林至晚對

阿閣桂林稍黃鷓滿綠郊雨滋山帶潤雲曳水簾  
交漸喜田功遂兼無俗慮消百城吾不假一壑已  
安巢

晚步

岡勢抱遺城長林逼沼清  
門隨村逕曲山與屋檐  
平藉草攀芳杜編籬護落英  
十年餘一褐只喜斷  
逢迎

五言律詩卷之一

五言律

二

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 肅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李本校

七言律詩卷之一

泗水道中

泗水橋頭下子在依然故堞照殘陽  
三千王迹空車轍五百雄圖入戰場  
疲馬嘶風遊客倦昏鴉啼樹野城荒  
十年此路虛來往愁聽西風響白楊

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律

一

千里來過一夕分馬頭秋色礪山雲  
樽前破涕詢生事夢裏傷心話別羣  
憔悴我身慙路鬼風流而父有郎君  
依然明日天涯外無復離情可寄聞

郭百原移樽出祖

征馬嘶風客淚流離觴不盡瀉離愁  
到來雞黍酬交意此去溪山付夢遊  
遠樹傍巖煙漠漠歸程無什望悠悠  
與君雅契傾千古珍重前期好自謀

癸巳除夜

子色侵簾夜欲分愁心和淚笑紛紛  
燈前稚子歡

傳歲堂上遺機絕望雲生計過年惟避地謀身此  
日不須文真遊若遂名山約婚嫁何須論世氛

其二

寒燈欲滅影悠悠一歲浮生一歲愁  
幽恨豈隨殘夜去危心偏向畏途憂  
身如敗葉常思墜業在名山豈豫謀  
百畝欲荒生欲老那能從此負漁釣

喜雨呈王栢山

朝來疎雨散高林處處春催布穀音  
父老但須歌帝力君侯眞足慰農心  
花香蒲縣風初暖草色平蕪綠正深  
數畝石田荒可破野夫常逐隊龍吟

寄邢子愿

兩付鴻書問華門慙勤一字一銷魂  
古交轉向忘年好小友眞從異代論  
遠望欲迷芳草路相思愁老綠蘿村  
何時得與梨丘月入室同開半舫樽

雨後登樓

雨色財過暑盡銷蒲庭秋意在涼颺  
樓臺日落晴瀟酒村樹煙空晚寂寥  
山帶遠將虛翠滴城烏都向夕陽飄  
凭欄何事傷神劇天外平蕪望轉遙



晚對亭與徐居之坐談

峯頭飛絮逐簷流，亭外瀟瀟野吹浮。  
南浦迷烟山寺曉，西風吹雨豆花秋。  
高談襟袂涼逾甚，小徑藤蘿晚更幽。  
清興況兼心賞共，與君一日破閒愁。

送陳君夏先生還試江南兼以請政長卿

十里芙蓉繞泛槎，西湖秋水動秋霞。  
幾年海國初分袂，此日江城蚤看花。  
八月寒濤供賦草，四明狂客喜還家。  
野夫下里誰堪賞，莫向東南竹箭誇。

過富庄先太孺人故里

十載攀輿此地過，舊遊重到轉婆娑。  
寒山晚作相留意，秋水疑添別淚波。  
衰機絲悲自語里，中新故近如何征塵一道歸程疾，回首西風愁綠蘿。

寄郭百原讀書東臯

闌爾精廬寄上方，海雲都護講經堂。  
千家山郭隨流水，幾處寒煙帶夕陽。  
別後音容勞夢寐，秋來霜露冷衣裳。  
可憐屈曲通幽逕，無計同君臥竹房。

鳳山新隴居太史，公者十四年矣。墓木拱而向園丁，西秋日以試事告別泣而賦此。

松已成林楊有風，虛堂寂歷晚山空。  
煙迷遠樹斜陽外，門對寒流落葉中。  
置塚萬家真有志，名駒千里竟誰同。  
依依回首紅塵色，明日天涯西復東。

同呂汝成王木仲劉白二君飲朱椿華館

香醪香澤露相浮，燭滅華堂客欲留。  
珠履錯交歡入醉，銀屏斜倚倦含愁。  
嬌分翡翠蘭花色，麗奪芙蓉綠水秋。  
不爲當歌狂益甚，應憐一唱是涼州。

出京後有懷都門故舊

禁柳拖黃出禁城，征鞍難駐故人情。  
絺袍未換春先去，久客將歸雨送行。  
絲筆自憐能玩世，青山何事易浮名。  
高陽酒伴談天侶，一夜相思白髮生。

平原道中

風色吹塵燕欲迷，鄉關猶在魯雲西。  
客情惡似平原酒，旅服羞逢下絳妻。  
野戍望中官柳合，桃花村裏夕陽低。  
自慚吾道終雞肋，更惜浮名是馬蹄。

寄江繼升

湖上相逢汎彩霞，相歡豈料又天涯。  
別來涼月明寒水，此日霜雲滿暮笳。  
隱計何時招桂樹，春風著

處種桑花卿家風格南朝盛不獨銷魂賦可誇

寄郭百原

讀罷楊嚴採蕨行秋山一望曉雲生耕耘漸了田  
家事聞達無求世上名已報水軍收樂浪旋聞犀  
甲練昆明廟廊有事江湖穩與爾同邀辟地盟

已亥九日

半庭黃葉雨幾幾幾處秋聲鴈正南日月依辰重  
作九逢高滿選故開三籬邊採菊秋初老望裏登  
高病未堪漫道柴桑餘興在濁醪猶笑野人醜

清來先生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

上

登樓

霜天木落鴈南飛石磴孤煙出翠微長笛一聲來  
遠寺寒鴉數點帶晴暉身閑喜遂今年計遊倦方  
憐昨日非滿目悲風三徑遠白雲秋冷釣魚磯

出郭值質之拉過南竹

郭外看山意不窮共攜餘興叩禪宮僧來自掃蒲  
團地霜落虛聞貝葉風壁上舊題傷往事樽前哀  
鴈度寒空十年未了跣趺業還憶南溪結遠公

得邢子愿書

大雪袁安臥正嘉故人尺素慰天涯做殘寒夢愁

難寄過盡秋鴻信又餘笛裏關山催客淚月中清

怨落梅花傷心最是回雲夜隔斷梨丘望裏霞

送錢憲使還冠城至南竺禪院更留三日

滿天雪意爲留君坐擁寒爐客未醺不是孔融纔  
識面且從李白細論文僧來法座傳真偈夜定鐘  
聲出晚雲明月河橋看折柳冰花如絮正紛紛

同王李二茂才如別業觀漁

麥浪翻風樹蔭河閑從漁父聽漁歌臨流一鑑涵

清來先生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

六

蒼玉隔岸千峯擁翠螺調笑時看狂態出觥籌應  
爲晚涼多相憐西日荒荒下拍手銀鞍奈別何

送楊茂才

藥欄侵草徑初荒病裏相逢坐夕陽十日豈慚東  
道主一樽同醉輞川莊攜來白襪驚新調對賞青  
山話故鄉君到舊時荷葉渡芙蓉可似美人粧

過青州

當年棒檄走柴都馬首桃花映湛盧重道曾遊非  
舊主携來新論擬潛夫地形近海荒烟合山色遙

秋晚氣孤從事今宵還取醉城中酒伴想應無

過濟南

重上池亭訪昔遊芙蓉花間木蘭舟莫言失意無  
朱夜且喜窮交共白頭山月影分高閣動清砧聲  
入塞鴻秋君看後會知誰健那忍尊前不醉休

其二

潦水橋頭望月時碧欄亭上又題詩但逢湖海俱  
同調莫論文章更似誰策杖幾年隨野老解表此  
夕醉胡姬溪山依舊人非舊明日重攀楊柳枝

潘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律

七

五

連明府招飲南竺

使君爲政坐冰壺閑過招提拉酒徒四面白雲含  
月吐一林黃葉伴僧孤自寬禮數客吾傲漸覺塵  
心對爾無銀燭頻銷旆屢罄蒲天霜色已起寒鳥

九日與友人同飲龍岡禪院時余將赴都

佛堂虛敞一僧幽殿外霜簾掛石樓隊隊野鴉衝  
市過山山落葉帶雲流沽來白酒堪乘興醉狎黃  
花笑滿頭君意未闌吾已倦坐看秋色起離愁

晚發平原懷趙義文

木綿表敝夜寒生月裏人煙隔縣城鄉夢連宵愁  
鴈字霜雲一片帶雞聲已將華髮悲塵事更惜青  
山遠客程無計與君傾鑿落平原十日浪傳名

臥病都門示王木仲字尊尼

萬家燈火逼元宵獨有歸心轉寂寥客館真如僧  
舍岑閑情應逐陌塵消愁中楊柳生金縷月下笙  
歌出玉橋不是酒人饒二仲一時磊塊向誰澆

其二

玉欄橋畔柳新青橋上吹簫帶月聽誰把千金買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律

八

五

詞賦都從一笑惜娉婷侯家蠟燭浮輕靄御苑歌  
鍾徹曉星多病自憐成獨臥與君終夜說南冥

同呂汝成兄弟遊草橋地爲元時舊城

偶離火宅問煙霞與爾班荆看落花黃鳥乍鳴表  
欲老青山相伴客爲家城隅舊寺生新草溪上雲  
雲覆晚沙勝國故都何處問平林一帶只昏鴉

過苗生別業

河堤柳色妬青袍處處晴山闔彩毫句裏煙霞生  
翰墨望中城闕挂林臯肯將隱計慙通客暫把鄉

心付濁醪笑殺浮名真是幻十年贏得一顛毛

遊慈壽寺

郭外浮圖神太虛空王臺殿逼宸居蓮花坐與青山對貝葉經傳白馬餘胡地風沙飄客淚漢朝陵墓想靈輿鄉關有夢腸堪斷東望誰傳尺素書

寄蔡弘甫

水拍長空天欲流新荷歷歷間行舟漁家網藉汀蘆晒賈客帆從海嶠投賦就新詩懷楚客心隨明月下齊州莫言人遠長安近欲向浮雲寄暮愁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十一

七言律

九

廣川晚眺

古堤曲曲長藤蘿堤上昏鴉帶月過萬國梯航通紫極千家烟靄入黃河心從獻賦仄將盡情爲傷離老更多冠蓋里中饒舊識風塵無奈客程何

山阜道中

酒上群峯儼贅旒素王宮殿晚雲收城隅象馬金天迥壁裏笙歌玉殿留直北依然趨大陸指南從此定神州光祠亦在寒蕪外悵望西風起暮愁  
過穆陵見海上諸山

海畔雄關擁穆陵瑯琊東望晚霞升尋仙有客來三島驅石何人走百靈若木影分光歷歷天雞舞龍水冥冥低回陵谷成今古誰與逍遙徙北溟

泰山道中

越觀峯頭挂夕陽徂徠松栢晚蒼蒼地隣赤社分宗國雲捲黃沙入大荒溪竹漫尋高十宅山容儼似帝妃粧前朝陵墓牛羊外日極寒鳥掩淚行

蒙陰山道中

四塞河山十二封夷吾亭畔暮雲重雄圖盡作蟠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十一

七言律

十

龍勢秀色橫分辨馬峯虛擬浮槎隨海客誰將金景問遺蹤南屏舊是承宮隱徙倚懸崖聽晚松

山中聞王德懋項樺玉蔡弘甫余兄孝與呂

甥玄韜同入中秘

久識王珣筆類椽篋中常有項斯編論交誰得中郎秘按武選從太史傳漫道賢甥真似舅還知小友是忘年野夫分作名山長目斷青藜閣上烟

其二

長安歸後失相聞一日詞林屬五君金馬署中携

白襖玉皇宮外看紅雲好新絲筆剛知已莫倚清  
時但右文對罷麒麟還諫獵也能千里念離羣

東安城

禾黍離離覆短牆黑雲千頃畫茫茫一間茅屋祠  
山鬼咫尺兼城屬海王歸鳥漸從村樹沒晚風遙  
送豆花香故人只在東鄰臥手拍柴門解客裝

寄苗君穎

海棠花底語疑疑自把離觴斟復斟調笑別來誰  
炙熱雲山相對我沾襟一村麥隴迎鳩雨萬疊嵐

齊東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律

十一

秋日田居

光護竹林臨罷黃庭時獨眺浮雲山外夕陽沉  
屋上雲流曳露梢庭前槐古鶴安巢閑來自覺無  
他慮身外何須更論交一枕煙霞賴人夢蒲城冠  
蓋解嘲不須策足尋元亮五柳栽成可代庖

其二

十畝爲園萬樹重前山秀出數芙蓉村邊茅屋連  
紅葉樓外寒泉挂碧松欲向赤城尋採藥豈知長  
樂好聞鍾林間猿鶴休相妬占得溪南幾尺峯

其三

秋浦東離菊又花草堂留客話桑麻祝雞似得壺  
中術與鶴同棲樹頂霞百萬買鄰因避地十千沽  
酒不謀家栽黍尚恐漁人識肯去青門學賣瓜

其四

極浦晴暉散曉煙蒲林秋色轉蒼然一村桑柘雞  
聲外千尺雲霞疊氣邊射策自憐同學貴裁詩不  
伏故人傳幽居門巷經過少好讀黃庭內景篇

其五

參差樹色竹籬傍曲巷回溪負郭莊世遠豈能知  
漢魏心閒真似住清涼歸鴻晚宿蒹葭水寒月晴  
搖薜荔霜我欲近尋蓬島客一瓢東去挂扶桑

其六

桑泉河傍小東流山外茅亭對石樓鴈字低連紅  
葉雨砧聲遙送白楊秋誰家刀尺裁明月入望風  
煙繫暮愁日似小年門似水若無婚嫁勝浮丘

其七

十年客路總漫漫歸掃松花坐石壇一自文章驚

海內便將名姓老長安閉情淚共秋雲落往事愁  
聽暮雨寒何處砧聲連落木西風人自倚樓看

其八

聞道長安啓事頻滿朝遷客爲批鱗爭傳漢水能  
張楚詔去商山訪避秦受諫空懷明主意請綬羞  
問倦遊人已知肉食無長笑獨對蘆花理釣緇

其九

一溪煙靄浸汀蘆萬里清光入玉壺秋色豈堪人  
獨望幽情真與鶴同孤坐來爽氣流銀漢聽徹寒

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律

三

五

聲到轆轤祇以末年悲伏檻豈將失意泣窮途

其十

策策秋聲帶雨聲沈沈天氣晚初晴久忘西笑因  
懷土爲讀南華不用名霜渚細聽黃葉下寒山高  
與白雲平懷人苦近重陽候一夜茱萸爛熳生

冬夜喜顏承錫翰博過訪

滿天霜月照清尊話別頻銷醉裏覓山影入簾櫳  
夜燭鐘聲和鴈過寒村莫論後會知誰健且喜窮  
交獨爾存一榻空懸君已去看花何日叩柴門

同楊郭諸君小東園晚眺

旭日輝輝隱暮煙白雲如水浸青蓮駝顏半醉新  
酣酒倚杖同看晚霽天虛抱壯懷酬射獵偶來靈  
境借山川知君盡是求羊侶好放山陰雪夜船

夕日田居

千林霜夜下西風萬里孤煙曉望中晉代衣冠成  
草木地有舊城傳是漢晉間遺址魯人機杼罷簾櫳松巢帶雪

時歸鶴石屋無人晝臥龍近得長安新賦草還如

廣武歎英雄

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律

四

其二

菟裘新卜汶河邊貧愛遊人病愛禪城內有居嫌  
近市山中無曆不知年朝奉蘆花秋尋魚藻夕看牛  
羊下晚烟田客瓦盆新漉酒縱無豪興亦陶然

十六

無論墻東與溪西栽菟也自使人迷買鄰喜得三  
家聚築屋真同百丈溪架有陳編供杜癖身營靜  
業媿周妻亭前十畝南山色不是看雲不杖藜

其四

憶昨紅塵走帝鄉偶因枚獵獻長楊歸來依舊千  
峯雪回首空聞一殿香北極寒雲迷大峴南山霽  
色勝崇禋三韓近報烽煙起肯把荷衣換禰禰

其五

歷歷平曠落晚鴉風林淅淅帶殘霞誰將一夜水  
天色散作千山玉樹花辭性向來真負俗浮名久  
已厭搏沙庭前雙鶴誰教舞不羨青溪道士家

其六

長天淡淡雪霏霏十尺山樓逼翠微濁酒自燒紅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律

五

素熟幽情肯與白雲違時邀鄰父隨村社閒愛蘆  
花立釣磯笑殺世人稱大隱不離城市說知希

其七

樓外寒雲鎖玉龍晚煙著樹樹重重香殘茗碗添  
松火已到柴門對雪峯霜樹落鴉迷野寺海天涼  
月度疎鍾因傷世上羊腸險不願人間龍額封

其八

幾曲煙村繞薜蘿寒山疊疊俯庭柯宵多礫塊時  
須酒門對滄浪好放歌老態偶于中歲見窮愁無

奈著書何白衣蒼狗君休問一卷楞嚴枕上過  
得家兄書

嶺外寒雲野燒黃楓林都濕夜來霜客中其被春  
遊倦天外看雲秋夢長歲杪更懷金馬客書來只  
念玉潭庄故園薇蕨今將老賦得南山第幾章

展墓黃山有述

山似長蛇岱嶽分古城佳氣晚氤氳懸崖馬踏藤  
枝雪絕壁龍蒸石洞雲彤管兩朝傳舊業紫宸七  
葉近明君自慙饕餮食堪謀野無柰浮名世已聞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律

五

馮德輿以澤守入郎司農澤故先太史公舊

遊地

十年稷下某臣將獨爾文成吐鳳凰笑我二毛仍  
作客多君五馬更爲郎每從念別思瓊樹且喜相  
逢問一行當日周南曾滯迹不知誰念舊桐鄉

朱公子席喜雨同陳光孺劉惟道作

四壁涼雲下晚庭月華微露夜冥冥張燈共集譚  
天侶把酒如臨喜雨亭狂客到來同玩世故人無  
事不忘形才名稷下如卿等浪說當年有聚星

留別馮用鳴

數段蕭疎下稷門，離亭斜日送銷魂。  
兩行貧病愁中淚，三月鶯花原上村。  
不是綈袍憐范叔，每於進食念王孫。  
也知明夜相思處，誰與同開北海尊。

辛丑春日同朱允脩太史飲呂汝授公子家  
觀其書畫

銀燭頻銷剪絳絃，碧桃開遍玉人家。  
樽邀上客留清賞，月上疎簾醉落花。  
狂態每于燕市見，遺編不向鄴侯誇。  
相看南北俱同調，肯惜顛毛近已華。

清溪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律

贈林陵李山人

才名白下果無雙，一片雄心對爾降。  
論價城堪連趙壁，裁詩楓欲冷吳江。  
行來海岱俱青眼，月滿觥籌下綠窓。  
取醉不須聽夜漏，樽前幾度換銀缸。

丁巳日同周野王高重晦秦質之夜過小東園

八分書名

樓頭望處入簾櫳，對酒遙看幾尺峯。  
世事與君談嶺岳，山雲終日罩芙蓉。  
樽開北海留狂客，人倚南窗聽曉鐘。  
黃曉晚松無那西風吹夜雨，談心真是未從容。

客青州寄懷楊茂仁兼簡百原時茂仁游太學

柳葉新時別穆陵，楊花如雪自檐簷。  
獨憐人與春同去，誰道書來鴈可憑。  
從事我能傾北海，扶搖君欲徙南冥。  
同丹幸有林宗在，莫向高原歎鵲鴒。

送人從軍關中

橫笛偏吹出塞聲，紫騮金絡挂青萍。  
軍書十二朝催陣，鄉路三千月照營。  
太華峯頭初放馬，居延城外又連兵。  
知君磨楯能成檄，不數燕然舊日名。

清溪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律

東莞道中

淡雲斜日穆陵西，芳草萋萋藉馬蹄。  
鄉路十年常作客，楊花三月已成泥。  
羞將袂袖空懷刺，自把長錢去杖藜。  
故國望來無鴈信，家書頻向醉中題。

少友

萬松青柏帶一村，千林啼鳥俯開樽。  
斜陽漸沒炊烟起，宿雨亂流溪水渾。  
離舍但容栽杞棘，盤餐應不厭雞豚。  
君看世上窮通理，何似山中掩荜門。

一區



一區雲木共垂楊兩岸風吹糝稻香深樹鳥來疑  
度曲晚山霞起似明粧閒從樵牧論生事自選沙  
洲釣夕陽草屋數間榆柳外吾廬真不愧柴桑

醉馮李韞贈余見訪之作

幾年閒問闊同心忽爾驅車坐綠陰山色清於桑  
落酒松風吹作海潮音依然淨土開祇樹不必狂  
歌在竹林好辦齋頭三日穀新詩共爾據梧吟

寄周野王

憶昨狂歌綠樹間于今秋水正潏潏空塔雨滴蟲  
聲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律

聲細古木雲深鶴夢閑我雙魚無尺素勞君片

石憶寒山相思氣是良宵苦愁見峯頭月似環

壬寅初度

未奏長楊鬢已儲攜家依舊萬山阿愁來不惜生  
名晚起方憐去日多野處近來無酒伴世情疎  
畫好在歌生年四十垂垂是惟有衣裳總舊羅

晚望

日上寒峯嶺上雲天清落木半空闊浮名自笑吾  
還我大夢誰知牧與君已把文章成長物且從塵

鹿共爲群相知惟有南山石自採寒松坐夕曛  
獨坐

灌木悲吟萬嶺昏棲鳥滿樹閉柴門霜雲疊疊垂  
寒浦暮鵲啾啾過晚村寂寞舊交空有夢淒涼明  
月對銷魂不堪回首英雄老自把吳鉤拭淚痕

初春出郭

蒙山千丈雪雲邊半似青蓮間白蓮春意漸含提  
柳色霜風遙散萼門煙一椽乘屋開詩社十畝栽  
桃伴老年京洛舊遊王貢侶近來尺素亦茫然

病中

滿城絲管爲誰喧獨有幽人賦小言謾把新詩酌  
令節更無上客過高軒貧看雪色還如妬病檢方  
書亦是煩極目長安千里外傷心鴻鴈又翩翩

病起

長日科頭不下階階前春草襯芒屨一床書卷開  
生蠹幾樹梨花晚耽齋經國何人稱大業名山有  
約負幽懷園林事事初經紀強起呼兒樹鹿柴

山行

四月新涼爽似秋雨餘烟色蒼蒼洲長空目極起  
沙鳥野鶴飛來鳴石樓學步幾年成聽獨談天四  
海無交游如今漸悟生爲幻欲負瓢囊訪十洲

艾山莊與楊茂仁別業近也喜而有寄

辟地年來爲采真煙霞時滿華陽巾閑看彭澤先  
生傳病悟維摩大士因築屋每邀雲作侶買山喜  
得僧爲鄰一溪明月千巖樹好待君來學避秦

過白佛寺

稜稜石磴轉山阿曲曲溪流陰綠蘿松逕客來疑  
清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律 二

太古竹房僧在誦波羅迎秋漸覺衰蟬細種麥翻  
愁宿雨多我病欲移家住此喜從開土問維摩

辛丑余上都門江繼升作二詩見懷病未能

答癸卯秋日憶繼升當寓濟南賦此報之

三載長安走畏途年來生計隱江湖我彈長欽歌  
無食君向秋風起壯圖但得美人青玉案何論仕  
宦執金吾一肩簑笠桑泉水期爾煙波訪釣徒

其二

更箇峯頭早結廬白雲秋滿綠蘿居門從過客題

凡鳥老向陳編作蠹魚三徑槐陰青蓋寂一窓松  
月晚涼虛幽居自信閑情減只是思君少寄書

邢大司馬別業留別邢養敘

相國山莊古道濱公孫張宴迄歸輪堂開綠野銷  
金甲草擁青油對壁人花外鶯聲頻度曲雨中桃  
菜又傷春與君奕世稱知己卿得臨岐不愴神

寄李季重進士

五噫歌成出漢關喜從今日謝塵寰情隨驛路牽  
愁去春放楊花伴客還交態與君期皓首故人獨

清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律 三

我戀青山心有約應相待爲訪千巖萬壑間

呂錫給諫久未拜命作此訊之

夕郎久拜未承恩諫草何時到帝闈顧我窮經淹  
壁水憐君待詔老金門回看京洛遊難繼自領煙  
霞道正尊漫說吾儕閑出處已將衰白負乾坤

寄呂汝成

浮名爲祟病爲魔自守空山臥薜蘿賦已憐魚  
點額歸家正及蘭成蛾翅迷芳草人難夢愁絕窮  
途泣當歌誰道河清眞可待長安月日奈君何

李季重得第歸娶赴任夏邑因寄

奏罷長楊下紫霄  
宜家此日味天夭  
五雲總賜櫻桃宴  
雙鳳親吹弄玉簫  
內史流觴榮畫錦  
仙郎飛鳥行還朝  
風流占絕人間盛  
念爾時時破寂寥

喜伍君圖過訪

逃名久已築幽居  
喜爾青山訪敝廬  
十載白頭重對酒  
一林紅葉愛停車  
往來故態還如昨  
讀罷新詩更起余  
我自沉冥君更隱  
人情都付絕交書

其二

海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律

三

隱計於今不待招  
敢辭跡跡避煩囂  
關來茅屋誰尋出  
向雲峯採藥苗  
世事莫論翁失馬  
塵情都似鹿爲蕉  
相憐雙鬢猶無恙  
共約深山伴野樵

東庄晚歸

蒼蔚山山晚霽稠  
幾聲哀鴈過汀洲  
星河遠隔寒林動  
砧杵寒生明月流  
十畝秋田堪縱飲  
半生羈絆法逢秋  
浮名莫道爲形役  
未出巖居已倦遊

寄周野王

穆陵滿眼雪雲飛  
苦憶周郎隔翠微  
遠信不隨寒

夢至長天愁聽塞鴻歸  
其憐鴈賦人難遇  
自笑藏山事已非  
聞道君家饒寂寞  
可能同結薜蘿衣

大雪山行

雲壓寒峯晝欲昏  
斜陽隱隱沒孤村  
幾行鳥跡尋山徑  
一片鍾聲近寺門  
凍合晚天吹角斷  
響迷殘溜帶水渾  
煙霞作伴吾垂老  
閑看平原獵騎奔

除夕

屈指浮生四九餘  
滿床惟有讀殘書  
窮來白髮羞干祿  
春到青山定卜居  
技拙莫須論敵帚  
時違那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律

二

肯曳長裾今王愛  
少臣先老誰遣凌雲憶  
子虛

余與周野王定約遊江南諸名勝因訪屠長

卿於明州歸而掩關人間事盡矣余以婚

嫁之迫不獲如願野王遂爲江南諸名士

所拉讀書金山寺中且完前約予既負此

良會又失一野王於其行也爲之槩然作

二詩送之亦以志悔

憐君屢裏有陽秋  
去去今爲萬里遊  
莫笑世人稱  
壯鳥且將散髮弄偏舟  
空江草綠金陵寺  
遠岸城

開鐵甕樓不是向平婚嫁迫片帆逐雨下楊州

其二

處處垂楊拂畫橋春風何處聽吹簫江從北固分  
三楚人到西陵憶六朝竹箭發時逢社鴈蘭舟歸  
處看汀潮與君共千秋約莫待淮南桂樹招

立春日董明府招飲同王季禎泰質之二進

士

美人飛酌泛春光宴客從教玉漏長階下魚龍陳  
百戲座中鶯燕奏千觴歌傳紅袖聞香澤月上珠

清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三

簾照晚霜我輩自饒方外趣豈因錦瑟醉君傍

見邸報大任光國以皮林之捷得官

驛使朝來奏捷書喜看千騎上頭居論兵馬服卿  
何忝世業龍門我不如功在玉關人未老肘懸金  
印事茫茫虛相期早上麒麟閣莫憶桐江有釣魚

其二

酒店香殘黃柳花子留幸舍飛天涯一瓢自挂風  
前樹十口同栖海上霞侯骨豈應慙世吏將門原  
自屬名家憐君百步穿楊手不與書生闔八叉

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風雨顛李花白白堯花然有酒但謀阮  
藉醉閉門不草楊雄玄故人得意盡羈馬狂客倦  
遊時息肩兒幸知書身少病貧賤不致天公賤

乙巳夏日訪楊茂仁于白佛寺值其病不能

飲漫賦一章

行踏空林逕已昏依依纖月照清罇偶來初地尋  
知己便謝塵緣禮世尊媿我未能從鹿豕喜君長  
往傲乾坤相看更有維摩病與爾同參不二門

清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律

廿

晚偕鄒楊二生同步南崗

與客披衣步晚崗疎霞點點映垂楊爲禽爲  
林勝不覺空門笑語狂石徑坐來惟鳥語天風欲  
斷送荷香茂林修竹吾生事肯使輪蹄伴客忙

夏日園居

幾年踪跡困沂陽飄泊那禁歲月長龍劍漫藏牛  
斗氣魚鉤偏對薜蘿裳山來蒼翠真如滴花落氣  
氤自有香望上高樓看海色遙瞻三島正茫茫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 稟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七言律卷之二

齋居

小窻新試白輕容  
欄外春花帶雨濃  
海燕近人棲玳瑁  
青山滿目削芙蓉  
閑來散帙尋高士  
世上知誰得醉翁  
已把南華齊物論  
任教君牧總輪囷

右轄景孟劉公展祀先壠賦謝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一

仄徑親驅小隊還  
使君高誼薄人間  
傷心莫聽山陽笛  
感舊應懷玉笋班  
三月鶯花迎劍佩  
一時冠蓋簇峯巒  
相知休問龍門業  
欲向淮南賦小山

睡心齋雜詠

雨過松梢墜鶴翎  
幾竿修竹傍簾青  
閑將經卷翻雲笑  
漫折楊枝浸玉飛  
謝客久知疎白墮  
齋心應自守黃庭  
諸緣息盡衡門掩  
欲向梅檀悟性靈

右焚香

跪向天公乞此身  
峯巒富戶樹爲隣  
博山爐有沉

香火瓠子危浮琥珀春  
笑拂桃花看洒落  
敢從麟角闢嶙峋  
銀鈎鐵限君須憶  
漫道臨池見古人

右學書

二六時間五蘊空  
翛然耳畔響天風  
休言岸在慈航外  
曾見蓮開火宅中  
泡影不須論世界  
微塵應是返鴻濛  
水邊楊柳天心月  
誰解蒲團悟後功

右打坐

已從游倦息巖阿  
萬疊峰巒一枕過  
誰識少文琴裏趣  
且消摩詰病中魔  
興來五岳堪飛舄  
直到三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二

山始放歌婚嫁向完生  
未老江湖隨地穩  
漁簑

右臥遊

朱欄曲曲暗凝香  
飛盡殘英蝶正狂  
伴客巧隨明月影  
開樽絕勝美人粧  
幾回風信驚春雨  
一片閑情對夕陽  
笑殺老夫禪意淺  
時時幽恨擾迴腸

右種花

乙巳夏日讀白氏長慶集因效其體

生涯爛熳歷年多  
謝却紅塵近綠蘿  
龍性豈殊中散傲  
鳳衰休問接輿歌  
貧來花月相爲伴  
身在雲

林不受魔除却元和詩義首野夫心地捉無他

其二

名未登朝身已老家無置驛客長投尊前不必教  
歌舞世上從他笑馬牛但有詩篇堪送目何須推  
落苦悲秋眼中兒女杯中物閑看人間美沐猴

其三

十年重繭困羊腸浪跡雖存鬢已蒼漫說當年稱  
俠客如今終日禮賢王可同聲叟携笻筇難比愚  
公徒太行解却苦空禪律縛綸竿一意守滄浪

河東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律

其四

事事從人笑不堪楊柳一卷睡方酣繁華莫遣教  
心闔岑寂應須破手談驃騎聲名輸第五但公伎  
倆只朝三君看幾許星星髮何用勝他玳瑁簪

其五

野性涼涼世已乖喜從方外赴胸懷從他鼓浪高  
如馬但曉爲廬小似蝸客到儘傾從事酒妻賢不  
問太常齋青山處處吾真宅檢點歸裝便可埋

其六

蕪却田園罷偶耕燒除筆硯謝浮名荷衣不比緋  
衣賤藿食何須鼎食榮薄俗笑人同蜀犬窮途無  
意戀侯鯖南湖秋色三千頃一曲漁歌絕世情

其七

抄了魚經灌鶴田開樽正是晚涼天莫論大隱方  
君市自愛清風不用錢世事多亡蛇足酒閑情應  
寄馬蹄篇租庸漸畢親知少一覺南窓盡日眠

其八

不向禪門證白毫不從世路厭青袍呼兒但使通

河東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律

四

五

文選痛飲何須讀楚騷打破瓦盆空自在掀翻公  
案悟方高已知萬事都無着肯爲三旌歎二毛

白佛寺訪高楊諸子值其已去

我來君已下山雲無數寒松挂夕照不是煙霞難  
作伴空教猿鶴怨離群逢僧但飽青精飯問字猶  
携白練裙莫道爾曹能避客野夫今日有移文

病復過小東

幽居卜就漢遺城十畝山雲手自耕從此息交如  
靖節不勞濁世棄君平一肩斗笠凌煙水四海蒼

林託姓名老態婆安心更短豈能衰自作書生

寄吳采于

與君相好更相憐我未焚丹爾着鞭薇省幾年人  
在夢松花滿逕客歸田已知吳質書難寄誰信楊  
雄草必傳多病轉愁身欲老酒人何日共遊燕

病中偶述

短髮蕭蕭耳半聾那堪苦趣日相攻兒因檢藥書  
從廢家爲迎醫室屢空償債自應輸佛法私貧直  
欲問天公若無二豎縱橫甚肯對青山送五窮

寒食後三日

卷之二 七言律

三

讀楞嚴經

苦海茫茫遍入荒回頭何處是西方只知負鼓求  
仁子誰去燃燈禮法王六趣終須歸有漏三摩從  
此斷無常非緣非業非因果一月光時十界光

又得吳采于書

初信來時柳未花于今芳草遍天涯自慙杜預空  
懷辯不謂劉邕果嗜痴讀罷裏言真密友傳來新  
句如明霞相親底事稱知己三葉交情屬爾家  
大父及尊人學士與家觀察府君暨兩太史公皆  
稱同年云

寄江繼升

十載從君借羽翰圖南那問一枝安祇知傾蓋論  
交易不道凌雲遇主難每飯豈能忘鉅鹿浮名眞  
是步邯鄲相思兩地俱無恙只爲千秋視一餐

同季韞家兄登城

十年曾約小東遊今日同君看晚秋自笑絲毫仍  
獻賦相憐華髮已盈頭幾聲落鴈衝沙渚一片孤  
城對石樓縱使村膠輪從事那能不醉似青州

携李韞過南竺

寒食後三日

卷之二 七言律

七

留君無計送君旋暫爲看山放馬鞭莫厭主人頻  
醉客且從初地共參禪一林黃葉飛秋浦萬嶺紅  
霞隔暮煙明日客程同蜀道離情且莫話尊前

丙午冬臘余上春官家兄作宋語送之因和

其韻

十載從君開草萊山中幾見野花開自從騏驎鞭  
先着空遺池塘夢屢迴白首一經淹魯壁黃金千  
里憶燕臺東君倘借扶搖便肯使家書負驛梅  
冬夜來青樓同趙季卿賦

久向蠶編老一村緋衣誰肯撤衙門窮愁書効虞卿著往事袍襟范叔存十尺丹樓寒下榻兩行紅粉夜開尊浮名不必如君達自有交情托弟兄

元宵日呂汝成邀飲燈市同馬源明官庶呂

三輪給諫

久客荷衣染洛塵豈堪重看帝城春金鞭橫路豈遊十羅帶飄香過麗人此夕故鄉遙在望誰家月暗傷神天涯詞客皆知已肯厭尊前酒態真

其二

上客招歡綺陌來疑從歷市見樓臺人依玉柱笛邊醉化自金釵背上開御苑鴉飛清漏曉候家歌散暗香迴帝京今夜仙都似誰是當年作賦才

廣川道中

柳色南來漸放春杏花和雨踏遊塵孤帆的的遙投浦夕鳥啾啾啼向人恨別情如千日醉還家妻厭五窮身六經不盡英雄事何物浮名轉愴神

贈陳進士十洲

偶因玄草信雄文今日何人不識君自笑虛名何

謝傳喜從年少見終軍花前賸有千場醉榜下曾看五色雲知已長安真濟濟可能相共話離羣

石樂吾至蒙

萬壑千巖桂一村喜君何自自其開尊坐來庭際流

河漢老去交情有弟兄

弟兄與余兄弟皆相善也稷下雄譚

餘白馬眼中生事寄青門當年脩竹饒三徑別後魚笱幾見孫

齋居卽事

海上煙霞十載分忘機鷗鷺已同羣但儲謝客登

山展好讀王家誓墓文

卷之二 七言律

用過草堂橫斷靄烟迷村

逕帶斜曛幽樓更少風塵侶自掃匡床臥白雲

九日登城樓

十年垂老萬山中此日登高獨御風每到良辰傷

歲晚肯將華髮泣途窮羣峯近抱寒無綠野水遙

含落照紅醅酽不知誰盡醉衰顏空對菊花叢

家兄山居

謝却朝簪梳碧流歸來削迹市廛頭饒他濁酒盈

樽渴不向華堂秉燭遊佳節誰同黃菊醉新居堪



弄白雲秋自憐多病衡門下望及寒山一帶愁

其二

放巨龜蒙一舍長相思無奈兩相望喜從稚子依  
元亮何必難兄是季方水色到門聽欸乃蘆花蒲  
岸隔滄浪茱萸插徧人雖少只喜登高不異鄉

冬日同家兄孝與訪楊茂仁于東莞

爲看名山遠逐君相携石上臥溪雲澄潭網集聞  
漁唱疊嶺風迴失鴈羣高會約尋雞黍至美人情  
望綺霞分不因興盡吾歸早好結寒松伴

清來先生詩集

卷之三

七言律

九

其二

一水迴環百里間偶因命駕宿寒山客成不速連  
宵醉心爲忘機半日閒幾處林鴉銜水去何方漁  
笛帶雲還升沉且莫從君問已把浮名托掩關

其三

孝鳥雛生八九祥遙從海底浴扶桑不貪唐帝黃  
鶯號偏妬盧家白玉堂爲識軍聲來楚幕嘗銜日  
影出昭陽啼時莫近中庭夜南園佳人已斷腸

燕

差池毛羽受風斜嘗向簷前蹴落花置戶也知防  
戾已空梁應是落泥沙因巢玳瑁窺廬女不作蟬  
娟誤漢家王謝舊栖今白屋飛來飛去負韶華

飲秦木成山庄

斷土爲園結構同助余亦依然相望虎溪中時翻  
細帙消閑日自選青山占小東遠屋扶疎聽鳥坐  
開簾蒼翠到杯空春林處處堪留興况復當歌白  
學工

從木成飲醉歸馬上偶成

取醉歸來月四更依依殘柝度雞聲枝頭欲辨寒  
鴉色樹裏遙看野水明柳暗落花隨去鳥橋迴村  
徑逐孤城歡情莫訝年來減半爲迷人學耦耕

營小東山園雜詠

百堵爲牆水一弓移家新住薜蘿中池開下土分  
泉脉閣倚長林跨彩虹清興坐邀松蓋月名花香  
散綺疏風野心久被山雲繫豈學人間木寓龍

其二

十載名場計已孤一丘真合置潛夫時搔短髮聽

黃鳥愛把長鏡闌綠蕪野水抱村紫錦帶山雲如絮冒香爐歛湖柳浪饒幽趣貌得王家一事無

其三

白榆千樹隱青螺樹底藤枝拂菱荷欲識醉翁非在酒何妨載妓共隨波石梁水落收魚網竹塢來濕鷺衰莫羨洛陽臺館盛紅塵終是負煙蘿

其四

蓬萊東望邈星槎海上三山隔絳霞堂阜封疆通魯道徂徠松栢護仙家空階聲斷蒲葵葉暮雨香

浮巨勝花

自故人分出處更無消息刊金華

十一

其五

霽色侵簾曉色清遠籬黃蝶亂倉庚養花天氣村村雨布穀人家處處聲莫以琴書分永日轉因老病學無生平泉舊蹟君休問草木誰知異代名

其六

苦竹周遭積護籬緋桃栽向白蓮池書將老易風前讀人似羲皇以上時山雨欲來雲可掬琴聲將斷鶴先知曾懷已自東巖遂肯爲蒼生起謝遲

其七

長日誰來訪綠陰松花一徑石堂深衙門自種先生柳祇樹初開大士林鶴夢迴時清磬斷絺衣挂處落霞侵悠然抱膝顏然醉魚鳥何曾笑陸沉

其八

靜掃團蕉坐鹿床白雲簷下伴焚香野花叢發鳥聲曉山館晝眠槐影涼龍性敢同稽叔夜癡名如穀顧常康雖無列騎誇休汝幸少移文媿草堂

其九

浮及先生集卷之三 七言律 十一  
戶外羣峯勢可憑彩霞百道挂峻嶒休文賦就誰相賞貝白樓高客共登過眼繁華眞歷塊前朝宮殿已爲陵君看隴上浮雲態不必人間感廢興

其十

竹迳逶迤轉綠蘋佛堂遙控舊城闌已知宅似王珣捨不顧囊同趙壹貧琴自無絃非得趣門多題鳳爲近人山花野蕝供樵採莫遣浮名再誤身

寄郭百原廣文時任膠東

海色秋來望轉遙故人書到雨瀟瀟誰將薄宦憐

才子莫向窮途泣聖朝廢氣仙樓迷遠樹月明幽  
夢落寒潮孤城逐客兼傷別萬事都從病裏消

丁未初度偶成首句用白傳語

四十于今欠一年飛騰心事竟茫然常貧彭澤惟  
耽酒未達香山也好禪龜策不煩唐尹卜烟波穩  
泛孝廉船從來名下無真隱吾已逝人未老前

戊申元日試筆

三紀年中樂太平石田何用費躬耕從知白髮饒  
公道不爲青雲歎老成五岳壯遊期杖屨千秋心

事謝弓旌天親無故身無恙問柳尋花任野情

余丁未冬日有贈安徐二賢良過訪詩時安

以大名之任故先寄安今得徐書以爲有

異同也復有此贈

寒夜清齋酒晏然留君仍欲叩君玄只緣有約成  
虛設肯爲將詩惜浪傳隱似牆東近世久情因城  
北美人偏偉長論是卿家事何必重吟下里篇

同呂汝成飲燈市後過蔣中舍與吳李諸文

酌

雪靜天街湧桂輪華燈散彩帝城新邀歡自贈金  
盤經取醉頻傾玉枕春大樹影含人綽約江梅香  
共月精神君看湖海尊前客都是元卿選裏人

秋日臥野芳館治諸圖務時復登眺悵然命  
筆

高槐如束露庭柯自啓衡門枯薜蘿古木折枝安  
鹿柴秋陽滿徑晒漁簑寒荒雉兔留蹤跡地僻林  
泉任嘯歌零落不須悲子建山丘華屋燕無何

秋日隱空樓即事

暖暖村煙柳抄田田社鼓報新晴臨書未解夫  
人筆夢曲偏憐老婦聲釣罷漁歌拙荆去離廬仙  
夢對霞清已如過志同張翰肯爲吾身計後名

飲雨後又同本處過其山莊

豆葉連岡柳陰河牽猿遙下北山坡則離竹院同  
僧語又同柴門到酒歌燭影照林樾鳥鵲鍾聲滿  
遠出松蘿同心小池宵初未取醉無妨夜漏多

冬日沂陽道中偶成示茂仁

雲裏解羊裘此岸海霞隱隱挂扶桑天低鴈字衝

寒水樹密雞聲出曉霜老去漸無婚嫁累情深轉覺弟兄長低徊二十年來事笑與東風戲一場

戊申冬夜訪季韞於怡園話舊因憶其宗伯

尚書

寒夜清草感慨同雪花飛絮燭搖紅別來袖裏三年老去城頭一畝宮家釀爾能傾坎道辦香誰肯爲南豐傷心滿目山陽笛只有清談共阿戎

大風

連朝風雨閉柴門起看梨花落幾村野迥漸青樵

未定年譜

卷之二

七言律

五

唱出春缸新綠潑醅渾但將暇日娛文史更少閒恐到子孫遮莫送窮無乞巧荷衣羹飯溷乾坤

早起小東即事

身爲無事司晏起門因謝客晝嘗閑一泓舍上村前水幾尺溪南雪後山贏得漁樵稱社長隱隨鷺入朝班空齋靜業蒲團外新句成時覺旋開

巳酉春日過白佛寺有感

偶夢竹枝步原陵便禮如來訪舊僧文字業緣拚弊帚聲聞禪觀倒枯藤寒山代木 樵斧剝桐毛

蒼映佛燈最是故人零落後傷心獨向石欄凭

從好

適志年來萬事輕煙霞原不同浮名因從吾好疏人爵肯爲山資減道情斗酒坐聽黃鳥語石田閑帶白雲耕長安事同傀儡莫遣華顛逐後生

晚對亭同孫元彬小酌時元彬至自任城

綠樹離離映綠疇一尊家釀佐吳謳林霞點綴風初霽野浪紛披麥已秋沛上客程經曲阜江南舊事話長洲逢君不忝稱知己莫向天涯歎遠遊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律

五

余與同年王肖乾原有遊海之約會營小東

不果作此寄懷

自領名園事事幽青山終日對村簫敢言踪跡同高士爲戀烟霞負壯遊末路故人惟我健殊庭仙蹟其誰求超然臺畔相思望憶爾時時掉白頭

戲簡楊茂仁

誰道紅顏不保身紅顏今日負青春啼殘粉黛應憐貌繡出鴛鴦只如人執扇賦裁班文怨高堂思斷仲卿親雲鬢勞破凌波去迴首蕭郎是陌塵

時清軒成與孫子元彬及兒輩日相樂也卽

事賦懷

竹徑蜂喧百合香槐陰如織界清涼狂呼棋局看  
兒戲試壓村膠喚客嘗樹裏碧欄縈落照城隅丹  
閣帶迴廊浮生此日無多數誰信名塲是戲塲

移榻晚對亭

卯色天開夕照紅竹床高枕臥清風曾無一事思  
書誤市有二三客窮舞燕蹴花湘簾落餘霞散  
綺石堂空支離形與支離德已過浮生四十中

江表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律

七

送外弟秦木成應省試木成是質之弟質之

與余幼同學有壁人之目云

陌上疎槐花正繁君隨黃鵠競離翻到來秋水湖  
頭瀉正是春蠶筆底喧連壁久應慙叔寶雙星都  
不愧陽元也知得意年方少能向山中憶小言

初春出都城同呂甥賦

柳色河堤又日新幽情喜得某天親迎春水作思  
鱗浪帶雨山如淡墨效客悶止長途塞鴈鄉關遙  
望隔京塵一鞭一轡煙霞裏猶是年來未了因

房山道中馬上望見塞北諸山感賦又示玄

韜

山作將龍客駕風憑虛一望俯空濠誰將古錦籠  
春色亂揮浮圖滿太空直以登臨消磊塊還因陵  
谷憶英雄君才十倍王摩詰逗漏禪機一夜中

雪後同呂甥相亡妙新兆泣而賦此

雪滿綈袍立不勝寒林一望晚烟平客因感舊頻  
揮涕天爲看山又放晴千里自憐能命駕萬家甯  
已置佳城渭陽人聽山陽笛散入西風慟客情

江表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律

十八

周子寅坐中贈王季木

寒夜清尊共一浮雄談犀利比吳鉤斗邊御氣通  
仙掌月裏清砧散帝州老眼向來無世界真才從  
此壓名流千秋獻吉同長吉見爾何能不點頭

春夜同王季木周子寅飲房海客宅

燭跋時童喚二三與君傾蓋即深談歡邀白眼人  
皆連酒是青州客盡酣國寶有誰稱照乘世情無  
事不終南草前自笑在如許始信稍康果不堪

河間道中寄呂甥

擯塞呼盧跡已陳酒樓連夜夢難真誰知權笏垂  
魚事不是耕田鑿井人老去尚爲秦議客途窮轉  
憶魏家親談天舊侶能相訪好認飛花渡口春

今日

芒屨竹杖自婆娑已把青衫換芙蓉活計畏人談  
米價閑情經歲付牛歌詩文漸覺中年益景物無  
如孟夏和貧賤莫嫌今日苦將來今日也無多

春日喜高平仲過小東園

性僻近虛萬事慵喜君空谷足音足相呼相喚鳴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律

十

春鳥爲用爲雲近郭峯談佛漸能窺小品銜杯不  
覺到高春支離自歎形爲役一往從教笑我愁

十姊妹花

嫩白嬌紅掃髮油官眉樣樣趁風流曾經天寶年  
中盛慣向昭陽殿裏遊對酒莫歌三婦詭傷離偏  
繁二妃愁天台春色色依然在不同人間憶阮劉

鴈字詩序

已酉冬客都門友人李季重攜客所爲鴈

字詩者以示余余覽之喜其多致語峭語

然猶憾其實則修境虛則傷音不能不令

人憶鄭鷓鴣袁白燕耳余因漫謂季重曰

大凡詠物之體貴意在事先情生象表使

爲者在若滅若沒之間而讀者作有意無

意之想一比一興且虛且實至于取材廣

而刻意真已屬第二義矣李季重笑而不

會因爲十章反與余言多相左者仍出以

示季重不知能再博季重一笑不

其二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律

七

跡印蟲沙篆影鏤驚飛磔碌亂汀蘆銜將舊蹟來  
禽帖散作遙天筆陣圖風急行行看斷續雲深點  
點辨糊模依然倉頡傳真訣莫向秦庭論有無

其二

雲似隴廬潑硯田真形多出鳳書前若逢驟雨成  
張草肯向平沙效米顛勁筆直凌飛鳥勢長空誰  
作戲鴻篇銀鷹鐵馬歸何處欲與天公一致笑

其三

誰散天花向晚風銀鈎屈曲落霞中鸞鶴鵲反背

堪憐虎爪驚書思未工極浦亂投疑信脫長天飛  
斷只書空君看戀渚回翔態妬殺纖腰舞漢宮

其四

露結烟霏望渺茫祇因排字故成行飛連雲漢垂  
環路畫似龍文憶史蒼素月光中留體態迴波影  
裏落鋒芒肩吾若欲書神品何必當年晉二王

其五

松巖點黛綺霞紛漱玉流泉迥出羣不與鷹鷂爭  
坐位直將毛羽動星文邊雲疊作黃麻紙暮雪飄

法外先生詩集

卷之二

十一

爲白練裙莫羨鵝頭兼鷓尾總無一筆得如君

其六

吳江秋冷白雲殘薤葉飄黃柳葉丹妙鮮不將千  
兔禿羣飛眞作八分觀因過江水成之字好與金  
天記烏宮我欲臨池懸技拙借君戈法倩人看

其七

煙空一帶起舒徐鳳泊鸞飄也不如學得散花龍  
女勢題成戍客鴈門書南飛北向傳眞筆有畫無  
文寫太虛寄與詞壇騷雅士人間多謫墨爲儒

其八

逸似群仙嘯碧松明如初水在芙蓉雖無數墨壽  
行事也透因文會意宗書史雖黃難定價佳人尺  
素特傳封安棲忽爲驚弦起漏盡偏鋒及正鋒

其九

天際遙遙屈復伸千行疎密待誰勻體成儘可如  
龍虎書就應堪哭鬼神每到迴峯疑折筆自憐孤  
影未成人當年賞鑒從歸來難去空中辨假眞

其十

風裏遊絲嫩篆烟聯翩眞是合方圓溪邊照影難  
辜楊樹杪雙飛好郭旗紅殺書家稱燕尾只愁衡  
岳斷魚箋也知牛女天邊信幾字相思爾代傳

晚望

桑麻蔽野樹鳴蜩落日高丘望寂寥地可采眞誰  
作侶心從辟地不與朝華紋點黛臨溪水柳色如  
煙拂畫橋醉卽破愁吟更適園裏曉處是逍遙

尤國大侄以轉官過里時家兄予告居鄉病

中漫賦

絕技能穿百步楊論年也似北中郎才如燕頤屏  
無敵業就龍門果善藏一曲有誰收下里三騶重  
喜駐高陽健兒進酒平頭扇爲爾殷勤一舉觴

病中不能送大侄又賦代別

病骨支床枕曲肱偶因送別起沾膺牙兵挾續懷  
三輔鉄騎如雲護九陵我計難于客穴鼠君時迅  
似得霜鷹傷離共約相逢日誰道明年不可憑

其二

四壁青山儼合眷閑庭花竹伴呻吟三年離別

江東先生詩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前話萬事艱難病裏心度曲尚憐紅袖舞銜杯  
視綠槐陰幽居雅似王摩詰只少阿咸共入林

送高平仲之遵化觀省因過都門

天宮木落送君行寒意都隨別意生官道幾程同  
鴈宿空愁孤店聽雞聲豈因幸舍歌魚去自戀斑  
衣戲絲情知已長安能薦賦莫嫌到日少逢迎

同二侄端飲質之木成家

燈花結並博山香愛客頻言夜未央一飯也邀南  
北阮雙星不減弟兄張疎簾隱約橫參宿艷曲高

低度索郎一自與君分出處休將窮達論文章

得曹純原觀察書却寄

雪滿千峯處士居書來寒意失吾廬官離粉署施  
行馬老向韋編伴蠹魚誓墓文成遊子倦買山錢  
媿故人疎他年儻效尋花例小隊元戎好覓予

先觀察公往授經羸博之間曹明府先生其

高足也邇來六十餘年矣一日晤孝廉陶

肖徵于友人座上問之乃先生諸孫以先

生嘗從外氏姓今始復云

江東先生詩集

卷之二十七

四

三世通家幾世分相逢誰解語離群不知范叔爲  
浪祿猶問侯芭事子雲千里有人能命駕一尊何  
日細論文清歌未竟驪駒奏無計題君白練裙

庚戌除日

吾衰甚矣復何堪又是明朝四十三遲暮已無聞  
達望光陰都付短長談春蘭秋菊時相伴憂喜冬  
冰了不慙但得餘生婚嫁畢擬將騎鶴覓盧仝

冬日登東青樓樓舊爲先太史公讀書處今

以祀觀自在



雀唳空梁四壁虛經年不到馬山居楊枝水冷觀  
音偈盡箇塵封太史書呼馬呼牛聊復爾寓龍寓  
駟竟何如浮生稱意應難得一艇蘆花穩釣魚

病齒

枕上雙頰似火攻露齧偏怯外來風莫嫌數似韓  
公少自笑身如范叔窮侍久老妻呼不語煎來炒  
藥漱無功何時得借金剛力吸盡西江嚼破空

春行

落盡餘錢柳陰汀繁花如繡密林垌耽佳終日吟

洋々々々々々々々

卷之二

其五

驢背擇勝還須置幔亭隱逸傳中儲姓字江山句

裏借精靈浮雲聚散浮生事莫厭青袍老更青

清明

寒雨冥冥忽微寒客隱隱漏斜暉春時病比秋  
時劇今日人知昔日非桑柘林邊村社散棠梨花  
外紙錢飛也知飲酒被紕素不是天刑杜德機

輓王木仲王德懋二太史

舊交零落委風塵頃失當時門玉人天上幾程京  
北路人間十歲宰官身千將暫出旋輻輳桂魄初

圓卽墜輪猶有東山貧病安厚安老眼一沾襟

悼亡之後赴兗州途次有感

黯淡雲山伴客程回頭不在客心驚肯嫌姓字安  
州里已把家緣托弟兄嶺樹漸將鄉夢隔風塵誰  
念旅身輕生前生後都無累五嶽從今好結盟

過五台村山寺感舊

山市休時鴉欲棲寒峯隱隱魯雲低身披蔓草過  
顏苑手握殘僧問舊題幽夢已將今世隔閒情難  
破半生迷浮沉自覺形骸累杜德年來肯木雞

夕々々々々々々々

卷之二

其六

下子庄

古塚累累像覆盆馬頭霜色下橋昏千林暮靄紫  
洙水一徑霜無走石門風捲落鴉低曠野烟拖殘  
照露寒村單車熟路飄然去猶有閒愁縹客魂

曉過曲阜

城隅瓦礫遍沙田過此今經二十年節王向人詢  
姓字月痕如面如婢娟風燈閃爍明村屋廢殿荒  
涼挂曉煙寂寞舊交何處問祇將衰髮一潸然

石佛

誰將山骨斲空王體貌如如歷晉唐縱惹微塵原是果也知天耳不聞香有雕有琢還歸樸無相無宗本地光我欲參時頭亦無相携同去住清涼

齋居

紅漸稀綠漸凋開窓山翠雜雲流瓶花幾朵紫書帙水色週遭護石樓垂老莫嫌天逸我辟人真厭禮如簪言無明纏縛何時解不必深深藏大壑舟

雨後

微雨清塵蟬亂鳴綠楊山外看霞生風迴浪起三眠柳花落香隨百轉鶯病裏世緣同嚼蠟老來心事類懸旌扶搖已絕圖南便萬卷還須抵百城

亭上

亭上林林立萬松柳煙山翠望濛濛閒將奕旨消長日客有禪僧伴醉翁攤麥塲中憂夕雨打魚船上帶殘虹幽情不爲窮愁減斗笠披雲牧笛風

先太史公以丁丑奪情議起許江陵相旨旋

以吳趙二太史跪上被校前籍遣子迭至潞河江陵聞之怒甚論且不測會以憂歸

得解未幾用辛巳大舉與新建蘭谿兩公同以不及例鑄秩改外壬午江陵沒起爲南部郎行至滁州卒而公相繼拜相而先君事迄無人知之者值不肖兄弟家食日久又不獲自鳴其狀先君賁志泉壤者垂三十年矣微有天幸辛丑之役家兄孝與備貞館僚寀繼先人之業不肖窮途落魄復得承乏內制拜官之日緬思先德因賦一律既以紀事且以志感

三十年前侍從人豈堪留滯老江濱孤忠未得世銀管有子重來近王宸七代自知慙閥閱一門何幸掌絲綸燃黎微炬從來事引領雲霄媿致身

序來先生詩集

魯邵公 真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李本校

七言律卷之三

屢書招平仲不至詩以促之

謝盡窮交不謝君君來何止一論文草衣木食須  
商確野鶴岩松待處分下榻每留僧某宿邀歡仍  
與月相聞英雄伎倆銷除盡只好青山伴白雲

寄江繼升

絕交久矣爲逃虛念爾仍題尺一書才子聲名非  
二鳥故人消息斷雙魚拾來隴上雲堪贈悟到圓  
時月不如莫道老夫禪觀定相思猶在十年餘

寄周野王

客歲山園話別秋從君無計強君留已知婚嫁迷  
青眼更喜文章重白頭湖上放歌誰和汝林中把  
臂望同遊相逢稷下先生問曾道吾今似比丘

上李大司徒

昔日長安啓事留舉朝聲價手山收卿材久合居

黃屋公望何須在黑頭一代人倫歸月旦萬家尸  
祝蒲楊州及門小子雖狂簡猶勝車前飲對騶

寄錢心卓先生

十五年中音問疎君南我北混樵漁堪憐兩地安  
仁賦遂作千秋叔夜書江上風波難隔夢閒中述  
作已盈車公徒七十多先達莫笑狂夫老敝廬

懷沈太玄先生

可惜秋湖剖蚌年明珠顆顆對君圓中郎邂逅逢  
文舉小陸吹虛遇茂先伏櫪未能酬伯樂雄飛誰  
料迫虞淵西陵草色東蒙月望裏相思共渺然

其二

邇來佳句法如何委巷謠傳里耳多莫以真才輕  
歷下有誰詩格解元和堪投楓落吳江水難比黃  
河遠上歌老眼深山安敵帝吾師敵盡世間魔

秋夜

萬事煎心夜不明勞人幾日又長征蒲園松菊誰  
爲王如鷺雲山送出行生死淚痕枯老眼睽涼身  
境歎浮生東西南北從茲去到得覓銷魂未成

山園十別詩

余之營小東園者二十年矣規畫頗有次第庚戌再放自謂與此園可保沒商事有大不然者出於意料之外不得已舍之而去沾酒依依去步惜別各爲一詩以見鄙况

春寂廊

芙蓉統檻竹凝香亂石樓西日影長三疊琴聲青玉案一簾花氣紫荷囊妻僕晚膳時燒笋鳥弄法

注東先生言集

卷之三

七言律

三

貯清軒

庭槐靄靄覆濃陰萬玉栽成小竹林當戶一松垂寶蓋隔花千嶂列瑤簪北窓風臥羲皇上西土

寄樂堂

十載歌斯且哭斯豈因舍爾覓山資高車大蓋非吾願問柳尋花是幾時置酒何人推宰社傷心此日罷題詩并魚語鳥都岑寂夜夜虛窓泣晚颺

晚對亭

石稜齒齒磴如階日費幽人幾鞦韆竹簟掃花雲蒲徑藤梢拖練樹懸崖每憑雄傑思前代自採雲芝僕晚齋風葉蒲簷虫網戶鎖依相怨鶴相猜

受月臺

素綬寒深落井梧松枝弄影桂輪孤黃花索伴階前臥白髮愁從病後梳望裏桑麻沉玉海醉來魂濯水壺天涯縱有清光色得及煙波景况無

咀華館

玉軸層層錦帕分碧紗窻外度流雲由開佛乘二摩教架有仙家十賚文山色統離僕筆札書聲向夜出松筠牙籤一一封題了滴露研珠且不聞

芍藥欄

蘭畹何須咏楚騷昔蒲空傍五雲高誰將錦障橫空谷似與詩人闔彩毫時續花王稱接武酒當初夏止持螯予鄉海鹽適以此時至傷心好奇東風信莫遣春來客夢勞

隱空樓

欄外羣峯似鐵圍一塵不動兩花飛無明盡處明  
無盡幻滅非時滅幻非須識維摩言是默何勞迦  
葉笑藏機等閒參透真如理莫問征人去與歸

蒼然閣

路下松稍雁鶴驚冷然如在聞風行閑來日洛中  
原眺不覺身同羽化輕檻外雲霞揮手掬佛前揚  
柳辟塵生堪憐明日長安道空有登高望遠情

文集橫

四十年中結習緣不離故紙覓真詮才無白地即

浮來集言

卷之三

七言律

五

光妙名寄青蜨驥尾傳莫悔離羣能作賦已曾云  
壁生學逃禪遺文蒲案詩千首乞與蠶魚共暮年

問野王得萬士喜

憶昨緘詩慰敝廬詩來字字比驪珠清朝愛老鷹  
先達未路逢時好上書鼓鼙尚期遊渤海怒飛才  
是到枋榆同心事稱知已獨有雄文我不如

送別百原之萊陽

竹色空齋掩寂寥間愁連夕對君消病來生三死腸  
先斷說起文章氣尚驕靜養琴聲彈別怨天涯客

路是明朝已知絕調人難和灯向蓬萊聽海潮

山園感賦

庭鳥處處啄簫籬景物郊原寂歷時列岫冒霞明  
似錦晴煙着樹纖如絲秋來鴻鴈傷心候人憶梨  
花帶雨枝擬伴禪和遊脚去豈愁弱息與頑兒

過艾山莊言別

壁上傾筐與絳車瓶中粟是老妻儲自從難覓三  
生話不復重番一架書別後艱難經伏臘眼中兒  
女付豚魚愁人血淚啼殘後獨枕山窻夢擾予

浮來集言

卷之三

七言律

六

壬子秋日過平仲舍中懷茂仁

相離已過第三春忽向新知問舊人我對綉袍應  
拭淚君看故劍莫傷神難將筆舌傳心事誰有肝  
腸似爾真一見一迴頭漸白豈堪長別電光身

其二

夙世交親此世離相離仍作有情凝雲翻雨覆成  
今日女嫁男婚憶往時舊事思來吾喪我故人別  
後信還疑傷心觸處腸千結豈問君來知不知

又懷野王

我來三月教於斯不及逢君得意時座客有誰知  
曲誤絲毫何處對花枝裁書欲問風流事仗酒偏  
懷雪艷安老境向來同調盡長安待爾續心知

一之日漫賦

雲飛風起徧荒村客擁琴書晝睡昏沙渚凍殘鴻  
鴈影板橋霜踐馬蹄痕青袍嘆老無長策白首干  
時愧埽門明日關山千里外敝裘誰與閱寒溫

落花詩

浙浙風吹萬點飄爲誰憔悴爲誰嬌江妃月裏拾  
清不朱之三 七言律

珠珮秦女樓中斷鳳簫掃逕尚爲人愛惜閉門愁  
對雨蕭條憑誰寄與東君道莫遣流鶯怨寂寥

其二

紫燕參差黃鳥飛遊絲蕩漾絮霏霏誰知金谷佳  
人恨疑是巫山行雨歸陌上驂驕披錦繡曉來驕  
鳩惜芳菲長安冠蓋紛如簇欲賞韶華願已違

其三

空裏飛僊撒錦裙絲霞零亂墮紛紛十三樓上無  
消息二六時中化雨雲似與妖姬爭楚舞若爲璣

竹泣湘君隨煙惹絮飄飄去辜負羅家九錫文

其四

杜鵑聲裏亂飛浮蜂也開心蝶也愁誰把香魂招  
楚夢空勞薄倖夢揚州遺簪墮珥春相失逐葉隨  
風水正流一自繁華銷歇後美人曾用錦纏頭

其五

屈却榆錢雜柳綿殘英猶憶態嫣然內園忽奏三  
千舞錦瑟齊催五十絃曾爲仙郎開滿縣因逢天  
女散當筵芳姿處處成飛屑休向樽前唱採蓮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律

其六

幾番春信過芳林誰遣韶光也陸沉舞席蹴來飛  
燕動宮鶯銜自上陽深難將向日承君寵莫道沾  
泥是妾心玉梳不浮檀板歇誰家池館閉陰陰

其七

簾幙風迴得得寒殘紅點點傍雕欄誰將玉露傾  
仙掌似摘瑤星下戒壇麗質依人香淺淡芳容帶  
雨淚欄杆老夫俗韻銷都盡枯向靈山會上看

其八

避日猶聞車馬喧洛陽何事訪名園如珪如璧鋪  
金埒非霧非煙傍水村自惜殘粧逢少女還依芳  
草待王孫紅顏命薄皆如此同向東風掩淚痕

其九

弗絕珠盤玉不鳴女郎有伴笑無聲貪他結子遭  
風妬留得疎枝對月明已分飄零同弱草轉因開  
謝歎浮生憑君莫問西川路浪說人間錦是城

其十

恨殺劉郎舊錦袍天台原是妾前身休將瓊樹誇  
江令却爲凌波妬洛神嬌怯謾憐無力舞低侗如  
憶薄情人班姬純扇長門月都似儂家別後春

其十一

露軋烟欺別故枝牽情綰恨怨遊絲有時聚溷流  
波內無復窺簾入幕思難比蘼蕪逢舊侶轉憐芍  
藥是將離幽懷欲訴春先去說與封家十八姨

其十二

寂寞胭脂墜粉紅攬人偏是綠楊風不隨落葉哀  
蟬候畧與傾雲注玉同弱質但愁逢野馬芳名真

合署驚鴻無端更憶長安事腸斷斜陽一路中

其十三

拂檻拖香去復旋飛來知墮阿誰邊愁吟才子年  
年句好代名姝步步蓮雙與飄風同旦暮已從歲  
蝶斷因緣琵琶曲罷明妃去無復平安錦字傳

其十四

惆悵年華夢亦空相思無路逐飄蓬若能奔月陪  
大女絕勝迴波舞漢宮燕子樓前書斷絕水晶簾  
外玉玲瓏傷心誰解王筠句嘗把幽懷恨晚風

其十五

碎剪綾文劈鳳釵漫隨寒露濕瑤階眞同客排  
絲障莫與佳人妬錦鞋聲斷紫騮郎不見歌殘玉  
樹事全乖當年妾向同君面只是崔家願未諧

其十六

清冰參差西後東玉顏飄泊爲誰紅煙拖楊柳枝  
邊用人倚樓臺窗裏風欲伴餘霞成綺繡還隨明  
月下簾櫳柔倩李詩春狼藉不獨嬋娟怨畫工

其十七

幾迴搖影拂銀床錦碎明光玉錄香留得英華發  
屈子莫嫌情致老徐娘疎蕪掩映同微雨臥閣紛  
披對夕陽聞道江南春已暮使君空爲鏡湖忙

其十八

飛去還將絮共黏搖搖曳曳轉厭厭鮫人宮裏彈  
珠淚金母班中散玉簫對景擬裁希夷賦彌空誰  
撒風沙益宋家兄弟稱才子麗句當年爲爾拈

其十九

休將妾貌比娉婷轉眼風光水上萍積素恍分  
室白亂紅遙隔數峯青愁隨明月瑤枝艷倦似  
人玉手亭冷盡不禁幽恨切巡簷猶自惜餘馨

其二十

翠碎紅殘拂綺窓千林都受厲風降流鶯作伴原  
非伴嫩蕊成雙未必雙疑是列仙乘碧霧何如艷  
曲罷秋江相思莫話明年約到得春來淚滿腔

題錢貞甫萃芳樓

綠紗飛樓萬木間孤城曲抱隱如環編籬巧作迴  
文錦列石眞同玉笋班池水倒涵鴛鴦影松雲遙

帶鶴翎還吾家石閣栽三叉只喜週遭盡是山

將發冠氏同貞甫飲胡恒岳文濟館留題

名花雜葉徑紆迴雉影參差落酒杯盡棟遠分霞  
綺色茶煙忽散水雲隈主人有韻堂先肯狂客當  
歌玉已頽觴政亟行情更洽驪駒應惟僕夫催

高陽道中見月

去去長安尚隔塵離家兩見月華新天圍平野低  
連樹人隔寒塘遠問津柱魄總添遊子悶荷衣重  
對帝鄉春汶西狐貉淮南橘從此無勞問化身

海交先生集

卷之三 七言律

三

高陽承孫愷陽太史過訪贈之以詩

樹色依依漸到京逢君一語四筵驚已知海若慚  
河伯轉笑蟲吟附鳳鳴國事邇來同射覆詩才差  
爾不留行立言吾已慚偏霸安得桓文仲王盟

送趙平甫謫官還東家

石今遊倦已飛還我尚未名魏闕間舊國未忘兒  
女淚歸輪先上具敖山世情誰肯憐疎拙客路徒  
勞損髻頰此去鄉園逢故侶道余幾日鬢毛斑  
得汝成兄書念余客都門之苦却寄



爾懸何如我病愁我窮還致故人憂閑來屈指思  
同調只有夫君得到頭即第又新春草色燈花誰  
伴昔年遊傷心西北勞勞望無限雲山與目謀

送朱允脩宮庶請急東歸

爭傳小鳳到綸扉何事清朝得賦歸文字向誰論  
眯目煙霞原不礙雄飛花香蒲路迎仙棹水色當  
門上綠衣知已無人能薦似臨岐迴首重依依

下第後陞比部過訪有贈

滿眼宮袍擁陌塵誰從失意慰沉淪何來龍躍雲  
游來先生詩集卷之三 七言律 三

津客屢問鸞樓棘棘人乘興強謀花市醉無衣  
過帝鄉春江南意氣如夫子肯向飄零說釣緇

送于長文中舍奉使東歸

仙郎暫輟紫宸班歸美扁舟一水間樂事未忘尋  
綠野王恩原爲借青山朝常國典詢中壘酒政茶  
經付小蠻君去東家三百里有誰相與共躋攀

送吳對廷視山東學政吳昔爲曹州守

朝辭蘭省下明湖海色遙澄使者符綠筆吐花凌  
越觀錦囊得句賦齊都棠陰欲傍新桃李竹馬爭

迎舊大夫無計共君趨魯道披垣墮樣畫葫蘆  
直中書有感

曉排閭闔近星辰暮惹爐煙下紫宸玉璽不開時  
有詔金甌常覆爲何人當階紅葉空搖影隔含青  
山好作鄰黃閣畫封爲侶散花磚生草案生塵

同云靜初給諫張憲松侍御張海陽王元起  
傅鼎卿三進士飲苗孝廉君穎水園

城外西山壓柳青溪邊鷗鷺滿蒲汀只愁濁酒頻  
空壘誰識多賢是聚星舉網忽聞魚撲刺移觴還  
游來先生詩集卷之三 七言律 十四

待月娉婷同心况值皆同井謔語深談任醉醒

甬中入直寄懷李大司徒

宮殿霏微隱玉樓黑雲低度鳳城幽獨行遇甬先  
車馬萬國來王憶見旒趨省更無人伴食上章誰  
可話同憂朝走闕事應難數只是尚書近白頭

寄宋侍御釋田

十年別去邈山河梁甫吟成泣當歌六合有人傳  
諫草一環幾日賜巖阿聖朝闕事虛黃閣遷客風  
流在綠蘿公等選賢吾碌碌太平景象竟如何

秋日重過觀心上人禪房

每因送別憶歸家，望裏鄉心隔海涯。官况寒於秋後雨，人情虛似鏡中花。機鋒偶露因僧話，淨域相留拚日斜。縮足欽容腰磬折，朝衣誰說勝袈裟。

送董聖祠還任城時余有卜居之意

客子乘秋下洛河，驚人南望渺煙波。到來唇舌頗尙冕，歸去衣裳冷薜蘿。泛宅與君求北屋，買田從此共狂歌。門前三日揚州路，不往其如明月何。

中秋前一日張憲松侍御以雙鯉斗酒見

浮公先生集

卷之三

七言律

七

走筆謝之

旨酒盈尊鯉更鮮，美人相念意翩翩。賞秋正值逢三五，取醉何愁少十千。官似長卿非慢世，賦從平子問歸田。憐余縱有昌黎筆，無奈陽城遜爾賢。

聖節早朝

列炬烘雲破曉烟，羣騶清道盡朝天。誰知闕下千官會，猶是宮中五夜眠。玉帛但聞收內府，金雞虛說報中消。艱難最是調羹老，曳履逡巡近壽筵。

送錢麟武太史請急南歸

水落河梁秋已深，美人鄉思逼寒砧。也知秦望羣頭月，嘗繫燕臺客裏心。世態但須傾若下，名場誰說勝山陰。休言才子官難調，金馬從來有陸沉。

冬夜夢作山園樂事詩不成醒而賦之

帳殿連朝進御文，何來清夢到松筠。看花只許鶯爲友，視稼親將犬入雲。采得藥苗和土晒，買將經卷與僧分。隔隣野老方迴席，已被漁郎喚作群。

其二

焚了觀音幾瓣香，手移藤席趁陰涼。童來命汲沈

浮公先生集

卷之三

七言律

七

花水粟盡愁無餒，鶴糧釣雨先將龍具織。裁詩何愛鹿門在吾家，七葉朝賢貴到老。無多守一庄，兀靜初給諫爲下室作狀賦此志感。

感溺當年總似荀，悼亡詞復愧安仁。豈期筆底鮫宮淚，滴盡臺前玉鏡塵。雅意偏知貧病苦，化工頻出笑啼真。三生有約應難必，且盡人間未了因。

除日簡王季木

春色初從一夕過，梅花綻盡柳烟拖。官常託病親書卷，客喜逢君少睡魔。今日豈知明日事，新愁恐

似舊愁多東山剩有蘭亭景待爾同開晉永和

春夜與季木坐而誦其所爲詩者

相依連夜到參斜人闌瓊枝語闌花爾將六郎凌  
絕壁我慚千仞掇明霞雄才倒瀉明河水險語齊  
驅下坂車莫惟閉門甘寂寞除逢君外只呼茶

春夜同呂甥自燈市步至御河時予將出都

罷却觀燈已二更與君橋畔聽溪聲宮中樹影浮  
鴛瓦樓上人歌雜鳳笙被酒頻揮慷慨淚傷心休  
問灰生情相依緩步愁分手欲向青山買月明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三 七言律

七

又同呂甥赴苗君穎之約是日大風

春風復合御河水塵起真如毒霧蒸祇以談心類  
聚族因之過市又看燈遊龍流水紛車馬戚里侯  
門說廢興最恨我曹矜蹕甚玉欄不共別人凭

出都

撒手名場掉臂還鄉心已挂綠羅間官庖借以供  
行李月俸如何足買山花事正繁人已去省寮莫  
如我先開桑果舊有垂綸石從此人稱七里灣

留別呂甥

歸心日日出長安只有離君一事難骨肉豈堪垂  
老別班行况作異人看祇因上塚須過里敢謂遊  
名且挂冠我已華顛君善病書來但好說加餐

平原道中

東風一夕又天陰寒意凝霜柳不禁世路豈如歸  
路遠鄉情較比宦情深且呼濁酒同兒醉漫剪孤  
燈紀客吟聞道白門春正好扁舟已繫渡江心

寒食長清道

墳頭添土紙燒錢麥穗穰穰柳絮飛綿過眼繁華  
空不覺春華盡

卷之三 七言律

七

幻跡當時離別又今年幽期入夢何爲者舊國  
來好暢然東去輪蹄南下棹故鄉從此隔風煙

靈岩

谷作連房幾萬重山形千片玉玲瓏峯頭塔影橫  
斜白村外杏花點綴紅迴合烟巒分腹背摩娑碑  
版辨門宗鷄鳴舊跡今何覓石洞雲流萬壑中

晚至上方

相似麻林徑似蛇扶僧來問鐵袈裟鶴鳴欲應清  
明雨袖拂疑霑岱嶽霞千古何人開法界一溪春

杏葉天花明朝更輯登臨展甘露泉頭弄玉沙

登岱

泰山景大事大登岱不必有詩天門曰觀  
泰封漢草是詭詈山靈語不足爲也間有  
作壯語及誇語者譬之功夫母而德天地  
適足以明其贅耳余登此山者兩其一爲  
丁酉冬曾作數絕語不必壯且秀然是窠  
臼中口頭禪也今年甲寅復有事于茲更  
爲律詩八章章各有旨雖不足以爲泰  
生色較之又手金脚者似有不同惟讀之  
當作如是觀

其二

躋攀分寸上重閭谷裏雲生白日昏到此始知天  
等級型來如在世渾敦金泥不見仙人字赤縣看  
爲帝子村新甯徂徠俱尺咫休誇西嶽有兒孫  
石磴盤旋儼白虹直從山趾貫洪濛櫟囊策杖忘  
家子叫佛呼天折臂翁銅瓦有時爲盜積金身每  
日費人工玉妃似得東皇寵五百年來震位崇

其三

泥金甲馬絹包頭楚服吳音徧九州只爲大羅真  
有路因教少婦不知羞布施盡作金銀界土著都  
無桂玉愁聞道官家新有例燒香錢比調庸收

其四

罡風陣陣碧霞生海上三山一線明雲氣吐吞含  
宇宙丘陵高下辨虧成千層鴛鴦分珠闕萬朵蓮  
花遍玉清莫惟世人翻覆手上方雲雨下方晴

其五

唐帝磨崖石已崩魯公蹟被惡書陵但將功德  
名姓不識人心有愛憎酒肆盡爲居士設仙臺造  
與俗流登寒山片石都無有歎殺當年溫子昇

其六

寸木囊沙負戴躋捫參歷井上雲梯人工欲奪天  
工巧民力難將帝力齊絕塞不聞休士馬宸居况  
未樹榛題中原事事堪搖首還把脂膏付土泥

其七

綠霞掠髮骨生寒更看重裘倚鐵欄雲縷細來依

蠟屐香紋微露出星冠碑雖無字名還有身到懸崖合亦難休訝衆生求現果世間多少業漫漫

其八

擬絕塵寰見帝容天闌徙倚望難從長生路是何人到夢世門爲佞佛宗今古思來真寂寂乾坤無日不溶溶雲興電掣終如此愁聽寒鴉噪晚松

到家

春田下種客歸來喜與青山共酒杯宦薄幸無婚嫁累身閑還訝鳥魚猜三生舊事燈前話五岳新

齊東野語

卷之三

七言律

三

圖篋裏開了得江南煙月債飛花移向白雲栽

甲寅至家後過小東

松鱗漸皺竹孫多栩栩花風蝶正過曲室但留懸畫壁庭鳥新構養雛窠春山若與歸人笑野水新添過雨波侯骨卿材吾分少肯將鷄肋易烟蘿

其二

庭滿荒苔屋聚塵竹枝抽笋菜花新空留飲酒讀騷處無復齊年垂髮人蟻陣蜂衙仍舊壘榆錢欲絮送殘春踟躕已恨歸來暮聞道東家又換隣

贈李恭甫

心無機域學無筌豈問浮生擾擾緣對酒每忘人是主看山常以日爲年門當絕巘開雲屋奴有長鬚種黍田媿我一官同鼠臂何由共爾臥蒼煙

南遊

欲看南天三月春幽情不怯問迷津暫違雞黍田家樂頻見江湖夢裏人社鼓滿村水麥雨星輶隨處過花辰挾來幾卷名山記讀罷翻愁見未真

董婦哀詞

樂天惜別爲楊枝坡老朝雲也費思豈若百年女債俄成一夕鏡臺絲孤燈欲斷招魂夢執扇休題絕命詞自嘆曾爲潘岳賦逢君猶憶結腸詩

濟寧汎舟同張嚴二文學及諸子賦

月上輕橈照綠蘋烟空一帶空如銀斟來魯酒休辭薄歌放吳趨已偏眞欲把江山酬麗句且將名姓付時人携家喜趁浮家願况復鶯花未老春

夜泊加河

舳艫鱗次集新河桅上紅燈混綠波堤柳細分山

色影酒人都向月明歌地當齊楚音聲雜客到江  
湖感慨多我欲乘流仍鼓柁往來不覺態婆娑

登觀音閣地在沂沭間

高閣遙從天外凭漕艘銜尾貫如虹壯懷已斷思  
鄉夢久客真如行脚僧是鴈南飛迷澤國雲山東  
去走蘭陵庖厨但足供遊屐還憶當年負屬登

舟入黃河

帆檣千片上洪河雲水冥冥蕩盡歌破浪雄心聊  
此逐扁舟生計奈人何幾行無沒天邊驛不斷

原棹裏歌吳楚乾坤今日始故鄉回首是南柯

舟宿淮南

帆拍遙颺樹映蘆隔林漁火一村孤休疑入水黃  
能事且看稻天白馬湖牛背笛聲來牧子人家燈  
影落牆烏連宵寄食淮陰市誰笑王孫不丈夫

寶應觀音閣

三十年前此處過當時短髮近成皤雲帆岸柳灣  
灣沒朱拱丹楹歲歲多平地忽然開鹿苑輕舟依  
舊下淮河風塵勞碌神搖徙何日巖棲守一窠

楊州

十年虛作楊州夢今日經過意黯然不是有心負  
明月祇將衰髮恨流年青樓我自憐才子禪智誰  
能揀墓田欲折瓊花寄幽意他生莫似此生緣

龍江驛

驛樓虛敞瞰江天一派歌聲萬井煙山比洛陽差  
較秀水連滄海更無邊人家籬壁皆編竹城郭風  
遭盡繫船惆悵三分誰作偏遺奸千古說孫權

江東門二首

山交長蛇曲抱城江流宛似列環營一夫可守  
人險百戰徒爲六代爭好把梯航培王氣不勞宮  
闕美陪京東南民力中朝事每到登臨感慨生

其二

城外浮圖山外江日痕帆影落幢幢陂田決水船  
通寺茅屋臨谿竹滿窻玉樹歌殘沉霸業鼎湖龍  
起護雄邦已知才盡吾垂老欲賦南都氣未降

金陵同里諸丈招飲楊園

枇杷初摘蔗漿渾內苑池亭近水村座客盡爲莊

微語解衣聊醉秣陵尊山爲木假奇當戶丹似槎  
浮直到門今日分司同洛下紫雲誰解醉留髭

毘陵訪吳采千因過其水北園

往事十年同說夢窮交三世盡知音我從北海來  
南海君把禪心易市心竹色當窓搖雉影梅枝夾  
徑護藤陰已看濠濮真非遠不是求羊不許尋

其二

水抱周垣竹覆牆柳枝煙外綠蘿莊溪窮更有亭  
爲島荷靜微聞徑有香不是青蠅汗琬琰豈容白

日到羲皇江南久信無卿比捫虱從教夏日長

白麝道

客程踏破幾芒屨猶有登臨願未諧地欠游人如  
倩負景將詩料作差排山頭疊疊停雲蓋日脚冷  
冷墜雨釵江月江花看未厭肯容鄉思着胃懷

和申玄諸同卿見贈之作

生來取適在林泉野性真于水竹偏此日一航同  
辟地逢君片語賡遊仙目疏曲沼安卷石更結空  
門學生禪笑殺老僧原興淺五湖不泛汎歸船

技贈吳世于

我爲公車髮已華年年賦草得君誇誰能冠蓋同  
三世縱隔齊吳似一家老態尚未耐命駕人情到  
處畏含沙逃名自信韓休伯餘論何須問齒牙

丹陽

舴艋消搖終日閑黃鸝綠樹流潯溪林稍半竿曉  
幽影窻外幾尺灰堆山世情冷煖魚飲水客况寂  
寥僧閉閣揮汗如漿浪如沸強呼濁酒開愁顏

返棹

三年情事盡昏昏走遍天涯強自存涕淚到今  
枕席兒童難與訴寒溫相逢夢是虛歡喜歸去人  
非舊里門身外浮名心外景總無一事不銷魂

呂將軍邀飲河房同張存肅奉常作

客是南京與北京相携河上快觴情舞筵袖掠芙  
蓉水畫舫人依玉柱竿珠翠半簾明笑靨樓臺兩  
岸圖歌聲莫愁子夜君休問腸斷風流在石城

天寧洲

柳色江村遠近濃竹籬煙外日高春柴門逐處灣

漁艇寶璫隨流落遠峯鮭菜久能諳土味林泉真  
可滌塵容休將留滯換風伯曾爲名山賦往從

### 金山寺

水立天垂望欲迷風颿遙曳亂雲低城闌遠岸疑  
橫鉞石臥空江似伏犀客樹乍分紅閣外殘陽猶  
在白門西南朝舊刹荒蕪盡不獨頭陀憶簡栖

### 真州聞馮用鳴寓維揚遣使訊之

十載齊門信也孤相逢豈料在江湖君如張儉門  
何止我比虞翻骨亦無澤國浮家彌歲月美人對

月夜書寄李順衡

卷之三 七言律

二

岸隔孤蘆憐余好爲揚州住橋上簫聲醉可聽

### 李順衡中丞

一疏當年靖楚氛幾多諫草舊曾焚遼陽壁壘留  
精彩仙客家鄉近水雲聽徹玉簫遠跡歸鳳成金  
谷罷參軍茅靡鼎沸中朝事今日誰能舍使君

### 過臨沂訪野王不值奉使秦中

十里驅車爲覓君君來猶自滯河濱有書欲付門  
前經得句空貽嶺上雲風草在囊誰共讀松聲滿  
院客愁聞野人賸有江南話除爾相知不許云

### 寄王辭初給事

與君同省不同棲諫草君焚我照藜每自退朝尋  
樂地還因刻燭共詩題別來江月隨人影夢斷宮  
雲迷樹低世事漸輕禪漸悟濁醪斟向白銅甌

### 寄王季木

爾今旅食在何方我走江南江路長勝地有詩憐  
謝朓懷人無處夢王昌蟪蛄網戶燈花暗絡緯鳴  
階秋雨涼蒲月相思難住看大東峰頂立蒼蒼

### 寄楊茂仁時得官不赴

家食知君與俗違小官何事促君歸老來更酒窮  
途淚遊倦方知昨日非明月巧隨孤影瘦寒花不  
似故人稀桑泉水落漁梁出寄爾今年鰕正肥

### 無題

枝枝紅葉傍巖前葉外晴霞照綠波訪舊難逢人  
隔世看山空憶黛如螺峯頭霜折松鱗斲石上苔  
封鳥篆叱暗海相逢今已矣倩誰常去到南柯

### 松濤

謾謾肩輿帶暮陰脩然疑聽水龍吟萬年枝上波



掃日九里峯頭浪蒲林莫向揚州觀盡鵲恍如蓬  
島弄潮音不知當日陶弘景可有乘風宗慙心

蝶粉

海棠初放燕飛飛紅已參差綠已肥剪得繡紋含  
玉屑今成粧面下羅幃香燼葉冷隨花老絮惹風  
飄逐夢歸聞道佳人眉十樣畫時須爾助光輝

梅花

影落疎籬玉不分清庭幽意對斜曛橫橋渡處人  
披雪明月誰家笛叫雪素質好隨僧比瘦寒香惟

卷之三 七言律

有鶴相聞孤山處士迹名客與爾空齋伴此君

花影

月上瑤臺春意濃交枝接葉亂重重風迴欲閃蕩  
仙珮雲破難窺行用踪只爲鳥來畚下上忽疑君  
到未從容橫窻入幕添幽伴誰道相思路不通

秋柳

搖落霜林萬木衰依依獨樹晚蟬嘶可憐紅葉悲  
風候正是黃昏暮雨時橫玉一聲天共遠長亭千  
里客歸遲傷心莫共離人望無復青青贈別枝

燭淚

拭却千行又萬行春宵欲短恨何長從教燒斷心  
中燼誰問啼殘別後粧愁態肯隨春剪滅輕痕不  
分夜燈光義山才子偏知怨到得成灰意未忘

香塵

金犢嘶花寶轡輕綠楊枝外正流鶯依稀似麴縈  
螺黛雜香如烟隱鳳城拾翠總無春信息隔簾空  
見月分明青樓望斷青絲騎愁殺蕭郎陌上行  
雪夜同秦木成飲趙平甫園居

卷之三 七言律

三

雅笑狂嘲夜欲厭財銷燭爇喚童添窻含雪嶺生  
垂野雲起松梢月到蕪痛飲何須論瑣闥忘機絕  
勝甘飛鉗生來密戚兼知友肯笑謀生突不黔

七言律卷之三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 肅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七言律詩卷之四

沂陽感舊寄茂仁

十載相依醉畫堂雲屏錦瑟對爐香如今客長同  
寒雪何處逢君說斷腸幽夢有誰憐碧玉清歌空  
憶舞霓裳征輪驛騎催行李回首東臯但夕陽

早發穆陵

四山圍合古齊都曉日嚴霜白草鋪遊子獵雲  
徒馬悲風吹鴈起寒蘆峰如箭括通天峻閣北尤  
泥設險孤惆悵六朝餘恨在平蕪南望入江湖

淮縣道中

絳霞遙抹海天紅棟樹棲鴉曉笛中纖月麗如人  
商澤荒村低被雪雲籠衰慚薄宦沾微祿愛訪名  
山作寓公聞道滄溟珠有淚絲毫今欲問鮑宮

東萊陶明府招飲時元宵前三日也

都忘此夕近元宵幸有良朋帶月招春酒醉中看

火樹玉人歌裏度鸞簫三章約法傾浮蟻百益明  
燈映步搖我醉不嫌題錦瑟絲毫須得使君消

元宵宿密州署中

一院寒鴉棲又驚清城人語雜歌聲空勞歸夢醉  
佳節且喜名山送客程虛館尚懸春勝絲良宵誰  
伴月輪明挑燈對酒成私語有約黃昏負此生

和家兄雪中險韻詩四首再賦兩章仍求屬

和

深迷小徑急使寬廣莫遙疑練影幢擬剪梅花鋪

大庾若爲裝笠釣寒江彌空鱗甲龍疑敗插漢  
巒翠欲降記得去年當此夜鹿巾清興對銀缸

其二

氷綴松梢玉綴槐梅天粉地并瑤塔初疑白鶴  
全墮忽見青山骨已埋秦嶺烏蹄愁張望瀟橋  
思好安排江南十里孤山景欲訪幽人願未諧

其三

新詩欲賦苦才纖却喜蘇公不道蘊亂酒繩河低  
案戶紛如桂魄巧侵簾光浮玉樹千重素影失

山萬點尖有客烹茶饒冷淡紫綬半臂借誰添

其四

佞佛年來守一龕瓊田千頃映伽藍花開此日梅  
須訪客有何人睡正酣鹽絮比來誰得似尖又賦  
就調應慙也知帳底羔兒酒絕勝荊州有賜柑

其五

逐雨隨風透敝衫飛綿落粉遍重岳千林積素難  
爲竹萬壑藏冰變作城若與凍雲同漠漠恰如文  
手並慘慘儂家剝有南山色夜夜清光對玉函

其六

朔風栗烈似嚼觶六出仙葩正拆苞入鏡總欺我  
客望騎驢應漫野人散影搖玉案侵窓色花覆  
簷柳梢最愛青山能會意曉來先定白頭交

別素與家兄

回一見髮蒼然兄復今離又幾年我病亦同君  
病苦歸程擬在去程先老癯心事休憂杞別後家  
音數寄燕夢裏音容梁上月惟思幾斷伯牙絃

用韻答季永

久爲離君歎索居相逢已是一年餘肯將踪跡同  
凡鳥更有詩篇附鯉魚薄宦難羈遊子輟窮交忍  
絕故人書前程預擬長安事閉戶先生髮不梳

雄令王維則招飲城北玉皇閣

老一醉瓦橋關睥睨遙憑海色間樹裡萬鱗攢  
若蟻城頭尺土疊爲山因貪高會忘趨闕况是新  
知喜破顏候騎不須借去路風塵難得片時閑

將至京喜見呂苗二君相送之使

柳上鴉還日已昏逢人喜復舊銷魂回頭鄉路  
千里入眼桃花正一村對客漸營紗帽語解裝重

宿願承門呂家池館苗家第醉殺當年八斗髡

贈劉幼孫

庭稀抱牘鶴常驚書案前頭草碍行手板在床迎  
送簡隱囊陪客笑談清官同橄欖能圓味性比騶  
虞不殺生恠道縣人多念佛使君久已破無明

贈曹允寧

新詩句句逼元和才比香山覺較多此道筭來無  
敵國廷君真似遇禪魔行間秀滴三危露筆底奇

爭九派放老眼幾看仍幾拭觀場其奈世人何

編歷夕園詩以紀之

雅意多生結構間主人真是會清閑亭臺到處皆  
臨水屋宇雖多不碍山悟此首楞番覆妙景如匹  
練往來琢虛將賞鑒歸文叔園記從今盡可刪

其二

十八丹樓映綠蘿橋經路緯織如梭花邊溪靜人  
倚驚牆外舟行竹泛波俗套盡除松樹壁家兒解  
唱柳枝歌憐余學圃垂垂老只愛山椒與水渦

辛丑年冬月

七言律

子

郭百原罷官後寄之

十年海國祝庚桑何似青山趣味長世事到頭皆  
嚼蜡誰人得路不亡年韋編讀易經傳子茅屋眠  
雲鶴有庄莫以興朝優在野如今餓殺秘書郎

並帶牡丹

一片春心兩下在駢英疊葉圖明粧綠耐分作隨  
肩態紅萼齊噴帶笑香姚魏同時稱富貴夷脩對  
面逞風光天台伴侶應須定莫顧劉郎又阮郎

送翁完虛奉常冊使德藩兼懷舊遊

七十峰頭七十泉夜來飛夢浴齊淵偶聞上客驅  
車去欲伴名山借榻眠周禮至今猶在魯泗徒好  
憶再遊燕國人耳目皆相屬莫爲時情懶着鞭

贈曹育原圃丞允寧兄

世間萬事莫須疑豈有英雄不數奇君似文饒猶  
論格我非曼倩故常饑時危笑卜偷生地局冷偏  
工絕妙詞且向馬曹閑挂笏西山爽氣也相知

夏日同張卓吾元靜初二給諫謝夢蘿焦衡  
止二兵部暨呂甥欽定園

辛丑年冬月

七言律

子

西山空翠滴澄波柳外花枝浸叵羅移席就陰頑  
顧景呼兒進酒故停歌若論世事唯應醉但是心  
知不在多欲把客愁銷古月君歸其奈夜凉何

用元靜初韻答高中白民部

觴情謹致太敖曹賦就新詩獨爾高挑得歌兒態  
有態約來詞客興俱豪浮生是處留鴻爪雅會相  
忘只燕毛我倦久焚銀不律爲君仍製轡輪袍一

又用前韻答刑養敏民部

才也如君只計曹新詩奇比夏雲高休論齊地飛

鵬興又伴燕臺擊筑豪客去每留人炙輶老來惟  
有話顛毛荷衣綻盡誰當補笑殺章郎蜀額袍

一 飲定園和元靜初見贈之韻

國論烟塘賴爾曹豈期林壑興尤高屋容暫借澄  
波洗官况何如酒態豪山影層層分石髮湖光澹  
澹數溪毛芝蘭臭味枌榆契不向風流歎縕袍

泛舟勺園得紅字

手調冰水泛荷風杯照蓮花酒飲虹君已浮家同  
雪上吾將上宅近藩東山過微雨疑添翠林隔殘

陽半露紅莫向竹林搜往例開曹端不誤從公

贈熊壇石

遼事當年類養癰憐君一疏走元兇封狐變後猶  
存尾塞馬亡時莫附胃試向浮雲看起戒何愁前  
路不從容楓林楚水休相問且醉今宵長樂鍾

寄趙季卿

卮酒心談一夜中燭搖簷玉滿堂紅別來只念人  
如削書到翻驚蠹已空留得形骸酬野鶴豈無消  
息似天龍聞君已辦逃秦計萬樹桃花在小東

題曾太公眞

面上烟霞腹裏經雖然人貌是天行曾無別事惟  
丘壑骨脫凡胎隱姓名鍊得化身同鶴瘦銷除俗  
韻比梅清也知畫史留仙訣不像容成像廣成

送別曹允寧觀察中州

相看雙碧秀英英惟底危言似賈生世事對君惟  
短氣吾文得爾遂成名銅臺月照人心古梁苑秋  
隨別思驚火熱交情財半載臨岐休訝淚縱橫

廿六二

昨日鄉書說亂離中州屢疏報年飢臨危只得官

才子感遇何愁賦好詩丘壑定須營退着英雄豈  
爲借山資花期雪夜當思我正與元方一石時

寄王季木

聞道東方亂已成君無憂歲戒詩情已知到處山  
將買兇是驚人句有名誓異休同王逸少迭征還  
待郭緣生君常有志爲地史云雲潮雨覆長安事見爾從頭

話不平

重華宮

石梁鱗甲儼飛龍水面琉璃翠碧空銀鎖畫封金  
屋草珠廉秋捲下宸風人來未卷傳呼少望斷長  
門信息通一拜延安仍不許誰知宮內是離宮

古佛堂

絳節黃幡隱繡袍珠簾不動慧雲高法輪肯爲人  
心轉佛眼應悲帝力勞塵寰定無空世界壁間猶  
挂舊弓刀金鉞鐵杆降魔像豈是紅樓現白毫

將出南內又與丘房二君飲玉河橋上地當

重華殿後之東時閏八月十五

江外外言身  
去去言身  
七言律

九

碧梧脩竹蔭河流未是三天是十洲眼境忽疑心  
境滴宮花不似野花愁老璫說事稱官裏內死開  
樽礙上頭興盡與君乘月去始知人世又中秋

東省盜起因憶兩兒

九眼枯時淚轉增愁看霜葉下疎枝戰餘故國多  
新鬼祿薄羈人魂野僧憶爾足依山社在懷鄉難  
把鴈書憑北來不就長安米想請而翁病未興

乙卯九月

中秋閑却又重陽少月清歌少菊狂病裏客懷難

對酒亂來家報說離鄉仙都出世原無例苦海  
愁未有方兒女業緣丘壑債小東惟有寐時忘

迎仙亭 卽旋磨臺

摸地閭閻拔地臺瓊宮處處欲飛來人如磨礪天  
行近級轉風輪徑屢迴羽衣裏殊庭延海客箇中眞  
主是仙才陶三樂六看今古總與浮生作劫灰陶  
文謝兼二大樂大佩六  
將軍印皆古今異事也

北臺

洞中梯級半空懸手挽金繩上斗邊內苑看來盈

江外外言身  
去去言身  
七言律

一

一惺忪雲開處近諸天堂前玉几猶鋪錦池內龍  
舟罷采蓮聞道紫宸新有慶可曾宮裏笑綈錢

贈楊北之大行

楊子談經動魯邦識君眉宇信無雙書爲下物杯  
常把詩有驚人飯飽噫但是勝遊同領畧若論交  
契久投降故鄉從事長安月願爾時時過小窓

壽曹太夫人八十

百歲齊門御板輿驚重疊映瓊裾有兒不識江  
東薛作室何須路北魚羸得里門稱活佛還從機

丙辰制科友人實爲勸駕旣而落第感賦

老馬爲車強着鞭  
禾臺乍字有誰憐  
偶因伯樂稱知己  
遂使靈均又問天  
不道千秋須甲第  
只愁五斗乏丁年  
故園亂後無松菊  
何處重吟桂樹篇

廿六

世事々々添錦上花人情好詫酒中蛇輸來劉毅檣  
蒲拙運去韓侯骨相差黃屋日慚棲小草白頭何  
計祝君華無鹽西子君休問只悔從前掃髮鴉

奇馮德韞叅知時簡兵遼塞

使君年位比中郎十萬親提鉞海御聞道生兵倭  
猶虜好將戎索縛降王貂參款塞邊烽息兇鵲穿  
雲獵馬強試掃燕然一片石故人老手尚淋浪

寄由玄渚

憶醉君家綠野時。壁人清對木犀枝。別來苦憶支  
床骨。寔是憂成滿髭絲。絀扇舊題珠有淚。江鄉遠  
夢路多岐。扁舟何日楓橋泊。同補寒山寺裏詩。

夏夜飲苗君穎水園同秦質之祠部

彼岸琵琶此岸燈柳梢涼月影層層霞光著水朱  
成碧暑氣侵人酒間水勝地儘堪酬落莫浮雲何  
必羨飛騰醉來狂態班班出劉阮當年得未曾

季重差竣東歸作詩憶之

和爾語來已不占如何歸計又相淹浮名滯我三千界  
疑義須君二百籤菱信風回花綻雨千談人去雀窺  
簾嫦娥氣恨秋時寡好爲清光伴玉蟾

夏夜

乾星濕土晚涼天  
梅帳松窻坦腹眠  
竹影依人屈

夫才曰  
七言律

三

作笑花香滿戶月相憐已將定水澆眞種不使文  
魔攪福田但得一宮成解脫耕雲叟箇釣桑泉

萬曆丙辰歲豐詩爲定州宋守作

秋稼如雲徧綠疇好風常似瑞烟浮村村社散人  
扶醉采采蓮開夢並頭旭日照桑間擊壤山童蒲  
葦戲牽鳩太平自是諸君力東國何緣一借籌

病中簡琴重

居官絕糧已三周臥病吟詩冊數篇去年今夜客  
何處明月照人愁可憐長笛短簫難入耳家雞野

驚初相傳李三謫仙幸比屋尚能時過南窓前

海浣舟飲同李漱玉方伯賦

十里紅蓮如茜裙菱花拂棹影繽紛隔簾鼓吏催  
行酒狎王歌兒攬論文水面科科鶯爪樹山椒塊  
塊佛頭雲追歡鎮日相隨處令局憑將樂事分

高梁橋

垂絲寶幃隱金裙翠袖拖香掃綠筠微暈上腮初  
中酒迴波却扇似疑君營營蝶穿狂柳撲撲楊  
花攪熱雲短續不嘶人意緩醉覓撩擾帶斜暉

秋日感事

眼見秋花又漸空耳邊愁聽砌邊蛩滿腔血淚同  
誰滴一把枯柴也自侯欲撒手時貪薄祿軍關心  
事是頭風苦吟正好如山谷灰裏因何撥未工

送姚世所侍御南還時有悼亡之戚

聞道扁舟去海鄉離情種種爲君忙寒燈照影依  
兒女歸路同誰說腸腸兩歲長安愁米價一肩行  
李伴琴囊相送且作春明計待爾朝家作主張

寄高孩之時備兵婁東

望極南雲欲盡天雪垂江樹杳無邊啼鳥揚柳會  
裁曲高髻雲鬟近有篇傳塞興豪輸百萬水犀教  
就領三千君來未及拿園叟好賦新詩弔昔賢

送李尊尼令邯鄲李先令邢臺

作客那堪送客行離魂銷盡紫駟聲車停茅店煨  
殘火雪覆髯奴伴去程一世詞名追李守百年殘  
夢憶盧生叢臺二八休膏首紅拂君家正受卿

除夕感懷

衰髯明朝又一年光陰冉冉暗相捐耽他薄酒須

微祿留得孤身仗老天未濟卦中占半世小乘禪  
裏樂無邊文章伎倆英雄志付與東風刮曉烟

清明

西風綻柳柳沉鴉盤草如雲藉落花游子風高叫  
平澤美人金鴈隔輕紗野田比紙新培塚獵火燒  
出遠照霞獨馬嘶風塵打面黃昏坐向酒胡家

弘善寺看茶花調于長文

花時被病強持觴猶爲看花到夕陽倍蕾財如曾  
乳菽郭附齊放口脂香生因佛土姿愈淡韻比妖



姬態不在聞說君家裏樣好有于席上闔明粧

春日韋園同石詹簿于中翰

野懷散誕王情真  
柳枝綠白入溪午  
不聞農播穀  
樽開忽聽鳥鳴春  
官稀出謁嘗離局  
酒耐笙歌不計巡  
三月鶯花千里日  
故鄉情繫異鄉身

得房海客書

萬木凋零送出燕  
如今又是養花天  
貧將薄俸酬書債  
病悔當時費酒錢  
梅雨三犁鋤麥壠  
松風一榻抱琴眠  
相思極苦仍相妬  
丘壑雲霄爾俱偏

浮天允三詩集

去之月

七言律

十五

其二

相思何日是河清  
但見年來事不平  
鼠技有容銜窰態  
人情那識陣泥驚  
竹埤西掖慙餘食  
柳浪南湖寄此生  
幾欲退歸須爾至  
除君誰好話深情

暮春同質之止宿苗園

客與豪時飲若流  
波光遙與暑天浮  
狂來據榻客留王  
水上移樽棹替舟  
樂地每年勞治具  
都人獨爾能銷愁  
辭中浪語君休笑  
俗殺歌鍾伴五侯

舊第看花

曉足袍冷睡紅粧  
塔掛金輪月似霜  
語燕尚來栖故壘  
華簪猶憶眺空牆  
玄都舊事誰堪省  
玉笋新班喜再昌  
莫說彈冠兼相宅  
渭陽人豈似王陽

光國姪以兵輓粟徐州

徐方千騎轉漕兵  
君到兒童識姓名  
氣韻沈雄燕老將  
文章天性魯諸生  
黃樓泛月人招鶴  
白苧連江唱滿城  
我自長安慙潦倒  
鄉心時夢國西營

王季木卜居嵒湖跡爲避人詩

陸放翁何處桃源可避秦之句但始爲詩

浮天允三詩集

朱文公

七言律

十五

六章余雖才謝王維頗亦病同馮衍拈筆

和之如其數

何處桃源可避秦  
如今且付少年心  
饒他蛇腹能吞象  
自信羊頭可鍊金  
記就六丁誰下上  
既無二甲任浮沉  
他年一葉滄溟裏  
好向麻姑痒處尋

其二

何處桃源可避秦  
小東茅屋三無隣  
近來隸隸難充口  
舊日漁樵肯待人  
千卷陽書供蠹腹  
幾竿脩竹龍鱗山  
中雲物知無恙  
留作歸時白綸巾

其三

何處菴源可避秦買田淮海未逢人耳中白鳥雷  
万罷階下玄駒戰又新傲骨老來彌跳浪詩情窮  
幾不遑巡仙才第一王摩詰許爾他年某卜鄰

其四

何處菴源可避秦不成充隱不成真門雖近市仍  
栽竹客過高軒勸摘巾如畫宦情聊寫意寧文活  
計豈謀身閑來愛檢南華讀無適從來果是因

其五

何處菴源可避秦東西南北任波奔根柴自笑鳩  
巢拙尺鬣難容水性渾說鬼窮時須說項留賓散  
後不留鬢傷心夜夜松楸夢猶爲荆花解覆盆

其六

何處菴源可避秦且將歲月付遄迤五年七品郎  
官俸十口三餐乞子貧典盡朝衣仍買醉燒殘熟  
結正懷人詩飄茗椀圍棋局聊畢吾生現在因  
用中同季木七多齋暢談分得書字

有室荒蕪不掃除客窓惟檢讀殘書喜君俠骨某

禪韻就我談空兼課虛鬼斧神斤詩闢徑竹風松  
月坐觀魚階前雨滴能知數吹向盤中作意珠

于長文使蜀

風軟鄆筒隨酒旗杜鵑啼老杜鵑枝草蒲花發枝  
書墓上柏陰濃丞相祠我解柔心空有夢君從劍  
閣好題詩蜀王愛客傾三峽能見齊髭一石時

米仲詔之清源

有客驅車駐衛濱楊花如雪泥征輪宦囊薄薄額  
遊子野興淒淒當暮春海澱新居疑淨土水曹舊

清先生集卷之四 七言律

六

例是詞人我不東行意不豁迷離兩眼愁京塵

苦熱

赤帝鞭雲怒火龍敗鱗疑恥日華烘客如百穀仰  
宵甯坐久一窓無好風平頭搖扇祇助雲老眼臨  
文難發滕誰道幽燕有寒谷吾將晞髮凌層空

放言示季木

此道向來遭百六蛙潛竈龜養何陳陳驅除格套君  
無敵收取菁華誰有神欲掣鯨鯢奮跳躍豈須嚴  
壑闢嶙峋休言畫手丹青訣未識技頭一點春

長安雜詩十九首

嶺外浮雲暮色多憑高一羽舊山河關門兩路傳  
烽火鉄錦千箱走駱駝簷馬碎風號落木野鵬窺  
兇掠平坡虞卿述作虞翻骨老去雄心可奈何

廿二

秋草離離輦路青延安花鳥亦零竹誰將五夜馳  
金鎖已報千官拜帝星嚙臂有人籌社稷斬頭無  
鬼哭天英靈西街夜雨沉冤魄誰信長紅血不腥

廿三

曾憶甘泉侍武皇秋風不賦賦長揚虛聞內侍傳  
中旨自領元戎坐教場獵騎頻煩驅塞馬四車早  
已獻降王錦帆欲泊臨江駐菰葉人家在斷腸

其四

肅祖香巾禮熊壇遙從壯斗拜平安擎來黃帕包  
靈藥奏罷青詞轉從官虜馬隔城傳砲火鮫人過  
海列營盤當時肝食今高枕只有奴軍壓馬韓

其五

北關風沙黯自深紫宸秋草望森森梨園伎散伊

州曲嶺海歌成木客吟一老坐憂天柱折九重虛  
望翠華臨年來事事成鉤黨不解書生誤國心

其六

百里王畿三面胡宣雲遙控白檀孤連天戎柳催  
羌管入望龍沙捲陣圖刀斗月寒人有夢兼葭秋  
老鴈相呼金繒換盡將軍貴浪說和戎一事無

其七

燕臺舊是談天處此日猶存碣石名誰把千金收  
郭隗虛傳七字與韓胡談禪論似沾泥絮謀國人  
如着帽錫近得東夷新信息白羊河外正連兵

其八

楊柳風微燕子秋西湖絲管北臺遊自從菱角生  
鋪錦幾見銀鞍會打毬每向鶯花思笑靨尚疑雲  
雨在粧樓傷心滿目前朝事獨與黃花起暮愁

其九

妖童院本雜鵲弦學得吳音歌似綿手語隔簾傳  
嫵媚菱歌施韻逗嬋娟溫卿約後鞋應賦韓客情  
痴枕妬眠莫把狂吟成錦瑟從來東閣少因緣

其十

麟趾風微殿閣涼  
閑來不御袞龍裳  
人排鐵限如平地  
手格金椎賴老璫  
莫道臣心能護惜  
枉教天誥費淋浪  
至今一掬宮前土  
猶似當時汗滴漿

其十一

閩漢徵兵黔蜀危  
中原何事不離披  
司農但引漕糧例  
督藏曾餘瘡  
石資無計補天從  
叫佛有人煮海欲  
療饒空倉好作來春計  
荆雪炎風痛予遺

其十二

促坐攤場徧綠無  
羈鷹走馬問呼盧  
誰家拾翠還條脫  
惱殺清歌瑞鵬鴒  
搭臂悵歌蓮子樣  
吐茵人待玉山扶  
晚來更有禪那會  
大佛篝燈醉艷姝

其十三

招提虎處護瑤墳  
玉押珠襦翫尊麥  
飯不來澆宿草  
楊枝誰去洒孤魂  
龍所住壁饒金粟  
鴈柱排爭候粉昆  
造盡孽緣除盡債  
泥犁原是法華因

其十四

海定新開選勝場  
名園爭羨賈平章  
移將湖嶽千

其十五

夫力揀去美菓十里香  
但得倚雲栽杏樹  
何勞避暑借明光  
一門七葉封侯賞  
休說京城霧未黃  
五十年來全盛日  
衣冠文物自遼遼  
邀懽但下千錢箸  
談事真迷七聖車  
除吏摠非明主詔  
輦轡不用相公書  
也知亡恙金甌業  
誰念江陵鬼夜歔

其十六

世態先張載  
鬼狐時流原是相  
風烏但能學得情  
輸楚誰肯功成身去  
吳鄧綰好官酬笑罵  
呂端大事也糊塗  
十年未了玄黃戰  
恨殺當時小丈夫

其十七

證壇世界日爭新  
格套湔哇莽自陳  
庭草屋梁希秀句  
金莖玉樹誦前人都如巧  
婦炊無米誰向寒梅喚  
春獨有可兒王季木  
時將詩吊李于鱗

其十八

內苑西頭丞相宅  
野狐人立畫聞啼  
銅駝月冷簾聲斷  
金屋螢流草色凄  
此日國中猶說虎  
當年門下盡鳴鷄  
王恩畢世環爲玦  
痛殺梧丘鬼夢悽

其十九

逝水流過半百年如他窮鬼奈他纏官非食蔗羞  
微省婦識傭書笑稱田薄伎三朝升木狙浮名一

紙蕭風爲你言擬古詩無敵浪自吟成十九篇

劉三世招飲鏡園同吳福生袁小脩宋百亨

山色堆藍水色橫晴波送帶落霞明約將天上黃  
姑會來結構前白社盟雨折荷花留媚態酒傾詞

客快觴情自慚北海知劉侗潦倒三年駐帝城

襄兒東歸

清江先生詩集卷之四

三

客中扶病送人行囊裏殘書膝下情瘦骨尚憐衣  
未授荒年難過夢猶驚且隨沙雁寒同宿莫爲鄉  
關急拚程老體甚羸官况惡山園祝爾寄先聲

又寄孩之

夢江風致近如何採得江梅封酒歌十吏邀函伏  
筆札五湖驅珠御結波詩來手比言鵲鳴才盡吾  
如疥駱駝王李就衰餘子獨喜君佳食如君多

冬晚即事簡季重

閣合塵封罷校書詞人有賦即閑居綠繡繁臂聞

行酒黃案歸家盡裏魚老向休文悲華帶官同曼  
倩調侏儒心知賴有東鄰客密我新詩數起予

立春日用沈宏所侍御韵

柳眼梅芽共此辰風光漸與客情親狂來白面難  
求友疾起青山喜見春筆札有誰供帖子班行獨  
我作閑人休言列鼎兼行馬且醉尊前半百身

寄郭同竹岡卿爲先太史門人

君當鴈塔題名日我駕鳩車方十齡空有尺書緘  
字字苦無半面聚星星軒裳休汝人方健山水環

清江先生詩集卷之四

二四

滁地又靈好作醉翁醉六一莫教佳事屬廬陵  
與季韞別八年戊午春夜會于燕邸不勝今  
昔之感已出其新詩某季重季木讀之

詩才老去益磋砑水著垂簷燭吐花萬事說來惟  
酒淚百年過半尚無家談深餓隸難支冷客散天  
街漸有鴉聞說故園今歲好桑泉携爾笑漚麻

春日俞仲茅齋中同周衆九吳聖初

天風連夜吼京塵入室誰期盡可親一飯也能銷  
俗韻三生應是晤前因在極鵲鼓銷涼月醉舞寬

蒙押酒民自笑幾年居帝里逢君今夕始精神

其二

浮白除紅興欲捐談宗說渴四更天忘形醉客非  
因酒解語歌兒似挾仙詩和寒山才轉秀悟如蒲  
月義仍圓從君脫盡無明縛清磬疎燈共悄然  
都門送別馮季韞之交河

縣金重買洛河舟行李堪憐是宦遊我局比石仍  
較冷爾才高世也難投米珠半載同爲客烽火三  
韓遠繫愁貧賤况逢危亂日老來相伴在何州  
李季重使遠

和姬詩二首出山別友

幾年削跡鏡湖濱市笠烟蓑伴釣繙采得綠荷包  
麥飯不將青眼挂京塵鶴書到壠驚樵侶顰首臨  
江接渡人有竹好看休問王山園相過莫嫌頻

入都感懷

一官猶未返彫闕敢說掄才是也非世事從來輕  
齒突高名何必借綸扉種黍觀裏人重到泛宅湖  
頭夢欲歸需次紗籠多舊侶肯從行馬候光輝

破悶

戒盡名根戒道情家常茶飯筆頭耕好棋只恐機  
成殺愛客番嫌舌有兵詩爲妬弱頻得句禪惟忍  
辱故無生閑思二十年前事不但銷魂不但驚

寄李明馨

薊門行鼓久無聲豔窟遼陽政劫盟此地得君都  
卸甲何人果腹尚呼庚閑觀圖卒聊爲戲悶檢堆  
書不是兵自笑老僧非獨醒還須家釀阿二三  
李季重使遠

李侯佳句似陰鏗到處詞人慕姓名才子至今官  
五品名郎何事餉三城銅龍秋氣隨鴉色鐵馬殘

陽急鴈聲一去一來悲輓盡幾時飽得度遼兵  
王季木歸自秦中

爾踏三峰幾日迴如今可住嵒湖腰探青定遇秦  
毛女叟古曾登漢射臺國事向來籌借筋詩壇惟  
見木爲災君能熟讀人間世飽飯蒸羊醉落梅  
來陽伯齋中同何聖符王元重

用過花香襲晚軒輕雲拖露墜如檐談來人比藏  
書古畫裏詩將秀色殢雅集客同燕市醉新聲譜

是越兒翻詞墮也用營三窟得爾吾知少惡言

黃仲宜作迎秋詩以平字為韻屬余和之

亦帝炎威勢漸平久龍收怒氣初清幾行過鴈飛  
猶緩入耳悲笳忽自驚久成征衣財試剪傷心簾  
馬欲聞聲也知杜老夔州日愁殺砧催白帝城

雨中王五哥朱三哥

兒會文

瑯琊自是鄉中秀即使失在易才每向人場尋

敵國更憐吾子是驚駢花鬪筆奇生並秋雨垂  
珠亂結胎笑殺老僧如見獵猶將八股臆中裁

江子

夫之

子

求歸不遂賦以志苦

皂羅窓下六回秋還理黃封對白頭萬卷豈能謀

一飽百壺寧去飲三騎兒將血淚題家信元遣山

童洗藥甌柴骨及今猶可刻有誰輕放活骷髏

其二

半百流光車下坡雄心消得冷官處名許靖人

空指辛舍馮驩欽枉歌碎盡胡琴終是買蠶成嘉

樹但名駝年來國事兼家事只合乘泉老一蓑

元夜

大樹噴花照酒樓姑蘇絃管弋陽謳眼中無物堪

醫俗天上何時可寄愁欲借一衣遣逐客誰能三  
表繫奴會帝閣虎豹真難斗耻向微官嘆白頭

張翔溟請告東歸

客子下車下潞河客情東望轉婆娑時危自可干  
明主歸興將無託放歌濃綠蘸雲迷驛柳輕紅撲  
地映山螺東師未捷軍書急病骨其如諫何

哭光國大侄

一詩昨日寄徐州聞爾開城淚倒流病裏尚期尸

江子

夫之

子

馬革歸來誰料首孤丘兒啼似我稱孤歲宦薄憐  
君隔世愁家信數行腸寸折老人心事久回頭

全海

翠岫嶙峋映綠荷天家臺榭夾松蘿雞頭菱角初

堪採口嬌方壺勝幾何僕後每如瞻黼冕幽情喜

得近烟波甘泉烽火連宵急樂事原稀闕事多

劉百世作令西鄉

劉郎風格比璠璣一片肝腸熱可斟東畧已揮憂  
國淚西征且就下坡車休言蜀道人同險自有臣

心漢不如煮熟長腰烹熟鰯開門好讀蒲床書

成元嶽捧冊韓藩

駢駢駟馬耀從征閩內諸侯倒屣迎天語一函分  
壯地笑人三賦偏西京心花華嶽蓮初放鄉夢思  
蘭月共明肉食難謀邊信急好從龍種周長纓

西便門眺望

錦盡東歸病客魂哀鴻又復叫千門生惟地實人  
偏好官謂無管自不尊幾欲逃名還造化豈堪留  
樣與兒孫汀蘆飛絮園蔬老愁殺城頭向晚村

シヨフマニヤ

大ニ一

七言律

三

七言律卷之四終



浮來先山詩集

魯郡公 龔敬輿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四言絕句

古怨歌

猫求捕鼠不論黑黃新人勝故使我淒涼

其二

生油調菜不苦不愛郎雖棄儂還怕郎恠

浮來先生詩集

魯人公 龔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五言絕句

青州歌

朝上牛山頭晚看晏嬰墓綠楊靜如烟紫陌疾如  
飛

其二

橫行狹斜中黃金輕如苴但有下著時不問茶井

浮及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絕

一

苦

其三

風驚叫不澤走馬疾如颿身間茱萸帶冠裡玳瑁

答

其四

鬪鷄怒如虎惡性猶嫌劣袖却朱亥椎身死讐言亦

滅

其五

百金粧假山千金置古邑不見五營墳荒藤骨古

井

其六

郎豪臨淄城妾倚市都而殷勤寄合歡是郎手封  
識

其七

歌鐘徹曉日甲第擬金門偶逢阿殿至不識是公  
孫

其八

寶馬黃金粧誰家白面郎朝朝携彈去不復顧爺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絕

二

孃

其九

十歲理文字十五學負戈家人問生產遼東行破

後

其十

無復雪宮基牛羊日來去山上有人耕山下無人

生

訪友人山中

習郭構精廬玄經日在把我至君未知童子來

馬

其一

架上多新譜尊前來故人烟霞堪作伴泉石好娛真

其三

雨過枯樺懸人來屬玉起日夕山氣浮蒼烟泛空水

其四

犬護枳棘籬籬樹遶烟波宅主人愛南山開窓多秋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絕 三

色

夏日絕句

科頭步闥庭隱几玩芳樹莫向綠陰眠恐使啼鶯去

艾山絕句

白雲滿屋梁峰影落前浦漁歌棹晚凉蒼烟蕩輕櫓

乘婦辭

莫以新人故而忘織素動臨行顧機杼從此伴何

人

其二

舊愛忍相相應爲新知密試看眼前歡好待車輪畢

其三

去去勿復道含悲下君堂金針莫撈取留着繡鴛鴦

其四

無限嫁時服含羞難具陳儻君開敝篋猶得一生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絕 四

嘆

王元起副室舉子作詩調之

前歲聽臚聲今年覓保姆即使但如卿已堪倚門戶

其二

夜半報將雛英物令人喜已知臣無功但恐君嫌似  
用屬之人事

其三

大婦恣郎懽小婦得郎顧愁雲愁雨情成女成男

故

其四

可憐溫軟膚看他笑啼態誤人全是郎恠底阿婆

其五

床前滿月期如今付阿母銜枚娘子軍暫時不開

口

其六

內壁如夫人宜家復宜子歡若解我心不須爲我

喜

其七

君家婦難爲肯爲情顛倒不見海棠花無實色愈

好

其八

兒聲呱呱啼妾心脈脈語今日娘抱兒昨日身無

主

其九

三日艾枝香嬌羞抱下堂似癡復似點天壤有主

廊

其十

妾才如蚤脾君心似蓮子有苦自家知甜處嚼人

江上詞

江不流浩浩江樹碧芊芊江月雖如鏡照人常不

圓

繹幕園雜咏爲宋司寇作

小隱堂

江天分三言美

夫之一

五言絕

六

畸人不伴天故作市朝想厭次一誅茅便可謝塵

白雲樓

天地沆瀣間雲與樓一色中有隱空人憑虛看消

息

容膝軒

燕居意無營蒲團匝四座誰知丈室中着盡恒沙

箇

白衣菴

無處貯虛空結庵寄人外時現童男身是名觀自在

歲寒亭

青青歷四序雪染顏更丹君子有末路當作如是觀

問月亭

青蓮昔問月月應青蓮否人與月相忘蝦蟇變蒼狗

錦雲窩

芥子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絕

十

乍看疑繡被忽幻作星衢歷盡繁華後誰能繪太虛

聞籟亭

籟有天地人耳根何所了心觀籟亦無忘風動疎篠

釣磯

志既不在魚釣亦無所著試問垂綸情要在知魚樂

亦蘭亭

右軍遺世人乃有蘭亭目此非規昔賢適多林與竹

不如軒

吾不如老農君請事斯語上下天地間此爲養生主

攬輝臺

鳳凰千仞翔豈爲腐鼠嚇君欲攬德輝試看園中客

芥子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絕

八

浮來先生詩集

魯人公 燕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校

六言絕句卷之一

六言古詩不多作者乃見於摩詰集中夏日

田居耳以其音不甚響調未必雅馴是以

古人罕爲之也摩詰之外無論近日吳人

王元美濟南道中其言甚富此亦微情願

近自家門風而自以爲不足存何也頗穀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六言絕句

城子先生一編寄馮侍郎又以一編寄

家兄其體也致不大遠摩詰而語又類

王氏矣家兄致侍郎之語曰先生諸體詩

都佳六言爲最先生之自言又云六言固

不佳亦正不必佳則余尾之之意亦畧可

睹矣

游倦惟耽典籍家貧怯問 盤餐穿縞我無強弩當

門人忌生蘭

其二

濁酒時同婦飲殘編日恨兒慵處世苟完一樂藏  
身不啻三容

其二

喜讀南華恨少息交北海猶多勝負橋中棋局利  
名蝨國山河

其四

欲說苦無寸舌謀官愧乏長腰一任呼牛呼馬從  
他吹絮吹堯

其五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六言絕句

避世何如玩世逃名不及無名但曉泥封函谷那  
知路入井陘

其六

栽竹未遑棲鳳爲樓何異登仙不論龍眠虎伏付  
之靈簡韋編

其七

莫道知希則貴誰云寡和爾高自是互鄉難語却  
來在國何逃

其八

一幅畫中山水幾村鏡裏人家樹抄樹邊臺閣樓  
中樓外烟霞

其九

著論何須崇有爲書但擬絕交我已無心富貴豈  
論麟閣鳩巢

其十

系出神明已遠家惟蓬蓽何支五柳蕭蕭種樹四  
愁寂寂賦詩

其十一

清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大言絕

鳥倦長思寧翼巢居故自知風龍至上又爲亢泉  
惟不食爾雄

其十二

暴虎何用由乎舞雩吾與點也肉食彼有人焉泥  
蟾誰知我者

其十三

郭外飛來朝爽城頭半落晴波一帶茂林脩竹夕  
陽幾處樵歌

其十四

理學豈儒釘簡史才腐令僉荒惟有榜嚴數卷南  
窓一覺羲皇

其十五

竹簡登床架屋芸編滿架連車講學分明聚訟窮  
經何異坑儒

其十六

大將登臨瀚海詞臣勒石燕然邊事穴中聞鼠朝  
章井下窺天

其十七

清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大言絕

攘攘矜蟲閭鶴紛紛飛馬雕龍莫笑無文無武爭  
知是色是空

其十八

功欲祁連象冢名思漢水沉碑君看古來豪傑一  
杯之外何遺

其十九

材類鶴長鳬短性非鵠浴鳥黔骯髒虞翻有骨功  
名蔡澤求年

其二十

一枕黑甜方足三杯白墮便薰道之廢異由命身  
既隱矣焉文

其二十一

舉首便傷龍額出門卽是羊腸但使五窮退舍何  
須百世流芳

其二十二

青蠅可爲吊客白眼耻作凡人太史莫裁文苑小  
人志在逸民

其二十三

有吏普天橫索追呼擾及鷄豚欲學辟人辟地豈  
能危行危言

其二十四

近得江南蜚語亂軍手礮中官笑殺高歡結客喜  
從梅福挂冠

其二十五

宣子杖錢羞蒞季鷹杯酒醅醕萬事淒涼伏枕一  
生了當持螯

其二十六

滄海橫流難處吾生倏倏何之始信桃源招隱絕  
勝隆中出師

其二十七

與人不笑不言涉世半癡半點也知俊及顧厨還  
讓江湖風月

其二十八

一龍一蛇未定野夫原自空空任是翻雲覆雨王  
張畢竟天公

其二十九

怨辱空王上果淨名居士妙因我自不材散木何  
嫌世號陳人

其三十

羽化蜉蝣轉九尸解黃鳥入水世間萬事莫論升  
沉偶然而已

其三十一

世道真如蜀道鬼謀不似人謀飭智以秦輸楚婚  
情號蹠爲由

其三十二



得意爭誇伎倆失時方悔風波多少骨張芻狗都  
爲年少么麼

其二十三

太王貴不如賤石崇富不如貧迷則煙霞是幻悟  
時屎尿爲眞

其二十四

博沙富貴功名捕影詩書禮樂營私香象渡河謀  
國終年掛角

其二十五

江天分三言美  
天之一  
六言絕  
十  
韜畧人慚鬼谷文章地占夫餘但作生前彭澤何  
論身後遮須

其二十六

有德有言未許學書學劍無成與其耐辱居士寧  
爲負局先生

其二十七

歇後故知作相拍張亦號爲公野性一丘一壑忘  
機非虎非熊

其二十八

世事憂同杞國身閑樂自衡門藜杖簪冠適適  
花流水村村

其三十九

世事得魚棄網人情愛鹿求蕉須信法門妙品應  
尋靜我逍遙

其四十

鷓鴣乳認爲世界空花設作因緣無數離朱誤詬都  
云成佛成天

浮屠先生詩集

卷之一

六言絕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 蘇敬與著

新成王象春李木校

七言絕句卷之一

春日同李恭甫秦質之過浮雲館看花作

花向山樓發早春  
群峰過雨綠楊新  
君看白社樽前客  
不是青油幕下人

其二

梨花白映曉出青  
樹裏流雲過草亭  
有酒莫嫌千

日醉一朝風雨怨  
飄零

邊曲

秋草初齊兔正肥  
山前昨日射鵝歸  
鵝鵝寶劍千  
金馬直向陰山去  
解圍

其二

葡萄酒壓郅支頭  
婦女焉耆哭未休  
昨日軍前摧  
戰馬黃河一指  
向西流

其三

百萬從戎百勝還  
但教生入玉門關  
將軍莫羨黃

金印白骨高於象塚山

其四

長安萬戶急秋砧  
散入榆關夜夜心  
水是相思書不到  
河名無定夢難尋

送憲使錢文選冠縣

一鞭芒鞋萬疊峰  
名山隨處訪仙蹤  
大東頂上蓮花色  
猶帶雪衣短笏

其二

簇簇春燈泛絳紗  
樽前新調有琵琶  
天公似妬君

歸早一夜楊花作  
雪花

題畫

壁立千峯削不如  
河橋遙傍水雲居  
閑來獨自磯頭坐  
人自無心舟自虛

都城元宵曲

車如流水月如霜  
按就新聲出教坊  
一片陌塵人不見  
終愁影裡闔宮粧

其二

鰲山綵綉五雲隈  
白果園中御帳開  
傳語侍臣休

放馬君王月下打圍來

其三

百寶圍屏七寶裙生綃片片剪紅雲從來不入侯門宴似作羅敷惱使君

其四

蹀蹀驂騑氣正驕垂鞭嘶過玉河橋不知明月誰家怨腸斷樓中弄玉簫

其五

杏子黃衫襯鳳頭佛頭青襖滑如油邀郎莫爲看

燈住明月斜時會女牛

其六

玻璃爲炷玉爲檠面面紅霞吐月明一曲清商聽未了傳教小婦坐吹笙

其七

黃瓦墻頭艷畫歌直從析木象銀河三三五五橋頭去贏得相思滿綠波

其八

塵裏爭看女侍來青絲了髻嵌玫瑰垂烟撲鼻游

人擁却是侯家踏月迴

其九

曲廊迴廊正字欄松瓢亭子月中看金爐休放沉香火醉擁如花夜不寒

其十

銀爭寶髻樵眉蘇倭錦纏頭唱鷓鴣試看六街明月夜總無楊柳勝西湖

其十一

月園湯火漫相勻種得紅梅放早春莫向樽前吹

玉笛朝來愁殺賞花人

其十二

燈市東頭近狹邪錦屏珠箔玉人家歌郎莫唱迎春曲倭墮傍邊插杏花

其十三

鴉髻裁雲語笑香內家巧作壽陽粧傳聲侍女看花去失却金釵怨鳳凰

其十四

玉繩西下鼓樓陰金闕殘曉漏沉萬戶烟花開

欠樹一城車馬動潮音

其十五

都城兒女競風光剪得春燈獻玉皇不把封侯願  
夫婿只愁容易老劉郎

其十六

五營羽騎散如雲酒名花賜夜分休去街前喚  
醉客明朝恐是李將軍

其十七

步陣裁成錦似霞水晶盤裏漬梅花豪家第一風

流事添得天池茉莉香

其十八

行行白馬逐香塵處處朱門列繡裙九陌綺羅驕  
仕女五侯池館醉詞人

其十九

白恰裁衫玉滿頭短檐髻髻學蘇州儂家新樣江  
南曲縱是愁人不解愁

其二十

寶馬齊駝白面郎黑貂綠氍毹玉爲粧閑來看過路

擲去指點平原選國場

寄章與家兄

十載相從臥海雲長安獻賦更隨君誰知季子干  
素策竟是相如論蜀文

其二

秋雨連朝濕稻花山中多病爲烟霞思君近在神  
仙府夜夜青藜隔絳紗

其三

世業龍門喜再逢藏山待爾續元封不須更問周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其四

離離松逕近漁磯片片峰雲剪道衣爲問獨趨東  
壁府何如同採北山薇

其五

內史家聲絕等倫野王兄弟更因循不知君道遠  
萊後誰是中朝第一人

其六

補履年來隔鳳樓滿朝無策可安劉君今已作東

山起學得留侯勝鄴侯

青州齋中雜詩

未及看春春已過飛花不似客愁多  
饒君從事青州好其奈吾心礫磈何

其二

燕燕初來繞畫廊  
傳山添盡水沉香  
薔花不管人拘束  
笑與東風伴綠楊

其三

去歲邀歡春酒樓  
長安結客競風流  
自從身被樊籠役  
縱是看花不當愁

其四

柳葉如眉闥晚風  
愁隨明月上簾櫳  
閑來欲問情多少  
腸斷梨花片片中

久寓艾山頗悉田家之樂語  
雖涉徃徃實際積久浸多不忍棄也  
取次左方庶有同

好者云

榛栗成行蔽遠山  
松花點點落溪灣  
一聲牧笛炊煙裏  
幾處樵歌帶月還

其二

高原雨歇亂鳴鳩  
撥穀初忙麥已秋  
閑坐綠陰看素問  
午槐疎處日光流

其三

課罷兒童出問耕  
蒲林啼鳥喚新晴  
鄉鄰社裡爭元後  
樵牧群中說姓名

其四

睡起繩床日又曛  
閑來竹迳掃流雲  
一甌穀雨茶新發  
指點中書學右軍

其五

甕頭新醪碧如油  
無數青山對白頭  
痛飲豈須辭爛熳  
人間原有醉鄉侯

其六

買得青山十畝餘  
蓬蒿長徧野人居  
若非耕稼尋農圃  
終日閑門不著書

其七

山頂牽牛破石田  
一肩簑笠濕朝烟  
歸來飯罷黃梁後  
自掩繩樞坦腹眠

其八

豆苗如耳麥攤場社鼓村村賽土王更有西隣儂  
好客揭開新甕喚儂嘗

其九

綠樹參差透綺霞  
薜蘿深護道人家  
一川濃霧村如洗  
香遍風前巨勝花

其十

抄就農書斷藥苗  
陰晴隨處話山樵  
貪看浴鷺洲前戲  
不覺流雲杖底飄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絕

其十一

取履科頭倚華門  
白雲半掩綠楊村  
生來最厭名拘束  
只教兒童讀魯論

其十二

出火生風自壯年  
回頭一笑一茫然  
誰知市上千金馬  
換得林中萬樹禪

其十三

尺書昨日至長安  
盡道明農事亦難  
顧我山中稱隱客  
何如盡一說休官

其十四

長裾不肯曳王門  
不效當壚賣臭棍  
十畝秋田三徑竹  
是吾生產付兒孫

罷釣

自把綸竿坐夕曛  
一溪煙水漲秋雲  
不因罷釣遲歸意  
愛伴沙邊白鷺群

其二

白魚受釣滿滄波  
明月垂天照薜蘿  
自是晚涼宜野興  
一竿風露濕漁蓑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絕

古意

十五粧成學鷓鴣  
自憐雙髻比鴉雛  
如今人似春光老  
欲採蘼蕪認故夫

其二

閑把珠簾自上鉤  
夕陽一半在西樓  
憐君莫爲情顛倒  
只恐芙蓉不奈秋

游仙曲

九龍華館入流雲  
聽徹簫聲鳳幾群  
聞道海霞成五色  
朝來疊作玉妃裙

其二

放罷斑駁駐玉輿天香飄落碧雲居漫教赤鳳來  
收望更報青鳥有獻書

其三

瑤水傳來列綺筵紫鸞忽下到飛仙親嘗石髓甘  
如醴誰識雲芝脆似蓮

其四

會罷香園降寶符閑來上清都月明休照蓬萊水  
收得清光滿玉壺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絕

十二

其五

鸞奇瑤牋鶴舞遶碧梧高映玉壇青閑來石上抽  
簪坐搖落寒潭萬點星

其六

芝蓋飄飄泛彩霞九華燈裏五雲車傳聲彩鳳休  
迴輦明月今宵幸蔡家

其七

直從闔閭討春秋又向虛無結侶儔別業已曾開  
紫府故鄉原不離丹丘

其八

凌霄殿外報天雞九乳鐘聲空外低氣色朱陵迷  
鳳管文書赤玉印龍泥

其九

煉石銷金寶氣降五雲飛影落天容赤城看龍燈  
千朵碧玉栽成樹幾雙

其十

倒影仙臺天外浮星移空殿月輪秋春從子晉笙  
邊動海自虛敖杖底流

浮來先生詩集卷之一 七言絕

十三

周野王及仲晦諸子送至湖村留別

十日平原興未闌相憐又駐大河干無端雪片因  
風起似爲征人放馬鞍

其二

金壘欲盡紫駟嘶魂斷河梁送客時莫道雙魚能  
寄信春風何日下流澌

口占

桑泉雨過濁流生一片溪山對晚晴柔柘烟中迷  
院落漁樵歌裏送蟬聲

其二

蔬畦柳徑日逍遙漸覺名心靜裡消有子不妨疎  
紙筆無官常得近漁樵

山中有聞信筆紀之不必傳也

三韓兵罷陣雲收四海爭傳拜徹侯一將功成枯  
萬骨不知誰飲月支頭

其二

渝塞新徵虎豹群江南又練水犀軍播州再亂王  
師在猶是麒麟閣上勲

浮天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絕

其三

親握牙籌計子錢笑車權酒自今年憑君莫語瓊  
林事唐帝當時在奉天

其四

淮海維楊宿重臣更聞天語笑商縉不知勅使經  
行後猶有熱波出素人

出廣福寺又成絕句

萬木彌天隔梵宮一溪流水落花風若非愛靜  
僧話安得閑愁半日空

夢騎驢戲作

幾年奔走爲浮名今日山田樂偶耕長耳何須頻  
入夢吾今百事不求成諺云夢騎驢者事不成

寄同年元靜初司理淮陽君先任荊州

淮陰一望白雲間城下河流遠似環君自到來稱  
吏隱可無新句動江關

其二

同携綠筆賦高唐夢裡行雲憶楚襄此夜秦淮明  
月下玉簫聽徹斷人腸

浮天先生詩集 卷之一 七言絕

其三

當年諸子奏長楊稷下風流渤海狂謂李卿狀元  
木仲吉士  
獨有使君行古道相逢全不問行藏

其四

葛巾欹側態婆娑明月當空醉叵羅今日山樓懷  
爾處秋雲那似別情多

夏日

掃盡槐花綠蔭濃沙鷗時掠水芙蓉坐來檢點  
中事種樹栽花老不慵



從却聞丁卯小東深處

流雲濕徧古牆花幾尺茅亭覆曉霞不是鷄鳴桑  
樹杪那知山外有人家

季卿爲園齊門之右書來盛道其林池之致  
自此寄之

聞說名園近稷城一溪流水雜流鶯閑來欲問漁  
人路只恐菰花不世情

其二

丈室周遭疊數峯天花池面散芙蓉仙郎心似楊

洋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絕

三

校水讀罷榜嚴日未春

其三

修竹陰陰納晚涼梅檀片片散爐香也知一枕南  
窓夢不把羲皇減玉皇

其四

爾疏泉脉象銀河我向峯頭訪薜蘿莫道山中招  
隱曲輸君湖上採蓮歌

丁未夏日小東園避暑

槐花夾岸柳陰濃無數鳴蟬噪晚春一棹涼風千

頃月乾坤真不負漁翁

其一

萬樹陰森一逕荒雨餘花氣雜禾香門垂翠幙薔  
薇老露濕紅衣芍藥涼

其二

重重樹色隱柴扉門近青山翠漸微昨夜雨聲清  
松簾曉來苔色上人衣

其四

霽色朝來喜乍晴炊藜煙外白雲生儂家一頃官

洋來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絕

三

山豆愁聽村鳩喚雨聲

丙午春日過馮宗伯先生舊宅

一顧難酬國士恩重來應爲賦招魂多情最是梁  
間燕不逐春風去里門

其二

賓從如雲事若何西州有淚是誰多信陵門下三  
千客不及田橫殖露歌

浪陶沙

手折楊枝整細羅一轂悲怨一轂歌憑君數盡河

沙數不似郎心這樣多

其二

潮頭初下欲翻盆風捲銀山到海門  
妾似長淮君見否黃河過去不曾渾

其三

春波疊錦浪如花波上鴛鴦泛綠霞  
但使妾心非轉石不妨君性似搏沙

其四

郎駕扁舟走白門妾同寒葉落孤村  
將身不似潮

洋來先生詩集

卷之七 七言絕

七

頭岸留得啼痕比浪痕

靈岩四絕

朗公山外朗公房石屋雲迷蔓草荒  
我意欲尋飛錫處桃花千樹帶斜陽

朗公山

其二

化身原自真清淨不億如何只有千  
欲立無名無

千佛殿

其三

五花無棟亦無梁四面團圓供法王  
禮罷忽昇高

閣眺原來身果在中央

五花殿

其四

石階齒齒入雲稜百尺飛泉瀉玉繩  
父老但知元魏事傳衣誰問佛圖澄

祖師殿

七言絕卷之一

洋來先生詩集

卷之七 七言絕

十六

浮來先生詩集

魯郡公 龜敬與著

新城王象春季木枚

七言絕句卷之二

讀岳少保傳

敵國方張志莫伸  
彼蒼原不厭胡塵  
也知痛飲黃龍事  
竟作西曹袒背人

東郊二首

日氣陰陰釀雪天  
溪雲黯黯慘樹籠  
煙東郊無限新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絕

一

栽柳歲晚誰來挂紙錢

其二

樹色蒼茫日色曛  
殘霞猶似疊羅裙  
堪憐一掬心

頭淚不爲陽臺怨  
用雲

哭亡姊

十年大度走京塵  
也爲浮名也爲親  
痛殺影堂兒

女淚蒼天不語問何人

其二

依依幼子泣空帷  
死孝王戎更可悲  
兩兩劉家賢

姊妹九原先去侍慈帷  
時二甥女皆歿

其三

夕郎新第明如霞  
一畝名園半種花  
憔悴重過雙塔路  
逢人忍問二姑家  
姊卒于新第余未及見也

其四

手將蓮葉裹蒸豚  
一椀魚羹活火溫  
今日旅中寒坐久  
自翻殘帙自銷魂  
蒸豚魚羹皆余所嗜每至都姊必親製而遺之

其五

年爲逝水沫爲身  
哭盡天親哭外親  
血淚枯時閑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絕

二

屈指總無一箇六旬人

其六

當年使氣好披猖  
醉墨淋漓舞袖長  
昨夜酒人高會散  
有誰重戒火公狂

閑咏

達者觀生生是幻  
迷人執境境皆空  
也知空境兼空幻  
惟在楞嚴數卷中

戲代蘭花嘲牡丹

海棠有韻亦饒香  
芍藥真同靚女粧  
獨有爾曹多

艷麗却因富貴得稱王

代牡丹會

臘月江梅迺自芬歲寒節操有松筠如何終歲耳  
窮公縱有幽香誰得聞

小東園遊蔡生還同安

簾外新槐遍酒清逢君一話道山亭相思萬里關  
天路何日南漢徙北漠

曉眠

簾風雨帶松濤枕上春敲到枯棹不是文章千

法東先生詩集卷之二

吏議豈能紅日睡時高

晝眠

牆頭山色案頭經閑即看書悶即行夢境欲來人  
事盡呼兒吹滅煮茶聲

雄岡散步

山杏黃時麥正秋轆轤聲斷一庭幽披襟步向高  
原望只恐東南雨脚收

寄商河宗侯四首

除却真空總是差龍虎原不異袈裟邀君共任陟

羅窟方便門中且作家

其二

醍醐沃不醒閻浮灌頂楊巖解未休我欲說空空上  
說法講經壇上問骷髏

其三

噉飯穿衣口等閑讀書識字也相關從他地上歸  
天上不識人間是夢間

其四

栗棘蓬中一束薪金剛圈裡幾迴輪赤團自號無

浮來元三詩集卷之二

爲子說是商河舊主人

夢受空上人

毘盧帽頂眼如環身在天花亂墜間醒後又鑽鑽  
惱曠何時得下我人山

濟寧歌六首

酒蘆兩岸雨如霞波上鷗鷺柳上鴉千萬樓船二  
尺水原來河伯屈官家

其二

上開關時下開流水邊十日到揚州新粧最愛江

南好斜神銀蟬不裹頭

其三

倭墮遙遙半面粧荷風低送口脂香輕羅扇底秋  
波色贏得遊人說斷腸

其四

短簷低帽研光綾袖拂肩隨各自矜莫問錢塘松  
栢好儂家心內有西陵

其五

舳艫如線織寒波萬點桅燈偏絳河半是江南半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絕

五

江北吳兒衣服越兒歌

其六

石築湖隄徧兩涯打魚湖內了官差從他捲掃簑  
挑淺不放扁舟出水涯

題丘長孺卷六首

兒童盡識丘長孺我亦含情憶爾賢聞道封侯須  
骨法勸君休說勒燕然

其二

擊鼓鳴鐃出帝京將軍新佩曼胡纓誰知翰墨登

壇客竟王烟支出塞盟

其三

我于紈扇見君詩出塞詞爲絕命詞不是男兒輕  
七尺英雄心事許誰知

其四

月樣鑒弧錦樣裝軍前生縛左賢王但教名姓書  
麟閣不管頭顱老戰場

其五

瀚海親斟淬鹿盧提兵十萬大夸胡知君不用天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絕

六

山箭先問官家督元圖

其六

遼事年來似飯塵談兵誰及尔才真自憐白玉堂  
中筆要紀黃金肘後人

咏牡丹

綽約仙姿淡粉粧堪憐比玉更凝香朝來露似楊  
枝水濯盡凡根分外涼

其二

碧玉繁繁妙出塵欲從姜令問花神如今試贈同

心結不道韋郎解悟人 舞青衣

其三

姑射仙人冰雪容誰教摘下蕊珠宮風流最是  
元帝蹴與楊妃共御風 水晶毯

曾橋舟中

漁舟晒網日將斜堤上楊花柳浪花自念此生真  
是客來家未久又離家

其二

長腰粳米縮頭鱸聽罷漁歌坦腹眠一片野心誰

洋天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絕

領畧輕鷗飛破水痕烟

其三

書生寂寞熱官忙財欲遊時便有妨獨此幽情資  
薄宦何愁五岳與三湘

下邳舟中

山似長堤障野湖水雲漠漠蓋青蒲也知芒屨英  
雄意故向驪山遣役徒

其二

岱岳西來幾派長天留一脈戒南荒中間如帶還

如掌萬古千秋戰場

夏鎮

北商財過南商迴上水船留下水開愁殺長年忙  
殺客水衡使者算絲來

其二

野麥漸漸伴野蒿水田漫滅泛漁舸且將家事湖  
中了待徧租時屋已逃

漕河曲七首

沙棠舟楫桡木桅水手闌頭少婦炊贏得江湖長

洋天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絕

兒女鏡中容髮未曾衰

其二

南人駕舟北地來風不順時舟不開昨夜徐州新  
打壩猶聞賈客棹歌迴

其三

二月清明過淮揚今來夏鎮已端陽待得皇封二  
運畢農家又見麥稍黃

其四

幾船簫鼓幾船風上閘財過下閘封若說漕規還

有例須教天子作司空

其五

牙簪掠髮髻盤頭不抹胭脂不搽油一片水雲心  
不冷莫須人間是蘇州

其六

豕有闌兮雞有埭男兒結網女牽絲一家所事都  
陪了猶被今年本管欺

其七

郎挽牽繩妾把篙與郎相約兩心牢郎金妾米非  
津東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絕 九  
容易盡向波中浪裏淘

卽事

轉得三窪與兩窪依然博望上仙槎梢人拍手拋  
錢紙過去黃河勝到家

清江浦

微風細雨下淮舟木客茶商兩岸樓粧束盡興時  
世好荔紅衫子玉簪頭

東武道中七首

村女拖裙茜欲流逢人忘却猛回頭使君莫作羅

歌想已識橫波掠髮鈎

其二

日釀花枝風釀寒泥龍土狗廟香殘市兒不管燈  
油費仍樹庭中百尺竿

其三

雲封村日碓封烟三戶無人境悄然饑犬卧門驢  
嚙草笛聲哀殺夕陽天

其四

海畔群山萬翠螺儼如簪髻挿雲窩魚鱗着水雲  
鋪浪馬耳堆烟黛似波

其五

萬壑千岑卷復舒雲垂沃野界青徐半竿日冷鴉  
銜草一路風腥市賣魚

其六

地無別樹惟栽柳土有高陵不作塩海岳盡頭餘  
王氣近來聲教也相漸

其七

膠萊一帶接齊州鼓鑄椎埋胃未休閑向路傍詢

大宅十家說是九船頭勢以驚訪家  
爲船頭

乙卯正月夢于鄉中建一新宅門對三山作

詩云云

筆架峯頭練影長西聯叢嶺氣蒼蒼也知自是山  
東險何必江南有馬當

鄒平道中望見北湖疑卽季木所游處

湖似春缸初潑醅山如佛頂翠崔嵬囊中携得王  
家句好共湖山秀一堆

西苑道中聞老官監語有感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絕

雞場虎圈日荒蕪水百菱花隱浴鳧 聖王好忙

兼好靜封燔鎖後上馬蒲

其二

錦石屏風翡翠欄層層繪壁映塗丹莫嫌瓦上疏

瑣薄近日錢根進得難

同三 卷之二 古韜過徐眉齋觀其先文貞公

遺墨晚出歌兒行酒作三絕紀之

兩朝相業屬華亭天語千函賜承陵今日讀君招  
隱句三台星是少微星

其二

梅花玉案紫端溪壁上眉公近有題接住清歌喚  
骰子蒲庭涼月叫寒雞

其三

仙郎揮麈坐沉烟格外風流教外禪絲竹不如人  
意好爲君放下第三弦

病中漫述

語燕窺梁柳颺絲晨烹初映海棠枝茶聲沸罷簾  
初放正時蒲團上座時

浮來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七言絕

十一

其二

鼻觀空時坐隱囊綺疏微度落花香心心息息常  
相守不擬將身作藥王

書所見

南來北往盡連民半是同鄉或是親我亦有冤難  
叫佛愁時不減乞兒貧

梅帳爲陽武侯薛中涵賦

十尺生綃萬朵霞璫枝搖月影橫斜夜來一覺侯  
門夢錯道西湖處士家



佚事 文華殿

銀燭瞳瞳泛絳霞千官簇擁聽宣麻紫泥財啓黃  
金盒親與符郎遍寶花

每用一寶以賜黃  
紙覆之謂之寶花

其二

雙燭搖搖到上公排班隨立御屏東經年 帝座  
蒙黃帕猶與常朝啓事同

佚事 聚林庄

東柳千行合曉煙愁雲慘慘過霜天埋香壘玉歸  
何處一路黃沙沒紙錢

清江先生言集 卷之二 七言絕

一三

其二

誰言金屋是繁華歷盡春秋土一壘料得香魂天  
上訴他生休轉帝王家

其三

白頭宮監守孤魂未說先朝淚已吞一自昭陵龍  
馭遠阿嬌個個是長門

其四

享殿明樓到處同松楸摧剝夕陽風珠簾甲帳無  
消息誰道鉛華一世中

其五

別却金釵與步搖歲華春鎖付今宵也知畢世慈  
寧寵不及君王賜大招

省中詞

宮鴉漾彩日瞳眈御墨鑪烟曉帳中揖了  
次散內家今日少批紅

其二

一自慈寧引御囚滿朝誰識相公憂夜來疏疏皆  
辛苦不爲累臣未白頭

清江先生言集 卷之二 七言絕

一四

其二

紅紗雙燭出璇臺風外珂聲曳屢迴不是紫宸勞  
問寢乾清門外叩頭來

其四

紫禁烟花繞御牆直廬人坐曉風涼爲因予假傳  
中旨三日金鑪不點香

其五

黃綾盒子紫泥封御筆淋漓下九重傳與校書開  
讀罷幾番票夾不從容

其六

祠官昨日上勾陳保傅公孤贈舊臣豈爲彩毫工  
諫墓此生合是給餐人

其七

瑞雪彌天隱玉堂皂羅窓下杖雕黃寒時多熟金  
龍火明日輪該進講章

正月十六夜

吳綾衫子色如銀月底雙蛾不換金學得江南柳  
枝曲一聲聲是想情人

讀蒙齋筆談

世上著書多是假發言河漢即荒唐千秋自有真  
知己着眼還須看屋梁

近作

黑風吹逆混同江腹裏奴兒不受降內使莫傳塘  
報馬官家今日檢封椿

其二

松林集議苦怱怱依樣葫蘆畫更同黨禁未除推  
大將低眉無語用楊公

其三

國亡縣邑君須哭自是公卿有厭冠試向沙堤看  
露色紫袍遙映日光寒

其六

未及排闥批逆鱗先從齧爵笑商縉也知青鎖裁  
疏客不是黃沙陷陣人

其五

三朝不見平安火苦霧狂風盡日吹欲識相君真  
變理看他結舌與攢眉

晚院

杜門謝客已多時二豎從他攪髮絲清興晚來閑  
未了起同明月伴松枝

春日同房海客過萬駟馬白石山莊

柳色如烟徧綠垌桃花蒲陌水泠泠客懷不是添  
疎散爲見南山幾片青

其二

松蓋亭亭翠碧莎輓轡斟水灌新荷王人丘壑習  
中了碎剪烟花伴鳥歌

其二

春樹啼殘尚宿鴉  
水晶簾捲海棠花  
塵銷月靜歸人醉  
寒落晴山帶晚霞

其四

寒綠幽風弄野姿  
王家池閣繡參差  
勞勞鶯燕酬春語  
傲殺人勝一石時

郭水部歌兒素芬

軟語銷魂幾弗歌  
遠山橫黛眼流波  
欲知風格堪憐處  
較比醪醑瘦不多

寒天尤念詩集

夫之二 七言絕

其二

又似合情又似愁  
撩人滿面是嬌羞  
使君若解鴛鴦結  
好醉樽前碧玉甌

長夏無事齋中漫語

書聲高下雨聲稠  
綠映湘紋一榻幽  
閑檢蠹編搜往例  
古來可有睡鄉侯

其二

方目團蕉隱月痕  
一甌顧渚待兒溫  
休掀邸報尋閑事  
清福人間是杜門

其二

一屋茶香與墨香  
人雲財過雨雲涼  
閑搜古帖同兒選  
自檢方書買藥嘗

其四

客久說家如說夢  
官閑非俗亦非僧  
掀翻不二從來案  
始信維摩也葛藤

送友南還

忽下蒲團送客行  
春山處處掛離情  
愁人江北江南路  
不是猿聲是鴈聲

寒天尤念詩集

夫之二 七言絕

別茉莉

一枝清艷比梅檀  
每日幽齋伴客寒  
我爲避炎君就冷  
明年開向阿誰看

題畫

越來溪上萬峯春  
古木疎籬映四隣  
不是使君輕戀隱  
也應羞對薄情人

男標子械甫再校

侄孫秉文重校

七言絕卷之二終



鍾惺文鈔不分卷

〔明〕鍾惺撰

清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紀盛詩序

楚之鍾

士君子讀書破萬卷其才氣光怪鬱鬱思  
一從軍絕塞過事見新得於秦國漢月而雪楊柳  
之間磨商吳以羊雲布而文手出焉即不特解得情  
頭日給筆札乃朝廷項欽功紀盛感雍之才情願之  
朱往如夢之蒼壁與為父手亦炳蔚而可親也若夫操心  
悅吟思後於白蓮社中相周旋乃陶淵明辭彭澤以後  
事耳既已年既聖於主賦計以以故文章現作之士或亦有

即或列侍信凡夫郵所歌詞平鏡鼓吹柏果溫室應  
制諸作自不讓他人為之又豈方外所得與耶今語  
其其雲峰之詩回紀的盛事是茲徐來馬亮其  
文通慧遠一流曰聲質歌名奇矣我語君之詩  
詞可莊誦而思致潤通雲峰之詩素能生  
而深采尤勝其勝應制詩第如拉精華名  
楚髮廣然碑榻中作之詩又文章之類美之余  
故披讀而樂稱道之

學政條約序

從來建學所以明倫惟才在乎主教故風厲習俗與  
文事皆學使者之責責必令 天子宣治意崇教化念江  
南為人才地事任應推簡在是使往學遂派大臣共  
參三人於是使者之石謗登駁事 呂封豕丹特為  
上知東莊莊土受 命之曰且愧且懼不知何為退而自  
使今日未蒙受書即補弟子員其中甘苦自失固已佈  
歷親嘗今日俾友而忘之則負愧深且使臣可以僥倖

洗心自矢以教多士也夫人才之生廣矣求才於江  
不啻挹水於河取才於燧矣使臣何敢言亦為多士  
心但以其才之衰已非一日後生身濡目染特益流宕之  
復名檢而恃文俗學又豈以銅蔽魯遂使六經味其  
同子史迷其字句即有一二字匠用意振興多士又復  
其文恬不思改 邪道之書不知其失矣故特同使臣  
使者循習而多錄之而可廢以伴爾多士雲行雲開同  
衣落將謂使臣不教使然也又使臣而大懼也故先折衷

前賢訓的微為聲為狀則士且之條莫不為士損生於  
習與使有吏治使在所以報天子知遇之恩則大臣推舉  
主嘉保吏而風氣蔚然為善事先感於多士是望多士  
只教使在言勿也

一節錄則士段

臣等秀才一科原以待以常之士魏晉間尤選重其  
選立九品中正之士司奏舉不抽在生之度則  
用以名卿貢進士迄乎近代郡邑子弟皆得謂之秀

才而第其高下特命使在士之其學業則貢之郡不  
博士有司不得過而問焉可謂重也已乃在近歲以來  
秀才入長吏之庭者往往以爲要言之合悉以榜答之什  
里小人得以擲掄而恥辱之又何其輕也豈風氣之當  
日趨而日下與將長吏之折節下士開於有而不開於  
令與抑爾多士未修自愛不及於古所以自致之如夫  
人不善君子未始不知君子之可為如人不善竟不肖未  
始不知不肖之是惡也多士未以存身自勵為節自

將行詣學問雖然為儒生宗則其習將表率同之不改  
而何難之哉此其不然直是井里中窮鄉僻壤之徒  
耳而猶趨赴郡縣之庭謁侯吏者之側惟賢父兄族  
黨之將深恩而擯之又何福於其司必多士若列其思  
義亦可以副秀才之實而存自重之事使在可重  
望於多士也

父家上拙原不以得先諸然先舉拉場座之文難候  
需其名數之先後不失其泰矣其異術於其理而不

自信為也今人奉一家言規模近似之不知其所以也  
拙者不知其所以拙也夫彼不能自信而欲人之信之且  
理乎然可謂自信者又非心中道臆之謂也必於平日讀書時  
澄心定氣與古人相參焉之於其馳驟上下以古人之雄健  
吾能證據經史與古人之典則吾能變化任心發合匪意  
此古人之法度吾若使精神體力毫髮無憾而後自出  
手眼猶性獨秉與古人之相上下則惟吾之速為可信  
其必傳也遇合似又不免道也

古人讀書作文必先立意後為古人母為今人為通儒  
以為俗學此志一定則足能自便能自主於流俗  
之中一切榮辱得失不足以索其精神骨中即然  
去後一事久然則足見其守之固守之固則  
積之厚積之厚則足見其守之固守之固則  
以此為古人為通儒不難也古之君子自初學以迄白首其  
志不為挫折第以自察其私見所守者何可與時  
久而趨於風氣宜其齟齬齟齬者時不能為有司也

其次貴乎習讀夫讀所以啟為古今揮斥八極豈少  
於語言文字乎求之於古而物皆實之市也而不可以市是  
物者於必家子取之為佳乎而入市則惟外御顧目難從  
權操難任於吾前在學中在物也古之五經子史百家之  
書亦猶百物之陳於市爾多士將何以取之耶其母乃  
往而入市也必從雅書讀五經子史百家之言猶之市  
談也惟是好學深思則神清而後表裏如一而微毫凡  
五經子史百家之書皆為吾物惟吾所取之而後可以

其根也取之文可以為其家也取之諸子可以暢其  
取之百家可以知其要也總之言之一言性為物於  
筆端乃可以言文之序矣

聖賢精義其在五經其日用之知於人者布帛菽  
粟之不可離矣然漢儒撥指於泰西之術其似難而  
經術是感之人表章於金匱之後其力似易而經術乃  
使名當富思其故矣漢之學古於五經者法一家後先師  
承升不乳也於章句章釋皆其傳授者其守之固也

如深惜之事足之言在之非是經可以得感也吾宋之  
經學失傳師承主自其後又後崇為博綜不屑為守一  
家故或博而不精法而不詳而經學衰矣宋之經學  
猶得之解漢訓詁之陋迨元明而師承復泯則等五經  
於孫言矣三傳三禮不詳其異同今其在文義知其然  
即且一二書公之世士慨然思其與與之取正於天下之  
師乃其學在若師者人多士自入其塾其學而習之  
惟快專精一力博採諸家之說而約守之深之為性命



主為文章大之為禮樂政事天文地理世之業小之為山川草木官名家數車服之類無不究其本末特見異國而後後他往互相證據則所自深是則與多士之師也使在將拉四書文字外亦以五經義疏同以視可答八股法習三百年其源流正固自了然謂為多士約言之明和風氣始開文近訓詁乃其真分集注諸家篇至五之文恆不能自出撰述得之古人其變化難合版手呂黎秀荆川行徐積撰集入應陵之室品既深沈溫雅酷似布衣方山出入經史其陸健直逼臨川而文格主派而出入於唐宋方亦其說理則程朱如月行文則曾王如神大思精詞流氣達意制義中主家傑秀思與文近昆微而加之以昌明博大臨川取材晉宋標其石理後可獨飲微言超然自貴惟源本西家而體裁大一變矣自時厥後作古不一而足然遂於古人若若望之而主精深陳大士之雄健包長明之篤永久之澹宕黎左巖之幽出揚惟節之岩英愈久而愈秀矣多士誤則哉

偽體擺落凡近於古人中則尋一位置地使在可相賞心若佳格才後慧士使在可必點也  
文社之興始於明季見和自一二腐紳先生耶徒請學日以寂廢而依附在遂借以承名拉是入在謂之同類出在謂之匪人而朋黨之勢成矣朋黨既成則相逐之上德法相傾而於類廣而不恆語學所以慨言之歟也於彼清明居工穠福居客禮讓之風達於天下固宜矣前此之所為者乃謂三夫子競偶文社在名目出何為在耶將依附在託以承名耶且多士之為知必心以使在而聞者王石士其風尚氣節文章經濟事然兄於天下而天下信之乃可以言名士矣今多士之所為者何如外計不過飛浮存少年淫食微過圖一餉之樂焉日不諱訪者之文口不道忠信之言心不知長知主節和為壇坫互相詆毀甚或戰爭罵詈不遜尊親譬如聚斂煙於個角界氣於穴內尚不足作詩在之一而爾多士之何如於此也郭外家漢季高士不與傳派刺棠并三品下才二利俊顧然則世

人豈非不互相相主多士亦需多士以使之可同身伴  
力行將自至而信精主美玉而即人而人臣之亦為  
以亦為由自今以生多士能潛修自至在工也改趨為  
化異為公以此則必以往使後矣

江陰示諸生

舉業一道原亦不經出入子史抄中於仁義禮樂之說  
而沈潛反復於廣宗大家之文章以而合于聖賢之旨  
而手能為一家之言亦足當同初黎實矣能行而為

舉業者如使在初莊江而領示教條讀之以中為言既而  
教試上下江為屬可也即學官得多士而命其以此則使  
者之所為可不必出於鐫刻試卷所以鼓勵作也亦需多  
士沈潛應習讀兒未定故特選擇其尤以示多士知使  
者所為在彼不在此非教多士司舉而字擬之必乃為  
行試在局乃足則而試卷數行筆為書至生到其  
字句能舉其精調天矣字風則能短視之中冷矣致松  
能置其目之假字請所刻而必不以此就今工之矣而

既篇之精已暇之蔗中為乃其滋味非夫文心之要  
化應之人而不同人之其毛端而必天下以為美也然  
不能盡其毛端而子之其而終石玉於可惜何也以其  
其而面日在此而必已之不美而為低而以此就於而子  
其而雖其盡能推所而人反悟之況其就於之未必其  
毛端耶所以使在考試以若此種文字盡置為等其工  
江江即此就之行及下江矣下江文章固高而難於一  
府又為下江之元其子其則其利其為文字其能感於  
能聞其使在生其此種其布合其大不可也使其而  
者之經而學其子史而盡心而用力其仁義禮樂之說其  
大家之文其於雷同初黎實矣能行而為米炭之不相  
入也多士其知之

浣花縣記

出梓郡而門左有萬里橋而柳纖秀長如所見。以是  
謂之柳如也。柳如之規如柳之體如柳之根如柳之葉如  
然則柳如之體如柳之根如柳之葉如柳之體如柳之根如  
後漢張芝子知則以少陵浣花居主事年行三而里  
為羊宮穀時時出竹柏蒼然陽岷山如畫  
貌亦如之。蘇水不流而神靈洞中自官以而後  
而橋也。三相距如不半里。昇天云通瀛海。或所云江片

瀛海之東之知人家住焉。知柳如不時如補。知柳如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樹道如君。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一。當以水橋。乃親浣花。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水。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由。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浣花縣志序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知。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知柳如是者。

蕭氏族譜序

藩牒之與當修廢也古五宗之制莫之方矣而足於  
 禮經則惟經別為大宗程稱為小宗若傳所謂魯之  
 三桓鄭之七穆晉以十一族絲珠貫葉布修分古次明  
 而收族之道不昭穆辨非字任之大概典自宗法既廢  
 而收族之道不乃甚武時代差遠或并忘其姓之所由來  
 者於是藩牒之書出焉所以據其失也賢子孫之所不得  
 已也豈曰收族之道遂畢於此哉乎竊考考之漢牒

王奮門族開闢鋪張宏實其言之信而有徵者此實執之  
姓氏英賢譜豫雲之族姓昭穆紀創子重之家史柳芳之  
宗正譜是也諸書繁簡不同大抵詞旨典雅條理井然而  
不紊後之作譜牒者踵而學之飾增深明其大義恭為  
是編大宗小宗準乎禮昭穆友黨根柢於左氏云系年  
表別又規摹乎龍門之史以通經脈古之才而為本原  
奉之譜宜乎其言之也夫古人之收族心主厥於宗子舍  
食於宗室所以為社稷而廣孝思親之故也祖子祖  
故教宗教宗故收族為大夫之家者言之也蕭氏代已  
聞人實爵稱大夫左世且數尤以族譜而後宗法可闡家  
範垂範韓世忠之說深長以思非徒敘譜牒之文章者修  
家風陸澄之詞賦修陳世倌已也余故序作之者歟

嘉慶丙辰春仲夢樓王文治拜讀



